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九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49/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九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100

ISBN 7 5333 0615 5

Z·C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九六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文翰類選大成一百六十三卷(四)

〔明〕李伯璵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成化刻弘治嘉靖遞修本

.....

文翰類選大成一百六十三

卷(四)

〔明〕李伯璵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成化弘治嘉

靖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翰類選

大成一百六十三卷》提要

文翰類選大成卷一百六十三

晉

江應元一篇 魯褒一篇 于令叔一篇 嵇叔夜一篇

陸士衡一篇

宋

蘇軾三篇

明

沈休文二篇 劉孝標二篇

唐

韓退之二篇 柳子厚三篇 李元曉六篇 權載之一篇

杜牧之一篇 獨孤至之一篇 楊夔一篇 王叔文一篇

和叔一篇 牛思黯一篇 徐彥伯一篇 林簡言一篇

敬則一篇 皇甫持正一篇 李元賓一篇 程安一篇

希範一篇 陳越石一篇 白樂天一篇

宋 蘇軾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一百六十三論目錄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論

晉

從戎論

江雅元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水土而西戎即叙其降氣會葵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其弱則畏服疆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疆暴為寇而六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戎狄吳閭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自是四夷交侵中國僻居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操胡走越

當是時中國無復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兵西太守討叛羌

徙其種於關中居焉胡河東空地數歲之後叛類漸息永初叛亂多倣效自此之後餘燼漸小有隙必乘隙而後叛魏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以禦關中其計今已受其敵矣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和則七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隱憂反輒為橫逆此必然之勢也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而流散關中之人戶為仇讎之際徙諸羌著先零罕析支之地徙諸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庶其道路之糧令足自給而本種及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時縱有猾夏之心絕遠中國關山河為害不廣矣并州之胡本匈奴餘孽之寇也肆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

郡今為五郡戶至數萬驍勇使利倍於內國有不虞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母丘儉計句驪徙其種於秦陽戶落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士族犬馬肥充則有噬臍況於夷狄能不為憂但顧其微弱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土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士心惠此中國於計為長也

錢神論

曹真

錢之為用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閣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深非錢不投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之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晉武帝革命論

于令升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相率稟降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熱大衆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受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養主論

嵇叔夜

世或有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殊異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不可見而神仙之說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

必失以符。然非精學所能致也。至於專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年。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然流離終朝。未餐則胃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醉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備性以

文選卷百廿三

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惜。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瞋。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薑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蠅虺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頭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分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唯五穀是見。聲色是耽。自惑玄黃耳。務滋味煎其府藏。醴醪傷其腸。

胃者。芳腐其骨髓。甚怒悖其正氣。其精神衰弱。其平粹。夫以最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節。以致之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其悖。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陰於未兆。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康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

文選卷百廿三

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忘以厭。長中路復。或益之以吠。澹而世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顯。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臂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遠而事遑。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弱。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笑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獲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雖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

陸士衡

卷之三

天

無交鋒之勞乃叛不服而以外夷定節法脩師則威德翕赫猶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景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千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因於令圖從政宮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雋固申之以節陰時廖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家彥雲薈而縉纈志士希光而景鸞與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屬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盾魯賈朱和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將飲周泰之屬當其刀風雅則諸葛

瑾張承步隨以名聲光國。以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蒙以
幹職奇偉則龐統陸績張溫張悌以調議舉正奉使則趙
咨沈珩以敏達延賓。計數則吳範趙逵以機祥協德。重襲陳
武殺身以衛主。終統制基強諫以補過。謀無遺謂舉不失策。
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
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揖萬計龍躍
順流銳騎千旅虎步須臾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
許之志。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
僅而獲免收跡遠近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
騁變結壘千里志圖霸嗣之勢圍收相西之地而陸公亦挫
之西陵屢獲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
摧銳蓬龍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竭財
匱而吳亮然坐東其北敵魏人請好。漢氏乞盟。噫天既已
此而立而若庸庸之於北裂淮漢之渙東包可虞之地。南注
秦嶺之表水。八閭之禍鬼三王之業。上蔽拱揖乎
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前。揀勁健望塵而奔。一夫當關
四民庶業于下。化協睦裔風衍遐邇乃得一身行人無地忌
域巨象逸駭擾於外聞明珠瑞璧珍禽異獸出而至
奇玩應響而赴輻軒聘於南荒衝冠折節者民先干戈
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旣沒幼主泣涕義
回肆虐景皇帝興復脩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之降及
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
丞相陸凱以審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諸斐以
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劉惔

六

雖病股肱猶存愛以未棄公既去後嘗有九斛之士
皇家有土崩之憂尉命應化而微王師蹶運而發卒散於陣
民奔于邑城也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輪雲
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圖燕人濟西之隊軍未
決展而然不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
之將非一世所選而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
爭險阻之利然
化陳授任之才異

宦者傳論

范對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宦
亦備其數則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文書之戒又云王之正
內者五人月令仲冬闔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
門刺譏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
無情志專良通顯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
廣其能者則勃然官蘇有功於楚晉景監驪野著庸於秦趙
及其弊也則豈乃亂齊伊矣禍宋漢興仍舊秦制置中常侍
宦者亦引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端左貂給事殿省之高后稱
制乃以張卿為大司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
北宮伯子等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
者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
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
成周之禍損攝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
至七至永平中始遣負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

祥幼弱而實憲兄第專擅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者
者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分土之
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
委用漸大而其負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
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
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
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玉符口含天憲非復掖庭京巷之
職同藩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相之
策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鐵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
之上下昇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
與於當時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
露阿曲求則光龍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
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若不分虎南面
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基列於都鄙子弟支門過半於
州國南金和寶冰執霧縠之縵盈房珍藏嬌嬖侍兒歌童舞
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彫文上木被緹繡皆剝削萌黎競
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
腐身重子以自衛違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夥則亂政之事
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
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擊戮因得大者鉤黨
轉相誣染凡稱善者莫不罹被以害實武何進何進之徒九
之誦怨協羣英之熱力而以疑留不繼至於孫吳則進之
極乎雖袁紹亂行受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去及自曹騰
詭譎輩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龍昌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

逸民傳論

二十八

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三十八宿天之祥也然
 以法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得為佐命亦全志能之士也
 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豪茂績委而勿用然亦夫

文翰類選卷百廿三

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推
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
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
完策國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
蕭曹故久郭俊亦議南陽多題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
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授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
乎永平中顯宗追感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
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三人故依其本第
係之篇末以志功臣次云爾

梁

恩倖傳論

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屈

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云為殺相非
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敗幽不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蓋道末
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鑿之子叔度名動
京師且云居朝威有職業唯七葉班昭見崇西漢而侍中
身奉奏議文分於東漢方朔為黃門侍郎即執戟殿下郡縣
掾吏亦為家自文宿衛皆由執戟非若魏代分為二塗者
也漢武始基軍中令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
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
州郡郡止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從以憑藉世資
用相傳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
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
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族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蓋
錄於用成等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
夫人君南面九五之尊絕陪奉朝之義卿士皆園之臣互有
司存既而恩以行信由恩固無可憚之有易親之也孝
建泰始主威獨重實自司馬外微而政糾難理難通
通耳目所寄事歸諸司馬貴司之義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
掌握於是方參諸執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推
不得重曾不知貴德社貴孤藉處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
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扶明樹黨政以賄成欲奪者
構於牀第之曲服鼻衆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玉方
縑素繡丹珎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之末
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盛衰權倖之徒情懷乖謬切切
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與樹禍障帝第宗王相繼屠戮

忘宋德雖非一塗實非一風實由於此嗚呼漢事有具澤
表又有倭倭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宋書謝靈運傳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
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詠紛披
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泯靈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
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稱著屈平宋玉道清源
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
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近相師
祖雖清辭麗曲時發千篇而無音響氣固亦多矣若夫子
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蹈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
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綿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
餘年人主以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一至於情
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貫之體並標能擅美獨步時是以
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曹氏所始莫不同祖以風流以貴
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呂調聲曹
王縛首星摘繁文綺合綴于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遠風
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往下情物止
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彈於此自建武暨于義熙載將百雖
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奇言上德託意玄味通之辭無
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發元氣謝靈運之詩
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猶前年之體明於今方為前秀
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於對偶巧於言
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

宮問主人曰米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矣
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細緼
感霧涌雲蒸嬰鳴則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
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忘婉
變於墳簾聖賢以此鑄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
乃匠人斲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孔范張款人於下
泉尹班陶々於求々駱驛縱橫煙霏雨歇巧歷所不知心計
莫能測而朱益州汨鼻叔準謨訓撫有切絕交游比黔首以
鷹鷂嬌人靈於豺虎家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
客所謂撫絃徽音求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
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蜩屈徑道汙隆日月聯璧蒼疊

疊之弘竒雲飛電瀉顯掾筆之微旨其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護神安義琢磨道德駐其愉樂恤其陵夷寄情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毆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鳥驚雷駭然則利交同源派五術焉若其寵鉤重賞權壓梁竇雕如與雲雨呼翕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萬影星奔藉響川鶩難人始唱鵲蓋成陰皆願摩頂至踵照膽拍腸約同要離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貴

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閑而鳴鍾師有窮巷之賓
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書鳬躍馳省鱗
驚之稻粱燕玉華之餘漚銜恩過進款誠獲青松以示心
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也流二也陸大
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簡士搢紳羨其登
唾流沫騁黃馬之剛交縱碧雞之雄辯
嚴苦則登叢寒葉飛沈出其顧指攀
弱冠王孫絢紉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
翼巧其餘兩附馴驥之旄端軼歸鴻於
三也陽舒陰陽民大情憂合歡離
而煦沫鳥因打虎而鳴哀同病相憐
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田於湫隘
刎頸起於苦蓋是以

伍負濯漚從於陳相早曰窮交其流四也馳
驚之俗不能舉縷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
所以屬其不能舉縷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
史蘭董白智金玉淵海卿雲繡河漢視若游塵遇同
土梗莫肯費其救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鎔鏤縷微影撒
雖共工之號號堯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甘為
匍匐逶迤折枝祇得金膏翠羽將其音脂常便辟導其誠故
輪蓋所將必非患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
動毫芒寡忒定口董交其流五也凡斯立交義同賈鄒故相
譚警之於同閭林回論之於甘醴夫寒者遮進盛衰利與
前榮而後亡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木亡或古納而今
循環跳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

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隤末斷焉可知矣而
翟公方規然勒門以爲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
生三疊之德歟義者數相若一疊也難固易攜離訟所聚二
疊也名昭譽發貞介所羞三疊也古人知三疊之爲捷懼五
交之遠尤故王丹威子以積德朱棣昌言而示絕有言哉有
言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冠傑早結銀黃風招民學通文
虎藻方駕曹王英時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
之好賢見一善則時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唯黃出其
屑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裘雲合輟輟轅轅坐
客恒滿踵其閭閻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阪
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有趨走
丹墀者躐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相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
後及及頭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清酒之墳墳未
宿草野絕動輸之賓貌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
命窮瘁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
寧慕郇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
云嶮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奔之長駕獨立
高山之頂歎與麋鹿同羣噉然絕其齋濁之恥也誠畏
之也

唐

爭臣論

韓退之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然而聞
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
德而善長者幾千人犬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

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
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
凶者也惡得有道之士乎哉在易巽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
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
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蘇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
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
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
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
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
瘠愈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謀則曰
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
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

文獻類纂卷百廿三 二十九

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
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
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
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
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
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
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
名者故雖諫且譏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
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
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可
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
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

其行誼權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
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惜賞從諫如流之
庶幾允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
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臥宰相之事
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
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間之不求用而君用之
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
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聞其時之不平人之不又得其道
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彼之不死而後已故
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
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
以賢聖才能豈使自自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
之於身也司聞而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
宜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
不賢則將役於身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
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
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
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
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
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
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
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
不能及已陽子之不得為善人乎哉

顏子不
過論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人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
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
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
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慮莫匪規
矩不著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為焉故惟聖人無過
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
于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
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
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
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
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為人也不中
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
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且聖人之備而微者
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于外考之於聖人之道
差為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
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接
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為勞任重道遠竟莫之
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
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
發乎近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
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乎哉
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

封建論

柳子厚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
初乎吾不得而

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曰封建之明之也
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
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
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々鹿豕狂々
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
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
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敗必痛
之而後已是以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群之分其
爭必大久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
焉以安之獨於是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而聽命焉以安
者諸侯之制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而聽命焉以安
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
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皆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
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
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
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
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
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
行城然而降于夷王害懼傷尊下堂而迎觀者歷于宣王夷
中興復古之德維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
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
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莒者有之天下爭鬪無君
君之心余以為周之衰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
諸侯之盛強未大不掉之故歟遂列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

千倍臣之邦國終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
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
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
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
其貨賄負鋤提調成之徒國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
叛人而無叛吏人終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
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拘
周之制割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
暇因平城病流矢度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辭削
自守矣然後封建之制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
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與制州邑
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夫不
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之設固不可
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
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恩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
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貶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
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一
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國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
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
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
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
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亂不
可除也及夫大過不道然後誅諸呂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
近未彰而利侯封制始

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得其位可也外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若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繼令其亂人感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讓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達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若舉而移之以全其半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番二百祀

文淵閣書目卷百廿三 二十五

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熙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拘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雖備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也也故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懷曉則又行世大夫之制也故欲其封略聖賢任其時以立於天下則聖賢之

人之制使至於是非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如何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纒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衆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義懲之以黜逐鞭朴拮拳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失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也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四維論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後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此人之下廉者曰不苟得也蔽謂恥者曰不從

枉也世之人命耻者曰羞羞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
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
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
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則廉與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
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為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
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異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
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子所以為
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管子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
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耻其果存乎廉與
耻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後枉矣為非而無羞
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
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文章論

文翰類選卷一百廿三

二十七

李文鏡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
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金
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文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
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聲聲窸窣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
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一厭從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
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豈謂是也近世誥命唯蘇廷碩叙事
之外自謂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下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
重輕為難語雖甚工音則不遠夫制篇不能無理附珠不能
無類文章為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
以言文章外意也魏文久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
江南惟於五言為妙故休文又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

未觀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下
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
譬諸音韻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鞀鼓迫
於促節即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
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揆馮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
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箴今
載於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抒軸得
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
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寶斯棄此為文之大旨也

漢元帝論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議性
惓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一曰漢元帝優游不勤漢宣之業衰焉

文翰類選卷一百廿三

二十八

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辭血儒而不才拙於所學非不學也
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之氣粹精為粹氣剛而明則日光
不昏粹粹而清則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君為獨
運動時不怠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帝氣清散除陽不謬若
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讓說不行人與其聰明哉豈堯舜之
君上下盡邪讓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帝自稱聖祖之
君各賢其臣今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帝自稱
為賢而任之不疑也

謀議論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觀其立論何如也切於

人主易曉當世可以其謀必用而終有後患也。而自惟其害謀闕意中言高而遠其道可法其術則疏必有高名而不用於世賈山王陽是也。謀既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法言雖切於人而意常篤於禮義謀不盡用而身無近憂賈誼是也。故當漢又之世亦無高位余門客崔杼其世叔即宋廣平之維私也。又嘗預燕公代公之戎幕故知三才才業甚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公好言文學至於經遠慮意鮮及之與代公言初若涉川未知所止家鄭廣大見津涯味之既深恩意愈密代公嘗為西北邊將帥論四夷事慮必精遠則崔生之言信有徵矣。凡侍坐於君子聞其言可以知其才術遠近用此道也。

臣友論

文苑英華卷一百二十三

二十九

君之擇臣士之擇友當以氣志為先患難為急漢高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真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士君子未嘗免於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亞夫不拒於劇孟且夫周文由閼氏而禦侮宣孟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於此乎太倉令淳于公歎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女緹紫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鵲鳩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難為二孝况朋友之際本以義合盛則相須以力厚惠而不極其危自保榮華坐觀頽運可

之義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勿孺自效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甘不惠也則策足先去曰見發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命而退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士之於人如是則若識劇孟者友哉。

漢昭論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數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諸霍光者上輒怒曰敢有諸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懃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觀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鴟鴞之詩作矣漢高祖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自漢文惑季布使酒讎近罷歸股肱都發實生擅權紛亂後疎賢主景帝信讒誅晃錯兵解遂殺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向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士術未稱其德然輕信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獄而罷推酷亦信任忠臣之效也繼弱冠而祖功德未盡可以痛矣

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袁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士與亡盎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感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為長歎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雍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曰此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然蹇而不礪涅而不緇木實

順內守忠貞不謂之社
其無罪所謂附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災之力且非曲突
之義揚子稱益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
喻堂陛之岐高者難攀者易安文帝感賈生臣下有節有
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誠若衣公者難與並為仁矣益惟有
正慎夫人帝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所事客錯
之罪實資於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之不昧矣

兩漢辨士論

權載之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為莽卓遠乎神器以亂
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日顯然聞知靜微厥初則亡西京者
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微一時大
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皆益繁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

卷百七十三 三十一

隨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兇以結禍胎故其禍覆之機發奪
之兆皆指專制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順指之然也其為
賊害豈有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為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
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責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責屢見
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次
駕至禹策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為律度為禹計者亦
宜陳大易聖冰之誡誦小雅十月之刺衆其嚮納痛言得共
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辭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浸盛之
勢上下恬然掩忽亡國僅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之
廷辨刑當就第宴問之際肅懷訪決之時方且視小男於
下官子婿於近郡然用家人匹婦為心以身圖安不恤
患役使臺盜弄權迭執柄柄禍結毒流至于新都不可謂也

亦可也道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
位極上台初梁冀希外戚之重貪其當國煥然帝議立嗣
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
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蠡吾獨異羣議
為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卒趙誠之徒同李杜所
守然後與三事有工正辭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
漢廷羣公耶反徇一息之安有鼠畏懦竟使清河徙廢蠡吾
為搜邪家既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禍亂循
環以至董卓赫漢室化為富室蓋棟梲鼎折之禍由來久
矣初極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早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
思也噫嘻就利遠害榮通醜窮大九有生之常性也豈予手
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導善禁惡亂
源若禍胎既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奈何為廣
以安妥之時則於小忠立細行數之然獻吉筮於靈臺立
后於探籌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
之正然也方又熾熾以燎原决湯以棄陵投天下於煙
爍燔萬民於昏墊有代之下無所指名雖史贊相言而不究
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殺君之惡言偽而辯有兩觀之誅若
當春秋之時明禹唐之罪作誡來世可勝紀乎向若西京
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
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禍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
亡皆有陰陽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譬譚者而相之立不
偶而導之被以章組列於廟朝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否或
發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若是以後為理耶平因

史且著春秋隱貶之學心所憤激固辨其所以然

戰論

杜牧之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浩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何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淳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壁崇巖相負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自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健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廢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衣衣吾何以禦之是天下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天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唐舊備是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

文苑類選卷百廿三

三十三

吳季札論

獨孤至之

多烈聖未就公義已盡此不責其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於以陞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由官廢矣金帛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戎矣此其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刃而去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坫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之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二則曰必為假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悅駭之間屢弱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於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得五敗益其意重注意之臣死甯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父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灑掃汙汙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本博于士大夫非偶言而已

文苑類選卷百廿三

三十四

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也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李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大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于上督禍機作于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三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閑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脉之絕統必能先啓周道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廬安得謀於寔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諸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感鍾弓若以爲端為心杜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登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不義掛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半祀白不義于嗣是潔已而遺國也吳之覆亡君實階禍且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二賢論

楊慶

子貢以管夷吾之奢晏平仲之儉贊于宣尼宣尼以爲管仲之奢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賢大夫也而難為下蓋譏其僭上偏下之失或謂無所輕重乎故繼其末以論先後焉夫齊桓承襄公之失政接無知之亂常又亡於外自首先入有國之後銳心求其治及叔牙言夷吾之能脫因服東國政育鮑叔之助隔明之佐遂能九合諸侯以成霸業此豈時之大者也若平仲者立於襄替之朝有田國之疆有樂萬之侈時非量時君非賢君當崔特之執也能提然易其盟臣氏之上也也能曉然商其短獨立諛誦之伍自全於紛擾之中八無

言時莫與偶若桓公合諸侯不以兵車信夷吾之力也使晏子居桓公之世有德隔之助則其尊周室霸諸侯功豈域於管氏乎以其體德而宋紘執若豚肩不掩豆以其三歸而反站孰若一狐裘三十牛列國之破家之亡者以奢乎以儉乎語曰奢則不遜儉則同與其不遜也寧固然後知聖人輕重之旨斯在

將畧論

王獻

矢穀子曰昔祝其之會仲尼云夫有文德者必有武備遂斬衆人頭足異處故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以古之儒者服逢掖之衣頂章甫之冠佩環琕負櫛劍近代文儒言兵事苟或議及則食謂之兇人今以翠華去鄧錫黃屋軫亮心率士之賔莫寧諸方可論兵粗議將略矣且自羅亂已來儒道既息武弁是崇然而將帥多以勇力爭強少有精練兵機而懷謀策者所謂以強陵弱以衆暴寡遂相吞噉是以塗炭生靈構怨結禍夫兵之成敗在將帥之器能各有限制須定等差淮陰侯與漢高祖論絳灌已下用兵多少信曰陛下可將十萬衆所謂能將之不能將兵夫高祖之雄才大略尚如此況其下哉樊子玉賢大夫也亦不能越三百乘是以王剪能將六十萬而李牧不能二十萬此方見將帥才器之大小也凡為將料敵之情偽而後決策制勝須知彼師之能否乃操我之所長假如韓信能設伏走我則逐奔不遠縱橫不及白起能攻城野戰則當深溝高壘以挫其銳俾降萬無所施其毒整死狼不能逞其爪牙本謀既壞伺其殆隙而擊之因變奇正以待敵整衛軸以攻險兵法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

使如脫兔敵不及距此兵之要也可馬宣王曰諸葛孔明
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
計中破之必矣及鄭表亦能知母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
欽勇而無算至儉兵敗皆如其言天潘潛見樊袖為武昌從
事與州人設饌十餘度自起比至日中可得知以兵五千足
以擒之果在潘之度內漢王謂魏大將桓直口尚乳息不能
當韓信謂騎將馮異雖賢不能當灌嬰謂步將項佗不能當
曹參吾無患矣乃使韓淮曹三將軍果大破之後魏高祖宏
曰青齊之兵可以禮遇徐充之卒理須義撫斯則度將卒之
明驗也今之將帥多不自量其才器又不知彼之短長率爾
合戰卒然求勝由聚外以擊山驅羊而聞虎欲期弭兵靜亂
不亦難哉帝王宜開其鑒審將帥之器量文武之才則宗勳
大業庶幾可立大宰制山河割疆宇舉大綱則易定滋苛
細則難安故子房佐漢畫大謀六七件遂定天下孔明助蜀
決沉機三三策遂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將帥之宏規也安危
之機存亡之要審諸將略可見微焉

三不欺先後論

呂和叔

昔宓子賤為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為鄭也人不能欺之
西門豹為鄴也人不取欺之此皆為政不同同歸于理作幹
事之稱首貽牧人之經範汪洋古今輝煌圖史竊理而語
有優劣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賤仕表亂之魯
邑偏強齊侯義為城池倚仁為千櫓當鯨吞之大敵錫狼
之遠烈梁離形檢地用心術惠訓不勝乃無得而稱親代
而不下有其愛民之心而無其愛民之實

於方寸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賤
問而靖爾位役智利物使民服守之以信行之以禮
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不欺
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修茂績身為紀
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厭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
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
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
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
伯之吏也誠不足至於智智不足至於威威大小之間朗然可
見然而事在折衷理資漸致德宜全舉道貴兼通必也修誠
而棄智誠未至而政理或虧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亂將
起不若兼而行之迭收其效一日二之曰刑明威立使人
畏而不敢欺三日四之曰智達政成使人敬而不能欺五
之曰六之曰志乎誠格使人感而不忍欺以寬濟猛同二氣
之和平自邇遐遐比三才之具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至
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統其宗樞而姑定優劣直論先後
則堯舜之吏與王霸下同年而語矣

守在四夷論

牛思黯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
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令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
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六者以防守
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亡
夷不守境不過於略地侵滅是有收無亡也若王者
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千尺萬里之光

能殺人能生人能富人能窮人能富人故一國之
心親之必同君好而資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守大道
論非道昌則不見敗而有士也況四夷之攻至難者有四國
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
四夷之攻以鼓擊國人之攻以秘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
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
故觀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甘而思攻也聽鼓擊則
警而思備也遇秘隱則賄而思述也述相害則思而相益也見
相親則感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報相益則和而
思隣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
常非所鑒鑒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
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
聚欽攻之守之不儉則奢倭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
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嬰姝喜是色攻而士也殷
捨德音而耽情是聲攻而士也周屬捨廉節而悅勞夷公
是聚欽攻而士也秦始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倭攻而士
也漢靈捨正直而近刑人是佞倭攻而士也隋煬捨慈仁而
事遼東是征伐攻而士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士者
皆以守身不謹為嗜欲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
或云幽王為犬戎所滅僧孺以為幽王自以中道不固頻舉
僞烽嗽天下空於杆軸加以褒姒以色攻俾諸侯不信而
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於晉之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
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減半然
後戎夷乘間敢為窺覷可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

文苑類選卷百廿三 三十九

於外也故有德者必先守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身
今四夷自守曾不防戎夷在其國中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
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成雖舉守四夷之言而本
盡守身之道是戴華而略實非垂範之旨也故因文字以附
簡書之闕

樞機論

徐彥伯

書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又云齊乃位度乃口易曰慎言
語節飲食又云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千里違之
禮又云可言也不可行也君子不言也可行也不可言也君
子不行也嗚呼先聖知言之為大也知言之為急也精微以
勸之典暮以告之禮經以防之守名教者何可不循其誥訓
而服其精粕乎故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也動則物

文苑類選卷百廿三 四十

應物應則得失之兆見也得之者江海比隣失之者肝膽楚
越然後知不泰榮辱繫於言乎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
心之志也身之文也既可以濟身亦可以覆身故中庸錄其
心右階銘其背南容三復於白珪殷子九疇於洪範良有以
也是以摘瑕瑕玷詳黜躁競審無怕以階亂樹不密以致危
利生於口森然覆邦之說道不由衷變彼如簧之刺可不懼
之哉其有識暗邪正思慮微形破金沉之為儀伐禍福之根用
咄囁為雄辨以號奴為令德至若梧宮問答荆齊所以奔命
韓魏加肘智伯所以危強蔡侯繩息焉也亟招甲兵之罰鄭
圖宋卿也而受鼎鑊之誅史遷輕譏終下轅室張敖說
更動龍淵此過言其流匪一或纖纖囊土或動成刀劍或
近其心或動其情其體狀所作豈守之而不守乎

之而彌遠亦何異舉聚音龍也舉聚得死為幸何備者之
主乎雖復伯王沮頤進謝於元凱將濟貽恨失舉於王陵岸
首沒齒於季章曹瞞辭古於劉主當何及哉孔子曰予欲無
言又云終身為善一言敗之惜也老子亦云多言數窮又云
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議人者也何聖人之深思備慮杜漸
防萌之至乎夫不可言而言者曰狂可言而不言者曰隱鉗
舌拱默局通彼此之懷括囊而恥孰啟其明之訓則上言者
下聽也下言者上用也庸詎之言猶天地也人履蕞而生焉
大雅之言猶鐘鼓也人考擊而樂焉作以龜鏡周公之言也
出為金石孔子之言也存其家邦國禱之言也立而不朽臧
孫之言也是謂德音謂我宗極滿于天下貽厥後昆殷宗甘
之於酒醴孫卿喻之以琴瑟關里重於四時鄧都輕其千乘

文苑類聚卷百廿三 四十一

豈不遠哉豈不休哉但懸續遠大充念不訓審思而應精慮
而動謀其心以後發定其交以後談不越起於非黨不屏營
於詭遇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其
素之緒撰其炎之勢自然介爾景福保茲終吉則悔吝
何由而生然惡何由而至哉孔子曰終日行不遺已患終日
言不遺已憂如此迺可以言也戒之哉戒之哉

漢武封禪論

林簡言

仲尼以季氏旅於泰山為僭漢武封泰山非僭歟抑聞無其
位無其德為事僭也有其位無其德為事亦僭也又聞封泰
山報成功也斯皆德稱乎位者為之若伏羲神農者也若軒
轅顓頊者也若堯舜禹湯者也漢武封禪泰畤若伏羲
堯舜禹湯秦封禪二代而秦祚固不可慕也若以伏羲堯舜

為心亦宜訪伏羲堯舜之道歟以所行之道倣之乎不倣
乎彼才劣不窮而本不呈材豈曰倣哉彼舞于兩階而蹟武
窮遠豈曰倣哉彼用變典樂而李延年進豈曰倣哉彼設謗
木而捕人誅者死豈曰倣哉凡所舉雖顯養之人亦知不倣
矣在漢武計宜罷去不倣行其倣者已行之則卿大夫行之
卿大夫行之則國人行之夫如是雖不封禪而伏羲堯舜之
德之美自至矣奈何不遵此道取司馬相如諛佞遺草內欺
於方寸外欺於千古矯名竊德冒煙雲躡凌航封泰山禪梁
父好商辛夏癸之好迹伏羲堯舜之迹季氏之倣安可逃乎
昔齊桓公議封禪管夷吾用他辭以罷之以其無帝王位故
也無德與元位相去幾何儻漢朝有人如管夷吾應用三春
茅以藉固不使其君與季氏等

文苑類聚卷百廿三 四十一

五等論

朱彭則

昔秦廢五等權寔仲長統王朗曹同等皆以為秦之失余竊
異之誠通其志云蓋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禮愛本之以
仁義張四維尊五美懸禮樂於庭宇置軌範於中衢然後決
玄波使橫流揚薰風以高扇淳愷悌之甘澤浸淫湯之膏腴
正理革其滯邪淳風柔其骨髓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
於忠義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其於進趨也敏若膏程之在目
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踰聲教所行雖風雨之不輟聖人知
俗之漸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於是體國經野庸功勳親分山
裂河設盤石之固內守外禦有維城之基連結編於域中膠
葛盡於封內雖道宵時夜澤竭政寒鄭伯巫王由侯殺王
不共仇宋不滅周吳微百牢楚問九鼎小白之一匡

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禍... 尚存簡書... 漸頹風俗... 能加以八世專齊... 刻薄與經籍道息莫不長詐術... 人不屬甯... 消張儀得志于陳軫... 帝先王會盟之禮... 皇削平區宇... 唯靈是聞... 若不能得之於臣... 之可依便借賊兵而資盜...

以秦盛周德之餘... 下制在一... 而賤骨肉也... 分賞論功不足... 兵強五十年間... 言由大而反也... 起也劉渾非王... 為勳吳楚以犯... 雜霸又表中興... 魏之際尋其經... 薄於秦風察其... 幾人稱帝幾人...

覆之祚... 逐冀侯王... 也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論曰王者受命于天... 下之位一... 湯受殺於武... 革秦社稷以... 以義承授如... 於漢晉得於... 辭矣惠帝無... 祀耿監庚之... 矣而拓跋氏... 國之位號謂... 著書者有帝... 之所據中國... 無禮義也宣... 陋矣沐紂之... 繫於地也晉... 焉魏氏恣其... 肉雖委之戕... 多此而帝之... 鐵忍食其粟... 於孝文始用... 之何哉又曰...

賈誼謂天子謂是何對曰晉為米、為穀、為梁、江陵之戰則為周失陳氏自揭而華、燕容於言況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於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得之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得天統矣則陳效於南元閔於北其不昭乎其不昭乎

李元賓

李元賓

觀讀史 帝御史大夫晁錯以姑息吳王濞、謂其非罪也、故以諸侯之誅、錯謂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為太常等故以、則策更推為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慮永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剪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已漢故原吳濞之反誠有由然問人骨肉而寒小忿自非上之無不生怨、端既立臣即安附然無為逆然不可得已、乃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人狂夫為計料勝一舉遂搖兵舌交構七國帶誅錯為名景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其在紆難而七國之兵自不少滅是以察其來不為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況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為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劉公吳遂乃歛長悲為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濞於吳以誠東南之必亂于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曆數有連亂也脫使無錯國以絕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亂復盛之固可初錯介然孤立指書、議大臣矣小臣師人、亦約各飲刃其父知其必死也而深痛之謂曰所以為上安宗廟、曰劉氏安晁氏危矣豈不刀見禍及先禍死矣噫史臣貴錯

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有見錯用至忠之略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奈其子所籌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人也使錯言之是沮其子為忠也孰可擬議、也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爾夫忠所以、也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爾遂是臣不臣、也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爾與也古云、也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爾

李元賓

程長

讀漢史者多曰曹參守蕭何之規日醉以酒民歌之曰蕭何為法誨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其為漢之二賢相也至矣哉論曰非也暑牛之渴也賢子飲之淳淳之汚牛渴已久得淳淳之汚寧顧於清冷之水乎設使賢子牽之於清冷之水則滌乎腸中之泥也牛然後知淳淳之汚不可終日而飲之百姓罹秦之渴已久矣蕭何曰吾所以為法律是權天下之草創也吾不止此將致君為成康之君使民為成康之民是率民於清冷水也曹參日荒於酒惠帝詔馬參調於惠帝三惠帝劍之陛下承之蕭何造之臣參選之陛下垂拱臣等守之帝以為是也民又歌之也嗚呼漢之民以漢之汚命於秦之渴不知幸於清冷之水滌乎腸中之泥也蕭何之傳曹參也若木不盡捐材而未果而為之善覆者成焉何既構矣謂參為善者參守何之規也何欺君曰陛下不如高帝臣參不如蕭何善守可也何處作哉若不可以為發作即文帝除肉刑不為漢主仁聖之取也參

其君於成康之政不知已不能為治一機而於
酒幸不同義和之誅貪位畏勝飾情言以惑君也孰為
相耶吾病漢史以蕭何為善求繼以曹參為堪其後故為論

卜世論

周成王定鼎于郊鄴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王初蒙字宣
位重憂崇天生利民非樂兆民之上故君民者遇天聖則禪
之不過則以子繼之堯之於舜之於禹禹之於子是周
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
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反卜年卜世耶必也欲永其祚
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人祐之豈非無窮也哉何三十七百
年世之有若若其上而左其德俾乎厥後特年世之永久必
若此之謀非君子之道也昔太戊懼戒而盛帝辛
恃瑞而亡在此不在彼豈不知之而卜年卜世者乎

太甲論

陳越五

殷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為臣之所哀曰
社稷之臣必當如是淺於國者之為論也至若永湯之政
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耶君上之不肖與賢臣之不肖
有不知耶擇其嗣當賢而置之不知其非賢以不肖而
而放之令其自新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亂
乘之龍待賢於下之賢而放之哉況乎非金石之書
懷失國之語以損其君之謗乎無日陳子曰臣
忠有幸而忠者也若之若不幸而立君也知殷之亡
而成者意泥之陳越五此有君可放乎哉其後殷於西

魏成於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
未嘗不羿不浞皆取伊周以為嚆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心
則篡也有言哉

李陵論

白樂天

論曰忠孝賢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賢也故古之君子奉以
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將李陵策名上將出討
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前功非智
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李陵史記漢書
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固
堅亦從而無明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
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臆者為能獲其死所而
陵獲而不死得無幾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卒必
於死秋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後戰敗於匈奴家聲於後
不可以言智罪道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滂曹
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雖非其罪然則必能
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猶受制於人其意亦奚為哉夫
大漢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寢幽辱國之羞莫光二子雖不
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親之禍則其不害乎
不相作而陵竊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也陵之書
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其始於漢之與匈奴
刺心明則見其若效即致命以取之

集 296-25

悼妻尤若怨國焉若志身守死而紆綸於親焉或曰武帝
休明察下聽流言遂加厚誅豈非負德答曰設使不有其
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于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杜
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德盛言之
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有死或重於泰山生或
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
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兩君子不愛其
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隨而士大夫以李氏
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後唐

表章論

牛希濟

人君尊嚴臣下之言不可達於九重表章之用下情可以上
達得不重乎歷觀往代策文奏議及國朝元和以前名臣表
疏詞尚簡潔勝於文直旨是非坦然明白致時君易為省
覽夫聰明睿哲之主非能一一與學深文研窮古訓且理國理
家理身之道唯忠孝仁義而已苟不踰是兩端自合於典謨
所行自皆於堯舜豈在乎屬文比事況人君表疏為急者竊
以為稱況覽之茫然又不親近儒臣必使傍詢左右小人之
寵用是為幸儻或改易文意以是為非逆鱗發怒略不為難
故禮曰臣事君不獲其所不及蓋不可援引深僻使夫不喻
且一郡一邑之政訟者之辭皆引數幅書或爭之況萬乘之
主萬機之太焉有三復之理國史以馬周建議不可以加一
字不可以減一字得其簡要又杜甫雪房瑒表朝廷以為
重辭儻端明易曉必庶幾於深僻之弊夫僻事新對用以相

誇非切於理道者名儒尚且稱思移時豈守文之主可以
達竊願復師於古但實於理何以幽僻文煩為能也

賞論

賞勸之興所以表忠尊賢而待用感人之心得各盡其材
以顯於時以為立身揚名之本故冠冕衣服車輅祭祀之儀
皆以品秩為差君子之人其甘心焉孜孜於善希公朝之祿
賞可以榮於家可以榮於宗廟祖考賞之義也大矣哉今國
家懸高科厚賞以崇於宗廟祖考賞之義也大矣哉今國
賞也文不中則不賞也殺傷奔北軍法所誅擇善勸人亦
以明矣表世之中又假他人之手身居書牘之列名陷澆浮
之中坐登卿相之位而不穿札生不見敵榮持斧鉞之柄行居
將帥之任皆不與之基業或由勳伐之餘名竊位尸祿觀
者憤歎而已至有之哀也行為四海推重不成一名不沾
寸祿老死凍餒之池或有獻一書陳一策深治亂之精微盡
當世之利病君上卜有察奸邪者深以為嫌終未能顯加明
誅彷彿焉齊之於散元斥之於外任不與省問可勝言哉武
之衰也之聲劍氣立為勅敵馳突繫刺於橫障之前出入如
羸神謀取必勝瘡痍遍於面首身委卒伍之中老棄疲馬之
列或有破一大敵擒一渠帥賞不踰外藩之職賜不越緡帛
之微捷聲已振於萬里姓名未達於九重降符節益封土誦
為統帥之福豈不悲哉文之求也既不因於行藝武之用也
又不因於材力乃有溫漫溺之器以媚黃門者有繫鞋自白
以從公相者履歷官常出入藩翰其餘資財以致名第以濟
郡邑者不可遽數之況時君幼主有安樂主堂從禽豐草發

自愉悅之意聽從左右之言

優倡之子錫以朱紫

升於官秩下至飛禽走馬之微物

光於封賞且國家以五

岳四瀆為視公侯之秩乃崇其禮此尊爵敬神之道也今廩

養禽獸之屬皆列于官與士君子比有于朝無神怨乎故志

士仁人甘心草澤沒身自且不復思用乃以在位者為深耻

昔仲叔于奚殺公孫文之患請以繁纆假借也孔子猶曰不

如多與之邑將以定永代之制杜萌漸之謂也漢明帝不以

館陶子為郎寧賜之百萬曰夫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不

可虛授信夫為中興之嗣也且賞勸不恒服章素亂君子在

野小人在朝將難以守四海之業若善人在位紀綱大定賞

罰必中百官稱職天下焉能為亂

文翰類選卷百廿三

五十一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廿三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二十四論目錄

宋

歐陽永叔四司馬君實薛王介甫二篇蘇明允四篇

蘇子瞻九篇李清臣一篇蘇子由三篇張文潛二篇

蘇子瞻二篇鄭湜一篇林少穎二篇劉彥冲一篇

蘇子瞻一篇程泰之一篇方恬一篇陳慥一篇

蘇子瞻良一篇

歐陽良一篇

歐陽良一篇

歐陽良一篇

歐陽良一篇

文翰類選卷百二十四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二十四論目錄

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不歸殺之無赦而
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
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耳若屢為之則殺者皆不死
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
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春秋論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
法施於人雖小必謹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輕加之又輕
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
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而以盾非實弑則又
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輕加之而輕赦之盾以盾為無
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
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敗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
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
也盾不討賊不能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
使盾為可責然穿為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
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
者有所辯明此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
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公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公此
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而明白之使盾果有弑
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若果
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辯明必先正穿之惡使有所歸然後責
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疑似之跡獲辯而不討
之亦不得辯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

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
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
之為尔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忠恕史
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
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
其謬傳也問者曰然則莫臯執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
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
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以殺其父使
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同也躬
藥而不嘗者有愛父之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
尔不躬進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弑父之意
使善治獄者蔽之猶當與操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
刃者同其罪乎此庸吏之所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何以不嘗
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
者曰聖人借此以垂教尔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此垂教者不
過欲人之知嘗藥尔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
加孝子以大惡之名又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
止為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
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罪止不如是之刻也難書
曰曷為盾復見于經許悼公易為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
自三子說尔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
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十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魯
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害於經者略矣止
之事跡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

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
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
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此是可盡信乎

伏青論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
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政究不作禍亂不生
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
獨能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為福
者有之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其一人主之不知者此莫
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
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
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其故何哉蓋求其事

文淵閣選卷百廿四 二五

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伏見樞密伏青出自行伍號
為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
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謂不便今三四年雖
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兩因蓋由軍士
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言我輩之內出得
此人既以為榮遂相說慕加又青之事勢實過於人比其掌
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之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雖得
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開訓練自青
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之
臣愚見如青所為求得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見其
如此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
月之恩信亦豈能及於人但小人易為善誘所謂一

形有大伏藏之患亦宜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
心所為直由積漸以至踰隙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
臣敢昧死以言人之初難言者惟陛下早聞而省察耳如臣
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為浮議所喧勢不能容耳若

文淵閣選卷百廿四 六

如外人舉劾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人臣之所不能
決也但臣等機密密為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其
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慮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跡制於
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庶幾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
就之際心跡如何條奏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而
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厚出處如一事權既去而派
漸消則其節誠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常難於
信若俟患之已萌則言又無及矣

智伯論

司馬君實

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
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
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
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

操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索縊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
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是如才德全盡謂之聖才德兼
士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
術苟不得聖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
君子挾才以爲善者無不至矣小人挾才以爲惡亦無
不至矣愚者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
人入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逐其羣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
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耶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
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
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
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爲國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
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大人論

王介甫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天而化之之謂聖而不可
知之謂神夫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
所指異也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德而言謂之聖由其
業而言謂之大人古之聖人其道未嘗不入於神而其所稱
止乎聖人者以其道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間苟有乎人
則所謂德也是以人之道雖神而不得以神自名各乎其德
而也夫神雖至矣不聖則不顯聖雖顯矣不大則不形故曰
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易曰
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爲書聖人之道於是
乎盡矣而稱卦以智不稱以神者以其存乎人也存乎人
道之用見於器而剛柔有之矣剛柔有之則有之則有之

文獻通考卷百廿四

七

文獻通考卷百廿四

二八

所謂化也且易之道於乾爲至而乾之盛莫過於三五而三五之
神矣乎而止稱大人者則所謂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爾蓋
剛柔有所定則聖人之事業也稱其事業以大人則其道之
爲神德之爲聖可知也孔子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
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言神之所爲也神之所爲雖
至而無所見於天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聖人以此洗心退
藏於密及其仁濟萬物而不窮用通萬世而不倦也則所謂
聖矣故神之所爲當在於盛德大業德則所謂聖業則所謂大
也世蓋有自爲之道而未嘗知此者以爲德業之果不足以
爲道德之至在於神耳於是棄德業而不爲夫爲君子者皆
棄德業而不爲則萬物何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稱神而卒之

致一論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則聖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
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
致而有慮言百慮之歸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則
可以入神矣既入於神則道之至也夫如是則無思無爲寂
然不動之時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爲者則豈可以
不通其故哉此聖人之所以又貴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効
始見乎安身蓋天下之物莫親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
之身則無所往而不濟也無所往而不濟則德其有不崇哉

靜水土奉：於斯世者無日不動與周之念然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又不能不與已矣乎之嘆故不以托之空言自足必
以載諸行事為證於是刪詩書定禮樂稽周易脩春秋則主
尊王室懷夷狄而作也蓋王者天下之共主而禮樂征伐之
奉所自出天官地機其分截然豈諸侯所得而干乎抑豈外
夷所待而犯哉吾知聖人作經之旨厥有在矣吾知聖人之
所感者深矣斯時也東澤東新西道茂草懷西歸之好音者
誰歟北方可圖南風日競畏簡書之大義者又誰歟自小白
入齊王道降而伯矣聖人固為王室憂又辰陵既盟伯雅又
降而夷矣則聖人為中國之憂者又何如哉故聖人書春而
必繼之以王蓋以王者當奉天時以出治書王而冠於正月
之上必以王首正其始使萬國諸侯咸知一王之靈如日在

文選卷百廿四

一九

天凡我周之臣子時當念流水朝宗之義與水木本源之恩
而奉王朝之正朔以行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緒不降而
世道之隆亦未必不可挽而上也蓋王室者天下之根本中
國者夷狄之觀瞻使中國君臣之分既明則蠻夷我扶雖不
可以盡殄然絕亂略無俾作惡必將有賢方伯任其事如
申伯之蕃四國韓侯之扞不庭冠冕尊嚴道衝折服必不至
于堂階陵夷之甚也秦之何咎聖人有德無位徒假二百四
十二年南面之奉立百王之大法為萬世之準編以昭示天
下後世折豈得而已哉苟使吾聖人值當今

聖明之盛必其以斯道致吾
君於堯舜之上陶吾民於禮樂之中治化之盛將見超唐虞
軼三代矣西狩之麟將與神龜龍馬同一文明之應春秋之

而必兩言之者語其序而已也

管仲論

蘇明允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
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費不亂五公子爭立有禍蔓延
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
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
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
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
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
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
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
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此以為桓

文選卷百廿四

二十

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為
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
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
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桓公
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
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桓公幸而聽仲諫此
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
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
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桓公文公
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豈公之虛無如孝公之
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魯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
主可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說也

一亂塗地無感也。以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賁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托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誣說不足信也。吾觀史。以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漢高祖論

漢高祖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足注目。以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使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天。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大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臣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有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最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諸將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

樊噲之功。一旦欲斬之。而無聲呼。彼獨於噲不二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為不少。方亞父喉項。在時。微噲誰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噲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車。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為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獨噲其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毒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而已。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縮又最為親。卒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推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臣故曰。彼平勃者。其憂者也。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天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賤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能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如焉。則夫子固曰。我亦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

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
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權我矣而
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
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
罰之乎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
人而責之曰某為善其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
為惡吾誅之則人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
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
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
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
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
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
夫子託焉則夫子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
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
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
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
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
位以當魯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
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
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
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
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
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文賜為尊周而實欲富其國故
天子不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則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
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實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
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
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則夫治
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後可以時
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

作春秋者吾感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
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為有如
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
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邪僭
邪散邪

論語集注卷十四 二十四

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
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
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
夫子託焉則夫子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
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
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
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
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
位以當魯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
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
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
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
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
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文賜為尊周而實欲富其國故
天子不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則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

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內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事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焉遂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母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心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以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英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而王一雷而諸侯震懼惟二十二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以矣凡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大夫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知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舉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范增論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而殺之
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
至彭城項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與不去利必相損也

其不早尔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邪曰否增之欲殺沛公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無然然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諸人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遭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

皆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
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圜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
不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
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
矣且其意下在當歸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
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貴育無所從施
待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之
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
有其間不能容毫髮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
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
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圜
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使其能有

卷百廿四 二十七

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
伯肉袒牽羊以適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
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勦且夫
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
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
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
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汚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
不能驚而相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
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雖不能忍是
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倦此
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立高祖不忍見其自立
是觀之猶有剛強不忍忍之氣非子房教之太史公疑

子房以為姓括而常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
嗚呼此世所以為子房歟

刑賞忠厚之至論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
下以君子長者之德而天下之民從之如響而後已故其
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者有一不吝從而罰之之德而哀矜
矜創之所以存其心而開其新故其吁咷之聲而慘戚見
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後世之君其視民猶若
臣民侯而告之以刑刑其言憂而不傷感而不怒其
斷惻然有哀矜憐恤之心故君子猶有取焉傳曰與其
所以覆恩也罰疑從去所以謹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
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
嚴而樂堯用刑之寬曰雖可用堯曰不可雖方今
而曰誠之何意也夫堯舜之殺人而從四之之意
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昔曰罪疑惟輕功疑惟
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
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
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祿刑不以刀鋸實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
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堯王知天下之
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
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
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知天地間至靈者人而已人之所以至靈者心而已鬼神之靈其能外人心而有知哉鬼神之禍福其有去人心而外至哉人心所向彼亦向之人所不知彼亦不知之因人之禍而乘之以為患因人之禍而乘之以為威又況不能為之禍福者焉昔者臧會欲為僭卜之則曰僭吉南蒯欲為叛卜之則曰叛吉然而一成一敗效驗不同者蓋以僭者見其僭叛者觀其叛皆人心之所自發見耳夫以僭之與叛使有識者觀之必知其不吉也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況肯以僭與叛為吉哉惟其以僭與叛為吉而復不效吾以是知因人心所向而無預於鬼神之前知也然世所謂禍福者又有說以晚焉昔者晉悼公在宋宋公享之用桑林之樂晉侯因是得疾卜之曰桑林見或請禱焉荀偃以義斷之以為鬼神不當加

文獻類選卷百廿四

二十二

禍於我卒不禱而晉侯之疾亦廖他如狄梁公毀淫祠而爵愈顯孔道輔擊神蛇而名益彰果能為之禍乎後漢佛法初入中國楚王英最先好之潔齋三月與神為誓及圖謀不軌廢徙自殺坐誅死者以千數又如閩王昶恃神而尋遇禍害張遇賢信鬼而因致誅夷果能為之福乎舉此數端則天下之事莫不皆然矣嗚呼天下之事當聽於人而不當聽於神當求諸己而不當求諸鬼不為逸欲則災患無自生不為非辟則罪戾無自至鬼神何損於我哉我先播種則鬼不能輸之粟不先學業則神不能顯其名鬼神何加於我哉或者曰然則自古聖賢制為祭祀之禮洋洋乎如在具上如在具左右者亦豈為是虛文而不究其實哉曰古人之為祭祀惟盡吾心之誠而已潔菜豐盛作以求福也齊戒嚴肅非以畏禍

文獻類選卷百廿四

二十二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欲求其大治必先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治之乃所以治之也春秋書公會葵丘之盟而後書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子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受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純純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耻肆行而不顧也亦有東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總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放之世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斥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清公無所貶而我為可會是獨然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研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逐以與戎於遼固已幸矣又况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一之

下惠之三子其德非不至也然其所至各偏於一是故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伯夷獨得乎聖之清耻君不為堯舜耻民不得其所伊尹獨得乎聖之任袒楊稷程而不免懷而止之而可止柳下惠獨得乎聖之和夫夷之清不可為惠之和猶秋之清不可以為春之和也惠之和不可為尹之任猶春之和不可以為夏之炎赫冬之凝沍也然三子謂之非聖固不可謂之聖之時則不可也然欲求其所謂聖之時者舍吾夫子其何以哉且以吾夫子之聖其知生知其行安行語其氣象則溫而且厲恭而猶安而中和之氣有以全乎窮語其德容則溫良而恭節儉而讓其中和之德有以接乎物是以可仕則仕可止可止其所以仕止者非若尹之一於任而夷之偏於清也時之可仕則仕時之可止可止猶元氣之遇春夏而發舒遇秋冬而歛藏也夷之與尹豈足以方之哉可父則父可速則速其所以父速者非若夷之一於清而思之偏於和也時之可父則父時之可速則速猶元氣之暢然以舒其陽而忽然以慘其陰也惠之與夷豈足以班之哉吁此吾夫子之聖所以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者此也所以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者此也然則其太極乎雖然孔子之聖非徒集三子之大成而已祖述堯舜而功則賢於堯舜憲章文武而功則加於文武則詩書定禮樂其教垂於萬世而萬世猶一時行夏時服周冕其法立於百王而百王猶一時後天地而生其道與天地而同其始先天地而後其道與天地而同其終寧乎被袞垂旒萬代王祀際我聖明文明之時而褒崇之典超超乎前代也猗歟盛哉

大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季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一己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季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者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為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也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而定其位至以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能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強君莫能如焉知天下之莫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為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為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決嫌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為人君不知春秋者簡有譏而不見後有賦而不知為一上而

地之際汪洋漫漶不可知而後及於用學者觀之或疑其
張大禮樂而為之教求其所以然莫非必然之義也學者之
言曰禮樂者非天地之所出非人之所樂為聖人憂亂而矯
為之不得已而人從焉者也人之所樂從所不學而能者情
欲也聖人拂人之欲以就乎善抑抗詭切天下之衆以入手
禮是聖人之術也若是則戕夫天理賊乎道本而後以為聖
人矣豈戕賊天理道本而為聖人耶大莫大於天下長莫長
於萬世天所無者雖聖人不能強之使久立天所有者雖多
力不能強之使必亡今天禮者先天地而不見其始窮今古
而不見其終弊者不得而逃焉者不得而滅惟其與人俱生
原於自然而後能也故聖不知禮樂之出乎天地性情之所
有故因其理而導之探其本而文之不行則已行之斯成不
言則已言之斯立大可以被天下久可以傳萬世禁紂率天
下之人而赴情欲以絕禮不絕而禁紂亡秦焚聖人之
書而樹已意欲以絕禮不絕而秦亡挫列之虛無揚墨之
辟邪申商之殘刻秦儀之詭無王樂之浮囂箚鼓其說馳騁
於禮之外欲以破禮終不可破而數子者後世不可定禮
非出於自然而何也晉有阮籍者知禮之足以為治而不知
禮之原其言曰禮豈為我輩設哉抑亦妄矣彼亦無他而已
之厭禮法而謂君子皆然糊薄俗之溺夫欲而謂聖人之事
不足樂特為後訓以高天下也虛無之說勝而晉亡斯藉輩
為之耳故禮者生於上始成於聖人小人後情以歸禮君子
循性以安禮智者待禮而後尊愚者待禮而後存人之生於
禮之中若跌而出於禮者亡鱗介之生於河海之中躍而離

於河海者死此禮樂所以為天下命也故曰禮必本於太一
又曰必本於天又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
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知此者其通
於誠明之學乎

三宗論

蘇子由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
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申
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
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
帝二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
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
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無以大相過也至
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
臨御久遠備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
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驕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
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大死者勢也幸而壽
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已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
之賢君必致意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
與帛裘養士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
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
學于古訓乃有獲事木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
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教學乎念終始
典于學厥德修罔亢監于先王成憲其求無斯嗚呼傳說其

如此矣。

夏論

聖人之道苟可以安天下不求夫為其也堯舜傳之賢而禹
傳之子天下以為禹熙聖人以傳之而後授其子孫也夫聖
人之於天下不從其而安而為之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
心之濫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
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為天下而湯不以其臣武
王不以其弟成王皆以為天下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無
乎授之他人而以為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乎禹哉今夫
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思以與其子孫人
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為不可易故從而聽之使之父子
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其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
天下而授之禹禹舉天下而授之啓此聖人之所以大適
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
為之豈以為異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為異
以震之則天下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
是不得已而然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
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為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
以天下授之舜也以為益為不足授也使天下後有禹而
以天下授之矣者皆足以為天下故也啓為天下而
之也蓋不失而伊尹周公而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蓋聖
人無異也如此昔者嘗聞之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
贖人而不受賞夫子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
不以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眾人者

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
終三年之後見於夫子授琴而歌戚戚而不樂子夏取琴而
鼓之其樂衍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
以為賢由此觀之聖人之行豈求勝夫天下之人哉亦有所
守而已矣。

秦論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東之志侵辱六國斬伐天下不數
十年之間而得志於海內至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於
匹夫斬艾豪傑屢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
不絕蓋秦漢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
相遠也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率天下蜂起之兵西嚮而
攻秦無一城之聚一夫之眾驅罷弊適戍之人以求所非豈
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疾戰以
趨利是以冒萬死求一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乘累
世之業雖閉關而守之當威養兵拊循士民而諸侯誰敢謀
秦觀天下之變而後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誰敢抗而患文
武昭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
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
項天下皆非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驅
天下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其定以息肩於此
故以疾戰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
際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強服四海不愛先王之
遺黎以為子孫之謀而竭其力以爭鄰國之利六國雖滅而
秦民之心已散秦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勢而

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管仲之用人，與數百年而後至於文武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二，然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以不擊而有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為後稷公劉大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可輕而用之有時也。嗟夫，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竭於取天下，而尚欲求以為國，亦已惑矣。

晁錯論

秦淮海

臣聞世之論者皆以為漢用袁盎之謀斬晁錯以謝天下，為非是以臣觀之，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何則？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之機也；理曲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故善戰者戰理，昔晉欲報楚之惠，退師三舍，軍吏以

卷百廿四

三十一

為師老子犯曰：師宜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若子犯可謂善戰理矣。蓋不退師則背惠，食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勝也。漢斬晁錯之事，何以異此？夫漢之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雖號強大，然則皆高帝之封也。一旦因錯計，擿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忿然皆有不甘漢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為反者三十餘年，其稱兵也發憤創地以誅錯為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逆節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而漢直，故大尉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斬錯也，其誅發於袁盎，盎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為冤，此正綏所謂以母言之則為是以妻言之則為怨之言也。

向也，就使盎與錯素無嫌，其為漢計亦當

漢才所錯，奈何即七國之兵未易破也，何以知之？以安祿山之事可知也。方明皇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下切齒不平。故祿山以誅國忠為名，而反是時，唐若斬國忠以謝天下，則祿山安得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賊入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為陳元禮之所殺也。由是觀之，漢不斬錯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王忌禮之徒，嘗以此勸哥舒翰用其計，留平三萬守關，悉精銳渡潼水，以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漢之難事，出京而袁盎發其端，而已故足以激忠義之氣，而折姦臣之心。故雖所國忠事不出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終足以危身矣。高祖為祿山之成敗哉？故斬國忠以破祿山事，非明皇不可為也。

卷百廿四

三十二

治術論

張文潛

嗚呼！治天下之難也，其為物也大，而難舉其為情也雜，而不類，為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其節，用力勞而功不成，是故聖人本諸道而明於術。允吾所為術者，制物以使入於吾之道也。然則何其不直致吾之所欲而為是委曲迂緩而使之從也？夫人之情，使之從我而劫之以刑，則成功難；陰有以役其心，使之不得不從我，則成功易。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陳之以金帛，且直致其畏愛者也。夫刑戮賞賜，非不足以立畏愛也，使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金帛亦不給矣。且天下固有不愛金帛之實者，則賞之不能悅也；天下有不畏刀鋸之刑者，則刑之不能懼也。務求吾欲而直遂焉者，其事煩其教粗，其物以力相繼。

物之從之也。內有不伏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亂之所起。今夫四馬之於車也。奔驟舒遲。至難齊也。夫人之於馬。待夫躬臨之。而後如意耶。則一車而四馬。未能足也。今以一御而四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所執者。轡也。以一轡之約制四馬之節者。執馬之要。雖欲不吾聽。不可得也。是先王之所以役天下者。執天下之轡也。今夫權衡之舉物也。右仰則左俯。右抑則左揚。夫苟欲俯則卑之。而仰者何與焉。欲揚則舉之。而抑者何與焉。夫惟卑者有不能使之卑。而後仰者用也。舉者有不能使之舉。而後抑者用也。先王知天下之卑高。有不可以形為也。故為其所以卑高者。而不為其形。古之知是道者。執天下之所以必從者。如轡。而制物理之必應者。如衡。四凶六下之巨姦。也。商容比干箕子。商之望也。辟欲使天下不犯。於有司而度罪之。不可以盡刑也。取天下之巨姦者。而擊之。天下雖有悍強不服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施刃鋸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得商之善者。而度其未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禮之。而商之為善者。悅矣。夫武王非徒知舉賢能也。能動其悅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善執天下之轡者也。昔梁惠王以利問孟子。而孟子非之。然其終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何必曰利。夫使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大者也。梁王以為利。而孟子非之。何也。孟子者。以謂不求不遺於民。而後民守之。不求不後於民。而後民先之。彼以利而貴望於民。則民散而惟利之從。而卒不獲吾之所求。梁王之術。味孟子之術。精梁王之事。拙而孟子之事。微老子之道。結術者之言。曰。將欲令

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又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將翕而合之。將取而奪之。行其私以成其私。是以暑致暑。以寒致寒。陰陽之所不能為也。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為之也。金石烈土山焦者。所以為今日之嚴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為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為今日之炎烈也。故激其反物之功。不能遠守其復物之情。不能伏。故孟子之術。低昂天下之衡也。夫術有小大道。有邪正。天下之士。徒見夫世之濺人。執小術。蹈邪運。而流入於譎詐之域。而曰。聖人無術。直道而已。公矢嗚呼。亦惑矣。聖人之所謂直道。非無術之言也。過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平易。而常有成惑者之所謂直道。不及術者之言也。故其道踈薄。而多敗。文王以仁義而王。宋襄公以仁義而亡。仁義同而存亡之勢異。何也。鳥獲之力。強而不用。遇盜而三指之。則盜知服矣。無鳥獲之力。遇盜而揖焉。則死矣。又王過乎術者也。宋襄公不及乎術者也。而況乎聖人之未。必不尚乎術也。

陳湯論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賞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幸。生事變。而奇其功。憤其為庸臣所誣。者則稱。蓋其說。夫功不錄小過。大義不疵細瑕。宜尊寵以勸。有功此余得以論之也。夫奮不顧身。決計出討。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泉之。漢擊匈奴以來。未有能如此者。而以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功一不問其矯制。始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一

使人臣不待命而有功其功以要我則亦為國者之計
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當可
所以為說則終亦未有以服惡矯制者之論惜夫未有以
說告之者矣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
而比有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
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匈奴之衰乃五分
國而其常則未有二單于也其不可常傲幸而立功者又
少如此則既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
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焉雖數十年未
有繼也惟其為不明若檀輿而有功皆可以求賞相繼是
改沮功之說所自而起使必如陳湯者乃侯五單于而至是
侯者五人而止何處有要功生事之憂哉上足以尊明陳湯
之有功顯褒而不疑而天下畏未來生事要功之論天下之
善計者也古之善治者有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不
使之不可繼凡此而已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徒而
決之趙魏王大嘉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
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真過矣是
賞陳湯之論也有功於魏者有大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
河之賞無非也

名治論

唐子西

古者一代之興則有一代之治故曰夏商周尚質
周人尚文雖聖人之道不可以名言而施之政事必有稱號
可指非但王者如此而一國之治亦然故曰周公治魯尚齒
而親太公治齊尚賢而貴自是以來漢唐之治議論之

其所尚者何也士之通經術知古誼者不為不衆日夜講
治道以遊於世者亦不為不衆其所稱引動以宗周為言
問以當代治體則茫然不知所以言之惟其無得於是
有慕於彼愚誠不謂其為妄論之妄也夫治之適
治不必同要之適時則成周之治任人而我國朝之治任法
任人者非不用法也以人為本而輔之以法任法者非不用
人也以法為本而行之以人為輔自古法無全矣亦無全非而人
之忠佞智愚賢不肖之不一而治任法之世無甚利亦無甚
害而任人之世非大亂則大亂矣周時公卿不數族周召
毛原執政至數百族不絕今之大臣更迭出入者十餘年
極矣近者昔月而一易其大臣之制亦不始於周也
害矣周之諸侯既多天子則刑賞生殺之權悉舉以委之
今郡縣之權不過輕重爾爾過此以往則相顧而議法矣雖無
藩屏形勢之利亦無戰爭侵奪之害矣周時任官必考論人
物謂之量才度德今不然矣以資歷為高下以注籍為先後
揭闕于道應法者得之雖無為官擇人之利亦無好惡徇私
之害矣周時取士使之自推擇謂之舉里選今又異於此
矣蓋自國初以來取士之法然其不離文字糊名易
書暗考而明取之法出長入治之制亦無異乎比周之害
矣其大略如此故周之極職者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典章文
物之盛信有以絕人而晚節禍敗亦足以稱此今國家
有五六十年間海內安寧如一日豈非任法之利乎

者李勣為將無大勝亦無大敗薛萬徹非大勝即大敗而近世論將未嘗不以英衛為先然則今之所得多於成周亦明矣而士方歎然不足爭說人主以成康之隆而不知國朝規摹處置所以成就天下之勢者固已如此非獨不知國朝亦復不知成周矣何則人有情而法無心情之所在恩怨以之其無心者漠然而已今日欲成康季則必脫略文法而一切任人夫以天下之大和而索之於繩墨之內是猶以李勣之節制而求萬徹之奇勝終不可與然與其蹈萬徹之險孰若李勣之持重足任也哉

議賞論

刑賞為用尚矣自堯舜時已有是說今有書有之商書亦有之至周禮為最詳而孔子孟子無取焉以為上意所嚮天下非此而從惟此者過不忠其不及故為人主者示以好惡榮辱足矣何至用刑賞哉天下無事民各安其性命之情非有夏商之變而後聖人設刑之役而重賞以募善痛劾以懼惡此豈民之俗之本王者之所深惡也揚子曰民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刑觀德則純觀刑則亂以吾觀之寧獨刑哉刑賞皆不可觀而賞為甚奏法斬一首賜爵一級而秦人賜爵者十室而九方是之時宗室非此者不得附屬籍而民非此者不得有勞華故閭閻以公乘侮其卿人即中以上爵傲其父兄世知觀刑之弊至於亡秦而不知秦俗之敗正坐觀賞爾高祖以金錢爵邑收天下豪俊此可與創業矣而不可與守成可與立事矣而不可與善俗何則刑者君子之所誦也宋程一言及之孟子恐懼變色以為不可訓而況以刑誘天下得

此漢道之難蓋始於此是術也施之衆庶猶若有理臣施士大夫則過矣古之誓師必以賞戮為言至告群臣則曰用罪罰厥死用德彰厥善謂之德者蓋有恩禮存焉不止謂賞而已不言戮者以士可殺不可辱故也德近義所以待君子賞近利所以待小人古之所以待君子小人故有間矣世伯夷叔齊適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往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固虛語也武王周公豈至是哉使誠有此則其見笑也固宜何則貪夫徇利烈士徇名不察其所徇為何而一切以利啗之豈其志哉是術也施之士大夫猶有理施之大臣則又過矣昔平原君用魏無忌兵解邯鄲之圍虞卿為之請封公孫龍曰不可王舉君相趙封君東城非以有功也以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割地不言無功亦自以親戚故也今有功而求益封是必親戚受城而以一

君體論 鄭渥 從政序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命者權也權之在我雖不可一日脫手然知操而不知縱知收而不知散知翕而不知張則權雖在我而我終無以用是權也有是權而不能用譬之於物非不枵然大也然挈之則不能運蹈之地又懼有負之而去者不幾於廢物乎夫惟聖人者能用人以權而權不廢於天下之權操於我而無吝於下則國不廢於天下則國無與共功者然既借之人矣而不下

我既攬之而不吝於人者我授其要也世之人主性不能自執天子之權故權移於下又恐權之下移執之而至於自用此所以兩失之也今夫人主所為置宰相輔弼而崇寵之者非以夫萬機不可以自治故擇人而委之耶然則議論政事進退人才乃其職也若夫政事不出於中書而指授悉自於直學亦不緣於廟堂而歸於臺閣於其無據之中以此為能收威福之柄在已又焉能自政事出於中書議論於直學耶人才由於廟堂進退於公卿使皆當而公卿天子自用自勢既不能皆當而公卿天子自執其權者宜也吾惟擇其人而用之以議論進退之權而授之其或當耶否則公卿私耶然後吾從而黜陟之如是則議論進退之權雖在宰相而黜陟之權實在人主也豈預疑不能為公卿也而奪之權於宰相以制歸由已為權柄昧於責成以輕視順者為忠使利者為善而無所施不才者得以默然而委其愚則成敗是非之責盡歸於人主而威福之柄乃陰奪於私門而在其為權在我也若授之權而學其不公與其不當者便適得以効其忠退有所顧忌而不致其委任之體豈不博大而貴之之術豈不甚精且愛重且大臣之作自與有司不同人主之權又與臣下不同人主惟不自用乃能用人人主不用人而自用倚異於臣下乎大臣既有司之職猶且不可而况人主委臣下之權乎夫天下人才之夥政事之繁豈非一人聰明所能了吾既疑大臣而不敢屬之以權則夫所與議論進退此若果誰耶必左右曲附者得以此售其奸矣然則吾之執權而自用乃為人之幸也夫世之

姦臣欲得其君之權非擇然而據之彼固陰有以授權於已雖明主所不悟也何者明主必欲操天下之權彼惟因其欲操天下之權也故間摘事之可喜而說之使益奪臣下之權臣下之權一侵則彼之說益進明主惟見威福之出於已而不知彼實借吾權以行其說則權實在彼也此人主所以喜奪大臣之權而忘其機柄之旁落也是以自古明主執權而自用者其遺患於國或甚於庸主漢宣帝繼霍氏之敵躬總核之政雖甚尊寵丙魏然所與出納樞機裁可政事者皆出於中書尚書故其功雖足以中興然所以滋恭顯亦不薄也光武號總攬權綱然薄三公之任不付以事方其無事時權雖在人主繼之幼少而大柄委於內而無所屬故外戚閹宦衆間而竊之雖三公憤激而不能救之者權素奪也夫二君攬天下之權而執之所以求為無失也然其末流權歸於嬖戚乃有甚於大臣之事何也患生於所偏而執失於所不料此操權者所深戒

民事論 林少穎名之奇侯官

民生乎成周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乎成周之後其命制乎天命制乎君凡其所以為生皆道命制乎天凡其所以為生皆數也天非獨任乎數而純乎天則不得不謂之數以人參焉乃所謂道蓋數者行乎道然之間而道則有必然之理天之愛民豈曰不仁一歲而豐一歲而歉水而旱蝗而螟仁有所不行焉謂之數可也謂之道不可也豐而仁行焉歉而仁亦行焉水旱蝗螟無所害乎吾仁是必道行乎其間道也者齊數於所不及天之立君正為是耳為天下者一委民命

於天無乃失天職虧天道乎哉嗚呼三代往矣民之士乎天
也久矣以為法不良歟未嘗無良法也以為吏不賢歟未嘗
無賢吏也法良而吏賢民宜無不受其賜矣法良吏賢矣
民之受賜鮮矣此其積弊豈一端也哉堯湯適遭一時之會
固不能使天無水旱而能使民無菜色成周之天下又非幸
其無水旱而必非水旱所能憂也堯湯遠矣吾不得其政之
詳矣周家有司徒之荒政有遺人之委積有廩人倉人以預
學移民頒穀之政所謂良法可條述矣自李悝建平糶之策
其苗裔遂為常平之制起於中丞壽昌而宣帝信之其後東
郁永平西晉泰始皆汲汲舉其策而行之義倉一法根於此
齊條於隋蓋於唐以此二法為天下備吾意天下可使為
湯之世而民已非堯湯之民矣或曰法有未立固當議法法

文獻類選卷百廿四 四十一

既立矣非人不行如常平義倉先王美意無以加此無亦其
人不足以舉其法歟然而天下未嘗無賢人也攷諸史籍發
河內粟無以長孺子開張掖倉無第五訪子以倉曹而發州
縣不聞韓思復之名乎以一尉發縣粟不聞負半千之名乎
敵富家之聚以飽貧民之腹如王起輩又不知其幾人乎彼
皆以民自任而為政於法之外况有良法可守則若人等輩
豈不勝其澤於下之人哉君也者立法任人以相天者也法
既良吏既賢而惠不及民則是民之命終亦制於天而已是
果何哉哉曰是其弊固有自来而法與人俱不免其弊宜乎
其不足恃也嘗熟思之矣法雖良僅舉其大綱吏雖賢亦僅有
於絕無之中所貴乎君者以道制數而無一之不足也夫
也是民之命果制乎天也又安難哉成周之民井井而居於

其私也猶可使之相親相敬因而歛之以為委積則其歛
均因而散之以為賑給則其散必平後世君民之術得如古
乎惟其與古異也於是計田料畝之弊有輕重肆意之弊
及其出粟也又有遠近不均之弊有奸民欺誣之弊胥吏乘
間搗蠟殆有不可勝窮之弊若夫縣官轉移以為之費又不
在言也惟其得賢吏而舉行之則百弊俱息抑今之用人宜無
愧於古而大不如古矣古者國中自五家為比以至於五州為
鄉如野自五家為鄰以至於五縣為遂教化日漸漬於人心
然後實興其能者賢者而選以治其政令曰比曰鄰其為
者所治止於五家猶今之執戕役者耳必有下士以任其
後之世取人混於雜流用人拘於資格賢與不肖清雜乎天
下嗚呼吾民幸而遇豐年天也又幸而遇明時天也又幸而

文獻類選卷百廿四 四十二

遇賢吏亦天也天所不能如之何哉君天下者誠
制於我而無難天則廟堂燮理萬國召和雖水旱
也况水旱之變可得以困吾民乎

君心論

帝王遠矣其常存乎天下者心也非麗乎形非依乎象人有
握手而言同室而居終其身不能以相得者必萬古之下以
泝萬古之上茫昧昧昧絕斷簡短人曰堯舜禹湯文武其心
至今存焉不已歟乎曰未之思也帝王遠矣其人與天地一
心也天地不息人心亦不息天地無古今人心亦無古今知
此說者帝王曾次盡在人方寸中矣嗟乎百世而下帝王何
寡也是非心之罪也心本無異人自異之人之有異於心也
甚矣耶一言塗之負販且不可謂無帝王之心離異而言

雖與帝王位處乎競矣舜相於霄壤帝王之治
經緯乎一心無得於其心則亦無得於治君子謂是不可
不熟講也天下萬物莫不有偶善與惡邪與正岐賢之反
也為愚是之敵也為非齊於色者指曰為黑迷於方者指東
為西人常於處事之際方寸了然所處必當事至而心弗寧
雖小必敗況四海九州如何其大一日之間一時之頃事之
至者不知其幾其可以擾心而應之哉且帝王之心何心也
一者心體之所以全帝王之所以同乎萬世者也心存於一
則體用俱備授而雜之體虧而用喪矣天下安危治亂之機
特起於存不存之間而存之難居則喪焉動而存之難也
隱則息焉顯而存之難也優游暇豫則不素養焉觸事物而
存之難也帝王亦是心爾日應百事如未嘗接事而亦不嘗
有遺事非莫然也非適然也亦不至乎臨事而存之耳存之
為言特其切也存之而不覺其存用之而不知其為用存之
神用之妙也竟以初一執中三四言併與天下而致之舜禹
受其天下而守其治天下之法其後七十年復以命禹禹之
也亦其親傳之符所宜察者也湯之於禹去之五百歲矣禹
之於湯去之五百歲心惟一心也治惟一日也然則存心術
者宜於此焉思之也秦漢以還治道衰矣非失於為治於
心術矣天下之大不越乎此心心術茫然奚所取乎治化
民者必以誠而心或流於荒也養民者必以仁而心或蔽於
私也處事者必以智而心或昏於疑也成事者必以武而心
或沉於弱也而況一人趨向天下標準人才之進退議論之

離合莫不於此焉言之道亂安危俄且分焉心體全則必高
明必廣大平乎漢之必不入心休一每友是友是
而望治猶南行而望燕其背馳遠矣然則如之何曰一之一
之者何也堯舜禹之惟精湯之日新文王之純亦不已武王
之罔有不欽皆所以一之也一者全而萬有餘矣有復於人
主者必曰正心人主亦皆知曰吾惟正心也心樂可以聞
人之言而正之也非可以慕古人之美而正之也昭朝而正
之未正也觸類而正之未正也卒然加意而疏於正焉未正
也一暴十寒物未有能生者播苗助長無乃凍其槁歟

維民論

劉彥冲

古無自固之國君有維民之道有國之大猶人之形神其君
也氣其民也神氣相資形乃生焉君民相資國乃固焉相資
之道必先有與也神與氣氣乃與神君與民民乃與君蓋上
者下之倡本者末之附也民有駭亂離其者之過也氣
有乖戾洋與氣者之過也是以神存其氣氣盛而形元
君維其民則民歸而國固甚哉民心之離也浸浸下歸
焉俄往去就之端最為難察自昔觀我政於廟堂之間得民
情於肝膈之內有要道矣政苛則民怨怨政重則民役數
斂有是四者民必不樂其生不待聞其怨之聲見其感頌
之色特雖治安民必已無是四者特雖難民必附已不待
足聞悉訪蠲寡而知其必樂其生也夫民之樂不樂其生主
微付規規察察蓋不樂之意備於胸中亦不能上制也積而
為怨怨極則怨怒之心蓄而未發其於敵國之兵戈過而
天灾之水旱不見其形莫不警懼惟彼其族上如仇讎同

障之皆古而為上者方且偃然撫之曰此吾赤子也

之端難察如此故有國者兢兢業業不敢自安思有以維之

也自古及今天下之民必有所屬堯舜之民禹維之桀解其

其而夏亡商之民文武維之幽厲解其維而周亡自秦漢以

來或解或維此治亂興亡循環不已也我宋統御十聖雖武

略文經其道不同要之皆以寬厚為治至哉仁宗之仁也三

伐流來一人而已矣言為恩嗟嗟為澤薰酣況浸四十餘年

所以維民者盡矣矣則當岌岌焉於劉石德光之暴靖其可

禍同乎永嘉開運而人心戴宋亂而不離宜乎主上之

所以中興也切而渡以來天步窘蹙宸心鬱焦凡諮詢

及詔令之頒元元是先豈非鑒古昔之治道紹祖

之遺澤以補卷百廿四 四十五

無有也有也惟

非有橫給非有橫給

奉承無術奉承無術

耗有帶料耗有帶料

驚爵如造驚爵如造

和其實強和其實強

豈易枝梧豈易枝梧

當講畫究當講畫究

思弗思維思弗思維

廉論

廉者吏之元氣也他能收餘也

廉者吏之元氣也他能收餘也

者不足以樹福適所以貲患今之人固有夷常齷齪然赫赫

名而得免於謗者以其廉也亦有吏事魁梧機警捷出而

為君子之所不恕者以其貪也貪之不如廉信矣然廉者吏

之常也設若饕餮嗜利如漁獵然則何吏之為然則廉固未

足深異也乃今天下見能吏不其掛口見廉吏則景星也鳳

凰也競喜幸欲觀之其異之若是豈常者足為異邪夫異蓋

生於少也天下皆廉則貪者異天下皆貪則廉者異嗚呼為

天下而至於使廉者異亦重可歎矣惟其然也故為小人者

則曰當貪之世吾可以飽貪之利彼吾溪洞吾壑務得而已

矣於是乎益貪其中人者曰吾與彼姻黨也故守吏也彼皆

然吾奚為不可夫亦與世同波而已矣於是乎益貪其中人

以上者則曰彼為彼我為我彼雖濁而我清焉彼雖汚而我

潔焉逮夫清不勝濁則見忌於濁濁不勝清則見嫉於清忌

嫉之心生則胥譟張為怨不已則罵且攻隨之以一二而

受千百之罵且攻則亦有不堪焉者矣夫是以心雖不貪而

亦不得以安行於廉嗟夫小人不足責中人難深責中人以

上固可喜者也而亦不得以安行焉廉吏之難得也如此哉

曰天下固有忌之而不沮嫉之而不困罵且攻之而不挫不回

者豈以不得安行而遂輟於行哉特不多見耳然吾有說焉當

廉而不廣貪也不當廉而廉亦貪也當廉而不廉者貪於利

不當廉而廉者貪於名其所以為貪者不同而皆不免於議

也世之君子固有枯槁自命皓不緇俗以弗愛祿養為高以

屏絕人事為介斯廉也亦非所以為天下訓也然則將奈何

曰非其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

不以為恭吾聞諸孟子者如此作論

去能論 程泰之名

能莫大於無能而有能為下名莫大於不可名而可名為小

大有形於專事故偏而易見無派於兼兼故莫得窺其全就

知偏全之分而擅不可名之能者其知宰相之弊乎天子之

臣一職一事等而上之各有其職而惟宰相無職天下之才

明可折獄文可典禮武且仁者可為司寇司馬而不聞長於

某者可為宰相惟其無職故無所不職惟其無長故無所不

長此其能高視天下而獨制其表也然今天元氣之散也得

其溫且煥者物資以生得其運且肅者物資以成信有能矣

方其含四氣於未形而求生且成其可能乎能生是春而已

誰與啓秋能成是秋而已誰與發春惟其自歎於不生不成

之外則生之而不自生成之而不自成也是無能之能而非

有能之能也知此可以論大能矣書曰如有一介臣斷之獨

無他技其心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之夫惟其

無技也故凡有技者惟我若彼以其技而吾亦以其技則

我與彼同物於物而曾不能以相高其能裁品長短而運用

之機故用技者之不可有技也非禁其有也亦不容有也昔

者考社之佐唐也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

杜遜其直英衛善用兵而房杜濟以文夫自近觀之房杜其

亦無能矣君定亂而我著功人善諫而我著直人善用

兵而我不能武是數者皆無有也而公孫龍之何賢乎

其不專而兼不偏而全得休故也

之文孰與經之使房杜自行其直則王魏之直必不能

下也惟其自歎於無能故能自泯於無迹所謂輔相彌縫

諸用使斯人田而不知乃其房杜之大者歟

激俗論 方估

不有以起天下之懦無以絕天下之偷不有以致天下之愧

無以杜天下之姦天下之俗天下之人為之也而風俗成壞

則必有為之先者矣非為之先者能成壞天下之風俗也天

下之人固視夫斯人者而為趨向也天下之人舉不為而斯

人獨先為之則舉天下皆觀夫斯人斯人者獨奮而上之人

莫之沮也則天下爭先效之矣是故斯人者天下之鋒也天

下之鋒易以銳亦易以折天下之人其剛毅不屈直道自守

雖死而不回者天下固知其少也天下而有則人也則天下

之觀必有在矣是以明主因其獨為者而為容之以儆天下

之觀以厲天下之鋒而不敢輕折天下之銳何者懼其一折

而不振也昔者漢武之世汲黯以直道倡於朝矣而黯以此

被疎元帝之世蕭望之又嘗以直道倡於朝矣而望之竟以

此遇禍成帝之世王章又嘗以直道倡於朝矣而章竟卒不

免此三人者皆天下之鋒也而當時之君不能優容之以信

天下之氣而遂折其鋒天下之鋒一折於武帝而恭倭之風

起矣再折於元帝而恭倭之風成矣三折於成帝而恭倭之

風極矣故漢之風俗始壞於武帝大壞於元成風俗大壞而

漢遂以亡非有能亡之也漢自亡也天下之人其剛者不

一而懦者常十九是懦者常多也有一人焉立於羣懦之中

而卓然有以自奮此羣懦者之所望觀也天下方望觀於斯

人而斯人者不旋踵而遂去則天下之觀沮矣天下之觀沮

則天下之氣索天下之氣索則不懦者將折而入於懦而懦者愈懦矣天下之士習於偷懦而不羞則安於為奴而不恥平君不敢一犯人主之怒而有急則臨大事而不敢爭此張為孔光之流所以誤人之國而獨全其身者也嗚呼悲夫天下之士豈無其身而誤人之國邪上之人逆折其鋒而勸以激之也是故明主以名驅人而以義激之使之震厲一自投於庸人而不肯為苟容之行然後天下之懦風始而回之矣天下之人惟其樂於名而勇於義也是故名可而趨而義可以作而起也否則惟利之趨而已今世議論以好名而答天下之士士之慷慨勁正好議論者則以好名而詆之不目之以許則斥之以狂而士之立志不聖中無所守者每有所為復以近名而自沮嗚呼近名者不取而惟近利者乃可邪百今天下惟兩途耳不入於名則趨於利利非益近名之尤者也盜跖不好名之極者也以近名者之為非則伯夷者曾盜跖之不若耶為天下者得伯夷而用之不若盜跖之可委任邪則以名驅人而以義激之愚未見其可服於今也

治體論

陳謙

為大者不屑於其細而事之非甚迫者君子不枉已以從之也今天下千金之家必不肯為負販之所為詩書之徒雖其甚貧終不敢先世之圖報何者所傷者大也夫位者敬之規也名者榮之也揭二者而制于上魏焉而尊雖焉而公主之望用閑焉而不露是以無所於競而無所於爭如操其柄而用

文淵閣選卷百廿四 四十九

文淵閣選卷百廿四 五十一

之觀焉與民相貸於常務其勢之輕也則誰不欲如土所為欲而不得則不肖之心誰憚而不發嗚呼計天下者豈不顧區區之小利而深防乎廉隅之際者以此昔晁錯之為漢廷民入粟以授爵免罪夫上之獲利以佐國也下之刑也一舉而二利從至便也而識者每不可曰長也儒之論大抵迂闊而不切時變然使稍知體者其弊則寧不食而死無寧實貧然以自斃也今天下之養盛醞醴之設白晝大都之中列娼優且醜而耀市人而招之曰吾酣爾吾色爾此甚可愧也負乘者聖人所戒今又誘為鬪巷之子僧賈商俠輕剽以逐什一之利輩流所不齒國家捐告身而委之曰吾官爾吾祿爾此甚可惜也

民論

陳傅良

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而無可畏之形者難見也易者亦易應難見者必難支故明智之君不畏大方張之敵

國而深其夫未見其時之民也民之播遷於國

其變之隆者其禍大而患在於內者必不可以復為也古

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人君狃於民之不足畏

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嗟夫民而至於見其可畏其

亦無及也夫秦之先蓋七國也自孝公至於莊襄並耕力戰

吞食諸侯之境歷七世而并於始皇之手吁亦艱矣始皇唯

知天下之難分而其患在一國也故歷其社稷裂其土地而

守置之以絕內爭之釁中國不足慮而所以為吾憂者猶有

四夷也於是郡桂林城積石頭擊有邊而卻匈奴於千里之

外始皇之心自以天下舉無可虞足以安意肆志拱視於岫

函之上而海內晏然者萬葉矣而不知夫天下之大可畏者

伏於大澤之卒隱於鉅鹿之盜而其睥睨視者已滿於山

之西江之東也一呼而起抵詩雲合雖即有之師建號

而下而全關之地已稅駕於灞上之劉季矣嗚呼秦以七

而亡六國而六國之民以劉季而亡秦之民才當民

之弱天下員可畏者幾在平人君不得已而用其民以

事於敵國可不懼哉

國朝

六經論

宋應

六經皆心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六經

所以筆吾心之理者是故說天莫辯乎易由吾心即太極

也說事莫辯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辯乎詩由吾心

統性情也說理莫辯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辯乎

禮由吾心有天序也導民莫過乎樂由吾心脩人行也人無

二心六經無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經有是言心譬則形而經

譬則影也無是形則無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較

然矣乎然而聖人一心皆理也眾人理雖本具而欲則害之蓋

有不得全其正者故聖人度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

人之溫柔敦厚則有待於詩之教焉疏通知達則有待於書之

教焉廣博易良則有待於禮之教焉潔靜精微則有待於易之

教焉恭儉莊敬則有待於春秋之教焉屬辭比事則有待於春秋

之教焉然雖有是六者之不同無非教之以復其本心之正也

嗚呼聖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則衆事無不正猶將百萬

之卒在於一帥帥正則靡不從令不正則奔潰角逐無所不治

矣尚何望其能却敵哉大哉心乎正則衆事無不正可不慎也

秦漢以來心學不傳往者馳驚於外不知六經實本於吾之

心所以高者涉於虛遠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不辭上下相

習如出一轍可勝嘆哉然此亦皆儒之說也下涉於名數

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洪範仲舒流於災異

世豈復有春秋樂圖亡失至於心之說者乎嗚呼世

又豈復有全體大用無微不至心之說者乎嗚呼世

國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學者脫略傳註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解皆使與心相涵治焉。則其難入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既焉則經與心一。不知心之為經。經之為心也何也。六經者所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周孔之所以聖。顏曾之所以賢。初豈能加其素於心哉。不過能盡之而已。今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而卒不及古人者。無他。以心與經如水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圖。不過割裂文義以資進取之計。然固不知經之為何物也。經而至此。可不謂之一厄矣乎。雖然。經有顯晦。心無古今。天下豈無家傳之士。以心感心於千載之上者哉。

四子論

四子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也。論語孔子及門人問答之微。而記子曾子有子之門人。大學亦孔氏遺書。其經一章。孔子之言。而曾子所註傳十章。則曾子之言。而門人之言。中庸三十三章。子思之所作。孟子所著。或曰其門人之所述也。論語先漢時已行。蕭望之張禹皆以傳授。而諸儒多為之註。大學中庸二篇。在小戴記中註之者。鄭玄也。孟子初列於諸子。及趙岐註之後。遂顯矣。爰自近世大儒。河南程子始尊信大學。中庸而表章之。論語孟子亦各有論說。至新安朱子始合四書。謂之四子。論語孟子則為之註。大學中庸則為之章句。或問曰。朱子之說行。而傳註盡廢矣。於是四子者。與六經皆並行。而教學之序。莫先焉。而先儒之說。以訓治六經者。必先通乎四書。四書通則六經可不治而通也。至於六經四書。所以相通之類。則未有明。者以余論之。古易必自中庸始。治書必自大學始。治詩及禮樂必自

論語始。是。陽之經推性命之。必本之於。極太極即說也。自言性命終言天道。人道必推於

至誠。故曰治易。必於中庸也。書以紀政事之實。載國家天下之故。然必先之以德。峻德一德三德是也。而大學自修身以至治國平天下。亦本原於明德。故曰治書必始於大學也。春秋以貴王賤霸。誅亂討賊。其要則在乎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而孟子尊王道卑霸略。闢異端。距邪說。其與時君言。必先義而後利。故曰治春秋必始於孟子也。詩以道性情。而論語之言。詩有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可以興。可以群。可以怨。禮以謹節。文而論語之言。禮。自鄉黨以至於朝廷。莫不具焉。樂以象功德。而論語之言。樂。自韶舞以及於絃歌。莫不具焉。故曰治詩及禮樂必始於論語也。此

四子六經通之類然也。雖然。總而論之。四子本一理也。六

經亦一理也。漢儒有言論語者。五經之管轄。六藝之統緒。孟子之書。則而象之。嗟乎。豈獨論語孟子為然乎。故自陰陽性命道德之精微。至于人倫日用。國家天下之所當然。以至乎名物度數之詳。四子六經。皆同一理也。統宗會元。而要之于至當之歸。存乎人焉爾。

拙拙論

張徹

客有問予曰。世間之拙。無如某者。耕而不有穫。學而無所成。志欲有為。而謀不遂。言有言而辭不達。訓子。長不記其甲乙。與賓客。酒坐久。或忘其。而思欲云云。晨起而不知所談也。對客而投飯。食既而合已灰也。視世之人。磊落軒天地。叱咤生風雲。意滿氣驕。無往不

得而其獨泊然自守欲與之論列而內覺有慚也此三十年前事矣故嘗以拙自號日夕磨淬思欲去夫拙以求合乎中人以上之歸今又十年聰明日退學問荒落自為千慮不如前遠其直恐終身負此拙而不得脫免故又以拙拙自號猶欲內有所警外有少改庶幾不至於甚拙也然有知其拙者咸以拙拙翁見呼某亦不能止之竊惟天之生物均氣同體胡使其之拙拙如是胡使彼之惺惺如是哉子聰且明達天人之理敢問予曰子知飢食而渴飲夏葛而冬裘獲地而戴天冠上而履下是皆與賢達等爾未得為真拙子知耕學訓子孫待賓客有志而思憤終亦未得為拙之又拙雖視彼之磊落叱咤而得意者固似乎大巧然焦勞其志慮思愁其心腸寢不暇安食不遑飽子之自幼至老無憂而有樂卒能保其以至於沒商謂之拙拙何如彼何預於天哉且天之於人以理賦之而已何嘗使其巧與拙也使天授地求其人之拙者巧之則天之威得無繫乎天何言哉子休問客曰命之矣遂恭默不言客為誰界江蔡其姓惟禮其字也子即金田張微字玉瑩時為吏部尚書即

養生論

梁寅

人之生也參天地而為三其身亦一天地而小者也天地之大而不能不終也則人之賦形天地之間者其必有終亦宜矣然其生也既異於物則亦久於物者也故人之壽至於百歲其大限然也善養生者或過乎百歲其不善養生者皆自促其生也善養之矣而亦或早終則其生氣之受有不及者也而謂人之為仙其壽可數百千歲者吾既未之見則固未之

信也夫夫之生物者其性也其燭而為日月為列宿曜而風雨而雨露凝而為雲霞為霜電燄而為雷電而為雲霧其皆其情也人之得天之生理者其性也其適意而喜不適意而怒中不忍而哀中無主而懼見所美而愛見不美而惡求其所厭而欲是亦其情也夫情也者貴合於中而不可以過天之性也則為水旱饑饉疫癘凶札斯天之失其常者矣人之情過則為滯邪放恣暴虐皆謬斯亦人之失其常者矣聖人者天下之主也故純德以合天而天道以順君子者或未能善天下而能善其身故脩德以俟天而吾身以安服人者不能善其身而縱於欲慆天德而促其生世之善養生者大槩先於治七情舍夫七情而復有神秘之術者吾不知也聖賢之學所以修其身者亦莫先於治七情是聖賢之學即養生之術也或曰山澤之士屏華遺紛居閑處寂寞勞慮優游無為得以治夫七情而全其天性固為善矣其出而事君理民者將欲勵其忠貞樹其勲名則擾而非靜勞而非逸或至於耗其精而竭其神則生矣以養曰所謂養生者唯視其富為者為之爾固非悖乎天以私其身也何能循乎中適乎義雖不幸而隕其軀其天也亦壽也不循乎中不適乎義雖幸而全其軀其壽也亦夭也故治夫七情者為養生之異之情既治可以養德可以養智可以養生養德而身修養智而官理養生而壽固舉一舉而三得者也故凡有官守者知吾身之疾唯在於多欲必屏其欲以源其疾則夫三德二行者其六脈之和也稽經史務學問諸方之良也古之賢者以病則不賢以為監五藥之旨也至於車馬聲色服飾施

其可羨可嗜者皆物之毒者也固宜一切忌之矣吾身之
既廖然於喜怒哀樂憂患一循夫理而不至於過中焉是
於疾去之後慎而又慎日養之以梁肉而助乎吾身之元氣
也如是則上能佐身以求享天祿下能導民以躋于仁壽而
已亦移福考終矣孰謂養生之術非達者之宜乎聖賢之學
所以可貴者此也

重學校論

梁潛

不素養小而欲得賢譬猶不耕而特獲不琢而求文不可得
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養民莫先於養賢養賢莫大
乎教化教化與賢士同一消長賢士與治道同一倚伏教道
明則賢士衆賢士衆則治道得故有意於治道者必重夫學
校焉論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孟子曰飽食煖衣逸

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之教民未始不有以教之者三

六

代治道之隆係乎人材之盛人材之盛係乎教化之本原素
立也漢高之興東征西伐未及校而過魯一祀有取其光
唐太宗削平僭偽大召名儒累幸太學是二君者皆曠世之
英主也方其偃武之餘不暇他及而切切然知尊聖人重禮
教者豈有他哉誠以天下之治有待於賢士故浚其源以求
其源溯其根以俟其實也向使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得三代
之真儒如孟軻氏者居中國而授之室養弟子以萬鍾之祿
上則人君師之而不臣下則公卿大夫躬率先之受教以周
孔之道而易耆老之言以脩齊之術而去詞章之陋以誠意
正心之要而黜其好大喜功之心則唐虞之治又何以過之
哉雖然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

下若夫審科第之多寡以驗教化之能否視文詞之優劣以
定祿位之上下則於性命道德之原必不講矣以華藻為高
致以質料各因其材為治如成周為教如孔子亦云可矣今
欲使能者皆銓實者皆文則是將求勝於三代求過於孔子
矣吾未見其能然也宋子之說不得行於當時而積習之弊
曾未改於往日故愚見以為宜於當今而垂之永久者其若
漸改隋氏之陋稍復成周之制以三物之教而為四科之設
豈不為一代之盛典哉若夫擇師道之賢盡重勸之勤則又
在夫上之人焉有二程之教而後有二程之學者有安定之
教而後有安定之門人倘日可以行之風俗教化或者其有
補云

三傑論

花倫

傑之名起於誰乎三代之世不聞也六經之文無有也愚讀
太史公書未嘗不廢書嘆曰天下豪傑之士豈嘗無於特不
遇其君無以成其名耳漢三傑以豪傑之才事有為之君成
莫大之績得以傑名宜哉夫張良逋逃之亡客韓信淮陰之
餓夫蕭何一沛縣之小吏爾當其困窮未遇人視之將庸人
不若誰呼之為傑於及至攀龍附鳳翼遇隆準之君譬之
騏驎脫監車而疾馳乎通都廣道之中於是向之奔走亡命
者今則徑容談笑乎帷幄而決勝於千里矣向之辱於膝下
者今則將雜虎之師帥百萬之衆而戰勝攻取矣以至向之
服勞刀筆以苟求衣食者一旦者今則守關河之固以鎮撫
百姓而遠給餉餽不絕矣抑三子豈能自效其功如此哉良
由高帝用之爾矧高帝不惟善用其才又且不沒其善故於

群臣應對之辭而發三言不如之語故嘗謂用三子之才
取天下者高帝也成三子之名以垂萬世者亦高帝也非三
傑無以辦高帝之事非高帝何以成三傑之名哉說者或謂
高帝能用張良而不能盡其術能用韓信而不能全其身以
為盛德之流然考之當時若范增者亦可謂豪傑之士見畏
於漢高而後世不以傑稱之亦以事非其君而不能成功故
爾使當時范增能事漢其功名必與三子等矣然則三傑較之
范增所澤已多遠可以小疵而輕議高帝勢雖然三傑名同
一稱也事同一君也然韓信不免於未央之誅蕭何不免於
下獄之辱又豈若高蹈遠引託足赤松子遊者哉噫雖成豪
傑之事功而有儒者之氣象君子獨有取於子房云

大一統論

吳博

大明一統六合同春正貞元會合

聖作物觀之時感雲龍風虎於一機乘玉帛衣冠於萬國
皇風清穆治教休明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況我
聖天子嗣大歷服之初體天地以為心法堯舜以為治際天
所覆極地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其一統之盛為何如
耶雖然豈惟今日為然也思昔唐虞之世東漸西被聲教迄
于四海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時月由是而悅律度由是而
同其一統之盛又何如耶抑豈惟唐虞為然哉若塗山之玉
帛萬國東都之會同有繹其治化雖不足以擬無為之盛而
天下之一統猶自若也奈何秦離增憂宛柳興嘆能安則而
君道廢祝融射而臣道乖獻舞歸而夷狄橫周之政教流今
不行於天下久矣吾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而下

卷百十四

八

卷百十四

九

微彰剛柔之際皆有以而之則何以復加哉聖人之道
於是而已也且以孔子之賢而未能足以及之則豈非道之
乎聖人之學至於此則其視天下之理皆致乎一矣天下之
理皆致乎一則莫能以成其心也故孔子取損之辭以明致
一之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夫危以動
懼以語者豈有它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
舉易之辭以戒曰立心勿恒凶勿恒者蓋不一也嗚呼語道
之序則先精義而後崇德及喻人以脩之道則先崇德而
後精義蓋道之序則自精而至粗學之道則自粗而至精
此不易之理也夫不能精天下之義則不能入神矣不能入
神則天下之義亦不可得而精也猶之人身之於崇德也身
不安則不能崇德矣不能崇德則身豈能安乎凡此宜若一

事一無可繼而公羊子奚容一梓之贊我吁

文武並用論

盧伯可

蓋聞有天下者固宜用乎文而亦不可不用夫武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何以言之當夫天造草昧之初群雄角逐之際非武則無以威敵迨夫天下清明之日四海寧謐之時非文則無以附衆蓋衆非文則衆不離以自集而敵非武則敵不能以自服文則可以守成不可以進取武則可以進取不可以守成則文武可以並用而不可以偏廢也是故大舜聖人也雖曰舞干羽于兩階詭敷文德而苗民逆命猶且有征伐之武矣此非大舜文武之並用乎武王亦聖人也雖曰載戰于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而燮伐大商亦且有牧野之武矣又非武王文武之並用乎誠以有天下者固不可以不用夫

文武並用論

上

文而尤不可不用夫武也然用武也豈窮兵黷武之武哉必神武不殺仁義之武也其用文也豈百家衆技之文哉必經天緯地詩書六藝之文也獨不觀乎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者皆由乃武乃文之所致也燕及皇天克昌厥後宣指維人者皆由文武維后之所基也是則文武之道古先哲王所以戡定禍亂附衆安民並用之於前矣況今日其不可以文武而並用哉善乎唐太宗之言曰用孔孟仁義之道以治天下譬猶魚之有水鳥之有翼也而愚亦謂用文武之道以治天下亦猶太宗之於仁義者也方今

聖人在上繼天緯地之文秉神武不殺之武故其用於文者皆如卷阿詩之吉士用於武者皆如吉甫萬邦之為憲此其所以致萬國咸寧成雍熙太平之治一本於文武並用

之功也豈不比隆於唐虞三代於愚也何幸身親見之

四代禮樂論

林講

嘗謂聖人取先王之大經於不偏並百王之大法於不易何也蓋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然以時異世殊故或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或有宜於今而不宜於後世者聖人於是安得而不取先王之大經大法於不偏不易乎請因是而論之有天正有地正有人正若以天為人正則生民之功未著以地為人正則政歲之義不明聖人特取於夏之時者為其時之正而令之善也有木輅有金輅有玉輅但以木為之則過朴而無章以金玉飾之則過侈而易敗聖人獨取於殷之輅者為其朴素渾堅而等威以辨也若夫冠冕之儀已肇於黃帝之時律呂之聲已昉於伶倫之製冠雖肇於黃帝之時

四代禮樂論

上

而聖人所以取於周之冕者蓋以其華而不為靡費而不又奢也樂雖昉於伶倫之作而聖人所以取於韶之舞者蓋以其聲音大備而盡善盡美也大於四代之禮樂乎真百王不易之大法乎聖人斟酌之之久一旦顓子發為邦之問聖人焉得而不樂道而為之告乎奈之何孔顏終不見用於世而徒托之空言耳雖然禮樂豈易與哉厥後劉漢之盛賈生有興禮樂之志而文帝不從漢之隆乎綿綿之習房中之制漢之禮樂果足為之法乎李唐之際太宗有興禮樂之問而房杜惶汗無對肩子開元之撰述九德之歌舞唐之禮樂又果足為之法乎噫嘻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洪惟我聖朝有興禮樂之明君有贊禮樂之賢臣又值有可為禮樂之日此其所以

人心而歸諸禮陶人心而歸諸樂以致和氣協於神祇存
而戴記所謂禮樂明倫天地官矣正在今日殆見薄漢唐
而下風然則今之禮樂與四代之禮樂當並駕而齊驅矣愚
何幸身親見之

聖人百世之師論

張慶

以制行之獨而派風之遠非聖人不能也蓋聖人之所以為
聖人者以其制行之異乎人也惟其制行各極其至則其風
化所及而足以師法後世者又豈不極其遠哉孟子曰聖人
百世之師伯夷下惠是也意蓋如此今夫聖人氣質清明
義理昭著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故能全
盡天理而德各造其極焉是故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
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此伯夷之所以為聖

也

十一

也下惠行君不事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進供而不怠
窮而不憚此柳下惠之所以為聖也彼其不立特與人
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之傲去之若鶩然
其制行清之至者而孔子曰伯夷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又
其清而有節者焉彼其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
爾為能免我執固其制行和之至者而孟子曰柳下惠不以
三公易其介此又其和而有節者焉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
和而非聖人之和二子之制行各造其極如此故伯夷往
德之及於後世則不與之俱往下惠遠矣而其風之聞於人
者則不與之俱遠百世之下風聲之所漸被軌範之所由出
素鄙膏者有以廣其寬弘之量素澹薄者有以習乎敦厚之
風頑嚚弗率者皆知廉介而自持柔懦退縮者皆知強毅而

有立則其遺澤之所及風流之所被也

人心矣雖然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

之德各極於一偏故孟子獨以風言而曰聖人百世

此也若夫孔子聖之時者也所謂金聲玉振而集大成

故其為道中正而無偏而為萬世之所宗師也又豈二子

所可擬哉是則二子者由其蔽於始所以關於終而孔子

知之至而行之盡也二子則如春秋冬夏之各一其時孔

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大哉聖人之聖乎

夫子賢於堯舜論

蘭諸

天之生聖人其有意乎其無意乎以為有意也而使夫子生
于周末王綱解紐之時而不得以行其道以為無意也而使
堯舜生于唐虞文明極盛之際而得以致其治果何故哉蓋

堯舜達而在上之聖人也夫子窮而在下之聖人也惟其時

而在上也不得不以其道而見諸勳業以濟當時惟其時而

下也不得不以其道而見諸勳業以濟當時惟其時而

者為有限事功垂於後世者為無窮故求聖人之所以為聖

人則夫子之與堯舜固無以異求聖人之所以有功於當時

有功於後世則堯舜之與夫子為有不同焉

文思之德居夫至尊之位成功巍然文章煥然為萬世而不

可及舜以重華協帝之德復夫九五之尊無為而治庶績咸

熙亘古今而無以加吾夫子當周微既東之日正世道合

之時周流列國徒聞其政未若堯舜之澤被於生民也而曰夫子賢於

堯舜罕予何以有是言也蓋以夫子有德無位居於洙

之間講道於杏壇之上折衷群聖德集大成刪詩書而定樂足以師表於百王贊周易而脩春秋足以垂憲於萬世堯舜之德美矣然止施於一時其所以使往古聖人之道已絕而復續後世賴之以不泯者其誰之力歟堯舜之功盛矣然止見於一世其所以使三綱五常之道已晦而復明後世賴之以不數者其誰之功歟向使夫子得位而行道則溫良恭儉讓之德容見於季衣拱手之際緩來動和之妙著於萬國咸寧之盛是亦堯舜而已矣後世又安知有堯舜之名哉不知有堯舜之名又安知有堯舜之治哉是則天之所以屈夫子者正所以伸堯舜之道於無窮也天之所以賤夫子者正所以明堯舜之道於悠久也堯舜得天於一時夫子得天於萬世謂之賢於堯舜豈不信然

孟子功不在禹下論

王越

論曰孟子之功其果在禹下乎其果不在禹下乎蓋以為不在禹下也而未嘗得行道於當時以為在禹下也而足以正人心於萬世此善論孟子者不以得行道為功而以正人心為功則功不在禹下也可見矣請申論之虞賓師之位而有泰山巖之氣象者孟子也承堯舜之統而無罅隙之可議者大禹也大禹有功於前孟子有功於後而孟子功不在禹下之言宜無待於辨矣彼乃有人曰禹達而在上孟子窮而在下孟子之功誠在於禹下矣是何不下於禹哉此蓋以立之窮達論孟子非真知孟子者也彼復有人曰禹居上世而天下乃治孟子當戰國而爭雄不已孟子之功實居於禹下矣豈何不下於禹哉此蓋以世之治亂論孟子非真論孟子

孟子功不在禹下論

王越

孟子功不在禹下論

王越

堯舜為天下得人論

吳啓

也孟子豈可以窮達言治亂論邪特以其時之不偶也時之不偶亦孟子之不偶也孟子之不偶實當時之偶也使孟子生於戰國之前則揚墨執與距乎揚墨弗距則天下不復知有仁義矣使孟子生於戰國之後則人心孰與正乎人心弗正則天下不復知有正道矣此天生孟子於戰國之時亦將有功於當時也是以性善之說足以為萬古不易之定論養氣之說足以擴前聖未發之蘊奧正異端息邪說若誅夷之斧鉞距彼行放誼霸若中流之砥柱故地平天成萬世未賴人皆知禹之功大也而不知天理既晦而復明者伊誰之功歟隨山濬川疏通九河人皆知禹之功大也而不知民彝既墜而復振者伊誰之力歟況禹之平水土惟恐陷溺其人之身孟子之聞邪說惟恐陷溺其人之身溺其身者身雖死而天理猶在溺其心者身雖存而天理已滅是知拯人之身者其功固不小正人之心者其功亦甚大由是論之則孟子功不在禹下之論瞭然矣雖然論孟子非小其禹之功也言禹非大其孟子之功也舉大禹則孟子之功以明言孟子則大禹之功益顯大哉孟子之功乎誠所以正人心而不下於大禹者乎竊嘗疑之孟子者得孔子所傳之道而孔子亦窮而在下者也孟子之功既不在禹下孔子何無功焉噫有是哉觀之宰予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是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則知孔子之功非特不在堯舜之下而反有過於堯舜矣以是推之先儒孟子功不在禹下之言豈欺我哉

舉天下事一無所憂者聖人所不為舉天下事無一不憂者

是乎可少釋矣易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孔子曰

用奇者也。大纒無聲。大義無味。大王不瑋。大才固不言也。使何奇。孰與酈生。使何計。奇孰與陳平。使何攻城略地。以馳

馬公石問一奇狗耳...
籍取不奇也以湯武之事諫漢高俾忍小忿以養大勇謀不
奇也守關中而轉漕給軍能不奇也凡所為皆人能為之固
之所謂不奇似切論矣然吾聞之奇者奇之小不奇者奇
之大吾謂何之不奇有大奇者存焉相之奇無大於薦賢何
謂高帝曰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夫不曰用賢
養氏而曰養民致賢一奇也奇韓信而薦為大將軍以定漢
天下舉重負大相而忘平日之隙二奇也推而計之則治未
央宮以繫高帝東歸之心以儉為家而不貽子孫憂坐鎮國
家平撫百姓其深慮遠慮出人千百數等何之奇至是大矣
固徒知何擅功名冠群后聲施後世慶派苗裔直知本於此
乎雖然奇者拙之基天下之理有奇必有拙拙者之奇奇之

文選卷百廿四 十八

過而拙者也脫非王衛尉解之其去淮陰之事不能以疑故
夫知何之所以奇吾得之春秋單伯逆王姬知何之所以拙
吾得之周詩仲山甫

聖賢以理御氣論

包瑜

字希賢浙江嘉善人由

物莫不有所用也在所以御之者何如耳有以御之則雖為
吾之累者皆為吾之用無以御之則雖吾之所資者皆為吾
之仇矣氣也者吾身之所用者也衆人有是氣而不知有以
御之而理反為氣之所汨聖賢有是氣而能有以御之則氣
皆為吾之所使聖賢以理御氣此所以得其善御之之術也
歟蓋嘗因是而觀夫天下之物美華車百乘任服於長途峻
坂之間苟不有以御之則擊轡折軸輦車由是而顛仆矣然其
所以範馳驅而不失其正者有綏以御之也戎馬千足馳驅

世亂庶幾已君子如怒亂庶幾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
哉時乎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
人貴寬因其優賤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晁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
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
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仁人君子憂傑之士為能出
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骨月之間而苟
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
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
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
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為

文選卷百廿四 十九

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
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
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月衝
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
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憂豈足怪哉錯
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
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誰
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已安
已為難首擇其主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
憤然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表盤錯亦未免於禍何者
已欲居守而使八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
道其議是以安無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父錯以身任其

名曰夜卒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忌而不自益可得而問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而自全之計使能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自恃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秦始皇本末論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殺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瑯次子胡亥李斯蒙殺趙高從道病使蒙毅殺蒙恬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皆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而蒙恬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遺蒙毅殺高斯得成其謀始之禍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而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防亂恃其無敵亂之道且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大臣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書契以來漢呂強後唐張永業二人就捕其豈可望一二於千萬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成靈唐肅宗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沉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策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高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忠矣

矣矣陳勝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士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孰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為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矣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窮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豈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鞅立信於徒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无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漢武始也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太子之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灰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王者不治夷狄論

也追惟其本則報之仰慕其德則祭之有功於民則祀之惟
求盡此心之誠而已夫豈有他故哉曰然則子獨不事神乎
曰予何為不事第予之所事者司馬公所謂心神也非泰非
穆而明德之惟新非腥非羶而道腴之味厚為一善也則心
廣體胖優游暇豫神已降之福矣夫一善也則心常戚惴
慄危懼神已奮其怒矣是以上帝臨汝无貳尔心湛天君之
恭然不敢有一毫之慢母曰不顯莫予云觀儼神明於不測
不敢有一息之違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是以處下位而
不憂居困厄而自亨是皆所事之得其正者之明效也大哉
心乎弘於天地靈於鬼神吉凶禍福皆出於其間矣尚何外
求而從淫巫瞽史之說乎問者唯唯而退因葺是語作無鬼
論

孔子聖之時論

東魯聖人吾道宗主其所以集群聖之大成而不可及者亦
惟其道之無可不可而適當其可而已夫德至於聖固不可
及也聖至於時尤不可及也自非道全德備得乎中而不偏
者其何以無可不可而皆適其可哉無可不可而皆適其可
此吾夫子之聖所以為時而獨集群聖之大成也孟子曰孔
子聖之時其可謂善知聖人而善言者歟蓋當論之天有
四時春夏秋冬無非教也然四時之氣各偏其一溫然而和
則為春凄然而清則為秋夏而暑冬而凝其氣各一其
時而不同其用惟天地一元之氣流行於四時之間當溫而
溫當清而清當暑而暑當凝而凝互此所以不偏
一而一以貫之者也聖人之聖何以異是彼其伯夷

以爲然將深責其體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
怒則其禍大矣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
足矣曷待以下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
疾純遠之戎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嘗讀孔子世之說言語文章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
高論言而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
畔岸而莽然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
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
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
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
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類

淵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
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
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以為不義者
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
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
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
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言為
說而不遜敢為高論而不顧者少其言愚人之所當知人之
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則天下
者子思孟軻也夫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而士如此其
多也其言獨曰人性惡禁紂性也堯舜偽也此其意其
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特甚者耳今

衡鑑論

執天下之法者非至平至明不能盡之法者天下之公也非
平則輕重失均而法不得其正非明則是非淆亂而情不得
其真平而且明故法能純乎公而天下無冤民矣此執法之
官其用心理刑之要所以必平如衡明如鑑然後無忝乎所
職而足以膺司命之寄也衡鑑之喻所以為執法者設歟蓋
衡者之權鈞而生分銖較兩此所謂衡而非執法者之衡也
鑑者之方員光能照物此所謂鑑而非執法者之鑑也夫所謂
執法者之衡鑑何也不必黃鐘之較而自平不由江心之鑄
而自明衡鑑之為衡鑑人孰不知而所以為衡鑑者人或未
知也然則衡鑑之所以為衡鑑者其不在於執法者之心乎
執法者之心其所以為衡鑑者如何天下之民情偽不一是
非莫辨何而明之是以惟執法之官其心之平足以為衡之本
是鑑之所以為鑑也其心之明足以為鑑之本是鑑之所以
為鑑也故以是心而理眾刑吾見其執之如衡稱物平施无
錙銖之差忒故於兩造具倫師聽五辭之時而心之衡足以
平之則能體物錙銖審克杌忽上刑適輕則以下服下刑適
重則以上服不啻如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失其功平之
則此其衡之所以能平由乎吾心之平也矢心如鑑光明昭
徹無纖芥之蔽昧故於五辭未孚眾言淆亂之際而心之鑑
足以明之則能辨析疑似如見肝肺浸潤之潛不為之行焉
受之類不為之惑不啻如鑑之照物妍媸畢形而莫逃乎明
見之量此其鑑之所以能明由乎吾心之明也大哉吾心之

乎其為至公至平之本乎至我之公乎其為平明之本
乎由乎明而明又由乎公故曰公則生明明斯平矣衡鑑之
旨求其一言之要豈非又本於一公之所為乎昔者有虞之
時皋陶為士師而惟明克允成周之世蘇公為司寇而式敬
由獄皆能平而明者也方今 朝廷猶虞周之制而執法者
皆皋陶蘇公其選故於臬院相臺大書衡鑑以揭諸楹無非
欲執法者體是以為心也幸又遭逢
天子之明聖恤刑之詔屢下而仁民之訓每諄諄焉誠使
法者咸體是心則天下無冤民而刑措之效復見於今日
愚何幸生際隆平而身被其化乎

者祭侯服者祀侯服者享侯服者貢侯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
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
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厚成而有不至則
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宣不王於是
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
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
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
職來王天子曰子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
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博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
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
荒服者不至

諫監詩

召穆公名虎康公
之後也

卷百廿五

二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
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
吾能弭謗矣召公不取言召公曰是郵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
川川壅而潰傷人多矣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
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
史獻書師箴瞽賦瞽誦諷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
察瞽史教誨瞽是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
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
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
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
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
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諫專利

禹良夫

厲王說榮夷公禹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
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
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
難以是教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
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休惕懼怨之來也故煩曰思
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
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專專利其可乎
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貶
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諫不藉千畝

魏文公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之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
之靈威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正給於是乎在
和協輯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教施純固於是乎
成是故穀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視土陽瘴憤益土氣震發
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
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膏穀
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
其俱動王其祗校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戒戒公卿百吏庶
民司空除壇于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警告有協
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薄濯饗醴及
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饗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
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
發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

大師賁之罪宰天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散大牢班也
之庶人終食是日也饗膳宰官以省風土廩于藉東南鐘
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編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
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
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二
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轉授亦如之民用莫不
動恪恭于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鋤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
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
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竭於
神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脩先
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墮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
民王弗聽

諫立少

仲山父

下卿士食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二也
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今不可不順也今之不行政之不
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天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
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
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
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乃魯人殺懿公
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諫以狄伐鄭

富辰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人即衛鄭公子士洧滑鄭師
師伐滑王使伯服將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鄭不
尚王爵也又怨王之與滑滑也故不睦

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
次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
屏周管蔡鄭霍魯衛毛聃郇雍曹滕畢原鄭郕之昭也邢
晉應韓武之穆也凡將刑茅昨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
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
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
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睦親今天子不慈小忿以棄鄭親
其若之何庸勳親睦睦近而可親德之大者也即龍獲昧與頑
用錫茲之大者也棄德崇亂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
有厲宣之親棄德崇亂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
聽五聲之和為聲首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
為頑口不道中信之言為盟我皆則之四德具矣周之有懿

諫以翟女為后

五

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
折禦侮者莫如親故以相維周召穆公亦云周德既衰於
其若又淪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求志禍王又興之
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頑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
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
者未厭狄固貪櫟王又啓之安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
王又弗聽

諫以翟女為后

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
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禍由之利外則取禍今主外利
矣其無乃階禍乎昔齊魯之國也由大任杞魯之國也由
中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比能為利親者也昔鄭之

由仲任密頒由伯姑節由叔姁聃由鄭姬息由陳嬀節由曼羅由季姬庸由荆嬌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重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逞上求不既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對親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相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者能有濟也王不忍死之

諫壅川

太子晉

靈王三十二年穀洛闕將發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數不防川不實澤夫山土之聚也數物之歸也川氣之道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波塘汚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他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

二景此道也虞子湛樂溺失其身欲獲防百川隨高墜岸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密伯繇播其德心賴遂共工之過志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劑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下疏川導滬鍾水豐物封崇九山峽洊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沿越九原宅居九隩會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燿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儀軌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昨以天下賜姓曰姁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昨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繫多寵比王之後唯能獲舉嘉義

文選卷百廿五

以有微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祀鄩猶在申呂雖衰祀猶在唯其有微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微過之亡問之故亡其氏姓昭昭不掩繼後無主堯舜雖國夫亡者豈繫無寵皆其失之後也唯不神天地之度不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遺至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問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歸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明昭融命姓授氏而附之以今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繇之敗焉今吾執政母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母乃不可乎

諫鑄大鐵

單穆公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曰不可古者天災降及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王用將有所乏之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急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爲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則何以出令今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餘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之愷悌君子干禄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

全宋文卷百廿五

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園囿林麓散亡最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衰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至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火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急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重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諫寵州吁 石碏 衛大夫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嬀嬀爲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者有濟決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極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

猶未也階之爲禍夫麗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眇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逼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將禁之不可相公立乃老

諫觀魚

臧僖伯 公子堅也 莊公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若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執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執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畜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

全宋文卷百廿五

九

角毛之齒不登於俎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諫一事官司之守非若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信伯辨疾不獲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也

諫射魚

臧哀伯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殤公召莊公子而立之以親鄰以却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以明德象德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繁昭其儉也衮冕黼裳帶裳幅舄衡紱紕紕昭其度也

藻率鞞鞞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昭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令滅德立違，而實其賂。罷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都邑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維，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罷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諫假道

官之奇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曰：「虢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之謂甚，其可再乎？諸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乎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為偏乎？親以寵桓莊，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親。』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暨物。』」

神則降之，依將往德矣。若晉取虞，明德將薦馨，許晉使官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然矣。」

諫卑邪

臧文仲

名臧文仲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未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然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邾豈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曹，縣諸魚門。」

諫誅祝史

晏平仲

名晏平仲

齊侯疥遂痼，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欬言於公曰：「吾事鬼神，曾先君有疾，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視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直誅於祝固，史器以辭，實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之盟，聞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魯國，無私其祝史。』」

祭祀陳信，不悞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謂是以詔諸主。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三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裔，諸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神，其通過禍福於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贏，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泆，肆行無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譴，不憚鬼神，怨民痛無恤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盡失數，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其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

林之木爲鹿守之澤之雉蒲舟敏守之藪之薪蒸虞候
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備介之關塞
不遠內寵之妾婦子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
給則應民人苦而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
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官能勝億兆人之詛若
若欲誅於祝史情德而後可公說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
歛已責

諫吳王許越成 伍子胥 名負楚人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雋季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
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
曰不可臣聞之柯德其如瀝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伯嚭

以伐斟鄩滅夏后桀子振也自爲歸子有仇生少子
焉爲仍牧正其能戒之使桀求之逃奔有子少子
以除其害虞見其是事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畝布
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遺撫其官職使女之諫
使季抒誘擄遂滅國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
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特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勝
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其國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
弗取將又存之連天而後謀後雖悔之下可食已耶之哀
也日可俟也介在重夷而長怨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
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
沼乎

諫伐齊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
害唯子胥懼曰是豈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
同而有欲於我夫其乘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
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深矣使醫除疾
而曰必遺類焉者求之有也蓋庚之詰曰其有顛越不共則
劉珍無清有無仲易種子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
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
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錢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槨可材也吳
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蓋必毀天之道也

諫靈王 白公子張 楚大夫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
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只余左執鬼中右

執殤官凡百歲諫者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
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任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
河祖唐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鄉士處之曰王言以出令也
若不言是無所冀今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
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衆四方之賢聖得
傳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嫺若濟
川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
眩厥疾不瘳若跪不視厥是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
敬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求之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
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
道忘故使朝夕規諫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
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諫者皆非嗣也還於

諸疾不敢深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譏與人
以自詰也是以其人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讎由以
諸侯至于今為令君相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今君而欲自
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民弗信臣懼民
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罪也王病之
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怒實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
故言不然巴浦之犀辟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璣也遂
趨而退歸柱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諫魏王 信陵君 魏公子無忌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
秦與我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
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

六國通書卷百廿五 二十四

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
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
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意臣甚惑之而王不
識則不明者甚矣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
內有大亂外交疆秦魏之兵主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
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疆秦之親王以為
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與
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
黨而攻疆趙是復得關中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
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交是知伯之禍也秦又
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其阨之塞所行甚遠
攻其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左紫左陵與楚亡

六國通書卷百廿五 二十五

決於陳郊秦又不敢自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
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子邪
城宛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攻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
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
誅之久矣秦兼陽昆陽與舞陽鄭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
而亡之統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
不愛安陵氏可也夫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
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關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
以至于秦秦七攻魏五入園中湯城盡拔文堂隨垂都焚林
木伐栗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
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
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揭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
秦地無河山而關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
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變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
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為行願及楚
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
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使受楚趙之約趙拔韓之
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
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疆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
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審使道安成出入賦
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夫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
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和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
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
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之朝而為臣不久矣

諫晉侯

君崩

晉荀息如齊迎女還六月辛未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而樂膳宰屠廟趙入請佐公使尊而飲工曰女也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外謂之疾日君徹宴樂擊人金葉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廢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悞而止秋八月使荀息佐下軍以說焉

漢

諫伐閩越書

淮南王安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墮之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恐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割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帶解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服實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未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望竹之中習於水關便於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

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

取也

塞相去不可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有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越實也且越人愚嚮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豈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聞有數年歲比不登民待哺爵餐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而生不登五年復墮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輜而險阻危殆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夷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蛟蛇猛獸夏月暑熱歐泄霍亂之病相攻焉

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
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
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適入伐材
人有入伐材者誦收捕焚其積聚雖
縣力薄材不難陸戰又無車騎弓弩
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
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
萬所以入之五倍適足輓車奉饗者
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
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
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
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
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

文選卷之五十五 十八

候以爲高越此必委質爲藩臣其
丈二之組撫方外不勞一卒不煩一
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省
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
衆勸食糧之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
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
衆陸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
尉屠睢擊越又使監楊擊粵通者
倍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上
破過發適成以備之當此之時內
還往者莫及皆不聊生亡逃相繼
此老子所謂師之所憂則生之者

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茲邪之作由此
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戰之盛天子也
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
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散微幸以
逆執事之旗行斯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
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數爲圍
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
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資嗣依馮
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
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
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
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

文選卷之五十五 十九

王遣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
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鄣蔽人臣之
任也邊境有警憂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
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諫不受單于朝 楊雄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而
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
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伏五帝所不
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陳其明臣不
未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
西河延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震二十
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請之上石書之臣

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欲匈奴如前廷議
會請以十萬銀橫行匈奴中李布曰曾可斬之矣臣指於
是大臣推書請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卒及孝文時
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
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而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
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徵於便陽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
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
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
餘年於是河西河絕大幕破塞樓蘭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
北封狼居胥山櫛於姑衍以臨瀚海名王貴人以百數自
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而未有稱臣也且夫前世豈
無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報望之北哉以為不

文選卷百廿五 二十一

勞者不久休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饑
之喉運府庫之財填虛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
有素心欲掠焉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
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
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
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天
神明鴻恩博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
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顧制自此之後欲朝者
頭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讎形容魁健資力怙氣
化以善易隸以惡其疆難誅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
破國殲貨伏尸流血破堅拔險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
萬撫綏交接給遺威儀爾如此之備也往時帝大節之

威雖為相之壘探姑繡之壁而湯姐之場又朝鮮之旃
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隔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
間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終以無餘而惟北狄為不然其
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其未易可輕也今
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甘泉陳見於前此迺上山之遺
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之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米厭之
既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固心開將來之隙大歟而隙之使
有恨心負前言綏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然無北而之心
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聽
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惡亦恬與噲不復施棘門細柳
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
不然豈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較擊於外猶小
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國西域制車師置城都護三十六國
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以
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受一臣竊為國
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然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諫獵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焉獲捷言慶勇期賞
臣之愚竊以為人皆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
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騁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與不及
輟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公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為
難矣是胡越起於轍下而羌貊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金
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
時有街聚之變况乎涉崇山騁五刑之虞前有利獸之樂而

無仔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
而有一危之塗以為誤臣論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
而而知者危於無形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
者也故鄙諺曰家系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
願陛下留意幸察

諫除上林苑 東方曼倩名朔拜

臣聞謙遜靜慈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
之以異今陛下累即臺恐其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
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繁屋郭杜乎
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
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
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陵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
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秦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
銀銅鐵豫章珍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民
所足也又有杭稻黎粟桑麻蠶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瑤
食老得人以給家足無飢寒之虞故鄠鵠之間號為土膏
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
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
其不可一也且盛刑棘之林長養麋鹿廣獵兔之苑大
狼之虛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傷今幼弱壞土而思耆老
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垣而圍之騎馳東西車
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計不足以為樂人之樂
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於時非所以福人也
作九市之官而諸使畔

房之殿而天下亂其意臣忘生觸死罪萬
死不勝大願願陳素帛六符以觀天數不可不省

諫昌邑王遊獵

王子陽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
揚兮顧瞻周道中心惻然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者是非
古之車也揚者是風也今者大王幸方輿輿不半日而
馳二百里百姓煩擾耕桑道塗為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
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會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
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虛不伐甘棠棠之詩是也大王不
好書術而樂逸遊鴻式擗街馳騁不出口倦乎叱咤乎苦於
筆墨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
所暴冬則為風寒之所侵薄數以乘脆之王體犯勤勞之
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
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誨在後上諭唐虞之際下及
殷周之盛若仁聖之風晉治國之道斯焉發憤忘食日新
厥德其樂自晨銜璫之間哉休則悅仰屈信以利形進退步
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藏專意積精以通神於以養主豈
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
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轉而杜絕矣矣皇帝仁聖至
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園地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臣夙夜
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
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職介有不具者於
以上聞非聖國之福也臣言愚願大王察之

諫膠東王太后

張子高

臣聞漢王如沛擊張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樂
姬為不食鳥獸之內口非惡日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
意絕嗜欲者將以卑二君而全宗也擅君母出門秉轡軒下
堂則從傳傳進退則鳴玉佩內則結綢繆此言貴所以
自敬制不從容之義也今太后有賢淑美慈愛實仁諸侯莫
不聞而少以而號後欲為名於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
往古全行乎來今后雖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謂臣幸甚

諫擊匈奴

魏弱

臣聞之叔亂誅誅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
起者謂之應兵應者勝爭恨小敵不恩憤怒者謂之急兵
兵急者利人土地者謂之貪兵貪者破恃國家之

文選卷百廿五

二十四

大於民人之衆彼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驕者破此五者
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問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報奉臨
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
欲與兵入其地臣恐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
犬羊之衆食草葉之實帶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
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
猶有後憂恐災害之憂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
俗尤薄水旱不時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
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其
罪纖介之俗於遠夷殆孔子所謂言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見
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
者詳議乃可

諫發行安故

臣聞王天下有國者志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
不得止則如發危亡之言而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漢興二
王不廢政而更用夏商之禮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矣然自
以若天有日月星辰地有草木而不自知天命傾而不寤
勿曰危者有其安者也古者賢者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
聽無忌諱之誅使愚者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愚直
之愚則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君臣之上願社
稷之長賜臣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龍陽
德由小之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
慮多危殆之險故因愚言舉兵而從者邪將動心矣愚者
殿賊不仁若廣昌昌邑之類臣恐不能死也元年九月

文選卷百廿五

二十五

見其晦日有食之六年十一月己未夜星隕之酉日有食之
月之開大異四發二而三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宋曹
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君惡也
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通逃多罪是宗
長是信是使四云婦人之言陽也陽之辭宗周衰如成
之易曰濟其首言曰子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
妻者奉終養厚也三者陛下乘而有之臣請詳陳其效易曰
在中觀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憂憂婦為憂為
鴟鴞降自天生日婦人嬖媚河平之際許姬之貴項羽前
惠灼四方貴賜無量內藏女寵寵不可上矣今之
起天所不贊也臣子則敢先言也臣恐其言不為
漢之祿賜其

湯滌邪辟之惡惡屬精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私害
 正之詔除悉罷北宮和奴車馬嬌出之具克已復愷毋貳從
 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有既之意抑損椒房
 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
 罪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
 且懷初陵之作止諸繡治官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卹振
 救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
 以尸厚祿以次實行固執無違夙夜孳々寧省無怠舊衍皇
 改新德旣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々大異庶幾可銷天
 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
 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實言觸忌諱
 罪當萬死

諫伐匈奴

嚴尤

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往世此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鼠蟻之蝕蔽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趙深入遠戍雖有克捷之功胡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父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雖皇不志小恥而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涇陽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社稷是為無策公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無功不可用此一難也既空虛不能聚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

為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糴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白糴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於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高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風多糴穀斷斷不可勝食糴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戰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塞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夫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親先至者令臣尤等深慮繫且以創文胡虜弄不聽尤言轉兵殺如故天下騷動

唐
諫造章敬寺

高郢

六月二十五日章蕤臣前卿貢進士高郵縣死再拜稽首臣書閣下從諫如流者君之明也有犯無隱者臣之忠也君明臣忠國之利也當陛下至明之化納諫之日臣敢盡其死以隱其忠中臣伏見奉為先太后告章敬寺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蒸之思唯舜其難繼德要道無以加也然臣伏見以畢力追孝誠有所益好時勸人亦有所損殆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東園無寧以百姓為本播人就寺何福之為以臣愚蒙不知其所言然公丹桂公廟攝而刻其福可謂孝乎然而春秋書之為非禮也憲帝及孝景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及太宗高宗代宗之廟當時創制不據禮經至元帝時與博士議即斯勸古禮一朝而罷之宣元帝不敬宗廟乃王者示人以執物也夫廟者宗社之所在神靈之

所憑猶不可無故而飾之越禮而立之況此寺非宗社所安神靈所宅而殫萬人之財以建之况二梵之報其不可以明矣聞者昆吾孔熾若食生人今猶不悛偷居宇下百姓嗟嘆無日不惕道將盡矣無尺寸之功隴外壞地委之豺狼太宗文武皇帝封殖萬有傳之陛下夫不獲尺土見侵管成之時猶恐有闕况其於一夫尺土者乎用武已來十三年矣傷者不數死者不收繼乘補卒至今未已夫與師士萬自費千金則十有三年百萬之衆資糧糧盡取足於人人之困竭胡可勝經勞疲瘁猶十不存二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俟王命此皆陛下宜伸勤恤之恩降痛哀之詔縱未暇分散穀帛以贖罪戾猶當務省侈費以恤之奈何我廟未平儀地未復金華未甦歟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推轂之

陛下下忍以此時與力哉自八月以來時雨愆候禾稼
歉麥失時然首狼顧憂在艱食歲若不給將何以救無主
可無人其可乎臣竊料此寺數年方成土木之勞王用之
不虛府庫將焉取給府庫既竭則又謀末億萬計不堪重
之盜起我狄乘間狗犬之驕急得不為陛下深憂乎臣聞聖
人受命於天以人為主苟功績于天天人同和其功大矣自
然上則宗廟受其福下則子孫賴其慶故孝經云德教加於
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又云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
事母孝故事地察又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無念爾
祖聿修厥德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足知王者之孝在於
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敬慎德教以昭兆人俾四海諸華歆
物宗之福亦非求之無窮耳末聞崇建梵宮影跡金三之
乎且佛本無相不可以有相求道本無為不可以有為
陛下豈馳心於有為之境而邀福於有相之功哉臣竊為
陛下之不取也臣聞夏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人到于今稱
之烈武窮土木而致師乎詩字人無德而稱焉陛下若用
愛人當與夏后齊駕何必勞人動衆而踵梁武之道乎制
造初興役費尚淺人實重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
陛下若河一人之慮從萬姓之心必是陛下聖
天地之恩需澤濟乎生靈靈效誠天地出替
后受之豈與一寺較其功德乎陛下以臣言涉
今公卿列士庭議可否得其中則天下幸甚臣竊
恐直之至謹投招諫以聞

再上諫

九月十二日草莽臣前鄉貢進士高郵陸死再拜首
陛下臣聞聖王開直言之道者豈好其犯顏忤旨乎誠欲因
天之心以慮則無不得因天下之目以視則無不見也
臣不避誹謗之誅者豈貪其死諫之名乎誠以君所行有不
為不隱忍偷生以負於時也臣伏見奉為先太后造章敬寺
陛下奉先思孝興福除禍而群黎百姓不知聖情議者皆以
為蕃戎未殄兵革暴露國用不贖元元匱竭曾未小康又與
此寺雖奢思罔極而人力有限也臣聞衆心成城衆口鑠金
則輿人之誦不可輕也故書曰罔咎百姓以從己之欲易曰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此言王
者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替乎衆而順乎人則自然之福不
求而自至未然之禍不除而自絕也臣愚考之於古則詩書
與易如此聽之於今則百姓之議如彼奉之極不敢不言
昨八月二十五日奏書陛下事震怒報不知天門深遠恐不
得上達聖意所斷臣言不足聽矣竊伏躬待罪旬八日矣
臣聞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神人無功者不為有功之功聖人
無名者不為可名之名也不為有功之功故功莫大焉不為
可名之名故名莫厚焉臣又聞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
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避禍陛下之作此寺也臣
竊惑之若以為功乎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嘗有為也若
以為名乎則正德要道以順天下未嘗有特也若以致禍乎
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於此也若以褻褻乎則大
德周有天災不至於勞人也

計萬工費不遺餘力

建者隱

計萬工費不遺餘力。建者隱。其意。社廟精思理。日具不暇。內不遜聲色。外不樂遊畋。務行寬仁。以幸天下。聖人之德。廣大悉被。太平之風。時可見矣。而興動此役。固違辭情。迺正道於內心。求微切於外物。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臣是以敢昧死至于再諫。伏惟陛下留神省察。臣不勝愚懇切直之至。

諫十漸

魏元成

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寢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之一。陛下在正觀初。清靜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珍寶。廣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

雜頭表陛下居常議論遠近

卷百廿五

三十一

雜頭表陛下居常議論遠近。其所為更欲處漢文。昔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辭也。若何不畏。陛下在正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為。頃年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思。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正觀初。投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寔切諸心。無慮。曰。弗為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能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正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於人。禮重君子。重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抑而近之。折之。莫見其非遠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特間而疎。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

人疎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在正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雖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冀農桑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在正觀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眾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言。以為臧否。使謬。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正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軍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正觀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問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漸也。在正觀初。治道常若不足。比時功。大負聖治之明。已微。然無事與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言不肯諫。疎遠者畏威不敢諫。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營上。復別驅任。市物徭屬。於屢。遞子背。望於道。脫有一穀不。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謂無門。唯人自召。無憂焉。妖不妄作。今旱暵之災。遠被。凶醜之孽。起於較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惡。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而不為。臣所以懼結長也。

諫軍旅宮室

允容徐氏

貞觀也來二十有餘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飢饉之災昔漢武帝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王之符齊桓公小國之庸若尚圖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關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求展井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嚙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保未倫聖哲罕逢是知業大者易驕驕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石募投戎去留懷死之痛因風阻浪往來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無數千之獲一船獲損則糧數百之損是猶運有盡之農上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伐

文苑英華卷百廿五 三十五

暴有國常規然雖武備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國返遠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意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歟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之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安又問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此關初建南營翠微會求逾時玉華劍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然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靡故有道之君以逸人無道之君以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龍伎巧乃夜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

心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世而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築造之而人叛王杯豈聖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駿修麗之苑不可不竭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鑑未形智周無際窮真秘於麟閣盡探賸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興廢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唯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惟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則輕過以滋重德擇後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泰矣

諫玄宗不令突厥入伐駝射

呂子回

臣聞鴻臚不鳴未為瑞鳥猛武雖伏豈齊仁獸是由配性毒行父務常積故也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親陛下持武義臨之脩文德來之既而威靈又沐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乃能收其傾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參三帛之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侍遊入禁以仰英安之曲照送神藝多百發思意俱極誠無得喻焉乃更賜以馳逐使操刀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走屠略大漠豈未敢取也雖聖賢豁達與物無猜而愚臣徘徊與時加懼黑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何羅竊至驚憂逼嚴謹稍冒清塵悔將何及

文苑英華卷百廿五 三十五

諫造大像

狄仁傑

臣聞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群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視相生善非為空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擅

施得拔尚猶而況其餘今之如監制過官關者往往盡續盡工寶珠殞於織繡壞材於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自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恒苦不充痛切以膚不勝其苦楚僧說矯陳禍福前髮解衣仍懸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誑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闌闌亦立精舍化誘信急切於官徵活乎所須廢於制教膏腴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于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十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帝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以五嶺騰烟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黃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此年已來風塵擾攘水旱不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五

三十一

諫高祖不以伶人為近侍

李伯紀

臣按周禮均工樂賈不得囿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襲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魏武使備偽崇敵衛先解朝服

露體而擊之云不烈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衣惟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授安馬駒為開府既招物議大數彞倫有國有家者以為殷鑒方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業不超義功臣行賞未偏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明致治五品鳴玉曳組趨駟廊庶幾非創業垂統則則子孫之道也

宋

諫北征

張齊賢

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閑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也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為勞以生靈為念乎至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即推知忻州捕得趙舟卿米專典皆自山後轉輸以援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而不食則於太原非不力然為我有者蓋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慮所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五

三十七

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收頃失擾邊則備可虞而反保境偷生畏威自固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控右扼疆事甚嚴思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立爭小利此則戎狄之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則戎虜不足吞燕則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其緣邊諸寨無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予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嘗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遠鄙寧則輦運咸軍運咸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賦藏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為寇哉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乎爭尺寸之事角夷狄之

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小人民本也夷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它焉廣推恩於天下之民而推恩者何在乎平安而利之民既安則我欲欲任而至矣陛下受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所慮群臣所聞多以微之利冠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者彼爲此效相習已久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敏慈速尤無七于此伏望謹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四川河東去月僞命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乎可以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子民事委官史聞奏如敢循常不以開白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燕竊地之醜沙漢偷生之虜與屈膝在術內爾

諫幸汾陰

孫宗古

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高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秦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園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維多汾陰至近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浪遊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

王業之所起也唐高祖雖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祠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祠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爲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宜宜下徇茲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出八月入者也育養萬物有君之象失時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返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未可八也陛下必欲爲此者不過効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誇示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三帝三王何爲下龍漢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危兵交關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狎於承平肆行非義檢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爲之臣竊爲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

又諫幸汾陰

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裕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北虜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雖至寧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徒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荐饑之墟修遠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

日成卒無陳勝飢民無黃巢英權將無窺伺於肘腋或秋將
無觀置於區脫乎先帝嘗議封禪實與天災尋詔停寢今
茲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為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
朔西取繼遷大勲未集用付陛下則群臣未嘗獻一謀畫一
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蹙
國糜費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為可戒誣下罔上為
可羞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終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
害飢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勲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
之業為佞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夫天神地祇
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違戾
簞簋可邀福祥者故傳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
非敢妄議惟陛下裁擇

諫作王清昭應宮

王學先

臣伏聞朝廷設謀爭之官防政治之關非其官而言者蓋表
其忠死當不諱之朝復忝非常之過苟違恩之無補懼竊祿
以貽譏臣伏觀國家誕受殊祥存膺秘錄祚洪圖於萬葉超
盛烈於百王陛下寅畏寶符陟封名岳功垂不朽澤浸無垠
奉若之心斯為至矣而清東漸發成命之行自經始已來尤
徒斯廣輦他山之石相屬於道塗伐豫章之材遠周於林麓
累土陶甕延神師運斤功極彌年費將鉅萬掩祈年之舊制踰
歷日之前聞輟費近以重臨假使雖而獨護如此則國家尊
奉靈文之意不為不厚矣崇飾臺閣之想不為不壯矣然則
臣之愚惑或異於斯既有見聞安敢緘默臣以為今之興作
有不便之事五焉惟願陛下行未可悉罷或酌一采芻蕘

諫作王清昭應宮

王學先

之說省其功用抑其制庶及民之大惠而憂國之遠圖也
所謂五者之目請為陛下陳之且今來所創玄宮規制宏大
凡用材木莫匪揀捕竊聞天下出產之處收市至多舡運赴
官尤傷人力雖云只役軍匠寧免煩擾平民况復軍人亦是
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通者方舉封崇煇燿經費今茲興造
尤費資財雖府庫之中貨藏百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歟之惟
內帑則積代之蓄藏百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歟之惟
艱雖極豐盈尤宜重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
智者察於未形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雖關之下萬眾車鑠
暑氣方隆作勞斯甚斯後諸難矣多矣不逞小民其或鼠
竄郊纏狗偷都市有上於此足貽聖憂此未便之事三也王
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舉動必遵於時今教成不失於物宜
靡崇奢侈之風周憐陰陽之序臣雖按孟夏無起大衆無起
土功無伐大樹今肇基下築衛冒發掘地無遺前訓
矧復早膜卒瘡雷電迅風拔木飄瓦濕冷之氣比屋履災得
非以失承天地之明效歟此未便之事四也臣竊聞中間符
命之文有清淨育民之誠今所修宮閣臺榭未備而乃過興
剏撥之功廣積雕鏤之巧難屢殫於物力恐未協於天心此
未便之事五也伏望還祖宗之大猷察器器之深戒還恩回
慮懲往念來諒將作之官息勤苦之衆雖繁品對越高穹
如此則遐邇宅心人祇快望必若先聖八端遠建靈宮將畢
相勞畢成績則臣敢效愚計亦有一言但能損彼規摹減
其用度止得樸素無取瑰奇惟將之以為明以重之以嚴潔名
數之際加等是宜實費之資節儉為要臣仰祈海之內知陛下

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昔太宗皇帝定太一上清等宮亦不使窮極壯麗臣竊惟陛下遵而行之而為法制以示不敢踰即鳴謙大德光於千古矣奈何特欲過先帝之制作乎并觀而京造太宗之影殿東嶽置會真之宮計其工庸亦皆不啻中人十家之產然於尊祖禮神則盛矣其於邦國大計則猶未足為當時之急務也臣料陛下必為海內承平邊隅清晏人康俗阜時和年豐縱或築宮無損於事則臣復謂其不然也方今疆場甫安虜廷有姑息之虞民俗苟完倉箱無紅腐之積况關輔之地流亡素多近甸之民農桑失業雖令有司安慰亦恐不濟臣聞飢饉之懼亟經營於神館慮稍驚於輿情臣竊謂廢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在方冊足為商鑒者臣竊謂詳矣非假愚臣一二言焉試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者清淨無為者之安乎願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今雖上下之人皆知事理如此而人自愛莫敢言則慮荒疏至於左右大臣則慮計之不從致見疎之悔中外百執則慮言之難達招致動之尤使忠讜之謀未行良為此也惟臣出從幽介遭遇八明特受聖知度越流輩官為侍從身膺寵榮誠安危之機未申補報之効猶軀思奮今也其時以安故臣默苟容不使陛下自而論之乎是以輒率妄庸輕冒嚴威發於中下竊恐罪戾之非鑲之罪矜其螻蟻之誠庶幾古先賢之遺訓則臣之官為一細事而弗恤也臣以為與後人傳述則不可察也當使鄉校之中豪士之黨無所聞焉則則微臣望也天下之幸也

諫立后

鄭志完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目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道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陛下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夫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升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也况孟氏非廢之初天下孰不稱賢妃以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為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譴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以期陛下者皆莫之信矣載在史冊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而不惜哉可不惜哉且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猶首曰無以妾為妻况陛下之聖焉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為妻者臣寮糾劾以問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為國治之則上行下效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施

樂不興則刑法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名之正，遂至民無所措手足，其為害何可勝道？尤不可不察也。臣伏觀陛下天性仁孝，追奉諱烈，惟恐一毫不當先帝之意。然先帝在位，勤以二帝三王為法，斥兩漢而下，不取今陛下乃引自漢以來有為五伯之所不為者，以自比，是豈先帝之意乎？是豈繼志述事所當然者乎？此尤公議之所未諭也。臣觀白麻內再三言之者，不過稱賢妃有子，及引永平祥符立后事，以為所沿之故實。臣請論其所以然者。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冠德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妃劉氏亦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之為實為馬援之女，德妃之時且無廢后之嫌，其與賢妃事體迥然異矣。若曰賢妃冠德

文獻通考卷百廿五 四十四

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妃，則何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立慈聖光獻故事，便立之乎？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邪？必欲以此示天下果信之邪？兼臣聞頃年冬享景灵后，賢妃實隨駕以往，是日雷作，其變甚異。今又宣麻之後，大雨繼日已而飛雹，又自告天地宗廟社稷以來，陰雷不止，以動人心，則上天之意益可見矣。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尤宜思所以動天而致然者。致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安可不留聖慮乎？夫成湯聖君也，仲虺不稱其無過而解其改過不吝，高宗賢君也，傅說不告以拒諫而告以從諫。聖臣雖至愚，不足以方古諫者，常念唐太宗猶有耻若不見堯舜之臣，况直可以為堯舜始陛下之聖而於身親見之，是以不敢愛身冒犯天威，圖報陛下細，誠復大恩之萬一

而區區血誠盡於此矣。惟陛下俯從而改之，不以不美哉。豈不美哉。伏望聖慈深賜照納，不以一時改命為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為足畏。追俾用禮別選賢立，依如初詔施行。庶幾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為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不勝幸甚。

元

諫幸五堂

太子元禮

臣聞古人有言曰：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在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得待之。謂官得言之，今朝廷雖不設諫官，監察御史職當言路，即諫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益聖治萬分之一哉。伏以五臺初建寺

文獻通考卷百廿五 四十五

宇土木既興，工匠夫役不下數萬人。附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男不暇耕，女不暇織，百物踊貴，則民將有不聊生者矣。又聞太后親臨幸，至布施金幣廣資福利，其不可行者有五。何則？時當盛夏，禾稼方茂，百姓歲計全仰秋成，色從經過千乘萬騎，不無蹂躪，其不可一也。太后春秋已高，親勞聖體，復暑途數千里山川險惡，不避風日，輕冒霜露，萬一調養失宜，悔將無及其不可二也。陛下即位以來，遵守祖宗成憲，正當兢業持盈之日，凡上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之則，而不法將焉用之，其不可三也。夫財不天來，皆出於民，今謂費用百倍昔時，而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其不可四也。佛子西方聖人，以慈悲方便為教，不與物競，雖富天下珍玩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歡，亦不為怒。今太皇太后國家尊嚴，

宗奉祈禱福不獲受而先勞聖體聖天子曠定省之禮軫慰親之懷其不可五也伏願中路迴轅端居深宮儉以養德靜以順神上以依祖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待祈禱而福自至矣臣元禮謬當言路不避僭越而憊不已者誠以臣子愛君之心以冀其一悟聖聰與其受不言之責寧獲敢言之罪天下幸甚

文翰類選卷百五

大成卷百五

漢

魏弱兩二篇劉更生一篇
充國三篇毋君房一篇

晉

阮嗣宗一篇

梁

任彦升一篇沈冰文一篇

唐

魏元成一篇王義方一篇孫樵一篇周太玄一篇

宋

孫宗古一篇劉隨一篇范布文一篇韓稚圭一篇

元

許仲平一篇

國朝

高明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二十六奏百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六

左長史上海李伯璣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政正

奏類

漢

條國家便宜奏

魏弱翁名相拜相封高平侯圖形麒麟閣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并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歸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萬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憂倉廩振乏飢遺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究

文翰類選卷百廿六

一

微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稅山澤陂池禁株馬酤酒財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卒原勃海太山東郡潯被災害民饑死於道路二千石不慮其難使至於此類明詔振振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黍騰踴臨秋收欲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其革相乘臣竊寒心宜亟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師錄先帝盛德以撫海內

明堂月令奏

臣相幸得備員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每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

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錄陰陽陰陽之

分以日為紀日冬至夏至則八風之序存萬物之性成各有常

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

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

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執繩司下土茲五

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

以治北方春與兌治則饑秋與震治則華冬與離治則洿夏

與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

四時節授民事若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

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民不夭瘥衣食有餘若

是則君尊民親上下亡怨禮讓可興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

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竄究所錄生之臣

愚以為除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也賢聖未有不除者

也天子之義必錄取法天地而觀於先王高皇帝受命天

子所服第八曰大詔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

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徹史大夫臣昌與將軍臣陵

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

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民能法天地順四

時以治國家身亡禍害年壽長定矣定矣定矣天下之大禮

也臣請法之中陽有禮意也臣等奉命夏兒湯與黃禹舉

冬曰人各職一時天譴者臣等奉命曰可奏之臣等以二

月施恩惠於天下賜老弟力田及罷軍卒利死事者願非時

節御史大夫朝謁時為天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

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

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
陰陽天下事自數陳便宜上納用焉

上世書卷六

劉更生

周成王時若升朱傲周公以成王母若怒王紂詩
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甘愚唯陛下留神察焉
漢景帝二年四月二十二年自餘三十六襄公尤數一歲五
月有奇而食食與說竟寧壽景帝七年數三歲一而一
食臣向嘗教言日當食今當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
間而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以大希稠占有
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殺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

文選卷百廿六

二

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
薄於山陵淪亡長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不為狂
天正光發感襲月變火燒宮野禽獸亡都門內有
兆石陷于東郡星孛大角以三觀其亡人有言
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亦大角漢一入秦漢一入東
并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日食不備歲先其之異
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封禪柳復人天是日月行要
星隕之此為特異孝宣時建武之末天有異漢
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經
覽憲昭之無後祭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
不昭昭然高宗成王亦有雖難技木之
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

同聞也幸得詔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與
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綴錄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星
星孛東并攝提炎及祭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
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
爻而復說義書曰俘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
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

上屯田奏

趙充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
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
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糒萬二千五百八十六石難久
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
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故也臣
愚以為擊之不任計度臨羌東至浩亶山及公田民
所未鑿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野多壤數萬部士入山
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形應
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用
月二萬二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屬冰解
漕下船綿亭浚溝渠治湟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今可至鮮水
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
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而益積
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
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

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之真美地，薦草於寄託，遠邀骨肉，必離人有畔志，而明主殷勤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次可累月，而望羗羗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也，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今不得歸，肥饒之墜，資破其歸，以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畝，罷羗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澧漕穀至臨羗，以賑羗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

卷百廿六 五

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雲之地，雖霜露疾疫，之患生，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退死傷之害，八也。示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行小升，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陁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役豫急，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死國，村下，大馬齒，哀不識長冊，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謹

三

臣明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羗精兵，今餘不過千八百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升其頭，三頗暴略，其羗軍南，臣呼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

可日月，兵決可期月而望，北邊。燧煙，逐東，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十人，度數大，毀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壘，木檣，投聯，不絕，便兵弩，鈐關，具，火卒，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此，必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解其虜，不戰而自破之，期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為，不苛接刃，攻不必取，不苛勞，最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重能令虜絕，不為

卷百廿六 六

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散，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餘從復更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為相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為為不便。校尉臨眾，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撫循眾羗，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篇，當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始得避嫌，亡便而亡後，餘費，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共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計，愚臣伏計，其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惟陛下省察。

收還武庫

器奏 母君房名持隆東海蘭陵人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發共發繕治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於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通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其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庫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儲蓄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勅陳威等奏

翟子威名方進拜相

立素行積為不善朕人所共知刑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卒遂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然後將軍不博鉅鹿太守孫闓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肉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傳村過絕於人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結賊醜曹奇刻慘毒以京威而三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情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設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驕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

免陳威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憂邪之望

治河奏

賈讓

洛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水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水壅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露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流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顯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浸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騰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王而居之隄自其宜也今隄防既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迤折東出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營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阻以住十餘歲亦為營舍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言不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以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數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使東北抵餘里間河再西三水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使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北入

得金隄執不能遠泛濫其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
城郭田廬家是以萬數百姓怨恨昔禹治水山陵當著殿
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通人
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及其大决
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從之民違古聖之法
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
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
改謂上策若遇多穿溝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
患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
增隄防猶尚决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規避害亭西十八里
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避害
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
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
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相水執
兩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
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避害亭下河去隄足數
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堤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
疑河大川難禁制黎陽溝渠足以下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
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渠首蓋當印此水門治
渠非害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
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既
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
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永行地上濇潤上撒民則病涇氣水
皆立枯而不生穀矣益有敗為魚鹽食此三害也若有渠

國下縣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杭稻高田五倍下
倍轉清而和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更率郡數千人
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是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然
率治渠雖終不罷民田通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
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遇緒完故隄增卑倍勞費
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劾陳遵奏

陳宗

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將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
皆以舉直察姦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違初除未藩
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請遵起舞眾樂傾仆坐上
慈因留宿為侍婢扶阿君知飲酒飲宴有節禮不入寡婦之
門而湛酒濁肴亂男上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綬惡不可忍
聞臣請皆免

晉

奏記諸蔣公

阮嗣宗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羣英翹
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自以為拔屬辟書始下行走為
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泰谷之陰而昭王
乘夫布衣窮若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
道存也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樽何以當之方將
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
力不彊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先清舉

奏彈曹景宗

任彦升

文中丞

坊籍首言臣聞將軍死後屍未歸

王

是知敗軍

將身死家戮受自古昔明爵在斯臣物頓首頓首

首死罪死罪

竊尋德檢侵軼暫據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

罪是以准公

獻捷河之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徐中罕千

金之費而司

部懸隔斜睨寇境故使校廣濶濶移歲月故

司州刺史蔡

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

猶戰戰兢兢

臨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疎勒

則耿存而恭

亡若使部部救兵微接登接則單于之首久

比關豈直受

降可築涉安塔土而已哉寔由鄧州刺史臣宗

宗受命致

時言通故使蟻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

甲盤指緩

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

三關更謀

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損場侵職是之

不有嚴刑

誅哀安寔景宗即主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鄧司

州諸軍事

左將軍鄧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

間諱茲多

幸指蹤非擬獲戮何勤賞我通侯榮高利將負

裁弛鍾鼎

列和戎其效二八已陳自頂至踵功歸造化

草塗原草

維自己且道恭云邈城守景宗之存一朝

甲生曹

若若是惟此人所自昔漢光命將生

千里舞武

去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錮錮無來伏惟聖

武英

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等

惟此帝

同理絕言提自逆胡縱逸是諸夏聖朝乃所

車

張辱非所平則

所

事

乞實下太常制

時帥經諸應及外者別攝治書侍御史

白簡以聞臣助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助

奏彈王源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

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諸辭不婚垂稱往烈若乃交二族之

本偏使秦晉有正涇渭無奸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

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離周計所廢敗祖會以為罪道

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離周計所廢敗祖會以為罪道

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離周計所廢敗祖會以為罪道

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離周計所廢敗祖會以為罪道

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離周計所廢敗祖會以為罪道

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離周計所廢敗祖會以為罪道

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離周計所廢敗祖會以為罪道

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離周計所廢敗祖會以為罪道

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離周計所廢敗祖會以為罪道

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離周計所廢敗祖會以為罪道

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離周計所廢敗祖會以為罪道

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離周計所廢敗祖會以為罪道

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離周計所廢敗祖會以為罪道

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離周計所廢敗祖會以為罪道

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離周計所廢敗祖會以為罪道

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離周計所廢敗祖會以為罪道

莫辨滿膏身殞西朝傳嗣於武
詩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馳
妾納膠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
糾隱繩造允茲簡裁源即罪主臣
質得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
我族類往哲格言薰不猶雜聞之
管庫之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興
作歲祖辱親於事為甚此風弗前
比屋宜賞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
之黨革心於來日臣等參議請以
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源官品應
約誠惶誠恐云云

唐

政微奏

魏元成

臣聞書美文王不敢盤于遊政傳
漢文臨霸坂欲馳下衣蓋攬轡曰
下謂六飛馳不測之山如有馬驚
廟何孝武好格猛獸相如進諫力
之獸亦宜然卒遇逸材之獸駭不
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為難矣雖
所宜近孝元郊泰時因鳴射獵
百姓罹災今日撞亡秦之鍾歌
倦欲安宗廟杜稷何河暴虎未
豈木石獨不好馳騁之樂而剖情

為國不為身也臣伏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去夜還以
乘之尊閣行荒野踐深林涉曲盡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
私情之娛離格獸之樂上為宗廟社稷下慰群寮兆族也

奏彈李義府

王義方

義府擅殺寺丞陛下雖已釋放臣不應更有勅勅然天子置
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既濟鹽梅相
成然後朕績咸熙風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擇賢由聖旨
昔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祖深仁失之於陳彭光武聰明
寬恕失之於逢萌魏武勇略失之於張邈此並英雄之主莫
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陛下統聖撫育萬邦豈陳夷落猶懼
刑網况董蒙咫尺為臣肆害殺一六品寺丞足使忠臣抗憤
義士扼腕縱今正義自取絞縊此罪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
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殺生之威上非主出賞罰之柄
下移姦佞臣聞覆霜堅冰積小成大請乞重劾當畢正義致
死之由雪冤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

讀彈文曰

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
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皆通達不貽蓋忠
端節對別王休策蹇勵驚抵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敵虧日
月請託公行交遊群小貪治容之好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
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回天轉日
之威方斯更劣此如可恕孰不可谷金風戒節玉露啓途霜
簡與秋典共清忠臣與鷹鷂並擊誦除君側少答鴻私臣自

孫樵

周太玄

集 296—97

奏論天書 孫家古

臣竊見宋能者蓋憐小人矣。曰祥瑞而陛下崇信之。臣等以迎承歸秘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又脅服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陽言。腹中有奇書殺視得之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讎。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竊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謀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篆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僅實降語固宜。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

李輔國去遷卒以廢終其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諂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月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臣感左道即素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御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未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奏請皇太后軍國常務專取皇帝處分 劉隨
臣輒聞危言上塵聖覽退量權勢其耳俟顯誅況君有道之朝幸在何言之地念臣出入諫署于今八年才識本疎補報無

狀既臨養養令盡忠規洪惟皇太后天資聖明手扶宗社爰自先朝不豫萬機倦勤皇太后養德東朝選賢濟善太后親問政事參決居多洎皇太后龍顏聖期年尚冲幼太后承顧託之命心如堅石垂簾以對羣臣盡力以報先帝戎夷率服華夏又安然殆不渝中外咸仰於國家顯隆平之業於皇帝極慈愛之情天地之功全母子之道備光耀簡冊垂億萬年然天下治矣王業崇矣皇帝長矣太后勤矣而猶抑寒威暑勞或聖躬一日萬機煩於聖體臣聞盛心以致遐壽濟神以保太和欲乞今後軍國常務並承日專取皇帝處分所貴清神養素延聖母萬壽之期內堅問少成皇帝尊治之德天下幸甚微臣願畢

奏請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却令依舊 范希文
臣竊見朝旨下陝西省罷同耕乾曜等九州軍公使錢共一千八百貫文竊以國家逐歲置公使錢者蓋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行役之勞故令郡國領以酒食或亦宴勞蓋養賢之禮不可廢也竊按周禮地官有道人掌郊里之委積以特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賓族凡國野之道十里有一廛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侯館驛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此則三王之世已有爵傳之禮何獨聖朝顧小利而亡大體乎今民兵一各歲不下百萬今減省得公用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一十八人以一十八人之資養十餘郡之糧是朝廷大恩之甚也況今來逐州使命之外各有軍營每年春後遣兵歇泊動經半年軍中人員並無安撫之具雖係有旬視之

月一次舉行軍員各給錢一百文（來官務簿）
無公用更不赴庭亦不張樂（皇朝廷）將軍將校之
削弱道路嗟當全盛之朝豈宜如此（或謂有公使）
賈買食物接擾民戶殊不知郡守得人豈能約束如非
人更出已係賈物處民愈甚見其小而不忍其大也伏望
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河北河東路轉運司前來經減廢公
所錢處並人依無協與糧稍息物論況朝廷用武之際於
此一事尤宜照管片等久在邊任深知此事近貳樞庭豈當
緘默

奏論時事

韓推主

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
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憫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
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也今陛
下紹三代之緒（德）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
載矣而臣切謂（至）可晝夜泣血非直憫哭太息者何哉
蓋以西北二虜（禍）已成而上下不知朝廷之危宗社
之未安也臣今不暇蓄有援引諸臣其大槩切以契丹宅
大漠路遠（其）十郡之雄東服萬里臣元昊自五代
迄今垂下（其）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
玩之盛（其）風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不若也
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
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其）遣使求關南之地以終
爭端朝廷優念生民為之隱忍歲益金幣數且固前盟
尚邀獻納之好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其）內恃兵力

其則如亂志西併耳涼諸藩以七境土自契丹落後
借端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
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劄今來定川全勝之
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
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
兵則必能使元昊舉兵乎況比來亂權竊抗殊未屈下北虜
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矣因中原朝廷若輕西民
之勞暫求休養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
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邀尊大之稱或
求朝廷不可從之事（其）約然後驅大羊之羣直趨大河
復使元昊舉兵添寇關輔當是時不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
哉若委西師於藩臣專事比冠陛下親御六師臨潼關以待
之即亦（其）將卒事力環衛統帥此真崇北征時何如
哉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其）德懷漫河直趨京
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
在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之京之眾却行而救之乎
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于此冀陛下下一察而急為
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然尚可回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
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棄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
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為之防則功遠而事集若
生金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為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
是以夙夜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
大患臣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畧一曰
清政本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上多苛碎纖末之務中

公事雖不預聞恐其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為法。可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縱牛即出。欲稍留則恐疑疑。疑則朝食罷。忽遽發書而去。何暇款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材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敘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近慢書之至。驟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熟戶殆盡。府勢孤絕。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有轉餉為持久之計。六曰收民之

元

奏時務五事

許仲平

臣術誠惶誠恐謹奏。時務五事。伏念臣性識愚陋。學術疎疎。不期虛名偶應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不才。亦叨寵。荷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叮嚀懇至。書入務。容言。臣雖昏愚。荷陛下知。清如此。其焉敢不整頓。所有時務

分。但迂拙之學。本非本仕。言論鄙直。不能回互。矯趨時好。子以貴難於君。陳善聞邪。延為恭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者。蓋大意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少補云。

立國規摹一

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然身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規摹。而妄為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治也。何有難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自非英肅之君。賢良之佐。未易廣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報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泰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外行甚易。日長月靡。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地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改後魏遼金。歷年最多。其它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後魏拓拔氏改姓元。都雲中。遷洛十六帝。一百七十二年。遼耶律改。劉氏都臨潢。從無常。廢九帝。三百一十八年。金完顏氏都上京。遷燕尤帝一

百一十八年前趙劉元海據平陽三主二十五年後趙石勒
都襄陽六主三十二年前燕慕容皝都龍興三十三十四
年前秦苻堅都長安五主四十四年後秦姚萇都長安三主
三十四年前燕慕容德據廣固二主十二年前涼秃髮烏
渾據廣固三主十八年西秦乞伏國仁據金城四主四十七年
後燕慕容寶據中山鄒四主二十五年夏赫連勃勃據朔方
三主二十五年國家仍處遠漢無事論此必如今日形勢非
用漢法不宜也陸行資車水行皆舟反之則心不能行幽燕
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心不能行幽燕
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數貴一旦驅
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焉苟非愷悌
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帝王為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誼謹

其不可也竊嘗思之舉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
而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
變寒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
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功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
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
事於近則急迫倉惶而不達此則創制垂統也以北方之俗改
用中國之法也非三十年不可成勿在昔金國初亡使當議
此此而不務執為可務顧乃宴安此豫為三十年後成尾大
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
庶幾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摹之定又難於時矣然尾大之
勢計聖謀神算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也此
齊一吾民之富實與訓練兵隨時損益為定制如

皆能論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難小人不營小利不
責近效不恤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
可成也

中書大要二

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
者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篦理又譬之食
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為而能用夫篦與
匕焉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
使庶務猶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目
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職治之職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
蓋千百而千萬也相之周行百職共舉宰職總其要而臨之
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
用或已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便長首段尾思得患失生
視其弊而不敢進退之故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
人莫不欲食也獨膳夫為能致氣味之美莫不睹日月也獨
術者為能步虧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有馬不
能習必借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尚爾
況堂堂天下神器可使不得法者為耶古人謂為山必因立
陵為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
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
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為話戲不知今日口之術食身之所
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
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盡如古
然已仕者便常煩降辱給使可慕庸未仕者且當寬立條格

卑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郎監司糾察汚濫吏部考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謬妄苟延月莫知所期俸給之數叙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至於貴冑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宜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凡要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待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不得爾此非臣之所能及也

為君難三

主民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危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為臣不易臣已告之安重至為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款陳于後

踐言。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隲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擊射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

欲其不見效也蓋難矣昔者肅廟剛毅自強為有編民犯法當杖者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君必付我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勾因問畢果付吏責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人厲聲詢之但受春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恃權擇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為賄賂卒如素約謂此一京尹耳其目擊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憂德兆之上所與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非而是以是為非其害而勝既耶人君惟無喜怒則其愛以市恩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善也誰之使害本無惡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

文獻類選卷之六 二十六 二十七

強短之使使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者或無功而奪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此則中方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下之欺欺而至此則不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何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奸利之人耳無所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端萬徑以盡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任賢。賢者有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而不為勢屈實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此也然或遇時不偶終日鬱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況如所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

後之以親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則其引去也
必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其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
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待罪而取譏諷於天下
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言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
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已之過務快已之心
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
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况茲邪佞嬖醜正惡直
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無事得其
正天下被其譴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
退者蓋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
邪勿貳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何如哉此
任賢之難也

文選類纂卷百廿六

二十八

去邪 姦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
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察人君不察以
諂為恭以計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者怒愛惡人主
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
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
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
威孤也所謂威孤也至是而求去之不已難乎雖然此由人主
不悟誤至於是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
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如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
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民心 上以誠意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宜然
之性非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天下其功

集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大康才敗
洛萬姓遷仇而去之守可怪也漢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
合景從其困樂陽也紀信至羽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
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又何耶竊嘗思之民
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
平然後怨望生焉禹啟之天下既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
母矣今大康尸位以逸諂滅厥德非所以為父母也是以失
望秦楚殘民天下判之漢改寬仁故天下歸之令高帝用
愛憎行誅賞非所以為見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古
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者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人君
即位之始多發美言詔曰天下悅之莫其有實既而實
不能副遂怨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

文選類纂卷百廿六

二十九

好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意况厚其有罪而
其有功豈得不怒於心而失望之怨不平之怒鬱而不解
曰愛之惡在其為愛之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
凡一言也一動也舉可以為天下法一賞也一罰也舉可以
合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來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
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為人君者不喜聞過為人臣者不敢盡
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

順天道 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
天象數變日食地震山崩水漬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
遽數前此也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
應未有後世而已者獨文景古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
間海內殷富黎庶樂業後世之風為醇厚之俗且建

家四百年不接之業猶然備不米見其比也秦

集加以楚漢之戰生民靡孑遺不過萬文帝永緒日變故
餘八繼正統專以養民為務其愛也不以已之憂為憂而以天下
之憂為憂其樂也不以已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
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
用之或乏慈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
移宇出西方皆出東方去年冬書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
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象臣謂與其妄言揣摩若直法文
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善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為下民
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
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貴植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若人者
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

文淵閣書卷百廿六 三十一

天變也然合生矣象已著矣乘庚之幾已明而不可遏集猶
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右六
者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
治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
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為治萬不能也

農桑學校四

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
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為法
天下而可傳之於後世也天之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
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黎民於繼敬授人時至庶績咸
成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諸百穀以厚民也堯敷五教以
此輔贊堯舜之實也是義也出書

臣自十七八時已能誦說爾後溫之復之推之衍之思之又

思之苦心極力至年五十始大曉悟以是參諸往古而性古
聖賢之言無不同職之歷代而歷代治亂之亦無不合自此
習中廓然無有壅滯斷知此說實自古聖君賢相平天下之
要道既幸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聞者為心焉為焉莫以為意
察其所至正如臣在十七八時蓋無臣許多思慮許多工夫其
不能領解理固宜然然間與一二知者相與議論心融意會
雖終日竟久不知其有倦且怠也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
可使強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之至熟也
今國家徒知敏知之巧不知生財之由徒欲防人之欺不欲
其人之善使患法之難行不慮法之無可行之地誠能自
今以始便重法以勿使擾害盡敗清慎之人歸之南畝感課

文淵閣書卷百廿六 三十一

後樹觀漸而督行之十年以後當金盤庫積非今日比矣自
一都中郡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
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至於平
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撫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
和勝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難是二者已
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不私唯
能行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
於王前臣愚區區之心亦願學

慎微五

定民志 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士
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民不
安於白屋必求祿位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

並進名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

崇退讓 臣聞取天下者尚勇取守天下者崇退讓不尚勇取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天下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

慎喜怒 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遽喜言之色見於貌喜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先怒是則後之喜非也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王潛心養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豈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自不中變也人之揣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阿諛是以下希進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

之為也其無怒生怒在上獨以喜之怒之為當理而不知天下四方機笑怒謔正以為不當理也最宜深念大於不守大難守也

守信 數變已不可數矣信尤不可周幽王無道不畏大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方今無以何苦使人不信

守信 數變已不可數矣信尤不可周幽王無道不畏大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方今無以何苦使人不信

守信 數變已不可數矣信尤不可周幽王無道不畏大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方今無以何苦使人不信

守信 數變已不可數矣信尤不可周幽王無道不畏大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方今無以何苦使人不信

守信 數變已不可數矣信尤不可周幽王無道不畏大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方今無以何苦使人不信

國朝

陳情終養奏 高明

臣聞為人子而不克承其父者則不敢當於其後為人臣而不見察於君者則不敢立於其朝臣始者以才德菲薄冒昧重寄為一宜退父母頽年所望塊肉為二宜退臣之弱稟加以痼疾為三宜退上干

宵旰功望 哀金豈意

綸音未蒙 俞察臣以是愈知

呈上天舍地維履載無涯惟欲卵育而鱗全之也臣雖至愚豈不知感況臣聞之壺飡之死賤士猶能銜鉤之恩微物尚報顧臣久沐 甄化素業儒書梯位二十餘年父母兩需天寵身自項踵家自毫倪胞胎長養俱出

霽恩淪骨決膚豈足云喻臣至是而不益堅氣節愈致涓埃

擬以大倫臣實死罪但臣竊度老無再少之理疾有漸衰之幾父母既老臣又有疾此臣之懷所以敢迫甚逼不能不懇懇者蓋臣之父母止臣一子竟使隔離情豈堪憂且臣雖弱病年方五十父母癯體俱將八旬臣如不死委教之尚遺父母縱安生存之時能幾將欲奉以就養注派險阻豈暮年事將欲數以書問切 兒語徒創老懷使臣今以往尚罔回期臣

悲父母之衰父母思臣之疾兩地一情牽纏曷已必各傷心志並膺肺肝心肺漸傷性命可虞若臣因父母喪生百死何論脫父母因臣致變死有餘辜臣是以再滴血誠塵煩

天聽伏乞

皇上大推孝理特降 慈仁察臣微誠 允臣歸養臣亦豈

敢釋然長往也且恭且備
 策甘心殞首用報
 殊恩謹具奏
 聞伏候
 勿旨

文翰類選卷百廿六 三十四

漢 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七號目錄

賈誼 一篇王公仲一篇王十陽一篇劉更生二篇
 臣維圭三篇薛顓君一篇谷子雲一篇杜子夏一篇
 翼少君一篇

唐

虞伯生一篇馬賓王一篇褚登善一篇柳佗一篇
 李大亮一篇

宋

趙則平一篇田表聖一篇錢希白一篇謝泌一篇
 范希文一篇司馬君實三篇韓維圭一篇富彥國一篇
 文寬夫一篇包希仁一篇

文翰類選卷百二十七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七號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七

左長史 上海李伯樂編輯

紀事 慈谿馮厚校正

疏類

漢

請封建子弟疏

賈誼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募植而太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臨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廬加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今制七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乎衣布衣者飾小行說

文翰類選卷百廿七

小庶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於稷國不耳高皇帝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嚼毛而起以為不可故斬去不貸而後而廢其國擇良日立諸子淮陽一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上功今淮南地遠者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歸投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不敵費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其通此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以臣之愚計願舉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淮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淮陽包陳以南據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無慮諸侯之皆少數歲之

陛下且見之矣夫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而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副宿既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薦公孫光等疏

王公仲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尊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死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一郡守重於古諸侯從者致選賢才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皆觀尚坐事繫文帝為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立權韓安國於徒中拜

文翰類選卷百廿七

會免亡人今日皇帝微微拜為其刺史卒獲其用前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去之後也其二千石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若且之意其後稍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吏司部刺史亦幼發揚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送差錯道中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多二千石益民慢易之或待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大意則有離之心前山陽亡守今守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守相威權素

帝悔之下詔書三千石不為從便者賜金尉厚其
帝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重難危乃能速下
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其管解故事尚書希下章
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或死獄中若文必有敢告之字下
唯陛下留神於擇賢善忘過察己臣子勿貴以備二千石
部刺史三輔賢令有材任職者人皆不能不有過蓋可開
畧令盡力者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
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任者召監屋令尹逢拜為
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者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
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虛稱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
稱天子納而用之

言得失疏

卷百廿七

王子陽

陛下躬覽賢能方帝王圖籍日誦
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
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
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
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
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
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
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
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
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
者也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

子前惟思世務將興太
思之可謂至思未可謂
通遇其時言聽諫從然
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
基也臣聞聖主宣德流
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
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
見於遠近謹選左右
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
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
計指可世世通也

獨設刑法以懲
權誦自任故一獄
不同俗戶異政人
海濱孔子曰安上治
時引先王禮宜於今
公卿大臣延及儒生
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書何以不若高宗齊魯世趨務
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下財擇焉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
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
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妾女亡則貧於不及故不
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公主使男事女夫
誦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
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
畏死七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
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
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舉多驕奢不通古今至於
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
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博戲府省尚
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瑯瑁商不通侈靡井二商之
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

論并延壽等疏

劉更生

郵支單于因殺使者吏士以百數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
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
校尉湯承聖旨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撫城郭之兵出百死入

絕域遂踰康居屠重城攀欽候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楊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懾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貢頭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矣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誨曰焯々焯々如燧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獫狁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自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平震難易之折首誨之雷霆不能久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平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誨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在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

社之報及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
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城項之罪君子以功覆
過而爲之諱行事武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
費經四年之勞而虜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
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
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五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
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
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有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
迎自來之日逐猶望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
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
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懸籍除過
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論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有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益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桀。桀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當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刑意悽愴悲懷願謂羣臣曰嗟

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派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立囿於小葬具甚微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槨里子葬於武庫皆無立壙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遵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父於防緡古墓而不贊曰立東西尚北之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過

而崩第子脩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下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通齊而反其子死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第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小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造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裏五王六丘丘隴多其瘞瘞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銅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水銀為燭水銀為江河黃金為鳥鵲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一勝原又多殺宮人生瘞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椁自今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十之間心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禍彌薄知命深者葬愈微無德無葬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室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棺槨薄美之斯千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多也及魯穆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園後嗣再絕春秋如魯豈如成而昌魯秦如此而絕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

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一室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國之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惜焉以死者為有知將人之累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龍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遠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博望張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槨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宣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眾庶

論治法正家疏 臣稚圭名衡東海人郎中博士給事中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德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上言志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其治也陛下聖德天復子孫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論議者求不揚先帝之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後之其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巨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察之案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令爾

率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
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
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具蓋聰
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察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
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
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
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
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
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
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始乎梱內故聖王必
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
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祔禮

禮記卷百廿七 九

之用醴穀子不以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
禮文而已乃中心興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於外也聖
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
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倖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
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
豈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
正家而天下定矣

上政治得失疏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
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閭閻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
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為衰止
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應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

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
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好色上侈靡靡耻之節
薄滯辟之意縱網紀失序跪有踰內親戚之恩傳婚姻之黨
隆苟合傲非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城赦之刑猶難使錯而
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
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損益也公卿大夫相與指畫禁讓
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
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
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
上有克勝之法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
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怯
害奸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

今案禮記卷百廿七 十

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
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無於色鄭伯好勇而國
人暴虎秦穆實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
好儉而民富聚太王躬仁而國貴恐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
所上而已今之偽薄此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
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
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
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也翼翼四
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肆至治保子孫
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
無以異於遠方郡國求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
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微

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舉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動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開東連年飢饉百姓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天自戒損省其泉苑章宮衛羅珠崖偃武行文料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屈辱崖詔書者莫不欣欣入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羅麗之飾若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跡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臣伏休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

戒妃匹勸經學疏

曰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時虞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觀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亮亮在茲言成王喪畢思慕兼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作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饒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永有德戒聲色

太常博士卷百廿七

十一

太常博士卷百廿七

十二

近嚴敬遠技能獨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驚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欲翼祇秉奉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類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犬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觀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延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家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始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植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論陰陽不和疏

薛顗君名宣字仲期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形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謫詞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惟九族亡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

詩云民之失德就餓以愆副諸曰苛政不親慎苦傷恩方利
史奏事時宜明申救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
唯明王察焉上嘉納之

陳薛宣疏 谷子雲 永終大司農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臯陶
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
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
任得其人則百姓欣喜百僚服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數王
功不興虞帝之明在茲一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
潔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載下不吐剛不茹柔舉錯
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德並
行衆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賊計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
孔子曰如有所興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取
稱以奸欺誣之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
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選
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
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舉是以職陳宣行能惟陛下留神
考察

上救東陽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
秦不敢窺兵并陘近漢有鄧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
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
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關西城都

支之無道聞王誅之不從後
將軍馬援論京兆三軍
邊吏之宿恥咸震百蠻武暢
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
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
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
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
罪無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
大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
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
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
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請加鄭寬中華禮疏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臣聞聖王尊師傳褒賢尚
禮誼昔周公薨成王葬以
加以美諡著為後法近事
年孝宣皇帝慈恩厚賜祭
有顏子之義贊包商假之文
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閑道
重職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
恭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
悼痛臣愚以為宜加其葬禮
訟馮奉世疏 杜子 夏名欽

曰前沙車王殺漢使者約諸
宜發兵誅沙車王策定城郭
以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

按春秋之義亡國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君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對為列侯臣愚以為此罪則支薄量敗則步車殺用師則奉世易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盡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切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疑生無常感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成功白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上徙都成周

翼少君名奉翼使也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就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

文選卷百廿七 十五

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以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右阻龍池前鄉崑崙後介大河建榮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教舍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已亡為接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宗廟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重吾而改作

陛下遷都正本製制皆定亡復緒治官館不急之費歲可一年之蓄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終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一小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茲設命不勳今漢初取天下定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者修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主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永久至於陛下八世九土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象幽獨日光侵奪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怖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

文選卷百廿七 十六

唐

敬獵疏

虞伯施

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恒曲不射率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征伐將欲摧班碎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戮夷凶剪暴以衛黎元收革摧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古訓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注道而行猶戒衛樂斯蓋重慎防

為社稷也。是以漢高祖直諫於前，張敖變已於後，臣誠細微，敢忘斯義。且天弘聖業，所注已多，雖為賜獲，望恩亦薄。伏願時息獵車，且聽長戟，不拒芻蕘之諫，降紇咎之流，相揚使博任之羣下，則貽範百主，永光萬代也。

陳時政疏

馬賓王

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周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惠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已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惠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多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代

卷百廿七 二十七

之基。豈徒然乎？今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且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諫，發覺猛時，而大要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絕，死者無算，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農秋收，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煩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怨望之言，以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復可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工書，以急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絺紵，妨害女工，以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

遺德，故人心不動，尚使高祖之後，頗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近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賜物并諸王妃王服飾，織者皆不以為份，臣聞昧且至顯後世，猶急作法，於理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門，知百姓辛苦，前代所親見，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之後，固望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欲改悔，未有宣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廢，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紂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帝大業之初，又笑周齊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周齊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戒也。往者貞觀之初，上霜儉，一匹絹纔得粟一斗，而天下怡然，百姓知陛下之儉，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議。自五六年來，歲歲豐稔，一匹絹得十簍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儉之慮，有怨言。又今所營者，頗多不急之務，故臣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富貴多，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府內口合而寺觀出之，東市積布帛，王世充之西京府庫，亦積布帛，之用至今，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即世充亦必能聚大眾，但積者固是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必能聚大眾，但欲之竟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臣以人負之，初陛下躬為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九

卷百廿七 二十八

集 296-115

虛之警狂校因之竊錄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肝食憂
寢而已若以陛下之聰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求上古之
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平高昌疏

褚登善

臣聞古者哲后臨朝明王創業必先垂夏而後夷狄廣諸德
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傳伐至境而反始皇遠塞中國分離
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則王師初
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騰輓粟一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
不復陛下每歲遣千餘人而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
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資救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忘方
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
生事高昌途遠沙磧千里又風水冽夏風如焚行人遇之多

卷百廿七 十九

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鹿飛酒泉烽舉陛下
豈能得高昌一八救粟及事畢終須發龍右諸州星馳雷擊
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繫
費中華以事無用陛下平頡利於沙磧滅吐渾於西海突厥
餘落為立可汗吐渾遺萌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
所謂有罪而誅之既服而存之宜擇高昌可立者徵給首領
遣還本國負戴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
孫以貽後代也

請誅程元振疏

柳伋

臣出身事君恭備近衛夙有志願銘之在心若遭艱危必死
王事當今日之際是臣死之秋將死之言庶裨萬一持乞陛
下少垂聽覽則甘就鼎鑊且天生四夷皆習戰鬪輕走易比

火戎數萬之師犯關度隴秦渭牧郊淫魯不血刃而
至城關館穀尚有三載餘地數踰千里謀臣不為陛下陳一
言武士不為陛下効一戰各攜卒伍剽劫閭閻汗辱宮闈
焚陵寢者何故此將帥之心叛陛下也自朝義東城回紇北
歸陛下以為智力所能神明所贊委推近貴失意元勳日引
月長浸成大禍陛下待臣載路多士盈庭竟無一人折檻牽
裾犯顏回慮至使北徇汾蒲西失秦川者何故此公卿之心
叛陛下也陛下出城之日鑾駕未動京師百姓初奪府庫城
外百姓更相殺戮者何故此三輔之心叛陛下也自九月二
十八日聞有警急十一日下詔徵兵至冬凡四十日矣天
下兵一人不至何故此四海之心叛陛下也近自京輔遠至
海隅文武百僚志皆離叛雖有恩恩戮力使郡縣城陛下獨
能長守社稷乎今臣所言四者皆叛陛下以為虛邪實邪若
以為實陛下以今日之事為安邪危邪若以為危陛下豈得
高枕而卧不決大計區區開良醫之療病也必審觀病源當病
授藥若不當病療之無益陛下知今日之病何因至此臣實
知之請言其故何者天下之心皆恨陛下不練士卒疎遠賢
良委任宦官離間將相以至於此陛下必欲救今日之急存
宗廟社稷即請斬元振之首懸示天下盡出內使配隸諸州
以彰恩勲勞留在左右仍以神策兵馬回付漢官使朝臣百
僚每日坐議左右使令盡用文武然後天下明詔削去尊號
引過歸已深自克責誓與百僚將以率德勵行後宮嬪妃且
移別院與宰相而下晝夜論政下詔云若天下勳臣知予自
新許予改過即召募將士來赴朝廷若以為舊惡未悛修身

有願則帝主大器敢妨聖賢聽天下所任也陛下若納臣言行臣所請一月之內天下兵馬若不露其闕下臣請開門寸斬以謝陛下伏乞陛下讀臣此表二十遍親與朝野商量事若可行則自處置不用露臣此表臣今日上表即知萬死但願行之死無所恨陛下若違臣所請更無長策社稷重事伏惟陛下審圖之

招慰拓拔疏

李大亮

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於技藝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宋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奪也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人遠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竊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氏庶鎮德潘美州縣蕭條戶口鮮少加因隋亂戡戡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以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復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納是以周室愛民攘狄竟延七百之齡秦王輕戰事胡故四十載而絕威漢文養兵靜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內虛耗雖悔輪臺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且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藩鎮非夏人地多涉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封請歸察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為藩臣蓋行惠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停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

入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長悉授大官祿厚位尊以中國之租賦供積蓄之餉屬其數益多非中國之利也

宋

雍熙三年諸班師疏

趙則平

伏觀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元捷深快輿情然則若更已及初夏尚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戰聞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風夜思之頗增憂慮伏况陛下英謀電斷洪化神馳目前懷探闕混一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康濟茲德誠誠非我敵蓋以本無禮義復與窮荒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古聖王置之度外恣其隨逐水草實以禽獸畜之伏料聖明何足介意竊慮希圖之輩蒙蔽睿聰致與不急之師頗涉無名之舉臣當披瀝精誠願前言竊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書至謂可舉而行伏望聖機之餘一賜觀覽其失不遠臣何遠臣竊念大發駟旌往獵虎醜百餘萬之生聚飛輓而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茲所謂以明珠而彈雀因隄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况得少之中既難為益失多之外豈有德度又聞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不戰所費甚大不可不思臣又聞上聖之人不凝滯於物事無固必理貴變通前書有以人生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苟更固必理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內地先困邊境早涼虜則引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于此際或設指縱而方冒寵以守藩獨獻言而阻殺蓋以暮景殘光所餘無幾圖恩報國正在此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疏遠臣復有萬金之策

達四聰之聽。唯陛下精調御膳。保其聖躬。惠綏疲羸。使之富庶。自然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土知仁。四夷慕化。殊方異俗。相率來庭。蠡彼契丹。獨將焉往。又何必勞民動衆。費積實力。有道之事。易行無為之功。最大。如也。則吊伐是為萬全。臣又思之。陛下非次興兵。亦恐出于偏聽。愚見功之董事。務傾邪意。為身謀。豈思大計。但欺君而足。念實。政以自居。事成則獲利。于身。未成則貽憂于國。苟至于此。何之奈何。昨來緣取幽州。未審誰畫其策。虛實之效。悉已彰明。望雅其人。實之刑典。庶昭聖德。以厭羣情。姦偽之心。于茲知懼。忠良同德。皆務竭誠。臣欲露肺肝。先寒毛髮。遲疑數日。未敢措辭。又念往哲垂終尚間。免諫微臣未死。安敢面諫。然知逆耳之言。非是安身之計。其如位高祿厚。才薄命輕。將圖國士之心。豈比衆人之曲。照愚衷。

全唐類選卷百廿七

二十三

論邊事疏

田表聖名錫制知錄

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安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用捨無惑。慮必精。夫動靜之機。不可妄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繹。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捷。孫捕斬小勝。為功。賈怨結仇。乘秋致寇。召戎起釁。職此之由。伏願申飭將帥。審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素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三農之業。寧障之地。可積十年之儲。前歲椒擾。邊陲親迂革輅。今茲張皇。聲勢頗動人心。若儼然如來。侵六龍風。駕戈矛。

全唐類選卷百廿七

二十四

也。農時人不得務。歛勞頓數耗。可謂言乎。軍國大端。固當慎始。戎族未亂。未煩強圖。狄勢未衰。未勞力。取待其亂而取之。則克棄其衰。而兵之則降。既心服而志歸。則力省而功倍。自古貪利。將食不獨。匈奴邀功。起戎。亦自邊將當鑒前軌。以恢永圖。昔漢安帝時。東夷犯境。連年不戢。漢頗患之。其主云。亡其子。繼立。漢乃命使弔之。東夷感德。還漢生口。一隅晏然。至於南蠻。亦嘗畔。漢始由邊吏增賦。不怨為寇。光武時。西戎犯邊。班彪請置護羌校尉。通其貨。之。有無治其人之宛。枉。遂安。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綏懷。兩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輒發。理在深謀。臣又謂安。心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體。求至理。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為君有常道。為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下不隱。情是求至理也。帝王之道。忌萌欲心。漢武帝躬東。帝。登單于之塞。唐太宗手結兩衣。往伐遼東之國。率義。之衆。徇無厭之求。輸常賦之財。奉不急之役。是捨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夷狄遺種。殺之更生。是勞而無功也。陛下執中。敢言者。少言。而見聽。則進。而無疑。言而不從。則退。而。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仁。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誅。而赦。則姦究。之心。或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而利國。可賞。而罰。則有以害。勸。勞之功。可。而賞。則有以利。僭。踰之。幸。能審利害。則為聰明。以天下之目。聽之。則聰。以天下之目。

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聰惟此明在無望也蓋去相蒙之弊乃協知幾之理臣又謂取捨不可以有感故曰蓋黃之孤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思慮不可不精故曰差毫釐繆以千里自國家圖治以采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憂虞復弔伐之名雖建洪業可否禍福之實實留聖心願陛下精其思慮決其取捨無使瞞目持久窮其極武為國大計不得不然

請除法之刑 錢希白名易吳越王原

臣竊聞聖人之為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無信是故刑之設也蓋國家不得已而用之約禮從輕察罪肆赦聖人實有憐傷之心焉是以刑之用期于無刑爾非欲毒於民也凡有罪之獄則五辭五聽無有疑屈然後擇其時而行之又痛其不可盡行乃施許贖之典則君之貴愛民斷可知矣堯之時誅四罪止曰殛鯀于羽山竄三苗于三危放驩兜于崇山流共工于幽州何獨不言殺鯀誅三苗戮驩兜斬共工于其厥然此四者皆殺戮滅絕之典也蓋堯之仁聖而四者雖凶尚惡言殺是故國之慎者莫先乎刑刑之傷者無甚于殺乃修其法式以節其用貴刑賄法有所據不本於法則刑黷刑黷則法無據法無據則國政暴國政暴則臣不敢言臣不敢言則一人專喜惡之心以獨理天下獨理不及則幾于亂矣秦任商鞅仁智不行而厚於法天欲殺秦而始皇復酷於民秦三代之法悉一時之威行肉刑族誅之制為秦民者皆寃之殘害父母之體令受苦痛一人有過而九族遭戮漢祖既入關蕭何以文無害居宰相故約秦之法

文獻通考卷百七 二二五

為三章文帝有德詔除肉刑此蓋暴虐是非明在簡策夫古之肉刑者劓捺劓之類然此刑者非死刑也以其身命尚有令受是刑後代尚以虐而絕之死刑者有二焉大斬小絞絞者以首領猶全故分二等百代奉之以為常法有司承式罔敢增變竊見近代已來非法之刑莫不可測不知建於何朝本於何法律文不載無以證之亦累代法吏不敢言而行之至于今日或行初殺人白日奪物背軍逃越與造惡逆者或時有非常之罪者不從法司所斷皆支解斷斷斷手足坐釘立釘懸諸路筋及諸雜受刑者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之聲未息置之闕闕以圖示衆四方之外長吏殘暴更加增造取心活剝所不忍言十五年前杭州妖僧為變數歲前蜀部兩廻作亂事敗之後多用此刑亦恐仁聖之朝不能除之則永為訛法今蓋以已死之刑復加劓截斷割此即古之五刑之刑不酷於今矣凡罪當死故重矣刑止于殺則絞斬行焉復使先受苦痛劓截斷割然後就刑然亦非欲酷於刑所貴誠於後人令無犯者臣淳化中寄居壽春縣見巡檢使生劓一賊於集衆之際有盜人物者此豈嚴刑可戒乎若使嚴刑可戒則秦之天下無一黑首為盜賊矣漢文持刑亦亂國矣三代已來齊民仁壽富先刑失齊之以刑亦不當言民免而無恥矣臣愚見以謂一人受代民誠則懼雖未至而怨已深伏惟陛下仁理天下德感外事天地如父母愛赤子如嬰孺憐憫愚民天下德感外事能行之者皆行之近代未復古者皆後之臣恐非法之刑非陛下能除之則後代相承益為常行矣臣又聞 見唐太宗

文獻通考卷百七 二二六

集 296-119

以人之五藏。子育有罪者。仍不令鞭背。蓋慮傷其命。故工
今稱善理天下。能致社稷。皆曰文皇。故死罪四百。令歸畢農。
然後就法。至期而無一人不到者。此豈在嚴也。且近廣州。惜
稱帝號。理廣以酷。施于毒刑。湯煎鋸解。靡所不至。廣民冤之。
立於刀刃。今之吏傳。以尚刑。太祖神德皇帝。平之而絕其法。
廣之民。于今歌頌。鼓舞方保其生。死亦無怨。今或非法之刑。
不除。亦恐政關。況剖心割腸。獨夫受行之。已為萬古所笑。今
以此為刑。臣耻之。陛下必亦耻之。非臣盡心報政。孰肯言於
陛下。非陛下聖仁。慈能信臣而行之。哉。臣不勝深有所
望。乞自今後。明下詔書。斷天下非法之刑。止存絞斬。則仁政
王道。盡在此矣。陛下從而行之。則誅臣一身。愚直之罪。亦幸矣。
論宰執不許接客疏
謝必

伏觀明詔。宰執樞密。使不許接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中
曰。任賢勿貳。邪勿歸。張說謂姚元崇。外則疎而接物。內則
謹以事君。此真得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繁。陛下以
明寄於輔臣。自非接見羣官。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
則羣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之暇。古人有曰。疑明勿用。用則
勿疑。若政在大夫。祿去公室。國祚衰季。強臣擅權。當此之時。
乃可為慮。今陛下執據宇宙。擅攬豪傑。朝廷無巧言之士。方
而無姑息之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曰。惟黑王。道。湯
蕩。日之謂也。奈何執執政為累世之事。平百孔。先不言溫
中樹。顧雍封侯三日。家人不知。謝安石。客。謝書云。
客不覺。大臣當密慎如此。雖妻子猶不得聞。況它人乎。使
其人當斥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設若杜公

堂謁見之禮。豈無私室乎。然則府議託之漸。豈無它徑乎。
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復何體以報陛下之道也。王
禹偁昧於大體。妄有陳望。累驚。蒙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
聽用。

議許懷德等差遣疏

范希文

臣竊見許懷德在延州。為不進兵。殺賊及軍民。棄隨
軍糧草。遂送求興勳。劾該赦。釋放。秦州部署近又西賊侵
邊。破蕩。戶一千帳。不能保護。令重行朝典。以其在邊
無效。降充永興部署。郭承祐降。知相州。為轉運使。糾奏。充北
京都部署。此二人一面責降。一面棄轉。天下聞之。是朝廷賞
罰顛倒。取笑四方。何以教勸勳臣。以監戒情將。如王信狄
青。實有武勇。堪任管軍。亦恐未有大功。遽轉太速。祖宗朝。任
用邊將。賞賜至厚。使用度充。至重。使生殺在已。惟
官職不令滿志。恐有懈惰。不思立功。實前王馭將之術也。又
朝廷曾降詔。所開都震候等。更不轉。轉候有違。功除授。今却
不因功。轉改此詔。而今後國家之命。全無信矣。惟用兵命
將之令。尤要取信。繫國安危。與其號令不同。如須合轉起。
亦候過郊。禮使作該恩。方可進爵。陛下再三思之。何乞子寧
指揮兩府。今後議論賞罰。不可輕具。須是有所激勸。不招旁
議。方可施行。臣謂國家承五代之故。賴祖宗威德。陛下聖
保守四海。火無禍難。今四夷已動。百姓已困。倉庫已空。外
已驕。國家安危。實系可保。惟賞罰。柄駕取天下。如賞罰頻
失。將何以保太平之業。臣切懼之。陛下下。謹言。
謹言疏
司馬君實

國家之風俗之善惡繫於習俗之無不
五方之風俗之善惡繫於習俗之無不
相為者無他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衣冠於今
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衣冠於古之世則駭於有司矣衣
冠烏有是非哉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
以為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
憂疑而莫肯從矣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而民
亦愁怨越武靈王變華俗效胡服而羣下不悅後魏孝文帝
變胡服效華俗而羣下亦不悅由此觀之俗之情安於所習
駭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蕕漸謂之
化淪胥委靡謂之流弊心安定謂之俗及其風化已失流俗
已成則雖有辨智弗能論也疆域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

文獻通考卷百廿七 三十九

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
變也周湯桀之蒙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
行於諸侯諸侯之令必行於卿大夫士卿大夫士之令必行
於庶人使天下之勢猶身之使臂臂之運指莫不率從詩曰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禮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
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
敢暴蔑王室者豈其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已與也然足乎
翼戴王命以威懷諸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
王之遺風餘俗未絕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下陵上替晉
平公之世魯子服回如晉還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遂卑
矣六卿彊而晉微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其後趙
魏韓氏卒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及漢氏雖不

能若三代之
儒術化民是
猶立宗室以
系紹以誅
下莫能與之
為者畏天下
守節人臣始
以純固之士
不以為耻犯
羣魔下之古
伍授以旄鉞
於聞見以為
惴焉畏其下
屈體以相媚
為賢敗者為
天下蕩然莫
近者三四年
天下之禍亂
皆斷於聖志
鎮齊以法度
富選其麾
瓜牙使不得
於是節度使
除路各置轉
威王然猶尊君卑臣敦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
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亦肩雖羣盜
從民望王郎矯託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
為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
敵禦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哉然沒身不敢
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
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為糟粕而不行
尚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至於有唐之
上不以為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於有唐之
共始也取倫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教無習
乎理當然不為非禮不為非義是以在上者惴
惴焉畏其下

文獻通考卷百廿七 三十九

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酒食常甘言
得間則鉅鋒利刃狠心詭計以相屠割成者
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于五代
禮義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
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
於無禮也於是神武聰明躬勤苦戰征伐刑
心後人主之勢重而羣臣攝服矣於是剪削藩
文吏為之佐以奪其殺生之柄擊其金穀之
府儲之官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
爪牙使不得
於是節度使
除路各置轉
使以州縣百官之重皆授漢郡刺史之職

俗以至於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絕衆心咸安此乃曠世難成
 之業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勿失者也臣切見陛下有中宗
 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讓而不決多之臣下
 誠使所委之人皆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奸邪在焉豈不危
 甚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陛
 下之務不身親之至于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不由臣出不可也

卷百廿七

三十一

類選卷百廿七

三十一

集 296—122

無事則當職之權未始不重

之可也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斷於法或法重情輕或情重法輕可殺可徒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經略安撫使或轉運使親書號令行下諸州而諸州違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理當可施行而州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校士卒之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恃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有廢法違道以取悅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誅之無勳公正無私御衆嚴整者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所以事朝廷也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賢退不肖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保萬世無疆之休猶荷南山而坐乎原也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 疏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錢物休和事下開封府轉輸官無事實錄元初親察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切詳祖宗開基之始人心不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皆畏懼莫敢為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與其過夫廣作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語言皆見將撫臣等常病此家澤天下賢才以為公卿百官而猶不可信

願任此職小人必為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如死罪使人毀陷圖橫惟獲棄幸而不自經服僅能辯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親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忌憚愈加恣使京師吏民無所措手足此豈合祖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速元初親察人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別有仇嫌或察訪圖奪各隨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永為定制無可以塞欺罔之源絕倭寬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

請令皇子伴讀提舉左右人疏
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秘閣校理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君之遠圖然臣聞三代令王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登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德明而德成心諭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為益也今陶等雖為皇子官屬若不日見得見或見而遠避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求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己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諂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偽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諂諛易入詐偽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不能能生者也昔見亦罕矣

通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博之衆楚人咻之雖曰博

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漢世陛下多置皇子官屬侍從，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克之。母曰：皇子位與皇子居，近無遊講讀道義，皆善抑惡，輔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伴讀官提舉覺察。若有詐邪詭巧之人誘導皇子為非，義之事者，委伴讀官糾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自有過失，再三規誨不從，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疏，誠天下之幸也。大理評事趙彥若孝友溫良，謹潔正固，博聞強記，難進易退，國子監直講。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比，以備皇子官屬。臣等不敢存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誨諭。

論西夏請和疏

韓維圭

臣聞趙元昊將納和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不改舊號，請則不可。許平詞厚禮，從元率之稱，亦有不可防者。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帥臣奉詔已得便宜，又舊將新將漸升，前弊稍除，將責實效。納束將佐不令輕出訓導，率多變法。但今極塞城寨或未堅牢，新集之兵未可大用。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慮。然大軍持重，守禦宜無定川之負也。如侯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集，賊無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於一二年前，謂宜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使熟戶番兵與之，多用則機山一帶族帳可以圖之。降者使之納質，而厚其官賞，各令

安居籍為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軍，鼓行山界，不為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之。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久。退散之後，我兵後進，使彼復聚，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於今命則山界蕃部，窮援弱且近於我，自來內附，固應以鎮之，是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為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勿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外臣僚不得輒言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統開四海，創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以為晚耶？契丹聞國家深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臣等早蒙聖獎，擢預清班，西事以來，供國寵使三年，塞下日勞月費，豈不願聞納和少園休息，非樂職於矢石之間，蓋見其勞，未棄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恃亂為中原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忘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望於納和禦侮之間，慎其處置，為聖朝長久之慮。

答詔問北虜地界疏

臣晚年多病，心力耗殫，已欲再乞骸骨，保此殘軀。不意陛下以北虜生事，深恩預防，記及孤愚，曲有詢訪。臣不勝惶恐，少塞聖問。臣初以契丹指疆北界，與中國界，一百七十里，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契丹疆外無諸國，契丹大祖宗朝，契丹有故地，雖山界，當時陛下以慮天下之九必與虜

我終以愛惜生靈。而就和好。凡疆場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
惠為誡。以是七十年間。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老死。不知
兵革戰鬪之事。至仁大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
事。則似不以敵為恤。虜人素以久疆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
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虜主孱弱。而倭僂
豈無強梁。宗廟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累端。
故屢遣橫使。以爭理地界為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耳。所以
致虜之疑者。臣試陳其大畧。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
貢。向自浙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契丹之盛
求與不來。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此
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
耕牧自足。未嘗為邊鄙之患。何聞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

金輪續編卷百廿七

三十七

其老小。以數萬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董璘。即契丹
壻也。既恐關地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
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高仰。不可為塘泊之
處。向聞差官領兵徧植榆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然興於界
首。無不知者。昔慶曆慢書。所謂拘立隄防。障塞要路。無以異
矣。然此豈足恃以為固哉。徒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勇民兵
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按其整教習。亦精而忽。然團保甲。一
迫紛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或撥入保甲。或放而歸農。得增
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自虜人辯
理地界。河朔緣邊。與近重州郡。一倒差官檢計。修築城壘。開
洫壕塹。趙冀北京。展貼之功役者。尤衆。敵據戰棚之類。悉加
完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備足。遂州兵甲器械。累次差官檢

視。排梁張盤前後非一。又諸處都作院頒降新樣廣謀造
作。澶州等處。初為戰車。此皆衆目所親。謀者易窺。且虜人未
有動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已費財殫力。先自困弊。此又徒
使契丹之疑也。近復置立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
得關預。惟州地控極邊。亦設將屯。其隨軍衣物。有令兵士已
辦者。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以至預籍上戶車
馬。驟驢。驢。準。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不。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
之疑也。夫北虜素為敵國。設如此。則積疑起事。不得不然。亦
其善自為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優養。以探贖朝廷代北
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實屬情無厭。濫不已。誠
如聖詔所論。固不可與。或因其不許。屢發特以此為已。直縱
未大舉。勢必漸撥。諸邊卒。隨。盟。好。蓋。事。有。因。緣。而。至。此。者。乃

金輪續編卷百廿七

三十八

煩明詔。訪以待遇。備禦之要。自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策
上助聖算。然臣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而不言謂之隱
臣昔曾言散青苗錢。不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
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聞其有未協人情者。實避嫌難
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詔問。事繫國家安危。言及而隱。是大
不忠。罪不容誅矣。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祖宗以來
紀綱法度。率多因循苟簡。非變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有富
彊之術。聚財積穀。寓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
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始散青苗錢。使民出利所得
之利。復以為本。但務多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為免役之
法。自上等以至下戶。皆令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從來上戶輪
當衙前重難。故其間時有破敗者。今上戶一歲出錢。不過三

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戶素無侵者歲歲七錢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雖百端補救終非善法又役錢之內每歲更納覓剩錢以備他用此所謂富國之術者也且農民送納夏秋賦稅一年兩次納不前者始有科校之刑今納青苗與役錢已是加賦有過限者亦依二稅法科校則是一戶一歲之中常負六次科校民不勝賦矣如遇水旱則逋負官錢流移失業是已著見孰敢言者又內外置市易務盡籠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以得利為功雖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手加以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稍有違者坐以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監司督責以刻為明此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縣之間官吏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脫罪為幸夫農者國之根本也商者能為國致財者也

文淵閣藏書卷百廿七 三十九

官吏者助朝廷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怨於賦畝商者則嘆於道路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恐陛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挫衆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功者也此則為陛下始謀者之大誤也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知其所謂能改不吝聖人之大德也又今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謂逸事將作富貴可圖獻策以干陛下者必云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頗大兵深入虜境則幽薊之地一舉可復此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緣遣次邊州郡芻糧不充新選將官皆庸劣保甲新點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于堅城之下糧道不給虜人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可其將奈何此太宗朝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致岐溝之敗也臣愚今

為陛下計請宣遣使報聘優致禮幣開示大信遠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與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恐為謀者之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欲隳祖宗累世之好永敗信約兩端結怨望陛下將契丹所疑之事始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疑竇苟一聽服可還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選用忠良使天下悅服邊備日修塞下有餘粟帛中有美財俟虜果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舊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陛下功德赫然如日照耀無窮矣如其不服欲背約則今河北諸州漆溝高聖足以自守虜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大帥持重以全取勝自此彼來我往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可

文淵閣藏書卷百廿七 四十

前料即未知何時復遂休息也至於清野之法則難盡事宜之際不可率一境之民比戶將牛馬糗糧盡入城郭蓋至時或有往保山寨者或有挈家渡河者或有留人看守在營者或有就近入居城郭者當使人得自便方保安全固不可按圖先定必令人城郭而居雖有嚴令必不從也臣在祖宗朝屢經北虜之擾鄉民避寇率亦如此頃朝廷不須一一棄置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官已極品歸榮故鄉世無不足者年將七十宿疾在身每思告老而去庶全始終比緣聖問之及因敢一貢盡言非嫉善非求進用是只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漸不敢以直言為獻臣實不忍負累朝眷遇之恩猶觀狂瞽一悟聖心為宗社之盛福惟陛下加察賜以不疑非獨老臣幸甚天下幸甚

論辨牙正

疏 富貴國名 司馬人左 漢書卷之

臣伏以聖造權冠 罕司雖步履尚 欲仰報塞而事頗紛紜
固非平壘可盡 且以一事最大者 仰歷天聰伏惟聖慈更
賜裁察夫君臣之道本是一體 君元首也執政者股肱心
膂也諫官御史侍從論思者耳目也內外羣有司者筋肌支
節血脉也體若且備方能成人為君者上下之官亦具而無
闕方能成國為國者正如為人之體也人之體一脈不和則
為疾矣君之國一官不和則為害矣體之不和為疾最大者
股肱心膂也國之不和為害最大者執政也夫執政者輔贊
萬機為國大臣日 至君前議論天下之事賞善罰惡進賢退
不肖喜怒繫乎人 情之舒慘邪正繫乎朝廷之盛衰是執政

卷百廿七

四十一

者天下之所觀望 羣有司之所師表也執政不和則羣有司
安得而和哉羣有司不和則萬務安得而治哉萬務不治則
天下之民受其弊矣民既受弊則國家衰亂隨之此萬萬必
然之理也故為國者欲求治且安非天下人和不可也欲
天下人和非中外 官司皆和不可也欲中外官司皆和
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政者乃朝廷教令之所出而天下治亂之
所繫也安得不和也尚書韋瓘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周武王
曰紂有億兆夷人 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康王
曰三后協心同底 予道夫三后皆當時聖賢此足見聖賢若
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且夫執政者和則類無情類所議
皆合事必極其理 蓋其善然後行下人固悅服而稟從之
此宣化風動草偃 使天下蒙其利則豈有不治而安者乎

及其至也乃能致昇平而今國家事枵於數百年者矣

漢陳平為右相周勃為左相勃既誅諸呂平以勳功高遂以
右相推勃及平對文帝決獄治罪事有條理勃自知能不如
平後推平為右相也唐太宗召宰相房喬以杜如晦能斷大
事如晦復謂喬善嘉謀而太宗卒用喬策蓋四相者非用心
至和以天下為任安肯互相推薦為國遠慮如是之切而不
自爭勝邪此乃臣前所謂執政者和則致時昇平使國家享
祚數百年之明効也若執政者不和則議事之間動有疑貳
或忿爭於官府或辨列於君前或蓄不平之心必無至當之
論假使疆自牽合終成乖戾互相厭苦陰肆傾軋門下賓朋
助為搖撼彼此窺伺是非紛爭貪進私憾之嫌何卹公家之
事既行於下人不悅服而不肯果從淪胥展轉遂至天下受

卷百廿七

四十二

其弊則豈有不衰而亂者乎其甚者至有賈禍召亂為國大
患而不可救者矣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
兵諸道叛亂者悉有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王室大振既
而倖用李逢吉為相逢吉大姦邪嫉度功業令門下朋黨號
八閔十六子者與造謠訕有般中倖以至撰作謠譏謂度有
天分憲宗既感度逐罷去尋致河朔徐汴再陷賊庭王室復
弱矣唐宗用鄭畋為相爭黃巢邀請節旄事機以敗語
至切遂拂袂投硯而起喧於都下然衆議敗語為是構議為
非時又用宰相王鐸為都統出討黃巢大不悅益固執不
與巢節旄只授以平府率其意欲漸黃巢之怒使鐸功不
以快已志殊不以天下安危為慮而僖宗不明終用構
果大怒擁衆百萬自領表橫行天下是時大亂無一州

久之巢雖漸敗而朱溫自巢軍投來終移唐祚自就大梁
二相者營私徇己用心不公擯隔忠良敗壞時政或翦弱
王室或覆亡宗社為臣至此墮族何償此臣前謂賈禍召亂
國大患而不救者之明効也以此足見執政者和與不和
有繫乎天下治亂之本存亡之機也如人服脉心齊之疾可
以養其生也至於諫官御史侍從論思及內外羣有司者亦
不可謂其職小而容有不和也苟有不和則如人耳目筋肌
支節血脉之疾安得為其小而不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
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三千者舉其
內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厯禮曰和者天下之睦
道也漢劉向亦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昔賢又以其調
鼎鼐更張琴瑟操執轡轡合眾心於方以為論者或大
或細未有不以和為主也為君者可不察也不可不密其
所擇也夫內外大小之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止曰乎君
子小人並處其位也蓋君子小人方圓不相入曲直不相
貪廉進退不侔動靜語默不相應如此而望議論協
令平允安可得耶安可并而致耶易卦君子道長小人
消則時自泰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時自否矣
君子小人並位而處其時之否泰必無兩立之理君子
小人常聚則小人必勝君子不勝君子不勝則牽身而
道無悶萬一小人不勝則陰相交結互為朋蔽
黑維縶千岐萬轉眩惑三聽必得其勝
則志無

世少否而亂世多者亦止乎小人常勝君子常
致也小人但能亂不能致治若小人或能致治則易更
必不於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為否也凡六十四卦三百六十
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分善惡至多不可悉
數也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則不
懲夫小人者聖賢無不鄙而惡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盜思奪之矣詩曰憂心悄悄惓於羣小此皆聖賢鄙惡小
人之甚者也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奔不保天降之咎
此謂用小人則民叛而天降災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
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為既與君子相
反矣則安可使之並處哉所議安能得其協和哉夫天子無
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
自古稱明王明君明后者無他惟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捨
之方為明矣至於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
前車者後車之所望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刪書於
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傳說戒高宗亦曰事不師古以克
永世匪說攸聞恭惟皇帝陛下稟上聖之資嗣累朝之業續
服未久勤勞已至更胡考前世紀衰治亂之迹近代安危存
亡之機凡於選求力辨邪正所喜者未可遽用之所怒者未
可遽棄之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也又人所毀
者未必為惡人所譽者未必為善仲尼曰衆惡之必察焉衆
好之必察焉者是也孟子尤於進退善惡之說至詳齊宣王
問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捨之孟子對曰國君進賢如不得
已將使卑踰尊踰尊踰尊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

論宋庠

包希仁中名挺為御史

選卷百廿七
四十七

也。固不敢緣私。以欺愛黑爲白。惑亂陛下耳目。勸盛大臣爵位。以取奇譽。乃及以身計。斯亦臣等所自信。陛下所明照者也。臣等昨於二月二十三日。具劄子論列宋庠。自再秉衡軸首尾七年。殊無建明少效。捕報而但陰挾持祿竊位。素飡安處。洋洋以爲得策。臣復求解之際。陛下降詔未及斷章。庠乃從容遂止其請。足見其固位無耻之甚也。今乃自辯。謂臣等議論暗合己意。臣等亦謂庠本意暗合天下之議論也。斯不近於欺乎。陛下所深察矣。且云無過。則又不然。臣等竊以前代治世。至于祖宗之朝。罷免執政大臣。莫不以其謨明無效。取群議而行也。何則。執政大臣。與國同體。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非如羣有司小官之類。必有犯狀。注于刑書。乃爲過也。唐憲宗朝。權德輿爲宰相。不能有所發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二十七

全宋詩卷百廿七 四十六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二十八 疏目錄

宋

歐陽永叔二篇 宋子京一篇 劉原甫一篇 蔡君謨一篇
 范鎮一篇 趙閱道一篇 呂獻可一篇 王介甫一篇
 呂晦叔四篇 韓持國二篇 范堯夫一篇 程伯淳三篇
 蘇子瞻一篇 蘇子由二篇 劉莘老一篇 鄭介夫一篇
 鄧潤甫一篇 程正叔一篇 范淳父二篇 梁燾一篇
 朱光庭一篇 曾子開一篇 游定夫一篇 陳堊中一篇
 龔彥才一篇 江公望二篇 崔德符二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二十八 疏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二十八

文翰類選大成

左長史上海李伯輿編輯

紀善慈谿馬厚校正

疏類

宋

論杜韓范富疏

歐陽永叔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羣邪切
 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願聖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
 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
 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
 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
 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
 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聚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
 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以為朋黨則
 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過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
 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
 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尤深
 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前詳言之昔
 年仲淹初以忠言議論開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
 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內
 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
 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
 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則各異故於
 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

中淹河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滄仲淹則是劉滄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間君則相輔義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譏為朋黨可為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上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曾不懇讓懇讓之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作事如此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眾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庭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還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難臣方惟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府宣撫國朝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敢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此虜豢養遠盟而動其書辭侮慢

有真祖宗之言陛下憤耻雖甚志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下能否洞達不遺故於千言有辟之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弼等不為陛下惜也伏惟陛下聖慈仁燕保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與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耀至深未諛巧而正士去朝廷乃臣一身報罪敢竭愚言惟陛下擇之

論賈昌朝疏
臣脩伏觀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情莫不疑其公論漸以沸騰蓋山傾險頗知經術能緣飾姦言善為陰附者衆皆樂為之用前在政府屢言風畏陛下之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臣等言未嘗不進於前而聽察之

臣使旬日以來中外人皆謂陛下性回邪所以明

二
諫院十月之內七受
之閉處伏望早辨諛巧

臣等言未嘗不進於前而聽察之

所譽者君子所賤者小人則不害其
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
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
乎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非矣宦
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
為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朝
或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宦官
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
隨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
臣自處嫌疑實難效呂若立川忠正
其所稱信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
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
不為左右之臣而用之也然左右之
進見無時其所說能使入主不覺
人喜為稱譽朝一人進一言募一人
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乎聖心
謀議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聽矣
不謀於人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
近歲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彈擊
而然也今昌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
降以起獄訟以此規圖進用今聞
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沸騰
如此若使居其位必不免言事者
傾害善人亂朝政必為國家之
臣官女左使
是矣陛下察此則昌
政大臣謀而用之乎
左右之人謀而用之
昨聞昌朝陰結宦官
與執政大臣謀之則
之士則無不以為非矣
右之人爾陛下用昌
用之乎臣伏料陛下必
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
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
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
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
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
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悲
苗用非其人不叶物議
公論乃交結中貴因內
諫方欲論列其過惡
也今昌朝未來外議已
煩聖聽不爾則昌朝後
事臣願聖聰抑左右陰

薦之言採納紳公議之說連罷朝
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元聖心求治甚
而外庭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
請下罪已詔并求直言
宋李京
臣聞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察政合而祥至道失而祥疎自
然之應也然至亂之世不能絕祥其治之代不能無祥祥君
以祥自泰故益修而延亡賢主以修德修德愈長而祥則
祥無必慶無固凶視銷伏之如何耳臣伏見頃歲以來災
咎數見依類託寓異占同符天本示法而尊乃有隳離
之變地當安固而靜乃有都國震動之口陛下奉承天
豐月察當蒙介福觀至大異何哉得非事有召茲法有
天於宋室詩詩存顧先幾豫必以啓聖心欲陛下
緣微警衆勸懲固執主威厥銷未明文光不業也
讀前史五行志以驗于今累感重譴不可不察若乃
散則民人湯祈之象也月行黃道地張四邑則遠近
下擅恣虐妃將歲年穀且飢之兆也去年丁火災興
延熾藝祖神殿已而盜壞宗廟御器者其則神不貽
也自昔災異之發遠者十數年近者三四年隨方
虛已陛下何不暫降德音其端方今典刑設張下
後而臣便論急事必錄取信然陛下試一公假有
何策固安假有飢空以何理振救脫致災問可任
儼令擅恣司防之效有幾災異不駭國之禍也
陛下禦之之慮得不素於中哉然則
以操柄為重臣以奉命

其... 下念... 與刑罰... 權難辭言一

威夫威福者天子之所以固大寶制此人之術臣有作福

行威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古之王者亦何能使刑悉當罪

者必殺傳曰倒持太阿言柄之不可失也又曰吐珠必含言

失之不可收也若夫後宮戚里折恩... 月不乏陛下

且當斷而不聽以示至公內省黃門... 左右亦宜數加訓

教使志不出位此皆助陽抑陰之術也... 伯禹三王之長

逢幸引應宣成周之良惠惠側身故... 微神祇收避威

怒回沴氣為太和化已衰為中興陛下... 照今古詳至熟

今雖會日者中外暴聞而罪已之問不... 於詔書惠惠之謀

不留於旬... 遠委遠天戒虛而未吝踰時... 月群下... 問者

但引緇黃... 齋夕唄修不經之細紀... 大... 人... 未

信天胡可欺臣誠至愚竊恐銷伏之問... 符計也伏望

下不以災之未應為安不以歲之厚... 忘著... 詔曰

執各貢所懷庶幾天下條貫繁然先具... 舉六事以... 萬一

聯寫于左如有可采續當條陳科別惟... 陛下裁赦其罪始垂

省閱臣無任贊往待罪之至

臣伏以馭臣之道在分別邪正正臣當... 而近之邪臣當遠之

遠之至於天下之人亦皆以此窺朝廷... 若正臣聚於朝則

雄屏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聚於朝則使... 伴親進傾軋

不可不深察也臣伏觀朝廷太平精... 賢能果多矣

論邪正疏

劉原甫

邪正亦雜有之或愛君憂國非公不正... 朋黨之周昔

公樹私亦有循然自守不能為善又不... 敢為惡陛下臨御三

十餘年矣以上聖之容監群下所為固... 無道形固無隱情然

有可戒謹者在此而已凡正臣常難進... 而易退邪臣常易進

而難退何以言之正臣者唯義所在言... 則逆耳之耳是所以

難進也言或不用不欲自顯因事而去... 是所以易退也邪臣

者唯利所在言則逢君之欲是所以易... 進也行雖惡不顧禮

義名雖醜不知愧耻喪失之耳是所以... 難退也此兩臣者願

陛下參五觀之毋使當親者疎當疎者... 親則朝廷尊榮而社

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呂... 樞樞直學士蔡... 繼出典

制今又開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士歐... 陽脩知制誥賈黯翰林

絳並乞補外此其人等皆有直質無流... 心議論不阿執政有

益當世者也誠不宜許之使四方有以... 窺朝廷而效倣倖

之雄因而競起此則分別邪正之一端... 也臣以孤拙忝官侍

從日夜思惟無以少裨聰明恐陛下忽... 於正臣之易退而忘

左右前後直道之不容也不勝其愚謹... 獻所聞唯賜采擇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 蔡靖歐陽脩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

皆特立之士皆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 且久今者一日並命

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神... 斷擢任不疑蓋陛下

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群臣之邪正... 未分四方之利害未

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陛下為... 社稷生靈大計也臣切思

論增置諫官疏

蔡君謨

也然邪人惡之必有樂之之說不過曰是人也。好名也。好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為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公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陳。如此之至。況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惜使為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繁行。以近名者。亦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隨遇昏世。上犯威嚴。旁觸勢要。雖鑒若側斧。鎖在前死。且不解。安得好。好。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蓋忠補闕之効。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為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為諫。臣事之難言者。則暗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復再議。退而曰。其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默默。無所耻。姚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為近。或不敢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以為過。此可謂彰君過也。臣向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今陛下出於此。願有擇諫官。必自主之。若有諫於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願優假。無為邪說間致有片。遂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迹遠言近。不。惶激切之至。

請建儲疏 范景仁
伏以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陛下者。愛死而尸利之人也。臣不為也。臣不為愛死尸利。以宗廟社稷之計。獻者。知諫官之。使契丹還過河北。河北之。不豫時有言曰。我不能管天下事。看太祖太宗面。道路傳聞。不審信。失其失。謂何。陛下憂勞萬機。有風。隱言不能管天下事。此臣所謂陛下。陛下不豫時。中外皇皇。莫之所。為念是宗廟社稷之計。慮至深且。得也。今陛下既已。下復。柳殿聽政。延向之失者。已為得也。願。推所謂得者而終行之。行之之術。非明則不審。非果則不決。惟密與決。而宗廟社稷之計。定矣。方今祖宗後裔。蕃衍盛大。信厚篤實。伏惟陛下。按其尤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或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之心。異時。誕育皇嗣。復遣還。邸。則景德中故事是也。初周王既。之宮中者。天下之大慮也。太祖皇帝。而捨其子而立太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宗廟社稷之至。可也。唐自昭肅後。君臣之間。諱言儲副。事者。間君之為也。伏。陛下觀太祖皇帝大公之心。考真宗皇帝時故事。而黜唐。昭肅以下之。斷于聖心。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臣考之於。參之於今。之於心。書之於疏。疏成而累月不上者。大懼。益於事。死今之世。以累陛下之明也。既而自解曰。陛下方。不豫時。尚不忘宗廟社稷。

請留鄧陽修等供職疏

趙閔道

伏以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
 須得正人賢士爲之羽翼朝
 廷有大賞罰可以詢訪有大
 闕失可以裨益有大急難可
 以諮議有大禮法可以質正
 竊見近日以來所謂正人賢
 士者紛紛引去朝廷奈何自
 剪除羽翼臣未見其能致遠
 也憂國之人莫不爲之寒心
 如呂濤知徐州蔡襄知泉州
 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河
 陽府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
 聞歐陽脩乞知蔡州賈黯乞
 知判南府侍從之買如脩輩
 無幾今堅欲請郡

者非他蓋傑然正色立朝切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日虞中傷
皆欲扳秦襄奎絳而去耳今陛下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
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也何
從而裨益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論質正也所失既多雖悔何
及詩不云卑濟濟多士文王以興此謂文王雖大聖人得居
尊而安寧者蓋在朝多賢哲之士而致之然也臣愚伏望陛
下鑑古於今勿使脩等去職留為朝野笑以自貽恥則中外幸
甚臣無任懇切納忠之至

論選部疏

吕猷可

臣聞漢世諸侯自得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置之郡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伯魏晉而降始歸吏部蓋所以尊王朝而削郡國之權也甄商流品因襲今以天下之

民政之本。參牧守自擇賢良而佐之。猶慮不得其人而况專於一司乎。所用刀筆以量才。按簿以面責。實限歲月以稽課。待賢愚於一塗。將使官無疲廢。民歸治理。其可得也。而又吏有定員。入之流之人無限。官之數雖鉅。銜日素不得救。儘以登源其郡吏官都從事及縣之司。第不令牧守察辟乃任。命吏部謹其簿籍。俟考秩滿。則稽之以課。最尚之以薦。節訪之以特。然較之以書判。皆此四實。第為五等。三之上聞于朝。當為進。四之下俾其為進。降此則覆退。及三載聽叙前職。如是州郡得人。生民受賜。雖權重於牧守。而命出於朝廷。亦不減吏部銓覈之要矣。

論本朝百年興事疏

王介甫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
淺陋不足以對陛下之問臣惟念聖體不安不敢久留語不及
遂爾而退竊惟念聖體不安不敢久留語不及遂爾而退竊
事君之義臣雖老病而粗有所依惟太祖躬上者獨見之
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授必盡其材緩置淹諫必當
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
是除苛賦止虐刑廢不急之務鎮設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
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民元元爲事太宗承
之以聰武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
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
備從官旋爲大末臣所親見茲試爲陛下陳其二而陛下
詳擇其可者是以申鑒於今伏惟陛下下
也惟長
濟良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於國如紀一永

在天下安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虐
吏於英狄而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之而信納用諫官
御史公職並
御吏公職並
而隨之
酷吏有
子夫帝
未嘗妄
殘虐乎
右近習
而公之
以御之
有能吏
抗而
莫能大
間或具
偏至之
不肯得
衆人之
日天下
始如一
之義人
之細故
以措之
加名實

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
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叙朝廷之位而無官司
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
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
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
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氏壞於縣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
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教訓
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驕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
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
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
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
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
也蓋聖相繼作是夫俯仰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意此其所以獲
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
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然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
輒察將明之義而苟逃時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
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任官給俸錢疏 呂海叔
臣竊以古之仕者七十而致仕雖有不得謝者然年五而去
實禮之常制蓋當其壯也既竭勤盡瘁以任其事故及其老
也則使之優逸以終其言此君上之至恩而臣下之福也
然自本朝以來凡致仕者雖例改官資或推恩予第一受而
願退者常少議者以疲老疾之人其精神筋力不任以
職則或至於廢政而害以故著令應年及而不退者知

以下皆降為監當然比年以來致仕者亦不加多夫昔為
倖而今釐務雖至愚之人豈不以為辱然所以被辱而不去
者亦由朝廷立法有以致之何則古之為士者終身食其地
今之致政者即日奪其榮古之仕者不出鄉里今則有奔走
南北之勞古之仕者常廢其職今則有罷官待次之費故自
非貪吏及素有經產則其祿已常苦不足一日歸老則妻子
不免於凍餒是以雖察廉之士猶或隱忍而不能去議者不
惟其本則曰此皆無耻之人宜思所以重辱之此朝廷之恩
所以愈薄而臣下之節所以益壞也臣愚欲乞應文武官致
仕非因過犯及因體量者並依外任官例與給四分俸錢歲
時州郡量致酒粟之問如此則自非無耻之甚者莫不感抱
恩德爭自引去矣朝廷優之如此而猶不能去則雖重辱之

亦不為甚過也或曰今國用方患不足則吏祿豈宜有增臣
竊以為今日所議正為年及而不退者彼若年及而不退則
其祿故未宜絕如此自人多引去則今之去而受祿者乃向
之不去而居官者也臣所論者其實國無所費而足以全遇
下之恩臣無重辱而足以去瘰癧之弊伏惟陛下下方以至仁
厚德風化天下則於

論臧否人物謹密疏

臣聞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夫人主延見群臣與之講天下之事而論及人物之臧否此
所宜謹密者也苟人主謹密有所不至則人臣惶後之及
念失身之戒而不敢言其所言此易之所謂不密則失臣者
也况人君用人既用其長固欲知其短知而養之則意宜

其心力將同舟而濟共夷而馳者不能使人人盡其心力則
其勢未可知也惟陛下留意幸甚

論李定言程顥顧臨不當疏

臣聞臯陶陳謨以知人為難孟子論道以知言為要所謂知
人則哲能官人何憂乎驪井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者知人
也故辭知其所蔽諛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道辭知其
所失者知言也故曰帝王之德莫大乎知人而成敗之機在
於知言是以堯舜在上明目達聰詢四岳以難任人命納言
以聖謔說使惡直醜正者不能亂天下之俗服讒蒐隱者不
能遷人主之意然舊聞稷稷而朝廷清明權歸於上而天下
無事臣向蒙陛下擢在樞府中謝日不敢縷陳細務輒論及
判別忠邪之道竊謂陛下勵精為治十年不懈小大政事日

欲增其而朝廷之間邪說尚勝大抵小人之害君子必求其
切之語又中之便之不能自解方朝廷修政法度之初凡在
朝野

未已苟昔有異同之論而今不為言者所容則必指以
壞法度之人不復可用非陛下加意省察則端人良士
排格當時粗陳此語陛下頗賜開納近日除顧臨開
官程顥判武學續紳聞之皆以為顯肯仕御史宜有所言
下不以為過而稍用之知朝廷用人不終棄其言必料
方士人無不欣欣然命下數日復因言者而云則知臣前
所陳者其風猶未殄也臣竊不佞於一二言者欲道陛下
聖德竊以為陛下春秋鼎盛盛德崇而之德澤被之極而記
人之功忘人之過極天地山海之量此陛下所以愛戴而人

人願立於朝也。小大之臣，數回顛倒，如劉維者，猶以爲不
踰年，遽復侍從，授以方面，則是盛明之世，本無棄絕之人。
正賢不肖，亦未易以一言而定也。臣愚以謂今日公卿士夫，
惟於朝廷法令有所可否，然其愛君許國之心，愈久而益明。
者甚衆，其唱和雷同，承迎附會，而致言汙行，卒爲陛下所照
者，蓋亦不少。然則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也。況如顛者，
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講學論議，久益疏通，
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使待
復見用於聖世，其奮身報國，未必在時輩之後。兼所除武寧
差遣，亦未爲仕官之要津，而小人斷之，必以爲不可者，直欲
深梗正氣，廣沮善人，其所指意，非特一二人而已。臣區區所
慮者，說終行之徒，日以熾盛，則守正回公之士，愈難自立。
其於聖政，不爲無損。臣等小人，苟有所當言者，不
敢顧避，伏乞陛下察之。

論初御殿三事疏

臣伏思陛下自臨政以來，慈仁寬大，判別忠邪，於輔弼之臣，
最加優禮，故得上下安樂，人情悅服。今來韓維必是進對之
間，語言乖謬，上觸龍顏，然則韓維亦未嘗諫，而論刑名等事，若
以爲性強好勝，則有之。亦未見其邪事跡。若以奏劾臣寮，當
有章疏，則自來大臣造膝密論，亦未嘗諫，而有章疏，此來批語
所罪，恐未足以宣示四方。兼維素有人望，父以直言廢棄，陛
下始初清明，方蒙收用，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應必有辭，嫌之
人飛語中傷，以惑聖聽。況五六十年來執政大臣，不曾有此
降黜，恐中外聞之，無不驚駭。自此人情不敢自安。臣又竊思

皇帝陛下春秋方富，正賴太皇太后陛下訓以仁厚之道，
平喜怒以復仁祖之政。若大臣倉卒被罪，則小臣何以自待？
臣受陛下恩，與常人不同，意欲致君於堯舜，指國於不傾，以
報陛下。故今來雖當雷霆之怒，不敢愛身，以陷陛下於有過
之地。伏望少回聖慮，其批降指揮，見只在臣處收掌，聽候聖旨。
請不汎於諸家爲願。王擇妃疏 韓持國

臣累日以來，傳聞禁中，凡至諸臣之家，爲願王擇妃，審如此
者，臣竊以爲非便。臣聞夫婦者，居室之大倫，將以正家，則承宗事
以繼萬世之嗣，故禮之用，惟婚姻爲親。親者，慎之至也。坊記曰：
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此言諸侯不得自於
其國，網取容色，若捕魚然，所以推遠女德，爲民之紀法也。伏
以皇子頴王，孝友聰明，動遵法度，芳喬經學，以觀成德。今卜

文獻通考卷百廿八 十七

族授室，其繫尤重。臣愚以爲宜歷選勳望之家，慎擇淑哲之
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近世簡
棄禮教，不以爲務，婚娶之法，自朝廷以及民庶，蕩然無制。故
風俗流靡，犯禮者衆，賢士大夫未嘗不發憤嘆息，竊幸國家
有以振之。今陛下始初清明，爲元子求婦，而事出苟簡，始非
所以矯世厲俗，反之雅正，且無以示頴王，使知室家之道，
德而不在色也。傳稱尤物足以移人，詩詠淑女，幾以配上。
誠智士仁人見微知終，遠覽禍福之原，爲後世戒也。陛下下
可不加聖意焉。臣獲侍宸陛，且官王府者，益萬一不敢不言。
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論初御殿三事疏

臣竊聞陛下以來日御，便坐聽政，臣愚慮所及，敢有三事，以

為慎始正本之助幸甚下省察一者唯下新雅大憂方常
思親推慕為意從權聽政蓋是不得已者惟大事急務時
裁決其餘且可闊略故事始見羣臣及降坐入官皆舉
勸此高宗亮陰不言之意也二者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人
君所當與圖天下之務者也陛下即位之初尤宜推誠加禮
每事咨訪以盡其心至于博謀羣臣究極理道雖是美德止
可密裨聖慮及至決議論發號令必須經由二府施行乃合
政體周公戒伯禽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蓋謂此也三者百
執事各有職分惟當責任使人盡其能若王者代有司行事
最為失體孔子曰先有司是也三體既正矣若夫恭已倡率
隨事就處則繫繫斷也天下大事不可猝為人君施設自有
先後惟陛下加意慎重以副四海觀望臣不勝苦切涕泗之
至取進止

請放呂大防等逐便疏

范堯夫

臣遭逢難久報答無聞衰病漸加叨逾為懼前年陛辭之日
親承德音許其凡有奏陳但入文字臣感懷受命緘默至今
曾微片言上裨聖化愚衷惓惓終覲一伸竊見呂大防等
謫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等或年齒暮
或素繁疾病不諳水土氣血向衰骨肉分離舉目無告將
頽先朝露客死異鄉不惟上軫聖懷亦恐有傷和氣仰
下聖心仁厚天縱慈明法大舜之用中建皇極而在宥每
赦令不問罪辜至於斬絃重囚亮點徒隸咸蒙宥宥亦許
移豈有服肱近臣簪履舊物肯忘軫惻常俾沉離但慮一
執政之臣責其往事感之太甚以謂今日之愆忘其自心

迫之際不為詳陳殊不思呂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
起好惡任情以異己之人為怨讎以疑以之言為謗訕逮老
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誤國害公覆車可鑑豈可尚
前轍靡恤効尤在漢有當
聖聖慮詳思為見本根絕其
之恩皆因
變魂龍鳥為
任慶懇激切之至取進止

論君道疏

程伯淳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
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
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
多聽而易惑惑意不先定則
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
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
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
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
從容間燕必有訓訓箴諫
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
座講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
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
航塞矣今四海靡日入偷
事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
忠厚之教尚闕也惟陛下

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一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下幸甚。

論王霸疏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備者霸者之事也。二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由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密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密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正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仲者。義所不由也。沉下於霸者。

文選卷百廿八 二十

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田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將不可失。惟一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三公之愈也。蓋小人之。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

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君子。又入。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且。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而獨斷需然不疑則萬幸甚。

論十事疏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平爲。之大原。牧民之要道。

文選卷百廿八 二十一

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者。明之効也。有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治道哉。然。儻謂今之人情。皆已異於古。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敷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崇故。序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傳之職不修。夫。

之義者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設天地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有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時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北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之制則衣食日變轉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縣鄉遂以相聯屬治民相安

二十一

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府史胥徒之授奉遍天下不更其制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滿路如不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意不

可勝言矣蓋古之制何又不至是以幸爲可恃也哉

新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聚之法以之備此亦非有今古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士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艱辛苦孤貧疾病變計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曰歲歲歲歲父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澤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已童然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先王祭車服用等差分別莫敢踰越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尚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無定分則義難操持人人求其欲而後已豈有

道德疏

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

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

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

則番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

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非為非道至仁之外更作
為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
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偽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
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而天下
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偽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其
病如人飲酒先見其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行於千
里之外疆者為敵弱者為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
獸之畏人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視臣如手
足視民如赤子戰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
過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與土功毒莫甚於
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此四者行

文翰選卷百廿八

二四

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
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
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驗之也夫聖
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之徒言以禍累人為中商
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而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
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為莊老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
姓為芻狗芻狗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則
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
兵革而靖恭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時亡國之禍
二世王若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
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墜臣
而從眾之所趨則與之求之所非也

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歸乎公
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眾而用己已
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
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為人主之威
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
與人主忤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
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
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
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
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相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請分別邪正疏

蘇子由

臣竊觀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上有忠厚之政

文翰選卷百廿八

三十五

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
為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有
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或
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水
災同處必至交爭藉藉共惡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
昔聖人作易有小人則否之卦小人則謂之泰否則小人
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當
矣但當置之於外毋加安存無失其所不至憤恨無端
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相溫之亂諸相親
安及溫死謝代之為政以三公分泣三州彼此無怨
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志然臣竊謂謝安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

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流便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為過也若謂其懷挾效詐能首為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為朝廷遠慮則未為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為安意為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彰忠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

臣事疏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

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言而不知其意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之不可不察是以舉皆賊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為也此其迹之相近也然則重臣之心委節聽順而無所遠矣使使其君歡愛悅懽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之大自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受下

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戰兢兢不敢言重臣之勢誰肯觸忌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有之之所係則將卷舌而去而不敢言而受其禍此天下之所大患也夫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其意以為有權臣不知其所以清濁其國使天下之重臣

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戰兢兢不敢言重臣之勢誰肯觸忌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有之之所係則將卷舌而去而不敢言而受其禍此天下之所大患也夫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其意以為有權臣不知其所以清濁其國使天下之重臣

社稷之靈二有清亂於... 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
而不惜何足傷也昔者... 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
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
下極其所往而剪滅其逆當... 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
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 其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
父子之際豈可得而全也惟無... 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
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 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
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 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
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 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
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 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
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 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今法
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 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

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 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
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 不為法之所奪且中省嘉
為丞相至召天子之侍臣鄧... 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
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 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
非漢之雄臣由此觀之重臣... 何如於天下哉

論王中正李憲宋用臣石得一疏 劉莘光

臣切以陛下臨御以來運動政... 以時弛張述成先帝制治
立法之意使光昭于天下利... 害除四方鼓舞至於清明朝
廷分別邪正斥遠姦佞勸去... 疆梗日妙慮神斷優者開暇不
四於喜怒不見於言色而天... 下之謫已歸正非已正矣何
不盛歟然於此時臣切怪天... 地之無意於宋之元惡而
論尚或未平此其故何也臣... 之元惡而論尚或未平此其

稽誅天下之大姦猶有漏網... 而國法猶有未正此中外
猶未厭也國之失政莫大於... 使姦惡幸而免今論其大者
日之三四宦官是也臣待罪... 風憲雖知觸權幸言出而患
然臣有言責貪報恩愚則何... 邱平身之危哉謹為陛下言
王中正元豐四年將王師二... 十萬由河東入界計其隨軍
運役兵民夫通數十百萬眾... 矣中正徘徊於境上殆半月
而後出期期乎疆外頓沙漠... 而不進公遣詔書不赴與靈
會師之約天寒大雪士卒飢... 凍坐使物故十之七八古之
將帥固無所施自取狼狽死... 亡殆盡按之軍法宜即顯誅
中正略不自効請罪而先帝... 以天地之量無所諱何又遣
使賜予問勞然後中正徐求... 開局厚俸自佚而去此國法
未正者一也

論王中正李憲宋用臣石得一疏 二十九

李憲之於熙河貪功生事一... 出欺罔朝廷之威福柄令持
其手官吏之廢置用舍出於... 其口監司帥守而下事憲也
父兄而憲之順指氣役之也... 如奴隸縣官財用聽其取與
之府庫金帛轉輸萬里外之... 生靈膏血鯨鯢百端傾之於
如委諸壑出沒吞吐神鬼莫... 見而一切不會于有司與靈
役憲有違戒約避會師之期... 乃頓兵以城蘭州遺惠今日
永樂之圖憲又逗留不急赴... 援使數十萬眾肝腦塗地罪
惡貫不失於總兵一路此國... 法不正者二也宋用臣奮其
智以事誅求推奪小民衣食... 之路瑣細毫末無所不為
朝之政機甚於弊唐除陌間... 架塌地之事傷汙國體不
謂其出入將命捷若風火務... 以巧中取悅事無不
言故擅作威福侵凌官司賄... 賂貨財更無案籍

悴商旅故以不行瘡痍盡害至今焚然而莫能理然亦不
享祿于善地此國法不正者三也石得一領皇城司大皇
司之有探邏也本欲知軍事之機密與夫大姦惡之隱匿
而得一以殘刻之資為羅織之事縱使同察者所在其布
屏而設網家至而戶到以無為有以虛為實上之朝士大夫
下之富家小人飛語朝上而暮入於廷狂矣有司無古人持
平守正之心以謂詔獄也成之則有功反之則有罪故凌辱
箠訊慘毒備至無所求而不得無所問而不承其陰害不可
勝數於是上下之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相顧以目者殆十
年莫得一發之今不失厚俸安生此國法不正者四也是四
人者權勢鋒焰震灼中外毒流于民怨歸于國宰相執政知而
不以告于上諫官御史懼而不敢論其非幸而出於聖人在

文獻通考卷百廿八 三十一

上之時以先帝神武英氣鎮壓其姦不然其為禍患豈若漢
唐之宦官哉以堯之聖不免四凶之在朝幸舜起而後誅殺
之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然先帝未及肆其誅于
市朝而以遺陛下陛下所宜以舜之事自任今閱歲時尚不
聞以典刑詔有司臣未諭也伏乞聖慈以臣章付外議正四
罪暴之天下而竄之以明國憲以服天下謹具彈劾以聞

論新法進流民圖疏

鄭介夫

臣伏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迄至于今經春不雨麥苗焦枯
黍粟麻豆皆不及種旬日來街市米價暴貴群情憂惶十
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鱉
莫生遂變夷輟肆敗侮中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
道以至于此臣竊惟災患有可召之道與可試之形其

有之而來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
夫聖人之見而古今比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為其能
未然而轉禍為福者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陛下開倉
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
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
社萬年無疆之祉君臣際遇貴當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
下養愛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即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
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其人壽富而躋之堯
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街疆
大誇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畧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
愼剽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天民之死
而不恤夫陛下所有如彼群臣所為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

文獻通考卷百廿八 三十一

作何事曉只日超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
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以駕馭之如何耳古
之不在山林賦畝不忘其君其勿堯負賊匹夫匹婦咸欲自
盡以冀其上今陛下之朝臺諫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
避百為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穢近利使
夫抱憂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以使之
然耶以為時然則堯舜在位便有憂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呂
以至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忠義賢德之臣布在
中外臣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君倡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
內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德下浸于昆蟲草木千百世之下莫
不慕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為心而羣臣所以和之者
如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

名器。馭天下忠良而使之如此。其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六
得一。於道傍則違。圖報而終身。匱於其父。則不知德
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
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
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代。庖人各以其
職。不。相侵越。至於邦國若否。知而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
乃飽。食。厭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
非我。豈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君。忠無兩心。與
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
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深冒天閔。以告訴于陛下者。凡
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
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竊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

論李憲疏

山川之形。為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
離。逃。散。斬。桑。伐。桑。坑。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糴。粟。違。不
給。之。狀。為。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
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况
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其。圖。謹。附。狀。投。進。如。陛。下。觀。圖
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謾。天。之
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俟。誅。戮。

論李憲疏

鄧伯溫

伏見朝廷以熙河路。為寇。遣內侍省押班李憲。往以秦
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運。事。司。為。名。中。外。之。論。皆。謂。憲。雖。名。計
議。而。置。邊。事。而。軍。前。師。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
以。迄。于。秦。漢。魏。晉。周。隋。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人。為。帥。將。

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不便也。蓋有功則負恃驕恣。陵轡公
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國威。傳笑。四夷。非細事也。唐自睿宗
以前。未嘗以將帥屬中人。至明皇承平日久。志大。羣。稍。委。近
習。會。安。南。蠻。梅。叔。鸞。叛。而。楊。思。勉。請。行。遂。許。之。然。猶。以。宗
楚。客。為。大。將。護。軍。行。章。亂。黔。中。始。以。思。勉。為。招。討。使。雖。有
擒。滅。醜。虜。之。功。而。唐。之。禍。萌。於。此。矣。及。代。宗。用。魚。朝。恩。拒。史
思明。討。僕。固。瑒。而。恃。功。擅。命。幾。危。社。稷。倚。元。載。除。之。寒。心。者
數。月。以。程。元。振。判。元。帥。行。軍。司。馬。權。震。天。下。元。載。故。老。皆。見
斥。逐。洎。大。戎。內。侮。集。天。下。兵。無。雙。輪。入。關。者。此。皆。已。然。之。效
也。憲。宗。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為。行。營。招。討。處。置。使。諫
官。李。鄘。許。孟。容。呂。元。膺。段。平。仲。白。居。易。等。眾。對。延。英。謂。古。無
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乃。更。為。招。討。宣。慰。使。而。承。璀。卒。以

論李憲疏

三十三

無功。輕謀。弊。賊。得。罪。及。後。世。臣。之。距。其。故。迹。而。唐。之。禍。有。不
可。勝。言。者。其。源。蓋。起。於。開。元。也。今。陛。下。更。易。百。度。未。嘗。不。先
王。為。法。忽。降。詔。命。以。中。人。為。帥。結。紳。士。大。夫。皆。莫。知。所。謂。夫
以。陛。下。之。仁。聖。神。武。駕。馭。豪。傑。雖。百。輩。臣。等。知。其。無。能。為
也。然。陛。下。獨。不。長。念。卻。慮。為。萬。世。之。計。乎。使。後。世。公。襲。故。迹。
祖。以。為。常。進。用。中。人。掌。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又。將。有。不。可。勝
言。者。矣。陛。下。其。忍。襲。開。元。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方。今。雖。三
人。然。文。武。之。士。布。滿。中。外。豈。無。一。人。可。以。任。陛。下。邊。事。憲。出
入。近。密。荷。國。寵。榮。詔。下。之。日。大。臣。不。敢。言。小。臣。不。敢。議。臣。等
待。罪。憲。府。以。言。為。職。故。敢。盡。其。狂。愚。

論經筵事疏

程正叔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以王成王之所

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內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官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功。誦讀既畢。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其有諫之暇。時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不敢使乞頻出。但時見諸官。又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熟。久熟則心變。慢與賢士大夫熟。又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論本事疏

范溥父

臣近蒙恩。暫至許昌。切見畿內已苦雨潦。謂之村民皆云。鄉村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唯是年成未得豐熟。不早則水。常艱食。夏麥既薄。或全不收。秋穀雖熟。唯憂澇損。臣竊惟陛下哀矜百姓。賑恤艱寒。德澤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乖戾。欲修政事以應之。願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仁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之。人君愛

文淵閣書目卷百廿八 三十四

文淵閣書目卷百廿八 三十五

民者。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角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問小人之勞。唯耽樂之從。夫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專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貴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唯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躬儉節用。無所營為。常恐煩有百姓。則天下安。息元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飢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于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耨之末。最可於閭閻。春蠶既登。併功紡績。而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者。不過疏糲。若風雨乖候。水潦不登。將如之何。真宗於植稻麥。臨觀種獲。欲知田疇之勞。至一畝之性。陛下

論宦官疏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
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去五百年如循一軌
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
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劉后臨朝中
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相帝靈帝之時
十常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割剥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
違之者滅及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黃巾賊起朝野
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曹操因之以篡漢唐自
明皇使高力士決省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
唐亡之禍基於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劫遷明
皇於西內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幽崩肅宗以駭沒貴為天子
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
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議吐蕃寇陷京師播遷于陝德宗用宦
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
金丹躁急為陳洪志所弑敬宗亦為劉克明所弑文宗欲討憲
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
半空文宗憂憤以至于歿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
孜為父天下大亂黃巢賊起播遷于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攝定
策國老呼昭宗為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內韓
全誨等劫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胤誅宦而朱全忠劫遷昭宗遂弑
之因以篡唐觀漢唐亡國

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為訓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為貴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立宣政使之日以授繼恩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不妖言惑眾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深鑒前朝矣夫亂之源矣英宗罷蔡任守忠往來間播兩宮致蔡等太后意英宗不相悅言者劾奏其罪貶斬州安置盡逐去英宗母后意重英宗母子如初宮省清肅至熙寧元豐間內臣之中有恩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為魁傑意總兵熙河兼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內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言恩名中正口勅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甚意陳再舉之策以暖夏賊致永樂陷没在恩擲不法用臣與王木之役無時休息權舟船置堆祭網升之微刺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剝削為國歛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寬典量如廢黜唯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正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輟蔡前來指揮有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夷卿等及群小人故朝廷肅清內逐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群小人故宮禁肅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臣歷觀近古

外肅清水有今日也。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不
陛下奈何。先自壞之。陛下所以尊南面之尊。蒙已成之業。四
方萬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何不
慎守法度。規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前。廉之時。然後不失天下
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
之。必以為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
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
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為。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
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
前。豈得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
知也。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必
未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內。欲治遠者。必先治近。

金鑑卷百廿八 三十八

是以明王遴選左右。任人奔奔。畏之。使人孔子遠之。恐其有
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聞
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
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
懼。則吾輩疎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
夫漢唐之事。當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
不世出之主。而內外為小人所誤。外與師旅。內與百役。先帝
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便民之事。皆群小所
為。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不顧陛下復近小人。
蓋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諸人。未到
者。別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頌聖德。萬口
一辭。以為至矣。乃可以解衆庶之惑。洗陛下之謗。此如反掌。

之易。何難而不為哉。自頃近日兩次指揮以來。外議紛紛。
云大臣不能爭執。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
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為也。臣侍經
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為令德之主。唯恐有纖
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進苦切之言。陛下每留神聽。以
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以獻納自任。今茲事勢。實繫朝
政。汚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忍默然坐視。敢冒萬
死而獻其忠。唯陛下裁察。

論呂大防乞以旱罷疏

梁燾

臣伏見陛下眷遇大臣。極其恩禮。不忍聞其過惡。輕奪其位。
使傷其進退之名。所以委曲覆容。真有天地之賜。為大臣者。
何以副陛下之深仁乎。祖宗之時。宰相率二三年以禮去。今

金鑑卷百廿八 三十九

之宰相。率二三年以罪去。禮去者。願義重。雖有功而必去。罪
去者。傾利重。非有罪則不去。以禮去者。可以復用。以罪去者。
不可以再蓋。祖宗之大臣。皆以名節自重。一舉動必存大體。
必副人望。才取尊寵。祿以自愛。不敢挾權勢以自強。日思以
得罪為憂。以妨賢為懼。故率二三年自引避位。朝廷慶之。自
有恩數。其優者為使相。其次猶須超進數官。為大學士。其去
位也。名益重。望益高。眷益厚。一旦復用。則中外之民。莫不以
為宜。皆為朝廷喜之。此所以朝廷重也。其間亦有貪鄙之
人。當去而不去。以固位戀祿。清議已不容矣。以召致人言。
暴著過惡。從而罷之。殆不過一諫官一事。則已不
能安矣。如臺諫合攻連擊者。甚少。一有之。則終身不得復用。
故以禮去者多。以罪去者少。大臣既以法自任。從而廢其人。

夫化之皆磨礪振奮以節操相高風俗純美由此道也此千
以來大臣皆以竊祿偷安爲計浸以成風雖有大過猶自
掩蓋恐其失位一二人言之不知去臺諫官共言之又不肯
去至於紛紛不已上不能止其言竟出其章疏然後請退聖
恩因而聽之公議爲之節薄私交爲之數惜喪其節者敗其
名譽冒其過計終以疎絕朝廷雖以乏人而欲用之疑其發
心之不測畏其清議之不容卒不敢用必用其以次者安得
人才衆多而爲用乎朝廷將無人而用矣此不可不思也祖
宗之時輔相之材非不多也然而進者必以其賢退者必以
其禮去而後來所以用之有得也今輔相之材亦不多也然
而進之不必以其賢退之必以其罪去而不可來所以用之
不足也臣近嘗建言乞陛下許呂大防以自請罷去相位者

文淵閣選卷百廿八

四十

正爲其如此若蒙陛下許呂大防令以禮去不唯大防得其
進退之道且掩覆其罪狀不爲言者之所指摘不爲公議之
所不容使之養望於外它日用之人必無敢議者設有議者
其跡以無罪而去陛下主張之無累知人之明矣於是大防
真有天地之賜是稱陛下養禮之本意也非獨以安大防也
又以示後來之人皆思以禮去位而漸以名節自重如祖宗
之大臣也朝廷由是尊矣伏望聖慈以安危爲計以治亂爲
念以養大臣之譽望爲意以勵搢紳之廉隅爲術保完大防
今日之去存全大防它日之用就謝早烈之謹銷厭怒怨之
氣上敬天道下順民心不失君臣之恩一舉而三善得豈
不美歟伏惟聖神采納天下幸甚

請戒約傳習異端疏

朱光庭

臣竊以天覆於上地載於下人位於中三才一貫純粹不雜
有聖人作而天叙而傳五典因天秩而庸五禮因天命而章
五服因天討而用五刑然後三綱五常立而萬事咸治聖人
爲能以皇極之道彌綸翰相於其中故天下無一民一物不
得其所以此極盛之治後世無以復加也不幸三代既還王道
不振黃老雜之於前釋氏亂之於後黃老之術主於清淨虛
無世惑猶淺唯是釋氏最爲大惑人無賢愚皆被駭率高明
之士則沉溺於性宗中下之材則纏縛於輪回愚淺之俗則
畏懼於禍福甚可怪也聖人曰天命之謂性儒者當盡心而
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未知生焉知死儒者
當窮理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惠迪吉從
逆凶惟影響儒者當視復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

文淵閣選卷百廿八

四十一

聖人言行布在方冊明如日星可師可法今士大夫被儒者
服當法師聖人言行而乃自暴自棄區區奔走從事胡法古
者學非而博在四誅而不以聽今之棄先聖之言從胡人之
學無乃學非而博者乎豈可以不禁之也學官教多士以禮
義禮宜正朝廷之典禮若習異端尤當深責古者道路男子
由右婦女由左重其有別今之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恣
入寺門敗壞風俗莫此之甚此不可以不禁也臣訪聞今月
二十日相國寺惠林院長老開堂衣冠大集座下聽法者曲
拳致恭環拜致禮無所不盡在無知輩不足責其士大夫背
棄古道不知自重如此不可以不責也臣昨日上章乞詔執
政詰問今月二十日於相國寺長老座下聽法臣寮乞行敕
戒今後更不得造其門值其徒等官僧道前日亦曾詣

門聽法者乞正逆經棄禮之罪仍乞今後應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並不得入寺門明立之禁臣所以爲陛下力言者方聖明在御俊又蒲朝高尊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以致太平而不當繼異端之術以惑天下伏望聖慈特賜睿斷施行

請用經術取士疏

臣竊以立國家太平之基本者莫急於人材養天下人材之成就者莫先於庠序朝廷務要廣求人材而不素爲之養則何由而得今上庠與州郡學校雖多爲興賢而無養人材之實所以然者蓋無名師之故也夫所謂名師者其經術足以窮聖蘊其行義足以爲人表又能至誠以教養爲已任者是也昔在仁宗朝詔胡瑗於太學當是時天下學者翕然向風

奏請擇舉有共

所以成就人材爲多至今未見其繼者豈國家之大四海之廣無其人患在不求之也今庠序之中不見以禮義教養唯見以苛禁繩治其所習經術所修行我孰爲發明孰爲訓法學官者區區自顧苛禁之不暇奚暇治禮義哉其非所以爲首善之地也今朝廷所去弊政欲盡而所修善政未甚聞臣以謂所修善政莫先於置名師興學校以養人材首善自京師而風動天下伏望聖慈命大臣博求真儒爲天下所共推者使主太學以教養爲已任罷三舍之弊法去一切之苛禁專務以禮義教養多士自然可以成就人材爲陛下立太平之基本臣願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論選忠良傳古之士置諸左右孟子開
臣聞王雖美也然後成孟子開

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磨礱漸染所聞正言見正行然後德性內充道化外行以之知人則無不明以之舉事則無不當故周公之戒成王自常伯常任至於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僕僕百司庶府必皆得人以爲立政之本穆王之命伯冏亦曰命汝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文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辭側媚其惟吉士下至西漢猶詔郡國歲貢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之任也出入起居執器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之掌誦書嚴助朱買臣之專應對則左右僕僕之任也雖用人有規千古亦一時之盛矣其後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則引於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或論往古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

文翰類選卷百廿八

疾苦則議息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忘倦或至夜分若夫軍國機微事務得失則責之輔相慈不相干其上下相與之際如此是以後世言治獨稱正觀惜其一時之七不以堯舜三代之道啓迪其君故其成就止此矣夫以正觀之治猶須招集賢能朝夕親近然後成功又况有志於大者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慈惠有君人之德沉靜淵默有天下之度方且躬親聽斷勵精爲治其志大矣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前後以參諷議以備顧問陛下聽政之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咨詢至道不必暇其日時煩其禮貌接誠意假以溫顏使人得盡情思無不燭於以增益聖學補聰明漸磨磨礱自累月積積習

異端之言無自而入矣如是而施之任人則邪佞者遠忠直者伸以之立事則言而為天下則動而為天下法其於盛德豈曰小補之哉與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繫御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唯陛下留意毋忽

論士風疏

游定夫

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無耻士大夫至於無耻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他如入市而攫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衆笑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相率而效之莫知以為非也士風之壞一至於此則雖刀之末將盡爭之雖殺人而謀其身可為也迷國以成其私可為也草竊發究奪攘矯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賴乎古人有言禮義廉耻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節則莫若朝廷之上唱清議於天下士有頑頓無耻一不容於清議者將不得齒於縉紳親戚以為羞鄉黨以為辱大然故士之有志於義者寧飢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以喪節寧死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以敗名廉耻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人主何求而不得哉惟陛下留意

論蔡京疏

陳瑩中

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路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置置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為謀畫惇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京也哲宗篤於繼述專於委任事無大小惇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主私史惇於此時因委京之篤自明已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以合其弟一惟定策之功毀廢宣仁

時言官安民屢致其罪京與卞共怒安民協力排陷片為政黨而孫誥輩數致陳次升亦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實之言路浩能忘身殉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罪從而擯毀是以七年之間五害言者掩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絕人皆籍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為今日之所改臣請略指四事皆天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明其罪矣兄弟同朝相慶相應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一留人所未論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累言仁陛下既明其罪矣宣訓之語究治之事陛下既察其誣誣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叙復京嘗奏疏請誅滅蔡京家族當知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其可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惇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自謂元豐末命京帶開封府劄子為劄入內欲斬王珪京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宣仁京亦有杜絕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惇之貶珪為非也尤惇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惇有詞矣理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章惇之初為信京卡傾心竭意隨此二人假惇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下為執政於是京有缺望而惇與京失四年三月林希為執政於是京始大怨而與惇失自命之京之所以與惇睽絕者為國事為已事乎然京之所以誅者曰我助惇而惇不聽也我故絕之我教卞而下不從也我

之我與弟下不相往來久矣我緣國事今與弟不相往來
況於博乎臣切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
驗之卡之赴江寧也京之餞之期親遠行法當賜告而京之
所以嫌閣門者初以妹行爲請法不許也遂請朝假終不敢
以弟下爲言雖在朝假而日至國門之外京之動靜如此即
不知陛下皆得其實乎此明主之所宜察也且兄弟同朝共
議國事自無不相往還之理假使不相往還豈人倫之美事
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西也陛下即位之初以用賢去邪
爲先而京之蒙蔽周旋無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
故何哉臣知陛下聖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
不可拔者蓋以韓忠彥爲布不能爲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
其勢故也京下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

文獻通考卷百廿八 四十六

顯正二人之罪何難之有忠彥等不務出此而果於自用於
是託於謀帥而出之太京雖加以兩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
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用奇設策不由誠心二
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爲未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辨弄一
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而此而成唐明皇欲用牛仙客爲尚
書張九齡以爲不可明白曰但加實封可乎九齡又以爲
可明皇變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
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人體由是明皇悅林甫之言卒相
客而九齡自此浸疎終九齡罷今忠彥及布無九齡之望而
京之氣敵過於仙客因勢觀望而爲林甫之言者不知幾
人也陛下進賢退邪決則亮辨明皇之事固不足道然而
之心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惡者以京之腹故也

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者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
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
崔君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欺先
帝與下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責禍於停下曲爲自安之計
而陛下果留之也今既可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
勢繫於一京崔君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視昔禍亂之機不可以不早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
可謂知所先務矣臣愚首預茲選明知京在朝廷必爲大患
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之變陛下翻然悔悟誅
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隨棺何補於事此臣所以
憤悶而不敢默也臣嘗爲下所薦與京無嫌介之隙所以言
者爲國事耳非特爲國亦爲京氏也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

文獻通考卷百廿八 四十七

公初因自利終必累國國有通連私家將安歸乎下之尊紹
王氏知有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絕滅史
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然非一日也
真宗景德中北虜至瀋淵王欽若請駕幸金陵當時若用此
計則天下分爲南北久矣賴真宗用寇準之言所以四方混
同得至今日天錫陛下聰明仁勇融會南北去一不疑然而
京尚未去人實憂之兄弟一心皆爲國害去一留失政刑
典唐會昌中工部尚書薛元賞與其弟京少尹權知府事
元龜嘗宰相李德裕黨友德裕既敗元龜爲崖州司戶元
賞爲忠州刺史迺者蘇軾及韓亦兄弟也古今故事非不明
白何獨一京難以計免枉朝廷之法今以徇一京不知祖宗
基業何負於蔡氏乎且自京卡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

七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為少彼皆明知京卡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指為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為朝廷之用所以消合朋黨廣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非臣之臆說乃神考已用之術也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為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此術耳今陛下留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是猶不去李昇錢鏐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難乎然則消黨之術唯在去京而已今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共謀

文翰類選卷百廿八 四十八

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皆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為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為離間君臣或以為買直歸怨或托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人之所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乎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寧無疾日服溫煖猶恐氣鬱於於保養陰邪必成心腹之患京在朝廷何以異此伏望陛下慎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天下幸甚

請檢盡文及甫究問獄案牘

龔彥和

臣竊聞自古姦臣戕敗善類以防後患必置之死地而善人

修身大過失欲求其罪惡之實而不可得故託以悖逆無驗之罪又慮其異時子孫訴理於朝故必欲其滅族而後已此自古姦邪之常態也臣以觀前日文及甫之書究問之獄不意茲事出於聖朝使愚臣痛心疾首感憤流涕臣竊惟宣仁聖烈皇后擁佑先帝慎擇累朝重望之臣實之左右輔道聖德彌綸朝政九年之間中外安靜此天下之所共聞也前日止緣一二姦邪嘗被黜逐遂敢欺罔朝廷成此大獄以報私仇必欲族滅無辜以快其意當是之時天地變色日月無光積陰踰時中外詢懼以至豎出西方謹告其著先帝為之肆赦求言以答天戒而姦臣之忿不已持之益堅由是逐臣死於瘴海家族不許生還至有一門二十餘喪者然則雖無刀鋸其實族滅也朽骨銜冤沈魂為厲以及於斯痛不忍言今及甫等罪上賴聖斷已行寬宥而當時秘獄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鍛鍊文致附會欺罔之人若不早行根究必慮藏匿焚滅無所歸咎則天下何以知其非先帝之本意伏望聖慈特賜睿旨須管檢尋當時照證文書以正姦臣之罪以慰天下之望

文翰類選卷百廿八 四十九

論蔡主府獄

江民表

臣聞天下之理有隙則物皆可入故聖人陰隙於未開之前有隙則瑕皆可指故聖人泯迹於未形之際物可入則親者離矣瑕可指則疑者實矣在物之理雖其跡遠者尚且如此矧閭閻之內骨肉之間其可不察耶臣訪聞蔡主府吏相告有不順之語浸淫恐及蔡邸開封府已行根治臣聞之戰汗流決竊憐不能自持豈有極治之謂太平之時便容小人銜私

然得... 離間陛下骨肉之親者乎。象之於舜，焚廬以升，其道心已明矣。擁二女坐床，鼓琴其逆謀已成矣。舜未嘗藏怒宿怨，卒封之有庠而富貴之，唯恐不得象之心也。至魏文帝，禍忽疑忌，一陳思王且不能容，故有黃且燃其相前何太急之語。為天下後世笑，豈不思兄弟之大倫也。有手足相杆之親，有首尾相應之義，有墳墓之和，有友于之樂，故孔子以不問於父母兄弟之言為孝。蓋離隙不可開，隙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迹顯則事難磨滅。陛下之得天下，天下歸之也。章惇嘗簾前持異議，已有隙迹矣。蔡王出於無心，年尚幼少，未達禍亂之萌，故恬不以為恤。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復塗塗矣。已顯之迹，復泯泯矣。恩意渥，歡然不失兄弟之情，與夫區區未能忘天下，操以自狹者，不啻相十百矣。伏望陛下

下勿以... 文相前太急之語而忘太奔親愛之道。立治世之是事也。大望陛下密詔所司，凡無報之言，勿形按牘。竊恐天下何求弗得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不識陛下將如何處之。莫若略治所告及被告之人，粗見嫌怨情狀，並流之嶺表，以示天下。神器非人心天命，非口舌強力可爭也。示天倫之愛，雖天下莫之奪也。雖為聞言，莫之離也。儻形按牘，有瑕可指，一入胷次，終身不心離父子之間，尚未能磨滅。况兄弟乎，亦不可泯。隙不可塗，則骨肉離矣。陛下將何道以治天下也。蔡王萬一蒙犯霧露之疾，神考在天之神靈，豈不知之。陛下將何面目見神考於太廟乎。書曰：「明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兄弟既睦，以御于家。」此至德也。

道足以風動天下，未有不自親始者也。惟陛下深留聖意。
論避察疏
臣聞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有旂左右有繡，所以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聞已過。聞人之過，則致生而刑滅，不見已過，則心塞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召亡，漢之顯宗以耳目隱發為明而速亂也。避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以求瑕掩匿，鉤置盜詐，出於不備，擿發如神。此一酷京兆之俗才，尔使京兆為之猶可羞，矧以天下為度，海內為家，而為良京兆之不為者乎。陛下即政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開口張膽，人人自安。告訐不長，風俗向厚。比聞稍稍復舊，舊通為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為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為之散之，通途永巷，不啻數千百人矣。

夫婦醜詆之言，以陳惡傳之語，增情飾狀，適隱伏何所不至。人人踴躍，為慮親戚不敢誠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觀手不敢直，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主孫權用呂壹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深按醜誣，排陷無罪，以作威福。步騰力詆其非，權尋誅壹，覺悟尚早。蓋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利，枉憑藉威勢，杜絕人口，公然作過，使上聰不達，威柄潛移，利及無辜，眩惑自由，聞人之過，不聞已過之所致也。老子曰：「察見淵魚者不祥，以察為明是誠不祥之兆也。」陛下豈不思畿內之外，非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口，能使之嘿，不議陛下政事乎。既不可於天下，何獨察察於輦轂之下，以為明哉。語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信乎有道不可得而議也。伏望陛下以道御天下，使人蕩然不疑，無得而議，何為蹈吳之故轍而不

章德麟能因言以誅盡輩就謂陛下鑒此而不能之乎願
獻議之人通指額人數一切罷去除禍者必鋤其根植福者
必封其本毋謂昔有額而不可去也其根尚存枝葉他日復
生矣不可不察

論馮澥疏

崔德符

伏觀六月一日詔書詔諸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此見陛下
求治之切也然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餘權居
要路以待相繼而用者又充塞平臺省要使一門死則一門
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互秉鈞軸歷千百年
無一人立異雖萬世子孫無一人害已此蔡京之本謀也安
得實是之言聞于陛下且如馮澥近日上章其言曰士無異
論大學之盛也此言也若王安石除異己之人當時各臣

文淵閣書卷五十二

如韓琦富弼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
論斥逐布衣之士誰敢為異乎士携書負笈不遠千里游于
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宦尔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
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以至
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効也而尚敢為此說以榮惑人主乎
又曰崇寧以來博士先生狃于黨與各自為說附王氏之學
則詆毀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詆誚王氏之說尤為欺罔
豈有博士先生敢為元祐之學而詆誚王氏之說乎自崇寧
以來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大小
相制內外相轄一容異論者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
免廢錮之刑待之其意以為一有異論則已之罪必累及
下聞于入主故尔博士先生者敢詆誚王氏乎欲乞下大學

取博士講解覆視則澥之誕信見矣至如蘇軾黃庭堅之
集范鎮沈括之雜說畏其或記祖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說
已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購以重賞不得收藏則禁
之異論其法亦已密矣澥言服元祐之學詆誚王氏之說其
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則實是何從而見焉先王之
求實是亦有道矣傳曰皇帝清問下民周官詢于衆庶孟子
不以左右卿大夫之言為然必詢于國人則實是見矣臣乞
以澥所上章并臣之章畫於象魏揭于通衢以驗國人之論
而賞罰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
取進止

再論馮澥疏

臣鷟近上章論馮澥未蒙施行澥復遷吏部侍郎此士論

文淵閣書卷五十二

之所共憂臣通當言責不得而已也觀澥之意不過欲拘以
熙寧元豐之法為治緣澥乃熙寧元豐人材之一也已之說
行則身安已之說廢則身危非為國家忠計此天地否泰所
係國家治亂之所自分不可忽也昔在仁宗英宗時選天下
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而王安石用事皆目為流俗之人
盡逐去之乃自為新說以造士號為新美之材充塞乎朝廷
而人主不聞天下之安危矣元祐之初相司馬光收仁宗英
宗時人材用之故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帷而天下
治問其四夷則率服矣問其盜賊則消弭矣問其軍士則
附矣問其百姓則富樂矣當是時天下之勢安於泰山及
神用事斥之於瘴海矣荒之外祭京陰蓄異圖兇謀益熾
是盡收熙寧元豐時人材用之誘以美官餌以厚祿於

內小人波蕩而從之萬口一詞迭相唱和為紹述之論以誣
 惑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於謫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大
 同於欺罔矣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材乏
 矣紹述開邊而四夷交侵胡虜犯關矣此用熙寧元豐人材
 之効也譬之治疾一醫治病而病愈一醫治病而病壞此賢
 否不待較而明也且元符末以連年四月朔日蝕四月者正
 陽之月古人所忌詔求直言應詔上書者數千人蔡京因此
 以除去異己者乃遣心腹之黨考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己者
 為正異己者為邪解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等擢以不次而
 異於京者京皆指以為邪陷於罪戾凡數千人近者上皇下
 責躬之詔其言以來直言奪於權臣反歸咎建議臣僚然則
 前日附會蔡京號為上書正等之人皆今日之罪人也陛下
 嗣服之初天下觀陛下好惡是非以下世之興衰今用蔡京
 正等之人非上皇悔過之意天下之士聞之解體矣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十八

文翰類選卷百十八 五十四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二百二十九封事目錄

漢

王公仲二篇劉更生二篇龜錯三篇何君公一篇

唐

岑景仁一篇

宋

胡邦衡一篇朱仲晦二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二百二十九封事目錄

左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封事類

漢

日食封事

王公仲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敬逸欲有國，兢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成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害于國家。」于其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虐，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側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九

一

於臣試君子之誠，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當節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小衡錢二十五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園，獵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振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眾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當勸節約，是時外戚賞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飢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然無傾危之憂，以府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然無傾危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

與不滿千萬，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

官公義，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詩書上公，徵求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同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絺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

而駟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卿此關引王莽灌園也，使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迺

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蒼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雖群臣惶惑，詔書罷死，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縱變，亂陰陽災異衆

多百姓，相被髮徒跣而走，幾為所馳，天威其意不能自，策失之戒也，陛下素知智識事今而有此大，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稿內悲，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下慎已，所獨知，衆人之所共疑，往者龍臣

鄧通韓嫣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貽罪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臣深覽前世以節賢，安全其今

封還詔書事

臣聞爵祿土地天下有也，王公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無所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為安侯賢

以貴之，臣貨則以富之，臣貨則以富之，臣貨則以富之

臣貨則以富之，臣貨則以富之，臣貨則以富之

臣貨則以富之，臣貨則以富之，臣貨則以富之

臣貨則以富之，臣貨則以富之，臣貨則以富之

臣貨則以富之，臣貨則以富之，臣貨則以富之

臣貨則以富之，臣貨則以富之，臣貨則以富之

威已難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也今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流聞四方周然之車謗曰十人所指無病而死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衛青之賢賜三侯國臣嘉切感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臣驕倨周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哀天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李同輕身肆意不念高節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顧也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効愚慙數犯忌諱唯陛下有察

修災異封事

劉更生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

起天地常當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明敵猶不亡

君懷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思

忠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據恩意退就農

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殷賢和於朝賜萬物和於野故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樂不和寧又至周文開基西郊就農張賢商不南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誦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民和於外故盡得其肅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之於天子無異於此月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戩戩

始自一降此

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飲飲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飲飲訕訕亦孔之哀謀之其賊則具是遺謀之不滅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勵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類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謫口替替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岳易處其詩曰百川騰騰山冢崇崇岸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其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訕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肯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殺殺破破並作厲王奔說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隱諱不言奔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月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地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鵠退飛多彗有蜺蜺鸛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兩水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叔大雨雹雨雪雷霍失序相乘水旱饑饉蟲螟螽蟊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皆敗其師於資戎伐其郊鄭陽桓王成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卒權三

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殺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宥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雜白黑不分邪正雜處忠諫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廷朝臣奸午膠突乖刺更相譏訾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混亂所以惑耳目感後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比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墮海水沸出陸各易處列星失行官怨氣之所致也夫漢之亂軌亦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

致雅頌節節有而永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按猶不能解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諛邪並進也諛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諛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諛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諛邪並進則衆賢退羣枉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應應見曉

同義昔者絲共工驩地與共舟禹維履光朝周公而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亡日相謫豈可勝道哉帝

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小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

孟僖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臣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而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于善為也易曰渙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言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按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衆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類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戰之內合羣其謀連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亦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僞省災異之禍以察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詭之徒在開羣枉之門則開滅正之路使所疑分別猶豫進退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賢進

平之基萬世

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
所以不宜宣泄更生重封昧死上

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
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為害者也昔晉有六
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籍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然後
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竊殖出其君柄
弑其君則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
昭公周大夫尹氏篡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
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
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
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

文翰類選卷百十九

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又涇陽華陽君專國
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
危殆賴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
蔽大臣終有闕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
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
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
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
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
內魚鱗左右大將軍東事用權五侯七貴盛威權
斷自恣行行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
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範執樞機朋黨
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削

政者為之

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
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

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
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
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
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穰侯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
小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
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椽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
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
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
移於外親降為皂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
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擅所

文翰類選卷百十九

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
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默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
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
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寢睦
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
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
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
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上守邊備塞事

蟲錯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
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人也故

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孰戰則為人害
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水厚六尺食肉
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羣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
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
死於邊輪者傾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
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常有市籍者又後以大
父母父母有市籍者後入間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
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
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肉以富家室故
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
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簣之復天下明知禍
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
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
執易以擾亂故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
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虛墟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
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
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
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
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則費
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
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
治塞其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
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
具蘭石布渠菽復九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

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壘具田
廬募隸人及免徒槓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
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
予冬夏衣粟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
卿其亡一誤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
處塞下之民裨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
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
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
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
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擊虜
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上募民徙塞下事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費益省輸將之費益
寡甚太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民引
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
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
陰陽之和掌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
後營邑立城製重剗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民
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閑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
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
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
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
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
連更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

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
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
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
離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勢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
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
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
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
固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惟陛下察

薦辛慶忌封事

何君公名武拜大司
空封地陽夏

虞有官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懷遠故賢人立朝折
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
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
官近咸主內用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萬世之長
册也光祿勳辛慶忌行義備正承教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選部
數破敵獲虜功著莫不聞知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
革久寢春秋大矣未至而豫備之憂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
唐

大雨水溢封事

岑景仁名文本
中書舍人

臣聞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
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今惟
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
田疇懇闕猶少覆燾之恩者矣而瘡痍未復
而皆虛實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
而之也故本末固銷雖之以出墳壤之以春日

致起植今之百姓頗數於前昔今者則日就滋息
征役則隨日凋耗既其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
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憂非君可畏非民
孔安國曰人以君為命故可憂君失道入叛之故可畏仲尼
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
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人之
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賢
期於必信慎選賢者遊暇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
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繁弓矢而不忘武備九此數
國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昧惟願陛下思而不
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億載之祚與天地長久
妹龍蛇作孽雖離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為福
為祥况雨水之患陰陽恒理豈可謂天譴而繫聖
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
諸伏待斧鉞

宋

上高宗封事

胡邦衡名鉉號澹菴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
使憂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
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
豫我也劉豫臣事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
授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梓而解之父子為虜商鑒不
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

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袵。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伶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舍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

文淵閣書

卷百廿九

十二

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聞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計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備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

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很愎。已自可見。乃建白。令臺諫從臣。會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可。請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秦檜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藥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文淵閣書

卷百廿九

十四

已酉擬上封事

朱仲晦

具位臣朱熹。敢拜手。稽首。言曰。臣竊惟皇帝陛下。有聰明。膺智之姿。有孝友。溫恭之德。有寬仁。博愛之度。有神武。不殺之威。養德春宮。垂二十年。一旦受命。慈皇親傳。大寶龍飛。虎變御極。當天。凡在覆載之間。稍有血氣之靈。莫不延頸踵觀。德聽風。而臣適逢斯時。首蒙召見。且辱賜對。得近日月之光。感幸之深。其敢無說。以效愚忠之一二。臣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為。雖無不中。而於天下。未嘗少

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致其德於空豁。善政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間斷。及其身之所履。有大變革。則又必因是而有以大驚動於其心焉。所以謹初始。重自新也。伊尹之告太甲曰。今王嗣服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蓋深以是而望於其君。其意亦已切矣。今者陛下自儲貳而獲至尊。由監撫而專聽斷。其為身之變革。孰有大於此者。則凡所以警動其心而謹始自新者。計已無所不用其極矣。而臣之愚猶切有懼焉者。誠恐萬分有一。所以警動自新之目。或未悉舉。則憂孽之萌。將有作於眇綿之間。出於防慮之外者。是以輒忘疎賤而妄以平日私憂過計之所及。

文淵閣書目卷九

十五

者。深為陛下籌之。則若講學以正心。若脩身以齊家。若遠便僻。以近忠直。若抑私恩以抗公道。若明義理以絕私好。若擇傳以輔皇儲。若精選往以明休統。若振綱紀以厲風俗。若節財用以固邦本。若脩政事以攘夷狄。凡此十者。皆陛下所當警動自新。而不可一有闕焉者也。臣不勝犬馬憂君憂國之誠。輒取事為之說。而昧死以獻。謹條其事如左。

其一

所謂講學以正心者。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入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入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直以正心為本。然本心之善。有體而不可利。有

不勝其報。嘗試觀之一日之間。豐色臭味。游街馳駟。土木之華。貨利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体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情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講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極得失之幾。而必友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躐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瑣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辭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辭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係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二

所謂脩身以齊家者。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入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入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媵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由礼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室。正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

曰此雖之畏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
莫不始乎摠內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三

所謂遠便嬖以近忠直者臣聞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
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
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
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水炭之不相容薰
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
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
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
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
則不惟其妄行請誅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
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
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
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
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憾苟非心正身脩者以灼見
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
業之成乎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
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
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威靈也本朝大儒程頤在元祐間常
進言於朝以爲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
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切至之
言也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天下以黃皓陳祗而亡其國元

祐大臣亦不能白用順說故紹興元符之禍至今言之
哀痛前事不遠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四

所謂抑私恩以抗公道者臣聞亡國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
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鄭然大公
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儼然於其間復以新舊而爲親
疎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憫然有不服之心而
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
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蓋左右廝役橫加官賞寵
賄寡廉例得襄選固不問前例之是非而或者又不問其有無
此固舊事之失而不可以不正況今又有蚤懷姦心預自憑
結者又將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而不顧其仲累於聖德如賢
嫉能擢平敵上而不察其有害於聖政也苟不有以深抑私
情痛加屏絕則何以明公道而服衆心革宿弊而防後患乎
唐太宗之責魏徵相謂曰我嘗爲王爲一府作主今爲天子爲
四海作主爲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若復令尔重位
必使爲善者皆不用心正爲此也又況有國家者當存遠慮
若漢高祖之戮丁公我太祖之薄王濬此其深識雄斷皆可
以爲後聖法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五

所謂明義理以絕神奸者臣聞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
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
有不爲善而以誦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爲惡而以守正得禍
者也而況帝王之生實受天命以爲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

能脩德行政康濟民則災害之去待於德之厚薄
待於德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怨雖欲辟惡鬼以來
負人亦無所益又况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
親皆有常典雖異時日中而禮度固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
貫通初無間隔者神之於人即神之於所不耳是以祭非其
鬼即為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
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始有影響乃是心無
所主妄有憂疑遂為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其奸欺誑惑
之術既行則其為禍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
何可勝數其監蓋亦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
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即有當無即無則亦何據以秉禮
執法而絕妖妄之惑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
疑衆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虛際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
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
為妄妄亦不甚難察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六

所謂擇師傳以輔皇儲者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
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
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
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為
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
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書微其罪而又必
有進善之旌誅謗之木敢諫之鼓贊詩史書工誦成誦士
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與

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
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方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
考弟傳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
之是以太子朝夕與居處者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
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 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
不失其天下也當此之時同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
之詔則猶知誦習誦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
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略矣蓋其所以教者
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旨至於容貌
詞氣衣服 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戒之也察為
具負而無保傅之嚴謹讀備札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
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墮除趨走之
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
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勳後有子孫長久之計
而所以輔養之且諄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
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詩曰豐水有芻武
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
甚

其七

所謂精選任以明體統者臣聞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
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
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
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
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

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

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

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為慮者是以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

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

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

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

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諫敢言之士使為臺諫給舍以參其

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

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

立國勢不強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臣

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之太宗之聰

明英武號為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由宰相審熟

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

留意則天下學士

其八

所謂振綱紀以厲風俗者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

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摠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

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

而後有風俗以勵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賢否以定上下

分按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

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

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

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

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關也綱紀既

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

黜陟刑賞一一如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

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

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蕩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

而唯阿諛軟熟奉迎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

群譏毀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

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

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

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

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

維四維不張國乃瘡亡賈誼嘗為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

愚人也則可使管子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為寒心乎

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惟聖明留意天下幸甚

其九

所謂節財用以固邦本者臣聞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

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

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披其澤矣

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國家承五季之弊

祖宗創業之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為經制故其所以取於民

者比之前代已為過厚重以熙豐繼法頗有增加而逮災以

來地削兵多糧宜科項又復數倍俱瞻日久民力已殫而問

者諸路上供多入內帑是致戶部經費不足遂廢稅

之法而上拱歲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期限迫

司州縣更相督迫惟務自寬已責河賊更察民情搖達
時有使人不忍聞者而州縣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
額外巧作名色實緣刻剥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計其所以至
此雖云多是贍軍然內自京師外達郡邑上自宮禁下至胥
徒無多浮費亦豈無可省者切計若能還內帑之入於版曹
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之可省者悉從廢
罷則亦豈不能少有所濟而又擇將帥核軍籍汰浮食廣屯
田因時制宜大為分別則供軍不貲之費庶幾亦可減節而
民力之寬於是始可議矣此其事体至大而綱目叢細類非
一言之可盡今亦未暇盡為陛下言之惟聖明留意其本如
上八者而後圖之則天下幸甚

壬午應詔封事

文淵閣選百廿九 卷二十二

八月七日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臣朱熹謹昧死再拜上
書于皇帝闕下臣恭惟太上皇帝再造區夏命中興憂勤恭
儉三十六年春秋未高方內無事乃深惟天下國家之至計
一旦而舉四海之廣天位之尊斷自宸衷傳之聖子皇帝陛
下恭承慈訓應期御歷爰初踐祚曾未幾何而設施注措之
間所以大慰斯民之望者新而又新曾靡虛口其規模固已
宏遠矣然猶且謙冲退託不以聖智自居首下明詔以求直
言此充足以見帝王之高致知為治之先務也天下幸甚臣
切伏草茅深自惟念天下之大不為無人忠言嘉謨崇論宏
議計已日陳於陛下之前尚恐不足仰望清光無以少備持
擇況臣之愚雖欲效其區々豈能有補於萬分之一哉又惟
即位求言聖相承以為故事則未知今日陛下之意姑以

備故事而已耶抑真欲博盡群言以冀萬一之助也臣誠
昧不知所出然愛君尊主出於天馬之誠有不能自己者故
昧死言之惟陛下留聽臣伏讀詔書有曰朕躬有過失朝政
有闕遺斯民有戚休四海有利病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
者臣切以陛下潛德宮府幾三十年不遑声色不殖貨利無
一物之嗜好死於宴私無一事之過失聞於中外昧爽而朝
嚴恭寅畏仁孝之德孚于上下所以大係群生之仰望濬發
太上之深慈以至於膺受付托奄有方方者其必有以致之
矣然則聖躬之過失臣未之聞也今者臨御未幾而延登故
老召用直臣抑僭倖以正朝綱雪冤憤以作士氣貢奉之私
不輸於內察恭儉之德日聞於四方九天下之人所欲而未
行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恨然則朝政之闕遺臣
亦未之聞也至於斯民之戚休四海之利病則有之矣然臣
屏伏闕下十有餘年足跡未嘗及乎四方其見聞所及之一
二內自隱慶皆非今日所宜道於陛下之前者不敢妄舉以
溷聖聽至若陰拱默然終不為陛下一言則又非臣之所敢
安也臣聞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胎者
命孟子之言亦曰雖有智慧不如秉勢方今天命之眷顧方
新人心之嚮向方切此亦陛下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
時順理乘勢有為之會也又況陛下聖德隆盛天下之人傳
誦道說有年于茲今者正位宸極萬物咸覩其心蓋皆以非
常之事非常之功望於陛下不但為守文之良主而已也然
而祖宗之境土未復宗廟之黜祫未除戎虜之奸譎不常生
民之困悴已極方此之時陛下所以汲々有為以副生靈之

望者當如何哉然則今日之事不獨陛下不可失之時抑國
家盛衰治亂之機而社安危榮辱之兆亦皆決乎此矣蓋陛
下者我宋之盛主而今日者陛下之盛時於此而不副其望
焉則祖宗之遺教豈肯不復有所歸心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臣愚死罪切以為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
熟講也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也利
害係感雖不可偏以疏濬然本原之弊不可以不加意也蓋
學不講則過失萌矣計不定則闕遺
弊不可勝言矣臣請得為陛下詳言
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聖之宜無事
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
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
下統德之初親撫簡策衡石之程不
而已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
釋氏之書疎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
所以奉承天錫神聖之資而躋之堯舜之
豫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寞非
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
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有纖微
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
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
外本末顛倒緣矣雖有聰明廉智之資考交
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乎天

則入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
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繫
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知
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
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
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為大
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始終先後
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諸即程顥與
其弟崇政殿說書顧近世大儒實得孔
以為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愚伏願
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懷片似是而非邪說之說少
留聖意於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
問研究充廣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天下國家之治
者不出乎此然後知休用之一原頭也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者此也此者之以大經之文監
以歷代之跡會之於心以應萬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
而所以發其深輔其志者如此其精則其所至豈臣愚陋所
能量哉然臣非知道者凡此所傳特其所聞於師友之授樂
端緒而已陛下由是講學而自得之則必有非臣之言所能
及者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臣又聞之為天下
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而今之計不過乎脩政事
夷狄而已矣非愚與而難知也然計所以不時定者以講
和之說疑之也夫金匱於我有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
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為是說者意必曰今本報未固形

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
之方不若縻以虛禮因其來聘遣使報之請復上疆示之以
弱使之優游驕怠未遽謀我而我得以其間從容與補而大
為之備萬一天意悔禍或誘其衷則我之所大欲者將不用
一士之命而可以坐得何憚而不為哉臣切以為知義理之
不可為矣而猶為之者必以有利而無害故也而以臣策之
所謂講和者有百害無一利何苦而必為之夫復讎討賊自
強為善之說見於經者不啻詳矣陛下聰明稽古固不待臣
一二言之請姑陳其利害而陛下擇焉夫議者所謂本根未
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為而然哉正以有講和
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之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
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可已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強
自力於進為而其氣固已渙然離沮而莫之應矣其守之也
必不堅其發之也必不勇此非其志之本然氣為勢所分志
為氣所奪故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凌
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
能息其心力以聽其上之所欲為然則本根終欲何時而固
形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
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若曰以虛禮縻之則彼雖仁義不足而
凶狡有餘誠有謀我之心則豈為區區之虛禮而驕誠有非
我之勢則亦豈為區區之虛禮而輕哉若曰示之以弱則是
披腹心露情實而示之以本然之弱非強而示之弱之謂也
適所以使之窺見我底蘊知我之無謀而益無忌憚耳縱其
不來我恃此以自安勢分氣奪日復一日如前所云者雖復

曠日十年亦將何計之可成哉則是所以驕敵者乃所以啓
敵而自驕所以綏寇者乃所以養寇而自緩為虜計則善矣
而非吾臣子所宜言也且彼盜有中原歲取金幣據全盛之
勢以制和與不和之權少懦則以利要我而我不得動力足
則大舉深入而我不及支蓋彼以從容制和而其操術常行
乎和之外是以利伸舌蟠而進退皆得而我方且仰首於人
以聽和與不和之命謀國者惟恐失虜人之驕而不為久遠
之計進則失中原事機之會退則沮忠臣義士之心蓋我以
汲汲欲和而志慮常陷乎和之中是故蹶前覆後而進退皆
失自宣和靖康以來首尾三四十餘年虜人專持此計中吾腹
心決策制勝縱橫前却無不如其意者而我固其術中曾不
省悟危國亡師如出一轍去歲之事人謂朝廷其知之矣而
解嚴未幾虜使復至彼何憚於我而驕為若是是又欲以
策得志於我而我猶不悟也愛而報之信節未還而海州之
圍已急矣此其包藏反覆易可測而議者猶欲以已試敗
事之餘謀當之其亦不思之甚也甚至於靖復土疆而集其
萬一之得此又不思之大者夫土疆我之舊也雖不幸淪沒
而豈可使彼仇讎之虜得以制其爭奪之權乎顧吾之得之
力如何耳我有以取之則彼將不能而有而自歸于我我無以
取之則彼安肯舉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與我哉且彼能
有之而我不能取則我弱彼強不啻明矣縱甘與我亦豈
能據而有之彼有大恩我有大費而所得者未必堅也向者
燕雲三京之事可以監矣是豈可不為之寒心也哉假使萬
有一而出於少不然之計彼誠不我欺而不責其罪我必能

何而求無它虞則固善矣然以堂之大宋不能自力以復祖宗之土宇顧乃乞丐於仇讎之戎狄以為國家臣雖不肖切為陛下羞之夫前日之遣使報聘以是為請既失之矣又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庶幾乎而赦書下者方且禁切諸將毋得違兵申遣使介告諭纂承之意繼脩和好之禮亦若有意於和議之必成而坐待土疆之自復者遠近傳聞頃失所望臣愚不能識其何說而切歎左右者用計之不詳也古語有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虜以好來而兵不敢我所以應之者常不免出於兩全而無一定之計豈非所謂疑事也哉以此號令使觀聽變惑離心解體是乃未攻而已而未戰而己敗也欲以此成恢復之功亦已難矣然失之未遠易以改圖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願陛下曠咨大臣搜拔群策鑒失之由求處之方所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庶幾和議之望使人苟能將可及自是以往開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將政事攘夷狄之外子然無一毫可恃以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必於恢復格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勵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於是相言力之強弱視彼置之勝敗徐起而圖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此不過少遲數年之久而得勢全名正實利其與講和請地苟且僥倖者不可同日而計不可同年而語也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其至於四海之利病臣則以為係於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臣則以為係乎守令之責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若

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為今日之監司奸賊狼藉肆靈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既失勢者陛下既接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矣將在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而知之耳然則其事之利為民之病為民之戚為民之戚陛下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哉臣以為惟以正朝廷為先務則其愚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似亦有意乎此矣蓋目前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管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我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賢者雖遠不遺而庸者雖近必斥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為私恩以犯示人不與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賊將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々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以病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則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為觀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況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國所以寬賦役備賑恤者流涕而盜賊之計尤在於守令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則又有在

願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蓋天下之事至於今日無一不弊而不可以勝陳以獻言者之數則或已能略盡之矣然求其所謂要道先務而不可緩者此三事是也夫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增之於後任賢所以脩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伏惟陛下因此初政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為之會於此三言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則夫所謂不可勝陳之事凡見於議者之言而合乎義理之公切於利害之計者自然循次及之各得其所若其不然今雖有求治之心而致之不得其方雖有致治之方而為之不得其序一旦恭勞儉苦憂勤過甚有所不堪而不見其效則亦終於因循怠惰而無所成矣豈天下之人所以延頸舉踵而望陛下之初心哉

又論綱鑑卷百廿九 三十一

至於此時雖欲悔之臣恐其倍勞聖慮而成效不可期也又况旱蝗之災環數千里陛下始初清明行誼未過而天戒赫然若此其甚其必有說矣臣愚切以為此乃天心仁愛陛下之厚不待改過行失而先致其警戒之意以啓聖心使盛德大業始終純全無可非間如商中宗周宣王因災異而脩德以致中興也是宜於此三術屢省而亟圖之以順民心以答天意以陛下之聖明必將有以處此愚臣所慮獨患議者不深惟其所以然之故以為其間不免有所更張或非太上皇帝之意者陛下所不宜為以拂親志臣切以為誤矣恭惟太上皇帝至公無心合德天地臨御三紀艱難百為其用人造事皆因時循理以應事變求醫膠於一定之說先後始末之不同如春秋冬夏之變相及以成歲功存神過化而無毫髮

私意凝滯於其間其所以能超然遠引展脫萬乘而不以爲難者由是而已本其傳位陛下之志豈不以陛下必能繼繼帝學以繼跡堯禹乎豈不以陛下必能復繼啓土以昭光祖宗乎豈不以陛下必能任賢脩政以惠康小民乎誠如是也則臣之所陳乃所以大寒太上詒謀燕翼之聖心而助成陛下尊親承志之聖孝也議者顧欲守一時偶然之跡一二以循之以是為太上皇帝之本心則是以事物有形之粗而語天地變化之神也豈不誤哉且古者禪授之說莫如堯舜之盛而舜承堯禪二十有八年之間其於禮樂刑政更張多矣其大者舉十六相皆堯之所未舉去四凶皆堯之所未去然而舜不以為嫌堯不以為罪天下之人不以為非載在虞書孔子錄之以為大典垂萬世法而況臣之所陳非欲盡取太上皇帝約束紛更之也非實其所賤賤其所貴而悉更置之也因革損益顧義理如何耳亦何不可而陛下何嫌之有哉願早圖之以幸天下毋疑於臣之計也若夫戰守之機刑制之勢則臣未之學不敢妄有所陳然切聞之上流督帥物望素輕黜陟失宜致於已試下流戍兵直奔淮甸長江之險與虞共之斯乃古今之所共憂愚智之所同惑臣雖鄙闇亦切疑之况今秋氣已高憂情巨測傳聞洶々咸謂當復有去歲之舉雖虛實未可知然是一若實強弱安危形勢所繫呼嗚俯仰之間未足以喻其急也願陛下并留聖意臣不勝大願臣凡愚不學頃歲冒昧群試有司太上皇帝賜之末第獲叨官祿既又誤聽人言猥加收召適以疾病留落不前今則血氣益衰精神益耗屏居山田未知所以仰報大恩之日敢因

又論綱鑑卷百廿九 三十二

明紹興中葉時死獻書以贈

文翰類選大成百十九

文翰類選大成百十九

三十三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三十狀目錄

唐

陸敬輿十篇韓退之四篇柳子厚二篇

宋

晏同叔一篇司馬居實六篇蘇子瞻二篇

元

陳天祥一篇

文翰

卷百三十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三十狀目錄

文翰類選不成卷第一百三十

左長史上海李伯璣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狀類

唐

請不置瓊林大盈二庫狀

陸敬輿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必難再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遂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寮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爾是以務竭斂而厚其帑藏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不為貪散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傳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挽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尊萬葉以效匹夫之藏爾法失人誘茲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皆古悉無其制傳諸者情之說皆云創自開元實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其賦用盡各區分賦稅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湯心侈明幣於茲追守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豈其明效歟

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穢雖內庫舊藏未始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闥清風肅然海內不鑒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矣近以寇逆亂

興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儉勵之誠臣昨奉使

行殿忽親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懷然自驚不識所以則天儻尚懷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嗷嗷未息辛勤守戰之効賞資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虛竊端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挾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恐形勢詭譎或醜肆誣謠頗含恩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昨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并兇徒內防危懼晝夜不息追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軍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辱其身不私其欲絕可以同卒伍饒食以昭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臣已豈而語諸方與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恒性

嗜貨矜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然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殷鑑歟眾怒難任者怨終洩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亦慮有構姦鼓亂千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拂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為人與為已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惠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為人上者當辨察微理徇懼其心奉三無私以有一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務而墮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茲二庫瓊林所歸不顧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得以陞

下天資英聖，備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衛恩，反過為
 臨至，當促珍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
 可知者，但在陛下能行與否爾。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不
 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
 重聽之殷憂，追戒平居之事，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
 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
 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懷異織羅，一
 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以
 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光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
 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摠緝禁綱，
 衆與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
 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
 行之，又何疑焉？恡小失多，廉賈不虞，溺江迷遠，中人所非。況
 乎大聖，施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碩効之至。謹陳冒以
 聞。謹奏。

興元論賜渾瑊詔為散失內人等議狀

右德亮承旨并錄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與渾城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垂蹟禍亂。荐鍾陛下思公懼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德念釋怨。照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版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人神。故得百靈降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何聲有。撫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庭。難之師。再遷於氛壘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崇

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畿甸遙周翠幄再設夜祭之壇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願聞德音望聖慈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懲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言爲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書末如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謂諸公元惡曾未浹辰驛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疑若使貴訪婦人又令寶裝遠赴行在萬目閤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薦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為之者蓋美其不失先

之宜也。自翠華遷鼎，萬姓仰依，隨所播遷，三時之祀，當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遣大臣，馳傳先行奉迎，神主將祭，而壇外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再行死義慰犒，有功綬結，黎蒸優問者，孝安反側，寃窮。從寬賜葬，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掄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為君之道衰。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著。言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數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為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必當自來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多。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群情未一。因而苦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云，掩絕纓而飲盜，

者豈必忘其情愛邪蓋知君之大體然也以小妨大明知者
為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
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
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
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
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
肆其奢欲急則廢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
不亦宜乎昔衛出奔父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
與之言迎於門者履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
霸功管仲戒之以禮無忘於仁言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
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張國如探湯以在官
為書紳之規以衰衛為覆車之鑑則庶為帝軌理致時雍與
夫貪逸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
敢承旨伏候聖裁謹奏

李翰題卷百三十一 五

右欽淑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
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臣等試官卿宜商榷得否者
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
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與惟情理不可輕荷輕用之是
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
托之端雖微流弊必大沿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
不足為重器無之不足為至化量以餼帛為賜足彰行
官恐非令典謹奏

滋濟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

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商量進擬
與亦無妨者臣愚以謂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重刑衰亂
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
輕非罪而肆刑則刑重爵重刑重則一綱或挂萬目
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葉傳傾國爵以情授賞
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遂陷亂中原遺戎寇增
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官不足以
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徒金紫普施於輿阜
驚猶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
輕設法貴之猶恐不若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為試官
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僥或謂之
信然臣竊以為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

李翰題卷百三十一 六

與利名近而於義遠近實而於德為輕凡所以誠是
非立法制國者義至於義虛實輕重並行而不傷
迭用而不傷之效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
存乎其權尊貴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
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誣謬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
貨財賦秩所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歸虛也居上
者必明其義望其德相須以為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為
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
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以崇其榮而
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
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
資蔭而已以取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

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
今之負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負然
而突結銘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効者，又以是
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
官以酬所獻，則彼突結銘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
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
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且負外試官
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
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末甚散棄者，徒以上之所
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為無損於事，人將斯言復何賴
焉？後之立功，曷用為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負有限
而勳閥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

文餘類纂卷百三十一

已殫，而幣藏皆實固不充其費矣。既味有實利以敦勸，又不
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為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
貧者所貧，惟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
如厚賞錢帛，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賢，何有
不可？固傷大猷，願留層思，少賜詳度。

論宣令除裴遜齡度支使狀

右緣班宏喪亡，臣今日面取進止。今當此選擢，有四人杜佑
盧徵李衡李巽並曾掌判財賦，各有績用，可稱資望。人才亦
堪擬任。聖旨以淮南未可移動，屬徵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
與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當今所切常須，衡則熟
吏，不可斯須闕人。特追李衡數月方到，臣等謹具奏聞。

隱地李巽近追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判其舊任事

除戶部侍郎如材不相稱，則待李衡到別商量。處分
覆於事又得閱試其能，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累下恩，使
許依所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為無易於此。希顏適進
止李巽知度支，恐未相當，且空與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
卿裴遜齡甚公清，有才宜令判度支，便進擬狀。其李衡亦
從追取者，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為出
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
百司，有無懸遷，豐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財物
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剋則生患，寬假則容姦。
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遜齡僻矣而好動，躁矣而多言，遂非
不俊，堅偽無恥，豈獨有識深鄙，兼為派俗所惑，頃列班行，已
塵清貫，更居要重，必數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

文餘類纂卷百三十一

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
議，俯察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諸僉屬不系
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駁物聽，臣雖熟知不可猶慮所
見未周，趙憬眼疾漸瘳，後日即令假滿，待其朝謁，乞更參詳
去邪勿疑，天下幸甚。謹奏。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右欽敕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厝，今
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即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
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
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按權將為腹心，今
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
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步於私黨之嫌，希旨順

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極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庶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悞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諭不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臣敢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腑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蒼王若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職竟使矣為左右人復得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為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

李希言奏

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許旨之忠祛迷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諫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及覆奏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衆議欲得於朕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號之萬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月

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積至理愚衷未諭敢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体今者當此未復宮闈宗祏震驚尚愆裡祀中區多梗大慙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真乞更詳思不為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論叙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叙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初行幸之事因自剋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為致今日之患者群臣之罪也陛下又

李希言奏

曰卿以君臣之義論之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臣等小人進退雖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求及對詔之間陛下及宗族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勝嗚咽旋屬游環諸對臣言未獲事體今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若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明焉臣等未除朝廷因循父務容養事多稽遲禮闕會朝陛下神恩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臣等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促限錢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昇

筭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費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
聊生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管攝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
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
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戒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
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關徼牧以取馬薄
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
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堂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伐固有
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
營卒乘道路懷懼部曲感傷貴位崇勳孰不鮮體加以聚斂
之法較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臺稅裨販夫婦畢筭緒錢貴
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為憤懣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
恐懼興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嗾然而京邑關畿不寧矣陛
下又以百變地廢志期肅清義以慈恩任法以成理神斷
失於太速容察傷於太苛斷遠則寡怨於人而疑似之間不
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怨則重
臣懼禍反側之憂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
以叛亂繼起怨讎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
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繹草之禦環
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
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
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
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數聖旨又以家國興衰自
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
是口筭秘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

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
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
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懋九有以亡此則天
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
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
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仲尼以為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
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
之言無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
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
象也夫易之為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
人祐助之由辨安危之理故必本於德行得失而吉凶之
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
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
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
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
不易言得最則得國失最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
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
經會通皆為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
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豈有相推
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
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
說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請以

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煩刑網稍密物力竭諸人心驚疑如
居風濤洶湧靡定上自朝列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
必有變故旋屬原叛卒果如衆庶所震京師之人動逾億
計固非悉知等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
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危殆利億
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事修天祐自至恐不
宜推引厄運謂為當然挽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
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
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
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感庶事之艱而知
救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
之業在陛下刻勵而謹脩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

文翰類選卷百三十一 十五

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
捨已以從衆焉達欲以導道焉遠檢倭而親忠直焉推至誠
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
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憚無棄物焉
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
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為哉斯道又譬之於
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
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太王以
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是以困危難而懷盛業由僻小
闡丕圖况陛下以英資承寶曆四海之利權由已列聖之
澤在人豈能增損哉有不齊至如東比景龍往接通誅

文翰類選卷百三十一 十六

下之心使之無難則永隔於其心使之無難則永隔於其心
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難危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
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遏禍於後官闕而已愚臣
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
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論關中事宜狀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聖亂覆輿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
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
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有大柄立國有大權
得之必強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
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
與重不可倒持也蓋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君重以馭輕倒持

文翰類選卷百三十一 十六

則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啓禍
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
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
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
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舉軍傾中以資
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輸願
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
也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權陛下幸留聽焉臣聞
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
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
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於當今京邑如負王畿

四方如指故用即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
太權也非獨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
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從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
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
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又猶務戎備不
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
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
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
柄棄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疆
本之意則忘緣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
宗得以為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懲初夷繼有外虞悉師
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
與為禦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
內寇則靖而外侮則汙渭為戎于斯之時朝市雖新事
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
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振却醜類
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虞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
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祐深矣故示大儆將弘求圖
下誠宜上副玄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
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
謀已有成筭愚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郭懲艾往
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
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威
士馬精強又徵諸道威兵每歲春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

文苑類選卷百二十 十七

臣等伏以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祚威儀殊鄰
茲昆夷指肆毒孽孽孽國來寇志吞崑崙貪冒既深覆亡幾
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夷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
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
稍久青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
振武誘殺羣胡自爾已來絕無虜使其為嫌怨足可明徵借
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
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
繼出關外僅有賊臣啗寇黠虜竄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
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處之而代叛之初議
者多易其事貪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其未甚多度費未
甚廣於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其連禍肇變故難測
日引月長漸乘始圖以前志以自衛而為危事至戒至
慎不敢輕用之有為為此也嘗思之安而倒危變亡而
為有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臣不愚而重之乎近事
甚明足以為鑒注歲為天下所忌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
李正已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
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已死李納繼之
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李希烈叛惟田悅未叛則往歲之
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愚意不衰惟慮之所信者今則自叛
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存亡在於人事不可不察
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計中不可不追鑒
往事惟新今圖循偏廢之柄以壞人臣之計以固國而
乃孜孜汲汲操思勞神徇無已之求豈難必之效其於為人

文苑類選卷百二十 十八

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宗社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祖德以來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為之轅邊軍缺環衛虛內廢之馬竭武庫之兵古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為之算室虛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權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官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鴻希烈或負固違墨誘致豺狼或竊發如畿驚犯城關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為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儻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卷三十一

昔根本於是在焉秦晉用之以傾諸侯漢晉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官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方俟時也疆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蒙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者先拔其本奔重取輕所謂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疆幹弱枝之術反語緩懷則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為陛下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其狂鄙以備採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微誠則臣之策六花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

馬燧抱貞固亦無籍李晟亦令施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徼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郵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攤酒抽買貸商點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怨見優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戕何有不從端本整禁無易於此謹奏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寧奉宣進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之使簪組昇朝荐承過恩文學入侍每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自奮勵圖報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職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尚是以循循默然不為近月日以愧自春祖秋心雖懷憂章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恩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捨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顯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肯人茹讒而汙患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害臣將為國計慮臣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志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臨忠憤固願披瀝職君禁衛當備顧問而對臣之職也

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循省而補慮之豈有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將之方在子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利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為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為叛亂之師者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傍遭註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虞心積慮果為茲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為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言使四五兇渠俱稟鸛鳴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千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關笮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踟踴躍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為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為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英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時久師老費財加籌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閭閻答肉挫骨中聖間送父別太號呼道略行帥已甚與發已殫而將帥者

高自財不足其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夫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為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惑遂乃過為臆度輒肆討論為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得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今陛下効其明聖羣師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為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齊齊悉為脅齒陛下特詔馬燧妻之專征抱負李元勣勢相接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臨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舉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既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殲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既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饒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再檢而不交鋒量交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且則前者而而今者繕完計克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殲掃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乘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以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此自昔必然之効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兩叔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與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嚮也

人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倒而根抵廢矣惟惟
下為一有本肝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為之行資若送可謂勞
弊矣而寇亂有未已無期人指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在貴
拙速不尚巧遲速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
明著之驗也夫以變而不如澄其源而濁變愈也揚湯
以上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
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
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勢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修近
之道政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
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辨攻守之緩急固謂幽
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榮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

文淵閣書卷百三十三

宜圖之以計今之患成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
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藺門中興已來未
暇其蕩因其降將即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
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
購復遠略武俊蓄積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肯受田
悅誘隨遂為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無憑內外
防虞所以縋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無他圖加
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為
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苟有且之
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者也
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並鄧襄陽後之資意殊
其且未聞東寇則轉輸將四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

謂汝洛榮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邪靈之騎士自昔之精
騎也上當關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疆勁委之山東
勢分於將多則弱於兵廣以攻則曠感不進以守則數倍有
餘冬懷顧瞻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
屯戍太多守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
合之衆打殺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為繼援累勅
諸鎮務使協同唇舌殷憂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
從齊蘇離離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
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
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元還鎮為東都之援汝洛既固
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虞滅山
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勢則物力可濟非止

文淵閣書卷百三十四

非難於急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
和之計矣其未殲夷儀又滅兵必更生患此亦不思之
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李元三帥
而已以攻必剋以戰必殲是則力非不足明之而遲留不進
乃請益師於是蹙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元等曰未足
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復曰未足
之成竟無八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則何以為
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募獨田悅留臣
謂臣請以鑒其辭棄之田悅實臣等之
也而田悅喪敗實臣等之
也臣知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何益於持時

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報，當田悅朱滔武俊一
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使危城設使，我
師悉歸，彼亦終能自守。況留抱負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
滅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為冗食徒之，則此得
長城代危為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當今所
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
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
則萬姓驚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
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
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
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
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
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
然尚恐為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
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
之所惡者在徵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
可息矣。欲安業，則征伐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
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吏，吏威嚴言且無驗矣。
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人慰來蘇之望，
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
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遠而難成。易發
故有所未守，難成故無思不順。公陛下下言，禍亂極矣。

文苑類選卷百三十一 二十五

恤黎蒸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德惠之資。唯當遠
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對追討之意。則惟
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
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
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
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負，德難臻於其
間。聚怨歸譴，謗籍難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
可見。蓋謂令弘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
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
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義，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
行，而直為此懷、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奏之日，陛下特
加延揖，親與叙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紓悔之意，各使極言
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除，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
勤。周公勤握鬯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
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策而辭拙者，
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下叶成湯改過之美，
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下體大禹拜言之
誠，疑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採錄不遺。班固傳言，
聽納無倦，是乃摠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
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速還歸心，孰與為亂？化疑梗為訢
合，易怨謗為謳歌，決衣之問，可使王變陛下儻行之不取，用
之得中，從義如轉圓進善，如不及，推賢此道足致和平，共於
昭德塞遠，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
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是觀採捨棄非，謹奏。

文苑類選卷百三十一 二十六

與汝州盧郎中論權儀書狀

韓退之

右其人為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
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
其風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
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捲卷長歎去年愈從
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遽坎輻又廢一
年又春末自京還憐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閣下
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秋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闕辭
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
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胃中之氣勃々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
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
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
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
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
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脩身
立節而竟不遇知已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曰接膝而不相
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不其
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
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已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
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
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閒例皆蠲免
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

以求口食圻屋伐樹以納稅錢寢饋道塗艱踣者有皆
已輸納無者徒被追散臣愚以為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
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
當戮猶且寬而有宥之冤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
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
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
乞特勅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
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豐稔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
所知識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慙懼之至謹錄奏聞
謹奏

復讎狀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

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
省集議聞奏者朝議即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
議曰伏以子復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
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
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
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
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
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
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
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
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
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

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
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備孝
心亦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
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
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
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
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
曰凡復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
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

錢重物輕狀

右臣伏准御史臺牒准中書門下帖奉進止錢重物輕為弊
頗甚詳求適變可以使人所貴賈貨通行里閭寬息宜入
僚隨所見作利害狀者臣愚以為錢重物輕救之之法
一曰在物土貢夫五穀布帛錢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
為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貴錢不能出也工人之所
愈賤錢愈貴也今使出布帛錢悉以布綿絲百貨
租賦悉以綿絲百貨去京百里草三百里以粟五
之內及河渭可漕入顧以草粟租賦悉以聽之則人益
益輕穀米布帛益重二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
銅為器禁鑄銅為浮屠佛像鑄者著銅過若干斤者
錢以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五嶺買
必銀盜以錢出嶺及遠令以買者皆坐死五嶺舊錢
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在貴之貨一當五而
兼用之凡鑄錢千其錢一而得五足貴錢

錢五千可立為法四曰狀其病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
今使人各守其物以為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
而穀米布帛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係月減其舊三之
一各置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
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為浙東薛中丞奏五色雲狀

柳子厚

右臣得管內台州奏月日五色雲見者一州官吏僧道耆老
悉皆瞻仰已具奏聞并寫圖奉進者伏以景雲上瑞王者社
稷煥彰彰之在天知聖德之昭感伏惟陛下化育有截道洽
無垠承天地之貞明道陰陽之和氣遂使紛紛郁郁自東而
徂而若煙非煙一旬而再至徵諸古諺事空前聞伏乞宣付
史官以昭簡冊

太尉奏

太尉奏 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營蒲王子時為
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節制人偷暴掠
率以貨賂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擊打馬取於市不
廉輒奮擊折入手足摧金帛竄盜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殺
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威不敢言太尉自邠以
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殺
國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道
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
其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
既署一月時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城隅
酒流溝中太尉刺卒取十七人皆斬頭注槊上植市門外

一營大諫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愛者一人持馬至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肅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為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遠欲誰歸罪且及副元帥今郭人惡子弟以貨賂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戰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必歸再拜曰公幸教誨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哺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討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郭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孰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來諭謨謨盛怒名農者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剽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與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磨手足善藥之及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也西塞人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謨大罵曰汝誠人耶謨少壯時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貲凡為人傲天災

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殺使主人出無慮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於諫耶謨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汝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大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樓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更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宋

進兩制三館壯丹歌詩狀

晏同叔

臣准傳宣劄子奉聖旨令兩制三館賦後苑諸駉亭壯丹歌詩者化合天人禪開并木協風靈雨散為膏壤之滋共藉并柯布在密青之圓畫品難形於卓異瑞圖不盡於芳妍乃儒臣各懷華藻匪太平之特盛豈藝過之乃集昔者虞舜時期有皋陶之賡載周宣繼業聞吉甫之頌詩蓋助於謨不專工於辭翰迨于漢室尤好藝文別館置多命從臣制作倡優鄭衛已無前古之嚴規中葉以繼其風未泯永神產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禱禘宗考第於三等並垂編簡式著熙隆洪惟聖運之會昌可繼重華之輝耀然於衆製未復前修思諷諭者隱其誠而禁宣局聲律者艷其言而罕實不足以上裨睿覽下達民情效明良起喜之音續雅頌清微之範姑用登高而能賦庶幾博奕之猶賢罔叶精求豈任多愧臣首當肅濫實玷恩垂賚賚以思覲惶無極其兩制并侍講學士龍圖閣待制自章得象已下十三人三館

秘閣自康孝基已下二十七人歌詩共一百四十首謹隨狀
進以聞

進五規狀

司馬君實

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
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泛闊言其小者近者則荒勝
委瑣徒足以煩浚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與心謀步歷
累旬乃敢自決與其愛奇細之責不若取泛闊之譏伏以祖
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謹
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為功頽壞之勢從而救
之者難為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
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發榮懷山之水漏
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
不實無益於治故亦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
要道當世之切務願聖覽觸目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
伏望陛下以萬機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
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與草木同朽矣謹具狀奏聞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難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
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極不
能支然後肯藉賴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力相偶者則為二
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
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難乎及夫繼體之君群然服最
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強弱之勢殊則十人之性皆為一操
萬世如泰山不可搖也於是時生靈之性皆為一操

窮極極修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淪然四方震清秦隋之
季是也惜者沉酣宴安慮不及此善惡雖辨是非顛倒日復
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強或失之弱其致
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難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
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年而合
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為
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後為漢
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
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九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
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統二十年惠
帝昏愚宗室造讎群胡乘機亂中原散為六七聚為二三
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統二十有八年煬
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
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癰以為子孫不治之
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
不從朝貢不至名為君臣實為敵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
綱頽絕五常殄滅懷重未煖廢官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
徧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
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躬擐
甲胄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
不遑安以為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皇帝嗣之
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為一黎民
種始有所息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統一
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

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千金之產猶以為先人所營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况於承祖宗盛美之業奄有四海博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審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願陛下風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乘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聖人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其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難也如守臣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為難守之規則必其基址其柱石疆其棟梁厚其塗蓋高其垣墉嚴其閭閻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敬者扶之榮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頽壞也夫代不同之室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塗蓋也將帥者垣墉也兵者閭閻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國之有基址柱石也成法苟不墮之以逸欲敗之以驕則此六者雖有而國之及夫逸欲以廢之驕以敗之神志於上代而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慮心勞力竭不能救敗夷

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復甦乎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之時正綱常紀綱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為已過頃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古士以思慮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謂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冬則儲絺絺給被偷為生之徒朝醉飽而暮不計治於未亂保安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不謂治於未亂保安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不謂治於未亂保安於未危乎其政治也夫秦士者臨鵠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邊境有急羽書相衛或一方之憂慮也心勞思慮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木實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庫之不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國之有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豈然自以為長無事乎嗚呼使自今日以往四夷不復為患水旱不復為災則天幸安可數乎

之不幸豈卽有終亂者乎則將帥可注者爲誰哉守
者爲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
穀之盈虛皆不可不預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
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
當留心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履
以言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近似近則
人皆忽之其爲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爲利至大也而無
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近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吏得
以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父節孝以待
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念忘私
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爲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
自非陛下惕然憂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

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臣竊讀漢文帝之
時以爲天下方病大瘡又苦路盜又類辟且病難陛下視之
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勲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
無勞更其乎夫今不治必爲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
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
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爲言微也
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
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
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
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患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

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之初六於律爲林鍾於曆爲建未
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
慎始至水至言爲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
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
道也孔子謂哀公曰蒧葵風興與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
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
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
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宦官
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佗官不足以賞之太宗
怒切責宰相特置宣徽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宰相王皇
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
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之於婦人非所

以重社稷也真宗深以爲然遂止由是觀之光帝以睿明卓
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
疾在腠理不治將深相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
爲功及在血脉在腸胃相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
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
人爲之訟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
未然之言常見弃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墜荒
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其言悲辭於佞倖之塗附耳
屏語開譏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過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
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嘗甚害日滋月益遂
至深固此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
重覽六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禍患得

早從事母使徐福有曲突之歎則可修之於廟堂而德冒
海治以之於今日而禍流萬世俾得道隨而先烈顧大豈不
美哉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撲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為國家者必
先實而後又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其緒傳子孫
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通樂之實
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三
行試政事實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
訪治納諫諒之實也選勇果背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實也
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發
赦有罪徧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
而道宮佛廟修飾奢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祭器
紊亂而文飾文物修飾奢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群心乖
元元整而斷竹數黍敲叩古語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
錯繆賢不肖渾散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
乎姦暴不誅冤詰不理而拘泥微文糾細過其於刑也不
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抉聲病其於求
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遠職業廢弛而勸懲出身比類資序其
於審官不亦遠乎父老之謀弄而不心養之官應時施行
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戰而散虛數待取
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而實亡本失而
未任賢猶膠版為舟擲土為楫敗布為帆行索為纜盡以卑
青衣以文結使僞人駕之而覆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

觀矣若以之誌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
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安保宗廟
張布綱紀使下無觀心藉羣風俗使人無離於別白是非使
萬事得正誅錮姦惡使威令必行求有裨於用使野無遺
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者得失使謀無不盡
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
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聲眩曜愚俗之耳目哉

議學校貢舉狀

蘇子瞻

熙寧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軾狀奏惟勅
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聞奏者臣伏以得人
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
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卑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
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
之政則公卿侍從常無其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
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不可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
及其既廢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
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強其所不欲行而復
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
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要膺之間以為太平可待
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
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
宮室斂民財以養將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
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
乃使為紛亂以愚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

則與廢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
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
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
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
事與今為孰辦較此數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
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
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舉士而去封疆或欲罷經生朴
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
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
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
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
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虛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贏馬惡
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
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
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
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
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
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而公臣請有以
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藻若莫如楊億楊億尚在則忠
清鯁亮之士也豈得此弊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
使孫復石介尚在則汚腐矯誣之士也可施之於政事之
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
必欲廢之近歲士人纂類經史綴輯時務謂之策指行問條
目搜括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

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弊病對偶故考
難精以易學之文付之考官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
進士皆請託之官一使恩主王公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
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設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
者既已變而為進士矣晚義者又皆去以為明經矣其餘皆
朴魯不能化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者自彰今
進士日夜治經傳附之以子史實罕馳騁可謂博矣至於臨
政易嘗用其二顧視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
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
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
俊良黜庸回摠攬眾才經畧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
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
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
以至南渡王綱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為笑
故孔子罕言命則為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
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說自子
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夫今士大夫
至以弗老為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佛書也讀其
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捉此豈真能
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故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
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
世磨鍊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然而竊取其
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勅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

傳通經術者雖不廢術涉浮者則工必廢則風俗稍存
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乞校陸宣公奏議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請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
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
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
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
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
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踰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
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以忠厚德
宗以猜忌為術而贄勸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
先德宗吝用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
馭將之方則已以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
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
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每退
自西閣即私相告以陛下聖明必善善論論但聖賢之相契
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大息魏
相憐兒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厥則莫若
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是為治但聖
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
之論開卷了然發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
奏議稍加校正繕寫呈願陛下置之座右如見贄而反覆
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咸月臣等不
勝區區之意

元

論盧世榮姦邪狀

陳天祥

竊惟御史臺受國家腹心之寄為朝廷耳目之司選置官僚
扶持國政肅清風憲鎮遏姦邪卑職等在內外百司之間何
繁非遠近無不糾非於人有宿讎私怨而懷飛復之心也蓋
於國家事體所繫者大臣子之分不得不然往者阿合馬以
梟獍之資處鈞軸之重內懷陰狡外事欺誑專擅朝權以羅
姦黨子姪親戚分衛州軍腹心爪牙布滿中外威福由已生
殺任情稔惡之心為謀不淺實賴聖上洪福幸殞其命妻子
誅竄無有子遺此乃前途之覆車後人之明鑑也於其貪暴
曠代罕聞遺毒於今未能滅洗人思至元之初數年之治莫
能忘也去春安童大丞相自遠而還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
望復膺柄用再整宏綱思仰治期謂可立待十一月二十八
日忽聞丞相果承恩命復領中書省事貴賤老幼喜動京師
繼而知有前江西道權豪轉運使盧世榮者亦拜中書右丞
中外謫譴皆云彼實阿合馬黨人乃當時貪橫之尤者訪其
根因求歷往往能道本末之詳今自罪廢中僥倖崛起率爾
驟當宰相之任分布黨與內外連結見者為之寒心聞之莫
不驚駭斯乃生民休戚之所關國家利害之所繫事之大者莫
大於此卑職食祿居官任當言路舍此不言將復何用且宰
相之於國家猶棟梁之於巨室也所居職任荷負非輕非有
才望服服人心必致將來傾覆之患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必亂邦也傳曰小人之使為國家節官並至雖有善者亦
無知之何由是言之置立相臣寧容不審彼盧世榮者素無

文藝亦無武功實由越附賊臣阿合馬盛獲進用始憑
之貨圖欲自身入仕與賊輩賄輸送其門所獻不充又別
與父少課銀一千定文卷買充江西道權茶轉運使其任
所獲有不為所犯賄私動以萬計其隱秘者固難悉舉惟發
露者乃可明言凡其取受於人及所盜官物通計鈔二萬九
千一百一十九定金二十五定銀一百六十八定茶引一萬
二千四百五十八引馬一十五疋王器七件其餘繁雜物什
今皆不錄已經追納到官及未納見合追徵者俱有文案人
所共知今竟不悟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為自安之策以誅
求為干進之門既懷無厭之心廣設貪奪之計而又身當要
路手握重權雖其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
以盜跖之徒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於見代亦恐取笑於將

文藝亦無武功實由越附賊臣阿合馬盛獲進用始憑

果朝廷信其虛誕之說用居相職名為試驗實授正權校其
能敗闕如此考其行毫髮無稱斯時既往之貞蹤可謂已然
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止可叙以他官宰相之權豈宜輕授
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欲驗其能不先當試以布帛如無能
致所損或輕今乃指相位試驗賢愚亦猶捨美錦校量工拙
脫致墮壞悔將何追雖有良工在傍亦莫如之何矣今也丞
相以孤忠在上渠輩以同志合從中間縱有一三善人勢亦
安能與彼相抗惟以一齊人之語壘壘衆楚人之咻終恐事
效無徵同歸不勝其任自古國有名賢不能信任而為群小
所沮以致大事墮廢者多矣如樂毅之於燕屈平之於楚
頗之為趙將子胥之為吳臣漢蕭望之之楊震之流亦皆
裴度之類千數百年之後讀其傳想其人無不歎容而長嘆

今丞相亦國家之名賢也時政治與不治民心安燠

今丞相亦國家之名賢也時政治與不治民心安燠
繫在丞相用與不用之間耳又如王昔帖木兒大夫伯顏
相皆為天下之所敬仰海內之所瞻依者朝廷果實專任
三名相事無大小必取決而後行無使餘人有所阻撓仍
三相博採衆議於內外者稽之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
者為之參贊則天下之才悉展効用能者各得盡其能善
者皆得行其善此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為今致治
之方莫有過於此者又安用招克者在位倚以為治哉如以
三相總其綱領群才各得其職下順民欲上合天心兆庶之
氣既和天地之和斯應天地交而品物遂風雨調而年事稔
上天所賜獲益良多若聽衆欽之入專為刻剝之計民力既困
國用遂空兆庶誠有慘傷天地必生災異水旱相仍螟蝗作
孽年歲荒窘百姓流離於其所損亦豈輕哉愚嘗推校古今
事理國家之興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
之膚體血氣充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
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
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昔魯哀公欲重斂於民
問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此推之民必須賦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惟
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國家因其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
貧困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薄賦輕徭者天下未
嘗不安也急征暴斂者天下未嘗不危也故孟獻子曰與其
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誠以為聚斂之患過於盜賊蓋國害
民莫斯為甚也未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

數惟能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今歲世宗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其一已之窮民欲增奏之功不恤顛運之患期錙銖之悉取師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讎為國歛怨果欲不為國家有遠慮惟取速效於目前肆其謀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道既已不存效財之方亦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勝言者計本人任事以來有餘日驗其事亦備有顯明今取本人所行與所言已不相副若昭舉數事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三百萬定不取於民而能自辦今却迫脅諸路官司勒令盡數包認始言能令民皆快樂凡今所為無非敗法擾民之事既及於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於民者民又難為後慮若不早有更張須其所行自弊雖除大木病已深始嫌曲突移薪終見焦頭顧領事至於此救將何及所謂早有更張者宜將本人移置他處量與一職待其行半果異於前治政實有成效然後陞用未以為遲不使驟專非分之任無令致有橫侈之權則朝廷無將來後悔之患本人無阿合馬喪家之禍君父臣子之間上下兩全其美非惟國家之幸實亦本人之大幸也彼心能自審此卑職必不是憎如或不然亦何敢避愚亦知阿附權要則寵榮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係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又況阿合馬事敗之後朝臣以當時不言之故致蒙聖旨詰議者多矣今卑職忝預言官適值有此些復默無一語實有鑒於將來正須盡此愚直之心庶免而不言之責陳尸

矣敬聽所裁俯伏於殿得罪而已

文翰類選大成百三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三十一議目錄

漢

谷子雲一篇侯應一篇蕭長清一篇

唐

魏元成一篇顏獨一篇孔穎達一篇高逵夫一篇

崔祐甫一篇崔融一篇柳子厚一篇韓退之一篇

獨孤至之一篇高參一篇權載之三篇劉秩一篇

宋

蘇子瞻一篇曾子固一篇張文潛一篇

元

郝伯常一篇陳祐一篇虞伯生一篇柳道傳一篇

張敷言一篇劉時平一篇

文翰類選卷第百三十一

國朝

楊士奇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三十一議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三十一

左長史上海李伯輿編

紀善慈慈編厚校正

議類

漢

受伊邪莫演降議

谷子雲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詆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實而更受其通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下吉而受之屬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意安也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謀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罷邊備議

侯應

周秦以來匈奴暴結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開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禽獸繁殖本貫頗單于依阻其地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近而北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塞北建塞侯起亭障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塞北地平少草木多沙漠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難過長城之固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邊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

誓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因則卑順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
麗外城有亭隧令裁足以俟望通漢火而已古者安不忘
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法之誅愚民猶尚犯林
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高建關梁以制
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觀欲也設塞徹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
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恩舊逃亡四也近
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
恨起而背畔世不絕今罷塞塞則生變易分爭之漸五也
往者從軍多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
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自聞匈奴中樂無禁禁急何
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聚聚輩犯法如其窮迫亡走北
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
山巖石木障落俗名曰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
不可勝計臣愚意終始欲以壹切省錄戊午年
之外百歲之內空費人力障塞破壞亭隧城壁更發屯繕
治累世之功不卒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
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
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入粟贖罪議 蕭長倩 名望 二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勸勉在上不
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昧其好義也雖禁在一
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昧其利也故棄禁
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
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者之刑而法不肅化人

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
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賴戚一人得生十人已喪
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實傾雖有周召之佐恐
不能復古者賊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安及矜人哀
此艱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
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贖其困之古之通義百
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
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唐
象古建侯未可議 魏元成
議曰臣聞三代之利建藩屏保又皇家兩漢之大啓山河同
獎王室故楚國不恭齊相有邵陵之師諸呂稱難朱虛奮比
軍之謀九鼎絕而復安諸侯傲而還開比夫秦之孤立子弟
爲匹夫魏氏虛名藩捍若國圖豈可同年而語哉至於同恩
共樂之談百不一存始蒙聖帝敷至仁以流玄澤沐春風而
霑夏雨一朝棄之爲諸侯之隸衆心未定或致逃亡其未可
一也既立諸侯當建社廟禮樂文物儀衛左右頓關則理必
不安粗修則事在永暇其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資祿俸薄
賦則官府困窮厚徵則人不堪命其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征
稅不多至於貢賦所資在於侯甸之外今並分爲國邑京師
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取給其未可四也今燕秦趙代俱
帶番夷黠羌旅拒匈奴未滅道兵內地遠赴邊庭不堪其勞
將有他變難安易動悔或不追其未可五也原夫聖人與
貴在相時或末可理資於通變故進循楚之議惟明主擇焉

明堂議

明堂之作其所由來遠矣。自軒唐逮乎秦漢有損有益或異或同。記述參差。莫能詳究。今嘗諸誌。則參以舊圖。其上一圓下方。復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軀同歸。但當塗碑錄。未遑斯理。典午幸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異端。遠起是非。舛牙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般。今齊即仍其舊。崇卑薄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貴求之典。則道實未弘。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官以廣其敬。宣尼美意。其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令參大議。思竭塵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善惡隨時。萬物斯觀。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敏若依裴頠所為。則又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一

四

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寸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摩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

嫂叔舅服議 顏籀名師古秘書監

議曰。原夫服紀之制。異統同歸。或本恩情。或申教義。所以慎終追遠。敦風勵俗。輕重各順。其適名實。不可相違。喪過乎哀。承象之明訓。其易寧戚。聖達之清指。所議兩條。實為舛駁。降絰綽俾。華遺謬歷代之所不經。儒者於是。未起然。

獨照深致竊以舊館脫驢尚云山涕鄉里有殯。既轉其

手昆弟之妻。嚴親是奉。夫之昆弟。實業本同。遂乃均諸百姓。絕於五服。當其喪沒。闔閭編系。已獨晏然。玄黃莫比。靜言致理。殊匪弘通。無益關防。寔開輪薄。相為制服。孰謂非宜。在昔子思宣尼之冒。為位哭嫂。事著禮文。哭既施位。明其慘怛。苟避凶服。豈曰稱情。又外氏之親。俱緣於母。母舅一列。等屬齊尊。嫡既小功。舅乃總服。明主畢義。茲亦未安。秦康孝思。見舅如母。語其崇重。寧非密戚。三月輕服。靡副本心。愚請為昆弟之妻。服當五月。夫之昆弟。咸亦如之。為舅小功。同於嫡服。則親疏中節。名數有倫。惟薄之制。更嚴內外之序。增睦至如舅姑為婦。其服太輕。家婦止於大功。眾婦小功而已。但著代之重事。義特隆饋奠之重。誠愛兼極。略其恩禮。有虧慈惠。猶子之婦。並服大功。已子之妻。綢其減降。又是厚薄而求。我則相刑。以類而言。未為允協。今請家婦并衆婦大功。既大功之親。又答執笄之養。叔仲之後。諸婦齊同。則周於平均。更無窒礙。余謹議

明堂議

孔頴達

臣伏尋前勅。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為。禮記。明堂位。上層祭天。父尋後。勅云。為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按。六經。禮記。家諸史。皆未聞臺觀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宜一也。又明堂。大司馬。云。歲時或。有翦蒿為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興制。不可恒然。猶依大典。徵於朴素。是以庶惟。蒙難。聖上。陶甄。用。聖。以。貴。誠。服。大。表。以。訓。儉。今。若。飛。樓。架。迥。綺。閣。交。重。有。古。之。文。而。違。禮。意。按。郊

祀志漢武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祀五帝於上。水於下。防臣以上座正謂臺上。下防惟是臺下。即云無四辟。未審伯莊如何。一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為。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以朝觀祭。禮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樓。路便窄。梁柱相儀。接神不敬。步往則焚。曳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才之典諸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已。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高幸夫

昔漢祚凌夷。桓靈棄德。宦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之危。宰臣非補衮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鈴。顛而不扶。禍則先鳴。興晉陽之甲。君則未除。入洛陽之宮。臣即如掃至。乃發掘園寢。過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諷朝廷。以自尊貴。具奏。以極誅求。焚燒。謂已。此。橫衣冠。凍餒。倚死。牆壁之間。非庶困窮。生塗炭。之。天地憤怒。鬼神號哭。而山東義旗。攘袂爭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為名。故兵挫於孫堅。孫奮於袁紹。借機。助。和。驅蹙東人。脅帝西幸。淫刑以逞。有湯鑊之其妻之糜爛。割剔。異端。乃為漢鼎。可移。郡。方。燄。殊。不知。禍。為。悲。愁。未。或。不。故神實允誠。天假布手。母妻。無。留。懸。首。萬代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今。不。不。其為。鬼。鬼。是。尚。則。可。子。可。享。於。江。鄉。故。朱。第。兄。可。和。以。湖。上。嗟。乎。仁。臣。之。也。故。宜。

於丘陵義烈之魂。沉埋於泉壤。何馨香之氣。而用於鬼哉。適竊奉吹噓。庇身戎幕。每承餘論。飽識公忠之言。不。下風。盡知仁義之本。昨忝高會。敬受德音。今具賊臣之事。悉以條上。謹按尚書。王者望秩天地之神祇。諸侯祭境內之山川。亂臣不。言。淫。祀。無。取。則。華。早。之。廟。義。當。焚。毀。

貓鼠議

崔祐甫

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範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迎貓為其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於。仁。乎。鼠之為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曰。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云。動物。無。於。麋。鹿。麋。鹿。鬼。役。皆。以。時。殺。獲。為。國。之。用。此。鼠。何。也。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一

七

亦何愛而曲全之。貓。人。養。育。職。既。不。修。亦。何。勤。觸。邪。強。更。不。動。打。鼠。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之。目。以。茲。稱。慶。臣。所。未。詳。以。國。家。化。治。洽。平。天。綸。雜。省。史。不。絕。書。今。茲。對。鼠。不。可。濫。廁。若。以。罰。向。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誠。諸。邊。候。無。失。微。巡。鼠。不。為。害。臣。忝。樞。近。職。司。聰。明。不。揆。狂。愚。輒。議。斷。諸。議。

斷諸議

議曰。春生秋殺。天之常道。冬狩夏苗。國之大事。封祭。魚。自然之理也。一乾豆。二賓客。不易之義。子。下。至。人。祇。驅。騶。萬。千。帝。殊。塗。同。歸。今。若。禁。屠。宰。所。代。獵。三。驅。行。一。切。不。許。使。也。王。之。善。經。一。不。可。也。

且如江南諸州乃以魚為命河西諸國以肉為齋一朝禁之
倍生勞弊富者未革貧者難堪二不可也如有貪賤之流利
制為事家業饑失性命不全雖復日戮一人終廣未能懲絕
但益恐祿祿唯長奸欺外有斷屠之名內誠鼓刀者衆勢利依
倚請託紛紜三不可也雖好生惡殺是人之小心而考古會
今非國之大體但使順月令奉天經造次合禮儀從容中刑
典自然入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為盡善之言伏惟
聖主詳擇謹議

晉文公守原議

柳子厚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穀輒以昇趙衰余謂守
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嫌
近以委主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官不博
謀於外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
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孤
偃為謀臣先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
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相之業以翼天子乃大
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放驢適其
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
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
之矣焉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
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
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無舉又兩失
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
盾之義

駁夏離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縶為縣尉
縶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
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
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
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
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旌其可誅誅其
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
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獨使刺
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
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舊其
吏執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顯號不
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耻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讎
人之胷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
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
韞之誅不愆於法是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離乎
離天子之法而戕奉公之吏是悖驕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
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
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
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牾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
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
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讎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目
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有讎讎之目也春秋公羊

不受誅子復離可也。父受誅子復離此推力之旨。臣雖不
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離者
不受死也。受離不越於禮。服孝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
也。夫臣聞道之宜其以王法為斷。離者裁議者反以為
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禘祫議

韓退之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求厥
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
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願陳愚澤。雖賤不及議
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曰。獻懿
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禘祫者合也。毀廟主皆
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
祫之時豈得入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
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廢之。臣又以為不可。謹
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
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毀廟自魏晉已降。始有毀廢之
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九廟以周
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廢而不禘祫乎。三
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
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
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
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享如
雖太祖其於獨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孫而廢其

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
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
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
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祭。官
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
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傳采
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女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
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
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豈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
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
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
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
情。又常於其祭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
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畢旋周禮從
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
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
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范蠡招大夫文種議

范蠡既辭越到齊。乃移書文種亦令亡去。以逃其長頸之難。
遂使種假疾不朝。竟承賜劍之詔。悲夫。為人謀而不忠者。死
無葬。其近之矣。夫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備三才之道。不顯
然而自知矣。勾踐奮鳥棲之勢。申見寬之息。竟能於越。而
夫差方行淮泗之士。以受東諸侯之盟者。范蠡文種有其力
也。既有其力。則宜閉雷。建威。其哉。斷三江。開四方。高提

霸王之器大弘夏禹之烈使天下徘徊知越有人矣奈何反未及國則背君而去既行之於身又移之於人人臣之節合如是耶且臣之於君其道在於全大義弘休烈生死之際又何足道哉況君者天也天可逃乎君以長頸之狀難以同樂則舉哀之後還越之日汎輕身遊五湖者豈惟范子乎靜而言之則知范子有匡君之智而無事君之義明矣其所以移文種之書亦猶投勾踐之劍也勾踐何過哉予所謂為人謀而不忠者其在於此也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

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冬服其服則經亦不常州云總也傳稱舉下緬者緬者緬也下謂服之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緇函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吊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者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無改葬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改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

文選卷三十一 十二

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湧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鬻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殯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百里之外或子勿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言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緬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以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公宜如何曰自啓殯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末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吊服猶古之弔服也

唐御史中丞盧奕謚議

獨孤至之

盧奕剛毅而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覆沒于時東都人士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保性命而完妻子或先策高足爭脫昇殿或不耻苟活甘飲盜泉奕獨正身守位蹈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勢窘力屈以朝服就執獨慷慨數賊梟獍之罪觀者股慄奕不變其色西向而辭然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

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奔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死誰對其以爲不然勇者操而忠者必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於忠何有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不巧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死而賈禍也以爲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人書之使事君者勸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里丕孔惺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其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勦力挽之不去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免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于白刃之下孰與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謹按法圖國忘死曰貞秉德導業曰烈英執

文苑類選卷三十一 十四

憲戎馬之間志落王室可謂圖國矣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死矣歷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矣先黃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導業矣請謚曰貞烈謹議

漢高祖僞遊雲夢議

高參

或曰漢高帝僞遊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乎以爲漢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戚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令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僞遊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矣昔崇伯之方命圯族共工之靜言庸庸諸侯

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蓋以其行偽象恭且有四岳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四岳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爲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實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爲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于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弑人陳稀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綰之徒悉以叛換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耻襲優之事况光有天下者乎於戲愍之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敢議朝觀大者自嫌強盛小者懼於囚執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達於上王者之澤寢以陵遲自雲夢始矣

酷吏傳議

權載之

文苑類選卷三十一 十五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禮順是謂全德不然則直已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爲循吏失剛之理者爲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作二傳以誠世爾而後以鄧都爲酷吏傳首愚有感焉都之爲中即將上欲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爲濟南守誅豪猾首惡道不拾遺其爲中尉宗室貴臣斂手自爲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爲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爲漢名臣入居命卿出總郡守堅剛忠絕終始若一坐臨江之燔燭太后之怒身死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絕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勸子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

於此缺矣以夫推堊沈命辨文巧詆之徒目為等夷雜列篇
以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彼範之沉潛
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而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
死不枉道以落官無處父之革異申振之欲所至之邦必以
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雲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
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非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
際慨然有感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也猶不能辨故斐然
成文

世祖封不義侯議

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則
定國於盛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東漢世祖之初天命存集宜
於此時貞百慶正三綱纂修德教允答天意時彭寵以南陽
舊恩位列上將有舉漢陽之功鎮守之忠竟以說誘獲罪
反側怨望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其時師於孔熾元元苦
甚時君宜以息人紓難為心則當錄念功用昭洗瑕穢次則
布之威懷革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仗大順以討之出師以征
之明君君臣臣之義此三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又
夫倉頭子密有便室之逆運其祖忽時伺卧寢遽使命懸僕矧
倉卒授首及詰問也封為不義侯愚以為伯通之叛命子密
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敵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
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而此侯漢爵
為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
若樂布之哭彭越扎車之葬主父使於東漢議罪罪就甚焉
況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著古訓以喜怒為刑當使天下陪

臺廟卷各幸其君之亂而侯印綬諸侯危疑之勢鼓臣下
漢之原葉名器而汨舜訓且以憲令為戰時風浩蕩而不
復至使桓靈不道山陽魯奪本其所以自庸詎知非封不義
之效歟

昭陵議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焚摧毀略盡
其宮尋移在瑤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舊宮本在
山上元無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苦今欲於見住
行宮處修造所異久遠便人又為改移舊制恐所見未周宜
令中書門下及百僚同商量可否開奏朝議即守尚書司勳
郎中知制誥雲騎尉賜緋魚袋臣權德輿謹言臣聞古宗廟
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寢陳衣冠自秦漢已來始因
陵立廟有寢宮使殿雖廟居陵傍而無必在山上不可在山
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祀事所資敬也潔也伏以
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山上以便當時自野火延燒行宮
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縮板程功就險神道貴靜或非所
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為異況舊制既毀新官是修考於便
地可以經久所謂宜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為易饗獻之禮
是資嚴恭本於明德惟繫亦在吉蠲為饌故禮之言祭也水
曰清滌言其潔清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饗味所以交於神
明也因茲列井以備薦羞所謂潔而敬也凡舉事必以制度
當否為本而以人力勞逸為節若於事為當又無所勞不亦
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亦叶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宮
有在山下者矣然則致敬來格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為

近耶臣愚以為但在栢城之內則不云遠陛下精誠慎重計及新僚徒獻所聞伏增戰兢謹議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僚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鑄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即改作詢之芻蕘臣雖春不為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為一幣黃金為中幣錢刀為下幣夫三弊挫之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中是謂三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一錢人則上無以事其上其不可也夫物賤則傷人錢則傷人則傷財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大物重則錢輕錢輕則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重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也夫錢之不足以致息也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堦而誘之入其不可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眾去南畝者眾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於饑饉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曰富者不可以賞不可以威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

所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損其利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於前而後不加於後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為輕錢輕錢禁寬則多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賸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採用者衆夫銅之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求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下執察之

宋

乞校正奏議

蘇子瞻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速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虞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辭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臣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心而臣之以推誠德宗好用

而贊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市贊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海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計謂進苦口之藥石誠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素用其言則正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唐虞論頌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龜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君陛下能自得師登君近取諸贊天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世聖言幽遠未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義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復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救災議

曾子固

河北地震水災廢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食土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持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勞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持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所殺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蓋非常之變者亦

農不復得修其畝畝而不墾得治其貧賤工不復得利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徒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又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以二萬戶計之中以上又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遑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辨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病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果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山陵上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種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慮之尤甚者也使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耳失耕種之民異時無食不可以不貴矣

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有窺倉庫一粟之
粟一求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鼠竄竄
挺於草莽之中以捍遊徼之吏疆者既置而動則弱者必隨
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抱鼓之警國蒙胡能晏然
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圯之將行安得不防
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
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
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十戶常產之實
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
得修其畝畝商得治其貨賁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
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
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所謂深思遠慮爲百
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實爲粟五百萬石由
今之說則用兩月之實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取之
於後足以振其難之而終無損於儲待之實所謂實者錢五
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
之弊疾藹之患民不必去其故居而有賴墻壞屋之尚可完
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聚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
失况於全牛馬保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
暴露之患民安食足則有生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
暇乎他雖驅之不去誘之爲利夫飢歲聚餼之民而
與之升合之食雖益於救而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
破去常行之弊法以救災而實之足以致其是也
業河北之民聞之出而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畝

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離轉死之禍
戴土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
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
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
意悅於上然後王路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來享疆
內安輯里無警聲豈不道交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刑之內
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
於有一抱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
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
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饑而國獨能保其富者
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
戒也是故古者一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
然後謂之王政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損瘠者以是故也今
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凡以爲民也雖倉無
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况今倉庫之積
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
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
尚無足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
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增
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
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
餅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餅香藥之類爲錢鉅萬貫
而其費已輕茶餅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

楚議

張文潛

立政議

郝伯常

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爲明聖德澤加

文翰類選卷百三十一 二十四

方人今聞旋木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而已也志得意滿苟且一時則草木並朽而無聞是為身者也於天下何有有志於天下者不貴也為人之所不能為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為貴以為已所當為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亦莫不當然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弊窳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弊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於天下者則為之倡率其群而修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而新之滌蕩而潔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厭食而飫為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

志得意滿者且一特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
垂涎放飯流歎始則惴然終則哆然既餒而足并其器與甘
餘舉而棄之不知餒之復至矣至於神器之主中藏盡亡而
天下僂者眾於是群起而爭其餘天下亂矣夫綱紀禮義者
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則天下之
器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為之修完則小康大
為之修完則太平故有志於天下者必為之修而不棄也以
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扶持安全必至於成功而
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禍至某君而除天下之亂
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天下之未作者至某
君而作配天立極繼統作帝應鴻號於無窮若是則可謂有
志天下矣由漢以來尚志之君六七作於漢則曰高帝曰文
帝曰成帝曰宣帝曰光武皇帝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於
三國則曰魏武帝曰曹孟德曰曹操曰孝武皇帝曰高祖
曰文帝一帝於唐則曰高祖曰太宗曰高宗曰中宗曰睿
宗曰憲宗曰穆宗曰宣宗凡六帝於後周則曰世宗一帝於
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英宗曰神宗曰徽宗曰欽宗
凡六帝於金則曰太宗曰世宗曰宣宗曰哀宗凡四帝於
元則曰成宗曰武宗曰仁宗曰順帝凡四帝於明則曰太祖
曰成祖曰仁宗曰宣宗曰英宗曰神宗曰熹宗曰思宗凡八
帝於清則曰聖祖曰世宗曰高宗曰宣宗曰慈禧太后凡五
帝

論

海內覆宗社碌碌以偷生。予手以自故其...
慨笑也。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片莫與京。惜乎
攻取之計甚切。而修完之才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
日益困也。蓋其數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金有河朔。便
當創法立制。而不為。既并西域。滅金源。蹂躪襄國。勢大張。兵
力崛起。民物凋弊。大有為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立法度。
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為。於是
法度廢。則紀綱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
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
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賴
社稷之靈。祖宗之福。兵鋒所向。無不摧破。穿徹海嶽之銳。跨
凌宇宙之氣。騰擲天地之力。隆隆殷殷。天下莫不懼伏。當太

唐之能一。作。不大為振。操與天下更始。以國朝之成法。援
唐宗之故典。家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
是亦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為。使天下後世。以為無志於天下。
歷代綱紀典刑。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取法。壞天地
之元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竊笑。而非之。痛惜而
歎。慨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
以漢法為政。典章文物。粲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之。賢
君王通修元經。即與為正統。是。可以為監也。金源氏起東北。
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綠。取黃龍。便建位號。用遼宋制度。
收二國名士。置之近要。使漢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
定盟。內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宣德秀。謂金
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之。賢君燕都故老
語。及先皇者。必為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為
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如多。雖不能便
如漢唐。為元魏。之治。亦可也。恭惟皇帝陛下。睿稟仁慈。
天錫勇智。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為治。而為豪傑
所歸。生民所望久矣。但斷然有為。存典章。立綱紀。以安天下
之器。不為苟且一時之計。奮揚乾剛。應天革命。進退黜陟。使
各厭伏。天下不勞而治也。今自茲祚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
新政。去舊污。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歛江
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視以仁。兼愛兩國。天下頌頌。莫不思
見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振附姦邪。更相援
引。比飲以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為之。於援
為之位。乘有為之。而。不為有為之事。與前代英主比隆。陛

下如彼雨雪先集維歲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
辨之於早也有為之志而不辨姦邪於早而卻之則鏢剛
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為蓋彼姦人易合難去誘之以
其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
於早而拒之皆隨其計授之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
政呂獻可即以十罪章之溫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
害不可不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仁溫公
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月暈而風曉
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見况於人乎方今之勢
在於卓然有為斷之而已去舊汚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材縮
結皇綱藻飾王化偃文卻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母
以為難而不為母以為易而不足為授幾察會比隆前王政
在此時母累於宵人不惑於群言兼聽納諫貫若一代號為
英主臣之所願也臣草木愚昧既被知遇而又遠離軒陛日
以隔越迫於事幾故不避斧鉞冒觸神威庶幾少卻綱紀
粗立雖萬死無恨

三本書議

陳祐

嘉議大夫銜輝路總管臣陳祐謹齋沐百拜獻書于皇帝陛下
臣今越職言軍事事曰三本皆國家大計非不知獲罪于時
也竊臣起身微賤臣之先王拔臣於畎畝之中進臣於陛下
陛下任臣以方面之重錫臣以虎符之榮臣叨居陛下之官
食陛下之祿將踰十年矣是以朝夕感愧每思數陳國計効
死以報陛下亦所以報先王也儻蒙陛下察臣愚忠以臣言

萬一有補於時實以不死俾聞言路臣之幸也若以臣言狂
冒冒犯時忌其罪當死死於國計臣之義也伏望陛下賜以
燕閒之暇熟覽臣言則臣繼芥之忠山嶽之罪舉無逃於聖
鑑矣惟陛下仁聖裁之臣聞殷周漢唐之有天下也天生創
業之君必生守文之主蓋創業之君天所以定禍亂也守文
之主天所以致隆平也昔我聖朝之興也大相皇帝龍飛朔
方雷震雲合天下響應一四海君臨萬邦雖湯武之盛未
之有也天眷聖朝寔生陛下陛下神武聖文經天緯地能盡
守文之美兼隆創業之基兆民靡不物咸遂與章文物燦
然可觀暨遐邇遠方之民莫不歸德於陛下陛下之興
雖高宗之興殷成周宣王之興周文景光武之興漢太宗憲
宗之興唐無以過也是以海內豪傑之士翕然嚮風咸謂天
命陛下太平之君者有臣民望陛下太平之本者有三
臣請條列而言之陛下昔在藩邸之初奉辭伐罪舉大理
勢若摧枯南渡長江神於反掌此天命陛下下也
四方之亂將降大任於陛下即位之後內難方熾王之階
亂者在北逆賊之連禍者在東然天戈一指俱從平蕩此天
命陛下削藩鎮有變之權居處無為之化將以躋斯民於仁
壽之域也臣故曰天命陛下太平之本者有三其一曰太
子國本建立之計宜早臣聞三代盛王有天下者皆以傳子
非不欲法章舜讓之義也顧其勢有不能傳何則時俗有
厚薄之殊民情有變遷之異苟或傳非其人則源一啓則後
世手之亂未易息也以是見聖人公天下之憂深矣故孟
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天與子者非謂

天有誨誨之言告諭人主以傳子之計也政謂時運推移無非天理聖人能與時消息動息意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是以三代享祚長至有踰六七百年者以其傳子之心公於為天下不私於己故也伏見聖代隆興不崇崇武授受之際天下原無憂者建藩屏國授諸侯之兵所以尊王室衛社稷寔祖宗創業之弘規也迨乎中統之初頃異於是恃其國之大也謀傾王室者有之恃其兵之強也圖危社稷者有之當是之時頃陛下斷自聖衷籌無遺策繼非此則藩鎮之禍銷矣深固根本則朝廷之計定矣此陛下下之善經也何以言之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法令者太祖之法令也陛下豈欲變易舊章作為新制以快天下耳目之觀聽哉誠以時移事變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宗社之安而已矣由此觀之則其明不可緩也語曰雖有智謀不能此其明不可緩也語曰雖有智謀不能此其明不可緩也語曰雖有智謀不能此其明不可緩也

制國用曰左右部夫承命宣制奉行文書鈐敘流品歸齊戶口均賦役平獄訟此左右部之責也通漕運鑷出納充府庫備關驛場肅號令謹先事之防銷未形之患士馬精強敵人畏服此樞密之任也若夫兵貴於選茲邪絕臣下之威福強公室杜私門糾劾非違肅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如斗之承天斟酌元氣運行四時條舉綱著明紀律總百揆平萬機求賢審官獻可替否內親同姓外撫四夷綏之以利鎮之以靜涵養人材變化風俗立經國之遠圖建長世之大議致我奉之命懸之於陛下之手陛下父事上天子愛下民其道無他要在慎擇宰相委任責成而已欽惟陛下元首之尊也中書股肱之任也御史耳目之司也方今之宜非中書則無以尊上非御史則無以肅下下不肅則內慢上不尊則外侮內慢外侮亂之始也上尊下肅治之基也故虞書載明良之歌賈生設聖王之論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凡今之所以未臻於至治者良由法無定體人無定分政出多門不相統一故也臣請諸外路軍民錢穀之官宜悉委中書通行選舉其有陞陞一聽於中書其善惡能否一審於御史如此則官有定名之實法有畫一之規矣又大臣貴和不貴同和於義則公昭明有損讓之治同於利則私起萌生起忿爭之亂此之效也誠能中外戮力將相同心和衷協睦固如金石之相如氣相相下之義矣輔王室叶著聖猷陛下臨之以日月之明懷之以天地之靈攝威福之權執文武之柄俾法有

體人有定分上之使下如身之理臂指下之事上如
使足之承身身之尊首各勤厥職各盡其心夫如是天下何
憂不理國勢何憂不振乎雖西北諸事未觀天顧東南一隅
未嘗憂也其來庭之議稱藩表可矧日而待不足為陛下
憂也所可慮者大臣未和大政未通群小流毒榮或聖聽干
撓庶政貽損國威摧壯士之心鉅直臣之口至使人情以絀
默為賢以諂諂為愚以告訐為忠以直言為讒是皆姦人敵
國之計非陛下之福也臣恐此弊不已曾以成風將見私門萬
啟於下公道孤立於上雖有憂為厚周休輔亦不能善
治矣陛下有聖成太平之功而復有小人篡亂之憂此臣所
以為陛下惜也今大臣設有姦邪不忠不義者威柄者御文自
當言之乃其職也百官自當言之其分也為在無賴小人
不為卿等所蔽者幾與攻訐之臣矣朝廷之口下知國家
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之口也惟陛下遠之則天下
幸甚其三曰人材治本漢舉之方宜聖臣聞君天下者勞於
求賢逸於得人食求尚矣蓋天地間有中和至順之氣生而為
聰明特達之人以待時君之用是以聖王隨時定制不惜材
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臣愚以為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
今之君臣猶古之君臣也今之人材猶古之人材也賢俊經
綸之士豈皆生於曩代而獨不生於當今哉顧惟陛下求之
與否爾伏見取人之法今之議者多有異同或以選舉為盡
美而賤科第或以科第為至公而輕選舉是皆一己之偏見
非古今之通論也夫二帝三王之下隋唐以上數千百年之
間明君睿主所得社稷之臣王霸之輔蓋亦多矣其體功成

烈章章然者於天下後世之耳目者其從來亦可考也或起
於朝或求之於版築或獵之於屠釣或遇之戲言而入侍或
由薦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孝廉貢舉之著遭際萬殊
不可勝紀豈一出於科第乎自隋唐以降迄于宋金數百年
間代不乏人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進豈皆一出於選舉乎
及乎遇合於君聚精會神於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論道
佐時寧復有彼優劣之分哉夫士之處世亦猶魚之處水
今魴之在河鯉之在洛人皆知之其取之術固有筌罟罟釣
之不同期於得魚得鯉則一也臣愚謂方今取士宜設三科
以盡天下之材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第進士并歷顯
庠耆年宿德老成之人分布臺省諮詢典故一也內則將相
公卿大夫各舉所知外則府州牧歲貢有差進賢良則受
賞進不肖則受罰二也臣聞古者告天下限以某年開設
科舉三也三科之外雖以門蔭勞功參之可謂才德兼收
賢並進如此則人人自勵安敢苟且無幾野無遺材多士盈
朝將相得人於上乎今稱職於下時不無幾野無遺材多士盈
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猶重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
人陛下誠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其必資於磐石之固可不
以求材為急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斯之謂歟抑
臣又聞凡人臣進深計之言於上自古為難昔漢賈誼當文
帝治平之世建言諸侯強大將不利於社稷帝雖然抱火厝之
薪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甚非安上全下之
計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可謂切中時病矣然當時舉皆
諂諂言為過故帝雖嘉之而不能用漢高帝七年國連兵

幾危漢室詎之言始驗於此矣... 初重斂苛刑之... 治仲舒以... 調其者... 美魚不如... 體矣然當時... 季年之後... 之詔仲舒... 舒之策其... 哉既學有... 之倫耻其君... 故能身致太... 以此... 惡志在納... 夏之甚... 之以表其... 勢當然不... 於變通冬... 坪地之冬... 葬養春... 策若施之... 時誠得其... 下不以人... 之化可以...

藩不明大體加以性識愚... 何忠肅公謚議... 曾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 識周經管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 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 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命與時遇位以... 之禍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 間以大臣贊國論不為近利細故所... 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 可少耶公為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 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全... 之威重沈毅答刺罕公之仁明正大... 人而公獨以耆老精練縝密條理於... 之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 徒問出其間使國家財用之急積蓄... 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 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 以遂其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忠... 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 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 成就如此謹按謚法廉方公正曰忠... 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謚議... 無所持乎公也未曾求用

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而信用之則爲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爲喜幸不用則不爲憂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請古今爲可誣也耶故翰林學士陳公之盛年時閑戶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爲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常喜奇耳自標發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求而後應定而後就憤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傲忽聚罔一時者爲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欲修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已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

景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諡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謚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姚文公謚議

柳道傳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秉耀承華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粹精數爲制述於以增煥盛德大業而稽之三五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是宜徒乎文哉乃若先正魏國許文正公之在吾元實當世祖皇帝恢拓基圖之始倡明道宗振起來學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爲能式纂厥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之學則其機範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起而龍翔也故大德至大皇帝之問三宗繼照天下以寧而公之文章蔚爲宗匠典冊

之雅奧詔令之深博固已袂去浮雲一返古轡而之雄偉光潔凡鑲金刻石招撫靈秀者又皆等先登而

改月數議

張敷言

或謂三代改正朔無異議月數之改諸儒議論不一學者病焉亦嘗考之乎曰夏商之制世遠無文不可深究周制尚可

文淵閣書目卷三十一

早春秋正月日南至一月無冰之類是也然則無定論乎曰有問者伏讀春秋至春至正月竊有疑焉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後世史書正月即時王之正月也何假稱王竊必以別有所謂正月者故稱王以別之及讀僖五年曹獻公伐宋以克敵之期問於卜僖公以九月十月之交考之童謠呈象之驗皆是夏正十月而其傳經書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襄公三十年經老人自實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夏正與月孔疏其明之多不載考之老人所歷七十二年二月六千六百六十六日當盡五月癸未其傳經書在六月又明矣然卜僖老人併是周人一則對經一則對傳其歲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日月何

之正月月數而言是正哉聽之者亦何故抑不
領月起數哉內是以知周之正朔月數也
頌朔授時此筆之於史用者即用時王正月月數其俗之
歲時相語之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
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為無嫌庸人之言孟子之書亦各有
所取也不然諸儒之論各執所見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沒
而不書主不改者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錄終不能曉然相
通以祛學者之惑曰周以子月為正為一月信矣以為春乎
曰然寒暑反易可乎曰未也先王之制易姓受命必改正朔
易衣色殊徽號新民之耳目以權一時之宜非謂冬必為春
子之一月便可析穀上帝矣便可犧牲不用牝豕曰有未安
乎曰固也不然夫子不曰行夏之時矣周公作禮正月之後
不復曰正歲矣說正歲者不謂夏得四時之正殷周不得矣
必有後以子丑之月為正者矣曰子謂必其筆之史冊者則
月時王正月月數何謂之元祀十有一月蔡氏以為殷正月
者果何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則嗣王祗見及
太甲篇之嗣王奉鬯舉不在正月乎曰後世嗣王祗考之
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而放相之事又人臣大變周公之
猶被流言阿衡之心為如何哉朝而自怨夕當復辟尤不須
於正月也況正月但書十二以虞書上曰正月朔旦及秦漢
而下例之殷不其獨無正乎曰秦以多正猶稱十月不亦同
乎曰秦正之謬安足取法蓋秦於寅月為正歲首十月其制
又異不若殷之全無正也曰或者謂用夏正故卜姬老人
言如此則又何說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在晉文伯後容

或有之卜偃老人之言一秋公之世是篡國日淺二軍始備
晉文未興齊桓尚在雖管城滅霍小得志方朝周納貢
之不暇亦何故毀冠冕更姓改物而用夏正哉然則愚之
所見為有據而春王正月之一辭今古諸儒不敢輕議者固
著明矣
蕭貞敏公謚議 劉時中名致河東人
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名之臣蓋志意簡則驕富貴道
義重則輕王公蟬蛻塵埃之中翔遊萬物之表不事王侯高
尚其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滿車旌
帛側席以俟其至冀以勵俗興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
至而不屈則束帛多矣黃子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於吾
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貞君始由平章咸寧王野
仙薦世祖微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成宗武宗仁宗累
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
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諭德如故尋得告
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
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於上徵帝
聰鶴書天出薛蘿動色耀若騰輝猶堅卧不起不得已焉如
一至卒不撓其節不墮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方之
於古則嚴光周黨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於用而靡不恬
勵俗興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累徵而不起輕重而即歸不
既貞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既敏乎按諡法清白
守節曰貞好古不怠曰敏請諡曰貞敏

國朝

吳文正公倪紀議

揚士奇

臣等欽遵考得元翰林學士所著書及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所狀澄事行蓋澄自十歲得宋儒朱喜所註大學讀之即知為學之要專勤誦讀決讀諸書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經十五專務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有勤謹敬和自新自脩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整肅顏冉理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得濂洛關閩之旨考正孝經校定易書詩書春秋傳正儀禮小戴記及邵雍張載之書有易春秋體記纂要易纂要外翼皆所以啓大道之堂與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丞稍進司業一言不合即自解去後屢徵復起亦不

於於位進退之際卓然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澄二人衡雖祖述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職論思教成均勸講道咸積誠意預大講論大事咸引古道而功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沒皆謚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既後出又卒於元衰之際當時已有難議宜列從祀者屬元綱日頽未及舉行今澄所著諸書具在

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采錄以惠學者蓋澄開學之功朱熹以來莫或過之而從祀諸賢自荀況下至范滂其功未及澄今若升澄從祀孔子廟庭列諸許衡之次允懷斯文之公議昭國家之盛典謹議

類選大成卷第百三十二解目錄

漢

揚子雲

唐

韓退之二篇李遐叔一篇韓昇一篇李吉甫之一篇

盛均二篇韋審言一篇沈顏一篇程晏一篇

朱閱一篇李甘一篇

宋

王介甫二篇孫何一篇

元

吳立夫一篇朱伯賢一篇

國朝

劉基一篇宋濂一篇吳璣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三十二解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三十二解目錄

左長史上海李伯璣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鮮類

漢

解嘲

揚子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入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不賞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技業扶疎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

文翰類選百三十二

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終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亦吾之族也往者周綱解紐群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彙或鑿空以遁是故鄉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塞猶為萬乘師令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禹後陶隆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微以糾墨製以鎖鉄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是以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乎八區家各自以為標高人各自以為咎繇戴維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霸之蓋皆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豈堪權則為卿相夕失

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漸解之島委鴈集則不為之多雙鳬飛則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燬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魯伯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指而危穰侯蔡澤以素吟而笑魯嬰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噲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帶蹕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踴躍而無所訕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跡卿使上世之士處

文翰類選百三十二

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文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也災災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寐惟寔守德之宅世異事變入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廼以賜臯而笑鳳凰執蜺蜺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過前附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廉玄無所成名守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脇拉髀免於微索翁有跖背扶服入秦激叩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領願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搯其咽而抗其氣付其言而奪其位時也

天下已定金華已平都於洛陽
建不拔之策舉中國之長安
世不易於孫通起於拘敵之間
也而刑靡敵秦法酷烈聖漢獲
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有
惑矣有連發之策於成周之立
金張許之同則狂矣夫蕭相
若泰山之重則狂矣夫蕭相
可為於可之時則後為不可為
生收功於可之時則後為不可
跡於奇連而長卿竊寶於卓
不能與此公者故默然獨守
吾太玄

韓退之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
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則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
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
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
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
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然則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
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
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得聖人則其謂
之不祥也亦宜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
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

嬉行成于思毀于怠公聖賢
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循客一
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執云云而
有司之不明行惡不能成無退
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
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
言者必鉤其玄食多務得細大
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
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落獨旁
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
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
春秋謹嚴左氏傳諱易奇而浩
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
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
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用
輒得咎焉為御史遂貶
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
知慮此反教人為先生曰
權保儒振闈宮模各得其
砂赤箭青芝半渡馬動敗
師之良也公明選公難
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
天下萃老于行荀卿宗
二儒者吐辭為經筆是為法

其必張氏夫况邪登
譽者無不肅然羅剔執利
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
有司之不明善者既有笑于
王于效有年矣先生口不絕
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
不摘焚膏油以繼晷惜兀兀
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
復而綴紹障百川而東之迴
矣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
無涯周諮殷鑒倍成聲牙
時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
文可謂闕其中而肆其外
左右其宜先生之於為人
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
十兀不見治命與仇謀取
創頭重齒豁竟死何裨不
夫大木為宗細木為補植
至屋者匠氏之功也王札丹
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
藥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
長孟軻好辯孔道以明微環
以通達議於廷庶外陵是
類雖論入聖域其過於世

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旨雖多而不要其中。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備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手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後從安坐而食踵長途之役役就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授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賄之有以計班資之崇輝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臣氏之不以我為極而著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神苓也

國之興亡解

李遐叔

為國者同於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針灸之若夫扶疾而不攻疾病則斃扶之者死也齊隋之亡也以貞於終始為惑苟而無恥為明慢於事職為高賢見義不為為長者繩為用法則富強而潰弱也議於得失則異寡而同敝也尚學希古謂之誕趣便中時謂之工觀其燥溼而輕重之候其成敗而褒貶之肉食之尊以滋味糊口忍危亡而僥倖利自是而下則曰上司猶如之我於國何有設能憤發則逆為備豫動則束闥氣沮志衰志亦役代倖於生者矣而四合死於正者求援而無繼顧麟悲鳴鳳鳥垂翅鷗鷖害翼大呀毒喙則鴟鵂狼之伎其可向耶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為病者萬鳥有岐緩而不請岐緩視之而不救噫齊隋不亡得哉反是而理則王道易人也

廣陵散解

妙哉嵇生之為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商主秋聲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承金運商金聲也

之義也此所以知司馬氏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命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主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唐母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為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為懿父子所殺并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故名其曲為廣陵散言魏氏散自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踴躍感憤痛迫脇之旨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并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貽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

命解

李習之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為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為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陰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求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己之富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飲之細也由不可受况富貴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為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仲尼不歷聘解

盛均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也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輸才於女國駕帛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之合

聘也當德餽衰周道徂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帝
於齊求師於周將欲鑄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筭為宗
資也且去魯適衛蓋辭在於仕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絕糧
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果不為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
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
謂厯聘哉

涿雞歲越垠曠旱塞諸陽還市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雨龍土龍舞巫覡愈不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譟之昔歲嘗然農剽其澤及召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遺囊有書一幅目曰旱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為天旱寒陽肆凶下土祗愼雖六七歲黎人不飢旱人旱曷為天旱寒陽肆凶下土祗愼雖六七歲黎人不飢

曷為國旱君道燬炎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為時靡屑為人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為陰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今貨遊於上刑黷于下百姓焦愁結成狼暑所謂人旱者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逮龍貨雨是猶乘桴適海羣羊望翼於何可異乎太守得書增怒是歲自正月不雨至于五月明年殍死者數十人而太守亦以財禍

吾年如哥

垂日月所以爲天也光盛而形物于地備禮樂所以成人也
言成而著訓于簡非是而光者燭龍燿火亦光矣非是而言
者狂童謖于亦言矣故定曰天文曰人文自文而之于地之
于簡者章也然而文在帝則簡在史是以堯文思章于典舜

象刑解

沈顏

舜禹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赅以墨隸其衣冠
異其服色凡為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鑄鑿鑄并焚毒
畢至而人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上古薄於人易
為化亦由聖智玄遠深得其理故也天法過峻則犯者多犯
者多則刑者眾刑者眾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刖之
答之扑之而不為畏也何以知其然耶夫九人冠而一人髡
則髡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髡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髡者勝
民不知冠之髡之為勝但見衆而為慕矣今免者多而刑者
少人尚慕其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以少為勝乎故曰
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眾刑者眾則民無恥民無
恥則雖曰劓之刖之答之扑之而不為畏也凡或之心知恣
其所為而不知戒其所失今辱而答之不足以為法也何者
以答絕則罪釋痛止則賊賊此滅則復為其非失故不足

工器解

程曼

匠刀者不必自用割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為器而已善割者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庖丁豈自鍛而後操之耶由基豈自斲而後射之耶然則匠刀者不嫉庖丁之解匠弓者不嫉由基之中業已之為器而懼刀之不利弦之不勁也我器既利既切稱彼之用是器得其所以何嫉於蕭張為漢之器既利既切矣不嫉漢祖之能刀我而解羽弦我而中羽天下是業已之為器也反是者所謂己

金鑑錄卷五十一
九

匠刀不欲人之善割已匠弓不欲人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范增之器也既利既勁矣鴻門之言不用爾非善割善射者終不能用其器也是器豈嫉人也哉痛器之失其所也是言也不足為儒者道用整軍貪民嫉上之臣也

歸解

朱閱

古者以死爲歸也。然則豈死者皆得歸哉？故有兇肆之徒，壓溺而斃，貪暴之輩，刑戮以亡，謂之不得所歸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是得所歸矣。所歸者，猶有數品焉。有歸者，有憂鞠而歸者，有暇豫而歸者，而歸者，佞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跛而得其死者，困窮而歸也，強暴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惡禽已

歸也。三者皆非其歸路也。正直扶
也。敏達於生前得其死者。策顯而
者。欣喜而歸也。三者皆坦其歸路
生前矣。而今之歸也。豈有跛躄困
顯忻喜之逸哉。公歸之道光矣。子
或曰。子不識彭陽公而云知。豈誣
鄆薦蔡京。莊京辟李商隱。子偶不
之奔。登夏雲之得龍。樵弧之發矢。
子於是則公亦知子者也。何必識
之相望爾。昔殷湯與周公不相識。
與孔子不相識。楊雄與孟軻不相
不相知。執伊尹與夏桀相識。比干
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
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子嘗識之矣。目且相視。言亦相交。
豈得為子知也哉。子感歎碑下歸解。於是書之。

叛解

李甘

或曰申恒何讐而叛解曰盜賊富豪讐乎直憚其財而強索之若寃其主也申青盜恒冒賊差乎解曰害財曰盜以盜害人曰賊天下有士家之有紆粟也天下有相家之有子弟也東潁葉縣非盜歟恒驚卒相非賊歟或曰有盜一金費千金而可捕為之乎有賊一夫殺十夫而可磔行之乎今三年兵之非千金而捕如費何萬人死之非十夫而磔如殺何解曰以金為輕而不捕則窮人家家盜矣富人家家遇盜矣以一夫為寡而不磔則壯夫人人賊矣懦夫人人被賊矣是故盡天下之盜者三年為蚤也天下之賊者萬人為少也

或曰吾聞夫重閉盡乎解曰天下之財盡乘之門
閉耶日以彼習叛之巧也贖而吏之何解曰盜賊之巧
不欲擾如贖倡而為妻也為倡且禁乎

宋

卦名解

王介甫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下故曰雲雷屯屯已大亨則雷雨
之動滿盈而為解故曰雷屯作解動而免乎險解山下有險
非險在前也可往而止焉必蒙者也故為蒙蒙則險在前者
也險在前則不可以往故為蒙蒙曰見險能止知矣於知者
反乎蒙者也需亦險在前也其不為乾健而進也非若艮之
止也非坎之所能陷也待時而進耳故為需需得位而上下
應之小者之畜也小者畜則其畜亦小矣故為小畜以小而
畜大非柔之中也柔得位而中不中而上下應之小畜之
道也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大者畜則其畜亦大矣故為大畜
四陽過二陰而陽得中故為大過大過者大者過也大者過
則亦事之大過越也四陰過二陽而陰得中故為小過小過
小者過也小者過則亦事之小過越者耳大有能有大者也
大者應之也柔德尊位大有者也同人同乎人者也
得中而應乎乾者也巽而順乎內為家人止而麗乎外也
為旅少男長女必感山下有風以合為旅旅者感之名也為天
下之蠱者事也故為蠱蠱者少男也
名也長男長女男上女下故為臨
陰故為去柔履剛故為履履禮也
順而以動故為豫上下交故為泰
小交故為否以剛

下順性故為比順而止故為
故為觀大者壯故為大壯剛浸下
小之名故曰臨者大也柔來文
變剛為利剝者消爛之名也剝
而得其利之名也天下雷行物
之所以應無妄者也剝退故為
者傷於暗之名也文王與紂當
周象也自四以上殷象也明出
地上則方晝而未至乎中則則
乎王者也損上益下主於自損
自益者也故為損乾道成男坤
凡男卦皆受益者也損上益下
而上水故為井以木巽火故
盛大之卦也剝上下而實存
物必噬嗑則合矣故為噬嗑
下說說以行險故為節柔在
無妄柔亦在內可謂對矣中
而已一陽陷於二陰故為困
於二陽故為離離離也外明
為物艱者也推此則震巽
聯者不合之名也二女之
之道也男女之卦也水上
澤上火下二女不相得
卦也故為革不相得而相
上剛下陰

動而下止。止而動。故為順止而動順之道也。上說而下順。故為萃。上巽而下險。險而巽。故為渙。渙者離散之名也。巽而免乎險。則不蹇。不困。下雖險。上巽而不健。則不訟。故為渙而巳。困。則剛見。揜者也。在難中者也。不可以不動矣。蹇則難在前者也。不可以往而已。故彖曰利西南也。順而巽其進也。孰禦焉。故為升止而巽有止之道。故為漸。歸妹者。歸女之卦也。妹少女也。少女為主於內。故曰歸妹。歸妹女歸之。以其時也。故曰動而說。所以為歸妹也。陽在下。則動而進。故為震。震存陰上。已得其所。則止。故為艮。內柔伏。故為巽。外柔見。故為兌。此其文皆在繫辭。或彖辭所不言。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則知其所以然也。

復讐言解

文選卷百三十二 八十二

或問復讐。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有司。各備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為之施刑於其讐。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男方興。相為敵讐。蓋讐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讐。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極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讐豈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為亂世之為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為父受誅。子復讐。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以為父不受誅。子復讐。不可也。有可絕之絕之恩也。周禮之說。凡此。

之子弟者。讐之。然則何取於士而孫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讐者。果所謂讐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讐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讐之禁。則讐殺身以復讐乎。將無復讐。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讐。而不復非孝也。復讐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讐未復之耻。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讐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讐者。已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乎。

碑解

孫何

文選卷百三十二 八十四

進士鮑源以文見。借有碑二十首。與之語頗熟。東漢李唐之故事。惜其安於所習。猶有未變乎俗尚者。作碑解以貶之。碑非文章之名也。蓋後人假以載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始。蓋始於論譔。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乎歷代也。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為量。不可也。銘之於景鍾者。曰鍾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鍾。不可也。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鼎。不可也。古者盤盂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心。若止其文曰盤曰盂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稱笑之。今人為之碑。亦猶是矣。天下皆鍾乎失。故眾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黃鉞銘。不謂其文為黃鉞也。崔瑗有座右銘。不謂其文

三石中曰曰公室視豐
三家視相擇者曰
四植謂之相喪大記曰君
曰凡封用紼去碑釋者曰碑
繞之聞之轉輓輓而下
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
入廟擊着中庭碑也或曰
陰陽也考是四說則古之而
一大木耳而其字後石者
上者也今喪葬令其碑首
石者後儒所增耳葬葬夏商
事管子稱無懷氏封泰山刻
石
世稱周宣王于陽命
無取焉司馬遷葬於平紀
刻石頌德或曰立石之類亦
有乃野人之言耳或曰國有
陳太丘碑文其文曰子冠
材而為文章之類也上世
子李唐立碑者不可不識大
人述作之類也
三升碑傳生
不復曰
其目
其目
其目

不當如此貽誤千載
贊可也警策官守謂之
政事謂之議可也祿祿宗
詩可也何必區區於不經
尚不欲全明乎說者則如
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
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也
乎何始寓家於頌以涉道猶
穴其上者貴索之為者走而
足異也蓋漢書去聖未遠猶
然矣五載前楊柳先生仲塗
大際昔人之好為碑者久欲
至漢未必能於人又近世
苟從而明之則將處處故著
泥於衆好其究何為進士
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六
改作多謂其事之故然生第
矣
元
儉解
史有言周高儉者高祖常服
上惟聽衣綢繡緣布圓綾紗
高祖未嘗知儉不著知禁者
有與服之禁必使其衣服
之由今之人為文掄撰
也誠使史關謂之論可也
謂之頌可也陶治情性謂
題而專以碑為之者若依
班蔡之作存厚通謂之
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
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也
乎何始寓家於頌以涉道猶
穴其上者貴索之為者走而
足異也蓋漢書去聖未遠猶
然矣五載前楊柳先生仲塗
大際昔人之好為碑者久欲
至漢未必能於人又近世
苟從而明之則將處處故著
泥於衆好其究何為進士
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六
改作多謂其事之故然生第
矣
元
儉解
史有言周高儉者高祖常服
上惟聽衣綢繡緣布圓綾紗
高祖未嘗知儉不著知禁者
有與服之禁必使其衣服
之由今之人為文掄撰
也誠使史關謂之論可也
謂之頌可也陶治情性謂
題而專以碑為之者若依
班蔡之作存厚通謂之
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
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也
乎何始寓家於頌以涉道猶
穴其上者貴索之為者走而
足異也蓋漢書去聖未遠猶
然矣五載前楊柳先生仲塗
大際昔人之好為碑者久欲
至漢未必能於人又近世
苟從而明之則將處處故著
泥於衆好其究何為進士
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六
改作多謂其事之故然生第
矣
元
儉解
史有言周高儉者高祖常服
上惟聽衣綢繡緣布圓綾紗
高祖未嘗知儉不著知禁者
有與服之禁必使其衣服

王之衣紫鄒君之長纓舉國皆從而效之且至去衣紫斷長纓而後止高祖之意固是也乃以人主之至尊至貴布袍布被自同於庶民而矯誣於當世乎然自元魏周齊之際兵戈日尋民物虛耗高祖且欲以一儉率天下使凡奢侈過度者皆有厲禁則國家之經費民庶之藏畜可以日趨於富盛而無有不足可謂善矣誠求其如王者之政是猶未得其本之說也夫以天下九州之廣而國之衆今之世去古遠甚然而國家經費之務常若不給民庶藏蓄之資亦或蕩然無所贏餘上固不容不以儉化其民而民亦當以儉而自化雖然未也當國初時始得河北即議官課銀絹之數河南猶未下及下河南而江淮足楚實為財賦貢輸之淵藪猶未能隸度支命將出師運芻餼粟宜若晝夜馳驅民人困厄不能供億

卷之三十一 十七

然亦未聞上下之不足天下統六十餘載經費藏蓄兩無其不足何也夫漢自文景富庶之餘孝武承之而益以修六東征伐則有費修郊祀求神仙則有費興土木造宮室則有費巡遊般樂則有費卒使言利用事之臣疲民蠹國海內空虛及其末年始欲務農重穀以救乏亦幸而有此爾當今之世一遵祖宗之法遠境無矢鏃之警宮庭無丹楹之飾歲時常祀亦未始欲講封禪而虛務般游也然而山林藪澤土力之所產茶鹽酒醋民業之所資一皆日增月羨緣分縷析而悉輸於上西域之羊馬雲南之氍毹青齊之絲纊江淮之梗稻又皆畢入於天府而無所闕夫何大家亡資中戶破產小民替々曾無衣食之所國家上下終未得如文景之富庶豈或猶有類夫孝武之空虛者乎

當是之時主欲常服布袍纓布被以一儉而化之且未能化又後而務明上下服色之禁自以為高祖之良法善意復行於天下孰禁之哉譚大夫之詩曰西人之子聚々衣服舟人之子態態是裘是故奢侈不法每形於上抒袖其空日困於下人主不是之思乃欲自苦其身而待數天下之俗且曰吾以一儉率先天下是墨子之道也墨子之道是豈聖人君子之所得為哉吾謂高祖未嘗知儉未嘗知禁者是猶未得其本之說也世之議者每究其本蓋曰國家經費之務必在於抑橫政而節用民庶藏蓄之資必在於修農事而重穀君民上下貴賤一體貧富相因感之而民不徒於從化制之而民不徒於知禁者蓋亦及其本矣昔者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十三人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請左右賜父老田不租賜

卷之三十一 十八

父老無穡後開立生猶不拜宣王恠之問丘生曰臣聞大王來游求勞大王願得所欲於大王今大王賜臣田不租是倉廩空虛賜臣無穡後是官船使非臣所敢望也臣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吏平其法度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則臣可以不得所欲焉嗚呼自禹祖之良法善意復行於天下又必實以問丘生之一言則天下郡縣之間選廉繼貪平法薄賦將以是為抑橫政修農事之本焉是謂知本是即孟子所謂無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是即吾所謂王者之政也作儉辭以通之

夢龍解

朱伯賢

龍非可夢也可夢非龍也夫龍淵潛而天飛能小大致雲雷澤下生神變莫測夢龍何加焉夢龍得加之則非龍也

入貢由南海入廣有物蜿蜒長七尺魚身半首鱗角鱗甲
牙鬚龍具如龍舟人以木犀葉其甲置海水以養養之將獻
京師且曰初為魚網得之若龍魚然吾固知其為非龍
也天下大獸五鱗之長為龍而龍有神不神不足以長物也
之長為人而人有聖不聖不足以長人也或以人為非
也聖斯全人矣以龍為龍非也神斯全龍矣人將不以聲利
感則龍不可以養養得故曰人無德猶龍然作養龍解

歐朝

拙逸解

劉基

淮落先生蓬廬簞門徑不通人庭不容車與人言如不能
口食已則卧衣敝而不能補帶結而不能解人皆笑之以為
拙莫之與往來耀華公子過而問焉朱輪五十乘驪駟駢駢
困于枳拘之根登丘而呼先生方熟寐覺然而起無能取于
其除窺窺墻而見客公子曰噫悲哉拙乎夫人之生參天與
地抱智含仁挺為物先出類超群厥維上聖飛龍九五為民
立命大賢以下德各有倫乃蜚乃翼以臣以鄰公侯伯子岳
牧師長下逮百工農商藝術巫師馬醫莫不有能以用于時
吁嗟先生獨何為乎齒其生而土石其歸乎先生不答公
子趨翼而前揖而言曰楚國有鳥三年不蜚則冲天三年
不鳴則驚人僕聞大巧若拙今夫先生無乃是耶僕也不才
五歲誦詩七歲誦書上貫三墳下通百家晨興習禮宵坐肆
經射御星曆綠首所作方程勾股下筮農圃孫吳申韓扁鵲
喻附九流六藝靡不究極總角而成弱冠而升為公為卿
于主庭是故出則駟馬高車前後塞途入則大屋華堂陳鼎
饗鐘銀鈸金絡執鞭以候僕者數百騎通門列肆待僕而食
者數百家政令非僕不行法度非僕不立禮樂非僕不作訟
獄非僕不決軍旅非僕不治庶民非僕不親賓客非僕不悅
賢不肖非僕不能進退君王之心非僕不能一日安于岩
之上吾願與先生言之先生俯而哈仰高而嘆吁却立而謝
客曰公子過矣吾聞鉛刀不可以割羊朽擗不可以封墻王
子趨驚駭以駭服而丘石不青僕慙以悚渠公子道矣

物並育巧拙參焉巧者為之拙者隨之天之道也故請有
曰巧者拙之奴也是故乾鵠拮据鴈鳩養雛養鷹鷹搏鹿鸞
蟻食血由此言之豈不信哉是故仲尼多能坐不暖席墨却
雲梯走不黔突豈有他哉巧害之也是故神龜焦子先知渾沌
死于鑿窳原伯魯不獲承祀而沈寃寃寃之難亦不與焉巧
之與拙何待而何失哉故大禹治水手胼足胝而虞甸之氓
皞皞熙熙文王即功日不暇食而周野之蒙不知帝力亦獨
何哉巧與拙也今予無所知也而天下之慮無役于予心無
所能也而天下之務無加于予身起而食偃而卧順天之生
而無所矯揉焉予之逸也予之拙也予又何所求哉已矣公
子君子巧之小人拙之君子勞之小人逸之彼巧而勞此拙
而逸再拜謝客塞門不出

七儒解

宋濂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曠
達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威以制之
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威信以結之夫是
之謂游俠之儒上自羲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淵海莫
不擷其玄精嘯其芳腴搜其關逸畧其粗滓約其枝蔓引觚
吐辭頃刻萬言而不知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
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
莫測其所存夫是之謂曠達之儒沈潛寡言逆料事機翼然
凝然規然幽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業擅專門代異黨同以言求句

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窮無遠而弗即無微而弗探
無滯而弗宣無幽而弗燭夫是之謂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
畧馭師則審勞佚使民則謹畜積治國則嚴政令服眾則信
刑賞務使澤布當時烈番後世夫是之謂事功之儒備陰陽
之和而不知其純焉為鬼神之秘而不知其深焉達萬物之
理而不知其遠焉言之以為世法行之以為世表而人莫得
而名焉夫是之謂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
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孟是也弗要于理惟
氣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勝
質纖巧斷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肆
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
出入機慮或流譎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鄭玄是

也卒合傳會有非遺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
是也跡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
也千萬世之所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
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
也故行之則身可脩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
所願則學孔子也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
也求其知孔子之道者雖斑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
履地中函人一天不足為高地不足為厚人不乏為小此
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司馬遷以儒與五家
並列荀卿謂儒有小大揚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
以知儒也必學至孔子然後無愧於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
異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

泉陶伊傳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則未嘗不同也雖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我所謂則學孔子也

調息解

越西有仙華生遐跡林垌橋木其形儲思於玄元之域游神乎太清之墟然猶慮夫尸蟲未戢龍虎未搜金烏未固流珠未明悵鶴驚其已遠驚行雲於紫城於是謁玄素先生而叩之曰吾聞粵之鍾秦之廬燕之函胡之弓車雖號漢藝皆承師資況以大道之粵百靈之腰琅笈有所秘變簡有不書先生葆乎玄則鍊乎真滋幸啓其隱爲予詔之玄素先生曰上堪下運二氣與俱滄鬱必萌鴻綱係也運行不已誠信以時日以里記九十萬餘劫偕其素災異結縶維人之生法乾之樞肖坤之儀委清受靈發神吐奇書動夜旋綿延若絲一萬三千五百有畸執神之靈粹精之義其入則驗其出則聖莽尔勿驅迅焉勿馳勿抗而崇勿按而庠純乎玄潛益如春熙儻失其養朋慮所逐焦火熨冰淵淪天飛恣睢無際涉塵渺附斧斤日加貞陽則羣生方有志於玄學蓋慎所之仙華生曰息之宜調則既聞命矣敢問其出果何所始乎玄素先生曰善哉問也夫千章之木絃溶劑絃上摩雲漢者以其根也百川之水宛渾膠縈東達滄瀛者以其源也息之在人亦亦然離之幽如器斯盛旭之許如橐斯鼓不西不東宅于至中離形特立乃與道通不下不上渥然無象潛與神符豐融肝蟹所謂太乙之精中黃之高水火之塊坎離之門神之所營太和之所蒸首於是而大變鄧鄂既立陰陽闔闔嬰載皇與泰養羊亦說如滿耶于玄門以九儀爲車以六

文苑英華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卷三十一

爲較策玄應而過流徙天地而長存不亦後且驚歎然而神有弗受人有所疑上卷聞之方行弗隨下愚聞之斥以爲非或流旁蹊忘彼九道十架七基八石六芝烹煎煎煎津茹脂有一于山命其始而生宜法乎自然而守之以無爲仙華生曰質具陰陽數分生死譬晝夜必然之理若如先生言母乃與造化矣耶玄素先生曰子謂天地非陰陽耶曷爲不見其終也人雖藐然與天地參一氣聚之並立而三天地久長人胡有死特所養者非其道尔西河鄭公汝南愛支九息其鎖必疾玄石沈淵千歲不泐齋精歸室父視弗生不見夫正靈乎開氣內食以存其息浮游過光耀所傾側況有至靈而不物於物者乎生過矣仙華生曰先生之言固

釋其解

貝瓊

或問予三皇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其爲聖人也奈何曰庖犧氏闢天下之文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黃帝制器尚象以通天下之變此爲治者莫過茲三皇也何如曰孔子不得如三皇脩君師之職於是刪詩書正禮樂贊周易脩春秋以明綱常於萬世德雖同而事則殊矣然則祀三皇於學以孔子而可乎曰不可以三皇爲先聖以孔子爲先師矣爲不可也

曰又各有所當也按周禮凡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五
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
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
皆先師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者
先聖若周公孔子其下云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
蓋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
伯益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奠之不合也是唐虞與周所
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再稽之史漢魏之
王取舍各異周公迭為先聖孔顏互為先師唐武德間亦以
孔子配周公至天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
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并孔子配以顏子高宗永徽中
又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為先聖仍
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之為不易之典是唐宋
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嗚呼太古以來
人若禽獸然寒無裘者無為飢無不食渴無不飲無不殺以
為養也疾病相仇無醫藥以濟之夫死所處或寬或窄無上
棟下宇之禦風雨川游陸走無舟車之安也其事簡其俗淳
結繩而治無文字之可紀也三皇繼作而後人之為道始備
此殺人疑其不祀三皇矣夫三皇宜祀而不得祀之於學也
惟孔子當周之不捨憂道之失也與諸子講於洙泗之間以
述三皇之所傳故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矣
自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聖於孔子者也孟子曰孔子之
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宜為百王之宗主萬世之
所法所以祀之於學也學始無孔子願惟魯有廟然其教被

於天下非一國所得專者故天下通祀之自唐已然
韓柳諸祀可考矣學之有廟而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為先
聖顏子為先師而三皇不預也盛矣哉孔子之道中國尊之
莫如之焉所以文宣王門列二十四戰昆十二旒服十二章
執鎮圭執節而南面而祭則雖大牢樂大晟舞六佾於庭其
所以尊孔子者豈以是為加歟不如是不能稱其德周太
祖原與乘過闕里拜其像又拜其墓視漢之高帝明帝尤重
其禮論者亦不以為過是貞觀之制出於天下之公而非一
人之私見閱萬世不可易者今欲崇三皇為先聖使居孔子
之上不足以獎其功降孔子為先師使混于高堂生之列適
所以損其德故吾的然以為不可也或又曰古者祀舜于虞
庠祀禹於夏學祀湯于殷學祀文王于周學舜禹湯文得以
祀于學而不得祀三皇何拘於貞觀之制耶曰周王天下立
四代故祀舜湯文王而三皇將祀之於何學歟或進曰先生
之言詳三皇孔子其道一也崇孔子之祀當崇三皇之祀焉
以佛氏之苦空無滅老氏之荒唐怪誕無益於人與國且崇
臺廣殿擬於王宮法亦佛之禁矧三皇之功及於人者如此
而領之於賢不亦褻乎曰領之於賢特主神農嘗藥之一事
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以尊其祀可也祀之於
學則非義矣時余為國子助教適聞有以邪說言于
朝破貞觀之制者既斥而不用矣余懼其惑人也故辯之

宋
揚慶 二篇 柳子厚 一篇 李習之 一篇 李元賓 一篇
二篇 李甘 一篇 袁帖 一篇

蘇明允 二篇 石守道 一篇 司馬君實 一篇 王介甫 一篇
蘇子瞻 一篇 陳若舉 二篇 周茂叔 二篇 張子韶 一篇
楊長孺 一篇 胡邦衡 一篇 朱仲晦 一篇

元
劉夢吉 一篇 吳幼清 二篇 何榮祖 一篇 伯生 一篇
虞繁 一篇 傅與礪 一篇 李繼本 三篇

國朝
劉星 一篇 楊誠 一篇 劉道備 一篇 朱子 一篇
王連 一篇 陳繼 一篇 黃江 一篇 胡儼 一篇
錢溥 一篇

左長史上海李伯璣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說類

唐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亦愚。聖人之所為，聖愚人之所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鳴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弘師義，老聃、師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斯而已。李氏子蟠，

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讀之不遺餘力請學於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雜說四首

龍虛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善醫者不視人之瘡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

文蔚類選卷三十三

一

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可恃懼其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談生之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賦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猿者彼其貌似而心不同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胸曼膚頰如渥丹美而狼者謂之人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謂其

故題之云爾

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祗辱於奴隸人之手騁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識馬邪

捕蛇者說

柳子厚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蠶入無禦之者然得而脂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擊跳癘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入求之人爭奔走為之者其術三也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繼死者數矣之類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吾不為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歲矣而鄰之生日感彈其地之出竭其廩之入號呼而求食積而頓踣觸風雨則寒暑則暑疫癘往而死者相繼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繼死者數矣

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之且
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
耶子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
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於是蛇者乎故為之說
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國馬說

李習之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醫國馬之憂血流
於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為之懼不知也既
駿馬歸獨不食水不飲慄而立者二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
之人曰彼蓋其所羞也吾以馬往而喻之斯可矣乃如之於
是國馬見駿馬而鼻之遂與之同櫪而食不終時而駿馬之
病自己夫四足而為者馬之類也二足而為者人之類也如
國馬者四足而為則馬也耳月鼻口亦馬也四足而為者馬
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其所以為心者則人也故國馬不
校國馬也過而能敗駿馬也有人焉恣其意以乘人者人
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是而言則人也耳月口鼻亦人之
支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為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
為人國馬者以形為馬以彼人乘國馬人皆以為人乘馬
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悲夫

交難說

李元賓

交之難方矣此苟合者為恥昔人病於無交交不可以
已矣絕交萬丈巖之崖玄雲遂與六合為陰碧山欲空而
已矣然憚然然長風夫物以類感何感不致交以心

契何心不契何心不契然執可久之契先古稱利書求牧斯
不可易之二氣陶甄曰人是先是矩地首規天大橫推顏六
情入焉一與一奪失其自來積有億年人增險難使我行無
所至居無所安游流離之潰我素源源無清流并沉逐浮作
色自伐偽心相求睚眦竭盡未竟成讐一日銷落速如涼秋
其榮無遺俗態豈留獨見神岳寒栢千尋無傳直天而生高
略斗牛下睨群植匪堪與謀何者為交窮達不偷樂亦同樂
憂亦同憂生死循環其道率由破產之惠不相為醺如斯之
謂也昔夷吾九合之策知者不孤巨卿千里之哭今也則無
石父解縛於齊相智營營負慚於賈夫行微其可有乎知我則
友何微之居古之奉交多不獲全耳餘之初刎頸慨然隱憫
其厚激昂自堅及其據兵而坐勢不相果白刃可吹赤心乃

文苑英華卷三十三

楊嬰
或種蘭荳鄙不遠茂乃法圃師以穢以溉而蘭淨荳繁非頓
乎衆莠苗既驟孽根亦旋腐噫嘻哉蘭荳數運發得守其元
和雖瘠而茂也假雜壤亂天真雖沃而瘠也守貞介而擇綠
者其蘭荳乎樂濫亂而偷位者其雜莠乎莠之偽爵者孰若
蘭荳之不仕耶食迷之僭祿者孰若管寧之不位耶嗚呼業
圃者以穢為主而後見蘭荳之正

植蘭說

楊嬰

楊嬰
或種蘭荳鄙不遠茂乃法圃師以穢以溉而蘭淨荳繁非頓
乎衆莠苗既驟孽根亦旋腐噫嘻哉蘭荳數運發得守其元
和雖瘠而茂也假雜壤亂天真雖沃而瘠也守貞介而擇綠
者其蘭荳乎樂濫亂而偷位者其雜莠乎莠之偽爵者孰若
蘭荳之不仕耶食迷之僭祿者孰若管寧之不位耶嗚呼業
圃者以穢為主而後見蘭荳之正

原晉亂說

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永嘉之後雖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鯨輕仇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為高士下臺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偽致此隳敗猶欲崇暴虐誣汙靈時風奏請輟之以正頹俗王境更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際源端本之日也猶乃冀虛偽崇扇伏誣躡諸敗跡踵其覆轍以此邦立朝綱基構王業何異登膠船而汎巨浸操朽索以馭奔駟乎設或行下臺之奏黜屏浮偽登進淳實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祚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為晉之亂不自敦峻而稔於

儉不至說

來鵠

剪腐帛而火焚者人聞之必近相驚曰家之何處燒衣耶妻餘食而在地者人見之必遞相駭曰家之何處弃食耶燒衣易驚弃食易駭以其衣可貴而食可厚不忍焚之弃之也然而不知家有無用之人厥有無力之馬無用之人服其衣與其焚也何遠無力之馬食其粟與其弃也何異以是焚之以是弃之未嘗少有驚駭者公孫弘為漢相蓋布被是驚家之焚衣也而不能驚漢武國恃奢服晏子為齊相豚有不掩豆是駭家之弃食也而不能駭景公之廐馬千駟

儒義說

天下之命脩文士曰儒士書其書曰儒書是謬久矣夫儒者可器之士之號也何者以其不達於事濡滯焉且以詩書之法未嘗言以周易春秋之文未嘗載斯明矣唯論語言為

君子儒豈為小人儒禮記儒行篇知是非仲尼之言也夫聖人之言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賓主之法而已矣是儒者無定不約其事而制之何必曰儒苟若是則曰佛曰道何怪耶夫士之出也進道德行禮樂以治其身心能語言明仁義則曰儒士不善而為武夫矣控弦荷戈賁黷之徒也苟脩其文而不知武焉得為君子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夫文所以謀乎忠孝若武所以戰乎叛逆二事之用以求于是而已其是知古今之人慮或未精故也輒建斯議以為世式

竄利說

李甘

吾竄乎矣竄吾竄利也利所趨也所竄也吾將為之所為也吾豈為人之所為也哉今是頑人曾無不忍之心然常獨有忍心者竄害於利也且謂螻蟻大於麋鹿則許之乎聲不許也然人顧而遭螻蟻則迂足而活之過而傷螻蟻則失聲而痛之顧而見麋鹿則援弓而逐之幸而中麋鹿則失聲而喜之忍於大者不忍於小者何歟麋鹿利於口腹也螻蟻不利也故居於利則雖麋鹿忍也不居於利則雖螻蟻不忍也然則羈於利而忍於麋鹿者獨小人耶長人有甚焉長人則果忍於人矣烏有是哉前有將官兵以誅恒蔡叛者不十餘戰而能殺萬人則師喜不能殺萬人則師恥豈忍乎後有侈富而劫死者有怨暖而殺死者有飢寒而道路死者有加兵死之數今是長人固有不忍之心然獨時有忍心者亦歸害於利也是故利滋博者忍滋多也吾方與之角利將在不忍乎故曰吾竄乎矣竄吾竄利也如此僥倖詠擊於策試者

吳相客說

裴皓

謂祖之世龍焉殊不知蟒之腥尚存乎大澤之畔家化為國國之人見家必笑之謂吾祖之世國焉殊不知耕稼之具未朽於厯山之下蓋由知龍而不知蛇知國而不知家噫堯舜聖人也丹均而不能嗣而況吳以干戈而得耶相君喻而泣

宋

名二子說

蘇明允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五
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
由軾而言車之功軾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軾是
軾者禍福之間軾乎吾知免矣

仲兄文甫字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曰嗟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群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兄兄見夫水之與風乎洵然而行淵然而留洑洄汪洋瀟灑而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隨之所有

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徐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霧。而如馳徐而如綱。損議旋辟。相顧而不前。其勢如雲糾紆。鬱攬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于滄海之流。則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激乎虛空。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激湍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雷。激者如驚。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水相遭。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於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遭。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天玉非不溫然。義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綉。非不文也。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發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怪說

石守道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忤矣夫三光代明四
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為輝蝕五星為彗孛可忤也六五
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川為之竭可忤也
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子立父子之道也而
抗於君子蔽於父可忤也夫中國治人之常道也四民之
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居幾左衽不工不農不

被也而汗漫不經之義。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怖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于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之鬼。可怖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死。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農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為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怖也。人君見一日蝕。一星。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則能知其為天地之怪也。乃避寢滅膳。徹樂恐懼。責已作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

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其為怪。既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為人之怪也。乃啓於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男其女。忘而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教。祀夷鬼。則一不知其怪。既厭勝之。又尊異焉。愈可怖也。甚矣中國之多怪也。人不為怪。怪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則天為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為之不寧。釋老之為怪也。十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十有餘年矣。不知更十有餘年。釋老之為怪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莽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保身說。司馬君實。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莫敢不

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播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誠否人物激。闢揚清。撿虺蛇之牙。踐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龍說

王介甫

龍之為物。能合能散。能潛能見。能弱能強。能微能章。惟不可見。所以莫知其鄉。惟不可畜。所以異於牛羊。變而不可測。動而不可馴。則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出乎害人。夫此所以為仁。為仁無止。則常至於喪已。而未始出乎喪已。夫此所以為智。止則身安。曰惟知幾。動則利。曰惟知時。然則龍終不可見乎。曰與為類者常見之。

稼說

蘇子瞻

蓋嘗觀於富人之稼。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飲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疵。而多實。之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之而取之。日夜而望之。鋤耰鉏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飲之常不待其熟。豈能復有美稼哉。吾之人。其才非有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暇以用。以待其成。而閔之。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而老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人。而之中。而用於既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

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報且哀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執情學而約其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報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舟說

陳君舉

吾子知舟之所以治遠乎凡治大舟其樁以負艚欲其屹乎其不搖也其艚以張風欲其奮舉而不靡也其舵以轄乎軸欲其壯以殿奔也其碇以扼乎艚欲其堅以鎮浮也其維以縻欲其固而莫之脫也其橈若筒以擢欲其勁而莫之折也其蓬以却雨欲其領密而厚也其艗以捍濤欲其端方以宰也而又核其橈之為以禦風則以航于川以禦高風則以行于道其橈之亂石畫腹腹大鵬掀而無虞不然而斬代以槁之絮席以舳之績綆以維之折竹以篙之編蒲以蓬之

盜蘭說

漢一夕友人以園蘭蘭芳下往視之愛其美而憫其不知於人也遂出置于庭數日未無聞欲去而猶憊之既卒以不香遂目之曰盜蘭而語之曰吾聞蘭有似豹大小異形吾得以辨其為蘭為有似鳳亦亦相聞吾得以辨其為蘭石雖似玉疵而不醇吾固知其為石草雖似苗秀而不實吾固知其為莠彼固有近似吾惑之今汝蘭其形蘭其色不簪焉而雍棄情為而持吾乃薙茹薙剪拘縶出汝於故地置汝於坐側汝乃假蘭之名之蘭之德猶如其臭若如其賊吾方汝竊其近似以自欺深其偽而離測者也向使漢宮舍汝何以對乃辟楚人舍汝何以祛乃淫鄭君失汝何取乎七穆之端屈原去汝何誇乎九畹之芳然則汝之盜蘭而香亦何異

人之盜儒而假其言試言汝以夫人陽短石顯盜吾公也陰附王鳳盜吾直也鈞名布被盜吾儉也伏死諫媚盜吾忠也託經以媚婦盜吾學也口聖而行市人盜吾識也是皆君子近之而不知其諛人主俯之而不覺其惑此社稷所以危覆也良所以凋殘吾今可置汝於中庭是君可置斯人於百官也吾故効魯司寇誅少正卯義戒鄭寤生去封段之難亟命除汝其何安蘭曰伏辜願并園樊

愛蓮說

周茂升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入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者也。意猶之愛問後鮮有聞道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而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備之吉。小人恃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陽。立地之道曰柔剛。立人之道曰仁義。又曰。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歲寒知松栢說

張子韶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此夫子因物以見興也。夫時當春氣。群芳發。萬木交榮。松栢於春固不變其色。時方凜冽。嚴霜摧折。萬木禿立。松栢於冬亦不變其色。論絢爛顯色。則不如天桃。論搖蕩舞春風。則不如菰柳。而論不懼冰雪。飽足風霜。挺然不羣。獨立者。唯松栢為然。推之於人。固亦有之。蓋不有歲寒。何以見松栢。不有華父之亂。何以見孔父。不有里克之亂。何以見荀息。不有八萬之亂。何以見仇牧。松栢之亂。然後知果卿之節。荀息之亂。然後知真卿之節。朱泚之亂。然後知李光弼之節。是皆在公卿大夫中。

頽然委順於衆人中。情松栢之在千松萬栢中也。彼方含英咀華。吾則老斲。彼方見其有兒輩。彼方誇多鬪靡。吾則嗚呼。月吟風正。見其婦女及秋霜一降。前日青紅。皆已飄零。墜與糞壤同為灰塵。半遽生前日。指紳皆已屈膝叩頭。與逆賊同其歡宴。彼所謂松栢與君子者。方且愈厲愈壯。愈苦愈新。當凜冽猶三春。履難難。猶平地。確乎不接。浩然自守。而大廈棟梁之幹。日以不傾。三綱五常之倫。得以不墜。然則松栢與君子。豈求之他人哉。皆自得於正氣而已。是故君子之學。不在於投合。耳目取悅世俗而已。要當格物知至。誠意正心。凡艱難險阻之狀。盡安之於飲食起居之間。禍患之來。不往不隨。何憂何懼。其有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死之與生。付之天命。雖容談笑以趨之。此正孔子之學也。因松栢以發興。其不亦宜乎。

梅說

楊長孺

易曰。乾為天。前章論乾與天異。謂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某因觸類而思之。不但乾與天異而已。事之物。莫不皆有形體性情。林和靖詠梅。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此為梅寫真之句也。梅之形體也。雪後園林。綠半梅水。邊籬落。忽橫枝。此為梅傳神之句也。梅之性情也。焉梅形體是謂真。真傳梅性情是謂傳神。愚見偶然。未知是否。願商確之。

獲麟說

胡邦衡

說公羊者。以為簡聖作而鳳至。春秋成而致麟。而王公亦云。王道之成。乃致天瑞。意鳳皇來儀。自然而致也。西狩獲麟。

仲而獲也。麟果為瑞而來則當如鳳之儀于庭不應獲而也。獲者謂之難。不曰麟來而曰麟獲。以見窮蒐遠狩搜原窮數累於天物。雖若麟者且不免為則時可知矣。鳳之來儀亦豈如是而見獲耶。豈春秋之時亦如舜之時也。使如舜之時則簫韶雖不作而鳳自至。如春秋之時雖日奏韶護而鳳亦遠矣。麟肯自出耶。自鳳儀之後舜政日隆。自麟獲之後孔子遂卒。宗周遂亡。然則麟之不為春秋之瑞應章明矣。

定性說 朱仲晦

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惟然於常人之所以不安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太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於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感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談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元

唯諾說 劉夢吉

唯恭於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受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豈但是乎。凡物無無對者。無無陰陽者。而聲亦然。其意象之清濁闊闢亦莫不合也。姑以進退存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而禮樂之所由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豈但人乎。物之聲亦然。豈但聲乎。凡形色氣味皆然也。而況古今之時變事物之倫理。聖人何嘗加損於其間哉。雖妙此理而宰此事者。心焉而已矣。必盡夫心也。然後聲為律而身為度。苟為不然。幾何其不為無適非道之道。作用是性之性也。

無極而太極說 吳幼清

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以縷脉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膚也。皆假借而為稱者也。真實無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於心曰仁。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屋之有棟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標至高至上無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為極焉。辰極星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以假借屋

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為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棟為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為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為天下眾人之極而已。以至設官為民之極。京師為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一字。強為稱號。而曾何足以擬議其彷彿哉。故又盡其辭而曰。太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一處之極也。然彼一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耳。此天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為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客者曰。道理最大。其斯之謂歟。然則何以謂之無極。曰。道為天地萬物之體。而無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無方易無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歟。然則無極而太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凡物之號為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也。是則有所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執者。雖稱曰極。而無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實為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

致慇亭說

墓焉而體魄安。廟焉而神鬼聚。人子之所以孝於其親者。二端而已。何也。人之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以其離而二也。故於其可見而疑於無知者。謹藏之而不忍見其亡。於其不可見而疑於有知者。勤求之而如或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塋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也。葬之日。送形而往於墓。祭之後。迎精而返於家也。旬之內。五祭而不為數。惟恐其不聚也。及其除安而遷於廟也。一歲之內。

四祭而不敢疏。唯恐其或散也。不于墓也。墓也者。親之體魄所展省焉。展省之禮。非祭也。近代於家。夫伊川野祭。古所深慨。習其弊。則雖豪傑之士。亦且因仍。道士女冠。於墟墓之間。少長哀未嘗不嘉其孝誠之篤。而亦不平梁潤之篤於親者。作亭墓間。胡又引祭義以發明之。俾梁氏孝思。我雖然。祭義所云。皆廟祭之事。非宜。國子伴讀復請於予。予以古人報本反始求之。於有而不求之於無。非達鬼神之情狀者。未易語此。京兆蕭君曰。為祠堂於所居。揭斯扁於齋室。庶乎其可斯言也。不亦善於禮矣夫。

權說

何榮祖

或問權之為說。漢儒解之於前。宋儒非之於後。不識權者。果何物也。愚曰。權亦事之宜也。然則權與義同乎。曰。不同。請聞其說。曰。有常之宜曰義。臨時之宜曰權。問者未達曰。權之說如此。不有害於道乎。曰。否。孟子嘗曰。權者。常思之。盈天地之間。往者過者。惟其義而已。論仁者。義之也。智者。義之辨也。禮者。義之節也。中者。義之則也。義也。雖然。人之情。萬殊。事出萬變。或愛有不可施。智有不可必。是皆當子而隨。害也。也。其然。故

曰可與曰可與曰可與曰可與
與與夫權者聖人
可乎不可此義也或可之中
也權與義無非道也然君子之
者道也謹守者義也不可預知
義臨時之宜曰權

李侯諸子名字說

河東李侯有子若姪七人皆長矣
思慎字克孝者侯之兄子也曰思
者侯仲弟之子也曰思德字克敏
固曰思信字克誠曰思勤字克勤
字義者蓋因其性之所近而採其

之意示於是以告虞集曰願有
教者永久不忘也集曰古者筮
為禮也而集不令不足為之辭
所以命子者宜必深切而至賞
為章其所未善勉其所未能充
一而有餘矣不然則雖使儒生
孰雖然集不敏亦以誦道古訓
勗爾思慎必戒必懼以事爾
爾身可不慎哉勗爾思謹必競
忠之名將與爾親可不謹哉勗
善易能至勗爾思德德京自天
固信德之實勉哉勗勤三思勿

虞伯生

一日悉命以名而字之曰
謹字克忠曰思善字克敏
者侯之子也曰思貞字克
者侯季弟之子也其取諸
書之所偏以示勉勵蓋戒

申其說使然知所以為
聖而冠冠冠而字則辭而
不敢當也且知子莫若父其
天為子者受言感之而用力
其所未至則一言也終身
教十更咻而迭喻之亦何
為職事其敢固辭乎乃祝之
親爾不克慎不孝之名將
必業以事於君爾不克謹不
爾之善固爾有爾不加敏
既峻且明勿虧其德之
失既祝已又語之曰謹慎勤

以行言也善與德以得諸天而有諸已者為言也貞信以德
中之一事而為言也大抵皆文之美者也文之美者遠數之
不能既其類七言者又安足以盡之要其歸在於能思而已
其子曰思曰廉廉作聖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至
我思乎一有不思則廉者情矣善不明而德不
立矣貞者不貞而信者不信矣思之於思之於思之則忠
孝而下凡百行之美無不能矣三子思之於終日不食以
思終夜不寐以思則父命之職必能深求其意而有立於成
矣然則吾見李氏之子孫福祿方來而未艾也二子勉之
我

蘇君字說

虞集

趙郡蘇君間為舉曰吾名天爵字伯倫子為我著其說俾
因是有省蓋庶幾朋友之義也舉聞之曰大矣我子之所以
為名也舉嘗惕然思之然舉是矣昔者孔子曰備己以敬
子思子曰備道之謂敬何謂己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也何
謂道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節文智之辨別也備之
如何視極其明而無所不見也聽極其聰而無所不聞也思
極其精而無所往而不通也是之謂敬由其仁而親睦之殺
無不愛由其義而貴賤之等無不宜由其節文而委曲無不
得其當由其辨別而是非無不致其是之謂敬蓋夫人之
所以為人者具於吾心而耳目之用若焉接於吾身而君臣
父子之理交焉若其無以收其情矣然而聰明之所運用
仁義之所擴充者尤不可以不恃也勗焉而念慮之詳事為
之著也勗焉而天地思之變焉勗焉而草木之宜也勗焉有以

窮其理而致其知則學愈博守愈約脩之道不已至于或曰
器物必弊也而後脩治之文來必晦也而後脩明之若人之
所以為人其體固具侯於脩鳴呼為是說者亦將清淨寡
欲之歸而始為無難之言也下之王也崇谿之金也非素
為器也脩而器成焉和之弓也垂之竹矢也非素能巧
也脩其器焉若焉故琢也篋也弦也刻也而工化其質瑚
璉也器也而物致其用由是言之學者敏於脩
而已敏於脩則體無不具而用無不周其亦有外此而可以
言學者子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
柳下惠無以異於衆人也而可以為百世之師者何哉脩其
身而已耳書曰慎厥身脩思永則願與吾子共勉之也

東坡說

傳與礪

大氣之機乎天固而運四時行矣地方而四維張矣運
者不息然知其機者無疆孰知其旁其為也則有漸焉故
天地尊嚴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天地尊嚴之氣始於
東北而盛於東南天地果何心哉亦順其化而為之觀夫東
方之野日出乎海四方莫不照也而瀕海之墟先睹其光
雲興乎泰山四方莫不雨也而近山之土先承其澤矣故
者生物之始東作而西成人理豈異於是哉仁以是之義
成之仁以是之天地之心乎以之觀之而親之仁以是之義
悅以之教民而民信以之順物而物化故曰君子居則
為木於時為春於五帝為仁今天地之德無不備矣
義而況天地人之機惟東野說

慎言字說

蘄立生李敏慎言嘗學于學諸子製其字說予告之曰言
慎也慎則弗終於行而為善為吉不慎則多至謬迷而為辱
為凶故言不可以不慎非為飾其口而不言也知道理於天
而寓於人使皆置之而不言何以詎斯今而垂方來言焉而
不慎何以慎言行而維廉躬昔者仲尼氏非法不言故道貫
乎古今顏子淵非禮勿言故學優乎諸子參之質魯魯則其
言也訥至於勤三省將一貫守約不貳而卒承道宗言固慎
也非訥也軻之才高高則其言也放至於言仁義道性善風
動衰世而上配禹功言固慎也非放也去古日益遠聖賢不
可作楊墨之教興而正言廢儼秦之說倡而雄辯起舊阮之
風靡而清談盛其終至於壞人紀殺天下而賊後世蓋所謂
一言而喪邦者焉乎言可以不慎哉走素僕愚每以多言

慎言字說

得謗已而自警言之當言者吾何敢默至於推吻諷古以逆
夫利口之鋒審知其無益於身而卒以取敗吾固將閉口矣
子開衛武公慮其有口過賦白圭之什以自警其後南宮綸
日誦其言至於數言而不置孔子以為賢而稱道之予用是
稽諸方冊而得其慎言之義其高非多言其近非妄辭蓋易
在之砭確作聖之矩矱生質粹而氣清種學而對德誠於是
而締審之而固執之則言其言也行其行也無然變之可貴
議斯不亦敏於事而慎於言乎生揖且謝曰敏之不德言也
弗慎而行也弗敏茲辱訓辭何異扣萬石之鍾而破群響也
雖然敏嘗讀書山林見夫樵真匿景之儔委身空谷一念不
起而坐待其冥會於不言之表斯亦可以慎言日之耶予大
噓曰彼蓋忘言非儒家者流所謂慎言也慎言者必如洙泗

愚論

文獻通考卷五十三十三十四

畊雲說

文獻通考卷百三十三 二十五

示以勤君子之自食其力者似之方其耕而種之而
獲有秋不自知其力之勞也雖夏雲爲雨而獲之而雨之
而澤萬值不自知其惠之周也然雨之惠在天者也耕之力
在人者也在人有吾盡吾力焉耳在天者吾惟安於所遇以
順適其天吾曷敢有幾微責報意也予聞而歎之曰余也抗
塵而走俗慙德於君也多行將彛彛百事入岩壑弄泉石以
間山中畊稼處下隣以居息影林泉之下矣君曰子不觀雲
乎而勤而靜而跡靡定子徒見吾耕於山不知吾將由山而
野由野而湖江之區若雲多去而不可留也余曰士抱道而
處若將終身至其遇也起而以身任道皇王當宇方蒐遺才
致太平一日徵車至上君必如雲之無心而出籬平膏衢之

上不則謠於時美致時可出則出李延興撰

懶說

王伯永

名陸孫顯姓
雲青田人

客有難子懶雲之號者曰雲於天地間為神物其形色變化
孰能窺則流澌洛薄玄間為青雲接蓬萊佳氣為五彩雲應
禎祥結華蓋黼黻太平為慶雲彼有生少陵之舍掩彥倫之
閨宿淵明之簷或資幽人怡悅或分老僧半間者為白雲至
若起西郊雖密而不雨蠲泰山石僅膚寸不崇朝而雨天下
者亦雲也雲亦靈恠矣哉曾未聞勤與懶之說馬子之號殆
將有所取耶曰雲固無心宜未可以勤懶言也豈不察風人
比興乎體認於人情則其出而致雨有似乎勤隱而棲谷有
似乎懶流行宇宙同乎造化無間然者也因思子幼時有志
于學期壯行自見如時利不利何俟命於天耳今老矣聰明

國朝

菜窩說

劉基

犁眉公謂東門子賤曰子之居東門也井地十畝既夷既壤
俯壕為溝倚城為墉藩以枳棘緯以藥傷是蓋比如東鉞鏃
若攢鎗蛇蝎不能求其縫罅此時不能為之穴隙也何不墾
之以種稻乎又何不耕之以藝稷黍乎不然何不大為之池
分北山之泉流以養鱉與魚乎徒何為乎築陋室於其中擊
糞土以為壁茨以腐茅蝨蝎是宅藉以瓦礫羊蹄豕跡與鼠
鼠為三客平明出門不馬不車不羸不驢以造他人之廬呼
朋命徒左瞻右趨談無用之空言強相名而曰儒坐視殷賑
之變索為蓬蒿之區不亦悲乎吾聞燕秦粟穰橙鄧橘李
梨黃鬱秦杏周漆柿桃柰楔玳客琰質荷桐栝栢堅續有琴

今類纂卷百二十三 二十七

桂叢更搬吐芳辭秘木瓜搢梓諸蕒葛旁叢蔓轉轉彼攀此
或或庸其村或以其實或黃金或赤如日翹蕭遠條可蜂
以蜜克勤厥營苟獲其一富擬封君受天之秩范子所至穿
池種魚史傳貨殖盛稱陶朱八口之家五畝之宅墻下栽桑
足以衣帛今子不士不農不商不工綴籍州庠口體不充人
皆子嗤予曷不憊東門子賤聽之慨然思之杳然瞿然而作
再拜而作立而言曰公有言吾獲矣而吾亦有知焉請以復
于公吾將以藝稷黍乎則古人一夫受田百畝而給今將以
五畝為宅矣則所羨不過二十之一不能以不飢也抑將以
種樹乎則近者非四三年不成不知遠者又幾年乎不可以
懸吾金而俟饟也抑且為池以畜魚乎則我身畸耳貸力於
人何日成乎不可以贖吾眚而待汲也今當種菜而

庶幾哉可也。夫夫來也者，來也。君子之所來也，或謂之蔬。
蔬也者，蔬也。食梁肉者之所來也。君子所來而食梁肉者，
之庶幾哉。或者可以裕我矣乎。乃往訪于陰南之圃，人得膏土，
沃泉之術，鬼四鄰之菜類，其族而種之。買牛牯一犍，二鑿其
萊蕪，去與歲拔其芽，壯年翳繹而地之芽并於其四隅，建
桔槔焉。澗水有池，澗水有渠，或培或滋，或叢或竒，確既攸宜，
或耘或耔，疎稠比，播慈輝舉肥，根莖實義，各隨其時，羅之離
離，檻之非非。未浹旬月而東門氏之童色澤如也，貌慤如也。
窺其園則驚之，羊之入其門則益然。春溫有酒盈尊，他日犁
眉公過焉。東門子賤御諸門，犁眉公咲曰：子亦足於斯而已
乎。東門子賤再拜謝曰：吾願見公而有陳焉。久矣請坐於吾
廬而為公言之可乎。公曰：吾願也。東門子賤曰：公能悉識吾
菜乎。公曰：未也。請之園而告焉曰：始吾之不管是園也，漠乎
其無思也。今吾之既管是園也，惟其所以壯吾址而厚吾生
則非一日也。天地久其道而萬物生，聖人久其德而庶功成。
士農工商久其業而百務貞，故植韭以為之君，韭者父也。所
以父吾生也，致久必慎，其揆故植之以葵，葵者母也。揆得
其道則視明而聰，聰故植之以葱，聰達則得算多，故植之以蒜。
蒜善也，算不家必豐，故植之以曹，曹則疆矣，故植之以薑。
薑強也，物大疆則過，過則折，君子戒焉，故植之以芥。芥
者戒也，戒事者思必苦，思苦則毒，故植之以茶。茶毒罹于中
而用力勤，故植之以斤。勤極則病，故植之以蒲。蒲痛也，痛者病
之劇也，病劇必弱，故植之以桂。桂在柔而弱也，弱則微矣，故植
以薇。薇肝腸也，肝微則癯，其行故植之以藥。藥者使也，愈病

文淵閣書目卷三十三

三十八

必以藥故植之以芍藥。藥攻病不可失其養，故植之以鞠。
養也，得其養而後蘇，故植之以蘇。蘇則榮矣，故植之以芑。芑
必慎，以保其後，故植之以藟。藟者護也，護不違乎道，則難倚
而福生焉。故植之以芷。芷者社也，引社莫大乎育德，故植之
以菑。菑必有濟，故植之以齊。齊者濟也，濟自近而之遠，自卑
而低高也。故植之以松。松者高也，高極必窮，故植之以宮。窮
慮窮者必早計，故植之以刺。刺者計也，吾朝而遊焉，觀其奉
奉善善，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潛焉，擷其芳而茹其英，
可以旨吾腹而曼吾齡。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理，安得不悠
然而永懷怡然，而自喜於夫吾廬高也。不足延長者而長
者，肯臨焉，不可以不志，請名之曰菜窩。願公為吾誌之。犁眉
公大悅，遂族其菜，酌其酒書其言而去。

文淵閣書目卷三十三

三十九

鄧士本字說

揭軌

鄧士本，臨川之俊秀也。名基，字士本。問來求予為之說。予曰：
子之生也，父兄因其質之美而鑒錫之以嘉名，名之曰基。欲
其成先世之烈也。既冠也，朋友見其德之可稱而為之字，字
之曰士本。欲其繼先世之緒也。其所以屬望之者至矣。予又
將何以為言哉。雖然，君子之為學也，必有其本。苟無其本，則
無以立精德也。必有其基。苟無其基，則無以承是故載華岳
而不重，非有其基者不能也。流江海而不息，非有其本者不
能也。君子之學也，可不知其所自哉。昔先正吳文正公以道
學上接伊洛之傳，震發靖公為文章，馳騁西蜀之盛時，予之
曾大父漢純先生受學于二公之門，由是聲光動於儒林。
氏之問學，其聲基若此。乎。嗟夫，臨川自兵亂以來，搢紳之

存者蓋寬况父兄奉儒素之道不異於昔者為猶寒漢純生以文學起家至于今四世矣其所積者厚其所培者深是以吾子英妙之年溫恭不伐得以承家學之淵源紹父兄之遺緒以崇其德以廣其業夫豈偶然哉予聞君子之學壁之為山焉不至於止不止也譬之於水焉不至於海不止也吾子年華方殷若循序而止則聖賢之域可造矣子必勉之以副父兄師友之望於其請也書以遺之

玩易齋說

劉迪簡

易書何為而作也上古文字未興伏羲開先作則有所稱道以貽萬世意謂大虛中所具者天地人事物而天地人事物五者流行之運更迭盛衰皆乘一氣推遷有窺竊其往來有成式而步執之可以蹤跡陰陽老少之情推測天地人事物

文淵閣書目三十一

循環之運天下能事盡具是矣故畫六十四卦爻以象其象命六十四卦各以文其義周鸞騰并包往古咸括來今凡書契以後所有文字高明闕闕正大平易而神變無窮者未有能或之先也所以歷代聖人寶之以著龜至周人情有所變通故文王逐卦係以詩其辭多獨舉一隅者聖人告聖之法也周公斷制六爻擬議皇帝王伯之業酌言吉凶悔吝無咎並舉三隅者聖人告衆人之法也仲尼讀之猶患聖人製作高簡衆人未易通曉乃上探義文周公之緒悉索而極言之易道始無餘蘊矣故凡讀易先其易者始由夫子之言以求周公由周公以求文王由文王以求伏羲伏羲以上無文字可求即易散在天地人事物五者運生成之數易以經世世間萬有窮其鉅細精粗莫如此五事惟

得其情易誠大矣哉而古今註易亦惟吾夫子能之易詩德矣哉易非聖人不賦詩聖人既註之於書學者惟當精白一心拳服膺受成前聖斯其為也吾聞後之註者三四百家嘗試得一二而讀之闕於天地萬物之大義吉凶臆決牽制傳會言人人殊犬抵遠為尋引而冒爭分寸甚為之怛怛而心不寧余來金陵胡淵齋嗜讀易扁其齋曰玩易命子作玩易齋說敬告淵齋若因夫子一註易以求伏羲文周公之易因義文周公之易以跡天地人事物五者運行為易也

古雪齋說

朱善繼

綿州別駕曾行斯以古雪名其齋者疑之曰雪之為物遇雨而凝隨風而飄見現則消曾不終朝雖峨峨之雪不可以朝夕計然亦凝於冬而消於夏則一化而為水矣而又何古之云子曰若子之言蓋亦然於一隅而論也夫非今之謂古吾以今日為今則昨日之雪亦今日之雪也今歲為今則去歲之以逝者即古也以此推之則古之已遠者又古也峨峨之雪自冬而春自春而夏自夏而秋固不可以朝夕計矣况雪之陰陰之憂舊雪未去而新雪繼之陰與陰相襲寒與寒相承又安知其無太古之雪乎雖然此特以形迹言耳若以理言之則雪也者得陰氣之聚成者故在西北高寒之處為獨厚其氣之清其性之白其色之潔今之雪固無以異古之雪也惟人亦然其性其才其德其德之情亦無不善也吾敢謂今之人不如古之人乎誠而今之人無以異於古之人則耳之在人目之在人其視聽

性之皆善則知天之賦予不為聖賢而加多不為愚人而加少而人何以不如堯孝何以不舜弟何以不如周公孔子此固有志於古人者所當勉也此古雪不必留於今以理論則今之雪非之於古惟知道者為足與語此曾君今為登州推官與予子子嘉曾君之善喻也故為是說以

王

所不為者，以爲奸以顯其身，設穿布
咲之間，度禮義於侮慢之地，彼之
者，烏得而勝之哉？故先儒曰：說其
意，則誣伯夷爲盜跖，誠哉是言也。
給者爲庸人之所喜，而賢者之所
周勃之口吃也。

良馬說

王生之京師見群馬馬之中有良馬焉其氣喘且蹄迅其鬣
鬣純也及其馳群馬後之群馬非不欲並馳出力不能強之
群馬睨而目之若將有忌焉者而欲良馬之速且病也良馬
目光矐然神思竦然亦若自持而不敢縱者歷年之久馬
乃嗟乎馬蹏非不同也食非不同也所稟異耳然仆

馬不能自護。以至乎蹢躅。雖迅反。後於群。屬矣。氣雖逆。反弱於群。馬矣。駿鬣雖純。反衰於群。馬矣。大丈夫立身。何異於是。使有一毫自敗。則衆忌者悅。衆忌者悅。雖欲為愚人。胡可得哉。生因觀馬而得謹身之要道。

陳繼

器之朽敗者人皆賤之以其不成用也。器至不成用亦嘗成用矣。人忘其成用而賤其不成用者。物以用為貴也。人之無用至於朽敗者。曾不若物之有成用也。故人尤賤之。然不自咎而咎乎人。其又可賤也。

以德藝為用雖小大皆不病其用皆詐相高然聲譽於一時幸襲顯地其不敗而自禍者幾希小人之才為君子用者必文於聖賢之言及其窮也百事皆裂

張志文字說

黄淮

四明張璠僑居皋蘭所與游者字之曰志文請說於予。曰：害乎字子之義也。凡物者質而後有文至在石中為璣其質已具必假琢磨以文之然後可以為蒼璧為黃琮為圭璜為珣璣以至為珮為環為珖為玦為杯為瑩是皆文之者而為世之所重也者子有差矣質必篤志於學問以文之使不啻如玉之見重於世庶不名矣名與字矣所謂學問者自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以至於詩書六藝皆是也豈徒記誦詞章之末而巳雖然文質不可以相勝故孔子嘗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先儒釋之謂然則與其史也寧野蓋欲矯其偏而歸之於厚云尔璣乎吾惧子之過於文也慎之哉慎之哉

鼠說

胡璣

胡子夜固有鼠噉其聲磔々然胡子懼鼠之傷其書也乃暗投以杖不能中鼠暫止而復作遂命童子起而逐之鼠稍遠去及童子就枕鼠復噉不已時狸奴乳別室胡子度鼠之不能去也於是命童子取狸奴置臥內由是向之磔磔者寂不聞矣噫人非不靈於鼠制鼠不能於人而能於狸奴狸奴非靈於人鼠畏狸奴而不畏人然則彼各有職也君子居其職者亦盡其職而已矣作鼠說

雜說

錢溥

客有談張武帥之婦艷而無子知帥之愛已也思久而萊乃預謀置侍妾帥沮之婦曰君可久而無侍者哉繼使婢致一人焉得少者婦悍怒曰是可侍吾君哉姑置之又婢致一人焉得跛者亦怒曰是可侍吾君哉後馴致一人焉一兒者飾以崇冠一惡疾者佩以容臭初若不知其為兒與惡疾者久之帥亦怒曰是何命之涼耶婦曰是非不以君為意也日家宴間但見少者跛者見者惡疾者環視而帥獨歸婦曰曰微汝吾何以為室婦知其心勸于他遂專寵帥卒以無嗣聞嗚呼以一婦欲專其寵乃蓄惡其欲厭而寵在卒使帥嗣之不廷則夫用非其人援非類以惑上以利其已而何利君之嗣耶庸書此以為怙寵而嫉材者之戒

雜說

童軒

厚於德者不驕於人深於藏者不露於人衆驕人者不祥矜衆者不足不足者辱不祥者亡理有必然也王也曹子有三貴曰天分才力學三者闕一不可也古之

以成其功哉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非謙何以能廣其業哉是故學有三貴也

鷄司晨犬吠夜牛任重馬致遠天下之物未嘗不可用也苟用人者不因其才則人多棄才矣豈有人而不如鷄犬馬牛者乎

言者樞機榮辱之主也極其失則有一言喪邦之禍可不慎與故曰仁者其言訥

志夷之清者其弊也隘而多怨學惠之和者其弊也流而忘返然流則日下於汙隘則不失於正與其流也寧隘

善政之道三廉以律身公以蒞事恕以使民三者皆善政之本而廉又公恕之本也蓋不廉則不公不公則不恕夫如是則備於己者已失況欲善其政乎

善事親者不必於滿前旨甘之奉惟不私於妻子而已矣善事君者不必於奔奏承順之恭惟不私於刑賞而已矣私妻私子者曰我能事親則為偽孝私刑賞者曰我能事君則為偽忠偽孝欺親偽忠欺君其罪均也

北方有甘口之鼠齧人至骨而人不知以其口之甘也人有善識者巧言如簧物眩於聽不猶甘口之鼠乎

粹面而益持者肥於義也潤屋而華身者肥於利也肥義者必重乎內肥利者必驚乎外性其重內是以可貴性其驚外是以有害

隆不虞之譽者不足為樂獲無妄之災者不足為辱譽者不虞非已所有也災之無妄非已所致也又何榮辱之有哉

愛梅軒說

崇禎字叔章上虞人由舉人任應州學正

或曰梅者植物卉木類也曷為而可愛乎曰梅有歲寒之操
凌霜雪而獨秀守潔白而不汙此梅所以可愛也又五行首
木在洪範曰曲直曲直作酸酸者木味木味之酸莫梅是過
而梅者得氣最先故草木未萌陽燠不煦而梅則傑然敷榮
挺秀與隆冬涸冽之候角不瘁觀物者觀之則知群陰將退
一陽來復天地造化之發育於是乎權輿此梅所以真奇愛
也凡在博達清標觀物君子之於愛梅莫不皆然而何氏寵
輝之於愛梅亦有同於是歟曰非也寵輝愛梅趣固同乎眾
人而心實異於是也寵輝誠孝人也非徒愛梅以趣也愛梅
為其親也其親為誰曰寵輝先君子克紹甫也初居臨川代
山以先世墳墓在干越九龍岡因徙居之環居無他卉木惟
梅是樹每深冬花驟發克紹甫倚樹長觀興意悠然而起或
伸紙賦詩以紀之

學然問見明倫彙編家範典卷之三
而寵輝見梅則曰吾先人之所樹也為梅則曰吾先人之所
授也此寵輝所以愛梅也抑就緒遠祖有諱遜而字仲言者
八歲能詩累官尚書水部郎嘗徙建安王鎮揚州時東閣有
梅方盛發仲言倚樹而吟終日不去其詩皆清絕當時首重
名如范云沈約輩莫不極口稱譽故老杜有曰沈范早知何
水部又曰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名傳天下至
今知有何水部然則以梅知名於何氏為獨出此寵輝所以
真愛梅也寵輝於所居敬南軒為歲修之所主曰愛梅已百
歲來番陽謁予賓興里第索言以著其義予惟古人子無死
之心寵輝為其親而愛梅是不死其親也寵輝誠孝人也

因其請而重其誠孝故不辭而掇拾行譚作愛梅軒說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四辨目錄

唐

韓退之 一篇 柳子厚 一篇 獨孤古風 一篇 陳黯 一篇

羅昭諒 一篇 陸魯望 一篇 王涯 一篇

宋

劉原父 一篇 朱仲晦 一篇

元

吳幼清 一篇 僑端 一篇

兩朝

宋濂 一篇 胡儼 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四辨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四

左長史上海李伯興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辯類

唐

諱辯

韓退之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用浚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區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諱不諱嫌名康王剋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晉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麒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書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諱勢秉視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詭及機以為獨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諱也作人得如周公孔子可以止也今游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嫌名

天周公孔子曾參等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等比於宦官
官妾則是宦官官妾之學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桐葉封弟辨

柳子厚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
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
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
之也不當封耶周公適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
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
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
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
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
主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
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東縛之馳驟之使若牛
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
者耶是特小丈夫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
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文辭

獨孤古風

或曰文所以指陳是非有以多為貴也其要在乎彩飾其字
而使其所為體也又曰文章乃一藝耳是皆不知上流之文
而文之所由作也夫天文位乎上天人文位乎中不可得而增
損者自然之文也故伏羲作八卦以象天地窮極終始萬物
無有差忒故易與天地準此聖人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三
才之道蓋後聖有作不能使支為五或七而九洎曲折者
其文之至也文字既生治亂既形仲尼作春秋以繩萬世而

褒貶在一字是亦文之至也乎然則見卦之一畫春秋之一
字豈所謂崇飾之道而尚多之意耶夫文者考言之具也可
以華則不足以畢天地矣故聖人當使將來無得以筆削果
可以包舉其義雖一畫一字其可以矣病不然而曰必以
彩飾之能援引之富為作文之秘急是何言之未歟夫天豈
有意於文彩耶而日月星辰不可踰地豈有意於文彩耶而
山丘陵不可如八卦春秋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極與天地侔
其何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得不然之謂耶不
得不然又何體之慎耶夫天地八卦春秋確止於此者也吾
得定其所云其不至於此者惟吾何學焉吾安能以天下之
心也是則其心卓然絕於俗者其文不求而至也無得子為
教苛於聖達之門無所入則雖劬勞憔悴於黼黻其何數哉

文辭卷百三十四

二二

是故在心曰志宣於口曰言垂於書曰文其實一也若聖與
賢則其書文皆教化之至言也徒見其纖靡而無根者多給
目文與義嗚呼

謀

陳黯

覆載之中胃有心者有其謀然其謀則必為己而鮮為人
故有孜孜汲汲力於謀者得之則逸身豐家不得則嫉時怨
命噫此真澆風薄俗者之心也豈古聖賢之心乎夫古聖賢
未始無謀而不求利於身也不求利於身而利自及也何以
明之堯舜有大寶之位不傳於子而傳於他人是為天下之
謀得其君也大禹疏鑿橫流過其門而不顧啼嬰是為天下
之人謀出其溺也后稷勤耕播殖百穀是為天下之人謀粒
其食也其謀信何如哉古今語帝王者必首於堯舜論功德

者無出於禹稷風馨億齡不復磨滅其利身又何如哉近之謀則不然小者不過於謀衣食大者不過於謀祿位實利天下者或末見謀嗚呼持是心而希其道伴於古人是猶欲越山海而捨梯航其進也無由矣雖今聖人在上賢人在位其謀靡為不然恐蚩蚩者日用而不知也故因文以辯之且欲賢不肖皆公其心苟賢不肖皆公其心則三古之風日可復矣

害辯

羅昭諫

虎豹之為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蛟蜃之為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釣網其所全者大所去者小也順天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禮義在焉力不能濟於用而君臣上下之不正雖拘空說以佐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扣馬而諫計救災而顧鈎網者也於戲

象耕鳥耘辯

陸魯望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感孔子之言於舜曰禹哲又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言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去秀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日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為端且深也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也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德

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性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駭之使合於道入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太華仙掌辯

王涯

西嶽太華華之首峯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遠而望之偶為掌形舊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石出而西流既越龍門遂弭南馳者千數百里折波左旋將走東溟連山塞之壑不得去有巨靈於此力擘而剖其中而北者為甘陽絕而南者為太華河自此洩洋洋下馳故其掌跡猶存巨靈之跡也余聞而惑之乃往觀曰擬哉此說乎夫所謂神者非人也其動無聲其行無跡若形而無象若氣而無色按山剖澤而不見其作鼓風奔水而不見其力視不可察名不能及

太華仙掌辯

王涯

故推而謂之神苟有聲可聞形可見非神之所為則皆人力之能及也鳥有神之作力而有人跡乎且夫高天厚地聳山流川者神之所為也所官開山導河亦神也神之所以神者有作而無傳一成而不易鳥有始塞而復達之始連而復絕之始不知終是不為神矣且此靈之運為何古乎在太初開闢之始乎為陶唐洪水懷山襄陵之際乎以為開闢之始也宜當胚渾之先天地未位萬象未昧尚無定歸當止一河之運而一靈與其道偕有其事自為而著悠乎年代之渺茫詐也克傳以為陶唐洪水之際乎則禹奠百川宜在禹貢乃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自禹功之所致以達于海豈天地大異之若此而典記不以為文哉天設四瀆宜有以通不當始遏其流滯撓其和氣及其汨

亂而後理也且山谷之作此形何則不有危陷相薄高深相敵乃有銳而出者為虎牙而背者為熊耳角而嚙者為牛首冠而峭者為雞頭必以形之類形而必加說則雞牛熊虎之象其亦有作乎余嘗覽張平子賦西京至巨靈高掌厥跡猶存之辭以為該閒精達常以是惑使不語怪神之旨何所述明暨觀其形而咨之果礪修而無據也將假文神事以飾其辭歟為思而有闕歟因辯其由而述之以告山下

宋

君臨臣喪辯

劉原

君臨臣喪以挑菊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事之斯為臣焉使之斯為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宗廟焉爾寄人民焉爾夫若是其執輕之故君有慶臣亦慶君有戚臣亦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尊卑具而已矣雖於其臣

臣亦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尊卑具而已矣雖於其臣

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弃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也是教之背死也禍莫甚於背死而忘生苟為背死而忘生故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挑菊胡為乎諸臣之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固亦周末之記也昔者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丘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焉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而丘也貧無蓋也亦予之席焉夫不以賤而弃之為有勞也夫不以死而欺之為有生也勞雖賤不棄也死雖狗不欺也而况於君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挑菊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雖然必有以也古者人君

非吊問疾不至乎諸臣之家非吊喪問疾而至乎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譌故君吊於臣使巫祝先釋菜于廟問然後入釋菜者告有事也世或失其文而謂巫其技之乎及魯襄公嘗朝于荆荆君死荆人曰公必親襲魯人辭不得命則使巫祝以挑菊拔而先蓋厭之也由是觀之則魯襲公為之也曰君臨臣喪不以挑菊先則吾信之矣三人執戈以前也非惡之乎曰豈謂是哉君之行固必有衛之者矣况諸臣之家乎昔者楚公子圍會諸侯于宋將升壇使兩人執戈設服離衛諸侯之大未皆知其為君也如荷惡之而已會于宋何為惡之哉

無極辯

朱仲晦

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辯詳矣然以其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既蒙不鄙而教之其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太易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蘊於三者之內也聖人之心正以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為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湊將來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

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

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理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為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兼善兼惡者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為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喻乃指其中者為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說，出人不放說者。今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拘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上之屋，疊床之上床而已也。今必以為不然，則是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體，然其所以一陰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兩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非，則是以太極為有形狀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體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其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而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謂之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故分明。若兄猶以為未穩，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若兄且謂太極之所謂有是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空虛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若兄復謂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達無極之野云耳，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於此，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而明以為為如何。

元

東西周辯

吳幼清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若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郊，鄆周公相成王，宅洛邑，營澗水東，灋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都。實蔡邕於今為河南，又管灋水東以慶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為洛陽，自武至幽皆都鎬京。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又廢褒姒，生伯服，欲立之，黜宜臼。申侯以卽及犬戎入寇，弑王諸侯逐犬戎與申侯共立宜臼，是為平王。畏戎之逼去鎬而遷於東都，平以下都王城曰東周，幽以上都鎬京曰西周。

西周此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也自平東遷傳世十二而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于皇晉師納之入于王城入之次日猛終巧及踰半期而子朝又入王辟之東居于狄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狄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楚敬王雖得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為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周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率王是為東周惠公以鞏與成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襲父爵居于王城是為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為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為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矣

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觀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遷于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其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王五十九年秦滅西周西周公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民東亡秦遷西周公於愚孤聚又六年秦滅東周遷東周公於陽人聚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為西周對洛邑為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之中以王城為西周對成周為東周而言也大槩周三十六王前十有二王都鎬京中十有三王都王城王城對鎬京則鎬京在西而王城在東其東西之相望也遠季十王都成周赧王一王都王城王城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西其東西之相距也近一王城也皆以東周稱今以西周稱夫周末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

居一都而名王則或東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入不繫乎王也邵子經世書紀赧王為西周君而東周惠公並而西周公無聞焉則直以西為王東為公矣知東之有公而不知西之亦有公也知王之在西而不知赧以前之王固在東也戰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豈無意哉二周分治以來顯王慎觀王二代五十年餘年王於東赧一代五十餘年至于西先東後西順其序也況有縉雲龍註謂西周正統不應後於東周升之為首義於西著王世於東著公世於西因都而誤者既不知有西周公且承從惠之謬以西周武公為王則謂反以徐廣為是未嘗考於司馬貞索隱之說魏又云赧徙都西周西周鎬京也嗚呼鎬京去王城成周八百餘里自平王東遷之後不能有而以命秦仲曰能逐犬戎即有其地鎬

之於秦已四百年於茲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之地虎穴而王得往都于彼哉高誘註曰西周王城在河南東周周故洛陽辭旨明甚魏註出高誘後何乃以西周為鎬京也乎魏二云邠鄆屬河南為東周殊不思此昔時所謂東周也於斯則名西周矣斯時之西周與鎬京邠鄆對稱西東者不同顧乃一之何歟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夫鮑氏之於國策其用心甚勤而開卷之端不免謬誤如此讀者亦或未之察也與夫谷士常程鉅夫偶論及此二公命筆之遂為之作東西周辯

辯遷宋金正統 脩端

歲在甲午九月望日東原諸友會于孫侯之第語及前日得失之事坐客問云金中唐百餘年將來國史何如或曰自

唐已隆五代相承宋受周禪雖靖康間二帝蒙塵緣江淮以南諸氏不絕金於宋史中亦猶劉石符姚一載記爾爾頗以焉愚曰正閏之論端雖不敏請以本末言之夫耶律氏自唐以宋世為名族延及唐末宋溫篡唐四方幅裂遼太祖阿保機乘時而起服高麗諸國並燕雲以北數千里幾宋梁同年即位是歲丁卯至丙子建元神用在位二十年其子德光嗣位是歲丁亥唐明宗天成二年也德光後號太宗當天顯十一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清泰帝來伐遣使求救于遼奉表稱臣仍以父禮事之太宗赴援因以滅唐石氏稱晉遂以燕雲十六州獻于遼仍歲貢帛三十萬疋天福七年晉高祖殂出帝嗣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遼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與遼抗衡太宗舉兵南下會同九年入汴以出帝為負義侯遷黃龍府石晉滅滅大同元年太宗北還仍以蕭翰留守河南劉知遠在河東乘間而後山太原入汴有為帝及乎宋受周禪有中原一百六十餘年遼為北朝也如之雖遼之封域偏於宋校其兵力而遼之戰宋幾不主因而割地連和歲貢銀絹二十萬兩足約為兄弟仍以世昭穆降及晚年遼為氣宋為孫及至天祚太祖舉兵平遼克宋奄有中原三分之二子孫帝王坐受四方朝貢百有餘年今以劉石等比之愚故不可不辯也夫劉淵石勒皆晉之臣庶叛亂國家以臣伐君縱能盜據一隅僭至姚泓終為晉將劉裕所虜斬建康市茲作載記理當然也完顏氏世為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皆為敵國素非君臣若如或主所言金為載記未審遼史復如何倘方遼太祖與劉石之

太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已即帝位固難降就三十年之後包于宋史為載記其世數相懸名分顛倒斷無此法既遼之世紀宋不可兼則金有中原尤難別議以公論處之據五代相國除莊宗入汴復繼伐罪理勢可觀外朱梁篡逆善於王莽石晉比遼有國終為遼所虜劉漢自立父子四年郭周廢相陰公而立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內朱梁名分猶恐未應際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奪復承晉統加之世數名位遠兼五季與前宋相次而終當為北史宋太祖受周禪平江南收西蜀白溝遼南悉臣于宋傳至靖康當為宋史金太祖破遼克宋帝有中原百餘年當為北史自建炎之後中國非宋所有宜為南宋史或曰歐陽氏宋之名儒也定立五代不云南史當時想曾熟讀奈何今復有此論乎愚曰歐陽氏作史之時遼方全盛豈不知梁晉漢周授受之由故列五代者欲廣周禪以尊本朝勢使然爾又作十國世家獨曰周漢之事可謂難矣歐陽公之為是言厥有旨哉愚讀李昉山詠史詩詠五代郭周云不負先君持節死舉朝唯有一韓通蓋嘗驚哀此詩命意宋自建隆以來名士大夫論議篇什不為不多未嘗一語及此非不能道也蓋掃之說也故列五代者良可知矣隋季文中子作元經至晉宋已後正統在中原而後大唐南北一統後至五代天下分擾無由再議降及今日時移事改商確前人隱約之迹當從公論或者又曰金有中原雖百餘年宋自建隆于今幾三百年况乎今年春正月攻陷蔡城宋復其讎固可以兼金矣愚曰元魏齊梁世數已遠恐諸公不以為然請以五代周漢之事方之漢隱帝乾祐

三三 太后詔立河東節度使吳之子贊奉廢為湘陰公

遜即帝位于晉陽終是之世猶稱乾祐是係劉高祖母弟其子承鈞孫繼恩繼元皆相繼立凡二十八年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始滅之夫東漢四主速兼郭周則郭亦不當稱周固嘗宋太祖不當曰受周禪傳至太宗方承東漢之後歐陽作五代史合作四代史司馬光通鑑當列東漢為世紀歐陽不宜作十國世家嗚呼國家正閏固有定論不圖今日輕易褒貶在周則為正在金則為閏天下公論果如是乎況蔡城之亡蓋大朝征伐之力宋之邊將專權率意自撤藩籬快斯須之忿昧唇齒之理延引強兵深入邊徼宗之覆轍媒孽後禍取笑萬世何復讎之有宋自靖康已來稱臣奔走五帛歲時朝貢幾于百年豈期今日私論遽稱專大復如是乎

文獻類選卷百三十四

金泰和間南宋與盟起無名之師侵漁唐鄧宿泗章宗分遣應兵其淮漢川蜀之間大為所破宋遣臣方信孺等卑辭告和請叔為伯進增歲幣獻臣韓侂冑之首至于闕下是時中原連年蝗旱五穀不登山東尤甚章廟深用自責每以億萬息民為念嘗詔百官議曰朕聞海陵有言我國家雖受四方朝貢宋猶假息江左亦天下兩家邪故有親征之行去歲宋人兵起無名播蕩我邊鄙今已敗衄哀懇告和朕思海陵之言宜如何爾時臣下有希意者進曰向者靖康間宋已衰其游魂餘魄今雖據江左正猶昭烈之在蜀不能紹漢氏之遺統明矣於是宋金和議遂定此乃當時總好息民之大略非後世正閏之定論也夫昭烈之子惟有江南以與昭烈族屬疏遠不能紀錄高宗乃繼宗之子惟有江南以與昭

烈頗異若以金史專依泰和朝議為承宋統或執今日所論

包為載記二者俱非公論也或者又曰遼之有國僻居燕雲法度不一似難以元魏北齊為比愚曰以此言之庸淺尤甚若以居中土者為正則劉石慕容符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者為正符秦之量雄才英略信任不疑宋梁行事纂奪內亂不得其死二者方之統孰得焉夫授受相承之理難以此責况乎泰和初朝廷先有此論故選官置院勘修遼史後因南宋獻職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間宋祚已絕當承宋統上乃罷修遼史緣此中州士大夫間不知遼金之興本末各異尚使遼史早成天下自有定論何待余言坐客愕然曰數百年隱顯之由何其悉也幸請書之以備它日史官採摭云爾

文獻類選卷百三十四

國朝

覈生辯

宋濂

監察御史上饒游君元敏以覈生為黽進賢包先生希魯為之解多至七百餘言以覈與核通故於果核函仁之義甚悉美則美矣而非元敏之意也蓋元敏之先實居閩中宋時有為名御史者今元敏以文學法律著稱於時亦擢居是官其自謂覈生者殆將留心於聽訟之事乎何以知其然哉予按說文覈實也考事西字選選其辭得實曰覈覈之文從西而敷則諧聲也徐氏從而釋之曰實謂考之使實也西者人覆之也字迫也選者要其情也選者止其詭道也所以得實也又按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孔氏亦從而釋之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也大

氏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所謂察其貌。即周官之五聽也。由是論之。數之為義。原其所自出。豈不以此而不在彼乎。夫獄者。法之所托。乃以生萬民也。求無其生。始以法死之。其可不敬慎之乎。示敏察。弗忘復入書者。子心目之間。可謂良御史矣。先生則謂果之仁。必以數而得人之仁。必反觀內求。而後見。不亦取煩之遠乎。且古人之序學。功曰窮理。白致知窮。窮也。致則推極也。初未嘗言數也。數則讞鞫之意多。使無情者。不從盡其辭也。嗚呼。何可周哉。何可同哉。會子有疾。不能竭其所欲言。謾畧辨之。如斯然。亦自意一偏之見。未合大方。而先生之論則倖矣。

塗山辯

胡燏

蘇子過濠賦七絕。其一。塗山有地理。汪岡骨應存之句。蓋因山下有蘇廟。而前有禹會村。偶誤用會稽之事。李厚遂強合左傳國語之言。而註之。曾不察左傳諸大夫對孟孫之言。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王帛者。萬國未嘗及乎汪岡。又不察國語吳伐越。襲會稽。獲骨焉。節專車使問仲尼。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則汪岡之骨。實獲於會稽焉。古者天子巡狩。諸侯各以其方肆觀。禹之巡也。必先塗山。而後會稽。然濠即塗山之國。在江北淮西之地。防風為汪岡氏之君。其地即武康之邑。武康屬吳。與於會稽為近。其朝方岳。不應舍會稽而趨塗山也。塗山之不可為會稽。汪岡之必不觀塗山。豈不明白甚哉。而趙次公又曰。塗山有會稽之名。不亦惑乎。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三十五原目錄

唐

韓退之五篇杜牧之一篇皮襲美二篇

宋

王介甫二篇李清臣二篇

國朝

王禕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三十五原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三十五

原類

唐

原人

韓退之

形於上者謂之天。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不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仁義。子有小人而德有仁義。小也。坐井而觀天。爲義其小之也。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德德云者。合仁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

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佛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者曰孔子吾師弟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甘師之云尔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恠也不求其爲民者六士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一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蝱蛇禽獸而處其中土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水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通其有無爲之賢愛爲之禮以次其急勸爲之刑以鋤其相奪也爲之城郭之防今其言曰聖乎其亦不思而已矣

羽毛鱗介以居寒也臣者行君之令王通貨財以事其上君之今而致之民

六其所以爲民也

而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
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
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
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而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也帝之興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也夏者而冬者湯飲
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
之無事是亦貴冬之寒者曰曷不為葛之易也貴飢之食
者曰曷不為飲食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
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
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
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
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
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
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
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
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
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
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
魚肉其為道易明且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
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
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時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
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
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竟以是傳之世所以是傳之世也

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
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湯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
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
臣故其說長然則知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
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饒寡孤獨廢疾者
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特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
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
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
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
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
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
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
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
吾之病也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
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足為藝人也取其一不責
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
一善易修也二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
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
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
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不有能曰
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
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
足補也彼雖

原十六衛

杜鵑

國家治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爲衛一百二十
八員署守分屬東時雖名藏初歷今未詳前據自今觀之
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雖屬重員天下之大命也
始自貞觀中既武達文內以十六衛爲武臣外開折衝果
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備兵使或有大警方二三千軍爲城上

數十百萬人爲軍兵重矣我狄遣使四作此特我臣當以
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動消創軍車一符時命四走莫不信
順此時戎臣當與兵居內也官將軍綬有朱家重有金銀
千百騎越本國而歸重爲歌兒舞女念功賞出於曲賜
所部之兵散金請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三騎耕稼糧糗
糴米一騎給武騎物兵矢裨衛以備不虞相言不得棄他籍咸
將府伍散田畝力耕爲家人人自愛雖有累尤爲師帥亦不
可使爲亂耳及其居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撤乃來受命於朝
不見妻子在朝在朝實往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
梓豈暇異畧雖有尤尤爲師帥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于
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
輕重制障表裏聖業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

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秦章曰天下立強矣請博
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割邊兵外作戎臣兵伍端奔矢往內
無一人矣起蹙走蜀緣絡萬里事五強寇十餘年中亡百萬
人尾大中乾成偏重而天下熈然根萌燼然七聖肝食求欲
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銓錢
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
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首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
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也
人嘆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荷
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
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復勃者則撓削法制不
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連已力壹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

今文翰類選百三十五

天

拔者亦能家筭口歛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郡四獲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雲劉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漏溢齊人乾耗卿黨風俗淫寇衰薄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來災沴汲及牛馬嗥呼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下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慙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其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亂不作者求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作原十六衛

原化

皮囊美

或曰聖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周禮其質也道德
二義其文也詩書禮樂萬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治者也

至於東漢西域之教流於中國其民也舉族生敬盡產施濟
子去其父夫亡其婦出之器慕其風蹈其靈者若百川湧
澗不可止者何哉所謂聖人化也不曰化民乎民今知化者
惟西域氏而已矣有言聖人之化者則比戶以爲噍豎聖人
之化不及西域氏之化耶何其矣也如是曰天未厭亂不出
世生聖人其道者存乎言其教者在乎文有違背言悖其教
者即矣矣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靡如也故有周孔
必有楊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今西域之教獄其基其源
亂於楊墨也甚矣如是爲士則孰有孟子哉千載之後獨有
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視詬之於千百人內其言雖行其道不
勝荀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則吾以爲孟子矣譬如天
下之民皆桀之民也苟有一堯民處之二堯民之善豈能化
天下桀民之惡哉則有心於道乃堯民矣嗚呼今之士率邪
以御衆撥亂以治天下其賢尚爾求不肖者反化之不已難
哉

原親

能嗣其親不曰子乎吾觀夫今之世誨其子者必擯肌夢骨
傷受踐性以爲教嗚呼孟子所謂古者易子而教誠有旨歟
不能教其子者是亡其身者也不能嗣其親者是捨其族者
也古者倭臣愛人之貴過乎其親必捨而事之公子開方是
也愛人之權過乎其子必殺而徇之易牙是也自茲已降爲
夫強臣者將欲奪人之宗必先殺已子噫教尚不可况其
歟或曰均是親也均是害也則周公葬管蔡石碣殺石厚
何膠叔魚漢文流淮南可乎曰均是親也則能嗣親凶則

能覆族均是害也周公不誅則他人誅之石碣不殺則他
殺之叔向不懲則他人懲之漢文不流則他人流之已刑則
及一人他刑則及其族此聖賢所以惜其族也刑也者仁在
其中矣

宋

原過

王介甫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闢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竭竭塞是
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
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
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貴遷善皆是術也子之朋有
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
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
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恩而不行則廢一
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
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纂於盜已而得
之曰非夫人之財而纂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
若性之爲已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
非其性可乎

原教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
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爲教也
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
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爲恩矣致吾
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爲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

子事兄兄弟第夫夫婦婦皆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為教也此之務而暴為之制煩為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廛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為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為夫婦也幸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鄰之長疎者時讀密者月告若是其悉矣顧有不服教而附于刑者於是嘉石以懲之園土以若之甚者棄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決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決於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為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耳強之為言其猶園毛羽浴

法原

李清臣

法者何也聖人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其原出於道德禮義而其用散於號令賞罰凡有天下之君未嘗有無法而久者也昏世嘗有無法之君矣奈何乎人之多欲也趨亂也如歸市人之多欲而無法以齊之故有臂者攘有足者馳勇者害怯者而奪其資智者紛怨者而兼其聲色耳目之奉紛紛藉藉其去禽獸者固不容一毛也故聖人為之法天下強弱小大貴賤遠近莫敢不一於法焉也法者定也

法者危由法者得其所欲而生不由法者失其所欲而死如是設法立法立而天下之心定天下之心定而治道畢矣法為貴君位次之法壞則民亡民亡則君如之何其尊且安也故人主尊法懼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懼天下之慢法而法壞也故一舉事而不敢忘法賞罰以法號令以法取於法廢置以法殺生以法動靜以法視法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天墜地設不敢輒破壞改易也不以一事小害而損法不以一時苟利而增法使天下無有不由法而自為者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而法不可離骨肉可刑親愛可滅而法不可屈也故雖成王之叔不得流言而亂政高祖之父不得屈君臣之儀文帝元帝之子不得越王門絕馳道光武之矯不得保藏獲姦使吏民愛若孝王壁若韓彭功若陳湯馮奉世義若郭解不免於有司之議而天下不敢私恐其開亂法之原而後爭以為比也故明王之法左者不為右右者不為左上不奪下職下不侵上事為廷尉者不以才有餘而道禮樂為太常者不以官優憲事而言刑法士者不為工商賈人不為士也今大夫匠之起巨室彈畫一定不之曲直小大長短必皆就吾繩墨規矩焉其差參不齊齟齬不今則斤削燎括而已矣若毀吾彈畫而從木之情則工等而事拙紛擾而不可理矣故聖主立法賢王守法立法者使法必出於道德禮義而後布之天下以為法守法者使賞罰號令必出於法而後以為賞罰號令法不出於道德禮義則弊法也弊法者非法非法者未久而還賞罰號令不出於法

者弊政也弊政者非政非政者法壞而天下不從故法一則威法二則疑法固則君尊法變則君削法行則要而治多法不行則煩漫而無功今夫一人之寡者深戶之中傳盈尺之紙而風馳霆行殺生廢置人於千里之外提擣夫羸老僅勝衣冠之人付之寸印而坐諸惟隆進退萬夫若羊羸然童子據奧室羣湖海之珍惟處女嬰珠玉而立乎欄塗焉獲戾目而不取動以法在也故天下視法如藩籬守法如疆界強者以率縮弱者以安全至哉法乎人君之衛天下所恃而生也聞主則不然不能以法制勝私欲不知已亦待法而後安故從欲而慢法其意若曰法者我之可自出也何有於法哉瞠乎所愛則無勞而封爵有罪而不誅或利害僅如毛芥而輒變大法名分不立百職相侵日華月易人不知所循下皆知

文淵閣書卷三十五 十二

法之易撓而可踰也則險庸請詭者舞其私意以動法倖諛便僻者倚上之恩以貨法悍暴健者奮其亂力以干法如是故法亡法亡而民亡民亡而國亡矣如藩籬然城獲者超履穿穴而主人弗禁安能使盜之不窺而保其室中之所有也如封界障隄然其羊童牛牧已嘗有蹊之徑之迹矣安能制衆人之不來而全其果蔬稼穡也或曰法之說無乃膠固滯事而失於圓通徇物之道歟曰不然法者天下之公也千世之守也大道也通者人臣之私也一時之偷便也短術也法同而治異者更不能舉法也吏之罪也法不可輕立亦不可屢變也立法之主必若禹湯文武漢祖唐宗者也議法之臣必若臯陶伊尹周召蕭張房杜者也臧且尚弗克况庸人乎臣切愧今之山朝廷或弛祖宗之法羣下或慢朝廷

之法大臣或率冒昧而輕法庸士或作衆辯而侮法為者或繫斷於法外以為能臣恐綱紀制度緣是亂法緣是而亡故作法原

勢原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為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為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執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行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功不可勝原發如毫芒計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火之燎於風中也兵之奮寡

文淵閣書卷三十五 十四

而走衆也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勢也豈惟萬物為然今天一人而勝天下之制天下之衆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關鍵制其樞機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他理勢為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他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優而數之矣或善或惡或仁或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捷禍福輒相百萬者無他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

獸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
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助其從氏
情而律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憂之囚羑里之獄
如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也如林之師而莫
敢射軍中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動難動則安難當其安
也垂紳端委深拱於堂與戶牖之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
如天日閑隱如雲霓煦如雨露肅如風霜指顧叱咤而
天下莫不趨走轡管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魁
雄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死民籍而不敢唱及乎昏瞶為之也
席先王之位傳先王之民朝有遺臣故老事有綱目執度先
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自視其安也以爲無有危事也
任一喜怒從一嗜慾矣而慮未切已也以爲可爲而無傷也
習知天下之尊卑也也以爲人終莫敢蹙路馬之留禍固免
之毛也獲頤關紐耀弄機樞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法張弛
不以節操樂在官中而怨毒痛天下略易在一朝而禍患遺
千日民心之他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翻然而離也雖欲
安之不可能也切璧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不能墮壞也朽壤
生手中巋石震手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枝柱而維持也非
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制業起今之利交昔之害所以治天下
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緣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
密爲不可拔及其久亦常無懈缺漏也然而其利也亦有
漸矣在後聖時節其勢而維之耳次則約之危則平之援則
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鎮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
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太變則勢久而長無爲

二君矣故勢之在我也我善積之固執之審則發弗便
勢而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橫肆奔悍
外不可復之雖有天下一旦驅擠排厭而仆矣臣故曰如
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一摧而
擊數倍之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
如兵之奮而衆也如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不
謹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
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二十五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三十六詔赦目錄

漢

高帝三道文帝八道景帝二道武帝五道

宣帝五道元帝三道成帝三道光武四道

明帝三道章帝四道

唐

陸敬輿二道

宋

建隆登極赦一道盛多遜一道歐陽永叔四道王禹玉六道

蘇子瞻四道范淳父二道曾子開二道鄧伯溫一道

王介甫二道元絳一道呂晦叔一道

元

王鶚二道侯單公履道李謙一道王構一道

程鉅夫一道曹元明一道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三十六詔赦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三十六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詔赦類

漢

高帝三道文帝八道景帝二道武帝五道

人之至親莫如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

歸於父此人情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

朕親披堅執銳自臨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

天下大定朕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卿大夫已

專職為國無有公室有城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錄

獄之疑者吏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父繫不決

自今以來疑獄官職疑者各證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

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

所不能決者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家實語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而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

今天下賢者智能蓋古之人乎愚在主人主不交故也士奚

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

久世世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

安利不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

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贊侯下諸侯王

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獨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

國府署行義年有弗言覺免年令癘病勿道

議犯法相坐詔 文帝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朕聞之洪王則民慙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

議振貸及養老詔

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陷於死亡而莫之省愛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吏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

其親今聞吏會當受諸者或以陳累豆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

除誹謗法詔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求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求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為太過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此者勿聽治

勸農詔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穡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而農不務也勸民植樹而功未興是更事焉而農不務也勸民

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負詔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三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者蠲除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負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除肉刑詔

盜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

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嗟弟

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其為令

增祀無祈詔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增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至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卿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議佐百姓話

聞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憂之思而
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下
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可
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之也夫度曰
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
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
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
中六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幸
意遠慮無有所隱

立孝文廟樂武詔 景帝

蓋聞古者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
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
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
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逸群生咸者欲不受獻
罪人不償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官刑出美人重絕人之
罪也朕躬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
親行其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
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
德然后祖宗之功德施千萬世永永無窮朕其嘉之其與丞
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

令二千石脩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
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之起由能亡為非也

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
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桑者有蓄積以備災害強毋墮弱
衆毋泰奢若者以壽終幼孤得還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
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
縣丞更史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
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復高年子孫詔 武帝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
鄉里先耆父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
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
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事妻遂其
養之事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有仁祖
義履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朕興夜寐嘉
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教遷善後講文學稽
衆政事折進民心深詔執事與廉舉孝廉成風紹休聖緒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
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
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屬意庶崇鄉黨
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
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令禮官勸學詔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壞樂

明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之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
學議議洽聞舉遺典禮以爲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
崇卿黨之化以厲賢材焉

察茂材異等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
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駢弛之士亦在御之而
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止田輪臺等詔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
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
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
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

文選卷百三十六

便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
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
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所留甚衆
羸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
詭言秦人我句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與師遣貳師將
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
行迺者以蓍馬書備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帥爲文學者
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
哉或以爲欲以見疆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交
九五凶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等皆以
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關山必克
則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二師下關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

漢軍出諸道及水土以詔軍單于遣天子馬車常使巫
祝之縛馬者詔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軍
大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迺者貳師敗漢軍士死累難
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
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
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
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闕出不禁障候長吏
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逢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
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當今務在禁斷止擅賦力本農
修馬復令以補關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石各上進畜馬
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文選卷百三十六

有喪者勿繇事詔

宣帝
真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
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
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
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或
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
朕之不明吏之不相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一千石各察官屬
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緣後歸尉傳稱過使客越職踰
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
災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出今年租賦

益小吏祿詔

吏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母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褒黃霸詔

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親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直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與子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平股肱良哉其賜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

戒不禁姦邪詔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縣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諉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其偽母相亂

議律令詔 元帝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初陵勿置縣邑詔

重德宗氏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

子之義漢從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

少無制厥別離人懷恩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城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靡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赦天下詔

蓋聞明王之治國也明好惡而定去就崇敬讓而民興行故法以而民不犯令施而民從今朕獲保宗廟親業匪敢忘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又曰方今桑與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救之

封丙吉詔 成帝

蓋聞褒功德繼統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是故博陽侯奉吉後

憂郡國災異詔

數教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詔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播朕言

張昌陵詔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二
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
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但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
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今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封卓茂詔 光武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
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
閭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議省刑法詔

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
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即議省刑法

報臧官詔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
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
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諫
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諫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
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疆有其者安貪人者
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恐人
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非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
吏且比狄尚猶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
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而非其時不如息人

賜周黨書詔

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下德教士伯長叔齊不食周粟

周黨不食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四

行養老禮詔 明帝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
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導事三老兄事五
卑輿輪供綬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
可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音具備
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
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三百五
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引咎詔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貶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
尤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譴求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備
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
引咎乃以上班示百官又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寃不
能理吏黜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脩宮宇出入無節喜怒
差昔應門失守關隴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歌東門戒
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申明車服制度詔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致哀禮
寧儉今有姪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
盡於墳土伏臘無糒饌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
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復有之乎又車服
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殷有司其申明制禁宜於今

者寧下郡國

尊師傳詔 章帝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卿侯憲三世在位為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憲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遠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構朕意焉

講議五經同異詔

蓋三代傳人教學為本漢承秦襲頌儒術建立五經為首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

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

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詹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

禁考獄多酷詔

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兩筆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考多酷鉗鎖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休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

獨除禁錮詔

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

獄所及屠遂一人犯罪禁至三歲其得垂綬任官王朝如有賢才而虛虛無用誤其國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獄應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奉天改元赦

陸敬輿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撫綏忘己濟人不憚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存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極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及於後肆予小子獲繼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藉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伐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商民既難而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致興戎徵師四方轉運千里賦車藉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逆旅疲勞止或一日要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胄祝釐之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吐空於抒軸轉死靡寧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咸空肆進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及於黎庶痛心覩

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命朕晨興夕惕惟念公卿百僚累抗章疏朕以微痛加于朕躬固辭不納今因凶省良用獲然

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頑性淺昧非所宜當
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與豈可
徇群情苟爾虛美重辜不德益懷慙自今已後中外所
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稱夫人情不常係於時化大
既隱亂微滋豐朕既不能私德守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
密網以羅非辜為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曆啟歲發
宜華紀年之彌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用答天休可大
天下改建中五年為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大
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
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績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
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
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已弘物予何愛焉庶懷引
歷之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
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除各復舊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
分道宣諭朱泚雖與賊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至誠
務欲弘貸如能効順亦與惟新其河南河北諸軍兵馬並宜
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為不道棄義蔑恩反
易天常盜竊名器恭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
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脅誘
有由以完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能
去逆効順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
降官即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派人配諫及諸
効力并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官軍剿捕諸州縣安置不得罪人
家口未得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積累者罷反石逆緣坐承

前忌赦所不該者並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
制人之行業或未必兼備大履者方集於群材建奇功
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况黜免之人况鬱既久朝過
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職亡官失爵配隸人等有材能著聞
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諸軍使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
士等或有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金城驅除大惡濟危難
者其節著優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勳與錫名
未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通減罪三等
子孫有過犯通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
功臣已後雖衰老疾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
後十年內仍回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無絕
其餘叙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准去年十月十七日十
一月十四日勅處分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勳
方鎮克寧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
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轉其累加勳爵仍許回授
周親內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上各加一階
仍並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收貴掩骼埋胔禮經所先雖
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兵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
在州縣給送歸本管官為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
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敗及犯
未詳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自頃軍旅所給
役警與更因為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伸况可小
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糧餼等諸色名目
均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或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削

人以重勞持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關遽用干
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充辦師旅收寧武當褒旌以志
吾過其奉天宜升為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教化之
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寐勞勩而澆薄之風
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幸故求之未至天
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跡立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
吏具姓名聞奏當備禮致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洞識輶駘堪任將帥者委常
察官及所在長吏開薦天下孤老鰥寡惻獨不能自活者並
委州縣長吏量事優恤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
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
外耗竭與食省用宜自朕躬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

文淵閣進卷百二十六

師率已師儉為天下先諸道貢賦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
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有不急之費委中書門下
郎商量條件停減開奏布澤行賞抑惟舊章今以餘諒未平
帑藏空竭有承慶賜深愧于懷故書有所未該者委兩司類
例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拔
藏軍器百司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
使聞知

貞元改元大赦

門下王者體元立極欽若乎天地纂業承統嚴奉于祖宗用
能百神允諧兆庶永賴立國之本斯其大經朕燭理不明言
道招損往遭多難淪陷國都天地宗統燬而莫主則見款
嚴奉之義缺矣甚用懼焉消復京師謝有司以人

文淵閣進卷百二十六

耗數禮物廢贖日若月諸歲聿云暮卜其吉日俯在上春
心永懷坐以待曙而百祥卿士抗疏上言咸謂人心未寧不
足以盡敬寇孽猶在不足以告功迫於群情俯抑誠願郊廟
孔盭瞻言真從悼心慚愼胡寧自處重以和平未洽災沴若
臻去歲旱蝗兩河為甚人流不息師出靡居加之以徵求因
之以荒饑困窮於餓轉死立墟闕輔之間冬無積雪土膏未
發宿麥不滋詳思咎徵有為而致兵戎之後餘糧尚存獄犴
之中深究未釋又河中淮右逆將阻兵汙脅齊人陷之死地
雖欲自雪厥路無由抱義衛寃足傷和氣此皆由朕棄德播
災于人為之父母實用愧耻今玄陰已謝春日載陽夕萌畢
仲幽聲咸震恩與海內同心自新發號更元用符天意宜改
興元二年為貞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

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
之先准勅令量移收叙人所司據節文速與分刑河中
從將士多是奉天封難功臣本居朔陲風尚忠義以一大
註誤察其累代勳庸朕於此軍尤所不忍特與洗滌以待
誠自非與官軍決戰死於鋒刃其餘雖臨陣擒獲亦從釋放
棄逆歸順者在身先有官爵實封一切如舊仍准前後勅
在便給賞錢并與甄叙如有困危効節建立殊庸量其事績
特加獎擢李懷光若能幡然悔過束身赴朝念其嘗有大勳
必當終始全護仍准前勅授之官封朕於功臣庶亦無負
西將吏百姓等皆被初制父為匪人詢事原情諒非獲已今
王師四合計日誅夷玉石俱焚用增惻憫宜令諸道進軍
日唯存首惡一人自餘徒黨悉從原宥如有歸順及立功

正惟河中將士例獲獎夫為國之要在於審官共理分
字彌切闔境性命繫乎其人將使里閭無愁苦之聲風俗興
廉讓之教得不慎東髮秀之化源自今已後諸州刺史有
關中書門下於朝官中精擇有理由人術者授之如刺史縣
令在任頻年課績尤異者擢授侍郎給舍郎官御史中外迭
處用觀其能賞罰必行期於勸懲自頃選曹署吏唯以書判
求人物騁浮華真積實行且能言者不必適用蓋用者或求
能言允為擇人其在精覈宜令清簡常參官每年於吏部選
人中各舉所知一人堪任縣令錄事參軍者所司依資叙注
擬便於甲曆之內具標舉主名銜仍牒報御史臺如到任後
政尤異者有贓犯事跡者明者所司錄舉官姓名聞奏以為
褒貶其內外負及京城諸使名目委御史審勘會商量并省

文獻通考卷百三十六 十八

停城仍舊有案其移從簡約息費使人其京官職田及息
利官等亦宜移易疆畔或貧人轉徙捕繫親目月
滋深耗亦令有案議其折衷擇善而行往以賦役殷
繁人不暇命定為兩稅事類易從比屬軍興或踰制法無
所守史益為哀我勞人况可小息自諸道州府除兩稅外
應有權宜科率差使一切悉停京畿及近縣所欠百姓和糶
價宜委度支郎勘會支給諸道非臨寇賊州縣自來已來點
召官健子弟並宜放散任營生業應經陷賊州縣百姓屋宇
被焚毀并貧病老弱及遭傷損之類所在量加賑恤使得存
存天下名山大川并自古聖帝明王賢臣烈士祠廟墳墓各
委當處長吏擇日致祭必資精潔以達志誠班制有差所以
序賢也標秩有等所以明勸也今或高卑失序中外相踰

於鄉士之家尚罹束縛之患忠信重祿其然耶內外官
及俸錢手力雜給等委中書門下度支郎參詳定額開奏
赴奉天及收城將士等並功存社稷節者艱危中心藏之豈忘
酬報頃緣府藏空竭賞給未周乃眷勲臣實用增愧應准元
勅合請賞錢人委所司節減在官及有司費用據所有財物
速與給付應在京城及諸道立功將士等先有詔旨並許
升所司勘會滄歷時月委中書門下即准元勅處分諸軍行
營并河中朝色被脅從將士家口在京及諸州府者並令本
道節度觀察使安存賑恤各令優給應諸軍使立仗見在城
將士等共賜七萬匹制書有未該備所司速皆類條件聞奏
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忘命山澤挾藏軍器百
口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遐邇咸知

文獻通考卷百三十六 十九

宋

建隆登極赦文

五運惟移二帝於焉捲命三靈改卜王者所以膺圖朕起自
側微備嘗艱險當周邦草昧一帝以徂征泊虞舜方
嗣居而纂位但罄一心而事上敢期百姓之與能獨以北方
侵疆遺民惟苦朕長驅禁旅往殄胡塵敢旗纛出於國門
校共推於天命迫迴京闕欣戴眇躬幼主以曆數有歸尊
禪讓兆民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曠時勉徇羣心已登大
寶昔湯武革命發大號以順人唐漢開基因始封而建國
國號大宋改周顯德之年為建隆元年乘時撫運既叶於
諡及物推恩宜周於華夏可大赦天下於載革故鼎新
初隆於王室宜災祥赦鴻恩普洽於民心更願將相王公

辛酉京詔

嘉多錄

定非洛邑成之為都... 南方惟率土之混同... 不整以恭虔申其告謝... 陳有莛之儀恭稷奉惟馨... 日有事於園立... 事肅成無或煩擾諸道州府... 在中外當體予懷

通商恭法詔

助陽末叔

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 刑罰以清自唐永流始有禁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

文淵閣書目下卷一百一十二

其狀朕嘉覽于再... 以相為生刻去禁條... 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 為茲之黨妄陳奏議... 通體朕意焉

賜閱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不允詔... 夫朝廷之廣太賢儲之樂多必有儲然著壽之臣以當

優禮之典或事忠所訪則有老成... 禮雖七十猶有不得謝者... 今聞為當世所重閣書秘殿日侍清閑... 固非有官司之責筋力之勞宜思少安副朕眷待

賜夏國主詔

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 永遵藩福之約矧勤王而速職固齊世以推誠而近至... 將命之使或不體朝廷之意固循規矩之... 改作既官司之有字致事體以難從且下肅奉上之儀... 効順而君有錫臣之寵所以隆恩... 端而生事在國家之撫御固廟中以無虞... 豈欲其如此故特申於有司

文淵閣書目下卷一百一十二

更宜精擇不令妄舉以紊章... 嚴行戒勵苟有違越必真典刑... 著事皆可守言貴弗違毋開間隙之萌無教悠久之好

求直言詔

韓持國

朕涉道日淺昧于致治政失厥中... 春早獲為雪四海之內披史者... 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 夜以興震悸靡寧末惟其終未知... 於理歟朕訟非其情歟朕失其節... 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 文武臣寮並許寔封言朝政... 輔政理三事大去其務悉心交... 朕志焉

為兩災許言時政關災詔

王禹玉

蓋聞古之聖賢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星辰靜穆民
蕃以底休平朕甚慕之朕以眇躬託于生公之上夙夜以
思惟懼不能以承先帝鴻業而比年以來水潦為沴迨八月
京師大雨京師室廬墊傷被溺者無大田之稼害于有秋
迹災孽之未嘗不虛登豈朕之不敏於德而不明於政歟將
天下刑獄無冤賦諫煩苦民有愁歎之聲以奸其順氣
歟不然則何天戒之甚也今飭躬勵德思賢求賢而求
存休咎之忠言進祈自新厥路何難應中外區區在許上
實封言時政關災及當世之利病可以致元元者悉心以陳
毋有所諱執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協德交修以輔朕之不逮
封太祖皇帝後詔

昔我太祖皇帝之興以天發之期兵未始一血刃而卒再造
區夏其大謀盛烈被諸萬世而萬萬萬歲奉承聖緒風夜不
敢康乃顧後之子孫安微弗顧而有司未嘗議封爵之文豈
朕所以尊大統推親親之意歟且禮厚者其派遠施大者其
報豐宜於書門下考大宗之舊以爲此而行專者一人則
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郊廟世世勿復絕

賜吳奎免恩命不允詔

天子惟君萬邦建時百辟以砥迪于乃嘉矧曰左右之臣
朝夕承又乃辟予敢有弗敬爾克懋乃猷茲庸命爾圖厥政
爾乃陳所以圖辭朕命者三朕思有虞之世羣臣皆諫亦
安厥位終較之由俞汝性哉爾弗越聞于前人其率時
厥中嗚呼懍爾止毋倚乃身乃罔弗孚于休

賜判亳州富弼乞罷使相不允詔

嘉祐明堂赦

朕初臨丕基首擢大吏方勞績而共務忽引疾以屢辭去雖
喻於歲年念不舍於朝夕適覽奏函之說又將使來之還且
重祿所以賦上賢樂郡所以優舊德宜汝曲慮終保高名
承三聖之基履四海之責深惟持國之日久益念為君之
道難有臨聽之瘼庶以圖天下之佚無奉養之靡庶以資大
下之豐親親萬務之維微勉勉前事之所戒倚以左右輔弼
之正予敢有弗敬事于上下神祇之明予敢有弗肅焉九穀
登富三辰昭華象來桂海之祥慶絕玉關之警有邦之應於
朕豈功恭念為天之子者必修報本之禮為人之子者必懷
進養之慕重循非德屢緝贖文頃按明堂之圖古如路綏之

制載經斯室載度斯筵宜大犬之辟芒秉季秋之肅氣物無
上帝之稱非躬躬不足昭厚慶聖維文考之尊非嚴配不足
盡孝孝於時備法物之駕服大冕之章格靈既於真履欽清
德於太宇還祇宗祀之舉具飭純誠之將迺神光陸離燭于
兜之夕喜氣休晏被于燎柴之時置丕事之繼成敢著燿之
專卿宜享迂渙以契天心可大赦天下於戲承神之胙既均
輝耀之微盪俗之瑕復若風霆之布蓋禮鉅則擇之博孝至
則勸以遐尚賴秉文之英經武之傑屬同寅於王室壯大治
於邦國共荷無疆之休亦膺無窮之聞

治平立皇太子赦

王者承天立極莫不思長世之圖為國建儲所以正萬邦之
本故朕親先父子而天下不以爲愛命朕朝建而天下

為私學子三嗣之良原自日躋之聖出而就傳授於學序
開入則承顏勤至寢門之間此疏榮於王社益修德於天枝
顧簡至基之艱猶虛正體之貳別漢文命嫡著於昭祚之初
集且夏后立子期以傳家於萬世維羣元之所推維大器之
承承武符少海之祥宜踐東明之位肆顯冊之丕發嘉會言
之大同爰契歡心用覃曠澤可大赦天下於威文昭武穆風
詒後之謀震長離明本有承華之象蓋義重厚先者禮必
亟舉慶施厚上者惠必遐派咨爾庶方當體朕意

賜阿里骨詔

蘇子瞻

惟爾祖先世篤忠孝本與夏賊日尋干戈亦惟恃我朝廷爵
秩之隆用能保爾子孫黎民之眾肆朕命爾嗣長乃師而承
襲以來強西外控爾弗能禁恣其所為遂據朮城以犯王略

文獻通考卷百三十六

廿四

乃爾世功叛君父而從仇讎豈其本意朕能改過未忍加兵
果因物以貢誠湏洗心而效順爾既知悔朕復何求已指揮
熙河路更不出兵及除已招納到部族外住罷招納依舊許
股次往來買賣及上京進奉爾宜約束種類共保邊陲期寵
祿於有終知人恩之難再勿使來疑復為虛言

賜衛除蓋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鎮赴闕詔

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譬之麟鳳能服猛獸朕虛懷前席
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諉也苟得黃髮之叟肅然在位則朝
廷尊嚴益完消伏卿雖舊老乃心王室母憚數舍之勞以

外之望

賜正議大夫知鄧州兼確訖曼移第頌允

以義責備春秋有失教之譏以情內恕詩人有將母之念
之得罪事在有司難以貴近之親而廢朝廷之典及觀來請
有鑒乎心重違兄弟急難之詞以傷人子奉養之意

賜端明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范鎮獎諭詔

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於河
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真能致魏晉以下
曹鄴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
刑然錄黍之一蓋或官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
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箕虞之任廷君
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
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

作嘉歎不忘

合祭天地詔

范淳父

朕聞五帝不相沿祭三王不相襲禮世有損益因時制宜惟
我祖宗嚴奉郊廟當遣官攝事皆考合於前文唯真玉親祠
自裁成於大禮每以三歲對越二儀成秩百神大賚四海迄
先帝元豐之末講方丘特祭之儀蓋將補一代之闕容振百
王之墜典朕惟非德嗣守丕基列聖已行謹當遵奉先朝未
舉懼不克堪是以昔歲仲冬竭誠大祀神祇饗答祖考燕寧
前詔有司載加集議猶欲咨度諸儒之論稽參六藝之文然
理既不疑則事無可議斷自朕志協于僉言祗率舊章
成式今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仍罷

賜觀文殿大學士集賢觀使蘇頌乞致仕不

祖宗以來貴德尚齒鼎槐之老莫不眷留班于大廷表
辟卿何辭省轄進涖宰司深執勞謙懇求去位置使祠館
徇雅懷已退處於立園尚何殊於田里矧卿筋力克壯聰明
不衰中外所瞻足以重國體茲至意無或費辭

元符日食求言詔

曾子開

朕以少身始承天序任大責重罔知攸濟求惟四海之遠萬
幾之難豈予一人所能徧察必賴百辟卿士下及庶民敷奏
以言輔予不逮矧太史前告天將動威日有食之期在正月
變異甚鉅殆不虛生夙夜以思未燭厥理將以彌綸初改消
弭天譴非藥石之規就開朕聽況今周行之內人有所懷
芻蕘之中言亦可採凡朕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

文淵閣書卷百二十六

廿六

臧風俗之熾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間閭之疾苦有不
聞咸聽直言母有忌諱朕方開謫正之路消壅蔽之風其於
輿論嘉謀唯恐不聞聞而行之唯恐不及其言可用朕則有
賞言而失中朕不加罪朕言惟信非事空文尚悉乃心母悼
後害應中外臣僚以至民庶各許實封言事在京於合屬處
投進在外許於所在州軍附遞以聞布告遐邇咸知朕意

賜新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范純仁令赴闕

供職詔

卿二朝元老四海具瞻山岳為邦國之重輕用舍繫仁賢之
消長久置散地宜累本朝俾陟降於殿帷仍總司於琳館
惟尊德尚齒昭示優禮無幾輿論嘉謨日聞忠告皆用公
老猶在京師

疾馳副朕所望

元豐立皇太子敕

鄧伯溫

父子一體也惟立長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也惟建儲
可以係四海之望位序蚤定而人莫不以為悅典禮至崇而
衆罔敢以為私永惟上嗣之賢是有妙齡之譽入而視膳孝
友見於風成出則好書聰哲繇於自得粵紹休於正統猶虛
位於東朝廼者著龜之占廼替方冊之寶載消吉日肇闢青
宮周家先親不敢忘廟社之重夏后與子蓋以順天人之心
宜量曠恩徧暨群品可大赦天下於戲離明震長縣帝緒於
億年祥吉渙亨灑天仁於萬物蓋禮之所行者大則澤之所
流者深咨爾多方體朕至意

賜知惠州歐陽修乞致仕不允詔二道 王介甫

文淵閣書卷百二十六

廿七

股肱名臣與國同體禮當得謝朕尚難之況年非告老之持
而勲在受遺之籍不留屏輔人謂斯何姑體至懷少安厥位
卿勲德之舊簡在帝心從容一州足以休養而抗奏至於四
五必以田里為歸豈朕視遇故老有不足於禮乎何其求去
之果也欲辭至意莫知所言惟能勉留實副勤佇

賜答曾公亮詔

青裁變異以成人君推之股肱朕所不敢元勲舊德實賴交
備謹告之來必緣象類明諭朕志使當天心庶幾君臣並受
遐福不務出此而果於辭權是惟保身豈曰謀國

熙寧七年南郊大赦

元絳

王者鈔崇神天嚴奉宗祏就郊以饗所以詔天下之恭假廟
而然所以教天下之孝洪惟五聖之烈誕膺百王之文肆予

中人昭事上帝載念物無以稱維一誠可以展大報之忱
不欲煩維三歲可以述躬行之興協會康年之順道至
之長是用朝薦殊庭棟將大室乃進登於陽時以東對於皇
宵合祛桑祗嘏文祖祝禔告繁贊儀尚純六樂變音舞奏
而諸物至二精揚燦輝升而萬靈交方丕事之獲成敢恭稽
之專嚮宜專大號以養多邦可大赦天下於職意盡精理既
秩宗祈之舉政施惠術重昭慶府之行維時黎元綏我德澤
尚賴謨明四近忠蓋羣材儀圖新美之功勩相隆平之運同
底于治永孚厥休

賜宰臣韓琦請郡不允詔

呂晦叔

夫忘身徇國者前志之所高送往事者人臣之所勉顧惟
寡昧矧在亮陰未言負荷之艱實賴股肱之助若披來奏頗
異予聞謂已事於山園必聽解於機柄雖末代或爾在本朝
則無唯天聖之初馮拯去位非緣使領而獲罷蓋以疾疢之
匪任卿體力素強望實兼勸所宜遺履謙之近節趨經國之
遠圖深體至懷勉綏厥位

中統元年五月敕

王鶚

我國家烈祖肇基先皇繼統惟圖日關於疆宇未免歲耀於
兵威事有當為時難處已朕獲承丕祚已降德音念士卒暴
露者久之而人民離散者多矣干戈載戢田里俾安不期同
氣之中俄有闕墻之侮爾其中幼敢啓茲謀皆被茲譴相濟
以惡彼既階於禍亂此當應以師使朕惟父母兄弟之親宗
廟社稷之重遣使敦諭至于再三亂紀執迷曾無少革以致

宗族共怒戊申乃與重念兵方引而復徵民甫休而再擾危
疑未釋反側不安詎誤者至及於無辜拘囚者或生於不測
非朕本意蓋然傷心宜推曠蕩之恩普示哀矜之意於感悵
心或啓忌加管蔡之刑內難既平遂續成康之治

賜高麗國王曆日詔

諭高麗國王植猷歲發春式遘三陽之會對時育物宜同一
視之仁瞻爾外邦忠於內附肇因正旦肅展賀儀方便介之
遠歸頒策書之播告今賜卿中統五年曆日一道卿其若稽
典敬授民時勤彼東隅之職勤於南畝之事茂迎和氣迄
用康年時乃之休惟朕以憐

建國號詔

徒單公履

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從隆
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若爾虞之為言樂
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人以殷中世降
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相為秦為漢者
蓋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
姓見聞之習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無以至公得無少貶我
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天
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伸請
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
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故大治源於庶
品孰各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
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故匪為之溢美乎休惟求尚
不負於投鞭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清冗職詔

李謙

惟我祖宗肇造區夏雖中書已嘗建立而官制未暇舉行迨予圖大以宅中思欲繼志而述事集儒臣之公議法前代之勳章爰立省部院臺以正朝廷綱紀自疆土極照臨之遠而省臺有內外之分日益月增官冗人濫豈勑有司而澄汰意能舊制之傳承比聞近待之言謂益曩時之弊彼不勝重任有壅上聞苟尚脂韋彝時惟予欲其清冗職用復前規於職官不必備惟其人朕恪守已成之憲爾尚克勤于乃事卿永有圖報之心

興師江西南諭行省官軍詔

王構

爰自太祖皇帝以來彼宋與我使介交通非一途彼此曲直之事亦所共知不必歷舉迨我憲宗之世朕以藩職奉命

南伐師次鄂渚彼實以道遣宋京詣我近臣博都歡前河南路經略使趙壁請罷兵息民願奉歲幣于我朕以國之大市宗親在上必雖入計用報而還即位之始追意是言乃命翰林侍講學士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為生靈之計也古者兵戈使在其間惟和與戰宜嗣報音其何與於便哉而乃氣之卒不復命至如留此一二行李於此何損於彼何益以致師出連年邊境之間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曩陽被圍五年旅拒王師義當不貸朕先有成命果能出降許以不死是既降附之後朕不食言悉全其命實未悔過或將令圖而乃迷執罔有悔心所以罰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爾等水陸並進爾等當布告遐邇夫以天下為事爰及干自古有之無辜之民初無與焉若彼界軍民官人等

效順與眾未降或別立奇功者等第官資遷擢其所附軍民宜嚴勅將士毋得奪得殺掠父母妻孥家口毋致分散仍加賑給令得存濟其或固拒弗從及迎敵者俘戮何疑

行科舉詔

程鉅夫

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而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才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朕以眇躬獲承丕祚繼志述事禮請是式共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爲先試藝則以經術爲先詞章次之淳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舉宜賢者能者充職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書者朕將親策焉於職經明行修庶得真儒之用風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

諭安南國詔

曹元明

諭安南國世子陳日曠我國家誕膺天命撫綏萬邦德澤普加靡間夷夏乃者先朝奄棄臣民朕以裕皇嫡孫爲宗戚大臣之所推戴爰自太祖皇帝肇基之地入承天祚於至治三年七月四日即皇帝位遂以甲子歲爲泰定元年今遣亞中大夫吏部尚書馬合謀奉議大夫禮部尚書中楊宗瑞資詔往諭解國賜爾授時曆一帙惟乃祖乃父脩貢內附有年矣我國家遇卿甚厚以占城守臣上表稱州之邊吏累發兵相侵朕爲之惻然于中不知卿何爲至是且信然耶朕君臨天下視遠猶邇務輯寧其民俾各得其所矧其體予至懷戒飭士衆慎保人民俾毋忘爾累世忠順之思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七制詰目錄

唐

蘇廷碩二道賈幼隣一道李臣山一道李虛仲

李公垂一道白樂天二道

宋

李太初一道劉原甫五道蔡君謨一道王禹玉四道

胡武平二道歐陽永叔三張方平三道司馬君實一道

范景仁一道蘇子瞻十道劉貢甫二道鄧潤甫三

呂晦叔一道鄭毅夫二道蘇子由四道王介甫六道

元絳二道錢勰一道李邦直二道曾子宣一道

曾子固二道曾子開四道梁燾一道孫巨源一道

呂陶一道王震二道張聞一道沈文通一道

元

王之綱一道李維二道姚端夫九道

虞伯生一道趙子昂二道復初二道吳幼清一道

王構五道張士觀二道霍希賢一道楊果

關子靜六道劉元一道鄭善之一道袁伯長

盧亘一道王繼學一道李端一道宋誠夫

程鉅夫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七制詰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三十七

左長史上海李伯璣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制詰類

唐

姚崇等北伐制

蘇廷碩

黃阿朕聞上古聖王之政理則教之以戰陳之以兵蓋威不
龔而服不順也故始於禁暴終於偃革斯不得已而用之朕
以寡昧誕膺鴻業思欲率於動靜歸之教化豈要荒之外棄
為匪人而亭育之中視則如子罔不遵我文軌修其貢賦咸
時相望道路抵屬而默囑素稱無驚鳴鏑於狼居頃目懷柔
屢書於象魏朝廷所以許其通好議以和親使臣以齊縉紳
侍子令龍冠帶常與中國無事長城罷守戢干戈而銷劍戟者
朕之意焉豈謂我明不逾爾約斯背伊庭之際遂敢侵軼西
北偏隅尚聞嘯聚雖推其精銳而困於圍逼此不虞之失也
朕甚憐之犬羊無親不可恃信而輕敵能寵有勞威能宣威
而制勝朕由是詢卿士之奏攬英雄之心謀元帥而得佐軍
恢遠圖而隲長策隨時之義其在豫乎其節尚書兼紫微令
監修國史上柱國梁國公姚崇天降其才日新厥德禮義為
本居有四鄰慕猷是先坐知千里以仲山甫之操管夷吾之
能智湯泉而不窮精實日而愈勵信廟堂之柱石鼎鼐之鹽
梅必能奮爾六奇先我三傑可持節靈武道行軍大勳管
內諸軍咸受節度右領軍衛大將軍兼檢校單于大都護鎮
守軍使張知運寬厚沈毅外方內直威而勇決自備單于之

臺惠則撫楮咸仰將軍之樹可中軍副大物管

前史之言好謀而斷可左軍副大物管檢校左威衛將軍

州刺史呂休璟知邊要久探戎律誠期報國去病安用

為奮不顧身伯昭不持

論弓仁右金吾衛大將軍

軍張直楷單于副都護

湖州刺史劉元楷右武衛將軍陽楚客并州定清府果毅元

蕭然等為用關張其

經營備人章之訓

候總管亮可右虞候物等海賓元楷楚客蕭然等並可行

軍總管太僕少卿田崇璧州刺史韓思復等強力從政

心在公知無不為利有依

條察吏人畏其嚴明崇璧可兼行軍長史思復可兼行軍

馬兵部郎中李休光司勳郎中張敬忠兵部員外郎王上客

刑部員外郎楊欽明

壇之寶或翻翻書記

後軍兵六萬人馬二萬

左羽林將軍楊敬述等

有先鋒破賊斬敵摧堅

有限以常格總管以下

殺其有棄軍入賊不能死節者妻子依斬級坐法凡此和

發誓于師兵統燕軍翼馬之雄也斬蛟螭之勇最臺沸

旌旗雲雲式過於河塞方震驚於沙漠於是乎單醪以信

之芳釀以賞之戮揚千之僕必行其令持獲首之兵不枉

法堅壁清野則投石而有餘道奔逐北則掃塵而無類俾推

宜於圖外仍布告於天下雙勞永逸在此行焉主者施行

授宋璟御史大夫制

黃門三台副職百寮之師紀綱是任在事惟能國子祭酒上

柱國廣平郡開國公東都留守宋璟登純粹之德稟清剛之

氣學研精以辨政文體要以經遠吉人之寡數言有訓君子

之慎攝行無違正色而自具陽秋立誠而不慄風雨必能靜

專動直獻忠納規管閑決心之任靡憚犯顏之情使其坐以

鎮俗毅然當朝則不能者退不仁者遠王臣蹇蹇儒夫有立

俾光天憲公則人瞻可御史大夫勲封如故主者施行

授李暉宗正卿制

門下前弘農太守李暉體正心和操端行學或政能

泣必聞或忠孝兼全避權勸讓咸推公議多負卿

人用必有適宜欽爾職以弼予教可守宗正卿

授張沛司膳少卿制

李巨山

慶寧新除齊州刺史張沛禮義高族忠賢令緒才優

詞瞻寶龜幹時之具雅懷在公之節欽歌出撫亟勳

傳所經必聞於課最允稱衣冠之胃是謂廊廟之

流莫尚宜迴負海之駕俾登象可之列可司膳少卿

授崔君大常卿制

勅僕射貳令之體也奉常正卿之選也假中臺

寺之崇拱無此兼命必資重賢前荆南節度管内觀察使
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江陵尹御史大夫上柱
國清河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崔彥道合時中識通政
本合五行之秀氣為一代之偉人文學敦名公忠益職清貞
不撓方廉自持曩昇台階助我憲祖實著養時之績用存經
國之規周旋累朝揚歷大位出作垣翰入探羽儀風雨有不
已之鳴雲雨無可變之色兼是全德周閱異詞乃者輟自夏
卿授之戎閫統荆衡之巨鎮嗣羊杜之前聲文推洽平理在
微復禮樂之器予心所慕其流合雅之音將若依經之制慎
簡斯久發請乃命彥道軍旅之謀式暢人祇之職伯夷官蒞
佇乃脩明可換校書右僕射兼太常卿散官勳封如故

授韓弘河中節度使制

李公書

門下王者統萬萬民庶政必有文武全器柱石之臣出
壯藩岳入和台鼎使其功彰中外聲播華夷而人心自
寧所宜而軍令自肅充是任者其惟至公關府儀同三司守
司徒兼中書令上柱國許國公食邑三千戶韓弘受天地凝
粹之氣得山川崇祿之靈厚其體而壯其容厚其心而宏其
量早洞戎論之學久膺廟制之權隱然大梁克有成績及功
宣靈冠志展勤王經申懸關之誠竟後來朝之禮位高百辟
榮冠一時恩極而愈恭名光而益顯朕方欲樹以垣翰仗乎
忠賢乃瞻關河之責實惟股肱之郡自昔重寄無非元勳是
用命以上公復旌雄鎮於戲頃居東夏父子情分間之榮今
屬近郊伯仲並登壇之貴道荷積於忠實顧何愛於寵章在
佳欽哉副我明命可守司徒兼中書令河中尹充河中晉絳

恭陳等州節度觀察使等使散官勳封如故主君施行
授韓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制 白樂天
勅大學博士韓愈學術精博文力雄健立詞措意有班馬之
風求之一時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勢利
自致名望可使執簡列為史官記事書法必無所苟仍遷郎
位用示褒升可依前件

授薛存誠御史中丞制

勅庶官之改得人則舉況中執憲準繩之司所以提振紀綱
端肅內外蓋一職修者其斯任之謂歟給事中薛存誠選自
郎署列于左曹居必靜專言皆謹正章疏駁議多所忠益可
以執憲立于朝端況則相方缺臺綱是領糾正百官爾得專
之夫直而不怨威而不猛不附而上而急下不犯弱而遠強率
是而行號為剛嚴敬服所命往其懋哉可御史中丞餘如故

授韓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制

白樂天

宋

除呂蒙正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

李太初

天道無私日月星辰助其照皇王不宰股肱輔弼代其工所
以端拱守成垂衣制理求建不平之景運遐追三代之令猷
其有業茂經綸才推謹厚參大政而已淹星歲集至公而無
捨寶資宜頒出綽之殊恩俾正持衡之重柄爰擇剛日特降
命書推忠佐理功臣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往國
郡開國男呂蒙正四氣均和五行鍾秀有濟時之略輔之以
溫恭挺命世之才守之以循默爰甄彝旌之進善遂非顯關
以來儀臨軒觀敏騰之能射策見縱橫之略暨茲登用益著

謨明公忠推杜稷之臣擬重見廟堂之器眷故大體久鬱
瞻宜宜作礪之功克稔策釣之績別錫褒功之美號仍陞殿
九之崇階動輿增榮并田加賦預列侯之峻爵同大利之計
書願恩之在茲諒名器之無假於戲褒從龍而風從虎今也
其時望乃心而沃朕心必求諸道爾宜周旋庶政佐佑妙躬
緩茲宵旰之憂期我隆平之運同底于道豈不美歟

韓通贈中書令誥

劉原甫

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周
故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衛親軍
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定交霸府委質前朝荷文共歷於
艱貞錫壤迭分於戎律朕以三靈騰祐百姓樂推言念元勳
方時異遠蒼黃遇害良用慨然追升浴鳳之池式表潛龍之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

六

六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涇原路經略使王素可諫

議大夫誥

朕臨御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乂安元元蒙福而往者戎狄
窺間緣隙時入為暴患皆在守圉之臣文不能附飛武不足
威敵使貪暴之民震驚朕師具官王素假節制將居邊三年
內鎮撫百姓外教戰士令行禁止惠于縹緲愛及疆外羈縻
之屬咸懷服不夫朝貢中國以安朝廷益尊此著衛之勲
也詩不云乎大邦惟翰其議遷秩升于諫列以慰吏士出車
東山之思

兵部員外郎張中肅可開封府判官誥

京師衆大之居其俗具五方而諸侯所視法也統難治蓋

自古記之為之尹將車馬
信不立故常擇精明強幹
而用傳行信而志堅嚴煩決
適寬猛之中根本之地爾唯

屯田員外郎胡揆除

朝廷鎮撫四夷以嚴中國
邊吏毋邀奇功五嶺以南
桂州一都會也前通判軍州
胡旨悉心驅事公之任帖
信者矣夫守邊之責常在
之為故至大佛貍憂吾民則
扶以示褒寵

度支部中書領司三

七

財賦大計一出於民取之
用有餘然而民困此三司之
盈虛則吾不以為之倭具宜
敏以為政務於檢下所到而
舉籌策庶可以不傷財不害

張昱之可光祿卿致

蔡君說

朕於羣臣推選之際曷嘗不
濟務則有實以慰其材速
以寵其行仕宦者豈不願
於無備之苟臨事明敏
吏之風聞于當世自升

人以參其祿具官張中肅可
朕必有餘裕俾贊浩穰之政
欽哉

都官員外郎

於息民而不務佳兵故常申教
受難若其俗剽悍尤為易動而
手尚書屯田員外郎胡揆承用
無虞亦可謂善更能宣明威
利而不達大體以優道驅奪
石接者不可以不賞也稍增其

戶部判官

用不足然而民逸取之多則
難也街不能通輕重者不能調
子碩嘗以名字典郡風采奉使
以有迹可紀使之參計耗登贊
以乎性即會府母乏乃重

仁誥

然思之方其強仕發智能以
其謝歸養志意以自佚則有思
於得其所耶具官張昱之立
有批導之利恤民以惠所
榮近之則重矣

時之言知上臨陳廣之迹而告老爾其還上官事秩以列卿休于而家尚體朕意

除韓琦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儀國公如食邑實封同

王禹玉

朕按奉高之儀思承上帝之誨辰季秋之良盡志孝饗之祈于時陳物采於國中接神靈光燭於大庭休氣蒙千重昨之釐育布告建之命具官化於物宜熙百工於帝載已歲為寡可以濟天下之旱如而智愈際事昭而精猶勉迺先庚之詔廣物備而不嚴維自昔之文或禮闕而不講使朕得六天之對款七廟之靈輶于昭曠之儀顧歷烈文之輔康田之腴復敦負食之賦汝為康蓋天有難忱之命於德如之其休益君臣之相勸宜與

除文彥博樞密使賜

功臣制

天極還樞上通帝位之紀神兵會府內嚴師律之謀朕方垂講不平進經常武雖天下無事思備禦之不敢忘蓋王者有征視安危之不敢忽迺登茲

形家國之氣節以文武之職

之載華折衝境外方將出憐於王運收畫帳中為苦

除富弼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武寧軍節度使

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仍賜功臣制

三代屬中以裁萬物之化四嶽總外以牧黎民之蕃如山河之經九州如股肱之衛一跡出處之際朕無閒然官富弼復實有元蹈中弗勉學幾聖而獨至識造物之太形貴名起於三朝盛德儀于百辟卿召從於列屏俾進朝於家司為日尚新何恙靡已未及經邦之務遽陳辭位之辭詔雖發而章回章甫卻而復至朕撫然自念嗟莫能騰既閱勞於政機其聽遂於休休建彼徐師以敷東郊守茲洛符以保西宅仍於鴻鈞之寶尚隆慶之德行於職不虞成功專老氏榮名之典其旋元吉茲茲經履道之終雖弗從於吾遊亦自保於而福

三司使權部侍郎田況可樞密副使

天文三階中雖紫極之輔國事二極在列鴻樞之司維君臣之謨明有夙夜之基命朕當登進時侯贊襄天猷以尊萬歲之中以合九德之會匪至公之進曷蒙聽之歸以爾具官況況器懷淵潔業履端厚材適國家表裏之休學貴天入謂受之交而自高賢無於大廷儀峻遊於清路西垣名命之特論思之勤擁節節于邊而天贊懼於殊俗第財柄于用豐於歷年茲庸倚爾忠力之良置諸宿弼之地庶幾垂之亡窮噫本天下之其莫虞危之寄在帝右之臣鄰之榮蓋德

承休

除曾公亮檢校太尉充樞密使制 胡武平

經遠慮微必慎制兵之術折衝消難亦資畫策之臣是憲
臨事崇使號蓋政謀之攸寄匪若哲而莫若適得其人誼數
命具官曾公亮夙業碩茂志慮深純學多貫於前言性頗
修於中道有方重之德可以托疎而鎮浮有明達之才可以
隨幾而成功務管勸於左右亦不置於禁嚴博我訓言代予
明命間請臨於宸輔端擢典於京師咸有治功遂開政本通
明練於百物參和穆於羣言貳公之司又陪於論道內密之
任宜正於亮樞仍加傳導之名更無稽數之數崇階聖賢食
衍封並示寵章式旌殊禮於戲典機之任莫慎乎微擊析之
言蓋取於豫勿謂承平之久益思備禦之深祗服斯言往踐
乃位

王元可右衛大將軍親都觀察使詔

閭制之師蓋威於不若嚴除之術乃備於非常唯中外之迭
更在倚毗之兼厚具官王元可資沉敏銳尚少武鋒
博通志幹方授任政憂服於蕃方厭難折
境著績于西川委以牙爪之師也乃
不作
朝京師須藥石之有瘳雖金重而無離患
朕以拱衛之嚴資於宿將察廉之任
運聯司一衛之數且仲從
亦威名之斯昭茲優遇更竭乃誠

文并傳判大名府制

朕惟將相之崇資是為文武之極選隆其名器所以重朝
列于蕃宣所以昇王室矧乃居留之任必屬老成之人爰擇
剛辰敷告有位具官文彥博器閎而厚識粹而明學得其方
順古今而知要才周於物適大小以惟宜有奮發於聲猷早
更揚於中外君則參禪乎國論出則宣暢乎皇威兩踐台司
首當柄用賢愚式序舉百職以咸修綱紀甚明贊萬幾而至
悉有懇辭錫衡之任出司管鑰之嚴選此逾時蔚然休問眷
言邦哲實簡予衷是用更其擁節之榮委以別京之重勁兵
所宿寔資總制之權惟俗惟淳兼賴撫綏之政於戲典國同
體是謂股肱之良惟民具瞻之隆師尹之望顧我舊德宜煩
訓辭往其欽哉祗服休命

西京左藏庫使內侍押班任守信可遙郡刺史依舊

鄜延路副泊交馬鈐轄詔

國家自靈夏不賓邊隅多警議者率以謂用兵之道任將宜
專恩信不久則無以得士心山川不習則不可圖勝籌自兵
宿于野父而無功此殆將帥數易之患也苟有能者無據奪
言之爾具官任守信選以敏材臨于戎事肅軍捍寇宣力有
聞遽以飛章自言滿歲顧久親於矢石豈不念於勤勞然而
士卒之樂既安夷狄之情惟汝熟難欲代汝實難其人所
宜旌以郡章仍臨舊部體茲委寄服我茂恩

彰武軍節度推官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署渭州判

官事詔

羣材之在下者思達其上難矣而在上者思得可用之材豈
為易哉朕頃自擇能臣使舉其類殊以爾充焉今端又以

爲言瑋深皆能體吾勞於擇士之心者舉爾不應不憤齊然
推寵吾所不疑爾尚勉哉以稱茲舉

除呂公弼樞密使檢校太傅制 張方平

本朝之制地分二府之嚴執政之臣共幹朕邦之重文武承
式其民是爾屬在賢明總司使職誕敷明制敕告大廷具官
呂公弼器縉純明機鑒精遠環材任重中庚夏之棟梁雅音
自和合清廟之琴瑟登貳樞機之密洽聞議慮之長鑒陳憂
國之言多發便時之策冰明王體有簡朕心宜陞帝傳之崇
以正本其之任爰用增賦食衍封名器益隆典章允穆於
職信而能用嘗思明哲之難知無不爲期盡臣鄰之益祗若
休命以贊大猷

除李昭亮殿前副都指揮使寧武軍節度使制

外擁節旄才鎮元戎之重內司禁衛太微上將之權匪時英
材疇若嘉命圖用親率宜揚大旌具官李昭亮誠忠濟風
力敏給由載其德有孤趙之舊勳文定厥祥迺委任之高姓
常懷華顯允膺中和入從法從之華嶽領輸垣之要屬以軍
政契于士心訓撫有方簡樸允肅譽嚴嚴之離衛悉王族之
選盛典茲中權職在斯父特賜節旄之命爰將注意之隆峻
以等威統緒環列於嚴齋誠所付是爲王之爪牙蘭鐙之嚴
實白予之心眷茲頒報茂對寵休

章閣待制三司戶部副使

唐自開元以還王室多政行在之所不能備官而從軍興之
前頗多應卒之事爰從權便置諸使而天下庶政始不歸於

尚書省今之會府乃在一司蓋自中臺至于寺監之務
出納無不總者故隸其長以始更立其貳以治凡設其貳
治目以言乎三司之副是猶文昌之丞輔助上率下舉綱振
目常出高選以贊大計具官張昱之才識器用政事風采稱
于朝廷著于方面今邊候多警戎車未脫凡物力之充屈繫
生齒之耗登職司版圖必藉精力故謀于衆選爾外臺尚悉
乃心以集吾事

祁國長公主進封衛國長公主制 司馬君實

帝妹中行易象贊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肅雍命朕亞
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誰甘而然矧同氣之
至親推異數而何愛祁國長公主帝靈長之緒承祿哲之祥
稟乾坤之粹和鍾日月之明潤淵懿可度柔嘉有章志女功

而忘勞承師教而不倦今王笄在首厥翟戎塗方結悅於皇
家將執笄於士族宜疏沫土之邑俾適富平之孫庸展茂恩
誕孚醴化於庭琴瑟靜好式昭和樂之音雷風順承是爲常
久之道勿以夫家之平素有虧婦德之聽從祗服訓詞永綏
福履

充國公主降沂國公主制 范景仁

陳車服之等所以親王姬之尊故脂澤之封所以昭帝女之
寵茲惟親愛之收屬特乃化風之所關苟不能安諸於厥家
則何以觀示於流俗充國公主生而甚惠朕所鍾憐故於外
家之近親以求副車之善配而保傳無狀聞門失歡歷年于
茲生事弗順達於聞聽深所駭驚雖然恩義之常人所難斷
至於賞罰之際朕安敢私宜告大庭降從下國於戲惟爾

以成美德惟願以輔令名乃其恪思朕永來福

除呂公著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制 蘇子瞻

仁莫大於求精擇賢於用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

以至國之賢一舉仁智在焉宜告治朝

以享大號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

國東平郡開 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終維乃

昔聞其語以 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終維乃

烈考相子昭 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終維乃

老多其質 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終維乃

易於象賢 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終維乃

聞勞以萬幾之煩是用遷平土之司釋文昌之任毋廢議論

時遊廟堂於歲大事雖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

逾於鄭令而裴 安危固厚斯公專美唐世

除范仲淹仁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

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為輕重 根本疆固則精神折

衝故為呂臣奉已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 汲長孺有諫

而守死節則淮南為之懷謀朕思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

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為而日尊 爾在廷咸瞻朕命中大

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 國伯賜紫金魚袋

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故王退其諸士之百

朕覽觀仁祖之遺德永懷憂廢之元臣強諫不 之百

有後我公是似命召虎以來宣雖云政之 之百

究坐論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 之百

易失民難安而易危 之百

欲藏於行 以汝為息民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

除呂大防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制

朕聞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輔相有德其才不可得而

見故漢之文景無可書 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勳當

時安榮後世稱頌 清心而省事不求智名與勇功天維

顯思方啓承平之運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眷 元臣咸

有一德咨爾百辟明朕言中大夫守中書侍郎上柱國

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呂大防造道淳深受才宏毅果執以

走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父踐右闡

為名臣宜陞左輔之崇兼綜東臺之務加賦進秩寵數益隆

得位與時憂責彌重於歲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崔公建中之

風以除吏八百而致裝垣元和之政以薦士三十而能惟公

乃心何遠之有 除呂大防太常少卿制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制

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之數而已國有大政事

大議論必稽焉昔魯秉周禮齊不敢謀而晏子太師折衝於

樽俎之間國之典常君臣之名分上下守之有死不易則國

安而民服朕選建卿士付之禮樂意在於此非我老成之人

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彊足以守官深於經

術達於人情其熟宣之詩不云乎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惟修

厥官無敢朕命

楊繪可知徐州誥

士有拙於謀身而巧於治民疎於防患而密於慮國其自為

計則過矣而朕何疾焉先帝龍興首擢用爾置之臺諫以直

聞言無功効於今日簡易輕信失之匪人坐廢十年然自得詩人所謂兄弟君子者繪庶幾焉鼓城大邦吾庶郡政成民悅朕不汝忘

楊王子孝養等三人荆王子孝治等七人並逐州團練使

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于外蓋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于道可以為萬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恩潛焉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家何業為樂王言為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以上悉帶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為私今王諸子性于忠孝漸于禮義自勝衣以上頽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名進一官以助其為善之樂尚勉之哉母亦乃父祖以為邦家光

韓維父德贈冀國公誥

朕聞仁宗在位之又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宣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種梓漆以備器用凡今中外文武之選多慶曆嘉祐之人而況一時之老成與聞當年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相見其人其官其德故父億少稟真材進由直道出為循吏入為名卿福祿終身而人不訖富貴奔世而天不厭實生三子翼輔兩朝旌旄交馳策戰互設朕欲貴其家而貴已窮於人爵改封大國益著隆名庶使昭陵之老臣為北土之藩輔

公事語

元亮在位民不與君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陷天之罪為垂世之規具官巨惠卿以斗筭之才挾寧齊之智繼事輔同升廟堂繫綱而貪功好兵而甚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津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爭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鯨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殺其有惡譴之輔而尚殺改過稍界重獲復陳用上之言繼有湯山之賊反覆教戒惡心不悛陳雖德音猶在如敗和已共為斯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是定大禍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茲職其緒

李之純戶部侍郎誥

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刀引狂生之說致永樂之禍與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賤祿之初言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敗詭謀不圖渙汗之文正為教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寬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李之純戶部侍郎誥

保國猶保身藥石不如養氣御民猶御馬鞭箠不如輕車故興利以富民不知省事而民自富廣求以豐國不知節用而國自豐朕嘉與庶工共行此志具官李之純學識以事號稱循良雖為有司不吝納宜膺躋等之用庶無虛授之譏朕我訓詞以厭公議

治邊者不計財... 古今之通患也... 責成於汝任與師守其謀之惟適厥中以民爲本

殿中侍御史豐稷可右司諫諍 劉貢甫

在廷之臣位下而望重者唯諫官而已... 網國體也然非其學足以達道其智足以周務見微而知著擇善而有容亦安能... 士與言不虛傳... 色迺其素守也... 吏部侍郎胡宗愈可御史中丞諍

吏部侍郎胡宗愈可御史中丞諍

權衡之於輕重... 而不貳朝廷風憲之任志謹之士亦所以素具而待列位也

卷百三十七

十八

命官之艱得人... 特達之姿淵如有容之庭... 官藻鑒多士... 之柄爾其修習中之誠應方來之務有節於內則物無不察以義自處則動無不中補此茂恩著爲顯效

文彥博平章制

鄭潤甫

師傳道之教訓先王所以迪厥官... 資其智適著舊德... 申放贊策播告外朝... 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致仕上柱國路國公文彥博... 清明方嚴而信源出則秉乎權誠入則總我鈞衡文武兼... 其才夷險能致其力畢公之弼四世三紀于茲傳說之總

官萬邦其父爵隆無冒濫之累... 番康人心想其風采是用遠之論道倚以經邦以帝者之師臣謀議廟堂之上以天下之大若制馭夷狄之情庶幾有爲底于極治陪敦多升中衍其封於職曰皇惟賢起佐文王之治周公已老而爲孤子之師矧我者英無規前哲往宣一德用格多盤

立皇太子制

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豈若長子茲本日王之謀朕荷天地之沉臨席祖宗之詒燕廼瞻上嗣之貴奮應前星之祥宜告大廷誕揚丕顯皇子彭武軍節度延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延州諸軍事延州刺史上柱國延安郡王溫文日就肅智風成回馳道

卷百三十七

十九

之車能止班輪... 王封益光華於德望勝衣視膳溫然孝友之姿好禮受經不煩師傳之誨是用歷歲陽之嘉日舉列聖之大章肇正青宮肆敘顯冊以協離明之吉以俟天下之心於戲立愛始親商以成千歲之業建祠必乎漢以撫四海之民斯爲永圖往稽徽典

除司馬光左僕射制

師藝臣宿道而智方在慎取相佐王著脩政而美國... 賢將以總萬方之治優進上宰敷告外庭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司馬光受符高明履道醇固皆足以任天下之重學足以知先王之言事厚陵備儀侍... 刻被遇文考提

機之繁有大臣特立之風端君子難進之節方予訪落之下
起應求物之求謂其幾必先教化之意辨察百職不失其
義之中是用語誠會意褒加異數越陞左揆之路兼授東臺
之班申衍爰田陪故其食於歲上而亮於天心則陰陽風雨以
之順下遂宜於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寧內有吏於民民外
有撫於四裔歸輔相者為之基教而老成者重於典刑勉行
所聞以底極洽

除富弼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制

呂晦叔

聖王賦祿所以崇德而勸勞賢者辭隆所以激貪而厲俗眷
我外相惟時宗工願還重祿之榮蓋露重露重之請既重於
個幅宣特示於後優載剛辰式敷渙號推誠保德崇仁忠

富弼集禧觀使制

亮佐弼功臣武軍節度徐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徐州大都督
府長史上柱國鄆國公富弼體資忠亮識識淵闊抱撥濟之
粹靈挺機變之厚龍光輔仁祖爵為文武之師道事先王實
總攝樞之要引疾還辭於大柄均勞式殿於近邦未移嚴石
之瞻俯及洪河之潤肆予續絕尤渴仰川難體力之未平顧
風歎之危壯而乃過持冲守深遠龍名諡言已周誠意彌確
朕惟安危所寄雖賴老成之人損益有規宜伸大雅之毛俾
進班於左揆聽復節於中臺仍總領於殊庭時論其於殿
用彰寵數蓋示眷懷於感近止不勝其美

除富弼依前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詳經潤文使鄆國公制

鄭毅夫

秉錄圖將繼配天之大宗錄時論道必資名世之元臣
言乎體貌則舊德之英以言乎望實則羣材之表爰立作
宜莫如公不昭寵數之殊乎古治朝之職其當弼智資大
雅德懋碩膚學足以造聖人之微幾足以通天下之變絲賢
粹之得傳據家業以奏功在仁相時則首冠廟堂有弼諧九
德之美在英考世則甘登樞府有折衝萬里之謀無績已熙
太平將洽屬留侯之多福容裝度以爲藩惟所宜神明自
復方王家之不造固賢者之有爲昔居畎畝而志猶在於愛
君今處朝廷而義豈忘於憂國是用召從方守進拜元台仍
左揆之舊班茲更恩之茂祿爰田衍貽盟府易勳茲實異恩

富弼集禧觀使制

肅昭注意於我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平物
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夷傾
風以待命凡子欲治惟爾責成勉盡嘉猷用光丕訓

戶部副使太常少卿燕度可右諫議大夫知潭州諸

湖湘之南溪嶺劇悍而易擾法而馴之則亦弭伏至其失御
遂出而噬邊其禍亦不細得無肅又廉治之師為之良牧者
貳以爾具官燕度醇明忠厚通於世務更符要劇幸刃愈出
俾副大農厥功茂焉宜加賜諫議大夫魚符犀節往甸南服
酌以惠斯民外以柔殊俗朕方端宸面朝以遲爾之奏謂矣

除文彥博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制 蘇子由

周公未嘗之魯先亦君豐簡侯晚雖強魯然不事諸公等
之事初無間然而止是之風所不廢情公當其時

續服之初復命以位雖師保之地優佚不煩而任其之心朝夕以請布告在位平園高風大師平章軍國事上柱國國公之尊禮元祐而忠於文且武其在師旅有方召之動其在朝廷有宗廟之業士民視其去就莫不感其威名時更四期躬親一節先皇帝慈勞以事既許其歸越手訪落之年稟有涉淵之志起之既老得以仰成出入五年終始全德進而論道日聞典訓之言倚以折衝卒靖邊防之警奏成功而不虞指莫景以求安動請廣開誠心莫奪願瞻開并近在洛師郭氏有求巷之嚴裝公有綠野之勝豈以倦後之累久致形氣之勞真極上公既無後加之爵秩分領全晉仍界久深之節旌增廣舊封益新食禮盡大臣之寵歸從父老之遊於歲音聲不遐尚有就問之禮九杖以俟後期親祀之陪勿以進退之殊而廢難敵之舊式無且登傳書而康

蔡確改知安州語

朕體親大臣務全終始有善則藩飾褒顯以風厲天下有過則遷就諱避以曲全舊恩至於用法蓋不得已而具官蔡確早以才力奮於下僚歷使致位元宰第碩不類余曾育素而溺於私愛少廢公議曲從舉吏之請遂成羣貨之辜其驕奢淫縱之狀理無不知而酒養蒙蔽之甚殆非體國致煩言之並作雖欲省而不能熟守小邦仍就舊職往自循省尚體至恩

郭達自致仕起知洛州語

蔡伯復用孟明是以能霸蜀入孟詵馬謖終亦無功朕周求用人篤於求舊雖設干羽以懷柔異類而聰賢則無

臣豈其舊歟久廢不用具官郭運蓋學弓劍晚通詩書勇有謀整且能戰威名顯於西鄙柄任及於中樞南伐無伏波之遂東還甚能餽餉知廉頗之未衰擢授解組之餘寄長民之任過而能改豈一臂之足云窮當益堅或來勿之可冀勉於國報以稱異恩

范鎮侍讀太一宮使語

為國無強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朕歷選賢俊至於側微患其德望之未充而典刑之未練舍驥驥而不御雖長道以咨嗟人皆病之予何疑者具官范鎮文冠多士有揚雄之遺風仕歷三朝守劉向之忠節蚤事仁祖首開社稷之言朕於裕陵復陳堯舜之道自處以義歸不待年身友漁樵已無求於當世名書簡冊悅或疑其古人茲予續服之初日思講議之益謂自首窮經之樂尚可推以與人而真祠訪道之遊足使退而養志勉徇予意毋留所安

待制司馬光可禮部郎中制

王介甫

教左右侍從之臣皆先帝所遺以助興政理者也其有勞可錄朕敢忘哉具官某行義信於朝廷文學稱於天下比更任使會課當遷進位二等以嘉爾績爾方以經術入侍而又兼諫諍之官往其思致厥身使朕之聰明無所不通爾亦維有無窮之聞可

李日尊加恩制

朕紹膺駿命稽用上儀祗事郊宮並受三神之福推恩方夏外交四表之歡告于有司錫是在服推誠保節同德守正順化翊戴功臣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李司馬躬懷德善世濟忠勤真茲南邦焉有枉城之
我中國使無疆場之虞賜之大將之隆昨之負王之爵
朕位知欣戴於寵章求猷其謀用協成於熙事陪敷采邑
文階載加真食之付式允懋功之典於戮人之所助惟佑
於王靈國以永存爾爾守於侯選率時新命保乃舊邦

左司諫王尚書皇子伴讀誥

自天子至於士未有不待學而成者今朕欲進諸子於孝求
可與居者而大臣以爾為言爾久在諫垣有聞於世茲惟慎
選可不勉哉

崔嶧刑部侍郎致仕誥

仕焉而告老者自一命以上必有以慰其歸况吾近臣恩紀
所厚宜增位序以下褒優以爾為言爾久在諫垣有聞於世茲惟慎
選可不勉哉

三十四

便入參侍從出師就國更迭多病惟允引年辭位得禮
之宜進貳欽卿以榮君恩古之士者非苟自供其身唯慎行
祇法以助成王德爾所知也往其懋哉

參知政事歐陽修曾祖某贈其官

君子善善之義下及子孫況推而上之至其祖考所以褒美
崇寵顧豈可以不稱哉故先王宗廟之制視其爵位之高下
以為世數之遠近而本朝追命之禮亦從其子孫名數之卑
尊具官歐陽修曾祖某子仁嗣有善行蓄積之厚施于曾
孫為時宗工名重天下爾仕以登于右府褒嘉當及其前人
東宮之孤位已顯矣進扶一品尚其

曾祖母某氏某國太夫人

之欲其貴親之欲其富豈特人主之心哉推是心以施

於人此人主所以與天下同憂樂之意也祿有厚薄
隆殺位有高下故施有遠近古之道也其可忘哉具官歐陽
脩曾祖母某氏在躬修德令族積善之慶豐其後是惟時聞
孫實朕良躬登豫政事人無間言其疏大邦之對封以報流
澤之施寵維靈之極尚克享哉

除韓琦京兆尹再任判大名府制 元絳

分陝稱伯召南當公職之尊啓號就封畢萬得國名之太泥
吾元老為世宗臣久倚帥垣之嚴宜遷尹節之寵飭宣典
敷告摺紳具官韓琦道醇而深器遠而博博澤惠孝之業
憲文武之姿威備仁朝拜報采於台極翼戴英考據大明於
天衢拜朕續圖初謀諮議請四氣之序朕輯百官之成登
昭公槐奄位國鎮定大事安如九鼎之安承寧諸侯端若

三十五

元龜之信歲功重閱師律既和重念郊圻之樞旁據河山之
愛賦并實幹於國政密陳平少危注於上意唐用裴度輕
重繫乎厥身維迺純誠無愧前烈恩服付命往其欽哉

除韓絳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制

國家登延弼疑內以起功以新事圖昇藩翰外以發政於四
方閱勞申恩倚重內體釋重庸於廣朝具官韓絳躬莊
厚之姿函忠忱之度濟世美以特立告辰猷而具誠裏帝國
均實輔台旌嚮自保釐之寄再膺翼亮之委高平師師總濟
衆職之采公孫斤斤參聽百官之成久宜于勤聞想以英
辭幾務之劇折即燕中之休感于朕聰結銜爾欲宜環
社建州應防春官常伯之事其崇隆福之冠哉

衍并封於戲乃眷臣鄰雖爾身之在外不忘壽考豈茲心之謂遐其服寵章以將福履

范育直龍圖閣知秦州誥

錢總

古者不以勇猛為邊貴謀而賤戰故國家妙選耆儒顧付方鎮以訓齊戎旅而內以息安元元用此道也其官范育才猷智略夙膺器任選衆揆材往臨帥閫夫新秦與區控扼所龍緩懷夷落應援新邦無以久安而忘備豫抵膺休顯益思報稱

除燕健武康軍節度使充殿前副都指揮使勳封如故制

李邦直

折父之官司三爪士上將之任為國虎臣予得智勇之材俾其左右之位誼散休命播告大廷具官燕達拔迹戎行厲躬

文淵閣

二十六

武節深明分教之守兼識變通之權擇外侮於西陲佐濯狂於南服宣威倭寇以奮奮然能降城艾旗以協定通寇風付簡稽之籍進督號噉之軍人知訓齊衆不諱教是嚴師衛護危殿嚴越從廉車遂總齋鉞於戲惟威愛足以臨下惟恩義可以報君勤懋乃心欽迪朕意

尚書祠部員外郎知制誥直學士院孫洙可翰林學士知制誥

士知制誥

以文辭為號令明諭朕志于天下者在制誥陳古論得失裨朕之欲聞者在訪議一者皆學士職之故於侍班為親且貴以爾具官孫洙學術行誼顯進有名于時博覽史多識典故代予言訓辭然可觀真秩禁林使與材補恩寵茂余爾直誥哉

除范純仁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制 曾子固

謀謨廟堂之則股肱於大政便良藩翰出則師帥於一方維時宗工引疾辭位均逸近輔數告大庭通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范純仁端良稟於世資樂易成於天性有誠名厲行之志有面折廷爭之風自累朝隆更華鑒鑒冲人之嗣服適文母之仰成咨于臣都付以有密一踐樞要垂秉國均朕恭已紹庭嚮明圖治緒業世適先猷方有望於彌謠還囑辭於機務重違爾志即厥安增視秩之榮名進陪封之寵數式隆體貌何吝眷於朕諭論道經邦常在倚毗之地承流宣化勿忘勵翼之心祇服朕言從其爾位

徐禧給事中誥

曾子固

有事殿內之臣職在於平奏述詳命令糾其違者而正之覆其是者而行之至於決其官人條陳法式之事莫不當致察焉其任可謂重矣其官徐禧以材進按典執邦憲茲用推擇俾踐厥位惟精敏不懈可以周閱讀惟忠實不撓可以司論駁朕方觀爾之效爾尚勉於厥修

吳君厚京東轉運副使呂孝廉可轉運判官誥

朕進技能吏以督視一路蓋州縣政令之舉措公私貨食之斂散莫不任焉得人之難致擇惟慎以爾幹敏開誠自任是今茲東部屬以使事夫施於民者厚而則爾清約而財用燭使德流澤通而風化頓穆以爾朕意爾請庶務之意爾其勉矣任服訓辭

除徐禧右僕射制

左右置相以揔吾喉舌之司東西分臺以幹我鈞衡之任
中如鼎足之峙承上若台符之聯相須而成關一不可
少輔以告大廷左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魯郡開
公曾布敏誠造微懿文貫道諸周小大之用智適古今之宜
能悉心盡力夙夜忠以迪上詔不辭難處動百為壯老
一節其始尤嘉其勞參稽師言圖任舊德文
昌端談紫微陪侍之班合能名作我近躬仍遷贈品
增銜志汝則務實而去華以至甄序材良敦獎正直
澄清風俗振綱紀綱使萬物各得其平無一夫或失其所故
之欽哉

左武衛上將軍郭進特贈雄武軍節度使誥

念爾郭進有勞於國勞勩之臣嘗慶討謨之地奄終壽考
深通靜勝之謀伏波未衰而名之可億營平既老亦善
之是咨就云注意之辰忽云亡之痛聽鼓聲而增感賜鉄
鉞以飾終尚其有知齊此異數

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維復觀文殿學士姜道以舊

法始於貴者所以示朝廷之公恩篤於舊臣所以為天下之
勸眷吾近躬望結微文雖符守之既更顯龍名之尚重
安仰庶望未尊官官崇隆所賜誥辭敢為敬輿
元豐之紀年升冠罕司當承祿之復士為功於
職於殿廡察情無他在法當從尚於時日以舉人

念之心難廢公乎之舉備顧問於帷幄相遠近班宣條教
翰墨思盡瘁

范純禮復天章閣待制制

樞機之地選用士人宜納密命自神考始肆予篆服收按端
良實諸左右蓋遵先志具官范純禮寬易有守為賢無華慎
恂自持言行相顧失職茲久秉心不搖起分州符未厭興議
其還延閣侍從之懷來贊右府計謨之微副予咨求吁爾思
益

立皇后孟氏制

梁燾

正家者義之先天下從而定矣大昏者禮之本聖王所以重
焉朕繼體持盈獨身思永方切基圖之固敢娛宮室之安太
母以萬世為心命要宗事之重大臣以兩極陳義請建坤儀

文淵閣書目

之書謂王道之大所由興故人倫之始不可緩明揚德開之
懿簡在茲聞之公飲承溫詔之音俾正中宮之位載編吉日
敷告大廷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贈太尉孟
元孫女忠孝令門善慶奕世幽閑專靜謐聞和聲婉睦惠慈
雅應柔則天作之合文定厥祥人謀協從龜告并吉是宜入
聽內職輔宣外和式瞻瑞翟之章上直軒龍之象嘉典大備
並行今古之情文盛德有開增美國家之治理於職惟恭儉
為富貴之守惟憂勤為服樂之資如關雎之進賢則可以基
風化之成如樛木之逮下則可以將福履之盛用久乃濟匪
初其難勉爾欽修以法三宮之端一相予顯祀以崇七廟之
清明垂光紫庭慶馨彤管計立為皇后

邢氏進號賢妃制

孫巨源

主宮六寢崇建婦官天極四星垂著如象所以協宣聖教
親宸闈則視秩於上公必敷求於誠肅肅精于治選納充
希嬪嬙充位號多闕茲延茲於邦用播告於路朝嬪儀
那氏德備後庭體合法相居念保阿之訓動循環佩之音授
弓矢於嬪嬙占能惟於吉莫是宜詳案舊典并備列如進參
輪之華益昭彤管之煥坐論婦禮正始國風品冠六儀名
超九卿於職周南之詠卷耳無險諷私調之心齊詩之美雞
鳴有警戒相成之道龍靈烜赫禮秩優隆匪時婉孌之良疇
若履嘉之命佐后內治爾尚勉哉

尚書左丞梁肅宣政學士同醴泉觀使誥

呂陶

君臣之合也豈不難哉平居竭股肱之効則與之合謀一旦

有筋力之虞則以去位遠從之際朕甚重之雖朝廷始終

之意因循而實若進退之分亦貴其全爰有寵章以褒
淑業其有原舊德道之深識知事君之大方早以文學之
望更直於儒林晚以諫諍之才盡規於治略向從內相之選
進領中臺之權資其納忠匪此周歲左綱已舉知戴胄之有
勞奇論不聞惜少翁之告病遽形奏牘求解政幾章却復未
至于五六爾既懷知止之義屢請於朝予亦有優賢之心敢
勞以事宜賜華於祕殿仍充職於真宮示以眷存遂其安休惟
五福之報德必錫之壽康惟大臣之愛君不繫於出處其綏
吉履益茂壯猷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李靖臣可太中大夫依前守尚
書右丞誥

王震

朕先為先後進殺之節故吾政事之臣所以褒嘉者既不敢
而致隆焉具官李清臣秉德合章將明密勿先帝圖任以貳
政樂獨予一人與有勳績微章爰錫祿秩有加進陟勳資益
陪帝賦終審厥勳爾則有辭惟予一人並受多福

朝請郎權發遣陝西運副禁康直可朝奉大夫再任
承議郎權發遣陝西運副李察可朝奉郎再任

朕惟西土弗靖爾則在行靡征不從日月逾邁典護邦計實
緊厥勞練達邊機母易爾舊宜加寵陟申即故封有司見知
其說毋斁

蔡京降太子少保致仕制

張閱

政事所寄尤嚴誤國之誅人臣之茲莫重欺君之罪我有常

憲揚于大庭大卿致仕楚國公蔡京頃以時才久膺柄任兩

冠台衡之峻三登公衮之崇庶圖爾庸以彌予治而終東機
務出入八年重懷系於將未謀悉遺於初議繼作威福安
事功輕爵以私恩濫錫予以羣邦用借助姻婭密布要
途聚引兇邪合成死黨以至假利民而失興化之水託親聖
以飾臨平之山豈曰懷忠殆將微福屢有告陳之迹每連
惇之嫌雖僅上於印章猶久留於里第優塞弗避微服
致帝意之未孚昭星文而申譴言章繼上公議靡容固
恩難以屈法宜褫師臣之袪俾參宮保之官卿以
寬典於殿天事尚象明罰所以弭災人道惡有
各往欽善實無重後愆

西京左藏庫副使楊文舉可供備庫使誥

沈文通

臣等伏以恩為國之寶，我朝自太祖高皇帝創基，至於用師而後定，雖朕
失而將，所遺益不取，惟爾文質材武忠勇，更事有勞，故
人少爾物，一道之兵，成于營管，又陞爾于諸使之正，以重其
責，其祇聽朕命，戒疆事，習軍計，使南徽無警，而朕為知人
則時乃之功矣，其往欽哉。

西京左藏庫副使高允元可文思副使誥

武吏以材勇進，以功力賞，古之制也。方天下無事，兵革不試，
則汝武吏安得自效，以取賞哉？然內外之職，歲月之勞，亦不
可置也。今允元最狀既應，朕其增秩一等，以明勸募吏。

章案同知樞密院誥

鄒志完

朕惟天下治安之本，實在二府。故文武雖若異任，而眷注未

不不均，必求其人，以材極其官。章案受知，哲廟擢付師權，
既生致於西，而後於主，發形捷奏，數被褒嘉，著密
之類，才越班聯，而登用最，朕志寵示殊恩，惟不忍肝腦之
勞，郊原故能愛車人，命情備見飛輓之耗，密稟故能謹惜邦
事，有變，爾爾知之矣。恩所以善其後者，以副朕驕民仁

臣希哲直秘閣知曹州誥

朕聞天下之圖籍，以宗義聚英，以監觀理亂。惟時分直不
人以爾學知所宗行，與言攝方從卿寺出，雖茲用
以為爾龍天，濟陰惠然久矣，以爾之不欲而表勵之，則
不獨爾不暗於空言而已，往其勉哉。

元

翰林承旨王磐贈官制

王之綱

崇德報功，恩繫忘於先正。易名節惠，禮具載於彝章。故翰林
學士承旨資德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領集賢院事致仕王
磐，志大以剛，謙明而遠，惟根本培植於內者，確乎不接，故英
粹發越於外者，煥乎有文。出處無愧於心，窮達不易其守。潛知
逆黨，臺言發青社之謀，明斥權姦，露奏重紫微之柄。出于藩
則用，蘇民氣入視，章則允契宸衷，贊大議於廟堂，播清芬於
簡策，諫止東伐，奮不顧身，請復外臺，毅然抗疏，是以皇帝篤
懷嘉之，眷昭考垂，優賜之勤，正有待於乞言，何屢陳於謝事，
榮歸梓里，朕衍緒，爾朕方嗣，服於丕基，天不慙遺於一老，道
惟往行，惕用興懷，俾超進於孤卿，仍具頒於寵數，於戲千古

淵源之學，茂以輪脩，一生忠義之心，諒無愧於願，二賢已
於美謚，而兩字宜，雖於前休，精爽如有，歟承不昧，可贈然

大夫少保謚文忠公

左承董文炳贈謚制

李槃

折衝禦侮，誠社稷之良臣。崇德報功，實國家之令典。徐
於生死，禮當極於哀榮。故資德大夫中書左承僉書樞密院
事董文炳王佐之才，將家之子，自出宰於劇縣，聲入侍於
藩山，路間闕，我輅遠趨，於六詔風濤，洶湧萬龍舟，首涉於
三江，迨予嗣服之年，委以專征之任，截彼淮浦，至于海邦，招
降兩浙之新民，撫定七閩之故地，大小數百戰，奮不顧身，
勞三十年，厥有成績，任者睢陽，城下父已歿於兵鋒，出來
手擒邊勇，復終於王事，一門忠孝，萬古芳香，及茲幹事而回

以不次而待何言中駭我人盡非卿孰佐於朕躬
獨朕悉仰於卿意第煩累卿之勞朕以卿之勞
九泉之隱倘其有識朕之勞朕以卿之勞
事謹忠獻公

太保劉忠肅公贈諡制

臣以忠孝而事上貴輸獻納之誠上以禮義而待臣恩篤始
終之愛視死之日猶生之年故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
事劉忠肅公諱天爵貫今古忠孝而有守安靜而無華昔
侍清藩於閭閻高論適當三接之際上萬言之書蓋將舉天
下而措諸安以戒為人主者舉於朕朕嗣服而伊始卿盡力
以居多盡得卿實契於朕心而卿朕悉知於卿意事皆有驗
匪他求周旋三十年不避其難剖切數百奏各中其理其成
庶政方圖任於卿人誰謂是之不慈遺於一老與言及此何
日忘之載惟台翰之尊厥有泉荷之責是用錫之綸命峻一
品之華階繼以衣衣三槐之正位復加顯號允答殊勳惟
爾英靈識享哀寵可贈儀衛三司太傅諡文貞公

加封孔子父母制

謝端

闕里有家系出神明之胄尼山精禱天啓聖人之生朕事觀
人文數求哲惟孔氏之有休德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
授舜傳之周文王論世實則堯至湯下逮正考甫其明德也
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
如鉅海之有本源雲仍既殷於上公之封考也且斯夫素王
之爵於應君子之道考而不繇建而不悖予以致美而叙倫
宗廟之禮優其所親敬其所尊予以報功而崇德尚其德

以相斯文齊國公叔梁紇可加封啓聖王魯國大夫八

御史大夫相嘉碩利封諡制

列爵之等以馭貴就加於諸侯王元勲之胄而象賢宜膺於
三錫命云胡妙粹之蚤重予肅傷之懷故榮祿大夫江南諸
道御史臺御史大夫相嘉碩利鍾純美之資負紅濟之畧
卿父相相我世皇裕成混一之功未受顧託之命襲其善
而時開孫不階父師之訓而忠孝夙成篤於君臣之誼而
夷陵一致君給舍則伏蒲而抗論司宥密則彈本以折衝河
汴交分廟堂之重寄東南郡會長端憲之崇班皆能綏輯
士民清綱紀其崇之愛卿卿新喬木之家清風未散
無不厥美而不天假之年繫淮陽之故圻爾先世之胄士
卿啓封而陞秩仍節行而易名具之贊書具於朕於朕
而并揖之用雖不究於當時河山帶礪之盟尚茲於爾後
英爽未遠朕茲寵靈可

左丞許衡贈官制

姚端夫

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王道以比
隆肆用為烝民之多竟何物故之已久尚人思之未忘故資
善大夫中書左丞兼買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致願太中
許衡王裕而金相平而繩直出處則惟義禮自持休休焉有容
獨獨乎其敬人能弘道惟爾卿
凡我欲至仁匪畫誦便思而不得行已似秋霜烈日
月如冰霜
衣滿戶外者則樓達簡在帝心者
衣滿戶外者則樓達簡在帝心者

命之言丹表片茲少不避雷震之軋擊青臺治曆本於日月而送迎跡理靡而替益明隨任使而職斯今既亡矣誰其嗣之於摩在爾身有垂沒世之名於朕心有失同時之恨雖成廟納書以命謚國已振木鐸之高風而功臣胙土則未加用申錫密章於下地光靈如在寵數其承可贈正學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仍謚文正

元帥烏野而封謚制

惟太祖之基命龍遂乘雲有良臣以樹勳魚猶得水展我同姓豈伊異人故金紫光耀大夫北京等路兵馬都元帥烏野而氣鍾光嶽之純全誠貫金石之堅確智足謀國勇則冠軍佐天運之維新憤人心之未定既降復叛必煩以行故自而祖南自遼尾魏亦攘左而塞右齊齊素語其效履於四方數豈戎衣之百襲為庸已懋其報宜豐可當非劉氏之王姑啓若魯侯之大宇併申褒典少慰英靈噫佳城之鬱鬱三千名國已昭乎白日分國於聲州十二澤期不軌於黃河可贈其官追封營國公謚忠勇

元帥紐鄰贈謚制

朕聞率土之臣莫如同姓千城之將尤可異恩故遠稽於經用厚加乎慰冊具官某其在弱冠嘗為選鋒迅興舊揚為萬人之敵燒如虎視隱然千里之威厲鉅寇之及郊之總戎之制關求可居此孰有異然其為人心所歸不待君命之至推使秉鉞辭拒循墻郡下令於轅門已折衝於尊俎擢旗建四川之草木知名開壁鼓行三峽之星河動影勇頗收

之非匹策孫吳之可方入帖危則禱衆所不先分賜與士之最不勤耐所感堅城每摧如斯宣力於兩朝何止出奇於百戰嗚呼降年弗永為烈則多難狀不及識之亦心未嘗忘者置尸以守何堪牧可侵馬鬣之墟故壘即封或魂魄猶思繼叢之國可贈其官追封蜀國公謚忠武

丞相阿塔哈封謚制

臣為委質勞於同軌之聞國以念功恩及祿衣之後雖飾終其時有所未及在追恤今日焉可或遺愛龍蠅襲用昭異故光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塔哈力齊徽量與川涵託開國將種之荀根擬明堂工師之大木受任閭外賈勇善戰為憲宗入蜀之前鋒因殘百粵非世祖投江以尺箠不返三苗報效之私寤寐不置百其身以奚恤一廼心

文獻公贈謚制

之曼期會師征險順而貞得夫剛決柔之兆考版圖之幅裂秉旄鉞以鼓行將削尊號於偏方必使義聲以先路勢乘破竹名正包茅有不待陣風蛇之蟠而已飛塵星駟之捷如飛如慈衽金革北方之強于理于疆盡江漢南國之紀群黎垂漿而窮角幼主席蓐以泥頭瘁事匪伊成功能爾凡十年為丞于行省奄一旦遠世於先朝白雲香歸于青山清風空遺於黃閣像未離臺之貌服先龍褒之升既建師垣又建王國俾大書於神路過者式焉示絕等於臣鄰志斯勸矣尚膺渥少慰營魂可贈推忠靖運宣力功臣開 咸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順昌郡王謚武敏

丞相塔刺哈贈謚制

出入帷幄在人十能而已則

平竟邦家之珍瘠宜王禮以追崇故開府儀同三司中
丞相監脩國史太保太子太師知樞密院徽政使中政使
徽使左都威衛指揮使塔刺哈維普開國之遺苗乃今太師
之... 爾世貴為我親臣事世祖至今也凡三朝職食官
而... 非一日灼其廉明而忠亮與夫恭遜而溫文眷茲中
書山庶政之原居以右相總百僚之席使加中政機總六軍
善調護而長宮師監纂脩以成國史如此重責皆所裕為一
德可以寬鄙夫片言奚止簡繁務思過榮之可懼視俸利以
不貪同... 銀艾者十人爾先辭免其太尉均受錫田以萬畝
爾獨還致於司空觀父子之並相一門求聖賢與尚交千
改為改作繼衣何賴乎武桓拜後拜前赤烏未慙於周魯方
功於清廟修奏曉於玄問豈意少者沒而老者存益信神

明而理難測憐乃公獨傷於漢北警爾後均朕乎淇陽焉
何但上下床盡餘子可求之高閣如失左右手慨正人不休
於下泉咨爾靈明歆朕休命可特贈封謚為懷忠昭德佐治
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淇陽惠穆王

封宣聖夫人制

虞伯生

我國家傳典禮以彌文本闡門以成教炳騰素王之廟尚
元妣之封有其舉之斯為盛矣夫大成至聖文宣王妻并宜
來嬪聖室垂裕世家簞豆出房因流風於殷禮琴瑟在
燕樂於魯堂功言邈若於清閨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
之象稱其命鼎之銘噫秩秩彝倫吾必廣闡惟鵲巢之化
皇文治天其興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

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大司徒徽政使副使領將作
事張九思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
柱國魯國公謚忠獻制

趙子昂

功存翊衛惟先正之臣國有最章式舉追崇之典宜頒異
渥以資重泉具位寬厚有容質直好義早逢熙運位登喉舌
之司逮事春宮身任羽翼之寄屬奸臣之作亂閉宮門而弗
開倉猝之間忠節可也太皇知其謹慎委任盡其始終世祖
疇其勲庸爰置諸其左股天下誦司馬光之字朝廷推萬石
君之風從容乎廟堂露易乎禁近鞠躬盡瘁弼亮三朝正笏
垂紳夷險一節謀猷方資於啓沃疾病遽得於勤勞雖沒世
之有年亦懷賢其無已是用封之東魯建干上公三司同開
府之儀八柱表承天之力示崇德報功之澤極生榮死哀之

情於朕朕惟圖任難人天不默遺著若九原莫作一品斯
夫推賢盡誠之謂忠賢德有成之謂獻合茲節惠以著嘉名
咨示英靈服乎寵命可

平章康希憲贈謚制

元復初

惟我世祖皇帝肇自藩服受鉞專征天養良弼為之左右一
家四海傳次在子各爵之崇顧斯實勛故榮祿大夫中書平
章政事贈清忠粹德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
謚文正康希憲清忠粹德文武元臣蚤以門閥之賢入膺寄
託之重非詩書不陳於上前非仁義不行於天下憂國忘家
愛民如己西靖秦蜀東撫青齊北清遼碣南植荆湖在中
者曾幾何年而能正大法銷大患進大儒摧大姦耶身躬
伊周耻君夫邁堯舜言其賢之所難為人臣之不敢疑然

代之佐蓋將師表百世者矣夫不熱遺哲人先萎雖諸子列
官省臺於朕心猶懷舊德是用進以極官加之上爵於戲表
賢能所以尊朝廷也假名器所以報忠貞也稽若王章得茲
二美寧乎生熟天地猶存服此殊榮尚開爾後可加贈推忠
佐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恒陽王仍謚正
樞密趙良弼贈謚制

昔聖祖歸自武昌啓皇元始於中統天人胥贊宗威叶從無
何僭竊之餘輒作陸梁之態誰其將指先二使以過征事則
從權果群凶之畢殄興言及此軫念久之資善大夫陝西等
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訓父僉書樞密院事良弼才周發
務而洞察其幾學貫三才而不滯于用既輸誠于佐陳亦盡
瘁于行東撤蓬成之藩離淨纖氛于雲棧易弁裳而冠帶

卷三十七

四十

一介于滄溟凡危衝劇之突來必大義統誠而自處故平
生之偉績恒簡在于褒表有密八年險夷一致謙謙素履其
見于典刑婉婉良籌每資于匡翼賜第之留未久引年之請
彌堅雖房喬不忘秦府之將而李泌雅志嵩陽之隱在今日
孰堪倚重顧舊臣寧復如卿特示崇褒耆申異渥於茲通世
以章平之訓有蔚其華疏封於趙魏之才所憑者厚朕將示
勸卿其欽承可特贈推忠翊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追封韓
國公謚文正

中丞于璋贈謚制

善人天地之紀德莫有加君子邦家之基發猶不朽瞻懷
直追錫殊封故資德大夫江南諸道行臺御史中丞于璋
純忠貞運逢熙洽夢雲甘露氣和而動植自宜威鳳祥麟

然而猛鷲鷹犬結渝知于世祖參大政子誠聖潔清每振于
憲綱動靜允維于國體遠朕嗣服召卿來廷賜以繡衣執法
應中端之象專茲白簡行軺覽南顧之憂遽何晚計之闕蓋
有崇褒之渥於戲劉寬長厚允宜居鼎鼐之司胡廣中庸謂
當久臺閣之任事垂往古恩慰九原咨爾營魂服我休命可
贈推誠肅政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蔚國公
謚文簡

平章張珪封蔚國公制

吳澂

天地之間有正人國家恃以為元氣卿之忠盡朕所眷知此
因疾以祈開爰加恩而優老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張珪
彝常世閭郡廟宗工早摠戎旃已作禮樂詩書之帥晚司化
軸遂稱文學政事之臣左右大朝出入三府險夷不易其守
鯁亮以如其初太清惟薄食之旨前期致沐浴之請越子新
服嘉乃舊勳謬之簡詎肯詭隨低微而言類多裨益雖
謂告亟尚勉留俾辭執掌之勞專聲格心之學緬惟先正嘗
平金壘以立功宜得後昆復就蔡封而襲爵所謂故國庸建
上公思竭爾懷積敷陳於經緯欽承時命永期贊於盛猷可
封蔡國公提調經筵事

丞相阿里海牙贈謚制

王構

朕惟不世之主膺不世之運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方一統
之宏開有六師之分董鄂漢順流而下勢甚建瓴荆湖壁
者多事猶掣肘惟卿其雄畧其何莫于遠方故光祿大夫
朝橫行中書省左丞相阿里海牙端終而疏通聰明而果銳
定久倚簡眷良庶朝政參知弼諧有賴遭明時建長策機

決于牛之先珍餘孽安群志威行于萬里之外下江陵以爲之根本破長沙以潰其腹心外梗咸除率虎旅平吞于桂海降旌隨豎故龍驤直抵于錢塘惟蔽袂之加煥若雲章之諭錫賚榮多千真近勞還位亞于侯王忠於國惠於民義不用其至也報爾功崇爾德就寵與于此茲雖當年左揆之特升顧今日尋章之未舉遂圖形之制彌深撫卹之恩首冠于

和平名則... 禮之同者惟一二臣於職周宋爲鍾石城爲鋒... 王之大武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卿允爲宗社之元勳尚異英靈言欲格可特贈佐平南紀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大師上柱國追封楚國公蓋武定丞相答刺罕贈謚制

予欲宣力四方所賴人才之叶助天不慈遺一老其何治北之成能故中書右丞相哈剌哈孫答刺罕嶽清英靈乾神氣就德弘而信道篤提身正而格物深判字守無忌恩感藩封于磐石之固坐廟堂不動聲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不以內外爲重輕事不以險夷爲去就廊神明之靈有通推惻隱之心靡不糴惟獎善疾邪之大其政積而或以相仍言仁義如魏文貞公恤險徒之巧沮風安危若韓忠獻詎容神聖之它... 時于批大卻之餘諸別于過盤根之際離網未綴一誠里抗群賢奏進重開百... 基之伊始其佐命者惟卿載績武功出膺璫璫... 嘉焉褒衣侍侯于典誦云胡馳計之此... 所守匪生而在匪死而在

治典教典並以賢爲... 度二臣式克似之天... 享格以啓方來可贈... 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謚忠獻

平章史弼封鄂國公制

嗣德罔不在初... 書榮祿大夫平章政事... 器博而用周志剛而... 天資方略悉合于古... 撫戎黎猶保雅... 嶺海之同風顧宣力... 賜環疊壓于宸班優... 華綬衍以真封以酬... 象袞益冠於慶公元... 訓言可特加銀青榮... 翰林承旨姚樞贈謚制

昔有先正... 之贊夏禹暨尹躬... 計于廟堂之上明夫... 都俞之廉簡制難拘... 旨中奉大夫詳定禮... 淵誠弘謨爲國蕃榮... 武群工登統畧周旋... 溫維德之恭敷勅以

躬故止殺允符于哀厲
近者親遠者附不賞而勸
風俗之樞機隨轉續已成而
壽其誰歟致今日隆平者公
燕謀有德有功有能者先
簡注之深規序延登衣仍衣
正其名崇章以介其社於
之新有朝廷大議則就之慨
傳可加贈嘉猷程世籍學切
國公仍謚文獻

留守岑賈贈謚制

蕭司留務漢高隆瑞本之規垂
聖皇之在御稽往古以建官惟
大都武備親軍都指揮使司達
都留守無少府監段國幹政父
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大都
府監事貞際等隆之運效乃所
往恪慎周密疏通心休休焉如
遷食惟洛儀首定於遷都象天
叢機則曲當奮奇略以無前
刮玉一器而工聚焉歷華貴
生存之莫復宜褒謚之兼崇以
丹闕非徒示壯麗之威嚴論
式克敏承可持貽效忠宣力功

往國定封安國公謚武宣

定封孟子父母制

張士觀

朕惟繼孔子至於孟嘗有餘威而道統之傳獨得其正雖
命世聖聖之才亦資父母教養之力也其父夙喪母以三遷
之教勵天下後世推原所自功莫大焉稽諸往代實關
夫勳大而倖不酬實著而名不正豈朕所以致懷賢之意
雖欲寵命永賁神休可追封其父為邾國公母為邾國宣獻
夫人

中丞崔或贈謚制

獻可替否治稷佐於明時於德報功禮宜加於卹典故榮祿
大夫平章政事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崔或山川間氣簪紱
名家俾司締範之儀繼被瀛洲之選雍錄一介之助自結九
重之知遂擢置於秋卿俄紀綱於柏寺奏擬官嬪之議嚴征
日本之師章疏可方之古人搢紳無出其右者擅生殺之柄
忍容義庸之姦抑張歛之臣力止延齡之相兩過文昌之府
寧僉宥密之司于琴瑟更張之初贊已鬯主器之決厲元貞
方不有為之日適先帝重中執法之官視左右何以易趙亮
在朝廷不可無汲黯薦耆儒而備顧問崇名教以渙絲綸活
人命於頃刻之間回天威於雷霆之下以去留繫靈臺之輕
重辨邪正公天下之是非凡可以尊主而庇民曾不避危顏
而直諫慨話言之尚在想風采之如存永孚于休以昌厥後
可贈推誠履正功臣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謚忠
肅

平章李庭贈謚制

混一之期有關於真主懷德之帝允賴於忠臣其器博則用
廼周其才全則效其美極矣多子辭帥而囑庸豈限于
尋章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攝樞密院事提調諸衛屯田事
兼後衛親軍都指揮使李庭宣力襄獎振威風海內師干之
歷試俄斧鉞之升崇劬敵萬人統制禦衛當一面出入如
神納之牛腹而獲生載買登聞之勇敵以馬羈而捷驍爭
執訊之能其軀軀動合干昔賢故聲烈特聞于今日至于危
亡東除僭號時向無前翼先朝西莫遐陬其猶克壯決策
于未然而策無遺者審察之先見而樂則灼然懷德豹之
姿忍難贊之表生也加封之弗遠名焉節惠以為宜於戲
補是極生昭其文昭其度玉符麟節傳之子傳之孫精爽如
在無尤無可待贈惟忠竭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
文忠公追封魯國公諡武毅

封周子為道國公制

霍希賢

蓋聞孟軻既沒道失其傳孔子微言人自為說諒斯文其未
喪有真儒之開生濂溪周惺惺稟元氣之至精解絕學於獨
得圖大經而妙轉萬化者通書而同歸一誠俾聖教燦然復
明其休功尚其不泯朕守成繼體貴德尊賢追念簡牘久稽
舜典已從廟庭之祀蓋疏鄉國之封於戲露月光風相清玩
之如在玄臺青市真龍命之斯承

許衡為懷孟教官制

楊果

咨爾許衡天資雅厚經學精專大凡講論之間深衍聖賢之
奧受國者亦陳君所知為益者長王烈之知所存向風真堪
正俗可令於懷孟等處建學以教後學者舉其教育取作範

董子帷前有傳授之弟子使王通門下皆經濟
名臣母喪斯文以弼予治

加封孔子制

閻子靜

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
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
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
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獻父子之親君臣
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
資神化祚我皇元

追封伯夷叔齊制

馮

蓋聞古者伯夷叔齊孤竹之封甘首陽之餓讓爵以明長
幼之序諫伐以嚴君臣之分可謂行義以達道殺身以成仁
者也昔居北海之濱遠遼東山之上休光垂乎千載餘澤被
於一方永懷孤嶼之風庸示褒崇之典於戲去宗國而辭周
粟曾是列爵之可廢揚義烈以激清塵期於世教之有補可
追封伯夷為昭義清惠公叔齊崇讓仁惠公

丞相伯顏贈謚制

天下大統不啻殺則一之聖主弘功蓋必資於賢者昔在至
元之際方隆混一之期有來命世之奇材懋建殊常之偉績
故太傅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伯顏控峒孕秀列象滿
精居政府則不動聲氣措泰山之安東戎律則純乎仁義
時雨之降當其聲鶴浦淪盟之罪終龍驤飛渡之師克廣
祖好生之心允獲宋人誠服之表衣冠不改市肆不閉
晉洽於三吳車書以混文軌以同聲教遂單於百粵

始益申推戴之誠求懷社稷之宗臣宜修河山之高
於職曹侍中江南之役規摹一何小哉郭汾陽異姓而王崇
報斯亦至矣可贈宣忠佐命開誠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追封淮安王謚忠武

丞相阿木贈謚制

邊外開邊四達弗庭之域將門出特三持分閭之權緬思百
戰之勞宜用九原之賁故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兼都元帥
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追封并國公謚武宣阿木英才聞世
勇略蓋倫當先皇大理之征佐廼父雲南之役靖蠻荒而平
交趾拔襄漢而下江南爲聲輝文萬里若社席之上龍驤飛
渡三吳歸掌握之中贊成混一之圖式副元勳之號按禮寺
易名之典加王章異等之恩於戲青史屢書諒騰芳之有永

黃河如帶尚流慶於無窮可加贈推誠宣力保大功臣太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河南郡王謚武定

丞相線貫贈謚制

蕭曹邨漢素非閥閱之家房杜匡唐卒之鈞衡之嗣眷先朝
之碩輔綿累世之芳猷永懷弼亮之賢庸示襲崇之禮太傅
錄軍國重事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完澤之
父故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宜徽使線貫靈河嶽者象星
辰應明良卜載之期萃忠孝一門之慶梯天力說示我英鷲
首之郊扶日切高奕葉應龍飛之運惟昔中書之重創歷陳
治古之宏規位冠於百僚利澤施於四海繼世祖於隆
中統之不圖子侍裕皇復贊元貞之初政方倚具瞻之重宜
昭先德之華維垣進秩於上台列爵乃聯於大國錫嘉著勲

庸之倩易名申簡惠之文殊恩允出於朕心卹典非由於
請表南宮重寶之像既彰異渥於宗臣措天下泰山之安抑
助貞勳於上宰尚服休命求播英聲可特贈宣忠保德佐理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追封秦益國公謚忠獻

丞相和理霍孫贈謚制

北方間氣寔生命世之材黃閣清風蓋出登瀛之選慨英靈
之已往當卹典之崇頌故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和理霍孫
派接元勳慶鍾全德早躋敷奏之首誕披雲漢之章開闢賢
關為同使而敷五教更張化積位豪宰以統百官恢揚累世
之洪休新美至元之大政掄才如崔祐甫之廣潔已有張忠
定之剛著績熙朝既闡文明之治疏封列國宜居禮義之鄉
可贈保德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齊魯國

公謚文忠

丞相史天澤贈謚制

劉元

周制以八紘詔王必先敬故漢官以列爵馭下亦自報功古
有要章朕茲申勸故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
丞相史天澤性資貞亮器宇沈雄自開國以將三軍妙契淮
陰之略至分茅而推千乘甚高孤竹之風況結知於累朝治
總戎於四紀及朕纂承之始克膺輔相之良內秉國均無筦
機于右府外清邊疆授鉞于齊壇可謂威惠之交孚抑亦
忠勳之備至繼以荆蠻之蠢重煩沐省之趨惟時壯猷策
功而飲至不圖晚志遽引年以謝歸申言齒德之尊端
刑之益命開府弟協贊廟謀方就佚于尊嚴復
獲資端等用一遐陬顧上府之濟師方倚坐籌之勝檣中塗

之病革莫收卧護之勲弗飾終焉旌廼績宜表出群之行
進登符六之階於歲國步方新天不憖遺子一耆閔章加祿
卿其永賁于九原管現知敬子異渥可贈開府儀同三司
大尉謚忠武公

許衡妻敬氏封魏國夫人制

御善之

魯國有貞儒寔弘宣於道統周南得淑女必肇正於人倫肆
予社稷之臣夙有閨門之化爰旌令則特示崇褒具官許衡
妻敬氏性靜以貞行恭而順自職居主饋孝克奉於旨甘逮
貴被展衣儉猶視於澣濯惟我宗工盡養襄之道由爾內助
秉柔正之儀雖等慶之報方來而哀榮之典未稱庸規茅封
而進秩式頒芝檢以疏恩於獻夫婦相敬如賓亦既追榮於
偕老公侯必復具始尚其啓迪於後人

丞相拜住贈謚制

表伯長

八柱承天棟橈萌於巨構六龍御日輻說見於中街愍死難
以成仁致生榮而錫命故中書右丞相拜住鼎彝王社閱閱
相門自結主知應雲龍之異遇獨持國是炳著蔡之先幾陳
於上者不足言見於事者為可則亦聚斂之臣以靖四表誅
贖貨之徒以正庶官庫無餘財後葉之訓歷替門絕私謁懸
衡之鑒益公天下望其治平朝建以之模楷然盡言招過檢
謀愈深深賢與能奸黨讎讐成肘腋禍起股肱山嶽動搖
日月昏翳雖元兇正罰足明朕心在貞惠易名姑慰卿意分
茅故壤增爵維垣意未明入朝竟墮承宗之計盛服假寐孰
為錐麤之賢念此盡傷恩斯優渥可贈清忠一德佐運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獻

平章不忽魯謚制

盧豆

朕凝命穆清式觀大造將啓靖邦之嘉運必生名世之大賢
挺出類拔萃之資前蒙聖恩之擢使共君臣同德夙夜盡心
協贊機衡融景化之顯恩之頃深謀廟廟致太平於期月之
間禮樂以之而興陰陽由之而順存皆聞其語今見其人
故昭文館大學士必祿大夫平章軍國重事行御史中丞不
忽木明允篤誠溫文廉讓研精聖道得先儒淵秘之傳藻勵
忠規承世皇簡注之澤禱禱使掃壅清華彈物洽聞而守
以正經德迪慶而不名焉熙朝更化之初開明堂垂拱而
治升臺台欽俾聲訏謨一澄苛弊之源大洗蔽諛之迹事至
立斷言為天下之公知無不為才實王者之佐攬群材而並
進理萬變而不疑弘以聖衷誕字辰告翊先帝履尊之際輟

文翰 卷百三十七

五十一

元臣分陝之行再入平不鈞隱聞辭疾彌綸軍國勞機務之
煩提挈憲綱坐見朝廷之肅條號隆福之僊馭旋驚梁壞而
山摧寧不百年遂亡一鑑備觀規摹之盛可謂社稷之臣肆
予撫軍言懷懷茲懿德當行而嘆恨不同時圖高寄於雲臺
丹青罔既詠裴度於丘待柱石徒衰是用寵以帝傳之崇賜
以周公之履庸起具臣之勸允為儒者之光嚴爾英靈歆茲
明命可特贈純誠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追
封魯國公謚文貞

太史令王恂贈制

王繼學

洪惟世祖致治三代之總攬群英得人一時之盛碩儒既
往卹制宜加故嘉議太史令王恂雅德端方醇資淵懿
學究天人之秘運觀之逢時嘉猷有則入告于后

知二漢文時下被二氏

望重漢廷之國綢繆事

順執崇術造士詩書禮

感章披雲漢識裕皇龍

華躋公交謚易佳名於

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

御史觀音寶

見危授命乃臣子之至

節沛以新恩故監察御

事于宿衛每供職于

封奏疏欲竭力以回

之惡誤罹斧鉞之誅

恒垂象正執法於星

服我寵章可贈資德

謚貞愍

丞相伯頴祖

元宰立功懋贊千年

而疆力忠勤而小心

馬革以長終賢勞

闕中土而大同地

區肆加倫數之隆

借勳胙土分茅易名節惠于以舉公朝之憲度于以嚴私

之丞嘗於殿王父抱孫事業誕啟於閭閻天子建德恩

實於幽潛尚其有靈服之無數可贈推誠佐理運功臣太

傳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淮安王謚武康

撫帝業之艱難爰思將帥啓功臣之勳勳及子孫咨爾在

廷聽予作詔開府儀同三司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

相卜憐吉台智明識遠心廣氣和勳名克篤於前人諸翰久

勤於外服背將平於內難朕大投艱方深計於中途卿獨

進志存弼亮身佩安危所謂社稷之臣盡享尊榮之報乃復

煩於機務非示寵於忠良是用命汝襲諸侯王以長守於

貴歸丞相印以自養於壽齡既不遠於京師可以時而朝

九資重皇坐鎮一方於戲表河之南念茲乃祖乃父為國之

屏敬哉有上有民永建厥家母棄朕命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三十七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三十七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三十七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三十七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三十七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三十七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三十七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三十七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三十七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三十七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三十七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三十七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三十八

左長史上海李伯典

紀善慈縣馮學校正

初類

宋

頌貢舉條制初

歐陽永叔

夫儒者通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源可謂博矣然
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牽拘之則吾家
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有絕明朴茂之美而無敦學養成之
法飭身勵節者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
賢何以見焉此士人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為患議者屢以為
言朕慎於改更比令詳酌仍詔宰府加之參定皆以謂本學
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
程式則閎博者可見其材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
式以勉中人其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
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
今朕建學興善以導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
材予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道精察舉以稱
朕意學者其思進德修業以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為永制

賜石屯衛大將軍叔詔獎諭勅

朕固嘉汝嚮學勵善蔚然而有文與夫習富貴之驕而樂拘
焉者之韻者異矣然夫學者所以知君臣父子之禮出可以
施於國入可以施於家汝其慎擇厥師講救其闕使言行無
過以自遠於悔尤夫能異於衆人誠為有立必至乎

後大成改其勉之無或中止

賜陝西四路公邊經略招討使司物 宋子京

朕卹軍旅之苦寵邊陲之良事從優寬恤無微不至於常愆細過近許功除煩文苛法罕由吏議昨勝宗諒張元並緣事任令給公用庫錢俾其宴享賓僚飭飭車伍而乃用度無藝簿領失防陽託實管潛有年久攸司言上遣使即推如聞逮繫頗多鞠劾彌廣本其冗費寧足深誅已罷案窮悉令原貸其勝宗諒等止免一官量降差遣雖係吾法期慰士心且夫蓋用市租美推趙將來從我取誼表漢臣每慕前風思全大體尚慮諸道帥守便以茲事為懲或損狹餽率或裁量藥餌苟有畏避謂免譏彈胡益至公亦非朕意但當循經費之式去自潤之私取仰於官均惠於衆由茲底績夫何間然安節

文獻通考卷百三十八

二

劉原

民之入職政之類類獄之糾紛未能獨察也故設糾度之司使奉欽恤之寄專屬朝案貳以武吏誠欲審疑察枉釋冤決滯納民於不冤流化於無訟而武吏或起世家或由軍功文墨期會未必深究監司皆頃適增其繁夫非其習而望其效違其方而冀其功不亦難乎其難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令樞密院勘會已及二年若即令赴闕未及二年若即令赴闕入差遣及於河北河東陝西緣邊兵馬多處相度亦上諸路分都監以次補用幾人盡所畏官不慮受夫轉運使一任所寄耳目財賦集事功出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廣南等處

或嶺梓利夔等十一路此其去京師遠者萬里近者數千里無與力設有緩急之警調輸之煩機會一失民受其弊甚非豫慮先事之費其各增置轉運判官一員以三年為一任選差第二等以上知州資序人候一任滿日與提點刑獄差遣初入知州及第三任通判資序人候滿兩任日與提點刑獄差遣若居部無狀隨職敗事亦重行其罰蓋士常患任之不當其材無以見長用之不久其任無以就功今朕別異文武使得自試選擇賢能使得次進吾於士大夫可謂無負矣其各竭力悉心勉成功名布告中外咸諭朕意

復天下州縣官職田勅

張方平

昔在先帝詔復公田台王制班祿之差得聖人養賢之義載

文獻通考卷百三十八

三

原深者本自愛民比者播紳之間要陳利害之意以謂郡縣受地有無不齊銓審除其權利為悖辯競以之傷俗因緣至于害人故嘗命官斷以定數誠足釐於浮弊然未安於予懷禮不云乎厚祿以勸群臣則下之報禮重凡砥文武仕于朝廷雖廉素者惟十之常而富貴者人之所欲其全寬大之體自有公平之制所宜給其所未給均其所未均約為等差繁令增足使事父母者得以致其養畜妻子者得以致其樂昏喪祭有所奉廢恤饋問有所施不牽私室之憂以專公室之慮則六計可以弊群吏之治四方可以期衆職之修臣之有司亦何道於彛憲上履先朝之惠示不敢渝下俾臣之言審效自定惟爾中外體予所有

條制資蔭勅

周禮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邦國子漢制光祿勳典任
以四行察三署即其官制本於世胃然當辨論必屬俊良
今權法之所原古典刑之是意惟因循之日久浸滋蔓而倖
多敎生作法之涼濫起推恩之過且賞延于世諒非及於疎
宗官惟其人顧何取乎豈惟暨階仕進之路復無誨育之料
室不茨墉田不疆畝處不裕立身之道出不開從政之方略
觀貴途良鮮舊族此則上因朝廷法制之不立下自父兄訓
義之不孚故俾宰司詳為定令使夫家嗣先錄以寫為後之
體支子限年以明入官之重設考藝之格激之向學正保行
之條勉令率履前史不云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人君所以礪
世磨鈍致實用為庶乎位有稱職之才朝多濟世之美非惟
為國造士是乃為臣立家咨爾具僚知朕此指

呈族出官勅

蘇子容

自我祖宗恒叙邦族則疏封於爵土次則通籍於閭閻普
集京師參奉朝請然而山者浸遠皇枝益蕃獨有親疎則恩
有隆殺才有賢否則祿有輕重今而一貫於周行是亦美分
於流別雖睦婣之道誠廣而德施之義未周故廷臣數言宰
司繼請謂宜定正限以等彝朕惟親戚之間經史有訓漢唐之
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五宗紀遠近或聽推恩
而分子第或許自試而效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科舉或諸
王之女自主昏姻盡前世之所行顧當今之未備況我朝制
作動法先王豈宗室等夷反無定著因俾群公之合議將為
一代之通規載攬奏封具陳條目以謂祖祧昭穆宜從世出
之封王公子孫抑有親親之義若乃服屬之既竭捐于才法

之並傳在時以甄揚使官而勉至
之儀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食言以朕意
於將來遂頒明命意自義率祖統殊并降之文因時制宜斯
意變通之利害爾宗盟之眾固多博識之倫奉承新書當體
朕意

大翰類卷百三十八

大翰類卷百三十八 五

漢

司馬長卿

魏

陳孔璋 二道鍾士季 一遺

唐

程晏 一遺樊鍾 一遺昭實王 一遺

國朝

宋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九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九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九

左長史上海李伯璣編輯

組善慈谿馮厚校正

檄

檄

司馬長卿

告

大

單

享

之

為

善

幣

興

意

聞

白

樂

之

侯

敬

子

或

後

成

人之受命於天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教不讓寡寡鮮耻而谷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使使者有司之老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教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殺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給谷山澤之民不編聞檄到重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魏

為表紹檄豫州

陳孔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操也曩者董卓

文選百三十九

有均義之敗祖宗炎滅汗馬至今永為世鑒又董卓后季牛產祿專政內兼三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史事有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綏侯朱靈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赫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可空曹操祖父中常作賊與左伯倫並作妖孽發殺放橫傷化民父當乞勾欄養因職假位與金華璧輸貨權門竊盜焉同傾覆重累累禍遺孽本無德德標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揚除凶逆平定軍中官暴國於是提劍抑鼓奮金戈夏收羅英傑并服取用故遂與操同謀今謀授以押師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此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斷數喪師徒甚肝慨復分兵命銳隨完補備表行東郡太守

文選百三十九

領兖州刺史被以虛文莫敢威柄其據秦何一冠之謂也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遷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思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弱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仍復舉裔踞據無所幕府惟強除弱技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雷振布眾奔沮逐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兖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竊駕反旆群勳就發遣操使結將鄒顒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卿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掌國極位操因緣恥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威不顧憲綱又議即趙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遂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榮梓於柏苑宜肅恭而操帥將吏上親臨發掘破棺裸尸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亡中郎將金校尉所過騷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禁虜之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何科方互設嚴禁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交豫有無聊之民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而甚焉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納含容豈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

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之際誠忠正專為景權仕
我敵北征公孫瓚瓚冠逆非圓一年操因其未破降交書
命未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進河之丹北濟會其行人發
露瓚亦果莫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耳乃大軍過蕩西山
層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大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
操師震懼晨夜遁遁屯據教倉阻河為固欲以蟠蛇之斧禦
隆車之隊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戰百萬胡騎千群奮
中黃育應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
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擣其後雷震虎步並
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燒飛蓬落海以沃燐炭有何不滅者
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感慕曠
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充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眾獲亡迫
脅權時苟從各從創夷人為讎敵若迴旆方阻登高岡而擊
鼓吹揚素揮以除降路必士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
遲綱維絕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
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奮於暴虐
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官闕外託宿
衛內實拘執懼其篡節之萌肉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膽塗地
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
邊遠州郡過聽給與冠帶主遣眾旅叛眾以喪名為天下
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州郡使
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下師揚
威並臣杜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
賞錢五十萬即曲偏押將校諸吏 著勿有所問廣合眾

符賞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偏之難如律令
檄吳將校部曲
年月朔日子簡書令或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
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夫見機而作木腐凶危上聖之
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
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
懷依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
領不足以齊斧斧各字不足以濟譬猶穀始生翰毛而便啗
梁放肆顧行天主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
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鑿鑿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
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墨不刊
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
會稽可謂彊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
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登越軍及吳王濞驕恣強獨猾
始亂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大尉帥師南下榮陽則七國
之軍瓦解冰泮泮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胃
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恃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
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據虎
彊如二袁勇如呂布此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輩其
鋒悍特起鸚鵡張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缺嬰
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
為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大
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
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以江而不

濟者以韓約馬超通逃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
楷號河首同惡相敬並為壽陽安鎮南將軍張魯百固不
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其兵旅後整六師長驅西征致
天下誅偏將沙甌則建約集兵於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群臣
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
土崩魚爛張魯遁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
朴胡賓邑侯杜漢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
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鉅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
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
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漢等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
之邑胡漢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十有餘人百姓
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禍皆為賊魏超之妻孥焚首金城

文選卷三十九

卷三十九

父母嬰孩獲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
分不得不然夫驚鳥之擊先高擢翼之勢也狡野之威孟津
之退也今者枳棘剪托我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
舉天師百萬之眾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
屠各遼東羌棘霍舊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
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搤據庸
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舡橫海之師直指
吳會萬里冠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
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慙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
所持禽疾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士
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者
晉逆王誅將加則盧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表曰

臣聞師下邳振遼侯率眾出降還討駐固薛洪膠
城沈官度之役則張部高舉舉事立功後討表尚則都督
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張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
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內應密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表譚
則幽州大將焦贛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數百人皆
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及敵
旗靜安海內豈輕宰指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
正之理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仰伸變化唯道所
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為仇讐夕為上將所謂
臨難知交轉禍為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流滯首
且沒而不充隨波漂流與漂俱滅者亦其眾多吉凶得失豈
不哀哉昔嚴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摧魏
以數萬之眾破賊奔走今乃欲當御雷電難以其矣夫天道
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摧
誅之孫輔兄也而摧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為甚乃神靈之通
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
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
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
文繡砥礪清節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傳名德行脩明皆宜
膺受多福保父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
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折肱
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
將校孫權婚姻皆我國家良賓利器而並見驅逐兩絕於天
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犯隨頭改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

文選卷三十九

卷三十九

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犯隨頭改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

羅維賢聖之德也。鵠鳩之鳥，巢於葦葦，若折子破下愚之心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葦，若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瞻蕩重情，民命誅在一，與眾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福之上也。如其未能，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條路在足，則猛虎絕其嗜；螻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所全者重，以所弃者輕。若乃樂禍懷迷，而忘復開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計，折若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

鍾士季

往者漢祚衰微，聖主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而折撥，聖王正授其將，豫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德百靈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之已，是以命授六師，冀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唐虞舜禹，咸而服有苗，周武有散紂，發原表閭，義今鎮西奉命攝統，戎車無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以快一朝之志。故畧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躡襄陽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有違奔同，即

異諸葛孔明仍視秦川，姜伯約夔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若乃恃時保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此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負，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安禍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率眾內附，位為上司，寵殊異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害困僞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各豫聞國事，當等窮賊，賜命，猶加上龍，況巴蜀賢智見機而作者，誠能深鑒成敗，運籌高瞻，投助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禍同古人，慶流東晉，百姓士民安堵，繁業農不易畝，市不廼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犬穴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唐

內夷檄

程晏

四夷之民，長有重譯而至，慕中華之仁義，忠信雖身出異域，能融心於華，吾不謂之夷矣。中國之民，長有強強王化，忠義仁義，忠信雖身出於華，及真心於夷，吾不謂之華矣。竊心於夷，非國家之寬爾也。自竊心于惡也。豈止華其名謂之華夷，其名稱之夷耶？華其名有夷，其心者，其名稱之華夷，其心者。

仁義忠信於中國者即為中國之夷矣不待四夷之
代也有恃命中國尊倨不王奔彼仁義忠信則不可與人
不為中國之美乎四夷內無不我仁義忠信願為人倫
不為四夷之卑乎記登豆百夷其名尚不為夷矣華
人不知其有者也

數曲江上伯 天寶三載南齊公之故也 樊鎬

之血跡者豈不曰水伯乎爾自歎為身面為人控
之有紀矣故數倫於元氣之液弄權於坤
而所云不死是謂之賊伊我謂爾有是未何者三
月春風賊寇者五人才子六七人皆數揚文精開
關武庫應龍表法江千興飛壯心舞曳齒胃皆白龜
之族不為四夷之卑何為陰發暴珍潛生毒瘡實禍於
沙岸北死於長如教子者戰重堂之誠爾始若懸流
三十個跳江四十里固應轉而不親豈相及爾岸不碎
流不唐突設人所倚之榻爾孔勿之誘俾水術貴取之功
船聲之如蝴蝶捫空呼天死死不救倏忽化魚之惡誰下拜
牛之惠溺我國寶豈明時弄珠之泉沈彼綠船實玄夜藏舟
之壑與夫觀右山四耳之猷夢穎川一角之人置於大江木
匹斯其使揭竿求父之子投戍請弟之兄秦筭英傷妻之大
厲波濤狗婿之婦羅其凶害不忍於毒並告無辜于卜神
祇行哭失至於爾安乎爾今岸行賊害者豈不謂世
乎何哉業者溺孫與公於後湖之中淪炎帝文於東海
化鼉於黃氏之母為魚於羅陽之郡爾應時以舊據
圖殊不知事不以數數斯辱矣賢實已滿天命誅之

十

視爾自昔為過之所或天涯或地岳起於侯甸之外自
數之下豈比今日浦九門四達使哀聲悲響及聰聰
誰欺欺天乎然曲江者南嶠仙關此距靈霄足可効赤水
黃帝之珠胡為殲生籍司命之契况之人也皆編中華俗
游無河鄉所異猛火烈山而莫焚大浸稽天而不溺既遇爾
省括捨之中縱使飯街解漂之餓山經不沈之木豈可免爾
之圖乎茲中江自首創至本時數千里子更代易主島流
波耗纔可接於井蛙誰持順於海豈爾之所處豈不狹隘
乎人之所賞豈有舳舻乎連天寶載我皇恢土德以博之賢
也爾何補以致落凶以自斃使彼都人士自此之後懼爾同
失神之海惡爾其擇手湯匪徒欲爾盛事遇自撥也雖悔
可逞然靈英尊於君人時莫美於陽春君固愛人種德兼春
有非省國國去怪招爾美辭守宅無聞括守有曲不辜於
山獄之候繁於積孽之家僕謂數子叫天曹訴地府
爾主職在於斯值不然僕見欲上書於承明廬微近連
處擊劍長驅擊波深搜爾君遁逃則用能東請長臂者
之及於雄棠北使長股者憑踐之不熱邀離朱以視之命
定以縛之然後調馬梅弱獸於是急昇龍以報東門爾僕苦
混空隱形和水陸象則使牛曳蛇尾絕其本根從逢山見
毛終難必復矣僕亦宜念五六日至子旬時恐爾有詞曰予
不誠混成不令而行故矢在弦上垂而未發儻能易轍僕則
既往不咎若為刻舟爾則何辭以對徐容爾變惟審圖之
為徐敬業討武曌檄 駱賓王

四朝

擬漢使諭郡國生擊邯鄲檄

惟高皇帝提三千卒起自豐沛赤旗一揮而天下既定累洽重熙至于孝平皇帝親在幼冲委制新都侯莽久東國鈞迷致潜萌異圖僭好天位四海豪傑怨怒次骨至有拔戈待旦而弗靡者善類始豎持劍之士動以萬數不一二年直搗長安舉其誅莽天地為之開明日月為之宣昭人祇為之昭舒爾吏民之所共知賊王即起本邯鄲卜筮之家乘海內弗靖詐稱成帝子子與以惑爾吏民趙輝亡賴男子遂立為帝帝下幽冀漢與賊決不兩立義將剪焉之今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振旅東方來軍容之盛輝赫震湯如雷如霆嬰其鋒者無不殞滅爾吏民皆漢傳宗豈有不忘二百

年子養元元之澤帥爾子集執爾戈矛鼓行而西相與成大功漢法具在暗昧如爾者受上賞華旗斬將若次之執俘獻賊者又次之爾吏民隨所擇焉前之大將軍建立殊績垂名竹帛者亦夫人也爾謂爾吏民弗能之乎亦在勗之而已其有欲知逆順之辨甘為賊虜敢持兵以從我者必草薶而禽爾之蓋根株痛斷乃止耳爾吏民姑昧昧思之新莽篡立已十四年豈有官有司誅臣甲士雄天下尚頸血賤地節解縹分王即以新漢之衆假名烏合遇戰則鳥獸散其能與漢兵敵乎漢德在人昭著未泯海內謳吟思之雖五尺童子日夜矯首以望赤旗旌旗之至故一叱咤開破昆陽之圍斬司徒之首拔武關之險降宛城之兵下河比之衆星流若掃若神其有天下皆爾吏民目所親聞此但信天命所在有不可

漢大尉諭七國檄

王穉

易也昔高皇帝嘗刑白馬盟諸侯王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况王即僭厥帝號反易天常罪決在不赦爾吏民上仰天命下度人心尚傳相告語戮力以誅無道使它日祀漢配天不失舊物爾吏民榮名無窮焉不然漢兵且至其無悔

蓋聞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者春秋之誨為非者天報以殛大易之道也昔我高皇帝既定天下懲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分二等之爵大封同姓侯者百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而是時昆弟少諸子又幼弱故孽子悼惠王至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潭王具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凡以廣親親之道固磐石之基也惟時諸王奄有民社固宜謹守職約作漢藩輔不顯亦世與漢室相父遠今具王潭乃稱首亂連諸國反宣漢頃有負於若等耶然當先帝之封潭也心固疑其有反相嘗諭之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漢頃首謝不敢又潭就國乃遂招致天下亡命公即山鑿鑿焚海為盟變亂法度復以太子故內懷怨望詳稱病不朝失藩臣禮於古法當誅有司數請其罪孝文皇帝寬容不忍因賜之几杖若不朝欲其改行為善撫至厚也今不圖改過自新益肆驕恣背德義壞先帝所建立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害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燬室家掘發丘隴為虐暴甚而卿等又重逆無道毀宗廟國御物皆干國之紀其罪不容誅幕府欽承皇帝制詔盡護諸將以大軍東向問罪

國惟尔七國皆劉氏之先帝所建立而同姓一家之論
猶在耳縱不顧國家之法獨不念先帝之故畏其在天之靈
乎且七國反書以御史大夫龜錯變更律令侵削諸侯為辭
皇帝量比天地信如日月不變一人謝天下亦既誅錯以昭
至公而七國兵不戢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明矣叛逆之
罪上通于天今靈旗東指所謂應兵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者
也計七國之地不能當漢十二顧乃糾合區區之眾而欲與
大漢為敵雖積薪聚薪而待白刃豈不殆哉如能解散前惡
以先帝子孫骨肉為念請命降服者皆除其罪復故其間豪
傑有能擒斬渠魁倡眾來歸及所在士大夫能慕義効忠戮
力成功者封拜之科厥有令甲夫逆之與順禍之與福其趨
不同判若白黑為逆而甘於屠戮孰與為順而受福功名富

文淵百三十九

十四

貴得于求世者乎禍福之原唯人所召毋狐疑猶豫為知幾
者所矧嘆慨到其言請所處書不盡意

漢伏波將軍論南粵檄

蓋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惟大漢隆興兼制八荒威稜所
被罔不臣妾陛下即位厥既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
出兵從事于蠻夷是故有司臨境而東顧請服聞王服辜大
將軍秉鉞單于奔慕栗騎抗旌昆邪右袂自上古所未能攝
正朔不及其俗者莫不誠膝受事稽首來享甘心而內附惟南
粵在服嶺南本南海地越佗故越吏秦滅天下亂佗輒據其
地自立為王南皇帝已定天下為中興勞苦故釋佗不誅因
而王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為外臣及高后時南粵
伐陽龍歸為解乃自尊稱為帝稱制與中國侔南粵

文淵百三十九

十五

去南粵籍遣兵擊之會國有大故兵罷孝文皇帝務以德懷
柔四夷為他親慕在其是望守也其從昆弟咸尊官賜寵
之而遣使諭盛德焉佗惡漢兵之威而慕漢之德故特使天子時稱王
其帝制通使如故然則南粵之君臣如故特使天子時稱王
朝命如諸侯而已天子寬宥掩覆瑕玼亦置不問陛下元
之四年佗孫胡嗣為主而東粵侵其邊邑胡不敢擅興兵上
書天子請命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為與兵未至而東粵平
胡感漢德且約入見天子已而背約不入見而遣子嬰齊入
宿衛胡死嬰齊歸國立擅殺生自恣無道天子數使使者風
諭亦竟負恩不復見天子及其子與繼立乃與毋后謀求內
屬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天子許之賜其相呂嘉印
其故重刑用漢法諸使者留鎮撫之則是大漢始然嘉惠于
南粵者甚厚為南粵計其將何以報漢德乎頃者其王王太
后能念漢恩不可負知約將入朝獨呂嘉久執國柄厥福自
專願以內屬為非利於是天子遣兵及其境問罪遂以反聞
截其王王太后盡殺漢使堵蒼梧拒漢使天降道厥罪
不可赦陛下赫然怒是用命將出師將盡誅夷之而郡縣其
地雖其地方萬里廣袤有厚象霸擊玃瑁諸奇產然以其大
漢之強盛得其地不足以為大得其財不足以富徒以其罪
愈惡貫義所當誅用宏鴻恩之盛震懼我大漢威命於無垠
幕府今受天子詔分命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
出豫章下潯水又船將軍出零陵下緇水下潯將軍下蒼梧
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何江咸會番禺殄滅之期決在今日
蓋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此南粵官屬將校

斬捕元凶相率來降
 天子所不忍用是
 疑貳以自外我天
 而禽欄之盡殺乃止
 母忽

文翰類選大成卷之百三十九

卷之百三十九 十六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四百十四謚目錄

漢

武帝 一篇 清元茂一篇

齊

謝玄暉 一篇

唐

賈曾 一篇 賈幼隣 一篇 薛敬輿 一篇 權載之一篇

李侍讀 一篇

宋

范文素 一篇 歐陽永叔 一篇 王禹玉 二篇

元

姚端甫 一篇 王磐 一篇 王構 一篇 陳儼 一篇

子靜 一篇 張士觀 一篇 袁伯長 一篇 虞伯生 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四百十四謚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四十

左長史上

紀善慈

冊

漢

封廣陵王冊 武帝

嗚呼小子平昔亦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
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
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祇祇疏疏延恭延順毋相好逸
毋違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至其
戒之

銀江九陽冊 潘元茂

制設時之相領州牧武平侯以不備少出關之
在西漢下唐隋當此之時若綴流宗所祀社稷無
羣凶觀鮑運城邑一人尺土朕無役焉即我高祖之命
隆於地朕用風興假寐震悼于殿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
其孰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又我皇家弘濟于艱難
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
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居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
也後及黃巾反為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
其功也又君之功也韓暹揚奉專制威命
動起其難遂使許都造其京畿設官祀祀不失舊物
是神於是授又止又君之功也表術情節于南
趙周

君之功也迴戈東指呂布就戮東軒將返張揚沮斃此國
罪張繡精伏此又君之功也表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
擁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人
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遵諸神策致局官度天殲醜類俾我
國家撥於危殆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表譚高
幹威震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
崇亂二世表尚因之通據塞北東馬懸重一征而滅此又君
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震荆湘此又君
交臂服降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肅清河湟求
所逞欲珍之渭南獻賊萬計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
功也黜卑丁令重鎮而至單于白登請更帥職此又君之功
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德班叙海內宣美風俗旁流動
教恤愼刑獄此又君之功也民不曰愚教崇帝族此又君
前功也此又君之功也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成如
也朕聞先王並建諸侯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其
禮物所以蕃衛至
念功乃使邵康公
穆陵北至于無
爰及襄王亦有
駘虎賁鉄鉞拒
繫二國之是賴
烈綏爰九域罔不率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晉
焉朕以眇身託於兆民之上求思厥職非謂水非
朕無任焉今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中山鉅鹿常山

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為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
綬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符使符第一至第十右
錫君之至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
公入為卿佐周邵師保出為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
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
故傳武平侯印綬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經緯礼
律為民範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
玄牡二匹若勸分務本簡民昏作果用端緒大業惟興是用
錫君交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敷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礼
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愛發
四方遠人曰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君君研其明哲
恩帝所難官才任賢群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
之均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
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但聞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
鐵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
錫君彤弓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千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
德明允篤誠感乎朕思是用錫君鉅龜一自珪瓚副焉魏國
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
朕命簡恤爾眾時亮厥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齊

明皇帝謚冊

謝玄暉

維永泰元年九月朔日哀子嗣皇帝諱仰惟大行皇帝早棄
萬邦聖烈方遠式尊帝世俾增鴻猷咸以無名以化則言
莫宣其道有求斯應則影響庶同其功所以永言配命寄

心宗極光昭令德允樹恩聲伏惟大行皇帝今信四時齊
日月劍光大於登庸通神機於授命因時以惕精九萬而輕
室天保既定運四海而高瞻及乃開物成務重維國綱風行
草化心住如神左賢右戚內樂外禮輯五材以教民申三
而左肅肅威德殷薦美善斯畢皇矣之業既孚蒸哉之道
咸歸於心方遠朕世在天龍蓋告期遠日無改仰則前王俯
詢百辟崇德稱康允極鴻名謹命某申奉太牢之奠謹上尊
謚曰明皇帝願号高宗天人允協神其尚饗嗚呼哀哉

唐

玄宗明皇帝冊

賈曾

朕以寡昧虔奉鴻休本殊王季之賢早達延州之節昔者聖
曆已讓皇嗣之尊暨至神龍終辭大弟之授豈惟衣冠所觀
抑以兆庶咸知頃屬國步未夷時艱王幼大業有綴旒之懼
寶位深墜地之憂議迫公卿遂司契象日慎一日以至於今
一紀之勞勤亦至矣萬邦之俗化漸行矣將成夙願朕寢寢
區昔堯之禪舜惟能是與舜以命禹賜私其親神器之重允
歸公授皇太子其有大功於天地定佔危於社稷溫文既
聖敬日躋委之監撫已移年歲時政益明庶工惟庶朕之知
子庶不負時曆數在躬宜隆元后可令即皇帝位有司擇日
授冊朕方比跡洪古希風太皇神與化遊思與道合無為無
事豈不美欽王公百寮宣識朕意

肅宗宣皇帝冊

賈幼隣

維天寶十五載歲次丙申月戊子朔二十一日戊申上皇
帝曰咨爾元子其惟天為大惟人君則之順乃德故爾禹

告謝吳天上帝

陸敬輿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日癸卯朔天子

金瓶梅
百四十一



臣恭敷謨謨告于昊天上帝惟我國家克明道不齊神命渾
作神主常以號奠上下而災於人禍之業之風食祿畏居
位五祀之期不日而災不敗是用不敢不敬奉神主而三時
誠懼烈祀之數無望而不日而災不敗是用不敢不敬奉神
誘衷悔禍勸勉之恩悉一人之德而不敢神心範
新茲乃九廟之休維人公無以居之而何樂焉而屬冠履
久稽告謝今近知帝廷長生在殿以聖用豐齊安盛庶品
冀憑經之式薦至誠尤望

卷之四

載之

維永貞元年歲次乙酉十月朔日
大行皇帝使令天地作爲父母
永光明建用皇極堯在寶
應制天

咸命廓開王塗是登王廟乃宅丕后服藝祖神宗之大烈
祀人異人之至敬教倫攬持尊嚴恭燭明四極發育萬
匯沐乎仁澤巡清乎本貌乎千建中風聲與貞觀同符
時有稷卨變生京穀省方收薄弘陰陽之功整旅致誅申
耀之令鵠誠息王軌不冒持載鏘清砥平然後明經
密紀萬靈以旌命度敷施九德成事舍弘亭毒以致其和情
采靈受以通其志政刑有當宸衷有銘煥乎文明之化成也
因時創節象封設樂讓然中和之被物也納嘉言於近侍
轡已行之詔疾謔口於宵人省過誤之罪去徽號而約己
廟祀而尊祖九譯通道萬方來庭實旅焯乎歛籍夷歌陳
於樂府霜露所隆車書大同順氣旁達天休滋至慶霄輪
囷德水清澈三辰秉陽以宣耀百嘉麗地而交感飛走呈
祥肖翹遂

文翰類選卷之四十四

六

性在有天二十有七年夫文恩光被陶唐之盛也惜仁忠
利虞帝之教也。釐丁穆周文之業也。聰明神武漢祖之烈
也。窮古先之大律極帝者之上儀。方將危竹崇立待檢玉謀
奄遺天命永棄萬方億兆敷哀號靡詎顧惟冲昧懼忝孫
謀君父有命付茲神器虔恭貽訓感慕滋深今因山既建同
軌畢至一二元老宗工碩生乃稱天之禮稽節惠之法式遵
古義敢薦大名謹遣攝太尉門下侍郎平章事杜黃裳謹奉
冊上尊謚曰神武孝文皇帝。制曰德宗伏惟聖靈昭格膺是
典禮幽贊丕祉。流千無窮。嗚呼哀哉。

文宗皇帝謚冊李

李待價名珪拜相

維開成五年歲次庚申七月乙亥朔十一日乙酉哀弟嗣皇帝臣伏惟大行皇帝德升上玄功定內難百辟勸進萬姓樂

推汨順人撫運嗣統立極旋建大中之道執契弘無為之
化聰明天縱孝敬日新翼承九廟之祭蒸奉三宮之養
以文思光赤縣以武德遠播海慈厚下端莊肅物產豐無
不察難發若不知成湯之六事同德大禹之九功咸序學無
常師惟恪王是式仁必由己以蒼生為心修雅樂而篇韶成
音戒逸遊而靈囿望幸過外夷之教羈縻殆絕舉中古之典
汪洋勃興言禁無私恩煥燭無侈服每宰臣伏奏卿士宴見
論道何嘗於日肝恤刑已至於歲歲大開諫路深排倖門危
言激訐惟理是聽匪唯納之而又賞之密成貴寵惟法是訓
匪唯誠之而又繩之貞符秘瑞王者之所寶郡國承詔寢而
不揚鴻名微號列聖之所重臣寮抗疏約而不受典起儒術
修明祀事刻經誥之珎琬真宗廟之琮璜鷄鳴而起致於
衆善日入而息既於群書敦叙九族厚感藩之恩協和諸
邦情我狄之信至公不私於天性體道必從乎人致應變應
解知機如神日者教逢倣擾星有謫見克已脩德側身勵政
和人心以保天戒而來祥復貞觀之故事編開元之政
至旌別淑慝澄清品流一物失所必形於辟容百姓未康
勞於聖慮聽政餘力游藝緣情探二南之風雅窮六義之教
化汾水湄韶石梁變體使傷人口馨香國風南山崇京國
之望不列祀典綿千百年舉神授職發目精懇與雲致雨
應慶祈至於出官人放鷲為太官節重味之膳外府減外土
之貢開倉賑乏平糶郵餼蠲不為災水潦不成沴日月
照天地含弘育翹蠢蠕樂生遂性稽帝王之能事鄣封疆
義起過三五度越聖賢縣是四夷八閩不庭九州六合

問不順在宥天下十有五年於戲身居九重心過四海
憂濟時藥洽平形符勢至手太漸啓金縢而無驗玉
而有命顧勳勳味玉奉寶圖抵奉神品不克荷今因山戒
復土備禮肅深手足哀結精靈時天擇標觸增感夫謹若
行之迹號者功之表林鴻生之議從公卿庶尹之請考
彼古道易茲大名對越昊穹式揚徽烈謹遣太尉中書侍郎
司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珣謹奉冊上尊諡曰元聖昭獻孝皇
帝廟號文宗伏惟睿靈昭格膺受茂典隆膺宗社介福無窮
嗚呼哀哉

宋

乾德上尊號冊文

范希文

維乾德元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己酉朔十六日甲子攝太尉

守司徒兼侍中蕭國公臣質守司空平章事臣溥尚書右僕
射平章事臣仁浦及內文武臣寮馬步諸軍將校藩郡守臣
四夷君長繼黃耆文等七千五百人謹再拜稽首上言曰惟
天為大惟堯則之又曰舜有天下無為而理是以古之言道
德者莫先於二帝一則曰聰明文思一則曰溫恭儉嗇英聲
茂實意無欲而自章景福鴻休心無求而自至巍巍蕩蕩可
得而言伏惟皇帝陛下高明博厚宣慈惠和純粹之德全孝
友之行著惟精惟一知微知章向者龍尚慶於濬淵日未解
於賜谷歷試之際志在扶危險阻艱難何往不濟躍馬蹈高
平之陣麾戈佐淮甸之征喋血塵兵一月三捷勞旋飲至
功莫二洎乎天監厥德用集天命人祇叶應風雨咸若若
勿忘國步猶擬始則李筠犯順長戟指關并人連禍冠

北都於是有大行之行重進佑亂并德崇奸愾負千里生民
被毒於是有廣陵之役千乘萬騎如霆如雷詢彼仇方震疊
區宇翠華宵至堅城旦下連平二孽有同符契緊朝已采出
師誅暴未有若茲之奇速也頃者華風不競中國政體五崩
三江宜諸度外殊文異軌六紀于茲肇啓聖訓驅攘寇亂荆
湖底定南土晏然燕薊之戎汾晉之孽燕巢幕上朝不謀夕
遼寧少間理道無壅嚴恭寅畏一日萬機勤於已而恭於人
儉於躬而豐於物明四目而高視達四聰而遠聽不侮鰥寡
恤天窮也信及豚魚遂物性也惜力念耕耘之苦推食關介
胄之勞法家之派既峻且密乃詔大理重正刑名俾盡哀矜
務從寬簡減盜竊之罪緩盜劫之禁好生之德通于神明若
乃味爽不顯坐而待旦商湯之戒慎也側身損已長轡遠馭

漢文之化也

漢文之化也猶名實信賞必罰建武之法也果敢決
斷從之如流貞觀之風烈也帝王之道於茲備矣太平之業
於茲成矣於是祗見清朝致其享享圓丘展禮對越二玄一
獻而天帝降祉再獻而神人以和三獻而萬祿攸報祥風拂
袂休氣繞壇熙怡群心胥悅國家大慶衆庶共之肆赦
覃恩俾民更始與天合道謂之應天大無不覆謂之廣遠無
不至謂之運博施濟衆謂之仁智周萬物謂之聖化成天下
謂之文保大定功謂之武其德無際謂之至德臣等不勝大
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
伏惟垂日月之明監億兆之情凝旒端委昭受鴻名如山嶽
之固如松柏之貞乾健不息品物咸亨承天之祐萬壽千齡

尊皇太后冊

歐陽永叔

敬盡報上之道以謂君德甚盛其言不足以包發美於是
至如加諡之文夫欲推事有之禮才追遠之志則奉素享之
祭號益新紀之鴻烈謀群公諸太宰以厚際天接地而震
顯之不亦當靈心而傳古誼乎恭惟仁宗神文聖武明孝皇
帝躬清明之資賦神康之畧乾行施之不息仁性根於自然
時乘六飛端御大器知窮八荒而不見其迹澤及萬彙而不
居其功爾乃簡拔峻賢放遠邪佞有懲刑獄懷保鰥寡實不
徇所私罰必當于理與農桑之本務緝禮樂之隆文有慘怛
好生之心吏或誤入重辟必終身見斥有寬裕後諫之度言
者發進狂直必曲意見容念兵革之傷夷則不殺而服念稼
穡之勤勞則用寧于逸矧履天下之毒而持之以抑畏饗天
之富而寶之以儉素費焉不聞於時盤鍾鼓不涉於閭閻宮
室之奢靡之飾器服珍奇之玩加以夙夜齊思事天之誠
盡霜露休惕念親之感深方朝廷之久安通大革因循而聖
政又新為社稷之重計適前定禍亂而皇嗣蚤立故四十二
年仁恩川流涵濡惠慈格于上下日月華風雨均四時和百
穀蕃北有獲秋而不能驕西有黠寇而不能軼重魚遂性自
安川藪之游男女嚮誠更趨耕織之樂固有幽遐荒昧之俗
不約而子來奇偉備備之瑞不期而特見者矣至赫我憲度
鴻明聲文布施自載籍之傳蓋未有休功盛業可加于茲也
重循涼菲永念猷訓今將款清廟崇嚴壇遂受厚福以滂
元宜于此時臨彤庭發五版上不敢陳祖宗之典下不敢
神民之情如堯如舜如禹如湯豈不高一世之聳而汎萬世
之聲哉爰飭上儀載揚景懷謹遣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

集 296—329

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太師開國公食邑七千六百口
食實封二千五百戶王珪奉玉冊玉寶加上徽號曰仁宗體
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昭明孝皇帝恭惟明德在天
臨受徽稱維億萬年永錫嘉祉謹言

立夏國主冊

維熙寧二年歲次己酉三月戊辰朔十四日辛巳皇帝若曰
於戲昔堯合萬邦而民風和周建列土而王業赫若古申命
蓋國家之成法也咨爾東常通性純壹飭躬靖虔坐稟山川
之靈舊傳口劍之賜撫有西夏傳于本朝知事君必盡其節
知守國當保其境乃乃發誠素外孚摯言質之天地而不欺
要之日月而不昧朕用稽酌典故表顯徽實錫爾以茅土之
封不為不寵加爾以車服之數不為不榮消辰既良備物既

立夏國主冊

維熙寧二年歲次己酉三月戊辰朔十四日辛巳皇帝若曰
於戲昔堯合萬邦而民風和周建列土而王業赫若古申命
蓋國家之成法也咨爾東常通性純壹飭躬靖虔坐稟山川
之靈舊傳口劍之賜撫有西夏傳于本朝知事君必盡其節
知守國當保其境乃乃發誠素外孚摯言質之天地而不欺
要之日月而不昧朕用稽酌典故表顯徽實錫爾以茅土之
封不為不寵加爾以車服之數不為不榮消辰既良備物既

元

皇帝尊號玉冊

姚端甫

維至大二年正月乙酉朔越七日辛卯皇太子中書令樞密
使臣某謹率中外文武百僚頓首頓首謹言昔我世祖既平
炎趙質之於書幅員廣長振古無倫復憲之下八紘萬國莫
敢不庭何獨一王西北岸然憑道阻脩方命正朔億縑之面

不聲威靈之而不龍靈靈不能聲罪致罰入其地終以聖
仁親其宗親也荒有年歲宗繼序慎久驚頑天昭明於祐
聖孫獨異陛下授以太祖皇帝信寶撫軍漢北是固以張足
付神器之本時未及冠承命即行其視萬里莽園寒冽之鄉
不遠不難如堂過庭至則焚厲諸君備明法制簡拔果毅
苦分勞解衣燠寒推食餼飢沈沈一汜一士氣日作磨算代計
待寇歲至奪人以先身踐戎行連馳電擊大北其群虛已不
矜日慎一日始終十年不狂屢勝狂狡不憚惡銳未加當以
選鋒伺間出奇盡襲輜重務得無歸度不敵軍毫倪累累隔
口百萬致茲救弊平四十年未靖之梗成兩祖宗未竟之志
天下之人聞其風聲思親天光者願九圖一心推是
乾符歸正宸極弛武事之夙習浴新化以文治立愛自親曾

立夏國主冊

未旬冰上尊太后問安以時下建儲官庶政是先又舉列
未遑之典欽崇元祀玉璫黃流薦禱太室還鄧龍興徘徊太
祖龍旂九旂薊金于斯肇基帝業為城中都又以孔子垂箴
百王將二千年而顯謚未稱加大成至聖文宣王上立尊
于軍與凡庭臣悉大賚之間歲不登既賑既恤虞施未備
罹罪畧再肆大宥至德難名赫惟天為大掛一漏萬其
觀如斯求可盡臣下歸美報上者惟是微稱謹奉玉冊玉寶
上尊號曰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帝欽惟陛下立心
天地立極生民茂對鴻名于億萬年

皇后冊

王磐

維至元十年歲次癸酉三月甲寅朔十三日丙寅皇帝若曰
天地合德故能萬物而

而無外至矣夫婦之大義實配陰陽之兩儀谷爾皇后弘吉烈氏戚里名家尤勳貴族備禮率禮今德來嬪自朕奉藩之初至于踐阼之日明識遠慮裨益宏多雖稍罹正位于長秋而典冊未光于大禮茲者文臣敷奏是應朕心今遣攝太尉中書右丞相安童持節授爾玉冊寶章備物充庭式遵古典於戲恭順接下九族形雍睦之風儉素相高萬世衍靈長之福服茲寵命益懋徽猷

太祖皇帝加上尊號冊

王備

維至大二年歲次己酉某月某日孝曾孫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伏以恢皇綱廓帝終建萬世無疆之業鋪宏休揚偉績導累朝已定之規式當繼統之元蓋有稱天之謠孝弗忘于率履制庸謹于加崇欽惟太祖聖文皇帝陛下臨聖

文宗顯皇帝冊

十四

委庸謀雄斷師仁恩而濟屯厄振綱策以馭彘文惟解衣推食于初年見君國子民之大畧玄符顯擢諸部悉平黃鉞載麾百城隨下蕭二兼收于夏尊餘波克殄于金源蕩乎無能名迹遠追于湯武繼之爾其為訓道允惕于唐虞振深發獄而維者四馬繫括殊封而統之一也肆予小子承此丕基兩祇見於太宮恒優臨於端殿祗垂鴻方錫裕尚期昭報申牒鏤玉以增輝敢緩彌文之舉謹遣某官某奉玉冊玉寶加上尊謚曰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伏惟威靈昭假景貺濬臻闡繹吾元與天並久

皇太后冊

陳儼

維至三十二年歲次甲子十一月丁未朔皇帝臣某謹稽首言在甲子十一月丁未朔皇帝臣某謹稽首言

莫加於孝况恩深於鞠我而禮重於正名歷代以來令儀考人子之職所在天下之母宜尊尊惟聖母聖善本乎天資靜專法乎地道上以奉宗祏之重下以叙倫紀之常助我前人守卷耳憂勤之志保予冲子成思齊離肅之風肆神器之有歸始於孝之志定昇付雖由於曆數規模一出於庭闈是用率籲衆心章明鉅慶不勝拳拳大願謹奉冊寶上尊稱曰皇太后伏惟長信穆穆周宗綿之倫洛書之錫福繁慈極之儀天璣圖寶運於萬斯年誠歡誠什稽首再拜

皇太子冊

閻子靜

皇帝若曰祖宗聖緒恭承不顯之謨兄弟懿親宜正元良之號立天下之大本示天下以至公咨爾皇太子某德器淵深英姿玉粹武奮清宮之偉績文參定策之殊勳宜特垂謚交

文宗顯皇帝冊

十五

輝之情式相好美其在身臨守成之治演汝贊之故於連枝同氣之間付以監國撫軍之任茲上承於母意益允出於朕心已於六月朔旦面授爾皇太子金寶今復遣攝太尉丞相裕恩不花持節授爾玉冊維寵命之符膺尚謙恭而自牧益盡寧親之孝益勤事上之忠以敷九族內睦之風以衍億祀無疆之慶

仁宗皇帝謚冊

張士觀

維延祐七年歲次庚申八月丁未朔第十日丙辰孝子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臣聞觀其謚而知其行著王者之否而臣子之情宜極形容爰體至公式揚景鑒欽惟大行皇帝聰明冠古聖智自天初大德之降遐生內興於不測乃從

郎獨運聖護正神器於幾危定乾維而重構豐功盛烈奮立
一時備望英聲揚溢四海尋被武皇之愿試納于大麓以弗
迷由丹甫之就親膺元良之重寄取法裕廟主壺之道隆奉
養東朝因心之孝至及嗣服服益見獻為月恒日升廓昭代文
明之治海運泰與推聖人博愛之仁至於教勸農桑不苦因
穢每覆衣於庶獄必惻但於哀哀聲設制科以待天下之士
特旌死節以勵天下之忠臨御十年始終一德身備斯文而
不倦人由其道而莫知克謹待盈多實美屬升崇於吉祔
用祇薦於鴻名上以聖在天之靈下以臨造庭之請是謂剛
日備舉綱條謹遣攝太尉某官某奉王冊王寶上尊謚曰聖
文欽孝皇帝廟號仁宗伏冀廣靈俯垂歆鑒流光有永錫羨
無疆

全唐文選卷百四十

十六

英宗皇帝謚冊

袁伯長

伏以瑤圖繼緒神已御於湖玉冊揚休禮宜陞于太室悼
降年之永永嚴立政以如新爰述徽猷以傳信史欽惟大行
皇帝文明天縱剛健日嚴辨奸邪於嗣位之初彤庭祇畏廣
儀注於熙朝之際清廟肅雝絕封勅以杜儉人申憲章以勵
多士罰放無赦令必惟行軍臨三載而有成知周萬物而莫
隱豈運逢艱否大命靡終然號謚追崇尊名是著謹置攝太
尉某官某奉王冊王寶上尊謚曰睿聖文孝皇帝廟號英宗
伏惟炳靈有赫歆格無違祐于新宮以妥以宜

明宗皇帝謚冊

袁伯生

臣聞統必有宗生當傳以致其讓廟必有主致思所以尊其
名稽古考文宣天錫謚欽惟先皇帝風秉勇智惟時元日

傳次之成言避諱歌而述出雖身居絕域多歷於歲年而
動逸人樂為之先後德威引著未堪大業之艱貞事變匪常
猶閱生靈而慎勸蘇來蘇於後戴戡定以奉迎已謹清宮
俄虛黃屋臣民寡祐未清惠澤之敷施天日有臨尚想神明
之如在禮嚴升祔誠備顯揚謹遣攝太尉某官某奉王冊王
寶上尊謚曰翼獻景孝皇帝廟號明宗伏冀廣靈慈俯同歆假
克綏丕祚垂裕無疆

文翰類選大成卷之百四十

文翰類選卷百四十

二十七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四十一

漢

班固三篇 孔安國一篇 孔安國一篇

魏

曹子建一篇

晉

李令伯一篇 羊叔子一篇 劉越石一篇 陸士衡一篇

庾元規一篇 張士然一篇 桓元子一篇 殷仲文一篇

宋

傅季友二篇

齊

任彦升五篇

唐

房玄齡一篇 魏徵一篇 王勃一篇 楊炯明一篇 陳子昂一篇 韓退之一篇

武平一一篇 柳宗厚一篇 陸敬輿一篇 吳少微一篇

柳宗厚一篇 陸敬輿一篇 吳少微一篇

柳宗厚一篇 陸敬輿一篇 吳少微一篇

柳宗厚一篇 陸敬輿一篇 吳少微一篇

柳宗厚一篇 陸敬輿一篇 吳少微一篇

柳宗厚一篇 陸敬輿一篇 吳少微一篇

柳宗厚一篇 陸敬輿一篇 吳少微一篇

柳宗厚一篇 陸敬輿一篇 吳少微一篇

柳宗厚一篇 陸敬輿一篇 吳少微一篇

柳宗厚一篇 陸敬輿一篇 吳少微一篇

柳宗厚一篇 陸敬輿一篇 吳少微一篇

柳宗厚一篇 陸敬輿一篇 吳少微一篇

柳宗厚一篇 陸敬輿一篇 吳少微一篇

柳宗厚一篇 陸敬輿一篇 吳少微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四十一

表類

漢

表類

表類

表類

表類

表類

表類

表類

表類

表類

表類

表類

表類

表類

表類

表類

表類

表類

表類

表類

表類

表類

表類

表類

表類

左長史李伯璠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異姓諸侯王表

異姓諸侯王表

異姓諸侯王表

異姓諸侯王表

異姓諸侯王表

異姓諸侯王表

異姓諸侯王表

異姓諸侯王表

異姓諸侯王表

異姓諸侯王表

異姓諸侯王表

異姓諸侯王表

異姓諸侯王表

異姓諸侯王表

異姓諸侯王表

異姓諸侯王表

異姓諸侯王表

異姓諸侯王表

異姓諸侯王表

異姓諸侯王表

異姓諸侯王表

異姓諸侯王表

異姓諸侯王表

昔詩書述夏之隆辭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高稷脩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桀起襄公晉文終獻孝昭嚴積德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後用力如此其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廢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諸城銷刃并語燒書內銅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戎疆於五伯閭閻偏於戎狄悲者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卿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下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宋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廼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諸侯王表

諸侯王表

諸侯王表

諸侯王表

諸侯王表

諸侯王表

諸侯王表

諸侯王表

德惟寧宗子惟城母傳城壞母獨斯長所以親親賢賢表
功德關諸盛衰際根固本為不可接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
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
至厲院臨河洛之間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賦之言然
天下謂之共王疆大弗之敢傾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
王祚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執業相持
莫得君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魏勝之地聘狙詐
之兵贊食山東實切取勝因務其所習自任私知編味三代
盛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疋夫內亡骨肉本根之
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
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
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二等之爵功臣侯者

文淵閣書目十一

百有餘年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
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數四以往奄有
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舊會稽為荆吳北界淮潁略廬衡為
淮南波漢之陽巨嶷為長沙諸侯比境周巾三垂外接胡
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
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
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播
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
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
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
小者流荒域法大者驟孤橫道以害身致國故文帝采賈生

之計削其楚武帝

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
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
自折自此以來者分為
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
北邊矣景帝七國之難
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
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
為上民所導統與富貴
莽知漢中無嫌微本
權假伊周之無顧作
謀既成跡據南面而
漢諸侯王厥角節首
求容媚豈不哀哉是
以究其終始疆弱之變明監戒焉

高帝書文

自古帝王之興
與自秦二世元年之
然後西滅秦立漢王
天下迺平始論功而
大城名都民人散亡
過萬家小者五六百
國以永存愛及苗裔
盡命賜備厚大孝之
民而不思所恩之樹
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
賴焉亦漢功也

為獨樹表

孔文舉

厚開洪水橫流帝恩假
將弘祖業主於公牌戰
運勞謙旦又惟岳降
人參求四方以招賢
禦暴陛下敬聖養和
基緒遭隅厄
人並出竊見苑士平
原補衡年二

十四字正平淑賢貞日
二見韓誦於口耳所轉
密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恩若有神弘
義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思果正有忠懷霜雪
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應抗行史無稱即殆無以過也繁是
累石不如一鶚使衡立明必有可觀乘機轉辭溢氣全涌解
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未試屬國魏保單于終軍欲以長
轡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刑代美之說曰路狎嚴象不用異才
擢拜臺郎衡宜與焉自者得施羅來動據冀雲漢揚聲紫微
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員貴士增由同之投復鈞天廣逸必
有奇麗之觀帝室呈異必茲非常之寶若衡守革不可多得
數楚陽阿至妙之客常持者之所負飛兔騁烈足奔放良
樂之所急也臣等聞性敏不以聞陛下焦憤下必須効試

乞令衡以榻授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出師表

諸葛孔明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遭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嚴整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當此之時不顧於內忠忘之士亡
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遺志效忠於陛下也誠宜開獎聖聽
以此先帝遺德攸事生靈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
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諸事無不悉聽將軍之命凡有
作姦犯科及為尋常者宜自有罰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
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允
等此皆良實志氣忠貞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
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
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誦
之曰能是以舉為軍中主簿是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
能使行陣和睦無誤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覆也先帝在時每與臣
論此事未嘗不垂意有恨於桓靈也侍中郭攸之費禕此
亮貞亮死節之節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
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
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
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
於敗軍之中受任於敗軍之中受任於敗軍之中受任於敗
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
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瀘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

室選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
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微之棉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
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
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
言深追先帝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
之明量臣之才故臣伐賊才弱敵疆也然不伐賊王業亦
不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
履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
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
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

全蜀選卷百四十一

六

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
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
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
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
難塞賢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
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勢如破竹然於
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
後偽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
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
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魯
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問其年耳然喪
趙雲陽群馬王閣芝丁立白劉郤鄧銅等及曲長也將七

十餘人矣特恨前當得先帝武騎一千餘人
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
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
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任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益國之欲以
一州之地與敵持久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
敗軍於博望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
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拔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
後吳更遠盟關羽毀敗孫權蹙足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
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預
規

求自試表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祭親

全蜀選卷百四十一

七

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
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
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
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甄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甄
不讓爵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直
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
藩爵在上列身被輕役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繁竹首
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
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
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以上慙玄冕俯愧未敢多
一統九州安如顧西尚有遺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
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故

此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自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於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戮而功銘著於景鍾名播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廢王奔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驎長鳴伯樂昭其能鷹犬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莖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者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牆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竊執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衛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千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德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之宗禮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之義是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帝尊臣卑明德體文王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群臣百寮休遑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乎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恩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父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之問塞塞弔之禮廢恩之遠甚於路人開閣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求與朝觀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臣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

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待從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屬素妃妾之家骨肉之遺或得通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誦從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載載并解朱組佩青綬駟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侍從轂承奉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寐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然懷謬我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雄辯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開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明威順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能虛語臣若焚香建

華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於
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禍始
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
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頑丹有天火之
怨谷風有弃子之數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
之所事堯事且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誠固非虞舜
至於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經熙章明之德行此臣
懷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鵲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之提
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晉

陳情表

李令伯

臣以險惡夙遭惡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
志祖母劉氏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
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
無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榮之子立形影相
而劉夙嬰疾常持針藥侍湯藥未嘗離左右臣以
浴清化尉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孝廉以
養無主辭不起會詔書特下拜臣即中尋蒙恩賜
馬輿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頂首所能上報臣具以
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
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
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
若猶家於不況臣劉氏特為尤甚臣少事伯父
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賊臣無所歸過蒙

敢盤桓有所希冀值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
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
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
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
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
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憫愚誠聽言
志庶劉嫠嫠保餘年臣生當填首死當結草不勝怖懼
之情謹拜表以聞

議開府表

羊叔子

臣祐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按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
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驕進恩寵
不可久謬夙夜戰懼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眾所
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歸而荷厚祿則使
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誠在過寵不思見遺而
猥起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付心
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
弊簪豈可得哉謹命誠汗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
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
今天下自朕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賤賤然臣
等不能推有德運有功使聖聰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
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今朝廷用
臣不以為非臣愚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素無
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聞
據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曹芝繫身

與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佐政弘簡往公正色皆服事
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
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志守節無
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心
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
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

勸進表

劉越石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
史廣武侯臣毘使持節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
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碑頓首死罪上書臣毘臣匹
碑頓首頓首死罪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

文選類選卷百四十一

十三

天地司牧黎元聖明王聖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之變故
在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
時難則威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祧纂其祀所以弘振遐
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葬不由之臣毘臣匹碑頓首死罪
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
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下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
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
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元祚
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風振家宰攝其綱百辟
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
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太
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

上幽劫後復沉虜廷神靈流離再辱荒茫臣每覽史籍觀之
載危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
絕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列貴族司承問察惶悚
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現臣匹碑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晉明選用不泰相濟天命未改歷數有
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
小白為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
罪安必將有以扶其危然有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
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
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
服崩離天下踴然無所歸懷雖有夏多遘夷弄宗姬之難大
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系服以德伐叛以刑抗

文選類選卷百四十一

十四

明威以攝不類使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
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
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况茂勳格于
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顯然莫不欣戴聲教而加願為臣妾
者哉且宣王之胤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
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謹
者無不吟詠微獻歡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準
齊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本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
帶之倫要荒之衆未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
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
之情欲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
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以慰宗廟乃願之陳下以釋鴻天

資一聖則所謂年華大結後膏豐汎於朽骨神人使安無
不幸甚臣既臣匹碑頌有罪死罪臣聞專臣不可久
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夾辰則萬機
以亂方今鍾百上之李當陽九之會校冠冕前同國際際
人波湧無所安可以發而不恤哉陛下雖欲處其若
宗廟何其若百姓何肯惠公厲秦晉國廢駘呂卻之謀欲立
子園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國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群
臣輯穆好義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
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自負懷不勝犬馬憂國
之情遲遲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
忝守方職在退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南
望同 臣理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驕主簿臣碑
文 卷四十一 十五

謝平原內史表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遺兼丞張含齊校詔書印
綬假臣為平原內史拜受祗疎不知所裁臣本出自敵國世
無先臣豐功之功才非丘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
握自羣羣累蒙隆進之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
宮服冕乘軒仰齒貴游景按近朝禮制列第重山在義足
灰沒國朝市無飾可紀雖家廣而前朝像首願應
愧若厲而橫為政齊王罔所見在陪臣與衆人共作釋
幽隱固當為詩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

迫乃與弟雲交散關待郊衣喻中書侍郎雲有永崔
基廷尉正卿弟雲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過
自刻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跡筆跡皆可推按而一朝翻然
更以為罪最爾之生尚不足去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
威即罪惟難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舉日經聖聽
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陳懷而不能不恨恨者唯此
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墮越復得扶老攜
幼生出獄穴懷金拖紫退就散華感恩惟谷五情震悼踴大
踏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
碎忘臣弱才身無足米表臣來落罪有可察為削削書得夷
平民則塵洗天波竊 臣之始望尚不至是假辱大命
顯授符虎使春枯之山更動秋蘭垂芳墜沉之羽復與翔鴻
文 卷四十一 十六

讓中書表

庾元規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寄邦喪亂隨
侍先臣遠在道途客難衣食而巳不悟激時之福遭遇
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顧者同國士又中之始如漢
親龍累黍非服致冠履綢繆治玄風類繁出於六臣
餘年閒位超先選無勞被遇與臣比小人之
正足之分臣所守而偷榮昧進日增一日

聖朝始欲自開而先帝登遐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聖
聖改維新宰輔賢明察咸允康哉之歌實至公而國恩
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
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大上至公重德無私
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々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
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
南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客以平進縱不悉全決
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歷姓在世無黨於朝無
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
憑託天地勢運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君權寵四海
則自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耶直
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
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之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悶之內
矣此皆往代成監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
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
才無如此之嫌而使內憂心贅外忿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
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寮頗
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臨榮
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奉命則愈違命
則咎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適上旨貶責責臣所當受也臣已
知敝身不足惜為國取侮是以慙々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
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屬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
適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責願陛下垂天
地之懸念祭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為吳今謝詢求為諸孫置牛塚人表

張士然 名俊吳國人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祀武王入殷而禪宋春秋征伐則晉脩
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發誠仁聖所
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重伐叛之義昔漢
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祀一時並祀親與項羽對壘存亡
速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尊伴尊力尊均勢雖功奪其成
而恩與其敗且暴顯疾顛覆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若
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墜
有後可冀伏惟大聖應天順民武成止戈西戎有即序之人
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千百世雖三五弘
道商周稱仁洋々之美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
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甲而時受
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鵲鳴恤功愛子及室
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僞武烈皇帝遭漢
室之弱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眾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
神器於甄井威震群狡名顯往朝柏王才武弱冠承業招百
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
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徇漢之臣退
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國陵殘於新宋臣竊悼之
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尊
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昔惡
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家詔書之恩裁如表異
亡靈則人望克應誰不曰宜二君私歿多在墓側今為平

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賴以掃除坐龍求以為

薦燕元彦表 桓元子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衰時

有流耳於淵以振玄覽之風亦有秉心

是故不崇重斯軌所以為俗

晉應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

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

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

鯢既懸恩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

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

渭汝于時皇極建道消之會群黎踴躍

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對威

仍逼身寄虎吻危同

朝露而能抗節王立誓不降辱杜門絕

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

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八西土

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鄉聖誥之上務

當路遺黎偷薄義聲不聞益宜振起

敬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頽風

服知化矣

鮮尚書表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蟄拂野

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

敢喻昔相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聚云

張見危授命

臣皆寵叨昧偽封誨文集事曾無偶固名義以之仰淪

有故兼提宜其

資什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

繁維丁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是以偶

俛從事日同今人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

舊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所祈誠待罪私門謹謝

闕廷乃心愧慙謹拜表以聞

宋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傅季友

臣裕言近振旅河洛揚旌西邁行屆舊京威懷司雍河流

既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

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

隳頽鍾簋空列觀宇之餘朝為禾黍里蕭條鵠大罕存

舊永懷痛心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塋坐幽淪百年

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懷感瞻拜之日情

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既開館荆棘繕脩毀垣職司

既備舊衛如舊伏

中郎臣基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臣聞崇賢推善王化所先念功勤勞義深遠故司勳秉策

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

劉穆之

心力俱盡

新大猷頌我

張棟幹之

也方宣讀盛化緒隆世世志緒未究遠邇悼心皇恩冀未
同三事榮哀既備龍露色泰臣伏思自魏興草創艱患未
弭外虞既殷內難亦存時七世以歷有寧歲臣以寡劣負荷
國重實賴多士之勲言唯謹言恭謹于民聽若乃忠
規密諫消怨惟誠勝辭實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
視聽者不可勝計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入朝幸不
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廢譙居富守之彌固
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道甄士宇俾忠貞之烈不泯
於身後天資所及永秩於善人臣契闊夷夷旋觀終始金蘭
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
詳議

齊梁

為齊明皇帝作相議宣城郡公第一表 任芳升

臣竊言被臺司召以臣為侍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
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
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
奉話言雖自見之明肅近所蔽愚夫一主偏識量已實不忍
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
嗣君奔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
惟博陸徒懷子孟杜援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讎四海之議
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至於斯非臣
之尤誰任其咎得何以肅拜尚懷震素武國悼心失圖泣血

待旦容復微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驃騎將之元勳
州儀刑之列岳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上言且臣飾龍章
委成禦侮臣知不慙物議謂臣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
同歸致譽一與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聽朝經便當自
同體國不為節議至於功均一臣賞同千室宅近旬有全
邦墮越為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詔即垂順許鉅平之懸
誠彌固永昌之丹懷復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
昭敢守難奪故可疚心私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
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為范尚書議吏部封侯第一表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宣城縣開
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臣素門元流輪翻
無取選謝中庸退慙狂狷固當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洽篆刻
為文而三冬靡就負書無愧魏空碑寂要臨屬齊楚徒知貧賤
既而分虎出守以蒙被見嗔持公作牧以意效與謗藉衣為
厲見獄吏之尊除名為民知并白之逸百年壽既曰徒然
如其誠說亦以過年亂離斯瘼欲以安歸閉門荒郊再離寒
暑兼以東皇數寇控帶朝夕關外二區快望鍾阜雖室無趙
女而門多好事祿微賜金而歡國娛老折菱燭此焉自足
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臣雲等離心功
慙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毀締構草昧敢叨天功欲訟謳歌
示同民志而隆器大名一朝極集顧已父躬何以臻此政當
以接開白水列生揚遺志捨壽之尤存諸公之貴俯拾青紫
豈待明經臣雲天銓衡之重諸公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

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標許郭按十得五尚曰
有其餘得失未聞獨察重初天機暫發顧無足算在魏則
跡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况之一何遽落齊季凌遲官
方清亂流都下不綱西園成市金章有翠菊之談華貂深不足
之歎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宜宜妄加龍
移以之王事附驥之飾空成龍章求之公移授受交失近世
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閭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門
人加親或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
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相榮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五侯
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既義異疇庸實餘
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
貴易農而仕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

為蕭揚州作薦主表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曉壤類導川火惟
陛下道隱流經遠允符重六飛同應五穀馬白動不
驚在庭猶懼隱鱗下祝藏器器器物內下乘河非取

元凱任上少連風東高尚所當者義所乏者時薄
臣東朝附庸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
老博士臣今茲夏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
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
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管鮑愛同
絲麻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有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乞
特廻寵命則章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請省不任
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製於一孤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隆響九是詢寢廟堂
借聽輿早臣位任隆重職兼家却實欲使多寶不遺微梓路
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
祕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
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宝理道之談度輔各教之樂故以
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
室邇人曠物疎道親養素在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
望豈徒有台台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前晉安郡侯官今東海
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
以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
幽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懸屏有必對之辭竹
書落簡之謬陳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
在並東序之秘室胡璉之戎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貴臨
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

為褚諮議奏議代兄襲封表

臣秦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曰許臣兄實所請以臣襲封南
康郡公臣門籍數世冠錫上守臣實世載承家允膺長德而
深鑒止足脫屣千乘遂乃遠謬推恩近幸庸薄能以國讓弘
議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
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恩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
傍統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惟情事觸目崩墮若使貴高王
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陛下察其丹款
特賜傳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爾不任丹款之至謹詣
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臣雲言原夫有樹風猷設者微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還留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然則配天之亦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荒裔故精廬三啓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載天配帝則周公其人體國端朝出藩入守廷思必告之道遐無苟利之專五教以倫有侯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茂道非兼濟事上標義亦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歲序鳴鶴東徙松檟成行六府臣僚三潘士女人蓄油素家懷銘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臣氏初禁立碑

文苑類選卷四十一 六十五

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滅故有數科為之者竟免一戮置之者反蒙嘉歎至於宣文公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之外故太宰淵丞相景觀之軌即為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京推辭固識其禁駐蹕長陵輔軒不知所適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獻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策名委質忽焉三紀慮先犬馬厚恩不答而弊帷毀蓋未之縷縷珠襦玉匣遽飾幽泉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既曲逢前施實仰謝後澤儻驥壯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駟必拜之感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唐

課重討高麗表

房玄齡

臣聞兵革不戢武員止戈當今聖化所被

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備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為中國患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陀鷁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別縣沙漠已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漢於流沙吐

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連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民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旬旬日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耻掩嶠陵之枯骨比功校德萬倍前王此聖主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于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觀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屈指而族驛觀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算無遺策擢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前

文苑類選卷四十一 六十六

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憤發為意篇什筆過鍾張詞窮賈馬文鋒既振則宮徵自諧輕騎整飛則花龍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群臣以禮褒秋毫之善解舟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怨斯絕奸生之德禁障基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鳬鶴荷綢梁之惠犬馬家惟蓋之恩降尊卑思孝之瘡登堂臨親徵之極哭戰亡之哀則哀動六軍憤填道之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天哉陛下兼濟美而有備不備具微臣深為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由此言之惟君能存存亡存亡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者謂此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請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
疆亦可止矣。高麗者遠東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
常理。古來以魚幣貢之，宜從闊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窮
則搏且噬，下每決死因，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
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
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今
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輜車而掩泣，抱枯骨而摧心，足交
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痛也。且兵凶器，戰危事，不得
已而用之，尚使高麗常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
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
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為媿。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為舊
主雪怨，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
皇祖老子止足之誠，以保萬代龜之命。發露然之恩，降寬
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昌邑以自新。焚燬之船，罷應募
之眾，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
竟無靈露微增，悔岳謹啓殘魂餘息，謹代結草之誠，冀蒙錄
此哀鳴，即臣死骨不朽也。

進渾渾儀表

張道濟

臣聞地曰授時，莫先於曆。先天成務，必歸於製作。伏惟開
元神武皇帝陛下建中立極，締結經文，至德難名，神功莫測。
於是定曆成歲，立象考天，紹堯禋若之典，以養群生。義之
義，上皇能事於前，備矣。臣言院先奉敕造渾渾儀表，以測上
縮去年六月造畢，進奏。又奉恩旨，更立渾渾儀表，以測上
縮去年六月造畢，進奏。又奉恩旨，更立渾渾儀表，以測上
縮去年六月造畢，進奏。又奉恩旨，更立渾渾儀表，以測上

續王蕃錢象之等，並造斯器，雖渾渾儀有象而不能運行，事非
經久。旋亦毀廢。臣今按據輿地，鑄銅為儀，圓以象天，使符
察上具，列宿赤道，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運。一日一
天轉一周，又別立二周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
轉一匝，日行一度，月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
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行匝，仍置木槓以為地平，
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明朔望，不差毫髮。又立二木人
於地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則自然擊鼓，每一
辰則自然撞鐘，皆於槓中各施輪軸，鉤鍵交錯，開鎖相持，轉
運雖周，而遲速各異，周而復始，循環不息，陰陽不能逃其數
度，分不能隱其時，究天地之幹運，極乾坤之變化，斯皆上票
聖謨，旁攬神助，臣等愚思，若所不能及，望錄付史館，宣示百
寮，使知告成之功，迥超前古，無任勤懇之至。謹隨表上進，以
聞。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為東平薛太守進王氏瑞詩表 高適夫

臣某言符瑞之興，實由王政歌詩之作。本自國風，伏見詔陽
盧其母卿王氏，性合希夷，體於靜默，精微道本，馳騁之閑
旁通天地之心，預紀休徵之盛。去景龍二載，撰天寶迴文詩
凡八百一十二字，循環有數，若其景龍二載，撰天寶迴文詩
陽之莫測，誠其子曰：吾沒之後，爾密記之。當逢大符，
遇非常之主，則真圖之製，便可上言君親之義，不勝榮幸。
誠斯在臣早識其子，嘗與臣言星霜屢移，書奏無由，
滋久有題幽微，吟耳目之前，倏忽預祥之後，伏見
下東遊御極，乃聖興化，察日月之正明，體乾坤而

萬里爭欲得和之風臣妾四夷盡歸仁壽之域今陛下務於
道可盡乎法於天資長久是知與道有連正天同休無
疆之徵乃在茲矣則天授之業其可替乎章句繁然所謂
而不朽者也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甘泉且昧神
君之謨周躬轍跡徒稱王母之誥豈若適出名言萬懸響
應皇王之丕命運宮商於異福且夫靈芝嘉木以草木之瑞
尚有頌聲方之真圖彼未為得特望編之史策列在樂章則
陛下先於天而聽於人也臣才術淺劣謬忝藩條曾微消塵
以谷萬一恒馳比極每切子牟之思遙奉南山願效封人之祝
為敬暉等論武氏宜削去王爵表 岑仲華

臣暉等言臣聞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德皇極者域
中之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古詳觀帝業皆不並興莫不
更王改代以波而五帝氏興夏殷氏衰而周漢氏作何則
帝王之廢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火衰則金盛天地之
運也必合乎四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
帝王不可違違之則宗社不安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
能變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交錯自有隋失御海內崩離大
曆之重歸于唐室萬方樂業荷撥亂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
之德可謂有功於四海有德於蒸人自弘道遇害生靈降禍
姓哀號始喪考妣則天皇帝臨御帝圖明目達聰躬親庶績
則有讒邪凶孽誣惑德懷害宗枝謀夷殆盡英藩賢戚百
下存一餘類在者殺竄荒裔酷虐人神感傷天地忠臣義士
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惜稱改革武家子姪咸封建十餘
年間實亦樂極時唐室藩屏與得並封故知事有

然也令則天皇帝厭倦萬務神器大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
欣復唐業上至卿士下及蒼生黃髮之倫童兒之輩莫不歡
欣舞抃如見父母豈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明
順天下之詞令皇業重構聖祚中興神祇之道有助於先德矣
黎人之誠無負於陛下矣臣又聞之業不兩盛事不兩大故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格言先哲之明誠自皇明反正天命
惟新武家諸王封建依舊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賜邑萬姓
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關已來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實無此
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五行運曆乎幸四時寒
暑乎又海內衆情朝廷竊議謂武氏諸王身計亦危適將有
損何處之未得其所居之實恐不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陷
之不遵古典故也且唐曆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祿薄
則易全又則天皇帝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今並居
京輦不降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敦崇外戚曲
流恩資奈宗廟社稷之計何奈卿士黎人之議何伏願陛下
為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內崇經邦之要外順遐邇之
心豈不固宗廟之本允人靈之願則陛下巍巍之業貫三光
而洞九泉親之義上有倫而下有序臣等特承榮寵思竭
丹衷既為唐臣實為唐計伏乞聖慈俯垂矜納焉

請抑損外戚權寵并乞佐外郎表 武平一

臣平一言緣修起居注太史監每季有撰臣伏見從去歲已
來屢有災異變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
伏按舊史文志咸非休吉之感或為咎徵之兆臣聞災不妄
生變不虛設象見於上人應於下其理昭彰有如影響陛下

嗣膺鴻業實畏上玄故皇天不言以災眚譴誡詩曰敬天之
怒不敢驅馳又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率懷多福
臣伏見陛下孝愛因心敦崇戚族澤滂后氏恩合外家位以
意周榮因惠假臣當宗親貴越三等家有數族既忝國姻復
叨枝屬朱輪華轂金榜璫簪過東漢之累鄧邁西京之許史
光輝焜煌古今所絕誠陛下睦於親寵降於慈貸臣未息機
謀深近竊思彌崇而議彌積以逾厚而置逾擁臣又聞月
滿必虧日盈則蝕春秋有文謂之理星律有輪環之次時不
再來榮難久藉昔永淳之後諸王多難先聖考運從
權時居寶曆臣諸房等地惟宗子肅列行城竊祿跡封屢迴
星紀令皇明復辟聖政惟新自今泰守國慶遙承雨露庇影
極房之末階親槐里之餘今乃再假寵靈賜貽寶渥如從日
茂爵封如初但見昇崇無聞損降高班厚位遂超涯極以此
或陰氣借陽乾文告變宜頃年已來河洛汎溢東都西京俱
有水潦蓋以陰氣太盛所致昔王叔綏貴梅福上書竇氏專
權丁鴻進諫臣伏思古來后妃之始自呂霍上官閭董之氏
皆以恩寵過深驕盈奢溢一朝傾覆竟無噍類易曰不遠而
復又曰鼎折足覆公餗伏願思抑損之宜運長遠之策或令
安車就第使制符臨州遠之以機權錫之以閑逸上恭乾乾
之惕下全親之道則肅彰國圖殷鑒後葉臣豈招酷罰待
斃苦瓊聖心不棄窮極備官史冊哀緒哀申餘陰無幾精研
屢竭昭恤未流如將有補明時不矜荒急伏乞假名外郎遂
禮私庭冀存識爽少訓明旨臣瞻光視漏宣復支久既因
首誠兼宗國附接殘軀還恐荒越

文翰類選卷百四十一 三十一

乞御書題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顏清臣

臣貞卿言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生成臣子之心敢忘於
迷臣去年冬任昇州刺史日屬左驍衛左郎將史元琮中使
張廷玉等奉宣恩命於天下州縣臨江帶郭各置放生池
始於洋州興於邕州昇州江寧秦淮太平橋凡八十一所恩
動植澤及昆蟲發自皇心徧于天下歷選列辟未之前聞海
隅蒼生孰不欣喜臣時不揆愚昧輒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
章又以俸錢於當州採石兼力拙自書蓋欲使天下元元知
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令微臣獲廣普賢善頌之義遂繕寫一
本附史元琮奉進兼乞御書題額以光揚不朽緣前書點畫
稍細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摩挲大書一本隨表奏進庶
以竭臣下懷之誠特乞聖恩俯遂前請則天下幸甚臣
愚臣昔秦始皇虐之君李斯邪詭之臣猶刻金石垂於後
代魏文帝外憚之主鍾繇偏方之佐亦於繁昌立表頌德況
陛下以巍巍功業而無紀述則臣竊取之謹昧死以聞伏增
戰越臣貞卿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文翰類選卷百四十一 三十二

進張巡中丞傳表 李翰

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轂車或追建封
邑厚死有以慰生撫存存有以答亡然後君臣之義貴以生死
激勸之道著於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肯其君
恩臣節於是乎立伏見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生
於昌時少習儒訓屬逆胡構亂凶虐滔天挺身下位忠勇
發卒烏合之衆當漁陽之鋒賊將網羅洛陽引誘
盜賊不礙河南巡前守雍丘潰其心腹反魯吳十萬之衆

甲於死棄 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於潼關兩宮出居萬國被
賜賊遂傳 盜捕悉歸時兩京南臨漢江西通岐雍群
而不進刻 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不為之却賊乃撓
出巡後議 國江淮巡退軍睢陽扼其咽喉前後拒守自春徂
冬大戰數十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強出奇無窮制勝
神殺其衆 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
所以保全者 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銳起而
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噉膚而食知死不瘥及城陷見執終
無撓詞顧叱兇徒猶貫白曰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伏以光
天文武大聖孝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睿哲神武提一旅之衆
復配天之業賞功褒節大資群臣遂贈揚州官及其子此誠
陛下發德賞之美也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
切痛之今臣敢取十倫以議巡過以塞衆口惟聖鑒焉臣
聞人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事有虧教則人道不列
刑有非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怨者法之情今巡捍節
而死非虧教也折骸而戮非本情也春秋之義以功覆過咎
辭之與空過有刑故大易之戒過惡揚善為一之體錄用棄
瑕余衆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絕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
以刑恕情善惡揚善惡棄用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
臣聞前漢人鬼所歸朝廷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遊比
有而巡朝廷不登坐宴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之權
國肅義旅奮身死節此巡之志大矣賊勢憑凌連兵百萬巡
以數千之衆橫而制之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
賊若因江淮之資其禍廣財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王師

雖終於殲夷而曠日持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
其東故陝鄢一戰而大牟比走主帥因之而勢勝聲震
而城陷此不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
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伐猶有分災救患之
義况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巡所以固守者非懷獨
克之志亦以恃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
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
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其
素志乎在周鼎之三有其一曰有過失故語巡之忠則可以
敦世教議巡之功則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則可以
昔夫子制者我明義賊齊桓將封禪略而不書晉文公召王
河陽書而諱之諱以匡救之功大可以掩儲憚之過也今巡
蒼黃之罪難於傳碑與復之功重於匡戴罪疑難輕功疑
重聖人之訓昭然可徵臣故謂巡者足可以為訓矣臣又聞
罰不及嗣賞延于世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今巡子亞夫雖
受一官不免飢寒之患江淮既巡所保戶口充元臣謂可
以百戶俾食其子臣又聞強死為厲遊竟為吏有所歸則
不為災巡既身有支離將士等骸骸不掩臣謂宜於特賜
北擇一高原招魂葬送巡并將士大作一墓而葬使之
竟猶思效命三軍之衆有以輕生就義幽明且受其福
家志過旌善垂誠百世之義也臣少與巡遊巡之所平
知悉今巡死大難不親休明惟期令名是壯然若
錄日月褒修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則
悲焉臣以採所聞得親親觀傳一卷

大明在上。此輩臨下。仁遐之德。洽于艱難。有善必。錄儻以臣所撰。編列史實。雖退死。立。骨而不朽。臣。誠恐。願。首。死。罪。死。罪。

論佛骨表

韓退之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泰。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

宋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繼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充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基城。固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迎供養。臣雖

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師士庶設。諱異之觀。戲。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備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財。自朝至暮。轉相仿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斷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感。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幽穢之餘。宜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弗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後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

加賀雨表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直。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願。蒼天。湛然。旱氣。轉。其。陛下。下。黎庶有事山川。中使。繞。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屬雨應期。嘉穀奮興。根葉肥潤。苗莖展穗。不失時宜。人知

年豐皇天之慶微臣等蒙寵任獲親祥慶并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禮部賀冊尊號表

椰子厚

臣某伏奉月日制陛下膺受尊號率土臣子慶抃無窮臣聞有徽號是彰中興帝以上探天心下極人欲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統承千載光被六幽靈賊盡除福應皆集有首有趾咸識太平勳臣增爵祿之榮我士加賞延之寵片善必錄微功及昇獨惟聖事絕酬答萬國缺望百工怨思是以啓元和之盛典延昊穹之景祚理歷凝命寔曰聖文和衆定功時惟神武進行有法天之用變化乃應道之方鬼神協謀夷夏同志大禮既建鴻恩遂行歡呼逮市於九

奉天論延訪朝臣表

陸敬輿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亢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尊慕行義荷陛下知已之遇感陛下恩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問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群臣稍與親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蔽之情弘採拔之道自微臣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未賜酬詰大審宸旨以為如何何付量直務竭盡忠由辭理難和不能起事情懷之無取

顯渡瀝頻頻顯貴豈不誠哉蓋大馬恩恩思效之心惓惓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為人情者聖王之由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乃為泰乾上坤下乃為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乃為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在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在下於義順也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事物不齊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機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必悅而奉上矣其

文百四十

三十八

不謂之益乎上降人而肆於已人必然而叛上矣其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遠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居人之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業之一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夫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故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誠不可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足非英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察然可徵與眾同欲雖不與眾衆自用靡不廢從

善納諫非不周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之德則曰恭
己而治已從人教難之功則曰明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
亦為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
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
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
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
而輔德詢謀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而德益微功愈高而意愈
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人離心離
德言而眾也詩曰汝包休于中國獻終以為德不明爾德時
無片無側爾德不明以無背無鄉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
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
曰惟彼不憤自獨俾城自有肺腸俾人交狂言自用也前史

文選卷四十一 三十九

數紂紂之惡曰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
於已行之跡鑑盛衰於已驗之符執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
不盛哉應以類影實不義胡可不則而家之敬而畏之乎自秦
漢暨于周隨其間將歷千載代興者非一姓繼廢者非一君
雖所遇殊時所為異跡然失眾必敗得眾必成與堯舜禹湯
同務者必與與紂幽厲同趣者必獲多同於善則功倍多
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
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推為陛下粗舉
近效之尤章者以辭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聖之
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靈明照日月英略施於
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仰仰
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箴以危亡為戒

聽理日旺忘勞公卿迭進廷奏庶務評議得失與共之
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接侍臣咨訪諫詢求過關
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閒事理每言及暗室亂朝則自戒
言及賢君理代則企顰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巨務
避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德德德德
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誤既往難追每召宰輔平章必遣諫官
俱入小有煩失隨即箴規得善必優命賚其諫諫必明
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無輟職又引文學之士更直宿於
內署以議求典據或詢諸詩書每至夜分清忘厭倦伏以
宗之德秉貞觀之理安且備務得人其勤若此是則人之
於理道可一日不接乎高宗初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
美以為有貞觀之風兼賴諸賢在人先覺無裕幸無改作俗

文選卷四十一 四十

以阜現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怠之意頗彰
燕居益深擬下彌簡前哲之耿光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
有嗣聖臨朝泰極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焉於大猷宴
安之懷獨備信於近狎致禍變幾將傾危雖亂匪自他然
其失也與俗一類餘風遂流神龍景雲之間皆屢倖亂
朝忠義不達玄宗躬定大難中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已從諫
專用耆老廣採群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
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成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
之志稍衰修心一萌邪道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
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利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為樂有深
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疑有諫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遂名
等枚視於撥清上聖憂威於前聖

必識百為當官司府以厚飲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為聞望
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誣禍機熾然漸之漸甚舉天
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進
宴方謂有無疆之伏大盜一興至今為梗豈不以忽於戒備
逸於居安而忠鯁之佛心其諛詐之徒欲漸漬不聞其失以
至於大乎乎然致寇之由雖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
太宗祖足而然食後繼同於此推心與人豁披曾無芥
已應物故得來上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
勤而益之以和心則有威和則有親雖時經艱屯而眾
離耕理尚寬太務因循而重以作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
奏事時亦宣諭德令課責待臣或賞其盡規或含以容默性
本仁恕事多弘議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復上

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惟一茲安逸辭通絕人倫武略
圖穿寵物表憤憤言以妨理任前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
嚴法制斷流弊自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
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
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庸欺誣故膏誠不布於羣
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
年陛下嚴察高居未降旨臨問群臣踴躍趨退亦不列事
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守由之廣何由自通雖復側對
臣列廷宰輔既殊師錫且其公言未行者則我以謹密勿
已行者又謂之逐事不諫衛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人各
情以言為諱至於變政將起微光同是猶陛下恬然不知
謂太平可致陛下以公百之所賴職往時之所聞孰真孰偽

得何公則事之謂之謂之矣人之情偽
降之必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々如昨未有
聚殆於失人裕於貪諂蔽於偏信濟美因事納諫德由乎
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余明乎安佚今陛下將欲悔禍微垣
去危從安而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繼天
致乂之所以繼今者遷幸之所因則何以孚聖懷揚令聞
遠邇之望歸友則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義
以獻聞自爾以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奉
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誠謹復布露以聞臣惶怖死罪謹
為并州刺史張仁置進九鼎銘表 吳少微

臣聞鼎者夏商氏作群牧貢金遠方圖物備諸山澤以禦魑
魅厥後嗣德昏亂鼎遷于商夏實也杞不足徵殷既有之
又患失之周德休明神寶不墜百代可繼伏惟陛下光大
當之若乃崇貴之器金玉之鼎鑄首山發隰上列太廟序
堂克明靈命以奉上帝非愚臣所敢議臣聞鼎之興也始
飲食故先王之制曰舉九鼎蓋猶薄敦敦貴御九
之美順四時之和臣所以征續比金敢貢也夫有鼎必有
名臣竊見九州同運述九號夫永昌天中所以基皇周也長
安及岐所以紀靈瑞也武興建都所以崇帝門也禮曰觀禘
云云所以美升中也少陽載青所以其儲德也東京平陽
以廣封植也江都淮海所以肆朝宗也江陵作鎮所以
蠻也成都興置所以遏珍貢也夫此九者誠不足喻
昭振方統庶觀者美其斯爾知有由作微臣名不虛傳
歌頌聖八命之龍章負中興之重臣聞鼎之興也始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宋

卷一百四十二表目錄

曾子一 道元之一 道夏子喬 道吳同叔 一 道

韓雅生 一 道元希文 一 道富彥國 一 道歐陽永叔 一 道

司馬君實 一 道元希文 一 道蘇子瞻 一 道楊大年 一 道

劉子儀 一 道元希文 一 道

元

程文海 二 道元希文 一 道歐陽原功 一 道劉敏中 一 道

楊文郁 一 道元希文 一 道李治 一 道楊桓 一 道

王惲 一 道元希文 二 道謝端 一 道虞宣 一 道

國朝

蘇伯衡 一 道元希文 一 道解縉 一 道胡儼 一 道

胡廣 一 道元希文 一 道李賢 一 道

欽定四庫全書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四百十二

左長史上海李伯璣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表類

宋

進刑統表

竇儀

臣聞虞帝聰明始恤刑而御物漢高路達先約法以臨人蓋此丹書輔子星極禮之失則刑之得作於其厥又慮混雜律文本注並加釋曰一字以別之務令檢討之司曉然易達其有今昔浸異輕重難同或則禁約之科刑名未備臣等起請摠三十二條其格令宜救削出及後來至今續降要用者凡一百六條今別編分為四卷名曰新編敕凡釐革一司一務一

各類類選卷四百十二

州一縣之類并於大例者不在此數草定之初尋送中書門下請加裁酌盡少平章今則可不足間上繫憲府將來若許頒下請與式令及新編敕兼行其律并疏本書所在依舊收掌所有大周刑統二十一卷今後不行臣等幸偶文明謬參憲法金科奧妙比虧洞達之能丹筆重輕徒竊討論之寄將塵露覽唯俟嚴誅

黃州謝上表

王元之

昨離近侍猶忝專城猶資本滿彌深感泣伏以黃州地連雲夢城倚大江唐時叛藉三萬家松錢三萬貫今人不滿一萬稅錢止及六千雖久樂昇平尚米錄當庶永言養活亦藉良如臣庸愚局副憂寄謹當勤求入稟厚奉詔條空塞諸之民東縛險猾之吏敢言課品無克

為無害之政伏乞臣切司帝詔又歷周星既不曾一殿求

天顏又不曾拜章論列時事入直則閉閣待制退朝則杜門讀書雖每日起居實極拘攣不敢求假恐煩醫官自後承預史臣同修實錄書表不捨寢食始忘已盡建隆四年見一十七卷雖然未經准御自謂小有可觀忽坐流言不容絕筆夫謗謗之口聖賢難逃周公為鴟鴞之詩仲尼有桓魋之歎蓋行高於人則人所忌名出於衆則衆所排自古及今鮮不如此伏望皇帝陛下雷霆震怒日月迴光鑒參之殺人稍寬投符察顏回之盜飯或出如簣末今君子之道消惟賴聖人之在上況臣孤平無援文雅脩身不省附離權臣祗是遭逢先帝但以心無苟合性味隨時出一言不愧於神明議一事必歸於正直慍於群小誠有謗詞謀及卿士豈無公論

各類類選卷四百十二

以至兩朝掌誥四任詞臣累擢最恭於情人自不離於即署以微臣之行已遇陛下之至公又當辯明未敢仲理今則上國千里長淮一隅雖云守土之榮未免謫居之歎霜摧風敗芝蘭之性終有遠天高舉之心未死仰望旒旌不勝涕洟

謝直集賢院表

夏子喬

北門禁省給青簡以試言東觀直學降紫泥而命職莫逾假人之刺繡彰遇主之榮寵以承明設待詔之官是漢朝之芳潤麗正啓修書之院乃唐氏之英華清圖書之淵微龍鳳之宇自非弓裘繼世章句名家通授義異妙之經籍閑書易珎形之故事則何以繼成康之嘉須考宣武之懿文陪法從於甘泉奉宸游於屬玉泥當聖旨允獨簡求如臣者學不傳經

公
國
家
誕
敷
尺
詔
增
廣
六
科
方
榜
枳
以
徒
勞
遂
上
封
而
自
有
文
於
龍
苑
旋
試
司
於
鼎
司
亟
趨
文
石
之
墀
遂
永
延
英
之
於
陽
度
曲
敢
望
於
九
成
縈
帶
分
庸
俄
登
於
百
雉
陞
象
河
之
屬
重
佐
分
虎
之
方
州
爰
受
代
於
爪
時
遂
歸
朝
於
墀
坐
曲
陳
陳
之
案
岡
山
采
空
丘
區
從
九
九
之
車
總
絲
紱
之
案
牘
驛
還
衡
睢
壤
舍
爵
太
宮
旣
請
引
藉
於
金
闥
將
佐
于
藩
於
能
載
又
慮
汎
遂
薄
領
廢
墜
簡
編
負
公
朝
振
舉
之
科
幸
聖
主
許
之
意
遂
殺
青
而
奏
技
果
出
綺
以
推
恩
禁
林
俾
試
於
彫
蟲
書
殿
遽
令
於
抱
輶
閑
上
帝
之
冊
府
目
眩
星
辰
登
道
家
之
蓬
山
足
踐
雲
氣
奉
長
春
之
餘
論
與
先
生
而
並
行
分
直
石
渠
地
按
嚴
更
守
縱
觀
金
匱
明

傳著作之狂載惟燬燼之軀莫報乾坤之明亦惟尊號皇帝
陛下事寢廟以至孝奉靈祇而克誠流德澤於絕域景光
於往號以文明而行健躰素克以居高縱觀唐漢之大猷備
舉黃虞多故實唐虞和而六同韻天章應而五佐飛快宗祧
實於斯文獎擢不遺於小道遂使至孤之士獲應非次之恩
東陵遽擬於西山羔裘遂登於狐腋歌衛風而合雅謠齊紫
而雜良誠當繁節於素絲敢不盟心於白水益三思而出詒
彌九復以窮經求冰淵惕勵之心奉日月照臨之鑒庶近素
餐之謗仰醅明主之知媿懼所深兢惶不已

一侍讀學士等語宮中視學兼晏同叔

聖下應運提衡代天化育仙承光之法
 李長樂 德頌緝熙萬務緬懷三聖撫綏兆民知王業之
 難繼仰模之宏遠於是順稽古道崇尚素風命冊府之儒臣
 敝金華之經席包周衆說旣折於篇題齊萬景言彌勤於職
 賢黨而燕之句味悅會弁之增勞暫錫假寧聿昭恩遇臣等
 惟鄙質辛此親逢敢忘朦瞶之言仰效涓毫之助竊以四方
 無事百度允釐宮禁之間穆清多豫伏願重漢皇之六學惜
 夏禹之寸陰時習所聞愈精大義間揮仙翰式就神工彰睿
 德之日新廣鴻猷之天賦如此則宗祫景福贊明主之保邦
 夷夏仰瞻識大朝之出牧

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韓雅圭

宰職厥功莫鬲宵衣之治鄉邦得請重叨晉錦之行被恩典

文淵類聚卷百四十一 四

之特優顧人言而甚懼伏念臣早絲科第遂玷寵榮不圖翰
墨之進身自竭洊陞而報國備員諫諍幾不免於竄投奮命
疆場實荐罹於艱阻獨恃聖神之眷誰開援助之言仁宗皇
帝知其守以孤忠謂可屬之大事慶曆之始已擢貳於樞機
嘉祐之中乃進終於宰輔俄膺冢任益荷殊知當英廟之承
桃遠聖人之嗣服稠重遭會蹙踣愚庸惟知社稷之安豈顧
家宗之末然而萬微多祿一紀妨賢為國持平敢自私於輕
重裁人所欲固難免於愛憎加疾疹之嬰纏苦形神之耗弊
勉託因山之禮懇陳上印之書伏蒙皇帝陛下念犬馬之力
易衰郭日月之明為照不罪再三之請亟垂開可之音進秩
地官剖符粉紱建高牙之重臨臨淮海之封增故里之尊
之傳切望之正人臣

於內外有違在廷之貴惟願策以當前益堅益壯之心至
捐而後已

謝轉札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范希文

歐陽自天震惶無地改中書之華亭進內閣之清班蓋出高
明珠登秘近竊念臣發目類巷賔于舜門一第為第四方無
效受自書林預選閣籍非華社汨沒以懷安或感激而論事
惟慕古人之節詎希英主之知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稟帝
之聰明加漢高之盛達聖懷而虛受期鴻化以感乎念三
生之艱難而成不業求七人之蹇諤以補大猷臣獨隗非才
自當請問危言多犯孤立目持斧鉞居廟堂在上敢避樞
機之禍終年繫石之良陛下日月垂光江海致量恕其萬死
假之一塵望已絕於青雲矣未更於鴻鼎俄易藩宣之寄寧
分軒輿之憂忽降綸章特加寵數而開閣書之府叨處於
深嚴殿之庭當備于顧問非名儒而不稱豈曲士之能
堪矧蓬清曹仍居舊治輝榮太集主顧何求敢不內守朴忠
外修景行進退惟道遵聖賢規履之方始終一心副君父育
行之造

辭起復表

富彥國

臣次銜哀甫終卒哭使華傳命繼至數處心積驚憂情深
裂雖憂傾於丹懇尚未錫於前旨天遠莫量物微難動不
毅煩之咎更陳頃絕之詞必冀神聰俯從哀請伏念臣早罹
家難偏奉母慈懷以憂思最鍾愛育事得未幾遽遭風痼之
悲報德永違徒懷霜露之感寢苦枕塊而滴拘至有食猶衣
之則若為日安賢非人情九素和劑况分中外無事生何

貴其輔聖明之期安有瞻瞻之務曲蒙下詔更起孤極在
下歐國之方蓋欲不遺於舊物於朝廷數化之道必恐有誤
於蒼生何須稽故事以遂前世之非正可存禮經以圖今日
之善行之即是義不為難豈惟於陛下有復古之風抑亦俾
愚臣得事親之道一為臣安得得其真兼臣悲傷之餘衰病
交至精力已耗神觀未還假使充其真堪堪應務苟令終畢於
祥禪庶幾稍復於幹親得此從容可備驅策伏望尊號皇帝
陛下日月臨照天地包容盡母氏平生之恩憐人子罔極之
苦曲矜末志得滿鉅憂庶幾凋零或尚未捐於溝壑清光咫尺
終期復望於雲天悲感增深懇懇兼劇

謝知制誥表

歐陽永叔

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之大
而惠澤得以遍及者得非號令詔誥發揮而已哉然其為言
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其體而不典則不足以
示後而為世法若是職者古難其人乃以愚臣而當此選伏
惟尊號皇帝陛下茂仁聖之姿荷祖宗之業日謹一日曾未
少懈而自是戎負固邊鄙用師勤儉率先於聖躬焦勞常見
於玉色雖有憂民之志所憶姓來蘇雖有欲治之心而羣臣
未副故每進一善則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則未
始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爵祿而砥礪尚須訓誡之丁寧况
假能言以諭至意可捕是者下又大難歟伏念臣雖以儒
術進身本無辭藝可取徒值嚮者時文之弊偶能獨守
之勤志欲去於雕華文反成於璞鄙本懼不測當世之用
期自結聖主之知陛下其之賢深用之太甚此臣所以懇

三四至於無窮而天意不...
加使者以臨門恩出非堂...
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
猶伏况文字之職則于侍...
彈翰以為效自當死節以...
恩惟所使之期於盡瘁

賀平具州表

盜孽竊興人祇其忍果...
下維仁育物浸澤在人...
多捐金幣講好戎夷務...
既厚則生驕敢肆妖狂...
天而逆人宜不攻而自...
人咸即大戮悖慢者...
震揚威令臣幸忝郡寄...
謝復龍高閣直學士表

謝復龍高閣直學士表

恩還舊職事...
之士身結主知...
無由少忤要...
中人功無益...
之議交興而...
特至辨周...
被阻滯之...
而獨異推其...
念臣稟生孤...
臨危致命尚...

賀明盡瘁少答高明

乞致仕表

臣近貢封章乞選官政...
頌越臣聞神功不宰而...
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
高明之聽伏念臣本以...
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
之已過其分而不自量...
乾坤之再造得逃陷...
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
期聖念過軫天慈謂...
之制公襲不同蓋由...
綬多自賀...
豈如至治之朝...
人故雖有環政之名而...
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
虞舜倖之識伏望皇帝...
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固...
辛勤口首迄無一善之...
恨何可勝陳

謝賜漢書表

俯躬承命拭目生輝竊...
書漢太平而大備惟漢...
言文或舛訛筆其傳之...
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
詔加刊定俾後學之無...

新方冊之文增煥祕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
本之榮惟及鈎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曲軫睿慈俯矜舊物謂其嘗與臣隣之列不忍遂遺
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臣兩目昏眊雖嗟執卷之已
艱十襲珍藏但誓傳家而永寶

延修唐書表

竊惟唐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
衰之蹟與其典章制度之美宜其繁著在簡冊而紀次無
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
以發揮幽昧補綴闕亡點正偽謬克備一家之史以為萬世
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伏惟聖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
而好問窮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垂心

奏為卷百二十一

九

精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儒學講誦六經考覽前古以謂商
周以來為國長久惟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表世之士氣
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雋功偉烈
與夫昏庸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
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其可歎也乃因適臣之有言適契上
心之所關於是有脩官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
制誥臣歐陽脩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
尚書吏部侍郎臣宋祁編脩官禮部郎中知制誥臣范鎮
部郎中知制誥臣王疇太常博士兼賢校理臣宋敏求秘書
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義安等並薦儒學之選來從
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
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章有因立

傳紀實或增或損或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網條具載別錄
臣公亮由司事領徒賞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補明詔無任
慙懼戰汗屏營之至

上資治通鑑表

司馬君實

臣光言先奉敕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
鑑今已了畢若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疎凡百事為皆出
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
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
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
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庶使前
後月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
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

奏為卷百二十二

十

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願雖奉承惟懼不稱先帝
命自選群官屬於崇文殿編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
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繕寫交御前錢以果餌以內臣為承
受者遇之榮近臣莫及不華書未進御先帝遣葉群臣陛下
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恩榮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
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其厚隲身喪志未足報塞苟
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錯乘輿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之就
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
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事局自隨給之棹楫不責
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而有日力不足繼之
以夜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若烟海挾幽隱校
計家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

又發參詳書詳具而具
臣某言伏觀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
自保罪負之重因無所逃臣光誠惶
離闕廷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之心朝夕竊慕何嘗不
在陛下之左右願以爲塞無施而可是以專事訟繁用酬大
恩庶竭涖塵少裨海岳臣今筋骸羸瘁自視曾近齒牙無幾
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
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閑之燕特賜有暇
前世之興衰考當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懲
古之盛德躋無疆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
骨九泉志願永畢矣

賀赦表

王介甫

臣某言伏觀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
上昭神靈底豫後恩旁暢夷夏接和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
首臣聞道以饗帝爲難禮以配天爲至有秩斯祐唯四表之
歡心胡臭實時匪九州之美味自古在昔若聖與仁厥道昌
辰乃親臨事恭惟皇帝陛下德敷三極教奏九功率籲率
之衆聖肇稱實繼之新禮廟尊致孝郊血告幽誠既格於
是福遂均於品庶振憂於黎元有賞咸第五王以褒封
是言發三錢而慶賜賤者不虛天其若歆人以時彈臣固叨
寵獎就值休成雖無預於駿奔實不勝於稱抃

謝翰林學士表

臣聞人臣之事生患在不知學術而居寵有胃狀之心人

之患在不知學術而居寵有胃狀之心人
者防以難於任使而有道德者亦所以難於進取也學士職
親地要而以討論議議爲難矣遠足以知先王近足以見
當世忠厚篤實爲難之操足以咨諏而不疑草創潤色文章
之才足以付托而無負則在此位而無以稱如臣不肖涉道
未優初無學過人之才徒有區區自守之善以至將順建
明之大體則或疎闊隘陋而不知加以憂傷疾病又寡里閭
辭命之習無歷積年臨勉一州已爲羣賢禁林之選豈所堪
任伏惟皇帝陛下躬聖德承聖緒於群臣賢否已知老慎而
於其言也又虛虛已以聽之故聰明敏智神武之實已見於
行事日月永久而天下翹首企踵以望唐虞成周之太平臣
於此時實被枚召所以許國義當如何敢不磨礪淬濯已衰
之心結繆溫尋久發之學上以備顧問之兩及下以拱職司
之所守

謝御膳表

蘇子瞻

臣伏蒙聖恩特賜寬假將理今月七日又再蒙中使臨賜御
膳問其治療之增損督以朝參之日辰臣下展淵冰上負芒
刺蹄涉雖小能延兩曜之光寸草何知莫報三春之澤正使
豚魚幽陋水石堅頑尤將激勵忘軀奔走赴職而臣尚有無
厭之請敢守不移之愚在法當原情可免實以負薪之疾
積有歲時勿藥之祥恐非旦夕能願江淮之一郡以安犬馬
之餘生尚冀此身未填溝壑期於異日別效涓埃

徐州謝發論表

臣賦言伏奉今月四日敕以臣去歲請城擇水租免疎虞特

賜獎論者奔走服勤人臣之常事也稱勞勉學者之至榮一
惟何人乃辱斯語伏念臣學無師法才與世疎經術既已不
深吏事又其兩短累忝優寄幸無異稱寬如定遠之言平
無取拙比道州之政下下宜然乃者河決澶淵毒流淮泗有
堵皆作蓋僚吏之助勞三板不沈本朝廷之威德而臣下掠
衆美上貪天功獨竊重賞之榮以為私室之寶此蓋以遇皇
帝陛下天覆四海子養萬民哀無辜之遭罹特遣使以存問
既蠲免以賦調又飲食其饑寒兩以錄臣之微勞蓋得責臣
之末效臣敢不躬親畚築益修今歲之防安荒流亡盡復平
時之業庶殫朽少補絲毫

謝宣召入院表

右臣今月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華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

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詔旨春溫舟命而僛使華天降一節
以趨在故事以管閒望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
以視草之官自唐為盛職親事秘號為北門學士之榮而
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
爵之廉兼享大其之養玉堂賜券仰薄化之彌文寶帶重金
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
衰病流離之後生深望里生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踰處貴
象之上世蓋伏遇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大昨聖神雖亮陰不
言尚隱高宗之德而小忠求助已啓成王之心有擇輔臣
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求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
後效身不逮有雖勉內相之名志當在民庶免私人之請

駕幸河北起居表

陽太華

羣蕃稽誅靈輿順動勢衛方離於象魏天威已震於龍荒
皇祖俟后之心增壯士平戎之氣臣聞馭寇之野軒皇所以
親征單于之臺漢帝因之耀武用殲夷於兜醜遂定於邊
疆五材並陳盡去兵之未可六龍時邁固犯順以必誅紹朔
漢餘妖腥腹難類敵因膠折之候輒為鳥舉之謀固已命將
出師擒俘獻馘雖等名王之帳未焚老上之庭是用親御戎
車躬行天討勞軍細柳之壁巡狩常山之陽師人多寒感思
而皆同挾纊匈奴未滅受命而孰不忘家行當肅靜塞垣削
平夷落集賢頓之首收督亢之圖使遼陽八州之民得聞聲
教榆關千里之地盡入提封地豕之穴悉降干戈之事未戢
然後登臨瀚海刻石以紀功陟降云亭泥金而典禮遠追八
九之迹求垂億萬之平臣奉守方州莫參法從空勵請纓之
志懸無危彈之勞唯聆三捷之音遠同百戰之征

謝賜衣表

解衣之賜及於下臣挾纊之仁更均於列校光生郡邸喜
動轅門伏以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陛下誕膺元符恭臨
大寶惠必先於逮下志惟在於愛人鳥獸競毛俯及嚴凝之
候不蒙在肯綮推賜于之恩在渙汗之所沾雖密衣而必照如
臣者任叨符竹地僻臨吳奉漢詔之六條方深祗畏分齊官
之三服忽荷頒宣纂組極於緇華純綿加於素纈書下降
切親雲漢之文駟騎來臨更重皇華之命但雲而增惕實
被服以難勝矧於戎行亦膺天寵干城雖久皆無汗馬之勞
守七何功獨懼濡鵠之刺仰瞻展極唯誓庶幾

汝州謝上表

況初初釋寃寄祥錄命惟以傷哀靡暇初既得見見東
民然已若舊實恩閣惜伏念臣本由單弱荷蒙方恩以重列
之微能際帝圖之可會驟參綸掖獲草芝函為之弄德彌文
漢辭爾雅雲章有闕諒黼黻以何施天律惟精亦宜受之同
居常摩厲益益空疎微臣內廷預司密命值皇闈之有慶
清班以多歡親雲瑞於封中聽掉歌於汾曲四郊第頌誠
之絕聞二豎興妖致其煩之坐遣偶嬰沉痾遂劇支離
請急以歸寧遽迷魂而不復率由塞否自拙因窮矧以最
爾之軀氣然去職羈孤至甚憂嫉居多噴有煩言實庭之
可畏豁然大度終如地以見容比及痊平果蒙齒叙此蓋尊
就皇帝陛下仁深慘怛德茂欽明軫舊故以興懷俾肖翹之
逐性特加采錄今獲便與伏况臨政舊邦陪京近輔姬文之

卷四十二 十五

化而及有載詩地官之籍攸分寒繁兵賦土多嚴險民或
情者置使劬農抑惟令典分條察俗蓋有新書臣亦夙侍親
嚴楷範律度致志粹盡以奉化成然念臣早以幽之薄材
獲齒版振之近列曲司訓誥就望威顏謹錄字於湯盤時瞻景
式載史言於華篋復次舊聞好命謹志崇階絕迹滄泉素籍較
望於生歸麗正殘編幾成於死恨今者星機接曉竹使長人
預方國之頒書稟天臺之布憲水深土厚足養於摘戲書訪
夕修冀無於批政親未光而攝阻感再造以難勝

賀冊皇太子表

劉子儀

前耀開祥東閣播憲漢儀不赫天下之本既豐周制協敷王
者之基克固殊尤顯會中外祗懼恭以十翼垂言黃離之象
攸著四清源潤重海之歌載揚于以示元吉之有孚表善利

之帝廣正人倫而張大紀統天序而博事禮備真至仁登開
育粹此鍾聖嗣克承宗祧伏以皇太子繼本夙成智已妙用
懿德而玉裕潛淑慶以金相至性通乎天經博發乎員
素而自柱房毓秀秉璫疏節有時之進修有日躋之職惠
固以悟喬枝而奉順詢內衛以宣勤務近老成之令歷覽盛
德之事實忠信而由己服禮樂以臨中造理惟微振辭有典
侍鑾游而儼若拱列歟賸省臺膳以肅如慈展教養四學總
於上序百行紀於司成洽乃懿聲被一室寓建儲之論繁先
親而是宜立變之文稽古道而斯順學廣微冊有慶昌辰火
惟尊號皇帝陛下闡長世之善經率保邦之大法翕受秘杜
備舉綽儀上帝是忱克享於馨茂兆民咸賴用致於輯寧惟
震長之至賢實乳剛之上體三善靡煩於在傳重暉誠契於

卷四十二 十六

東陽陛下仰奉靈心旁抱羣願以為主器之重有國莫先
矧錫美於仙源延守成於宗廟增崇巨業屬我元良龜獸之
告協從神鑒之徵允格三讓成魄知天道之好謙明兩作離
見皇圖之可大式備彌文之禮仍祈遵德之稱消以茂辰膺
茲鴻典班輪飭駕奮五采以相宣碧璽題官配二儀而胥永
臣以濫叨詞職竊守藩封昭數在庭莫觀鸞旌之美含和發
詠率同見藻之誠

進大學衍義表

真希元

伏以汗竹雖塵何補聖經之與食芹欲獻家天語之溫以
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為
君立萬世之範者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
於齊家治國曰脩己推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

以來大明厥旨追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
晚而知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繁然乃
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茲設蒙蔽之時
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
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堯難進於堯朝豈應魁然於
禹鼎不量菲薄欲效編摩遽罹三至之譴徒結九重之戀既
投閒而置散因極意以研精賦畝不忘若每倦倦於報上蒲牆
皆置筆幾屹屹以窮年首創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
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典書九諸老先生之講明粗
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岳之崇深期
効涓埃之裨補蓋恭遇皇帝陛下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
緝熙單厥心基命適隆於成右念終始典于學遊志克厲於
商宗方將切瑳琢磨而篤於自脩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
欲明於本末理期貴於精粗適粹成編冒塵清燕上其而止
願益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

進三朝實錄表

程文海

一人御極聖嚴金匱之藏三后在天實監玉堂之紀粵若稽
古克底成書欽惟皇帝陛下孝友慈仁溫文廣裕統之垂業
之創念昔繼承功以著德以彰在茲纂錄首崇筆削之任式
宏龜鑑之圖臣等職忝禁林才非良史繫生繫月豈足
先朝作莫作謨庶有徵於今日臣等以所編成順宗皇帝
一卷成宗皇帝實錄五十六卷事目十卷制詔錄七卷
皇帝實錄五十卷事目七卷制詔錄三卷計一百三

續馬巴畢謹具進呈

翰林國史院陞任一品謝表

天開文運治載睹於熙朝地切詞林恩比崇於極品群情胥
悅斯道增華欽惟皇帝陛下德與日新聖由天縱體儒臣而
加異相古所無進院扶以崇優自今伊始親授銀章之重益
為玉署之榮
之勤元首
之盛

謝賜物表

吳幼清

接地風雲際會親逢於明主龍天日月照臨遠及於老臣賜
之以府庫之財衣之以筐篚之幣承恩過厚接分何堪俯歷
恩東仰瞻輝煌伏念臣荆揚賤士推牧孤蹤幼訓孔氏之遺
訓諸見道長值朝家之興運有幸為民愧碌之謬才多

卓之奇節以言其文章則體格畢陋以言其學行則器識
凡庸自甘晦迹於深山豈敢發身於昭代大鈞靡不覆燕小
物亦預陶鑄成宗洪至元首首丘園之隱歷武宗逮延祐
特館閣之華先帝權之禁林今上處以經帷講讀古訓對
揚耿亮謨蒙上聖之簡知得前賢而布列然犬馬餘齒已
非少壯之年而嬖倖微誠莫展驅馳之志外之弗能效勤勞
於郡縣內之弗能謀議於廟堂磨鍊素餐素餐之賦
辱高位速有謗清論凜然因負采薪之憂欲辭規草之職
心同葵藿
於國況文老耄無用於時時度
帝陛下乾坤博極
草沾濡於雨露
之仁

子辭讓之禮倘冒昧而拜以當此階以懷慙敢致懇切乞
矜允收此九重之大惠全其一介之小惠豈是歡榮等如
受臣栖遲咄咄既難勉筋力以輸忠教誨子孫當竭精神
而報上所賜鈔定段延除已閣謝恩外未敢致書謹奉表
辭謝以聞

進經世大典表

歐陽原功

堯舜之道載諸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冊道雖形於上下政
無間於精粗特於紀錄之簡足見補綸之具是以秦漢有掌
故之職唐宋有會要之書予以著當代之設施予以備將來
之考索我國家受命龍朔續休鴻基發政施仁行帝之忠厚
世積制禮作樂開明之風化日興紀綱具舉於朝廷統會未
歸於簡牘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陛下總攬

文苑英華卷百四十二

群策躬親萬幾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與天地同功於經緯必
有鋪張以揭日月必有述作以藏名山爰命文臣體會要之
遺意編勅官寺發掌故之舊章倣周禮之六官作皇朝之大
典臣其叨承旨喻俾綜纂修物有象而事有原實為本而文
為輔百數十年之治蹟固大畧之僅存千萬億世之宏規在
鴻儒之繼作謹繕寫皇朝經世大典八百八十卷目錄十二
卷公牘一卷纂修通議一卷裝潢成秩隨表以聞伏取謹止

賀正旦表

劉敏中

曆頒夏正大春秋一統之書禮謹漢儀愛圖畫四方之寶
均朝野慶洽天人剛健體元寬仁育物重官常而敷聖訓
如日月之臨臨民隱而符德音翁叶地天之氣至和斯應景
福維新臣等夙被寵榮不司端候照尺寸效仰神財成輔

之功顯億萬年承享昇平優游之樂

賀冊后表

楊文郁

聖母日新端齊家以身之本坤元位正備臨軒發冊之儀慶
溢九重歡騰四表受天成命遵祖詒謀謂王教攸基莫若人
倫之重然治道之至庶莫內治之勤昭法象於軒星崇聲明
於椒掖以資嚴震之孝理以協太母之徽音臣等服在近司
顯觀盛際道符嘉易占頌承載物之享願擬堯封申富壽多
男之祝

賀建儲表

姚登孫

坤元居上拔皇統於中天震器有歸衍孫謀於奕世神人圖
輝河岳清享聖德難名徽音夙著心膂太極兩儀妙法範之
功身佑三朝九鼎重宗繫之勞過春宮之肇建知景命之永
延臣等嘉與諸儒欣逢盛典日大若重光之運幸國祚隆華
嵩開萬壽之期惟慶歌頌

車駕班師賀表

李冶

臣其等言伏為逆黨悉平車駕迴鑾者黃鉞耀威果凶徒之
一掃翠華旋軫遽明詔之載頒率土皆臣晉天同慶伏以周
之熙朝而造管叔武庚之役漢之盛世而行淮南濟北之誅
事豈樂為兵非得已屈者遠屬相燭於慈行濟包禍心構成
內難惟聖人必欲去害歸天子所以有征愛與問罪之師肅示
英民之勇靈旗順指醜類畢殲永暫試於一戎月連飛於三捷
春生秋殺玄化何私天動星迴鴻鈞自熟宗桃華固永孚無
疆之休日月貞明足為群目之用此蓋皇帝陛下聖曆千載
道貫九皇神斷電馳顯謨洞微多符以勝小篆況至仁而

不仁是宜氛侵鄭清重毒一大師肯歸於中統太平今
略於開平凡在陶甄時非致其臣其等公以守官於舊不
復稱慶於開庭相迎六尺之與造祝萬年之壽

建統時曆經曆表

楊桓

協時正日國政之大端章往考來曆書之明驗一或失應眾
兩共隆豈天運之靡常殆人為之未密昔稱作者初匪一家
其始也莫不精微未幾則旋開時關蓋由年拘積算日括周
分不知開別以考其率多博會以承合必欲行於永久詎容
失之毫釐幸富察治之履共仰同文之治事加詳覈法貴變
通欲惟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免孝皇帝陛下政順陰陽德
齊今燦爛消息盈虛之理得哉成輔相之且美命文臣若稽
乾象書則考求實歷夜則察度中星氣朔之後先定歷雖
之騰騰精思密索討本始察革前人古簡之規成盛代不刊
之典其為要旨具載成書所有校時歷三卷之成二卷轉
神注式一十三卷曆表三卷已繕寫以二十一冊隨表上進
干冒天威不勝惶懼震越之至謹錄表聞伏候教旨

進貢錄表

王惲

典謨述堯舜之功今名顯著方冊布文武之政義問宣昭
自漢隋及夫唐宋咸有信史以貽後世況大業豐功震今耀
古惟深善述有議本揚洪惟世祖聖仁孝英明睿謀果斷
爰從潛邸有志斯民植根幹而佐理望綱瞻耆瞻而講明
道始平大理再駕長江過化存神有征無疆治其龍飛灝水
鼎定上都革弊政以惟新懷同仁而一視規模先達朝野清
明內則筆建宗桃創設高者修繕令登崇俊良外則整治

師徒申嚴密將布揚威德昭昭然加以聖照不通明庶不
燭守之以勤儉朴素之政以慈惠和收攬推綱綜覈名實
賞罰公而不濫號令出以惟行萬民樂從如群龍入彀削平下
統正中和義密密國聲教遠播之聲擢山航海職貢無
缺坤之統書書德之文整所而而醴戰功不待計而
民之聽言擇善而從德緩刑歛禍而而豐民安吏職蓋帝德克
之理過周宣修政之勤以致時和歲豐文致太平武定亂略繼
周於廣運致至公均被以無方可謂文致太平武定亂略繼
一祖四宗之志兼三皇五帝之功開天立極者三十五年立
經陳紀者二萬餘事以謙讓弗違於開紀故業修未於成
書欲過皇帝陛下之經治謀萬精圖治亟鑒觀於成憲思
殿於先聲深望下臣仰為錄宅心示極孝美備開館句
而增置僚校詳司而大知開館學既富博訪加詳求
於時政之術參取於古之注張皇初稟增未見於罕聞承
奉綸旨俾蠲繁而就簡俯頒管見仰瞻宸表肅虛文一有
實事其舉會征伐文物典章繁為列二代之英詩爾開萬世
之業與夫才德孝廉之士忠良英俊一臣版圖空滿之繁
賦畜牧之盛謹依系系致致無遺今且而修成世祖皇帝
錄二百一十卷事自五十四卷聖訓六卷九二百七十卷
繕寫為二百七十帙用黃綾夾復封今隨表上進等恭備
台司幸膺盛典願惟載筆不何有於三長勉進謹辭虞虞
於一得冒瀆聖聰不勝戰戰惶惶

經筵官進獻謝恩表

袁伯生

聖作稽古知幾故天賜之繡講。前經當字屢煩於明詔。臣
竊萬世一新經緯之有巨十人並拜便蕃之賜獨與齊賢
創始明時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資
道揆以開人故伏茲則奉河圖神禹錫曉於洪範九將圖
治慎在求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
可以鑑觀爰參傳洽之精用廣聰明之識然守職業者特見
諸政事之著惟事啓沃者先端其心術之微故茲曠典之行
實重真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聖賢之蘊必器能可以相禮
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孚信必至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
其人不能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充迂疎守其師說之遺
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譏組可達其性情謂討有限
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猶重昔人之嘆況乎臣等之愚

賀正旦表

賀正旦表

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薄傳如天之為大顯
不盡之功慶折筵神武成功至文清德總萬機而益裕達四

道禮樂從容建用維多之極圖書宜朗組於於於
廟以受養率臣民而賜福臣等叨陪鼎鉞式贊鈞陶特
豐願保無疆之祚風淳俗美永歌有道之朝

賀親祀南郊表

謝端

四方于理事天致恭已之誠三年而郊卜日叶用辛之吉功
成治定禮備樂和端拱無為純一不二肇興明禋之典載嚴
非配之文大呂黃鍾音協雲門之奏嶺圭縹緗輝聯蒼璧之
華祥風和氣之與游景星慶雲之疊見穹宇集貺宗社蒙休
臣等叨佐清朝欣觀熙事列國壇之八陛幸陪漢時以待祠
陳泰階之六符願舉兒觴而上壽

賀親祀太廟表

盧亘

九重御極太平端拱於中天萬舞奏庭盛禮告成於清廟群
方胥贊百辟太平則建日新聰明時憲祖有功宗有德衍歷
歷服之無疆率同軌書同文底蒸民之作又表異華躬於日
月經緯和協于神人崇德載之洪基舉累朝之曠典臣等忝
司政府肅待齊宮遵豆駿奔仰宣室受釐之慶衣冠稱賀效
聖之誠

國朝

國子學賀登 極表

蘇伯衡

寶曆在躬應千齡之

上聖臨圖啓運得百姓之離心臨御之初詠歌為盛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天縱剛健日新又新以定群維道符漢祖

歷一紀而成大業功邁唐宗陶範蕭梁以藏祀而

上帝時歆詩書禮樂以造士而下民祇君風行雷動敷治象

於多方春育海涵播仁聲於庶類仰正統之誕紹知景命之

永延凡在生成罔不愛賴臣等獲觀鉅典幸際昌期車同軌

書同文行同倫致治恭陳於善頌黨有庠術有京國有教

言願贊於成能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教以屏之至謹奉表稱賀以

聞

代佛郎國進夫馬表

王祐

乳龍在御適觀至治之期夫馬來延謹效遐方之貢最輝丹

車之重譯恭伸臣妾之微誠中謝竊以榮水負圖寶見慈皇

之世渥渥統秀載聞漢帝之時必有聖明庶應嘉祥則但重

熙之運宜昭上瑞之符伏念臣化外窮邦海濱僻壤分夷

裔遐居西域之西心慕華風引領北辰之北豈登天一無路

每就日以瞻輝幸此名聞可充方物雖匪望塵之重

地之姿歷無草之流沙馳萬里備六飛之法駕

前轡旗而後屬車觀王臺而游閭闔懷沐至尊之

光輿遣陪臣冒干典屬此蓋伏遇恩加九

隋誕敷文德執玉帛者萬國共為

伏應嘗符於采鳳周邦來賀歸襄

步 熟在要荒之後臣禮慚輸寶意切戴盆天一統於

西國求圓無為之化協六律於樂府守聞太乙之歌

謝 恩表

解摺

太祖皇帝寶錄告成蒙

恩賜臣等白金綵幣衣服靴馬加賜慈宴謹奉表稱謝伏以

史冊光華紀載

聖神之實惠

膺恩錫類誕敷雨露之均恩是知達孝愛其所親至仁不擇

所施欽惟

。與天同運如日之升至孝為天所相而

於顯揚至仁為眾所歸而謂仁莫大於尊親愛自

君臨大寶之初即下脩史之詔就業萬幾之暇不忘開卷之

勤臣等繆悠末學承命惶悚目覩聖明之事手授傳信之編

鑒彼螭陛之書無庸黼黻石室金縢之秘不費詞翰但日食

大官之膳又時承異數之環雖盡力於昔年無加於末

者也茲者編次成書伏闕上進

恩榮稠疊漸懼交并錫以天閑之駟馬頒之內帑之金帛榮

及其家裝足其用錦服照耀都下耳目且華廷沾沾焉

士庶之揄揚臣等省已無勞服膺莫報

聖壽齊天一經行世幸附姓名於不朽惟日月之

駕幸太學謝 恩表

胡儼

伏以昭德用中立百王之大

法崇儒重道闡

論音換發乎

九重七氣華增於六儲惟均朝野慶洽天人恭惟

湯潤里詩書仰先師之如在靈區聲教後學於無窮要導

太祖之舊章肇稱昭代之殷禮

變通幸于璧水縉紳園於橋門惟君惟師以教以食衣冠之

美懿豆之序秩予有容鼓鐘之音絃誦之聲洋洋乎盈耳

自唐虞三代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臣僚等忝職成均叨

承寵遇敷言是訓永依日月之光華惟聖宗願效消塵之

補報無任瞻

天仰

聖教、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

進書表

胡廣

伏以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今放之則

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脩行之於家而家

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

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治理者也是以聖王垂憲必資道以

開人賢哲肇基必稽古以作範故伏羲則河圖而演畫大禹

因洛書而錫嘏孔子刪詩書脩春秋萬一王之法周公陳三

業制禮樂弘百世之元元子精一執中之傳尤重丁寧告戒

之旨如斯顯跡昭然三王既表異說遺經一烈秦火

之書如斯顯跡昭然三王既表異說遺經一烈秦火

之書如斯顯跡昭然三王既表異說遺經一烈秦火

之書如斯顯跡昭然三王既表異說遺經一烈秦火

之書如斯顯跡昭然三王既表異說遺經一烈秦火

之書如斯顯跡昭然三王既表異說遺經一烈秦火

之書如斯顯跡昭然三王既表異說遺經一烈秦火

世無憂治聖人之學不傳而千載無真傳遂令往微之難益發前脩之未歎夫否必有泰晦必有明終天祿洛關閣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著焉堯舜禹湯之教大開正學之宗不幸秦既狂言既揚後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卒莫能會其說于一蓋必有待於今日者矣

天啓

聖明誕膺景運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首率

學校頒

賜書籍作養人材茂隆政治四海內外翕然同風欽惟

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明睿知續承大統紹述鴻勳成功盛

德雖三皇而無以如事業文章與二儀而同其大治已至而

猶以為未至功已成而猶以為未成體道謙冲遊心高遠乃

者渙起

展斷脩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靡發舒

願胸襟精玄博采先儒之格言以為前聖之輔翼合衆途

一軌會萬理於一原池負海涵天晴日敞以是而興教化以

是而正人心使夫已斷不續之墜緒復為之而復聯已晦不

之蘊微復彰而復著肇垂自古所無之制作續休自古所

之事功非惟備覽於經廷實欲垂於天下俾人皆由於

路而學不惑於他岐家孔孟而戶釋朱必獲真儒之用

德而服仁義誠為域之歸師向本古之

德而服仁義誠為域之歸師向本古之

德而服仁義誠為域之歸師向本古之

德而服仁義誠為域之歸師向本古之

德而服仁義誠為域之歸師向本古之

德而服仁義誠為域之歸師向本古之

德而服仁義誠為域之歸師向本古之

明六經之道

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

粗知章句大學

縫幸逢熙洽之時

施為樂親就編

所聞行所知求

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

聞

經進謝表

楊士奇

伏以天清地寧

聖皇之統御時康道泰美文治之隆興日月元華中外忻悅

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廣大寬仁尊尊親親崇

丙宮之至養推恩布德得四海之惟心是以三光全而寒暑

平五穀熟而人民育益勤稽古之學益弘養正之功謂易書

詩禮春秋之文皆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萬幾有暇恒

親御於經筵多闕未詳延於儒雅用資發沃用致進脩

上以承帝主心法之傳下以錫臣民皇極之福光

祖宗之洪業擴海宇之隆平臣等猥以庸才咸叨榮命

絲綸之勅勵繼靈錫之辭蕃於維艱畢厥心允協周成

念終始典于學教陳商飭

大明一統志表

李賢

伏以日月照臨誕啓大明之運乾坤履載咸歸一統之

物阜康人又宣朝匪表章於今日曷垂示於將來

幅員備存禹貢周家疆域采著職方惟敷土經野之詳故享

國歷年之久隆自炎漢下逮胡元志地理者數百家紀方輿

者累千卷若非泛而弗切則或畧而未明於是歷

聖祖之至情念輿圖之重事委命儒臣纂集成書以輔張

博采雖周全功未究時如有待事豈偶然恭惟

皇帝陛下剛健欽文聰明英武重華協

帝已臻盛治於前申命自

天復洪圖於後志蒸隆於千古勤獨斷於萬幾

世之圖咸留 睿覽於

祖宗待成之志不輟淵衷

惟重熙累洽千載一時自

天命之有歸祚

皇明之無運德與地而蕙廣化與天而同流尊親無間於業

夷功烈獨超乎七後必有 盛制宏闡 不佞特簡

臣付以纂脩之任而

皇猷高遠

聖學淵微發 綸音豫為指授於凡經書

至若子史所傳舉當收采宜如參考以正信疑是非必有據

依以立義類凡例表 京師為四方之極列方

綱疆域必繫於九州分野悉稽乎列宿形勝風俗錄

之分物產山川載靡小大之間藩封著維城之固公

侮之威書學校書院以重育賢書官室闕祭以昭資世

簡與之文曰：「不遠我一善列女影之行，其仙釋是
 方技之奇文，所不意其意實足微而名不奕，欲使宇宙數
 萬里之外不出戶而可知，庶幾上下千年之間，一舉目而
 畢見，豈徒備一時之廣覽，將以垂萬世之宏規，此誠
 皇上經天緯地之文，足以顯繼志述事之孝，而光前振後者
 也。臣等章句腐儒，草莽迂士，叨承委任，忝效編摩，奈海宇廣
 大而難窮，燕簡冊浩繁而莫究，顧茲疎濬，寧免漏遺，雖殫鉛
 槧之勞，尚慮豕魚之混，仰 睿謨之啓發，幸編簡之克究，莫
 垂宥於舍必，願少供於清燕，道配天德，配地八荒，咸囿於生
 成，車同軌，書同文，一統永傳於悠久，無任瞻 天仰

聖教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

文獻類選卷百四十三 三十一

文獻類選卷百四十三 變目錄

一 道 吳季重 一 道 楊德祖 一 道 陳孔璋 一 道

一 道

謝玄暉 二 道

唐

柳子厚 一 道

元

虞伯生 一 道 楊文舉 一 道 吳之奇 一 道 白氏 一 道

胡儼 一 道

文獻類選卷百四十三

左長史上海李伯璣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歲類

魏

與魏文帝牋 繁休伯 魏主簿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項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轉引聲與筵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聲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筵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聲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

文翰類選卷一百四十三

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變化餘弄未盡登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懷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陽涼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觀觀者俯聽莫不泣泣涕涕悲懷慷慨自左顧史納響姓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白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愜真事速記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敬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

吳季子 名質字季子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予命道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

駢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

死夜略盡臣獨何德以堪

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

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

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

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

為賦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待論即阮陳之儔也其唯嚴

助肅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

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為

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

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摘藻一筆驚

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眾議所以歸高遠近

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隆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

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躬行不蹈有過之地

文翰類選卷一百四十三

以為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適齒齒猶欲觸舊舊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懷懷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曜景終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運固千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泚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

無以茲之若乃萬德種恩樹之風聲使震夫逸豫於疆畔女
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奉傳教班揚明令下
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策賊事行刑實於故實抑亦懷懷
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
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獲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
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有陳威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
談矣論詎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願左右之勤也古今
一轍先後不貲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膚觀不敢多言實
死罪死罪

答臨淄侯牋 楊德祖名勳曹主

脩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重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
耶損辱嘉命蔚余其文誦讀反覆雖難雅頌不復過此若仲

文選卷百四十三

宜之擅懷表陳氏之跨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
斯皆然矣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
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威體發且之資有聖善之教遠
近觀者徒謂能宜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
記留思文章今乃令主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
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道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
乎又嘗親見執事擢牘特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惜書於
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始如
此矣是以對鵠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
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
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五千金弟子掛口市人拱手者賢
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升公

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之不曉事雖著一書尚其少作若此
什山周且之曠為皆有傳耶君侯忘聖賢之顯迹忘宗之
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義濟千載之英
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若
害哉輒受所惠竊備賸諷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承莊氏李
緒樂璆何足以云反蒼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答東阿王牋

陳孔璋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俗
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排鐘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稟
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爰絕煥炳譬猶飛
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驤所不敢追況於驚馬可得齊足夫聽
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豈鄙益著載懽載笑
欲罷不能謹輶積玩耽以爲吟頌琳死罪死罪

晉

爲鄭沖勸晉王牋

阮嗣宗

沖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恩
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張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
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籍已成之勢
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磻之漁者一朝指
麾乃封管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
士猶以爲羨談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
天下朝無闕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魏州北臨沙漠擒
中以西望風震服差我東馳迴有內向東注後近全軍獨勉
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聞二

越字內康寧詩不作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故聖上
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赫太原明公宜承聖旨
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敷光如彼國土嘉祚魏魏如此
內外協同靡懈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
塞江源望祀岷山迴戈弭節以應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
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威勳超于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
支伯登箕山以捐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爲鄰何必
勤勤小讓也哉沖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梁

拜中軍記室辭西王牋

謝玄暉

故更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彼尚書召以眺補中軍新安
王記室參軍眺聞濟汙之水願朝宗而每鴻驚蹇之乘希沃

文選卷四十三 五

若而中疲何則臯壤摧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鳴咷乃
服義徒擁歸志莫從若墜兩轡似秋帶眺實庸流行能無
算蜀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襲采一介拙拂小義故捨未場圃
奉筆免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燕語長裾
夷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後歸陽未測涯濠撫臆
論報早誓肌膚不寤滄海未運及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翻先
謝清切藩房寂寥舊章輕舟反溯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
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艗於春渚朱
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杜席無改離復身填
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携涕告辭愁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百辟勸進奉王牋

近以朝命羈策肩葵舟誠奉被還命未蒙虛受播紳願之深所

未幸蓋聞受命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
以優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增王璜而太公不以爲讓況世
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數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
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累爾救宋重脰存楚以今觀古
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詰是以
至馬駸奔表微手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鞍平
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
整圖效祉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匪叨天
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
俗不習孫吳遺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王不毀
誰之功歟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
誠不任惶慙恐心重謁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唐

賀皇子牋

柳子厚

宗元惶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武法天應道皇
帝光受徽號率土臣子歡抃無涯伏惟皇太子殿下麗正居
中輔成昌運消伏珍孽贊揚輝光鴻名允升大慶周洽表文
武之經緯著天道之運行瑞景照臨示重輪之發耀恩波下
濟見少海之增潤宗元忝守遐方獲聞盛禮躍踴之至倍萬
恒情謹附賀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元

賀正旦牋

虞伯生

王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禕衣秉翟奉景福於一人惟茲
闡慶延宗社永嘉維則厚無疆帝業中興五色鍊補天

石女功內治七襄成報日之章膺璫冊之機華銜金支之奕
華茂迎蒼盾益介洪禧某等備位外廷稱觴前殿二南風化
歌關雎正始之音萬年室家樂既醉太平之運

賀千秋歲

楊文郁

陽常君於大夏方收養毓之功震一索為長男載啓亨嘉之
會慶鍾甲觀歡溢衆區克哲克明允文允武春坊翊善茂隆
邦本之貞曉寢問安長奉天顏之喜茲臨彌月之節宜膺百
順之祥臣等竊備同官進趨庭賀幸聞樂府奉重暉重潤之
章請合輿情上俾熾俾昌之壽

賀正旦歲

夾谷之奇

位拱少陽仗簇黃麾之曉氣喧大簇將開青禁之春邦本益
隆輿情胥慶仰遵聖訓參決政機執中傳精一之心作貳毓

文淵閣卷五十三

七

元良之望重明繼照陰邪常遏於未形九四在淵陽德克濟
於已著茲履端之云始宜介福之孔多某等素乏長材叨居
端尹星輝海潤莫酬沾被之恩月恒日光第祝綿延之筭

賀千秋歲

袁伯常

心依宸極前星耀於明堂卯為春門大電環于甲觀盛德集
福至和儲祥體仁法元師古合道溫恭事帝密輔相以生成
問學積躬益緝熙而光大疇咨黃髮之友庸佐青關之規茂
對誕辰宜膺純嘏某等肅瞻儲禁忝職詞林鶴駕陳儀喜承
顏於兩殿鴻圖衍慶願介壽於千秋

為幸大學謝東宮歲

胡儼

伏以

泰運
天開值千載亨嘉之會前星象著輔九重樓閣之儀備衍
光華士林忻忭敬惟

龍樓之曉論經講道宏開德禁之春當慶典躬幸於璧

雍正邦本格動於異戴文風丕振

睿德益隆金葉禮成觀明時之大典國橋雲集鵲首春之

榮觀臣儼等忝列儒流親逢盛事立諸生於館下願咸陳雅

頌之章首於上於

文淵閣卷五十三

八

朝端期永樂雍熙之治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殿稱謝以

聞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四十四目錄

梁

任彦升二道

唐

韓退之二道 柳子厚二道 杜牧之一道 劉太真一道

元微之一道

宋

王介甫二道 蘇子瞻一道

元

唐韓 一道 關子靜一道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四十四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四十四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四十四

左長史上海李伯璣編輯

紙善慈谿馮厚校正

唐類

烈

奉答勅示七夕詩啓

任彦升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託情風什希世罕工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與天道事絕稱言宜其多幸親逢旦暮臣早奉龍潛與賈而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惟君知臣見於納言之旨敢求不疵表於辯才之職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效鄙已影臨啓慙恩同識所真謹啓

爲平彬謝脩下忠貞墓啓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脩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童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時忠痛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江樹荒毀孤兔成穴童牧哀歌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靈餘烈不泯因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澤近關於晉興魏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昉啓近啓歸新庶諒窮款奉還旨未垂哀然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庶示均銘造下得祈榮更爲自校勸發發祖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其陳茲情性從未有代以寒

無甘旨之資限役最長皆之半膝下之欣已同過
慕幾何可遇且莫不親如左安寄晨暮懷家門若無主
守既無別理窮明宜又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餘若
然降臨賜寢職命是知孝治所被愛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
教我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謹啓

唐

二鄭尚書啓

韓退之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感戴戰慄若無所容措然尚有願
願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曠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
哉愈幸甚三得為屬吏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竊自計較
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有
不便於已輒吐私情閣下所且憐也分司即官職事惟祠部

文奉常書

二

為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為敵相伺候罪過惡言
辭狼籍公牘不敢為耻實意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
更判意雖甚專事以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
以慙歸僦俛日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鵬鳩平均
散於國風從事獨賢推以忍刺伏惟俯加憐察幸甚幸甚愈
再拜

上鄭留守啓

愈啓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愈曾無絲毫事為報
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為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
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
進謝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為縣固
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為故吏為形跡懸疑改前所

為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固當不特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
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為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手追而不
至為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手坐軍營操兵守禦為留守出
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為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
非軍人也愚以為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
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
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
以為大君子為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
紛入見告屈為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為之之意乎未敢以此
仰疑大君子又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
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
蓋覆黷弊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
蓄以為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道
時才用漸不喜為更得一事為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
無一分顧藉心願失大君子鹹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
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上

上裴晉公啓

柳子厚

宗元啓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厥於大雅載在史官然而
申甫作輔方召專淮夷之功魏祁謀篡幸趙致罕羌之績文
武所注中外美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耕叶德一
以致太平人有中而魏祁之勤出兼方召幸趙之事東取淮
右北服恒陽略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乘轡隨
勤思慮以贊遠洪烈聞揚大勳宗元雖敗辱斥遠守在蠻裔
猶欲振發傳聞決疏黃汗鑿效蚩蚩少佐家聲謹撰平淮夷

二篇恐懼、敢進獻私願、聲聞于下執事、庶有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無任踊躍屏營之至、不宣、宗元謹啓

上李中丞啓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為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歷慄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紉章而編、略成數卷、伏念閣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處於部內、不以此時露其所為、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為陋劣、而自弃也、敢歸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二卷、不敢繁故也、倘或以為有可采者、當錄其善、以增几席之污、去就鄙野、伏用兢惶、謹啓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杜牧之

其啓、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益昌、聖紀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惕惕若不足、兢兢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徵兵、伏以迴鶻種落、人素非多、校於突厥、終為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來漢南、為羈旅之魂、食草萊之實、台髮驪野之騎、凋耗已無、遺醢皮囊之資、饑寒皆盡、奇命維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不出者、有二時、去時來、徇利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已得要約、伺其氣勢、同為侵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水豐草、暖道廣川、牧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下國之兵、與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五

之首尾、久成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興廢墮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姦傑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千尊重、自兩漢伐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卒苦爾、此所謂避虛而繁、實逃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已久、故其則散眾放畜、秋乃背寒、向曠南來、寇抄今出其意、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故星分向塵、奔走、壯馬護牧、壯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全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攻攝、於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其畜、不可勝數、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降者二十餘萬、虜眾散、帝公弱水而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恐有伏、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某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為誠誓、仲夏潛發、計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校蠕蠕迴鶻之強弱、猶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我寇於掌股之中、軌輻輳、湯沃眼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今水合防秋、冰銷解、成行之已久、虜為長然、出為意外、實為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黑風、今討迴鶻、伏以黠戛起於別種、超為可汗、必是英傑、天時必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滅迴鶻之後、便是勅敵、況示之以弱、必為所輕、今

著四海九州同風其貴請侯用命年殺豈執可以悉玄王於
常山丁漢人於河龍顧茲茂慶宜讀子孫伏惟太尉相公文
源素昭武功復著書畫地而兵形盡見按璽而還事無遺唯一
指即可稱跡皆漢武帝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
去不營罪之故能羈越臣胡大興札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
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
幸無任感恩

上楊相公啓

劉太真

太真啓者曲蒙獎發不備所學舊文伏念早年僻居江介
之窺經典莫究宗源天寶中常遇故揚州功曹蘭陵蕭君語
及文學許相師授一家貧世亂不克終之其後從役外府所
用寡細雖宿心無因發雖欲奔前賢之壩而攝作者之

文苑英華卷一百四十四

六

風度涉隅角而輒帶望端倪而自失常有一言適至理一章
逸遺恨竊懷愧不覺淹久以深替命之罪寧負厚顏之愧
謹上近所記錄三十餘章及復內省愆惶汗流伏惟相公秉
人文以作相敷天縱之盛美發六籍以立言極三才之奧義
協贊一德化成群有懸衡而制其輕重標繩而審其曲直小
人既無學術又無材用形神低悴年鬢頽老又念頃日曾露
引罰繁蒙而恒失所對庸劣而竟無上補今復以此昧塵明
鑒相公假為之納其瑕穢小人亦自重其嫌斥乎而使疆
仕之間獲趨門館荷深仁於哲匠彼君子之善誘雖其頑瘡
或有庶幾之道焉今過五十已加其四學之已困力又不足
過伯樂而及於長鳴視鄰姜而自出其陋質抑小人之命
也不敢多言謹啓

上令狐相公詩啓

元微之

某啓某初不好文徒以士無他岐強由科試及有罪羅棄之
後自以為廢澤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
者挾摘窮無塵穢專重書翰相公直於廊廟間道其詩焉昨
又面奉教約今獻舊文戰汗悚懼慙忝無地其始自御史府
謫官於外今十餘年矣聞謫無事遂用力於詩章自益月滋
有詩句十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矚擊之調達者有之詞
直氣麤靡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惟孟郊光景間屢為小
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為律體卑下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
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
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
妄相倣效而徒而失之遂至支離褻淺之詞皆目為元和

文苑英華卷一百四十四 七

詩體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為詩就中愛驅
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
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
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間為詩者或相倣效或力不足則至
於顛倒語言重復首尾韻同意等不異於篇亦目為元和詩
體而司文者考綴雅之韻注、歸咎於其嗜以爲雕蟲小事
不足自明聞相公記憶素旬已來實懷養主之壇庇於大厦
使不復摧壞求為後、之誤輒敢繕寫古體詩歌一百首
一百韻至兩韻律詩又一百首合為五卷奏啓跪陳或希攝
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草句中櫟櫟樸樸之材豈曾量
度則十餘年之遺迴不為無所用心耳詞有瑣劣冒黷尊嚴
伏俟刑書不敢逃誅死罪

宋

賀魏公啓

王介甫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索歸榮故鄉。萬兩鎮之節。歷備三公之典。榮實極富。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謙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美。伏惟其德。與命摠攬。中推毀毀。幾至節表於當時。而至今。其德與命摠攬。中推毀毀。幾至於萬端。更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為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為大恥。以國本不逮為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疾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擢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

宋相公啓

史。號為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方。岷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盛。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為特美。其久於此。賴實預甄。不職在近。仁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閣。非敢忘於舊德。欲聞新命。竊仰遐風。瞻望門闌。不任鄉往之至。

上宋相公啓

比者冒躋官次。榮託使車。躬裁瑣瑣之文。私布惓惓之意。千磨為吝。震疊手懷。會走幹之鼎。來辱騰書。而寵答優為。體貌略去。等夷繁。獎予之大隆。滋回皇之失次。恭贊鎮臨。以簡保御。惟和積有休祥。來護與寢。伏况其官風華。靈茂天龍。閣早冠冒於士人。亟舊祥於朝野。讜言善策。發為天子之光。有

實矣。名布在輿人之誦。惟江都之舊壤。乃天聖之上游地。接京師。邸倚諸侯之重。民瞻嚴。乃方圖師尹之賢。曾見頑疎。終然庇賴。尚茲嬰邁。未即超馳。

賀歐陽少師啓

蘇子瞻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廡。共增慶慰。伏以蒙安天下之公惠。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為身。君臣之恩。係廢之於前。妻子之計。摧輓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况廟堂之舊。欲使辭歸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其於一途。是以用舍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志。足足以

宋相公啓

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履塵埃之外。常恐恐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利不器。事業二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載受知最深。間道有自。雖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書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為時自重。少慰輿情。

元

謝歐陽少師啓

康惺

微勞。亡有散又三命之榮。已矣。莫堪。竟冒千金之。矣。何謂知之。伏念樵村素無良器。非致遠徒。勉為。矣。

以率驥之功無取所哉確然大耳詩書廢棄難追韓愈之
黃里歸來亦少時之款段敢忘代勞之駿足孰憐負俗
之陳人真然來思念不到此茲蓋伏遇相公秉轡作牧好
臨民名高齊駟之無稱德大魯駟之有頌小者大者繫之維
之雖病顧之駒謂何飾矣至泛駕之馬亦在馭馬不圖衰朽
之蹤曲被閑馳之惠自矜光寵獲免徒行敢曰據鞍效馬伏
波之嬰鑣恐其彈軔有杜工部之損傷感佩良深深濡奚罄

謝辭

閻子靜

芹宮角藝初無黃綸之辭薄鑑重光誤中青錢之選名非情
稱感與愧并切惟辭賦之淵源是乃古詩之糟粕荀氏子發
明其大槩宋大夫鼓舞乎後應英華秀發則洛陽少年文彩
風流則臨印詞客自茲以往作者優多摘章繪句者往之有

文翰類選卷百四十一

之操紙淡翰者活之皆具於終經緯金之美子雲翰吐鳳
之奇二班父子卓冠一時陸家弟兄獨步當世莫不振金石
鏗鏘之調窮霧縠組麗之文大而仁義諷諭之至言細而鳥
獸草木之多識禁踰侈則有東京西京之作辨時事則有吳
都蜀都之編或上林以諷其畋遊或甘泉以述其郊祀升堂
入室然未窺孔氏之門墻宣德通情亦庶幾風人之旨趣何
此源流之降演為科舉之文一變唐宋尚餘作者之與刑百
變塗金無復舊家之風骨拘之以聲律之調暢檢之以對偶
之重輕以窮邊幅為謹嚴以粘皮骨為親切指題書影但知
一字之工夫抹東塗西不覺六經之破碎習非成是以變為
常事馳驟者輒謂之荒唐誇飾者例云乎唱叫雖了建胃
中之八斗不待騁其才雖少隄筆陣之千軍無以施其勇然

有司之獲選亦壯夫所不為何承平盛世而來莫之敢指差
僥倖一第之外動知其他必待權衡至公之流庶長琴瑟更
張之手伏惟提學郎中先生儒林冠冕學海宗盟憫斯文重
厄於秦灰贊東國復修乎泮水甄陶後進最於春秋二季
之間鑑視前車洗滌平場屋百年之弊併削拘攣之態庶還
麗則之風格雖守而必文辭之可觀辭雖尚而亦義理之為
主加程文律度於古今骨格之內取古今氣體於程文規矩
之中自非卓爾不羣之才曷起褒然舉首之選如復者青衿
小子白面書生學淺鮮而不根氣蕙蕙而易涸文慚七步才
隗八義僅知弄筆以作文未免尋章而摘句五音中度敢論
擲地之宮商八表神遊安有凌雲之氣象辨作戰蝸之兩角
尚慚窺豹之一班龍鼠之窮顧將奈何駭驢之技蓋止此耳

文翰類選卷百四十一

宣意不以菲葑之下體選今標批以先揚敢不益礪操修重
輟鄙鈍進而不已雄以當而庶取百中之功不負千金之顧
銘心鶚路謝九秋桂子之風胡龍門看三月桃花之浪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四十五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四十五策目錄

漢

齊

梁

宋

文帝 一篇 武帝 五篇 董仲舒 三篇 賈誼 十一篇

王元長 十篇

任彦升 三篇

蘇明允 一篇 蘇子瞻 八篇 張文潛 一篇 蘇子由 二篇

李清臣 二篇 陳君舉 三篇 呂伯恭 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四十五策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四十五策

左長史上海李伯敏編

紀善慈谿馮 厚校正

策類

問賢良策 文帝

皇帝曰昔者大禹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

人迹所及靡不周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其

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葛高皇

觀除大害去亂從建漢黃以為官師為謀策天子之關

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社之福方內以安外及四夷

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佞又不敏明弗能

通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朕聞有司諸侯至三公九

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翼朕之德於國家之大軀通於人

事之終始及有言極諫者各入數言以匡朕之不逮二

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錄大夫于朝親諭朕志

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肖朕之不宣

民之不寧四者之關悉陳其言有司以爲先帝之宗

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之於後世以爲朕之大法以佐

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固之與自朕躬大其正

論毋枉執事爲聖戒之二三大夫其神志毋怠

問賢良策 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書契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甲

履刑錯不用極及爲殷紂通言曰商將比發

成

襟服星辰不害月不使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蛟
河洛出圖書鳴皋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且求
夜寐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倚與俸與何行而可臣章先
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
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弊策策問咸
臣書對者之于篇朕親覽焉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施之罔極任太而守重是以夙
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
郡國諸侯公卿賢良脩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
極今子大夫哀然為孝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
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

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
鼓箠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天至尊祭紂之行王道大
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
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及日以仆城至後王而後止豈
其所持操或誇謬而失其統與因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
於大衰而後息與為尊凡所為者有風興夜寐務法上古者
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
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說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
令行刑清而政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術何飾而百邪降
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山中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
神之靈德澤洋溢施厚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
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宜明以論朕科

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通其不正不直不
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與自朕躬毋悼後言子大夫其盡
心靡有所傳朕特親覽焉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
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洽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
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
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矣帝王之
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
般人執五刑以殛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末式四十餘年天
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切矣哀哉
為厚朕風籍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朕業

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
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竭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
也今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康恥賢良
不肖渾殺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底幾乎今子大夫
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諸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
今而難行母乃牽於文繁而不得聘與將所錄異術所聞殊
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先之以稱朕意
四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禹
問厚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漢德明成昌之
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
崇然而文采未極豈感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

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
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置其父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
陳治亂之端矣其志之究之熟之積之詩不云嗟嗟爾君子
毋常安思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五

蓋聞上古至治畫表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
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米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
郊數龍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殺子兄不哭弟此發渠
搜南撫交西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喑息咸得其宜朕甚
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謹
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
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實當

文選卷五十五

四

安設施屬統垂業物見變化天命之符廣興何如天文地理
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為其意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
將親覽焉靡有所德

對賢良策三道

董仲舒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臣非愚臣之所能及也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
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譴先出災眚以譴告之不
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
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
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
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進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
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彊勉之謂也道

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

子孫更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
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
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
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若鼓鑿於和
而本於情接於肌膚繫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管絃之聲
未衰也夫真氏之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缺猶有存者是
以孔子在魯也夫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
政亂國危者多矣夫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
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
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禮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繁然復
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

文選卷五十五

五

以風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繇也夫天
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
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
而至書曰曰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
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
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時殘
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罰不中則生邪氣邪
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失序而妖孽生矣
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
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剛陶治而或之不能粹美有
治亂之所以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上之風必假故堯舜行德則民仁詩然糾行暴則民鄙太
上之化下下之殺上猶泥之在鈞唯聽者之乃為猶金之在
鎔唯治者之所鑄紂之斯探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
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
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
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
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
不用之歲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而施於上
而主歲力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
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
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
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歷
王施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母乃任刑之意與孔子
曰不教而罰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
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
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天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
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
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
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山水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
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徇臣謹案此物可致之祥莫
罪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

海若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
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順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
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
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
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立刑罰不能勝
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
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
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
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舊而悉去之復脩教
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
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
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行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
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
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
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罷頑抵
冒殊奸執燭如此之盛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
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
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詠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
火愈甚亡益也竊竊竊竊竊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
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
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良賢
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
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
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顧後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

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禍福日來詩云宜民宜人
保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
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
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謝駱二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
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皋陶錄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
行天下和洽萬民比屋安仁樂道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
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
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
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緒是以
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太極圖

八

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
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節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
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用
賢聖是以開天大顛散丑生等亦聚於朝拜受施光
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
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
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此文焉錄此觀之
帝王之條貫固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
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以明
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
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冠履之制有法而
曰舍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五不

太極圖

九

資於潤美不得刻琢此亡異於連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
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
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
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
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因周室虛四十餘年此亦教
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
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
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
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
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酷酷之吏賦斂亡度竭
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
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者之
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
服瞻瞻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
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
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魯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
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
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
籍田以為農先風宿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
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
上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
大學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
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臣願陛下興太學
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者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下則主德不宜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上之法暴虐百姓與盜為市貧窮孤弱究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亂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繁日不離於小官賢材未久不官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賢者不肯澤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補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歸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今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對賢良策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今善言地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治亦清愛而仁於有德施仁以厚之設禮立禮以尊之

文選卷四十五

十

文選卷四十五

十一

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憂者天之所以畏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霸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擬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多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異之所如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所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云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取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吉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賞擢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法於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且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夫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親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絜然有文以相接離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鷹犬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善安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施唐虞下俾桀紂覆滅殷周明廢昌之道虛心以政臣聞聚必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舜於諸侯舜興唐虞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

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
之所必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
心翼翼故堯舜統緒有行其道而聲業日致其善積而名
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如
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摩情
性察庫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名而桀紂之
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
暴慢驕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知日在
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
故桀紂雖亡道猶存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
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
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沒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不
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治必有偏而不正之處故政有耗
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
其相反將以拯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
者其舜歟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
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
周上文者所繼之標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
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
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
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下不變道亦
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
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雖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
者其道變公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

良方正之士論道者謂將錄與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
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未所聞請所學道師之言望能勿
失耳若西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風俗與大臣輔佐之職
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
之天下亦分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其是天下古亦
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之教民
亡心賊國因空虛德潤澤未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未狩
以古準今豈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感致而慶美若此意者
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闕於天之理與試述之古返之於
天豈可得見乎夫天亦有分乎予之齒者去其角偶其翼
者兩其足是所愛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
力不動於末是亦愛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
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賢聖不足也
身寵而載高位家富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
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與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
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己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
以天窮富者奢侈益溢貧者窮蹙愈窮若窮蹙而上不救
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
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
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安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
子之所宜法以為制也故公卿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
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荼慍而棄其漿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
紅女利虐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

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
於詔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由之訟故詩人疾而刺
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赫尹民具爾瞻爾好詔則民
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
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
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無人行哉天皇皇
求財利常恐乏賈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
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
負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無人之行者其
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
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待一統
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
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
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治安策

賈誼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
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備以跡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
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
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
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
搶攘非其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
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處荒之機誠急也
臣愚嘗身處之鍾鼓

之諸侯軌道良革不動民保首領以奴貨服而荒鄉風百姓
素朴獄訟無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而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
為明帝為明神名譽之羨肆於前而爵祿有功而宗有德使
顯成之廟廟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父安之執成長
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
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
肖之嗣而家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
行若得天下則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
臣竊惟天下之為難者莫如古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
下數被其殃上數乘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
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
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乎力且
十此者孱然而天下不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之所
置傳相方濯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弱血氣方剛
漢之傳相猶病而賜罷後自承尉以上編置教人如此有異
淮南齊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若好不治黃帝曰日
中必焚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其易不肖早為已殫
髓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李斯乎夫以天子之位
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設陛下不
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惟侯侯尚王諸侯王諸侯王諸侯王
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彭越張敖在代令
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則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

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撥亂萬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又
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適為中消其次墜得舍人持
之不逮至遠也萬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
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然其後
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
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
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
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王王梁靈王王
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志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
寧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
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辜其者
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
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圖視
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湯散者適落其口口首已陷其胸
矣陛下雖賢說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
其異姓勇強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入不易其所以然同姓
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疏之變未知所移
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
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義理解也至於龍解之所
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
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龍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豐以芒刃臣
以為不徒則折胡不用之淮南齊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
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
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希兵精則又反彭越川梁則又反燕

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西在二萬五千
耳功少而最完耕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最
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今信越之倫
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
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迫驕則莫
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
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今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
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輯湊並進而歸命
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
今悉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
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趙它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
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
之地其則頗入漢者為姓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
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
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
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
行而不逆貴高利幾之謀不生崇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
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則赤子天下之上而
植遺腹朝奉表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謂聖德動而王
業附陛下誰憚而又不為此天下之缺亦病大瘡一服之大
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二指之痛
種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後雖有痛鵠不能為已病非
又苦歟蓋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
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疏或亡分地以

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癰也又苦瘡也
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個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
也上也愛美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人而奴視侮慢至不敬
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成致金絮來繼以奉之夷狄微
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賞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
居下倒懸如此其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重倒懸而已又
類辟且病癰夫辟者一面病癰者一方病今西邊北邊之郡
雖有長官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在候望降燧不得
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
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慈以帝皇之號為我人諸侯執既
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建謀者寧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
具其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
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誠以臣為萬國之官
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
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獸而獵由是而
搏反寇而搏畜免說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為安也德可
遠施威可遠加而自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
今民貴儉者為之縹衣絲屨縹繡緣內之關中是古天子后
服所以朝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自蔽之表薄絀
之裏縷以備諸義者縹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
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
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風者殆未有也且
帝之身自衣卑縹而富民牆屋被文縹天子之后以縹其領
庶人孽妾緣其縹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衣

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二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飢
飢不可得也便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菽那不可得也
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
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大
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
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耜
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諄諄抱哺其子與公併僂婦姑不
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志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
心而走時猶曰履六國天下功成求得其終不知反意
之節仁義之厚信并之詐遂進取之策天下大敗秦之
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老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天下
德從天下最者為秦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道風餘俗猶尚
未改今世以修禮義而上亡制度棄禮諷指燕恥日甚可
謂月異而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傾行也今其甚者殺父
兄失盜者割心戶之簾舉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
奪之金燔為者出幾十萬石粟賊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
國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
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不問於
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歸道類非
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
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
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
不立不植則僇不脩則壞僇子曰禮教蕪耶是謂四維四維
不張國乃滅亡使僇子愚人也則可僇子而少知治體則

豈可不為寒心哉秦以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
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
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臣
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群臣眾信上
不疑惑此業壹定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
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舡必覆矣司為長大
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
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
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暴
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其有
司亦肅穆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道則趨孝子
之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
中周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其幼傅之
德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
曰少傅少師少保是與天子共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
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前選天
下之端士孝悌聞有道德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
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
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
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
其所養必先受業焉得之其所以然也太子少長知禮則入小學
子曰少成有天性習其性自然矣太子少長知禮則入小學
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南入東學上親而貴信則長幼有
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國而貴信則長幼有

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
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大學承師問道
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
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
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
膳之旌誅謗之木敢諫之鼓書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
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
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左
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萬和安中采齊趨中
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
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
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禮
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
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
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
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
者非其理故也鄒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
車誠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
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片其軼跡可見也然而不
辭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殆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
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
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
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亥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累
及其長而成俗累教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餘死而不相為

著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論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
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此時務五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
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
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
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
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總惡於未萌而起教於
微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
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
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
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
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皆禮

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之或異

或道之以德教或設之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氣
樂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威禍福之應也
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
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
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
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
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
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君子孫數十世此天下
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燔燔亡一有而怨毒盈
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
見也是非其明效大喻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

之則王胡不引解

則堂高陞亡級應近地

如法今教化之不加

也人主之尊嚴如堂堦
堂堦高者雖卑者易
堂卑者雖卑者易
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
庶人等紛紛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語曰欲投
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
臣之近主乎應恥即禮
不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
門則君之寵臣雖或
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
不敬也所以辨貌大臣而厲其節

今自王侯三公之貴

天子之所設容而禮之也古天子
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
法然則堂不亡陞車被
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
當以重法者投屏而不
挾冠雖散不以直獲美
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
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
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
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
以習天下也非尊貴之
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

智伯伐而滅之
襄子五起而不
承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
也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
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
將官徒自為也
有若而可故見利則進
全上有患則去而
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
託財器職業者粹
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
臣有坐不廉而廢者謂
女亡別者不曰行微而惟
軟曰下官不職故曰大臣
也尚惡就而為之節也故
白冠蓋纓盤水加
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
舉者聞命則比而
子大夫自有過耳晉國子有
以廉恥故人於節行上
行報其上者則非人
身因耳忘家公耳忘
也故父兄之臣
智伯起滅智伯謀殺襄子
問魏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
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
自致忠行出羣烈士人主使
彼將大焉自為也如遇
其誅亡節廉耻不立且下
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
而觀之耳有便吾身
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
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
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
五十四

有比物此志也然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死
故吾得與之俱死將為我死故吾得與之皆安顏行而忘
利守節而伏義固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勵
顯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畏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
故曰可為長太息也
齊
永明九年策秀才第五首 王元長名融琅邪人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君體道
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
拜或揚旌求士或設席待賢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朕
奉天命恭惟永圖審聽高居載懷祗懼雖言事必史而象
未箴寤寐嘉猷延行忠賢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賢主懋陳
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旨鹽梅之和獨有皇焉
又問昔周宣情千畝之禮號公納諫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
置哀良以公惟民天農為政太金湯非樂而不守水旱有待而
無遷朕式昭前經賢茲稼穡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牙絃
戒典將使杏花富黍耕穡不愆清朗冷風述遵無廢而釋耒
佩牛相洽莫反兼貧糧富浸以為俗若爰并開制權驚擾愚
民為國可勝恐時無史白與廢之術失陳厥謀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敬法刑刑重書焉典自砥俗澆弛
法令滋彰胥石少不寬之民棘林多夜哭之鬼朕所以明發
動容具食與慮傷秋之密網愀夏日之嚴威求念書亮細
追刑厝後以百錢輕科反行李棄四支重罰愛劍則古訪
為於絕澗作霸秦其歌難鳴於廟下稱仁漢頌二途如莢郎

用兼通言所安朕將親覽

又問聚人口財次致曰自昔以來其不匪通其有無既龜貝積寢繚繚專用世世茲多銷漏案倍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關府咸之實惟覆無隱無拾於數上帝傳賜朕休寶邱斜之谷開而出銅且有後命事茲錄範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職但示及深巧學之思掄拔難輕重之權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又問治歷明時昭遷革之運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及嵎夷廢職朕谷衡方漢秉素祗之徵魏稱黃星之驗紛諱空軫疑論無歸朕復集洪基弘弘至道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於子大夫何如其驪輪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五首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五辰空撫九序未歌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若望之側每勤如傷之念恒軫故恤貧緩賦省徭慎獄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而多黍多稌不興萌穗之謠無禍無衣必盈七月之歡宜布政未優將罷民難登爾於朝是屬宏議周弗同心以匡厥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上叶星象下符川嶽必待天爵具脩人紀威事然後公才授職據務分司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九工開於吏序庶績其凝周官三百漢位兼倍歷茲以降游惰寢窳若閑冗早弃則獲議無已曷勞不溢則坐誠彌積何則可脩善詳其對

又問昔者賢才分陝茂中共治下邑公圃其風一鄉可以為

續至有且撫鳴琴自置醇酒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故能出入於帖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是以賈誼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頃源汰珩符妙簡銅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關爾無聞章新損之道未弘為網羅之目尚簡慈意正辭無侵執事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迷於福大賢強國固惟舊章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極溺無待於規行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烈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奔奔拘末厥弊滋多昔宋臣以禮樂為賊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衡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公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其道委若爾無面從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湧新宋人失馭淮汴萌離朕思念舊

民求言收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加以納款通和布德脩禮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實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德夷還北歸之念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無待于支聊用辭辨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斯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三首 任孝升

問秀才朕長驅獎節直指兩郊因藉時來乘此歷運當展永念猶懷德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衣冠禮樂掃地無餘彫斲和方經綸章昧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而百度草創倉卒實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百姓不足則側隱深慮每時公暇憂課田租慨然疚懷如憐

赤主。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受給之饒。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主斯理。何從行聞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閱戶自精。開卷獨得。九流七略。頗嘗覽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瞻覽之暇。三餘藥失。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鄒好。且變鄒俗。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且夫摺紳道行。環利然也。朕傾心駭骨。非懼貢龍。輟軒青紫。如拾地芥。而情游靡業。十室而九鳴。鳥獸聞子。於不作弘。樊之路斯既然矣。猶其振翼。應有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蒲。空能切直。將齊季多諠風。流遂往。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然自君臨萬民。在民上。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朝方。睚眦有諠。論輸左校。而使直臣杜口。忠諫路絕。將於弘長之道。別有未周。悉心以陳。極言無隱。

宋

審勢策

蘇明允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于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總于一。而子孫有所守。易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未嘗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于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慕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曹誼者。

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漢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事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使其甚不至於折。勢弱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襲而下。不以為德。故威弱者。利用威而廢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恩。則惠專。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懼。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襲。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于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在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潤。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因陰。陰而陽者。因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

侯無小大莫不臣服弱之勢未見于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會秦戰道各國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敵強濟弱敵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魯公其勢固已蹙蹙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守禦已并天下而不悟專任法制以斷提平民是謂以強敵強強敵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惠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我宋制治其地在萬里外方輟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于躬陛間三尺堅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綬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而不可強之勢如秦而反弱於弱者何也言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言於惠而惠太甚者賞賚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罰而兵不振也刑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有吏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賄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廢置不更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辱中國而金帛增幣帛之取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為之微侵消鑠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而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敵強勢今夫一興新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熟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思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

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之弱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政而又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主又齊之賢主也當其即位季以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一旦發怒則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樂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惠不為焉有欲為焉無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霆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猶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而不敢輕犯法此之謂強政強政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栗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旦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則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自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秉

刑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刈之地者又逐多殺人多刑人以爲
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祭之亞
而無以異於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天下之民化之其
風淫情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前
爲亂於是誅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
人先罰而後賞至于相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相公任管
仲管仲之言言刑故相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
趙先經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伯
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謂用德不必王
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
刑何爲不曰王道復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
矣

腐法禁第

蘇子瞻

昔者聖人制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
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上
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
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爲不善者
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
之行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
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
人惟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
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爲
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疎賤故能以其國而由
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刑也

後之庸人不深察其本末而畏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
非同類而棄之禁之不行殺之不止由此之故也今夫
州縣之吏受賂以黷獄其罪至于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
至于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
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天大吏之爲不善非特濫用
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
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強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
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于罰金蓋無
幾矣夫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固非於公卿之
聞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
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况木索笞
箠哉方今法令至嚴觀其所以隄防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

腐法禁第

蘇子瞻

而大吏犯之不至下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
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
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待其公卿大臣至重
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
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其
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
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
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
訊鞠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爲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
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曆者
而至于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逐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
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貴

臧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門而
而今之鄉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如
下惟無罪也足以罰不可得而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罪則
何以令天下今天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已舉之而詔曰勿推
此何為者也聖人為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廣法
禁自大臣始小臣不犯矣

抑僥倖策

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
學者莫不欲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
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
非有所吝也爵祿出於我者也我以為可予而予之我以為
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職歟不

文淵閣書

卷四十五

三十四

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乎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
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謹爵祿名器而爵祿者以
為不可是為足卹國家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
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
有一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濫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
其濫官之所得而為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
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其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
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
辯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
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
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定之謂哉
固將有所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

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殺無益也其終身進退
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不參

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已

資考既舉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

雖千百為輩而不敢不盡與臣切以為今之患正在於任法大

過是以為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

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於吏部吏部以其資

考之遠近舉實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

之衆之以其才之優劣而定其等第然後奏之以詔天子

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今而增損其數以

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子奪亦難出于賢不肖之間

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苟必得之心將自奮焉

文淵閣書

卷四十五

三十五

卒以求聞于時而嚮之所謂用人之以弊者亦不勞而自
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為差則是好惡之
私有以啓也臣以為不然夫法者古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
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群至於有司
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
士而習知其為人至於一日之言則固以不取也唐之得人
於斯為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百人使一一
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
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人一定之制臣未知其
不可以為法也

決壅蔽策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

謂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謂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具容
不能無謁謁而必具省便務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
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
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一軀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
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吾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
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
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
使其閑即脉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
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要惠可使
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
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

文翰百單五

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
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焉率天下一毫
之昔者漢唐之弊惠法不明而用之不
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舞法爲姦
之至密率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
爲瑕所欲與者雖有財乖矣而可惜法以
爲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而
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
昔威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辨
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奉率而
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曰速裝行矣
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止而無留

之謂也夫爲霸手兵強國富及月乎
史之謂也夫爲霸手兵強國富及月乎
而己重繁而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
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
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
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于轉運使而
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
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
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
之聖王變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有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
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省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

文翰百單五

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也故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
而逸於終晨興而憂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
宰相日晏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
游如以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
議者不稱王季之憂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晏而
論始皇之量書此何少率天下急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
率之則雍蔽決矣

崇教化策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
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
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
心安於爲善而怛危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有所

為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飢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際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援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偽交諂無所不為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御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繁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逾飾詠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為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從欲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鄉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礼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遜般舞俯仰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鍾鼓管磬希夷嗶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然後民信則不可與父居於家

文淵閣五

三十八

則不可以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安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實務實其教民之知義則吳若務去其貪徒著西河川兵而家入子弟皆籍以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沒者如是當復爾爾素少焉皆謂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宝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苟可以止民之詐欺哉夫言其乎縣官之尊者為其恃於四海之內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所謂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而而而貪之知今則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券以而而而之扼腕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限而以先期為

文淵閣五

三十九

有常數而以羨息為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為難行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小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矣

教戰守策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勞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有不敵忘戰秋冬之際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之道也方使其耳目習於鍾鼓旌旗之聲而不亂其心志安於射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故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及至後世用古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威簡天下既定則

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敝而人民日以安於
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訖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
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豈於游戲酒食之
其剛心勇氣消耗耗耗疲廢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
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列
而唐室固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
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吾常苦於多疾至於農
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
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感夏力作而窮冬暴露
其筋骸之所傷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
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則
襲裘兩則御蓋而所以禦寒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

四十

之太過小不如也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逆
而能勞勞步趨動作使其四肢體紐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
強力法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猶
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
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
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
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
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
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
然之勢也不外於此則死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
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之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
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

思必有不測故曰天下之民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
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
無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
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
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撓
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
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
有小恐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
怨陵壓百姓而傲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
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
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省費用策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
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
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
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肉食千里之租外收千
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
之於天下俯仰已就人則易為功倘人已獲已則難為力是
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
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妻子之
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聚聚衣食
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
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貧求愈
多而財愈乏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

而思之天饗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東下并潞其費用之多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而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開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凶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總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于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闕有稅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于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雖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所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難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

文獻通考卷百四十五

文獻通考卷百四十五

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下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前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備若佛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九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徒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使祿賜之厚役兵之衆其為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初也又使一人馬為之廐長既長立而馬益驪今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若此者日來而去之自處厚以往其不有益惟無輕其處厚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蓄材用策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數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為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然有所不可狎者至于鼉蜃之兩端皆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材然以區區

之三焉。聚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綏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為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材，患所以求材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寶，以可見之實，而蔽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為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役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它，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惟實之求，則來者寡矣。若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為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御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言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為未必然而奔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材，而擇之以持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竄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謂武舉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

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其實，至其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為終日而畢，報七人貫三人耳，為實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閭閻，後知其可用，故九欲觀將帥之才，否其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豪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未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術，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若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倡勇敢策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次。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政教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必係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楚與越，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步，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

始不惻然悔也此非不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其性所忘其
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
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
敗也故曰致勇有指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
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事先而致其死則翻然
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搏勝負之勢未有兩決而三軍之士
爲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
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
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聲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
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其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弃
其身以陷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
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兩私之將將軍必有兩私之
士視其勇者而除辱之人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不
自異曲盡人情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
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勸兵于四夷
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
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亡而聽其
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
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
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
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
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
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將窮而
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

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
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
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
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
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
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達憲策
張文情
將享天下之大利者其初必涉天下之危嘗將受天下之至
安者其初必履天下之至勞夫大利至安豈可以苟且安坐
無事而得之哉是以聖人雖履危苦而不畏當至勞而不厭
堅忍強力痛自策勵必爲而爲之夫然後天下之大功立矣
昔者漢武帝承文景積弊之餘天下富實倉庫有餘人力威
強於是大舉以伐匈奴蓋欲討窮追者二十餘年通西域關
朔方驅良馬勁卒精兵堅甲北而以爭窮荒之地費財傷民其
心而不悔天賦不備其意而小挫未嘗不懷夫武帝之心豈
其止於好大樂事而力化天下之憂勞樂其士民而殺傷
之哉蓋其心以謂匈奴之強非四夷之敵異日之患或在於
北吾之兩邊偶中國富強盛術可以有爲之時夫將推萬里
之強國以遺後世安樂無事之福豈可安坐拱手不傷一民
不棄一銖而得之也夫使異日之所積才足以償今日之費
異日之安全足以補今日之損失猶將爲之而況費才而得
及損尺而得寸哉蓋自武帝力征以來至宣帝之際匈奴之
勢浸以消弱單于稱藩稽顙貢奉朝以平日抗禮之強敵而此
而跪拜樂爲臣妾而不辭蓋臣竊讀西漢志見乎韓彭單于

始朝宣帝于渭上未嘗不臨嘗竊嘆武帝之英才遠略過
天下而使其國家事安樂之極而漢之強敵獨在匈奴單
入朝而稱臣則漢之威德勞勩遠達於見盡天下而無不為
之臣矣嗚呼亦可謂盛矣觀今日之所獲而追計前日之亡
費損失者才幾何故無勞於心不動乎身則有姓無富家無
事於民無勤於敵則天下無強國嗚呼淺夫未議猶以武帝
為好大樂奪之主傷財害民而不傳文景之前倭其亦不思
其矣今日之強胡與漢之匈奴其何以異耶非獨其強盛之勢
僅同而已臣則以為過之何則漢之匈奴其盛未久方秦之
亡楚漢用馳於中原內患起而外侮乘之敵日前而無暇遠
略是以匈奴休養生息得成其強至武帝之時其盛久矣且
方是時匈奴之所安匈奴之俗也而無慕於中國今日之胡

文選卷百四十五 四十八

廣豈特積威之甚哉自五代之衰蓋陵上國而瀝洲之
後長驅中原至發萬里之重輿之親為之敵而却之而今北
胡之所以衣冠居處官各郡邑大抵皆有愛樂中原之心其
為盛強極矣而其為患又豈時如武帝時也夫端然安君熟
視不動而邊境之上不敢輕犯者非不欲也提兵而戰勝負
未可知終年而戰所獲能幾何孰與安坐不失而終年之獲
皆良金精幣何啻百戰之積以為重賂而果得其歡心者臣
不知其說也夫武帝之時匈奴止於侵邊境殺吏民而已今
也空內府之藏損中國之力而不免於傷威重貽結怨而不
能保其無患則其為患比之武帝之時有加矣夫匈奴之盛
加於武帝之時而武帝之患則未如今日之切武帝猶憂勞
勤苦積用歲月費財力而為之則今日之計尚安得深畏月

前之勤而欲以苟且無事處之而望至安大利之獲也太祖
皇帝嘗積練於內庫白吾將以一編購一胡人首而天錫降
下以爲智神武英特果斷是天之所界實在陛下

君術策

蘇子由

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
則與無術何異矣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略言之矣而又將竊
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為奸
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有好為名高者臨財
而進之以讓其義見位而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
以為歡進而不得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祿力為齷齪之節
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養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
有所不平人有好為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

文選卷百四十五 四十九

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
天子不知焉而強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
惟其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闔而不和人惟無
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為少避之則奮其私怒而不求成
功素剛則無以折之也素畏則無以強之也強之則將不勝
而折之則將不振也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
心也然猶非所以御天下之奸穢蓋臣聞天下之奸穢其為
心也甚深其為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
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
游翺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為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
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
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為之者李林甫是

也夫人之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穆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顧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日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母暇及我也故可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為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得賣之以為奸疑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其為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善也則必先之以善而終之惡或明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吾又有為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為此舉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奸雄劫之以其所欲不能其所欲不能者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古之人有為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其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竟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天小人者豈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意是以屈恥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臣事策

天下有無窮之才不叩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古之聖人迎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強之氣沈潛乎道而不思凡也

其器而不知所以為愛也知指諸地之安而不知其為不壞也是以事不得成而其器速朽且夫天下之物人則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也神者何也物之精華果銳之氣也精華果銳之氣在物也睥然而有光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朽然無所用之夫是氣也時叩而存之則日長而不衰而不知求則脫去而不居是氣也物莫不有也而人為其孟子有言曰人之日夜之所息與平日之氣以晝之所為有以精之矣精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夫夜氣者所謂精華果銳之氣也天下亂則君子有以自養而全之而天下則天子養之以求其用今夫朝廷之精明戰陣之勇力獄訟之所以能盡其情而錢穀之所以能治其要處天下之紛紜而物莫能亂者皆是氣之所為也蓋古者英雄之君唯能叩天下之才而存之是以所求而必從所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國富而兵強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當其季年元臣宿將死者太半而漸進之士亦自是以辨天下由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之才而獨慮乎上之不叩不觸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張也臣切觀當今之人治文章習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為治者其類莫不備具而天下所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性者天下既安先世老將已死而為之作難當此之時天子茫然反顧思得奇才良將以屬之矣而終莫可得其後數年邊鄙日蹙兵勢日急士大夫始漸而西夏臣服以至于今又將十有餘年而藝之所謂西夏

之良將者亦已略盡矣而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以為將此
甚可慮也夫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而今世之所畏莫甚於
為將責之以難事強之以所甚畏而不休其氣是以將帥之
士若此不可得也蓋嘗聞之善用兵者雖匹夫之賤亦莫不
養其氣而後求其用方其未戰也使之以投石超距以致其勇
故其後遇敵而不懼見難而效死何者氣盛故也今天下有
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
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方然則推沮退縮而無自喜
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
舉重武臣而天子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而為之
賞罰如唐正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才要亦使之
知上意之所悅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士可以

漸見矣

議兵策上

李清臣

天下之事莫難於兵天下之才莫難於將今天下法令當士
民雖提頃矯暴之其逆順禍福非待歲月之久理勢之極動
之有非是虛徐而議彷彿而正利可以緩從患可以中避若
夫群數十萬之衆肩熊羆之氣聚離虎之力制之非其道則
若奔馬之轡不可取勵若人而敵久與抗時我小勝則我
小跌一有形跡若驚者果不勝故朝為勝兵暮為野戰
朝為強國暮為丘墟其存而死者之速如是故曰天下之事
莫難於兵生者人之所甚難死人之所甚惡將使之觸白
刃冒流矢赴死如赴生安逸人之所至願勞苦人之所最病
將使之草食水飲介冑而尉角逐出入於死生之場趨勞如

文獻通考卷四百五十五

兵考三

文獻通考卷四百五十五

兵考三

茲臨耳目之憂也將使之莫敢不一心志之異也將使之莫敢
不同我之迹將使之不可窺彼之情將使之不可惑故曰天
下之材莫難於將一治十十治百百治千千治萬萬一有將
也百萬者兵也以一人動靜進退而百萬之命繫焉故百之
命在師師之命在將國輕用將輕用師危亡之本也非仁
不能以懷物非威不能以戢士非勇不能以驅敵非智不能
以應變非信不能以同結專於仁則慢而不為用專於威則
怨而不為用專於勇則力折而機誤專於智則聲敵而實窮
專於信則事滯而利失備者多勝專者多敗故將之得則
兵未戰而先勝將之失則兵未戰而先不勝有不可用之
將無不可用之兵將勝則兵少以為多兵弱以為強將不勝
則兵多而難易立強而陷速知兵必勝之將其大畧蓋出於
智謀仁義而仁義施之陽智謀藏之陰陽明而無不知陰潛
而下不可見至武知此者其知所謂將乎故良將之才未易
有也而有之而未易知也知之而未易用也用之而未易終也
非至吾不能用將非至將不能用兵非至兵不能破敵兵事
將材之難如此太祖皇帝角材智合寇讎而任之即位之四
年慕容延釗入荆南高繼冲獻其地五年王全斌伐蜀六年
降孟昶平三川十一年潘美之兵遠賡南數月而黎範歸十
五年一曹彬橋長江過師於采石十六年拔金陵守李煜將
明太祖勢如決江阿諛若走風雷素定之策固固不失常
寸尺筭日數刻以俟捷奏積世之珍入于王府故勝一
千版圖以此之將將此之兵故女用而武功成而山河固
破長秦遠攝以役後聖太平之業百年餘矣廟堂之上習於

我於韓門之中恬於養養不知律將不知兵國不知時觀
今之所謂將其在內者使車騎密治日奉朝謁利厚祿以肥
子弟有聲色美田宅而已其在外者資公養之費約結要人
而歌王食希冠蓋之舉死占情卒便巨觴庖廩織絛繡盡針
韓是銀後巧玩好之事而已其於訓練之精粗賞罰之後先
士氣之強怯地形之迂直鵠鶴之疎密魚鱗之譏偽護焉不
知百一以此之將將此之兵是故治安閑暇之日名繁數稠
高位大俸索上農夫十戶之賦不足以給一兵悉關市之征
不足以奉一將開視多言尚各不滿一旦走檄傳警投之敵
前而用之小出必小挫大舉必大北血丹原野膏鈇鋒刃四夷
以為大噱非天之災非地之變非時之不幸國不知將將不
知兵兵不知律之禍也韓非曰所用非所養而養非所用故
臣願陛下於邊安分事之時留神於兵番意於將當以收
之當術以驗之驗之以難而觀其快付之以事而觀其應問
之以發而觀其應賞之以政而觀其利禍之以險而觀其忠
較之以氣而觀其勇則將斯得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
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焉此詩者其知
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北有松徑之類醜西有赫連之
遺種南有盤瓠雜俎丁剡餘民陛下畜十餘將練數萬人守
則守戰則戰四邊必畔觀而不動動備慮之有素誰敢恐懼
中國而悔之者陛下君拱於太平之上澹不旱副歲苟一歲
日苟一日養不可用之將將未嘗戰之兵猝有風塵從疆塞
而起擾吾赤子掠吾上毛然後駭而為之則亦暮已

議兵策

用兵收將之術臣竊舉而奏名前篇矣請為陛下言其詳
在內則內重兵在外則外重內重則強外重則弱其在
則則重兵在內則近威則近威重兵在外則近威則近威
安不重則亂唐太宗定天下增隋之舊開折衝果毅府以統
兵籍設十六衛以宿衛臣或查夷侵邊強臣不朝則取兵于
府以事剪伐取將于衛以典師律事平功成則將歸于朝以
率宿衛兵散于野以力耕鋤兵雖有籍而府實空將雖有名
而權實去兵將任內而京師實重夫兵雖有籍而府實空是
故無飼養之費無訓練之勞無一旦之變將雖有名而權實
去是故無震主之忌無難制之勢無擅威之效兵將在內而
京師實重是故無尾大之憂無外侮之虞無割據之漸自古
制兵之術莫如唐太宗者最農混一僅如宗周故王業最
治至唐中叶府兵廢而太宗之遺業勝事大壞兵重於外而
不歸故藩鎮強大而叛兵重於內而不制故宦官得柄而逆
傳十餘君君患弊精卒不能復以亡唐室流熾五代肉爛魚
餒在外者分裂之土越閭內視在內者收把威柄暴虐上陵
五十四年傳六姓十四君而天下生靈百不存一矣太祖皇
帝神武聖謨洗削禍亂收天下之桎梏歸之于已籠絡悍夫劫
以文史藩鎮諸帥名號尚存祿賜尚豐而兵聚土地悉屬於
上矣逆陽叛膽消縮順順莫敢不臣舉天下之卒凡可以非
甲荷戟者名之曰禁兵則比肩天子之衛非人臣所得而有也
聚之于京師以固內重之勢而威天下非蠻貊戎狄守備控
扼之地川塗關嶺險害走集之所未嘗遣戍而宿重兵於
之師三歲而代妻子孺孺皆在京師補一小校汰一羸老必

而後上命以消殺四方之異志故天下兵革不
披把之中雖有侍衛三帥非有可專之威徒主符籙而守趨
指導於階前耳天子或御廣殿或微近郊節以節其私
射角拳勇之材激忠順之氣或幸壁壘視其紀律而負其私
隊長以上日預朝請而拜時預識禮而制約無不自天子
絮之賜而華燄慶賞刑威撫馭練其制約無不自天子
為之者故百萬之衆目無旁視情無他歸聖澤親愛皆在一
人不在臣下如是戴身如指隨臂如子弟翼父兄如魚焉從
龍鳳至哉雖未能出一兵畏實威服四海聖神久大之譽也
老子曰利器不可以示人梅生曰秦倒持太阿授楚其柄誠
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夫太阿之鐔不可
以倒持而利器之守不可以不固也陛下席三聖之烈撫萬
世之圖富與地侔尊與天並特隆平之極富無為之時時
運化於冲漠之場棲遲含光於萬古之上堯舜不足捕為仁
壽周武不足稱為逸樂夫亂生於治也危生於安也患生於
不足慮也祖宗之事著於史牘傳於世臣故之口聚若日
月遺策具在按節而舉之問祭之餘禮樂教化的暇御廣殿
一帳近郊一幸軍壁旄頭前驅黃屋徐動從以橫吹烈響穿
雲奮揚國靈盛動士衆斬牲禱野補卒蒐而閱練訓誓之
誅一庸慢甄一忠武以起士卒又安沉潜之氣以改易天下
之視聽夫六馬在馭不提振其轡其勢動而大醉小醉
其上下有駸駸不暇則奔祖宗既已聚天下之兵于京
為內重之勢而威天下付之於後聖矣非可以無為之

者也惟陛下留神

文章策

陳君舉

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文人也。不以文論人也。非無
文法也。不以文為法也。是故文非古人所急也。古者道德同
而風俗一。天下未嘗惟文之尚也。學校進士無文教也。鄉黨
選士無文科也。朝廷爵命無文品也。士之有文皆涵養之素
而談笑之發蹈履之熟。議論之及非有意也。是故雖其所
出而非其所為。雖其所為而非其所知。文之在天下。郁矣昔
者管窺夫子於詩之三兩篇。斷之一辭。則曰思無邪。夫易也
書也。春秋禮樂也。皆以無邪思也。而聖人獨及夫詩。蓋思而
得之。聖人謂是以為天下之文也。出於數人之手。非一人也。
出於數十國之風。非一國也。出於數百載之間。非一世也。或
出於小夫賤隸。非止於學士大夫也。或出於暴政虐世。非止
於寬時暇日也。而其辭其義粹焉一軌。上之化深下之化厚。
固如此也。嗚呼。道盛則文俱盛。文盛則道始衰。策射策之品
胥不如木強之申屠。談經之公孫不如鷲巢之汲黯。自漢以
來。甚矣文之日勝。而士俗之日漓。人才之日乏。而國家之日
不理也。華藻之厚而忠信之薄也。詞辨之工而事業之陋也。
學問之該而器識之淺也。吾不意夫文之為天下患如此也。
漢之文揚雄其尤。美新之作庸人耻之。唐之文韓愈其尤。
墓之請在當時固不免。嗚呼。他何望哉。愚方惟是自獻而先
生辱問焉。故愚不敢道其末而願聞其本。惟先生賜之。

守令策

古之天下無冗官亦無窮人。無倖法亦無怨吏。夫官不濫則

人無滯敷法不私則吏無滯心勢亦然也而官若是其毒也敷奏實與又若彼其殺也法若是其嚴也黜陟用廢又若彼其果也以甚簡之官待人才之殺以甚嚴之法行賞罰之果而人無滯敷更無不滿之心何也上之人無愧則下之人無憾也用者必公則未獲者不敢諂也顯者必賢則繼者不敢覬也內之者非所昵則何外者不敢浮也遠之者非所怨則所邇者不敢偷也是舉天下之官皆可以用人抱關擊柝府史胥吏士不耻為也譬觀周公立政之書論文武得人之盛而至於夷微盧之烝三臺阪之尹皆有常之士而其選無異於三宅彼皆遠方也皆卑職也遠方非要地卑職非顯仕而天下之美材君之宜亦有所不安焉而莫之問者何也有君如文武非棄才之主有臣如周公非蔽賢之相則遠之非疎之卑之非薄之也且夫周公大聖也天下所共知也而諸侯無伯則出為東伯六卿無宰則俯為冢宰畢公大賢也亦天下所共知也而周公不沒則未得以為伯則未得以為監商聖如周公而下闕人也則降而為之不以為辱賢如畢公而上有人焉則淹而留之不以為恨天下之不聖於周公不賢於畢公者又何擇也愚故謂今日難於久任非誠難於久任也難於外任非誠難於外任也以古之官視今之官則今冗也以古之法視今之法則今倖也以其甚冗猶若其不足以其甚倖猶若其不平無他下有所要者上有所畏也用者未必公人固不恬於退也顯者未必賢人固不屑於其小也內之者或所昵人斯競於求也遠之者或所怨人斯艱於去也夫如是則盡今之官應今之人廢今之法娛今之吏天

下日愈嗷嗷矣嗚呼天下非怨吏之可畏也民怨之可畏也今日遷其守明日易其令其擾則妨民其費則傷民其無意於治而苟簡於治則弊民其自以為亟遷而求足其欲則又困民故夫吏之便民之病也有便民之法而又有不便吏之憂患所不敢斥也故凡執事之三策愚不暇憂而所深憂者上有所畏則下有所要也

漢文之仁不在復租而見於復租周官之仁不在荒政而見於荒政武王之仁不在散財發粟而見於散財發粟聖人之仁其積之有源其發之有機其所以厚天下無窮而見於邨天下者特其有限者也天下之人不以其有限之施而致不足之望而常以是信其無所不愛之心而懷不盡之感者蓋於其所發占所積聖人之心始形見乎此夫媒人而盛舉之人不以為喜役人而強飯之人不以為德何也媒之叩譽之吾固有所私也役之而飯之吾固有所利也故夫一譽之及必謝者必其無所私之之初一飯之施必謝者必其無所利之之素聖人之仁形見之日而天下吾愛者非其形見之日也其心無所事於形見之末而所召之遠則形見其機也昔嘗怪宣王咎己之急辭罪歲之歛望夫咎己之急者非其自治之不足罪歲之歛望而窮焉而亢天也而中興之禮實先是詩序詩者願以為中興之根本何也彼宣王之有仁心也宣王之機所藏有其機而無其機也故宣王乎中者甚微非力以思之而得之乎而得之乎亦難乎遽乎雲漢之旱而災一變一旦而大旱旱已天下

治道有大原。不本其原。徒欲以力救斯世。
其學天下之事。要不可以力為也。世之上。事功。臣之人。頗
慨摩厲。將欲挽一世而同之。其意氣。豈不甚壯矣哉。激之欲

集 296—411

保運奉制數十年而不能改者必之於一日自古謀臣懷
 廟議千百而不可回者後之於一言大經畫大略陟大因
 等歷數其自既已燕前代之長徐計其成尚未能半前代之
 效雖耻未復版圖未歸風俗未正國用未充民力未厚軍政
 未修禮樂未崇為漢唐虞者尚十其五六焉是獨何說也
 意者統宗會元尚有可思者邪漢高齊威之事淺矣然就其
 規模論之亦粗能持其初說者也如使約三章之明歲而苛
 法復生誅賞阿即墨之後日而變倖復聽則首尾衡失人誰
 信之哉今日大政數十皆絕出漢唐之表惟其統宗會元者
 尚有可思除一弊事而已也夫一小人是一小人
 而已也四海九州一腐儒官億醜之衆博覽遠取焉能無
 髮之遺就德意之德而示者未及稱乎所遺者已或先見命
 今之布烈獻推蓋新督未已而懷惡繼之激泉未已而淵池
 繼之惕息未已而僥觀繼之而若海固專壹無間難之病則
 所謂大政數十者出其一二已足以鼓舞羣動而立不亡之
 基寧至宵旰十年尚勤治願之歡乎此愚所以冒昧而獻統
 宗會元之說也誠諸神為治之大原提其統緒其會則出治
 者無一出入之素而親治者亦無一喜一懼之移矣講大
 原之所在開諸咨訪博有人焉愚不敢躐等而議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四百十六策目錄

元

姚登孫一篇 吳幼清一篇 袁伯常三篇 元復初一篇
 曹元用一篇 虞伯生四篇 馬伯庸一篇 王繼學一篇
 字木魯神一篇 宋誠夫一篇 歐陽玄二篇 黃晉卿一篇
 國朝

洪武年一篇 永樂年八篇 宣德年三篇 正統年
 天順年三篇 成化年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四百十六策目錄

左長史上海李伯璣編輯

紀善齋題馮厚校正

策類

元

國學私試策財

姚登孫

二典之政以曆象為宗故歷代之興以正朔為重昔三聖授
受皆以歷數為言良以是歟堯舜之事尚矣夏以建寅為正
則天時之正而人事之善也孔子嘗以告顏子顏不以為萬
世不可改歟一變而商則用丑為正再變而周則用子為正
說者曰一王之興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則正其首事也不
得以相襲然歟儒者以為天統耳為地統寅為人統說者曰

天關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故是三建者皆可以為正後
儒遂謂子者天之春故周以為正丑者地之春故商以為正
寅者人之春故夏以為正是正即春也然則大冬歲終之月
固可以為春則亦毋怪天秦人之以亥為正歟夫詩與書學
者之所質信而無惑焉者今書所載月數皆以寅紀時之月
數亦寅也獨七月之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季冬而言
也曰為政歲入此室虞夏冬之言也然則古人固有二數
而說改月者曰孟子周也其言七八月則夏五六月其言
十一月十二月則夏九月十月也然則孔子亦周人也顧曰
行夏之時何歟夫孔子亦周之所折衷焉者而立言之與如
此學者將孰從歟
入之言曰天者理而已

率求之於微妙茫忽之際而遂以隆昆命其夜運行
為粗迹廢而不講可不歟古之言天有穹天者言其象
然也有蓋天者言其形也高南下如何蓋然也有渾天者言
其體渾渾然也世之人起而見仰而戴不知其說不可歟
堯大聖人也史記其放之寶莫先於欽若曆象之事學者
顧欲以為粗迹掃而不講得無與堯舜歟夫天之所以為
天者日也月也星辰也曆家以天為天以日月五星為天之
緯其說曰周天之體凡三百六十五度天者左旋自東而西
一日行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五星右旋自西而東日最遲日
行天一度月次遲日行天十三度有奇五星尤遲自古及今
曆家通用其說以為測候之準則可信不誣而儒者之說不
然以天左旋一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而常過一度日月
五星亦左旋日一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止而不及天一
度月一日行周天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五星皆然此其說自
關中大儒發之而考亭先生著其說於書夫書之有傳世為
天下道可也其參攷摸索至精且詳左旋之說將以祛千古
之惑非苟為者而曆家之論與漢唐諸儒之說並行於世皆
以為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何若是背馳歟諸生其參酌厥
中務詳言之著于篇毋徒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
儒者之學貴乎明體以適用苟志於用矣通今者語古則或
率泥古者適今則難合二者交為難之有用可敬事之最
古而便於民莫井田為也自此間族黨州而為郡自鄰里
鄉閭縣而為遂自井田而為郡自黃帝至周公非千
五百年不能備其成之何難歟至孟子時未久也諸侯已去

其籍而不可得知何其壞之速歟
弊阡陌可開也夫其自濤而溢
而不可尋歟自是而降豪右兼井
古通惠之則有田而己則有計口均田而已然其法
有未行而已弊有既行而隨弊有以定而終弊者何歟豈世
異事殊固未易立歟豈井田之外皆不足為良法歟唐初
租庸調取之口分世業未幾再繼全為兩稅至于今不改豈
井田復作亦無便於此法歟借曰仁政必自經界始不知給
授之衆變受之冗出入之際何以得之無弊歟不知高下之
則盈縮之度寬狹之制何以使之可守歟斯數者信古之士
可不却顧而長慮歟昔橫渠先生慨然有意于三代之治以
為經界不正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故以數年復井田之法與
學者議買田一方而井畫之以推先生之法於當今可行也
苟志於行亦無不可歟諸生為有司之學豈無志橫渠之志
者歟要使西之古而合施之今而備田制一大議論也願詳
言之

私試策問

吳幼清

治天下之事多矣有司嘗考今古以為其事之大者十有二
稽之古而不能無疑曷可行於今歟試因職時務者議之古者
胃子有教何教乎師保有訓何訓乎願忠之謀亂與奮
節甘露變故之後者孰優精忠於賊否此漢魏兩朝之草
創者孰劣上自漢莽何譔歟醉入賊詩何廷政
公族之送古者牧之外何以有六相禹皋之
相承相欲斬二千石與置部刺史而相府又相乎

丞相欲斬嚴臣與小臣官而相府不相統者孰是
隙何以同心姚宋不同以戮力嚴明寬厚何以相資善計
善斷何以相用醇謹自以才何劣而係天下安危二十四考
何量與二黨交攻量何而為天下輕重二十餘年何才與
願聞所以為宰相之道者諫無官王事無關後世置諫大
夫山道不古御史為傳公記事果得乎御史為平章按察果
失乎擢補關以增直臣公謂諫議有諫臣風者孰優以中大
夫守東海諫官補刺史孰劣守饒州而給事不肯草制可
法歟除刺史而舍人封事可嘉歟願聞所以得臺諫之道古
者金馬承明之著作與中書之官孰是尚書侍郎之起草
與立學士之號者孰非而學於貞觀與德音除書者同乎齊
名於元和與號大手筆而異乎賜以官錦與下詔而悍卒泣
涕者孰賢贈以王帶與詔而王逵效順者孰勝願聞所以
得兩制之道古者東觀漢記中書之名同乎弘文崇文秘書之號
異乎秘書府居於外何始秘書閣藏於外何所因劉章元
成施讎周堪何官揚雄固傳毅何職黃香何相蔡邕馬融
與馬懷素褚遂良何所掌賈逵丁鴻與張敞徐堅元澹何
以名乎願聞所以得館閣之道古者左右史與內史何所殊
大小史與外史何以異館閣臺掌圖書與中書起居孰優太
史居丞相上與史館於下省者孰是三墳五典紀之何人
春秋擣柝作之何氏章必付柱下元功必藏御史何意乎
太史必職司馬科斗必錄東家何見歟邵太宗觀史與邵文
宗者孰賢邵張說託言而邵李德裕者孰智願聞所以得
宗之道古者譚人巡省而方與掾史分刺諸司

半難重與州牧秋平其難乎刺史揚州奏二千石難與刺
史不察長吏之孰優不肖杖小史與不肖捕蝗者孰
捕職三百不以私情設學校變風俗與真刺史者孰勝單造
賊並毀淫祠破機祥與三獨坐者孰負百城聞風而震悚果
賢乎奸賊望風而解綬果得乎願聞所以得監司之道古者
六官掌於司馬孰為將漢唐大將府衛孰為帥韓彭衛霍之
功孰多靖勳光弼之才孰愈築臺簡注而上客何以誅設壇
龍拜而極房何以罰漢中可戰則戰非輕乎荆州可和則和
非怯乎朝受詔夕引道與軍旅俎豆者孰是卯受命辰出師
與廟堂朝歌者孰非詩禮彊晉而學春秋者何以有陳壽之
奔輕表平吳而作文賦者何以有河橋之敗趙不敢東匈奴
不敢寇愈於毀家而紓國難者乎胡不敢南突厥不敢顧愈
於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者乎願聞所以得將帥之道古者渤海
頰川之良果拜守相輒見問之功乎河北二十四郡無一
忠豈側門侯進止之過乎由滎陽為中大夫與上蔡擢河南
守者何如道不拾遺蟲不犯境與江陵反風不其伏虎者何
似肥鄉之才何以稱益昌山陽之才何以美溢賞王成何謂
賢主不識真卿何以復國德化三異與忠信三善孰優民不
敢欺與民不忍欺孰善願聞所以得守令之道古者學校序
序之名同乎司樂學政國子之制異乎六德六舞干戈羽籥
之制何以殊禮樂詩書卿司徒之教何以別置子弟貢五十
人而至百人千人而至三千人何以盛國橋億萬計費舍千
八百室與每歲誅三科歲復增三科何以精國子三百人上
學五百人四門千三百人又何以成鹿鳴之歌燕堂之琴

送尚書何以精博士弟子領於太常治以平國子監隸太常
寺當乎舉司隸之情與採朱穆皇甫規去石勒皮拒朱此之亂
與振陳仲舉留陽城者孰勝發守修之華何以手張張顯之
誣何因乎願聞所以得學校之道古者選部有尚書何所始
尚書有吏部吏部有侍郎何所自用人不分流品故有以引
疆蹶張致相者何法官必取之法律而才賦必取之入粟補
官乎選官清鑑與詳密者何如平允與誦誦不行者何若山
公啓事與二十年天下無遺才者孰優金背鏡與十二年留
得人者孰是或無藻鑑或賢否雜進與與白之譏孰非或較
覈失實或大納賄賂與市瓜之譏孰劣願聞所以得銓選之
道古者八元八愷誰之苗裔鄭號之原何所自出仕者世祿
與三衙三衛之制何以殊崇德象賢武選文較何以異多
德之夫三篋之才與元成之守御孰優細柳之屯朱崖之排
與蕭育之賢孰優任太子洗馬太子燕手與校書郎博士弟
子者孰勝任侍中司空與為郎為中郎將者孰負父任與兄
任孰賢乎族父性與宗家性孰愈乎幾子以誦者何故教子
以容者何為或謂任子不通古今果當乎或謂離色入流者
果宜乎願聞所以得任子之道若此十二事者曷為而不戾
於古曷為可行於今其詳且之有司將以觀有用之學
廷試策問
蓋聞昔之聖人垂衣裳以成無為之治誓於書傳任賢設教
品節備具諄諄然命之矣是無為者始於有為也事久則弊
弊虞之世歷年滋多不聞其有弊也治漢重於定國體尊國
勢綱常之分嚴風俗之化一國體定矣善惡之類明賞罰之

制宜國勢尊矣康遠堂高上下之辨也量才授官莫得國之大柄也若是者其道何以臻此記曰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王道備矣夫禮以防民樂以和志刑以禁暴政以善俗四者何所先也夙夜浚明卿大夫之德也知其邪惡則知所以儆之知其困窮則知所以振之為吏習常恬不知省其政何也繼體守文善論治者尤以為難朕承累聖之丕緒宵旰圖治罔敢暇豫於變時雍若有缺然者予大夫觀乎會通酌古今之宜以言高論以稱詳延之美朕將有政焉

會試策問

夫書者古之史也孔子刪述自唐虞二典以訖于周之文侯之命附以費誓秦誓而三墳八索九丘諸書皆變而不錄至其約史記修春秋託始於魯隱公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年也後漢書載特選書至獲麟而絕筆前乎唐虞之

豈不過於文侯之命等篇而去彼取此泝平王而上沿而下豈無可紀之事而絕不為書是皆有深意存焉司子長創為史記首軒轅以逮漢武或有孔子所授者子長從而錄之後人翕然以為有良史之才愛其雄深雅健凡史筆者如班孟堅范曄宗諸儒爭相蹈襲是祖是式而未取法於春秋者焉豈聖言宏遠匪常人所可擬其彷彿邪目荀悅倣左氏傳為漢記體製稍為近古於是袁宏孫盛之徒並為編年之書而學者或忽而不習終不若子長史記盛行于世司馬公編資治通鑑造端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繫年叙事歷漢唐以終五代勒成一家之言淵乎博矣此近所未有也其亦得聖人之意否乎我國家隆平百千功

定禮樂方興纂述萬世之鴻規敷闡無窮之不續吾儒之事也故樂與諸君子討論之諸君子將心載籍聞見滋廣其於書春秋之所始終史記通鑑之所以製作必詳究而明辨之矣願聞其說

廷試策問

朕聞自昔聖王之治天下罔不在初政故舜之嗣位也明目達聰命九官咨十有二牧禮樂刑政之道粲然備具禹成厥功祇承于帝精一執中實聖聖傳心之要湯黜夏命以克綏厥猷為本武王勝殷首訪于箕子天人之際明矣詩之訪落公劉書之無逸立政亦惟成王嗣服之始君臣交修以成繼志述事之業唐虞三代其揆一也維我世祖皇帝聖神啟運時則有同心同德之彥效謀輸忠故能混一區宇治化旁洽

廷試策問

朕祇承丕緒永惟帝三事功見於經傳悉遵而行之時有古今制宜損益若執皋祖之宏規遠畧垂統萬世夙夜寅畏以圖治安然人才之列於庶位者猶若未及治道之達于庶政者猶若未備予大夫其以前王之坦然明白可行於今者何策世祖政典之綱領當今未盡舉行者何事宜悉心以對以輔朕惟新之治

廷試策問

元復初

朕聞賢聖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己無為或不遑暇食或寬仁恭儉或力於為善其所以致治雖殊及乎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於田里制禮作樂翕然大和而麟鳳龜龍嘉禾朱草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莫不畢至雖帝王之美不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之德化尚矣若漢之文

太宗猶能致治如彼況漢唐乎不居者乎今天下
雖久寧謐戶口雖蕃滋而稼穡或傷於水旱細民或致
阻飢未能家給人足時猶仰濟縣官宣行仁義猶未盡效邪
子大夫明古以識今知常而通變毋守關於事情毋乖戾於
典則明以對朕朕將親覽焉

擬會試策問

曹元用

洪範八政三曰祀之二曰郊之事也其禮之尤重者曰郊曰
廟按周禮於冬至之日郊圖立而春秋所書魯事或郊於春
正月或郊於四月五月甚者於九月而用郊郊之時不同若
是何耶鼎之彖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享上
帝而曰亨養聖賢則大亨主假有廟則用大牲其重輕之義
亦安所取於夫儀禮周禮若詩俱言尸而不言主春秋則書

主而不書尸是皆神所憑依者也何為不並言豈亦有先後
之序乎抑古者兼用尸主以祀而經書特互見乎周制都宮
別廟東漢以來乃易以同堂異室議者謂為變不古若然歷
魏晉隋唐宋金之久而何為而不復古制乎周天子七廟加以
文武世室九獻之禮王后預為降階進退一日而可遍及否
抑再日而復祭乎王后齋宿當於何所百職助祭男女授受
何以別乎九廟樂舞當何以處之易曰盟而不薦有孚顙若
說者謂既薦則薦豆不足復置先王之所以事其上世者
文王何為以是為訓凡數者皆禮之大節焉
而明辯者也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化洽禮樂其時
矣諸君子由鄉貢而來大比于京師其於茲數
矣願為我縷陳其說

會試策問

虞伯生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若稽古昔率是道也古
子修禮正樂而詩定書贊周易作春秋天下萬世賴焉漢立
學官經置博士名家之學史具可考歷唐以來定為注疏立
教者用之我國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擴而明之
不在學者乎夫自漢唐至於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不傳
論焉則累日不能既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者而問焉易自
王輔嗣之說行而象數者隱其有存者猶當考乎邵子先
天之學可得而傳者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旨意所指文義
所當有異同乎學者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析而為二
豈昔人成書有不可輕意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傳僅見逮
朱氏傳出一涵其說其有所授乎毛鄭舊說猶有可論者乎
春秋左氏公羊傳與並行久矣至於啖趙陸氏始辨其
不合而求諸經者子之說三子之說果盡得聖人之旨乎劉
氏權衡三傳密於陸而劉傳果無餘蘊乎胡氏之說其立
義得無有當於經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經又有周官小戴
記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弗講乎大戴之記猶有可取者乎
周官之制可互考乎鄭氏之注其歸一乎此固諸君子積習
而素知者其詳言之

又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畜洩導止之方以備水旱之虞者
其功尚矣然而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人故鄭渠鑿而秦
人富蜀壩成而陸海興漢唐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
不以行水為務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地勢下春夏雨霖

成沮如關陝之郊土多燥剛不宜於曠河南北平衍則千里赤地水溢則無所歸往往上貽宵旰之憂至修庶政出粟與幣分行賑貸恩德甚厚然思所以永賴以稱旨意者豈無其策乎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則溉之利瘠土為饒不善用之則泛溢填淤湛漬齧食茲欲謀求利病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患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之術何先使關陝河南北高亢不乾而下田不浸其緒防決引之法何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復願詳陳之以觀諸君子周世之學

廷試策問

洪惟太祖皇帝受天命肇興景祚列聖繼作四征不庭鋒旗攸指靡不率服逮我世祖皇帝混一區寓職方所載振古

未有於是建國紀元立官府置郡縣制禮樂定貢賦帝德王功之盛粲然如日星之行天四時之成歲也六十七年之間講之益明治之益習天下晏然守其盈成者又何以加之我朕續承正緒夙夜祇懼成我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保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道而未能也夫親親莫內於九族今百世本支蕃衍盛大則既尊位重祿矣尚有以勸之道乎尊賢莫先於百姓今世臣大家故業昭茂則亦既富方穀矣尚有以體之道乎多方內附之衆因其俗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之之道尚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雍之之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朕之志也不大夫咸以道藝來造于廷其

朕將親覽焉

又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之為六立陵川澤之為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為人三極之有以異乎宗廟也朝廷也師旅也禮樂也佃漁也耕桑也時之所尚雖小有損益其為治之具豈有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別歟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備矣何以待於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待於箕子然則聖之與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考之於古得之於心宜之於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以為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無以為德非堯舜禹湯文武無以

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無以為德非堯舜禹湯文武無以心術之精微制作之命子大夫其悉陳之朕將親覽焉

會試策問

馬伯庸

聖王之設官也俾在位之臣咸稱厥職以亮天工者其法不越乎選舉而已皇元替古立制用賢使能敘進差等其法具在夫事久將弊亦有可變通者乎入官者日滋月積其有實有不勝其煩然選舉非方則殫官病民曷術得以無二官之失乎命風紀擇可為守令者善矣然必求於實歷其人以盡撫字之才乎漢世公卿二千石皆得辟舉其法以課績良法也今以五更備責守令往往虛文者多而實者少郡牧守限於品秩闕實者衆漢唐以來權行於下其弊皆之道獨不宜於今乎諸君子其為舉首者悉其說

廷試策問

王維

朕聞帝王之相承質文之迭興尚矣夫治在正俗致俗之丕變必在上之人有以作而興起之則四海之內其應如響也史氏之言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文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塞於乎三代善政所以五帝之烈垂百世之範其爲之綱紀樞機者豈不在茲乎繼是而後不遑論也洪惟我太祖皇帝龍興朔土世祖皇帝奄宅方夏制度文爲著之令甲深仁厚澤涵煦黎庶其一民俗而定民志者具舉矣淳龐正直之風篤實博大的教茲非忠乎上下等威截然而不可犯郊廟朝廷繁然而有儀茲非敬與文乎然必審所從也夫三代不可及已其所謂敬者果何在乎今欲氣感而聲隨風移而俗易必從一以爲定乎必擇三代之盛而棄其敝乎此朕所以切于正俗者也于大夫續學明經其於古今之宜政事之要方將推以待用其悉心以對毋忽

大都鄉試策問

李木魯

朝廷者綱紀所綜而風化所由宣京師者郡縣所望而民物所由阜以上達下者禮樂政刑也事孰大焉以下奉上者士農工商也業孰廣焉事振於上萬方治象以之昭明業修於下萬世邦本於是鞏固生民以來天下國家莫之能易也夫禮天地之節也三代損益雖可樂見叔孫之儀後世因之開元之禮通典載之宋金雖未定其書禮之記錄有國有大議廟堂誦詢宸宇斷制必來而用之其於事天享帝之爲敬君臣父子夫婦之爲剛孝友睦婣任恤之爲教果盡古昔之道通時

措之宜乎樂天地之和也蓋宗制氏失傳雅益趨俗近古

爲之君知方之士思復古制而竟未能一其或有作不能無憾沿襲至今署兩大樂律呂果脗合乎治忽果關繫乎政以德德本於天法制禁令政之條目也施無所本足以帥其下乎刑弼教教定於禮鉞鉞鞭扑刑之不得已也用無所宗足以戢其亂乎民於下者士也農也工也商也士俊造之數也將相百執事之階也今養士法加詳取士路加闊而士習益陋士氣益卑豈學非所用用非所學乎其何道以礪之農衣食之原也上有司農之政下有勸農之臣墾令雖嚴而汙萊間於所旬占籍可考而游惰幸於都城况其遠者乎其何法以治之工利器之府也奇功熾而奪稼播之務苦窳售而耗庫粟之儲其何方以正之商懋遷之資也鈔法久隳農末交病市擾不測有無俱艱徵倖者公私相欺折閱者上下莫懲其何術以平之聖天子踐阼科舉舊章再布明詔京府開試光被德音諸君子需貢輩下經濟首有望焉之八者本末精粗討論有素請著於說

鄉試策問

宋誠夫

趙宋立國三百餘年遼金三氏與之終始其君臣微惡其俗化隆污其政事號令征伐禮樂之得失皆宜傳諸不朽爲鑑將來然當世史官記傳叢雜下可盡信虞初稗官之書更不足徵昔晉書成於貞觀唐史作於慶曆蓋筆削之公必待後世賢君臣而始定聖天子方以人文化天下廷議將併纂三氏之書爲不刊之典左氏史遷之體裁何所法凡例正朔之予奪何以辨諸君子其悉著于篇用備采擇

鄉試策問

歐陽玄

竊唐風者慕堯之遺俗歌謠雅者念周之初基載籍可稽也國家龍興朔方渾厚之風雄武之氣所以度越百王奄有四海者也當是時國人忠君親上之誠一出天性既而高昌親附乾竺大夏諸國景從域慈嶺民流沙碣石以北邠連以西皆隸職方收其豪傑而用之亦既尊尚國人之習而服被其風矣承平既久散處宇內名爵之所砥礪才諳之所滋演捷出百家未有紀極雖風氣大開文治加盛孰有然者然而黜浮而崇雅去蕪而還淳宜無其道歟觀筆札者燕弓矢之藝飲膏粱者知稼穡之難其教當何先歟別氏族以明本原同風俗以表歸會其政有當議者歟才諳既增養矣名爵既錫予矣其所以圖報稱者以何事歟願悉以對

會試策問

蓋聞三代以來經國之制至于今而不朽者未有盛於九府圖法者也國初楮幣量時度宜歲久變通執所必至粵若稽古歷山莊山之鑄先王荒政民無捐瘠將使錢楮通行矧茲時與事會然而輕重之則欬散之方可以行之永久者必有良法矣伊欲重不至於病鈔法輕不至於費國資欬可以益於公散可以便於私以至廣鼓鑄之所而不滋偽盡坑冶之利而不利民平貿易之價而不偏均遠近之用而不滯新不至貽將來之弊舊不至隳前代之成官有典守而不冗於設負銅有中買而不煩於立禁肉好之諸精銖兩之適等遠物畢求而舶無逸出之患私藏盡發而人無告訐之虞若是者何以各臻于善歟諸君子學古而通今苟有以裕國而庇民

者其悉心以對無隱

鄉試策問

黃晉

三代法制見於經者惟周官一書太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然稽之尚書王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歟周衰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之律是書最後出而久官亡矣所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是考工有記果出於誰歟或又謂三百六十之屬已散見於五官冬官果未嘗亡歟國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科目豈以劉歆歿綽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厥今朝廷內建六曹蓋古六官之遺意豈其成法固在所取歟抑猶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爲有用之學宜熟講之矣願聞其說

廷試策問

廷試策問

卷百四十六 十七

廷試策問

皇帝制曰朕承

皇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浚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圖之廣生齒之繁從古莫比故窮髮之地咸為編戶

雕題韃結悉已冠裳來歸而治庸未幾風雨

之衆夫存神過化不見其迹欲臻其極諒必有要不明諸
心曷由達效唐虞三代之治其來尚矣而漢唐宋之治猶可
指而言之自夔典樂教胄子而學校興而漢唐宋之學校有
因革其教化可得而聞自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科目
舉而漢唐宋之科目有異同其名實可得而議自小司徒經
土地而田制定而漢唐宋之田制有屯營其計畫可得而言
自校人掌玉馬之政而馬政立而漢唐宋之畜牧有耗息其
詳悉可得而數之數者有宜於古而合於今若何施而可以
幾治夫政不替古則無以驗今事不究迹則無以見實子大
博古以知今明軀以適用陳其當否以著于篇毋泛母隱

試策問 永樂七年

皇帝制曰朕承廣大之基撫鳴熙之運臨御以來夙夜惕厲情求至道以弘治化而談者類曰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又曰禮樂爲國之根本刑政爲國之輔助譬之於古伯夷典禮后夔典樂見於書者尚矣至於三代損益緣人情而制禮諧五音以成樂至周大備乎其有本筌乎其有文可以睹其功德之盛若夫漢興承秦之弊叔孫習於綿蕪賈誼草具其儀因循遷就止於如此而已唐因於隋祖考高宗房玄齡之流增益定制太宗慨慕古典拳拳於乙夜之讀河汾之派而禮樂之間汙決無對使一代之典遂爲闕文乎初聶崇義和峴之徒所定禮樂大抵沿襲增損數世相承者

求者非一然猶恨殘缺制作之方可謂難矣漢唐宋之禮樂大槩若此而其刑政猶可得而議伊欲循古先王之法以治和天下使刑罰清而奸惡革政事昭而百姓寧其道何由而可先儒謂序序為禮樂之原其曰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今之教化蓋亦若是其備矣然而士鮮大道之歸國靡實材之用其故何歟子諸生明先聖之道博古以知今具體以適用於三代漢唐宋禮樂刑政之序謹聞久矣疏其得失別其治否有可以裨益治道者其詳以敷陳之毋泛母

廷試策問 永樂十年

皇帝制曰朕奉承

宗社統御海宇夙夜祗畏弗遑底寧以圖至治于茲十年未

文翰類選卷百四十六 十九

禁其效慮化未決矣謹之以庠序之教慮養未充矣先之以足食之政慮刑未清矣詳之以五覆之奏求才備薦舉之科考課嚴黜陟之令然而羈俗而俗益偷軍弊而弊不寢若是以陰陽專名數者或流而為災異尚理致者或淪而為清談書以道政事語知行則何以示其端論經世則何以盡其要討以道志也何以陳之於勸懲黜陟之典春秋以道名分也何以用之於閑陰縱陽之說禮以道行而樂以道和也何以道同六經而用獨為急夫道本一原而治有全軀推明之義詳議異同則美矣何以一歸于雜雅歌擊磬執經問難志則勤矣何以未復手古討論文籍考定五經可謂勞矣未足以致大治更日侍讀質問疑義可謂儆矣僅足以成小康治

五緯集奎文運斯振儒道光闡聖經復明較之往亦何勝門習蓋為治之道莫猛相濟各適其宜太宗寬厚長者務崇德化政足尚矣而言者謂不若中宗之嚴明顯宗法令分明幽狂必達嚴足尚矣而言者謂不若肅宗之長者論治若此其將孰從夫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子諸生蘊之有素其於為治之要時措之宜悉心以陳毋徒泛泛朕將親覽。

廷試策問 永樂十三年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之治本之於道德而見之於事功道德為致治之本事功著致治之效不推其本何以為治不臻其

極何以為效是故民俗之厚在於明教化吏治之舉在於嚴課試士風之振在於興學校人才之得在於慎選舉刑獄之平在於謹法律是數者皆為治之先務唐虞三代之盛率由於此而其道德之新苑事功之所成亦必有其要者矣三代而下論治之盛者曰漢曰唐曰宋舉其槩而論之淵默清淨則躬復儉朴矣約已裕人則力於為善矣恭儉仁恕則備已無為矣其所以為教化者何如舉殿最而察以六條考善最而差以九等著能否而辨以三科其所以為課試者何如表章六經而勸學興禮體情經術而文治勃興諸學多聞而崇儒重道其所以為學校者何如四科四行之辟六科四事之選三經十科之制其所以為選舉者何如作三章九章以明其禁為律令格式以準其法定刑統編敕以新其制其所以為法律者何如夫循名而實可見究迹而治可推即道德以較夫事功其高下優劣蓋亦有可辨者矣朕祗承

文翰類選卷百四十六 二十

天命統承

太祖高皇帝鴻業昭著以乘夙夜孽以圖至治亦於唐虞三代含漢唐宋而不為矣然於是數者猶未臻其子諸生抱經濟之學博古以知今明體而適用其數陳黃否疏其所以化成于天下者若何而可以臻夫唐虞三代之盛其詳著于篇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永樂十六年

皇帝制曰帝王之治天下必有要道昔之聖人垂衣裳而天下治唐虞之世治道彰明其命官咨牧載之於書而可見已成周之官倍從唐虞備存周禮其詳得而數之周孔周公所作也何若是之煩數較之唐虞之無為蓋有從庭然其法度紀綱至為精密可行於天下後世何至秦而遂廢漢承秦弊去周末遠可以復古何故因仍其舊而不能變數唐因於隋

廷試策問 永樂十九年

皇帝制曰帝王之治天下必有要道粵自堯舜至于文武聖聖相傳曰執中曰建中曰建極千萬世帝王莫不守此以為天下治朕自茲祚以來夙夜祗承亦惟取法於唐虞三代然而治效未臻其極者何故音所謂中極之外抑別有其說歟且古今論治之盛者於舜則曰無為於武王則曰垂拱稽之於書舜命九官十二牧敬天勤民制禮作樂敷教明刑皆有

事焉安在其無為武王大嘗武成之後列爵分土簡略脩五教舉三事立信義行賞罰亦有為矣安在其垂拱朕欲無為垂拱而治舍舜武將何所取法歟諸生講習先聖之道所以考之於古而宜之於今者必有其說朕誠以為非堯舜無以為道非文武無以為法非無為垂拱不足以為治然所以求盡其道求底其法求臻其治者亦尚有可得而言歟其備陳之無汎無畧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永樂二十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聖帝明王之治天下其大者在祀典戎禘之方罔冬至祭天於圓丘夏至祭地於方丘又云合祀天地于南郊分祭合祭果有其說歟書稱禋于六宗祭法乃云七祀而曲禮又稱五祀其言之不同何歟古者天子推其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謂之禘夫既有禘而又有所謂禘祭禘禘之外復有所謂禘祠禘嘗者果何歟郊社宗廟之禮備著於經其儀物制度尚可得而詳辨歟兵始於黃帝然周設六軍因井田而制軍賦其法可得而聞歟管子作內政以寓軍令抑有合於古否歟漢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唐置府兵諸驍衛置養兵又有所謂廂兵禁兵其制可得而論歟粵自三代以及漢唐宋之用兵有謫有正有逆有順皆可得指實而言數古之善用兵者莫如孫子其言曰兵者國之大事必經之以五事又曰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此其言果何所本歟曰五事曰九變曰五利抑可得而悉數歟朕自即位以來於祀戎二者未嘗不致其謹然其言論之異同制度之沿革不可以不考諸士子博古通今

將有資於世用其詳陳之無泛無畧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宣德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禮樂之道原於天地具於人心所以治天下國家之大器也蓋以和神人以辨上下以厚俗化皆繇於斯故聖帝明主咸所重焉我國家自

太祖皇帝暨我

皇祖

皇考聖聖相承功成治定法古立制極于盛矣爰及朕躬推承鴻緒求惟海宇之廣生齒之繁化理之方躬行爲要肆厥夜飭勵恭己思道罔敢怠寧諸生學古有年究于治理夫任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故四海之內而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此盛治之致也爰始行之其事何先樂由中出

文淵閣書目四十六

二十二

禮自外作近世大儒又謂其本皆出於一夫欲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不考其本何以施之知禮樂之情能作識禮樂之文能述稽諸往古酌其當之昔者聖人制作之盛極於虞周况以伯夷后稷周公爲之輔仲尼定萬世之制何獨取其韶舜歟夫禮樂之效致人心之感則道德一而風俗同致氣和之應則膏露降而醴泉出器車馬圖鳳凰麒麟之物畢至亦理之所必臻歟朕虛已圖治冀聞至理其悉陳之將親擇焉

廷試策問 宣德五年

皇帝制曰朕奉

天命嗣

祖宗大位期與天下咸躋雍熙惟帝王之政必有其要舜紹堯治甲命稷契夏商周迭興授田建學稽古可見矣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鴻業

太宗文皇帝中興邦家

仁宗昭皇帝恭己守成孜孜愛人

三聖一心重農事崇學教其法精備朕恪謹遵述于茲有年然田里未皆給足風俗未底刑措謂愛民者保赤子也未嘗不教其誠德化本於躬行也未嘗不慎諸己爲政存乎用人也牧守之吏師表之職未嘗不擇何其教之未臻歟抑別有其道歟朕勵精圖理諸生體用之學講明有素其有可以行者舉要以對務歸中正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宣德八年

皇帝制曰天啓文治之祥伏羲之王也河出馬圖而八卦作夏禹之興也洛出龜書而九疇叙其理一原於天而會於聖

文淵閣書目四十六

二十四

久之心故以前民用以建皇極爲萬世允賴焉夫一原於天也而圖書所以不同具於聖人之心矣何必卦因圖而作時因書而叙說者又謂圖書所以爲易河圖亦可以爲易易範之與果何所易也至宋周子作太極圖補夫伏羲之遺而後圖書始備宋及周子作太極圖通書所以發大易之蘊也其要義安在邵子推先天後天以明義文之易也其異旨何適大抵言天者莫深於易而必徵於人言治者莫詳於書而必於天朕潛心往聖究惟至道誠志乎文治之興也諸生講明有素其悉陳於篇將親擇焉

廷試策問 正德元年

皇帝制曰自古帝王肇建國家圖惟寧永必有典則以貽子孫考之禹湯文武歷可見矣繼統之君率由典常令聞長世

若夏之啓商之中宗高宗祖甲周之成康蓋表表者也其所
以保盈成之運隆太平之績者尚可徵歟漢高帝有天下次
律令制禮儀定章程脩軍法史稱其規摹弘遠矣傳至文景
海內富庶黎民醇厚幾致刑措三代而下所僅有也董仲舒
對武帝乃謂更化不可善治何歟當時用其言果能比隆於
古歟朕欽承大統仰惟

祖宗成憲即克舜禹湯文武之道肆夙夜祇奉期與斯世斯
民同躋雍熙願行之必有其序諸生學宗孔孟明於王道其
詳著於篇朕特親覽焉

廷試策問 正統十年

皇帝制曰帝王之道具載諸經孔子纂而成之肇自唐虞迄
于周以為萬世楷範皆可舉而行之愛暨漢唐以來賢智之君

景仰徽猷適逢彝典用圖治寧咸有稱述當時賢人君子出

膺世用者亦莫不獻忠效謀以匡乃辟考其致治成功比之
詩書所稱則有所不及其故何歟朕惟我國家

列聖相承敦崇古道以隆至治魏乎其盛矣朕嗣大歷服

懌懷繼述夙夜匪怠與臣民咸躋熙皞惟謹始圖成必
有其要推行之序必有其宜子大夫以明經登進其於致君

允民之方講之有素必有實見明著于篇毋得隱朕將親
覽焉

廷試策問 正統七年

皇帝制曰朕惟國家建官共理天事以安生民必求真才實
德用圖成績論者咸謂培養貴有素選舉貴有方考課貴嚴
明今茲三者亦嘗修舉而百官有司未能盡得人何歟三代

以上誓諸經可見若漢唐牙願治之君皆知以求賢為務而
得人之盛獨稱虞周何歟期于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允德咸
事俊又在官用臻雍熙泰和之治果何道以致之朕朕祇承
祖宗大統以安民為心惓惓於茲久矣諸生講明治道出膺
時用必有定論其直述以對無諛夸辭無撫陳言朕將采而
行之

廷試策問 正統十年

皇帝制曰自昔二帝三王致理之道必選任賢才以敷政化
安中國而撫四夷見其諸載藉靡不足為後世法也下迨漢
唐宋賢明之君亦皆銳意於斯而其人才治效有可以比隆
於古歟朕惟我
太祖高皇帝奉

天明命統一華夷

德威所被罔不臣服

太宗文皇帝嗣登大寶制治保邦光前裕後

列聖相承咸隆繼述是以群賢彙進教化旁洽海內又寧夷

狄賓服功德之盛膺合古昔而無間矣朕續承鴻業仰惟
祖宗之彛憲是訓是行發詔中外簡拔賢才亦既得人為

用矣誠欲九德咸事野無遺賢舉錯之法尚有可行者乎中
初諸司修明治理亦既建立事功矣誠欲百工惟精厥績咸

熙督勸之典尚有可舉者乎內而中國生齒之繁其性

教養之矣誠欲使守卑厚化成同歸於至治尚何所加乎外
而蠻貊近悅遠來因其俗而懷撫之矣誠欲使皆歸信睦
相安於永久尚何所施乎夫治道有本而推行有序不法

古無以施於今。泥於古而不通於今，亦不足以為治。諸生明於道藝，必講之有素。悉著于篇，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正統十三年

皇帝制曰：自昔君天下之道，莫要於內治之政，修外攘之功。斯二者，聖人所以躋斯世於雍熙泰和之域也。夫修內治之政，必先於爵賞刑罰，而舉外攘之功，必本於選將練兵。且爵所以待有功，必待有功而後爵；則天下有遺善，刑所以待有罪，必待有罪而後刑，則天下有遺惡。古先聖王無遺善，無遺惡，必有不待有功而爵，有罪而刑者矣。其事安在？茲欲人皆遷於善，不待爵賞而自勸，皆遠於罪，不待刑罰而自懲。其道何由？凡兵之所統者，將將之所用者，卒卒之所仰者，食而戰則資於馬，曰：將曰卒，曰食曰馬，四者外攘所不可闕一。

文淵閣選卷百四十六 二十七

也。昔之君子以謂將其卒，則選其卒之良，戍其地，則用其地之人。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則秉其國之馬。庶幾可以百戰無殆，不然則一郡用兵而取給百郡，非善策也。夫衆至千萬，必有傑然智愚混淆，同類忌諱，何以能知其傑而拔至軍旅之上，毀一方之衆，有戎有農，然成非土著農不知武，何以能作其勇而驅列禦衛之間，毀田有肥瘠，歲有豐歉，何以能致其粒而積貯倉廩，歟？土地氣候產牧各殊，何以能致其息而充溢邊鄙，歟？朕祇承祖宗大統，憊憊以經國子民為心，而於安內攘外尤加意焉。子諸生學古通今，而來必深於其道矣。其具以對，無驕誇務陳切實，朕將采而用之。

廷試策問 天順元年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之治天下，必以求賢安民為首務。蓋士金之所同也。然古之士，進以禮，退以義，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今何其立功之志弱，而利祿之心勝，奔競之風未息，而廉介之節少著。其失何由？古之民有恒產，有恒心，家給人足，比屋可封。今何其務本者少，而逐末者多？婦薄之習，寢長而禮讓之俗未興。其弊安在？朕自復位以來，圖惟治理，夙夜靡寧。求賢必欲得真才，安民必欲獲實效。將使士正其習，民淳其風。庶幾唐虞三代之盛，必有其道。子大夫其援經據史，酌古準今，明以條陳，毋曲所學，毋卑所志，務求切至之論。朕將擇而行之焉。

廷試策問 天順四年

文淵閣選卷百四十六 二十八

皇帝制曰：朕惟治天下，亦多術矣。舉而行之，必有其要。傳謂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然則其要固不出此四者而行之。亦有先後緩急之序歟？唐虞三代所以措天下於雍熙泰和之盛者，審用此道可應指其實，而詳言之歟？後之有天下者，莫若漢唐宋其間英君，諒辟亦有此道者。然而治效不能比隆於唐虞三代，其故何歟？朕嗣承祖宗鴻業，孜孜圖治，夙夜不遑。於禮樂刑政亦既備舉，而並行之矣。而治效猶未極于盛，何歟？茲欲究禮樂之原，求刑政之本，行之以序，而達之至，悖用臻唐虞三代之盛，其道何由？子大夫潛心經史，有年矣。其詳著于篇，朕將採而用焉。

廷試策問 天順八年

皇帝制曰：朕惟臨軒策士，乃我祖宗法古求治之盛典也。茲朕倦倦在疚，事雖不敢妨廢，而

情有不安然行之者顧爾多士游心經史於治國平天下之道講之熟矣雖不臨軒詳問爾多士其各敷其所蘊以獻務切時宜毋泛母畧朕將來而行之

廷試策問 成化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昔帝王之爲治也其道亦多端矣然而有綱焉有目焉必大綱正而萬目舉可也若唐虞之治大綱固無不正矣不知萬目亦盡舉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宜乎大綱正而萬目舉也可歷稽古實而言歟說者謂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宋大綱亦正萬目未盡舉不知未正者何綱未舉者何目與已正已舉之綱目可得而悉言歟我

祖宗之爲治也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固無異於古昔帝王之治矣亦可得而詳言歟嗣承大統夙夜惕懼惟欲正

大綱而舉萬目使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百姓富庶而無失所之憂四夷賓服而無梗化之患薄海內外熙然泰和可以增光

祖宗可以匹休帝王果何行而可必有其要諸士子學以待用其於古今治道講之熟矣請明著千篇毋泛母畧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成化五年

皇帝制曰朕紹承大寶圖底丕平雖宵旰勤勵然績效空著畧舉其端詠爾多士擇材於文以理民拔功於武以馭兵也今銓衡壅滯衛所負溢矣以疏通之計人所共聞名利相均虛實相濟可推廣而施歟歲無常德者天之道土有常懷者人之情也今欲川廣貴貧則民庶矣以綏輯之前代所行常平

有法均田有制可藉倣而爲歟夫兼資文武以治天下用我成天地以遂萬姓之安固濟時切務也若乃致遠人必有至言古之臣獻言於君或得聖道之經而流於下而得聖道之權而流於詐或辨矣而術一不審或智矣而文不及今爾多士陳四者之務必宜于時矯四臣之偏必合于道朕將覽而資治焉

廷試策問 成化八年

皇帝制曰自古帝王繼體守文克弘先業致盛治者多矣而史臣獨以成康文景並稱何歟其致治本末可指言歟朕光祖宗丕圖政令之行悉遵成憲綱絜至治比隆前古然風氣祗勤于茲八載而治效猶未彰者何歟豈世有古今故效深淺歟今天下田野闢矣而貢賦供於上者每至匱乏學

典矣而風俗成於下者益至淳樸矣也以制外者雖矣未便夷狄畏却而不敢侵削法以肅內者雖矣未能使奸頑艾而不敢犯比若此者其弊安在如謂政在用人則方今百司庶府文武具足而科目之選八軍功之序遷者又濟其衆何官有餘而政不舉歟無乃公平日久習安選而事日新者多歟茲欲嚴以督之則人情有不堪寬以待之則事難成何憂而得其中歟夫治必上下給足風俗淳美外夷服而中國安底于雍熙泰和之盛所關亦何施何爲而可以臻此殆必有要道焉子大夫謹以所聞之學久矣其酌古今明著于篇朕將采而用之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四十七對問目錄

周

魏絳 一篇子太叔 一篇王斗 一篇宋玉 一篇

王孫滿 一篇楚辭 一篇魯仲連 一篇齊國 一篇

晉智瑩 一篇鄭子存 三篇吳騷 由一篇孔子 一篇

子貢 一篇子服景伯 一篇陳芋尹 蓋王孫圉 一篇

漢

董仲舒 一篇東方朔 一篇蕭望之 二篇谷子雲 一篇

李尋 一篇杜鄴 一篇孔光 一篇中山靖王 一篇

賈捐之 一篇吾丘子 賴趙咨 一篇

唐

盧景之 一篇蘇廷頃 二篇柳子厚 二篇韓退之 一篇

李習之 一篇程安 一篇陸魯望 一篇楊式宣 一篇

趙璘 一篇王適 二篇敬括 一篇蕭希莊 一篇

李甘 一篇杜兼 一篇康季子 一篇王靈 一篇

宋

胡仁仲 一篇富彥國 一篇柳仲塗 一篇尹源 一篇

劉原父 一篇謝無逸 一篇

國朝

劉基 二篇宋濂 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四十七對問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四十七

左長史上海李伯璣編輯

紀善慈谿鵠 厚校正

對類

周

對晉侯

魏絳

晉侯之弟揚于亂行千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肸

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于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

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

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時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

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士有死無

犯爲敬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故罪莫大焉

臣懼其死以及揚于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

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跪而出曰寡人之

言親愛也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

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

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對趙簡子問禮

子太叔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

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太叔曰夫

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

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

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

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米五章以奉五色爲九風

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以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姊妹舅舅婦姻亞以象天明而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以效天之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太不亦宜乎簡子曰歎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對齊宣王

王斗

先生王斗曰齊宣王宣王使謂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斗曰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存之斗曰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入曰寡人奉先君之遺訓事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問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籙立爲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振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賢士耳王之驕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嫱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

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王舉士五人任官齊家大治

對管燕

田需

管燕得燕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能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厭食而君燕燕有餘食下官糶糶純曳絢縶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薳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以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青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六鷖離之鷗鷖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岷嶺之壩暮增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對楚子

王孫滿

楚子代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其千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
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
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為之備使民
之神茲故氏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
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
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
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鄆下世三十一年七百
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不可問也

對齊侯

楚屈完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
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
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文

卷一百一十七

五

征之以大輔周室也若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
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南至于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
人是微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真之不入
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入次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
乘而觀之齊侯曰且不敢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
如何對曰君惠顧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人之
齊侯曰以此眾能御之以此攻何城不克對曰
以德綏諸侯誰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
為池雖眾無所之屈完及諸侯盟

猶齊師對

魯展禽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孫展喜高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

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
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
如懸磬無青黃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
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
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司職之指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
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
其率相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
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對晉人

齊國佐

晉師從齊師入自立與擊馬陘齊侯使賈媚人賂以紀甌王
幣冀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賈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
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

卷一百一十七

五

他寡人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
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今也
詩曰孝子不遺求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
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
理南東其畝今子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
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
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室有闕西王之王也猶德而濟風欲焉
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
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
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
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微齊國
之禍不泯其社稷敝邑雖繼舊是先君之舊器土地不敢好

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有城借一散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對楚子

晉智瑩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瑩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瑩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累豈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佞受怨君亦不佞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壘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為之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對晉徵朝

鄭子產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驪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懼於寡君晉是以有戲之後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其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驪又從寡君以觀豐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適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一楚亦不踰寡君盡其土

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師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次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漢梁之明年子驪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楚見於寡君與執事燭焉間二年間君將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能病不虞存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前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國之

對晉人問獻捷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

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柏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君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陳者并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降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喪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人公布命曰各濟其難無所侵伐我公以服王以援我公之命故戎服也

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及陳鄭伯伯曰陳陳及鄭平仲曰志有之曰以足志文以足其志言之無文而不可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下為功慎辭哉

對晉讓壞垣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求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去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宗客所館高其閭闔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思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自請命對曰以敝邑偏小介於大國謀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恐索微賜以束會時事逢

文獻通考卷四十七

事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見未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不獲見也非為陳之不致輸也其盟主也宮室卑陋無觀以宗大諸侯之館如公寢中而繼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壞館宮室諸侯賓至而設庭燎僕人巡官車馬有所宿衛有代也車馬雖詩人牧豎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宿而亦無廢事受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宿至如歸無宿事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公銅鞮之數里而諸侯舍於外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實見命不可知若又勿禦是無所藏幣以里罪也

君之患也故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對楚子

吳璠由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欒林之役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累殺主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下之以牙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驪焉好逆使臣臨敝邑怵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焉怒重執使臣將以累殺則吳知所備矣

文獻通考卷四十七

敝邑雖小猶若魯脩完其可以息師雖易有隨可謂善矣且吳社稷是豈為一人使臣獲豐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也其何事不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鄭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

相夾谷之會對齊侯

仲尼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齊侯夾谷孔丘相齊彌信於齊侯曰孔丘知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轅首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

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
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季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
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
也若其不具用批裨也用批裨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
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
龜陰之田

對吳請尋盟

子貢

公會吳子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吳子貢對曰
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主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
要之寡君以為初有盟焉焉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
今吾子曰必尋盟焉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微舍于
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

文選卷七

十

無道無乃厚焉且不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卒
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
狗之虞無不也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子於郕公及衛侯
宋皇援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
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地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
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害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
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子貢請束錦衛君之來也緩寡
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
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之黨也其不欲來者之黨也
若執衛君是隨黨而崇離也夫隨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
而執衛君誰敢不懼隨黨崇離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
宰嚭說乃舍衛侯

對吳使者

子服景伯

吳子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
卿以見於王伯令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
朝聘玉帛不同故敵邑之職者見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
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
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
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名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
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
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運運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
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
焉自襲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亦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
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
爲名不加諸侯

對吳子

陳子君章

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於郢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
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
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之憂寡君之憂寡君之憂
寡君聞楚爲不道將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弟君
之下更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天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
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道可門是我寡君之命
委于章葬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恤也於是乎有朝聘而
終以尸葬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
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順或踰之今大夫曰死
而葬之禮也其何以爲諸侯諸侯民有言曰無職焉七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而興同此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經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曰定公哀公時季氏惡已顯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勲惡季孫雖重而君雖輕

漢

火災對

董少舒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感天下有物視春秋而興同此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經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自定公哀公時季氏惡已熾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熟惡季孫雖重臣君雖輕

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臯微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直至哀公三年五月。相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事。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月六月。亳社災。兩觀。桓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檀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廼災之者。始亦其時可也。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廼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乃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廼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臯在外者。天災外。臯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化民有道對

東方曼倩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
敢陳頌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實爲天子
富有四海身衣戈絺足履革舄以韋帶劔莞蒲爲席兵禾無
刃衣緇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
於是天下羣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
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繡罽
宮人簪璫珥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珎撞萬石
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正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

獨不奢侈矣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審之於四通之備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雨雹對

蕭望之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卿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等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伐匈奴對

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卿善義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求終奉約不幸義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義動兵怨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問輔其微弱救其災義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此德之盛也

日食地震對

谷子云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達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

以承天心則庶幾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滋溺後宮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發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靈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闔閭未細政事不慎舉錯喪失中與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錫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其災妙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虐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有建其有備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無私之間以勞天下故去淫溺之樂歸倡優之笑絕卻不享之義慎防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愆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母淫于酒母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效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魯於齊女杜稷以傾誠修後官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慢之端抑褒閭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官親屬慶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相未有閭閻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育善在左右昔龍節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廢有過事誠救左石齊樂之臣盛德之師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節乎無教職

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
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
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與得賢之福論材選士
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
母聽浸潤之請懲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
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
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
遠之道後而無畔之難考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
土一夫入而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
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逐殘賊酷暴之
吏錮廢勿用益用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
民命於時投母本民時所收賦稅母怨民財使天下黎元
咸安家樂業不苦於時後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
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
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
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
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
六罰既優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
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者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
謀又不用其言是猶不事之徒無謝過之實也天意愈深此
五者主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惟陛下留神

災異對

李壽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民命重臣惟憂國不志疏賤臣幸

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
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等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
食大官衣御府父汗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
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
萬分有一可采唯棄煩更之間留賢考考之文理稽之五
經按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
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
燭萬里同答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
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倭不行忠直進不蔽障
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
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喻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
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謂有所畏難日出後
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管間
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
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齋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
下志操棄於如初多矣其答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
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母聽女
謂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
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則不可私以官位誠皇
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禁得作間
道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
主銷息見伏百星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通紀如后大臣諸侯
家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
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

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厥威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
朝廷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文即如此近
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疆
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
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
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
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災感往來亡常周歷
兩宮作態低仰入天門上明堂黃星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
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災感入天門至房而
分欲與災感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
成也災感厥地伎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賢太白出端門
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函填歲相守又

文選卷百十七

十八

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
以盪滌濁滅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
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
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
爲彗彗四星皆出爲易主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謹今幸獨出
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爲陛下宜深自政治國固不可以
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
四時既往不答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
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無雨恐後有霜露之災秋月
行封爵其月土溼與恐後有雷電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
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
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但採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

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
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
四時歲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抱鼓之相應也
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
之意設官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
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
生水爲道公正修明則百川里落脉通偏黨失綱則
踊溢爲害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
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水皆川水
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燿燿震雷不寧不令百川
沸騰者也其各在於皇用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
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
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
或於其國國君怒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
大間者關東地震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
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
大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
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
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
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
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
人故出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
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備於四境殆開之

文選卷百十七

十九

不廢取之不明樹之不德傳曰士之美者善養養者之明
善養去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策求過無求備以博
聚英傑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數尊嚴當此之時士厲身
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月日以棄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
智若結古邪偽並興外戚顯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官作
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
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
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
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
大宗下至即吏從官行能士以異又不通一藝及情士無文
雅者且皆使就南面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
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

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上日蝕對

杜鄴

臣聞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而絕筆之臣幸得奉直
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諫臣聞陽春陰卑卑者隨尊尊
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女雖貴猶為其
國陰陽禮明三從之義雖有父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
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
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屠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
親屬又以外孫為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暗晝昏冬
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備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
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
言行籌傳相驚恐來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故臣於得

而連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晦坤卦乘剛明與之義
地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其明臣
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問子
騫守禮不啻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問也前大司馬新
都侯莽退伏弟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妻番自絕
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間未
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
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罪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
無賢不肖並待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
於一家積貴多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
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
日晡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

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

受官爵流漸積據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
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視前念邑非之逮身
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
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王如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雞著
恠高宗深動天風暴過成王恒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
初事誓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群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
還威怒禱祥福祿何嫌不報

日蝕對

孔光

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
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
視聽思失天中之道不立則咎徵孳孳六極屢降皇之不極

也又曰天禁謬辭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首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孽孽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與德較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奏上說

中山靖王

敵之也。今臣雖閑不得聞謏言之徒。蟲生道邊路遠。習爲
 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全鼠不惠。何則。所託者然
 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爲夷裔。屬又稱兄。今羣
 臣非有陵之。親鵠毛之重羣居。友相爲使。夫宗室
 猶卻骨肉。奧斯伯奇所以流離。所以橫分也。詩云。我
 心憂傷。如播如播。假寐永歎。唯憂用之。之憂矣。我如疾首
 臣之謂也。

晉書

卷之四

三十一

集 296—441

集 296—442

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王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
品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荊州而
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西方雄也屈身於陛下略也
王曰頗知學乎對曰臣主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
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
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曰吳難魏子對曰帶甲百萬
江漢為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
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唐

對蜀父老問

盧景之

龍集荒落律紀魏賓余自鄴歸子五降從王事也丁丑屆
於昇僊橋止送客亭即相如所謂不乘赤車駟馬不出汝下

文苑類選高十古

二十六

者也遇蜀父老時然所眉華髮者休於斯謂余曰子非衣冠
之旅歟文章之徒歟飾仁義以干時乎懷詩書以邀名乎吾
聞諸夫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當今萬方日用九有風
靡主上垂衣裳正南面而已矣庸非有道乎而子爵不登上
位位不至中涓黎藿不厭短褐不全用非貧賤乎吾親子形
容顛顚顏色疲急心若涉六經眼若瞽品海何其無耻也何
其不一千聖主効智出奇何極極點點自苦若斯吾聞充為
卿矣則意何故區區充無所成名余笑而應之曰并魚不
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
蓋聞智者不待時而微幸明者不迂道以干非是以聖賢
驚莫救三家之微疋夫高抗不屈焉乘威道在則簞瓢匪
恆義存則珪組斯違或立談以邀鼎食或白首而甘布衣

委輅而仕屬論都之會戰射鉤以相遇匡霸之機亦有勃
伊周暮為桀跖當其時也龍形現之鏘鏘失其時也委庸
而喀喀故使龍立先生塞關擁鴈門太守不如縫掖孟軻
偃蹇為王者師范雎匍匐為諸侯客富貴者君子之餘事
仁義者賢達之常迹來不可違類鳴鴈之隨陽去不可留同
白駒之過隙行蘇張之辯於燭燭之年則迂矣用韓彭之術
於堯舜之朝則吁矣守東齊之節於湯武之時則孤矣抱申
商之法於成康之日則愚矣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易時而處
失其所矣大唐之有天下也出入三代五十餘載月運未庭
風丘歎塞金華已偃羽檄已乎雖有廉白之將孫吾之兵百
勝無遺策千里不留行無所用也社首既禪介立既封創明
堂立辟雍雖有闕里之聖隆中之儒叔孫通之藎公玉帶之
圖將焉設也咸英並作韶武畢用秦之方澤而地祇登昇之
圓立而天神降雖有伶倫伯夔延陵子期操雅曲則風雲
動激懷音則草木悲又何施也畫衣莫犯國圖不修雖有咎
繇沖甫之器釋之定國之傳金科在握丹筆如流非急務也
人歸東戶家冰南薰山澤無蹊隱雖犬不相聞雖有文翁黃
霸之述職子游子賤之弦歌政成禮讓俗被雍和固無取也
干戈已戢禮樂已興刑罰已措梁父已昇公卿常伯庶政其
疑雖有鴻才大略麗句豐詞發言為學百代儒翰周乎四時
略無益於日而適足以拂之是故天子禁已羣臣演成讓祿
而陵稷禹撫掌而笑阿衡無為而萬物皆遂不言而品彙成
亨莫不稱贊鴻烈揄揚頌聲言殊者拓累行危者相傾効知
者輟談於草澤出奇者裹足於山楹許由去而堯臣不

卷述而舜德不輕夫周畢雖華援猴不之好也夏屋雖崇
驥不之處也戰戰以車馬不如放之數穴也樂鵠以鍾鼓不
如狝之以深林也此數物者豈惡榮而好辱哉蓋不失其天
臭也若余者十五而志于學四十而無言焉詠義農之代
詠孔之篇周遊幾萬里馳騁數十歲時復陵霞汎月獨孔彈
絃隨時上下與俗推遷門有張公之霧突無墨子之煙臺道
之窮矣夫何妨乎浩然今將授子以中和之樂申子以封神
之篇終眇眇乎指地竊所慕於談天於是蜀父老再拜而謝
曰鄙夫瞽陋長自愚惑看俗遐陬不遊上國聞主人之休旨
聽皇猷之允塞亦猶獻雉而過司南御龍而光有北請終餘
論永告功贊

對勤學犯夜判

蘇廷碩

王丁果行育德師遠功倍參則不數停揚各以立身回也如
愚自聞一而知十好問斯在請益無疲拾紫期榮滿金非寶
朝遊霧市披學序之圖書噴出香街聽嚴城之鍾鼓歸教不
逮行者宜息墨綬榮班黃圖貴令懲姦擒伏冀靜於梓鼓恭
道崇儒宜威於鞭撻突殊政本不抵彝條竟釋吏人之執旋
辱宰君之惠繡衣驪馬石室生風警夜巡書金吾翊道雖將
順其美不存訶察而各恭爾職罔或愆違有觸疎羅之符嚴
簡

對於途墜坑判

學古入官不學將落聖人所以習學非用心術哉審
生勤亦至矣手繩口誦何劉夢之能匹負書擔簋喜蘇秦之
可加悠悠長途是諷是詠撫中襟而始勵經巨險而方歸師

以來時見嫌卿情禁令以罰非其罪乃起異端在師雖則
傷嚴道謝之非通論言尊無謝單之禮早有順上之心蒙雖
不才此未為允

對着服六年判

田才地居鄉魯家習文儒業擅靈金匱元珍席風漸升堂之
教早傳藏壁之書學市收開几筵爰設故得詢疑請益還如
北海之前函丈撫衣更似西河之上平辨零川童子闕里諸
生常因閉戶之勤頂受顯門之業庶祈榮於青雲希變彩於
朱監日就月將謂水之恩何極陵移谷徙顏山之痛已深舊
宅淒清空聞絲竹遺囑哀哀無復琴歌嘆二物之
身而奚贖方思重服用表深衷一封於楸六隱擅杯羹時偏
肆喜遇祥經今日凶塵悲逢手鶴論情銓會於京成賦述未
允於通途刺史職在宣風政乖道俗沉憂六載亦可罄理積
禁三年固其未得小女以銜冤伏奏雅叶於雞鳴犬吠以糾
慝彈豪正謂於隼擊即宜錄奏伏聽宸衷

晉問

柳子厚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
吾願聞之可乎曰晉之故對太行指之首陽起之黃河迤
之大陸靡之或艱而高或卑而淵景霍汾潞以經其壠若化
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
其高壯則騰突撐拒聲呼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然終
古而不去攖秦搏齊當者失據燕狄備怯若幻就歷振振業
業觀關蹀躞若僕妾其按街則平盈旋繞若徐疾延若飛
馭之翔舞洄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收則蓄以畜

先生曰大國之金蒙難工火化水淬器備之為利為矛為鍛為鈎為鏑為鏃出太白徵蓍收召招搖伏重九肅肅健

三

襍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歧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變變淋淋淅淅榮榮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為小鏢雲破霄跼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拔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讐群夷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焉屈焉是產土寒氣勁崖并谷列草木短宿
鳥獸墜墜而馬蕃焉師師兢兢溶溶然

文淵閣藏書卷四十七

先生曰晉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官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父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藩蔽不行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歎傾礪壑之紆縈凌嶺屹之杪顛漱泉源之陰澗根絛恆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力披虹霓聲振連畛柁垣層密丁丁登登碌碌稜稜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瀆瀆瀆瀆洶洶洶洶若驚若驚若崩若蟻龍之鬪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嘖拍殺摧崕塊塊震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鵲鵲鴛鴦鵠號鳴飛翔驅駟虎兕奔觸龍懷伏無所入避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捐危顛菱繁柯乘水際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遽突碑兀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嶺蹙陸赤雷解前者汨越後者迫隘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掣拉

其水之源也輪之於其不知也常流之
歡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
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
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
而後他人之力以自為國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
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
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
于今善讓有師錫命曰時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
有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不怒
有曷言儉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患而思禍有無為不言垂
衣之化故其人至于今以愉此竟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
知而論之而曰美矣善矣其民有如此固吾之
人儉則人用足而不溢讓則邊分而進善其道不闕
而於其道也至于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善為准先立之
言而後者若果有肯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為也豈非感之風
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故再拜受賜

愚溪對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為
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此耶乎
發薦氣中之者溫也嘔吐藏石走嘔連爐解
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
南海有水故涉而無力不能負非投之則委靡

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素有水摘汨泥淖撓沙礫視之分寸
貽若脫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觀方合清渭以自彰機跡故其
名曰濁淫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墨
水水之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
變有其實也今予其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國
睡人可以載舟朝夕者隨為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
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詆訐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
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是名耶且汝
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智之多盜於自思以
兩手左右攢而懷之宜泉之實耶過而往今為猶以為名今
汝獨招愚者是為父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
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選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

文翰類聚卷第七
三十五

王都三千餘里又僻遐隱蒸鬱之與曹蠅蟻之與居唯觸罪
擯奪愚陋黜伏者日侵々以遊汝關々以守汝汝欲為智乎
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
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
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諱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
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
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汝之所疏不足以濡吾翰姑示
子其畧吾茫茫乎無知氷雪之交衆我縮澤暑之鑽衆從
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盛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淵以敗吾
車吾放而隨不知呂梁之異乎安以沒吾舟吾足踣於石
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仆地暢而不死何者我何得
為愚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其大九者也願以具

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恩而歎曰嘻有餘矣是友我也因俯而
仰而吁涕泣交流牽手而辭曰明君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對禹問

韓退之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
於堯舜也夫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以傳之也
禹之傳子也然則堯舜何可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舜傳之禹如
舜如堯舜傳之禹如舜如堯舜傳之禹如舜如堯舜傳之禹如
禹如堯舜傳之禹如舜如堯舜傳之禹如舜如堯舜傳之禹如
人堯舜傳之禹如舜如堯舜傳之禹如舜如堯舜傳之禹如
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
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
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聖
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
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
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
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
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帝王所尚問

李君

夏尚忠敬尚敬周尚文何也帝王之道非尚忠也非尚敬與
文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亂莫如文
救僂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為救如火蔓而燒也知其勝
之千水矣勝千水者土也水之潰竭其流者則必為之防

矣故夏之政尚忠湯之政尚敬武王之政尚文各適其宜也
如武王居禹之時則尚忠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
湯交地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矣故禹時之宜而補其
不得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居三王之下則亦必為禹湯
武王之所為矣竊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若
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山適于南而北
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孔子王天下而傳
其教文之弊也亦必尚乎真道矣是文與忠敬皆非帝王
之所尚也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
其弊者也不可休而作為之者也

齊司寇對

程晏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其公及司寇讓之反諍公曰請理君朝
廷之寢也公曰君廢其職及責我欲亂其寢也曰不然君不
聞鼯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
也魯國之牛聞食其角矣請以是觀焉牛之寢齧有蚊蚋螻
其膚毛必知蚊蚋搔尾以揮之及鼯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
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千倍乎以其口其雖貴心微骨而不
知也况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寢請司朝廷之寢然後司封
疆之寢也朝廷之寢其鼯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貴骨與心
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寢蚊蚋乎但拂君之膚毛耳
君將鼓耳搔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
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喻竟坐司寇以不事晏子
曰司寇死田氏為鼯鼠於齊矣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魯望

吳泉子見秦惠王曰嘗有自邠來以約從連橫事說大主
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吳泉子曰昔上王弗聽有
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蘇秦曰蘇秦之說王乎曰然則何
上書之煩而用之疎乎惠王曰蘇秦不能混雷震腹兒不能
抗鳥獲者響與分縣經故也蘇子誠辯矣安能三寸舌謀
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蘇子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
一隻矢之為利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
相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析豈止連雞不能俱上於
棲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吳泉子曰不然夫齊荆三晉
之人病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鑄鉞蓋澤之蒲
十九為幹一為箕穽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澌野草齊氣為蘇
氣趙骨化魏土淒涼秦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憤感酸骨
位不自楚一旦有人謂曰戰與秦連衡蘇得怙怙安臥秦亦
厭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設有
辯口安能及乎蘇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頸無令車輪
輾關下土使東諸侯聞其言從散衡敗東向以背秦大王出
則奪秦之則包蓋及其始也披土也以其奉獻國獨不念秦仲
之業報難乎春秋記事何面目以見宗廟吳泉子耕於鄙趙
即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奉秦秦開關十五年

墨水損免輪判

楊式宣

天作淫雨害於嘉穀東夏之人實惟其弊發倉廩饑已軫聖
皇之心舉恩累折猶有下人之請恩恩升水皆在當年而
經國事資資可以人惟邦本本固則人固或不康君何
足且彼莫盛於封禪莫太於觀

厚慶育給非常

恩哉大德何阻後時之澤請從周旋以副亮

對皇懷判

趙曜

設官分職體國經野風雨不時山川是榮春夜新鄭地惟
韓歷代升平俗懷遺愛里之什無與繼之能四時之愆之
如絲之兩青者媚草卷書於於塊壘灼灼鮮花發綬文於李
徑密雲不雨徒矯首於龍星離畢無從試於兔月其才
不淑縣令寧假於鈞金明德惟馨者祀於斯本州佐道
優展驥法岐蒼鷹其其不勝之幸處以免官之坐愚謂直筆
理合緘詞

對求麟壁判

王適

郊吟黃冠野客自是寒生仰桂林之一枝猶思對策檢
之三逕無忘偷光但學以資身行不踰忘因人之利尚或
為麟之尤何居而可必欲三餘不棄自遍無疲原
杖藜而非病顏面隨蒼飲水而多歡既知讀書應
其穿壁何如聚螢若蠅過知行推情散獄束縵之婦
於黃山縣梁之太庶獲哀於丹筆達禮入律理或難
狗思斯焉有在

對子今況巫判

鄴縣時炎燄濱地旱三農務切百里情殷方有事於山川
無遺於祠祀思月離之澤南畝徒勤詠雪漢之詩西郊不
雖土龍矯首不見朝躋而石鳥欲翼聞夜雨則感頗
古未達隨時坐人既不假神何伯父又公婦天則不雨女也
何辜遂使睇彼江妃莫及凌波之步偶夫精衛長齊倚石
斯則抑人惡何事乃非令達法致罪理在可疑

對負劍辟咄判

楊

父子異倫應對殊旨或有不敬必遺其責負劍者其責重禮愛辟咄而有詔其口而斯於高乃良秋未引咄口斯張心尚滯於童蒙氣先於長若侮之內舉斯關義方語彼過庭此迷禮訓或非為常切訴何為

對樂請置判懸判

萬希莊

革物訓時觀人設教欲風之以正樂必採之以雅章苟採錫之見端誠布政之為備如一下垂序孫郎亂常廢所以易之宣風適足以貶刑立辟且禮資成化樂資移風諸侯軒轅有感緣之節州將肉體其係賓社之容欲以大夫之懸人習是棄先師之禮云誰降殺

對琴有移聲判

梁誌

綠琴而張觸物易操終促調綠心應聲既我義以在山亦湯湯而著水中逢有道每歌詠於陶薰景獨為亦微於北里彈絲解聽無聞獨薦之吟外物生情忽作捕蠅之思平生難忘如曲先知難近商音有隣便覺寄之聲水止於盤若水壺之杜鑑隱微必察蔡氏之絃索作淮南之術迹或多於猜忌罪無於則可憑訟宜無咎

對樂師教難判

夏序設膠建國其務養老蓋胃先王太猷所以長幼業差殊誦習將明告教射御書數分制則於終業祇於性耐既大成以之就爰小舞而首陳言國子辯慧而聞於彼勸華金張

其禮樂游夏申歡學畢初儀言辭外傳年昇舞勺及踐上庠春誦夏弦深其順節尊師重道學願踰閑婉鵬之辰成童未及握衣之日舞象何先雖欲速於有知終見陷於無度儻聞一知二亦何守於彝倫必也非禮勿言固可徇之年限制于未亂詳茲雅得紀綱外作教刑撫事難從補楚

對陳設印綬判

杜兼遂

學能廣業德可潤身率由此道乃終有慶甲溫故知新博聞強識究前言而識往行致廣大而盡精微故三千門徒績于斧棘十五志學係其發蒙黃屋而初邑里有聲陳寔而終海內多譽方今美其教化厚以人倫春誦夏弦遠邁永乎之際東膠西序殊超建武之初戴憑所以重席周福因而獲印於是庭列黼黻堂循禮容將以勸凡今之人豈徒矜舊古之力孔宣父之至德斯其務本指春卿之雅意誰復聞言諸生或非竊謂匪當

對事貌相似判

康季子

容貌相似陽貨惑於仲尼德義可尊門人師於有若歲丁辰己甲遂云二月亦居諸之方傳學實季於東魯復疑波於西河已寂琴歌詠聞金石思其笑語學士忘罰水之恩慕彼威儀爰動頽山之戀不墜吾師之業遠昇弟子之堂惟爾嗣音專之可也讓其非禮於已不然有事古風未驚今聽

對直講無他伎判

王靈漸

丁以聚學立身脩詞果行從師內之共藝當孔門之四科行惟深鱸魚已落清言如看塵尾先搖既珍席之有光亦荷之收屬簾金奪價珠玉成功皆取判於一經蓋丁資於

伎誼其善談生此薄言由也兼令常聞於片折參則不敏必
造於兩詞請更推尋然議斷割

濟為濟問

李甘

此諸侯末朝過溫溫令送于溫指問水名令曰濟也侯曰豈
濟濟耶令復曰然侯曰河吾望也其橫千里潭猛如漲無風
或毀舡殺人得清淇漳之水不加深別為九河不加狹彼
所以為濟也今盡濟水之力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橫深不能
浮而曰與河同靈等秩吾不識先王班祀之意也令曰濟南
去數十里過河矣寡介如此馳狂濁中未嘗波渝氣奪別河
而潛積沁運塊千里不厭不翳益壯其流師汶而東終能發
山輸海此其所以為濟也今河負其強大自積石不捷趨海
往來戎狄聞聲注濟濃淡汾洛伊沁之水以滋其暴決愁民
生中土患勢逆曲多窮始歸海此皆濟水所著也執事豈以
大為賢乎侯默然

宋

假陸價對

胡仁仲

陸賈為漢高帝太中大夫時前說稱引詩書帝罵之曰乃公
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再拜對曰臣竊以為陛下馬上之
功不如項王也上曰何謂不如對曰天下初發難時秦軍常
乘勝逐北項王獨破秦軍虜主離離服諸侯將降章邯及
翳西攻破函谷東係死田榮威漢軍於穀泗困陛下於滎
成卑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陛下失大公於彭城亡衆於滎
跳身於王門中伏弩於廣武勇不振於鴻溝既及羽於固
必待信越而後敢戰此臣所謂不如也上曰是則然矣而武

得天下項王失天下者何也賈對曰項王失信弑君意欲
繼行姑息樂殺人殖貨利犯聖王之法此其所以失天下
陛下本以寬大長者愛懷王入關之命為天下除殘賊所遇
亡齒掠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
父老唯恐陛下不為秦主此三代得天下之仁也項王負約
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為丞相養其民以致
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義帝陛下舉軍誦素
諸侯而伐之此三代取天下之義也不然際自用多大畧得
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韓信此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
也以野戰畧地之功雖狗以文墨議論之功為人此堯舜禹
湯文武尚德不尚戰之心也雖無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者更
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此堯舜禹湯文武哀憐孤獨之

李善論漢書卷四十七

四十三

政也此五者陛下所以得天下成大漢盤石之基非欺馬上
一時之功乃河漢之波瀾起伏耳上忻然而笑曰生言起吾
意殊非腐儒之論吾欲治天下法先聖何若而可賈再拜對曰
陛下及此言天下之福也天下法制自周幽厲掃蕩幾盡平
莊之後浸欲浸滅五霸假托仁義以自封其志不在於斯民
至于十雄益以戰爭強大為務秦據形勝以利誘民圖取一
時之勝而不知其勝為僥倖也遂安而行之君十有三歲天
下爭起而亡之矣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生使與張良四
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幸天下
以詔子孫以傳萬世上曰善然吾老矣不能用也明年丙午
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家室手餘歲未有能明漢承
三代之宜者也又可論承漢家之宜乎大宋癸酉歲有上嘆

曰嗚呼天下使陸王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
通庶有辨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猶獨得其所以矣又
戚夫人爲人最張美人以恨死趙王如意以醢死惟陽王
以餓死望主恢以殺死燕王建絕嗣山朝武彊不疑幾於亂
姓之事哉又安有審食其入於死詠不赦之罪而呂氏至於
族滅後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刑王賈楚王交
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犧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
武及皋陶伊傳周呂之裔得血食矣則必體貌大臣韓信彭
越之夷三族可悔齋相國不繫獄燕布陳稀屠韓王信不背
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抑臣而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
而光乾剛不亢臣道上行致天地於交泰而大臣可以託天
下委六尺之孤矣則必封建諸侯藩鎮屏氣恭深藩固難於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四

崩陷可以中正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因效與之和親而首足
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後世三十稅一近於窮道富
者田連阡陌僭倣公侯而貧民免苦失職矣則必用靈制五
刑使好生之德洽于黎民不下三大赦以啓後世惠養窮
良民之原矣則必待御僕從周匝正人有疾病不枕宦者卧
臨棄天下公卿大夫受顧命婦寺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則
必兼用仲尼立嫡與賢之法嗣天子繼離之明行乾之捷不
受制於母后遂飲為滿樂不聽政矣嗚呼天道往而必返三
代之盛其有終不復者乎

對契丹主 富彥國

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
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藉民兵將以何為群臣請

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求晚爾曰
朝廷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希範諸將言北兵無得
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
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害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
契丹主曰何謂也爾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未嘗嘗亂土宇
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
中國擬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
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
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
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然於何承矩事在通好
前據險皆修舊民兵亦補關津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
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耳弼曰晉以靈龍路契丹周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五

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宜北朝之利哉既退
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
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
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
在敗盟假此為辭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
丹主召弼同獵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
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
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弼嚴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
之言意甚感信今惟有結姻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
朝長公主出嫁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
丹主諭弼使還曰侯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宜遂以書言書來
也至是弼還奏

之世好古文與古人之道其不思乎

子夏衣乎帛穿裳裁衆人所鄙賤之子獨貴

化也忽焉得見子窮餓而死矣柳子應之曰

入聖賢異代而同出其出之也豈以汲汲平

於已之身也將以區區於仁義公行千古之道也

不足道之足何患乎不足道之不足身之足則孰與

之世與古之世同矣今之人與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

曰道德仁義今之教亦以道德仁義是今與古胡有異哉

上之教民者得其位則必言化之是得其言也衆從之矣不

得其位則書子後傳授其入俾知聖人之道易行導君敬

長孝乎心志乎子大成斯道也非吾一人之私者也天下之

道也吾行一有過哉且吾今栖栖草野位不及身

化于人則後于吾矣故吾有書自廣亦將以傳授於

也子責其言古文子之言何謂爲古文古文者非在辭

言也使人辨讀誦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矩長應變

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子不能味吾書取吾意今

而視之今而誦之不以古道觀吾心不以古道觀吾志吾文

無過矣吾若後世之文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亦自愧于心矣

欲行古人之道及類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飄可

乎哉向不可則吾從於古文吾以此道化於民若鳴金石于

宮中衆且曰絲竹之音也則以金石而聽之矣食乎粟衣乎

帛何不能安於衆哉苟不從吾言吾不幸也是衆人之不幸

豈以衆人之不幸易我之不幸乎繼言窮餓而死

之世好古文與古人之道其不思乎
我責子我也即同矣
罪人乎

對客問

尹原

客謂子曰政問人臣不忠孰爲太曰無過爲太客曰過之爲

言失中之謂也爲目有過則於事而害於治君子善於無

過而子以爲不忠者則所謂無過者非果能無過衆人

不以爲過無過可攻也則自古人目爲不忠者未有不外

示畏謹循法度而能固其權久其權以遂其邪者內則爲宰

相爲卿大夫不敢主天下事與進退賢不肖曰吾知循故事

爾專則罪也外則爲郡縣邑以至廉察一道視政之弊不敢

革視民之疾不敢去曰吾知奉法爾應應也若此者不惟

時君以爲無過天下之人亦以爲無過苟終不能辨之使內

外相濟以成其俗則國日削民日弊以至大亂而莫之禦謂

之忠可乎忠臣則不然一心公乎天下不以身之安危易其

守其行事也或犯上之忌或冒下之謗若此者不惟時君以

爲過天下之人亦以爲過矣苟能辨之使得行其道則國享

其利民被其賜謂之不忠可乎故忠臣本於愛君奸臣本於

愛身未有愛君而先其身愛身而先其君者客曰如子之說

仲山甫明哲保身萬石君霍光忠謹無過皆不忠乎曰若數

子皆絕乎其中非求無過之名以爲己利故忠臣之過小而

必形奸臣之過大而不章世人徒見其形者以爲過也孔光

張禹所以危漢宗林甫所以禍唐室曰然則人君何以辨之

曰拾其迹而責其心術斯得矣

論客對

劉原父

寶元康定之間元昊畔議事求材訪士於是言事自薦者甚衆輒下近臣問狀高者除郡從事其次補掾吏且數百人時予方游吳中各有相與者作論客客謂公是先生曰蓋聞賢者不遺利宋失時因形推勢以事為機是以功勳於竹帛盛衰於黎庶歷百世而不衰掩衆人以獨善此所謂豪傑之士也而先生亦有意於此乎先生曰何以教之客曰今西兵之患甚於道絕主上不怡遲有宿甲旃裘之貢不入鍾鼓之樂不歡者于今三年矣是以下求賢之詔開自薦之路總聖奇俊恭慕天下恩涵於人心義激於肺腑故令下之日坐者泣沾襟言者頤頤咸欲奮必死之力蹈難測之機忘山川之苦薄請長纜以繫頸輸家財以濟師拜章者交予公之門下清平此關起徒步以析爾由一言以改列此亦遭時變化之契勇辨之辰敵國之勢穰苴所以摧軍而西出蘇秦所以掉舌而東遊也今先生乃悄乎如不知貌乎如不聞名與智寂迹與世淪懷書滿腹不如衆人意者暗於事勢而然乎且夫道期於用不必全潔功期於成不必無辱是以伊尹負鼎伍員鼓腹百里食牛包胥慟哭乘時因勢大直細曲崇如山炳如執燭令先生乃獨習無用之言守難行之事遺棄諸子專愚六藝并田雖道不可以厚財與之入鄉飲雖講不可以助軍旅之急羽舞雖文不可以代干戟之執麻冕雖純不可以用甲冑之襲睚眦拳曲空言少實不可圖進取之益則何不卑論儕俗夜寢夙興馳騁乎孫吳

之機操摩平蘇轍之營告知雷流功如雷行威名並建家國兩榮乃反復陋巷之處甘藜藿之食目無韶夏耳絕金石抱甕而汲不知用力行身若此老且奚益先生曰吁客何貌之壯而語之少何願之大而智之小信難以導道矣雖然不可以不陳也昔者軒有版泉之師堯有丹浦之征舜有三苗之誅啓有扈氏之兵成湯造功於牧官文王收績於崇城當此之時覆載侔於天地文明比於日月休因濤於時雨厲威聚於霜雪踐行喙息罔有不服然且干戈未盡戰弓矢未盡閑小至俘馘大至流血魏之功不為之差滅赫之號不為之威裂適足以增其微名廣其休烈而已客以謂有損於盛德貽夫狂童焉張大奪其魄踴躍假命頃刻親成不軌鬼神所殛狗吠其主窟竊穽場此亦蚩尤三苗何以異哉然而將師之月關於詩禮介冑之卒奮於驅兒實未及縣刑未及峻而天下之民億兆之衆固已集矣於是平虎駟馬駟龍行雲起壁若挽千石之弩決垂瀆之疽引洪河之流沃殆滅之燄曾不移息而可見又何足煩天下之學士主上所以乾之夕惕勞於求賢通自進之路開博訪之門者恐伯高傳說之流藏於叢野伊尹大師之品逸於屠釣又所以明謙讓之義恭聽卑之操使非常之業與士大夫共有也此乃三王所不及五帝所難行愚陋之人豈能昭見其情哉昔無駭駭馬乃市朽骨而千里之駒果至越欲勇士乃提懸蛙而百夫之軍來幸主上亦欲敦聘達之人是以狂狷者無所不歸而所忌高勢重祿重者皆歸焉乎仲明豈配乎天地豈配乎小醜之未夷覆克之消微哉自夫東顧島夷南交荆湘

孤竹地越數國受命於朝一車軌動風行方百里觀
數郡之地元昊之表曾不若黑子之著回鑿之猶况而欲以
敵國論之固失類矣獨不聞東受命之說乎昔者唐失
其御海水橫溢寰宇之內分爲六七不貢不朝靡所統一於
是秦燕之氓因於戈鋌積尸爲山流血成川糜潰屠割者蓋
五十餘年上帝眷之乃命太祖受禪啓國方行千里猶有殘
孽弗率弗祀太宗平之真宗成之至於制作之道以或未遑
然亦開籍田封太山禮河汾考百王皇上率循聖武靡有遺
軼而勝殘去殺適底今日是以往者申訪古樂緒正郊配天
定六籍謹教元會欲以就一王之法成必世之期使後嗣遵
其矩太常肆其儀參於六經表於萬年澤滿於重溟功陟乎
上天遠成康之俗儷典謨之篇包弓偃革無得踰焉此學者

反求齋對

謝無逸

李子作齋於廳事之北求名於余其名曰反求李子請曰願
聞反求之義對曰子不聞楚國之盜者乎楚之盜曰支負之
行若無迹諸若無息踰垣若鳥死土若鼠居於楚國人無不
不亡其物焉國人心中知其負也而執之無狀每亡物必焉
是必貢也其如不可執何居一日貢諸其隣之子曰楚之
不爲寡矣每亡物必尤貢者也何鄰之子曰子無怒國人
已也子能爲盜故亡物者必尤子子而不爲盜其誰尤子

國朝

樵漁子對

樵漁之爲業賤而且勞有嗜之者將終身者察其私悲頓
以生蓋隱者也人有問之曰夫蒿岱之木不朽而液節
固將應棟梁之需也幽冀之馬不曳蹄而蹶膝者固將駕瑞
象之車也天地之間莫大乎人觀子之容坦施神氣盈
宇又偉且奇方今聖明在上旁搜俊賢纖芥之善畢舉寸尺
之長不指是故懷德抱材之士莫不龍躍九州鳳翥高虛傳
岩無版築之老蟠溪起垂釣之民藏器待用者維其時矣方
當豹變風雲接武龍夔施澤于民以措時宜不此之圖顧守
汚卑繫蒼山澤沒齒何爲賴肩汗體疲復崖谷結紱羶鑽
膚如鐵蹈蛇觸虎動貽茶毒清冷之川大魚不虞鱗鱗瑣瑣
雖以蝦蟇窮日之力所獲幾許朱門晨啓歌鐘聒天先生之
竈冷而無烟銀鞍駿馬照映孤洛先生之袍長不蔽足徒懷
空而佩篋長無沒于丘壑甚無謂也隱者笑曰子不見夫炎
洲之翡翠乎巢居絕島之中棲息乎陵茗之上飲石底之流
泉食葭不之纖鱗爵羅不能加弓弩不能及也一旦乘風遠逝
汎濫乎江湖之間鮑魚蝦而飲稻梁洋馬不知其所歸漢
人周而撤其毛羽焉向使守分而居孰得而致之哉故曰
賤命也窮通時也是以鷦隼不思霄漢之翔麋鹿不羨
之能故能全其身今子之云是欲刻蒿以射犀札植菰荷
于千仞之崖而異其笑也且今之過于世者何如耶附
推病于深谷之頽肩憂謫畏謫過于蛇虺之螫毒學古
試用有司責任何弘俸祿何微焉虛名之目著亦奚

飢若夫高屋大厦有鬼所
之所願欲求山林以食
而卧自不接市肆之塵耳
芳蘭以為籍榮與其兩
失吾又何所求哉問者
之隱者居桐江不知其名
謂之漁樵子云

答鄭子亭問齒

單闕之歲招搖子乾維
后載爵載同輿輟輟有
書昏顛倒室席有懶賒
曰子神也實司子牙今子
吁子厄矣且何以處我
丁未及應而鄭子代子為文浩

湯之噴雲波風子應弗能
曰子為神乎含靈有牙將
牧夫半羊是守虎狼搏噬
而築之庶其不斃子實司
鍾腐樞樞闢何為乎子名
垢以自訟而語余以云
老羅左執鞭右引韁索
頭若枳傷曰是所謂蟬時
於是斧鑿既陳且凱以
齒固女活齒潰女絕鼻
辛青映味鹹桂之齋求
作發鑄堅磷剛之刺女
胃知女所在挑女剔女鈎女摘女

鵝鴨潭清攻利愛女
以馳骨女悔易及今我
之牙跡芳漱清吐鮮蘭
膳肉弗嘗白齒赤米蘿
子依子不女矣胡弗威
之輟車今當父尔元殘
言蒲服頓伏膝自觸地
命先生匪牙局居豈其
以罪我弗弗然願得一
夫穆天子乎天子謫盜
蟻池賜王母于帝臺靡
鳥失棲造父大諱天子
子天子始驚疾馳而
之庭矣是謂償車之報
不恭由今觀之其非邪
物遷志與昇昇日復日
隙駒之度朝華即霜以
乾奄為枯槁而猶不覺
度求世作則孟子四十
先生之心憤人問之
中蓬勃燦天激物動懷
十無聞君子耻之先生
于言而不章于人口留
容藻襟以奪丹元冥迷
謂不能忘其悲且悼竊
有陳而閉銅堅確不可

乃齧塙圻以氣不然其得見於先生也且先生之齒三十有四而未嘗以之齊大陽也
古可使成膏又惡用是三一齒為數者今遠慕達父近效史魚使先生因齒脫而知齒感齒剛而知戒日乾之乎彌歟
愈乎以踵屬于聖賢乎則主人也也功於先生多矣乃不蒙賞而以爲戮言未既劉子惕然大猶酌而醺之書其言以自警

楚客對

宋濂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窺蓬蓬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皎然孤照眾星環列一可數四角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光借日爲光背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近數有遠近人之觀月地勢有正偏故若有虧盈爾曰然則其有夜食奈何曰此爲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寡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雞子中黃其形不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惟天之體廣漠無際然其圓徑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算者亦可以推之也客曰月之爲說既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不合此何以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外而行考其盈縮則於分度距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天家於測景授時之法誠可謂度越前古至於星占則微有不向耳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朔火當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則謂在三月己丑正月酉金木始當周度彼則謂在三月己丑後驗之天象所失也然猶論水星距日之度盈縮之

終不踰二十三度平之外彼則謂正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在晨疾段中較之日躔虛六度已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詳然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客曰星屑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答趣侍吏具食入舟而寢

補余氏潮汐對

童軒

古人之論潮汐者多矣或言氣之升降或言地之喘息或謂神獸出入或謂地勢浮沉臆說紛紜訖無定論惟唐人盧氏嘗著海潮一賦以謂潮之往來與係於日世頗以爲近理宋儒余氏鼓獨覺其非而其論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月之所臨水往從之故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湯此盈往來不絕皆係於月不係於日何以知其然哉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去來亦合當不盡非謂近於日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余氏此論可謂信而有徵矣然近時史氏伯璿則又譏其失曰所謂月之所臨水往從之則亦盧氏天旋入海日之所至水不可計之見也月所出之處不知去海凡幾萬里曾謂水有可以從月之理乎謂潮與月相應則可謂水往從月潮係於月則不可及其論朔望春秋潮之漲大則又歸之氣數然後知水之從月潮係於月之說皆未得為通論也何則謂潮朔望則大兩弦則小似矣春陽中秋陰

中朝當其時而極漲豈亦係於月乎非不通之論而何
 史氏之論辨則辨矣然泥其迹而不察其理知其非而不
 其是予於是慨夫余氏不能起而言也且月為陰象水為
 物陰類既同則必有相感相從之理是故方諸取水於月
 燧取火於日其與月之於海又孰為遠且近哉然取水而水
 盈取火而火灼者亦以其氣類相感耳易不云乎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曰應曰求曰從曰
 就言雖殊而理則一由是論之謂之從可也謂之應亦可也
 又奚必疑於從與應乎此予謂史氏泥其迹而不察其理也
 至若春秋之中而潮勢極大者蓋二月為卯卯支辰為兔世
 謂月中有兔兔之生必望月理或然也五行家發水生於卯
 非以陽中之月母旺而子生乎卯為書時故春分之書潮必
 異於他時也八月為酉酉之支元屬金月本金象故其
 而體虧盈又若可從華者理所同也五行家亦謂金能生水
 非以陰中之月金旺而水生乎酉為夜時故秋分之夜潮必
 盛於他月也此予謂史氏知其非而不信其是也大抵地
 有海猶人身之有脉也海有潮汐猶脉之有息數也潮之生
 必從乎月猶脉之動必屬於肺肺於五潮必感於五行之中
 脉必表於春秋之候肺至春則候而外表秋則毛而山浮人
 必從乎月之候夏則洪潤潮平也冬脈實猶潮落也
 必從乎月之候月與夫感於卯酉之月皆天人之理一

文翰類選卷百四十七
 五十七

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八連珠目錄

晉

陸士衡附十七

宋

徐幹注一首 晏同叔一首 宋公序一首 劉貢父

國朝

宋濂五首 王子充附七

文翰類選卷百四十八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八連珠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四十八

左長史上海李伯璽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連珠類

晉

演連珠

陸士衡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竭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歲成是以百官以義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

臣聞任重於力才高則困用廣其器則凶是以物極則摧而衡殆形過則折臣聞主程才以才而臣底力而辭豐臣聞驕俊之志所希臣聞國之秀則則揚是以六人基

命不歸臣聞不歸於吳蒼

臣聞世之所不歸於吳蒼

數希蒙寵

臣聞得放於寵非

卿世及東國多意之改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輝朝朝

行萬類取足於

臣聞頌網探淵下

豈不矜丘園之

臣聞鑒之積也

周天壤之際何則

萬物非悅鐘鼓之

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冷容不悅西施之影棄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

芳非幽蘭所難綠梁之音實繁絃絃所思

臣聞周周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陵隨之

羽下求及風騷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

殫非食瓜衍之實為息碎骨更走等之田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璫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

君時有蔽華之累後又之臣憂抱後時之悲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

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及卒當朝不徒借威貞臣備主

強屈於齊堂之短千乘之勢弱於陽門

臣聞赴時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慷慨休詠是以荀荀適

事精微可辨士苟適道脩短可命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微自遠是以德

數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莫

者兼應物之具既空言者非

臣聞鑛燧吐火以續曉谷之

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降蓬蒿被其涼是以

以齊物為德必普濟為弘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實繁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而目不多奚仲之妙聲更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淮月稟水不能加涼晡日引火不必增輝

臣聞絕節高鳴非凡耳所悉肆義芳訢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臣聞尋煙染香薰芳微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則難得是以玄安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

臣聞託閣藏形不為巧密倚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華虛捕景天人貞觀探心昭感

臣聞披雲看雪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諫而楚寧

臣聞音以比耳為差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百里之操萬夫雄變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權佐明主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幸乎時者非克已所最是以利盡萬物不能敬童昏之心德表生因不能救棲遑之辱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接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臣聞傾耳求音職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地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微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於天之樂身足於地無假聖天之雲

清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桓之君

臣聞飛轡西顧則離朱與矇眴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音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

臣聞祝敵希聲以諧金石之和擊鼓疎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臣聞目無管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身口而食獨厭則克是以王鮪登

臣聞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傳室不思街燭之龍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室有時而

臣聞何則牽乎動則靜操係乎靜則動貞是以洛風大行貞女

臣聞治容之悔淳化殷流監跡挾會史之情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

臣聞悲其隆穠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賈漂

臣聞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雨故關於治者唱

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寶鼓密而含鑿其勢如吐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開必開是以生重於

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以而應玄是以天

地之蹟設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觀洪赫之烈是

以門其勢如吐觀物必宜其質

臣聞情見於物其勢如吐神藏於形其勢如吐近則密是以儀天步

歷而脩短其勢如吐淵深而淺深難察

臣聞道者重天不減堅冰之寒其勢如吐涸陰凝地無累其勢如吐火之熱是

以吞縱之強不能及蹈海之志其勢如吐漂擗之威不能陷其勢如吐西山之節

臣聞理之所開其勢如吐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其勢如吐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

金不能其勢如吐其勢如吐不能結風

臣聞足於其勢如吐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其勢如吐是以迅

風陵雨不其勢如吐察助陰殺節不凋寒水之心

宋

演連珠

徐鼎臣

道不可以其勢如吐終則道衰情不可以苟合父則情疎是以兵

諫愛君君安而忠其勢如吐已失同舟濟險險夷而取捨自殊運

常偶體道者其勢如吐無憂時不常來抱器者無其勢如吐是以霜露既降

來不易其貞弓矢載其勢如吐董澤不踰其利

又

晏同叔

時平德合秉均者其勢如吐績隱於幾先遁極道消身位者其勢如吐譽隆於

是以房杜之恩勸其勢如吐莫無迹可尋其勢如吐郭張之退其勢如吐顯居多其

益大其勢如吐昔公也

又

宋公序

山有梗梓之材居小茅章而舍田有禾稷之實力田者半故

而飽厥有驥驥之木掌厥者羸服而步此所謂復於物者智

不建乎物也無太者有華棖之陰無田者有嘉穀之亨無

者有上駟之御此所謂役物者智也故君子逸於用

德小人勞於用力

又

劉真父

蓋聞說道取勝得少暫用懷惡致討未有能克是故以桀詎

桀可容於微幸用無伐無不足以相服

國朝

黃連珠

劉基

蓋聞谷來風谷不與風期而風自至深山園木山不與木約而木自生是故福不可徵德盛則集功不可幸人歸則成蓋聞志大業者必擇所任抱大器者必擇所授是以梁江湖不取蠮殘之木釣鯨鯢不適兩盈之滿

蓋聞急雨之漲可以決山及其息也潯地則止怒馬之奔可以超壑及其憊也歷坎而瀦是以長平之威報在鉅鹿會稽之勝終于姑蘇

蓋聞身無恒守勢窮則屈心無定主情急則親是以失時之言每多謙已墮井之呼不暇擇人

蓋聞石不亂玉惟誠功焉能亂玉梟不混鳳惟鸛鳴焉能混

鳳故妖聲冶色君子遠之必嚴偽行辯言聖人懲之必痛

蓋聞蓋然無物翳之以塵則不可照水能滌物滌之以泥則不可澌

蓋聞神龍未雲湧淵淪而無鱗凡魚得水壘網罟而莫知是故聖哲識時以遠悔吝愚蒙競利以冒傾危

蓋聞物無全材適用為可材無棄用擇可惟長故一目之人可使視五毒之石可使潰瘍是以穰直治師智勇貪愚咸宜其任公輸橈夏竦梁杲各得其良

蓋聞神龍可豢而不能使之去水飛黃可駕而不能使之捕狸是故舍人之能而強之以其所不能則叛奪人之好而遺之以其不好則離

蓋聞民情本質文過則僞人道本直應佚則傾是故聖人制

禮以自然之序哲士用智利不息之具

蓋聞形于磨末必見形求實于名未必得實是故飄風不可以誦官商巧婦不可以為家室

蓋聞物有甘苦嘗之者識道有夷險履之者知是以晏安日夕計成兵而聽者忽忽老成人養德典刑而聞者嗤嗤

蓋聞物無專美用之者貴人有異欲諧之者從故冠纓不可以服鹿而戰慄不可以馭龍是以合抱之杗無庸於婦人之國若苑之圃是棄於裸體之邦

蓋聞上下之象不備而備用三寸之蝎不蠹棘而蠹松是以制必取其防必究其所容故能不震而威于斧鉞不勞而固于垣墉

蓋聞國不自富民足則富君不自強士多則強故媚嫉之人庸則士隱而君獨拉克之則則民夷而國廢

蓋聞春原之草收盡復生夏厨之蠅驅去還集故時未可以強爭勢方來不可以力戰是以善撲火者不預其

防水者不當其急

蓋聞萬物並育不齊其用而各有用五氣並運不同其功而皆成功故良珠夜光不假鑿于明燭欽丹彩不爭榮於春風

蓋聞魚無定止淵深則若鳥無定棲林茂則赴故以道養賢則四方之民聽聲而來以德養民則四方之賢望風而慕

蓋聞剔大蠹者木必斃去大姦者國必傷是故割腹解腸不如無病決蹠解脫不若豫防

蓋聞日月勞其軀而寒暑成君相勞其心而天地位是故宵衣旰食大舜所以致其憂手屈足肅神也所以忘其勞

蓋聞仁暴殊途非暴無以形人之怨怨恩路非怨無以爲恩之資是以赤日流金嘉樹之陰綠若玄冰限石春陽之德煦而

蓋聞制萬變者在平專察萬微者在乎定故振輻臂身于一轂而衆物納形于一鏡是以人心無貳而鬼神不墮王言如綸而兆民悉聽

蓋聞勢有所格則小柔可以服大力形有所格則大猛不能破小堅是故食人之虎不能吞一蜩犀羊之縵可以柳九腴蓋聞太陽未升燭火與流螢並照繁霜未降薜花與小草同妍是以蛟蜃之市不可以稱有國綿綿之秋不可以言有年蓋聞冬華之木春不必實早慧之子年不必壽故良工鑄金忌其踴冶智士懷材貴乎藏秀

卷四十八 九

蓋聞植善傾惡天道之定好安惡危人性之常是以順天之道則人歸而王逆人之性則天怒而亡故伐罪弔民而周祚延于孫子興隆樹怨而秦禍發于蕭牆

蓋聞拂雲之松生于一豆之實盤壑之石穿于一絲之溜是以忽細事者禍必盈輕小敵者亡必驟

蓋聞善賈者不壅其貨善治者不壅其民故政壅則奸生于國氣壅則病生于身是以山澤不壅而雨暘時若天地不壅而人物皆養

蓋聞大明普照則鼠惡其眯目毒霧揚氛輪蛇喜其得時是以堯舜至仁而三苗不服桀紂極惡而多罪皆歸

蓋聞執駁馬者不與並逐救危舟者不與同誼是故止閭而平其氣則爭可息聽訟而平其心則事不寃

蓋聞剪紙爲牆不可止暴搏沙爲餅不可療飢故姑之終非實惠僕之拜徒爾多儀

蓋聞時有未至非力所及情有未孚非言可親是以見疑之璞三獻而取則足不鳴之鳥三年而後驚人

蓋聞人非大聖鮮有全材君欲任賢當如用器惟能避短而庸長乃克奏功而濟事是故驕驕駟以之運磨不若蹇驢之能千將莫耶以之刈草不若鈎鎌之利

蓋聞俗有厚薄運有衰興故去僞就真者盛之兆捨實徇華者衰之徵是以黠舞妖歌末世所好奇技淫巧先王所懲

蓋聞理亂者必察其志治亂國者在定其趨是故三軍一心劍閣可以攻拔四馬齊足孟門可以長驅

卷四十八 十

蓋聞附庸以升高而枯壤歟以任重而躓

蓋聞百壘之市不畜豕犬八家之井不畜牝牛是故士有悍婦則良友不至國有姦臣則賢士不留

蓋聞蛭蟻之藪神龍不棲蒿蕪之區嘉穀不植故秦庭虎視而芝歌逸響于南山周澤鴻鳴而紫氣流光于西極

蓋聞物有準則心爲權衡非定靜之有素必紛拏而起爭是故坐舟視星當察其肩轉執斗較斛當審其執平

蓋聞奔馬之輪拳石礙之而格迂川之水東草之則礙是以一星見礙能使九服同災一豚莢和能使百體俱病

蓋聞淵之深者流必緩聲之大者響必悠是故政以成則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偷

蓋聞植嘉穀必以糞壤鑄洪鑪必以土型故物

不可輕是以海納汚然後成其大君納衆然後保其榮

蓋聞大器非一人之私大事非獨力所建是故利不及衆所以起天下之爭爵不求賢所以萃天下之怨

蓋聞心有所憂當傲於事有所害當慎於爲故愚人畏病而常病智士防危而不危

蓋聞驕者謂之招故誦集而賢路塞暴者貪之使故暴用而怨府開是以榮夷操軸而若神之嚴棄社稷以如蕃來革乘權而如燬之室與珠玉以同灰

蓋聞明鏡照膽不啓龍廉之類長劍柱頤不稱佞僥之服是以狂歌之士遺世若草萊茹之老比身如鴻鵠

蓋聞嘗有所專則姦從而入畏有所屬則惑由之生故徇功利者不虞詭譎溺鬼神者謂是形聲

蓋聞暴於物者衆之所誅妨於衆者輿情之所疾是以虎狼墮窞仁者見之而不憐棘刺當道行者過之而必詰

蓋聞截牛之角而呼爲豕則雖庸必駭染鷄之毛而指爲鴛則雖愚必疑故欺心之言祇足以招天下之怪掩耳之惡適足以致天下之嗤

蓋聞甘雨祈祈不起斷根之本長風烈烈難行折舵之舟故渭濱星隕孔明力殫于興漢洛都鼎震袁弘志屈于扶周

蓋聞天不掩賢而神人之道不昧君不忌言則上下之情無蔽是故周史陳詩而八百其年秦令禁語而一二其世

蓋聞天下有道則貴者勞而賤者佚天下無道則貴者佚而賤者勞是以彌亮惟寅而萬姓協睦姬姬臨仕而

蓋聞無與焉者不血徒步無魚肉者不厭菜羹矣

則亂心爲物動則爭是以絕外交則可以守淡泊專內視則可以全序精

蓋聞虎之躍也必伏乃鷹鵠之舉也必搏乃高是故學必潛心然後可以有得藝能時習然後不爲徒勞

蓋聞龍涎螺甲以臭爲香苦酸梅用其作味是以五氣交感善調則收駿功五材相成善用則獲美利

蓋聞穴蟻不知飄風巢鳥不知湧溜是故閭閻之子患不諱稼穡之艱難山林之士患不識禮法之去就

蓋聞方石不可以爲簣直木不可以爲輪故至情有時而當隱正論有時而不陳是以明夷利貞箕子以之虜已危行言孫尼父以之誨人

蓋聞大亨不以其難而棄益大祭不以其犧牲而遺醢醢是故馬服將趙而破秦用許歷之言子房佐漢而勝楚山重公之啓

蓋聞螻蛄求伸非終於鵲龍潛或躍匪固于潛是故勾踐事吳乃成姑蘇之舉夷吾佐霸曷問檻車之嫌

蓋聞陰陽之用道妙所憑劉柔之變鬼神所贊故陽有闔而陰有開剛可潰而柔可立是以玄冥禦冽而水結成冰赤熛燄而金流爲汁

蓋聞以殺止殺聖人之不得已以暴易暴憚夫之無所成故牧野倒戈而三軍之役不再陰陵失路而百戰之功盡傾

蓋聞知風莫過於老駝識路莫逾於老馬是以家有老僕不委諸途國有老臣則舊章不泯之野

蓋聞道有窮通非智可勝名有得喪非力可成故無願乎外

不必其身之絕謗無求於物不必其言之果行。

蓋聞謗不可恃人覺則窮偽不可長情見而極是以剪綵爲地不可以受風雨蓋布爲雨不可以當戈戟。

蓋聞休儼之吉可習而變矇瞶之目難源而明故教可行於質近而道難化乎性成是以御龍之智不能訓猿以禮神農之聖不能服豕而耕。

蓋聞有形之器欲虛惟虛則可以納理無形之理欲實惟實則可以充器是故性無不誠然後能明一心心無不明然後能應萬事。

蓋聞救天下之紛之者不拘細故成天下之慶之者不矜小功是故剗爛肉不爲利刃貫裸體不爲良弓。

蓋聞積倉之家獨喜凶歲舞法之吏不樂清朝故民由此困而俗由此流是以去奢尚儉明君所以弭邪侈澄心省事哲王所以清煩嘉

王所以清煩嘉

演連珠 王子充

臣聞圓穹垂象列宿昭符比辰天樞至尊而不動中宮天極泰乙之常居是以人君居正所以建皇極王者宅中所以恢

帝

臣聞人之於物最爲含靈聖之於人尤稱拔萃是以陰陽至妙而聖人之能運陰陽天地至大而聖人之能位天地道有

隆汙惟聖人易汙而爲隆世有治亂惟聖人反亂而爲治

臣聞聖不自聖學焉是資說命肇遜敏之告周頌載緝熙之辭是以廣廈細繩引文儒而共講左圖右史舍古訓其奚師臣聞製鼎者兢業用訖于有成舉器者洞洞獨獨乃世

是以天下大器不易乎國祖宗經營百年而不

一日而有餘

臣有盡言必因君之善聰君將致理必賴臣之忠也蓋

之所要則微之於下所求宜篤是以堯問斷室云

之謀是容能訪總董擄堯之語俱錄大禹一讀而十起周

公一沐而三握

臣聞以察就舉察司不偏以廣就約知無不真何則一人以

二月視一國一國一爲目視一人是以居人者雖獨必慎

御下者無

臣聞赤子無 公孫其所有欲赤子有不言而必會其

所無言是以聖人之察萬民務在通其志聖人之制萬物貴

乎全其天

臣聞上天至公四序以成秋霜肅殺而木不凋落春風長養

而草不謝榮是以聖王世使民不矜涵之以德教不知其

爲惠綢之以法律不知其爲刑

臣聞事以順爲使物以適爲安爲損賜者非其之而升未爲

魚德者非挈之而入淵是以夏蠲冬錄民不以爲怨春秋

賦民常以爲恩

臣聞網以綱爲總服以領爲纂綱舉而目自張舉而目自

循是以道者政之領聖人修道不修政吏者民之綱聖人治

吏不治民

臣聞調弓者必弛張其弦鼓瑟者必推移其柱是以國時制

通於俗觀變立法不泥於古三王殊事名施教後

變於天下

臣聞竹律九寸可以推七十二候之氣運玉衡八尺可以推九千萬里之天行是以人君政治之具甚約天下歸化之效孔宏何則十世百世之理萬世之理萬人千人之情一人之情

臣聞以臣力之薄而不論其足力則無絕地以大小臣聞以臣才之短而不論其攻其短則天下無全才歸其長則人才皆大方是以蕭曹斗筭英布刑墨其質本可都將相伯夷蹈義揚朱履善其能不足位公卿

臣聞易重咸恒詩首閑維陰教者天倫之模範內治者王化之權輿是以周家致理大如之德既盛漢室構亂呂氏之行

元汗
文翰類選卷百四十九
十五

臣聞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是以福善禍淫者天道之常好善嫉惡者民彝之秉

臣聞見禮而知政聞樂而知德是以觀世運隆汙視文章為準則和平渾厚實實崇瞻驗治道之方昌夸浮纖靡詭恠支離察政理之斯敦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四十八終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四十九露布目錄

唐

于公異一篇

宋

潘仲旬等

國華等王元之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四十九露布目錄

文翰類選卷百四十九

露布類

唐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尚書兵部侍郎同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伐則不能成
歲功仁則能成基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小是故
春秋序行則通元和而充氣母德刑具舉則協工道而經變
倫亂由是除其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
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創姦寇保又生靈補難熙之未治佐
聲教之不振有以然者抑實為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

大業皇帝

一

乾坤貞明併於日月陶甄六籍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
光奉肅宗代宗之不烈自象大前緒高居積清率土承有截
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運郵或肇干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
僕首頌之誅陸梁背誨遼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
身凶德假期效徒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為起穢之物
腥彼宮闈散作勾始之妖孽于疆次先皇懷柔河朔數佑下
人歸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門名
位薰灼加闡葺之質箕箒榮茲將馴太和殊不知惡木生
柢之英猱狗伏莽牢之主須為鑿與順動郊圻駭蹕而泚乃
嘯兇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關流矢射天孽高墉以鼠牙
王師以雷尾罪踰罪深惡貫梟是以前方憤怒元服暫
思齋劔者投袂而興秉斧力者下而會賊伺隙宣

文翰類選

二

謀既後雷霆之誅遂延剗刻之命臣是用祗承睿算恭
揖衣登壇明君臣之大義馮牙饗社假神祇之靈於
月二十五日總領師使直趨都邑哈瀾瀝以揚旆旆旌
下營主岱雲舒木棚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兇渠以鼓偃旗
輕小利賊初凌犯已略其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尚敢尸居
作固敵若可縱師多矣為至二十七日會諸將於中權召勝
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相厲先與而軍令疑嚴各懷報國之
心爭淬復讎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
時率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高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尚
可孤本軍副元帥都知兵馬使吳詵都虞候兼御史大夫邢
君牙京西行營都知兵馬使檢校刑部尚書孟涉右廂兵馬
使郭審全權文成神策行營高州節度使都虞候彭光俊等承
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鉞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胄啓
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
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銳於神廟倉東終垣摧以成塵滋
水涸而為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天
如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僞倖言尚憑凌作忠盡
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颺馳衆若蠱集橫列
堅陣旁連高岡猶張踣蹙之鱗更舉蟬蛻之臂衝前兵馬使
兼御史大夫王佖知衙兼刀斧將兼御史中丞史萬頃等
相約誓又合軍聲指麾而驅兇作威感敵而風雲動色遂
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雷
交光而霍耀鼙鼓騰聲而隱轉賊方土崩我乃霆擊東
藉遂至於上蘭取彼鯨鯢五通於中禁段成諫賊之心

已生擒... 之羽毛... 故其係頸求活... 投戈...
降... 於... 間... 於... 之下... 臣以其難染汚俗...
實... 人推赤心以如初... 姚令言等方扞王師...
退而復合... 惡鳥將... 顧老巢... 就擒... 守舊... 自...
及酉... 拒而後攻... 譚諫之聲... 山傾而河... 鼓... 之氣... 運... 而...
雷... 奔... 發... 向... 敵... 之風... 回... 祿... 扇... 燎... 原... 之烟... 馬... 逸... 未... 止... 士... 怒... 未...
舒... 既... 自... 北... 而... 祖... 南... 竟... 輿... 戶... 而... 折... 首... 又... 使... 決... 勝... 軍... 節... 度... 使... 工... 部...
尚... 書... 唐... 良... 臣... 右... 軍... 兵... 馬... 使... 御... 史... 大... 夫... 趙... 光... 誥... 義... 武... 軍... 兵... 馬... 使...
楊... 萬... 榮... 左... 步... 軍... 使... 孟... 日... 華... 馬... 軍... 將... 田... 子... 奇... 霍... 去... 傲... 郝... 觀... 華... 州...
左... 廂... 兵... 馬... 使... 馬... 英... 右... 先... 鋒... 兵... 馬... 使... 董... 玘... 神... 策... 商... 州... 節... 度... 兵... 馬...
使... 賈... 俱... 金... 右... 都... 虞... 候... 張... 望... 都... 等... 領... 馬... 步... 為... 副... 勢... 均... 破... 浪... 攻... 其...
決... 河... 雖... 其... 恃... 武... 庫... 之... 五... 兵... 愬... 官... 垣... 之... 雉... 又... 茲... 剿... 滅... 縱... 欲... 棄...

... 之鋒... 已失... 潘... 之... 生... 偽... 署... 侍... 即... 董... 奉... 中...
... 侍... 即... 平... 章... 事... 蕭... 鎮... 右... 僕... 射... 平... 章... 事... 張... 光... 武... 馬... 使... 李... 希... 情... 等...
... 賊... 宋... 此... 與... 同... 惡... 然... 令... 言... 張... 芝... 等... 輕... 騎... 走... 臣... 已... 遣... 兵... 馬... 使...
... 田... 子... 奇... 追... 驛... 計... 即... 討... 夷... 臣... 竊... 以... 此... 賊... 也... 藏... 跡... 謀... 參... 會... 凶... 極... 後...
... 氣... 其... 氣... 射... 武... 其... 心... 背... 先... 皇... 亭... 育... 之... 恩... 傷... 陛... 下... 玄... 默... 之... 化... 漢... 之...
... 莽... 卓... 未... 有... 如... 此... 之... 大... 者... 也... 或... 者... 上... 天... 之... 意... 申... 徹... 於... 巨... 應... 中... 興...
... 之... 期... 光... 啓... 於... 陛... 下... 不... 然... 何... 王... 師... 奮... 發... 勢... 無... 駐... 於... 建... 始... 醜... 類... 搶...
... 攘... 功... 有... 軀... 於... 折... 筆... 猶... 迷... 密... 網... 尚... 返... 雙... 輪... 誠... 當... 盡... 敵... 之... 時... 更... 務...
... 追... 亡... 之... 騎... 且... 稽... 分... 體... 未... 即... 燃... 脂... 快... 億... 兆... 之... 歡... 心... 萬... 宗... 社... 之... 深...
... 耻... 即... 當... 梟... 戮... 用... 申... 刑... 典... 今... 已... 肅... 清... 宮... 禁... 修... 謁... 寢... 園... 鍾... 虞... 不... 移...
... 願... 貌... 如... 故... 蓋... 宸... 極... 之... 所... 垂... 垂... 聖... 之... 所... 推... 都... 神... 扶... 業... 業... 之... 傾...
... 天... 降... 獲... 獲... 之... 禍... 不... 然... 豈... 免... 以... 敵... 地... 之... 患... 崩... 刺... 之... 虞... 者... 哉... 此... 皆...

上天降鑒... 廣... 施... 制... 兵... 於... 第... 先... 規... 雄... 圖... 於... 戰... 內... 非... 造...
封... 之... 俗... 國... 樂... 不... 戰... 之... 功... 左... 武... 右... 文... 銷... 鋒... 銷... 鋒... 平... 華... 育... 之... 隆...
熙... 然... 甚... 天... 之... 風... 臣... 諫... 寄... 台... 司... 幸... 當... 統... 帥... 之... 吉... 甫... 之... 文... 武... 缺... 缺...
毅... 之... 詩... 書... 此... 皆... 諸... 將... 叶... 心... 群... 帥... 宣... 力... 非... 臣... 庸... 績... 敢... 自... 矜... 大... 不...
勝... 慶... 快... 之... 極... 謹... 差... 其... 官... 奉... 露... 布... 以... 聞...
宋

嶺南道行營... 劉... 張... 露... 布... 潘... 仲... 旬... 等... 使... 美... 宣... 徽... 北...
嶺... 南... 道... 行... 營... 都... 部... 署... 潘... 美... 副... 部... 署... 尹... 崇... 珂... 都... 監... 朱... 憲... 等... 上... 尚...
書... 兵... 部... 臣... 等... 聞... 飛... 霜... 激... 電... 上... 帝... 所... 以... 宣... 威... 伐... 罪... 弔... 民... 明... 王... 以...
之... 耀... 武... 我... 國... 家... 仰... 藉... 玄... 象... 大... 啓... 洪... 基... 將... 復... 三... 代... 之... 土... 疆... 未... 泰...
萬... 方... 之... 生... 聚... 西... 平... 巴... 蜀... 雲... 雷... 敷... 潤... 物... 之... 恩... 南... 定... 衡... 湘... 江... 漢... 鼓...
朝... 宗... 之... 浪... 惟... 嶺... 南... 之... 擴... 俗... 獨... 恃... 以... 偷... 安... 又... 背... 照... 臨... 周... 傳... 聲... 教...

偽... 漢... 國... 主... 劉... 錐... 性... 惟... 凶... 惡... 誠... 本... 庸... 愚... 以... 虐... 害... 為... 化... 風... 以... 誅... 戮...
為... 政... 事... 置... 大... 床... 鐵... 劍... 之... 獄... 人... 不... 聊... 生... 設... 劉... 錐... 湯... 鐵... 之... 刑... 古... 未...
算... 有... 恨... 刀... 鋒... 之... 不... 快... 用... 鋸... 解... 以... 恣... 情... 勢... 劉... 錐... 弟... 彼... 殘... 害... 一...
境... 顧... 天... 而... 無... 路... 生... 民... 何... 地... 以... 稱... 冤... 衆... 心... 望... 明... 如... 望... 朕... 日... 我... 皇...
帝... 仁... 深... 恤... 隱... 義... 切... 救... 焚... 燬... 發... 千... 戈... 拯... 其... 塗... 炭... 臣... 等... 上... 憑... 神... 武...
邊... 軍... 密... 謀... 舉... 軍... 未... 及... 於... 半... 年... 乘... 勝... 連... 平... 於... 數... 郡... 累... 逢... 戰... 陣... 無...
不... 掃... 除... 劉... 錐... 遠... 懼... 傾... 危... 尋... 差... 人... 使... 初... 則... 稱... 臣... 上... 表... 具... 陳... 歸... 化...
之... 心... 後... 乃... 設... 詐... 藏... 姦... 翻... 作... 款... 兵... 之... 計... 臣... 與... 將... 士... 等... 仰... 承... 睿... 旨...
不... 敢... 違... 留... 於... 正... 月... 二... 十... 七... 日... 已... 到... 柵... 口... 安... 廣... 州... 只... 及... 一... 程... 劉...
銀... 又... 頻... 發... 佐... 僚... 來... 往... 商... 議... 漸... 無... 憑... 準... 固... 欲... 淹... 留... 於... 於... 諸... 處... 收...
到... 新... 出... 偽... 命... 文... 榜... 皆... 是... 會... 合... 諸... 黨... 以... 拒... 王... 師... 至... 二... 月... 四... 日... 果...
遣... 其... 弟... 偽... 植... 王... 保... 興... 等... 部... 領... 舉... 國... 軍... 兵... 併... 來... 決... 戰... 臣... 等... 憤... 其...

翻覆此狂迷尋結戰以交鋒復揮戈而誓衆將士
感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黨之拒張爭先効命八十里
擒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徒徑收賊壘其劉
錕知城墜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燭連天更甚昆岡之火
投戈散地甘從涿野之誅劉錕則尋即生擒廣州則當時平
定其在州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下除苛虐咸遂生全無不
感帝力以沾衿望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遠被宸義遐敷平
七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戶倒懸之命殊方既又長承日月
之迴光鴻祚無疆永荷乾坤之降祐其劉錕并偽署判六軍
十二衛禎王劉保興太師潘崇徹玉清宮使左龍虎軍觀軍
容使內太師羅漢樞列聖宮使六親觀軍容使內太師李氏
內門使驃騎大將軍內侍中薛崇譽等朋助劉錕旅拒王師
既就生擒合同侍獻臣等幸陪戎事倍饒聖功無任快并歡
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昇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曹國華等名拜相贈
昇州行營馬步軍戰掉都部署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
臣曹彬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天道之生成庶類不無雷電
之威聖君之統制萬邦必有干戈之役所以表陰陽舒之
義彰弔民伐罪之功我國家啓萬世之基應千年之運四海
盡歸於臨照八紘皆入於提封西定巴印復五千里升平之
地南收嶺表除七十年僭偽之邦魏而帝道彌光赫而
皇威遠被頃者因緣喪亂分列土疆累朝皆遇於昭君莫能
開托中夏今逢於英主無不掃除惟彼江南言修臣禮外示
禁勤之貌內懷姦詐之謀况李煜此是獻童固無遠略負君

親之鞠育信左右之茲刑曾無量力之心但貯欺天之
其城壘欲為固守之謀招納叛亡潛萌抵拒之計我皇
深含垢忍任包荒轍青練之近臣降紫泥之丹詔曲示推恩
之道俾修入觀之儀期暫詣於闕庭庶盡銷於疑間示信特
開於生路孰謂自顧於危途託疾不朝堅心背順士族咸懷
於憤激君親由為於優容但矜孽孽之愚蒙應隔人民於奎
炭緊宣明旨俾自新略無悛悟之心轉恣陸梁之性事不
獲已至於用兵大江特拘於長橋銳旅尋圍其逆壘皇帝陛
下尚垂恩宥終欲保全遣親弟從鑑歸迴降天書委曲撫喻
務從庇護無所闕焉終懷蛇豕之心不體乾坤之造送蠟書
則勾連逆寇肆兇徒則劫掠主民勞我大軍駐踰周歲既人
神之共怒復定以無門窮難竟効其先登蟻或自悲於相

吊臣等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齊驅戰士直取孤城姦臣無漏
於網中李煜生擒於麾下千里之氛頓息萬家之生聚尋
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於虐政喜逢
湯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洟樂皇化而惟皆鼓舞有
以見皇旻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明臨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
日卷甲而兵鋒永戢垂衣而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材謬司
戎律遙稟一人之霄略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
并偽署臣僚已下若干人既就生擒合將獻捷臣等無任詩
時樂聖慶快躍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擬李靖破頡利可汗露布 王元之
尚書兵部臣聞周征獵仇長駘北伐之師漢討匈奴
牧之患惟帝王之耀武亦今古之長風我國家乘五

三靈而改上其漢方舉萬民宣桃李之歌神武惟
 海絕雀蒲之盜建極象清於砥礪世光復繫於梓因武
 元解以無遠黑闇乃士朋而自盡社伏厥降屯江東未
 降徐圓即氣竊山東連頭受戮蕭蕭之兵銷嶺外薛舉
 掃隴川民心於是悅隨王業以之 大定唯茲左社澤我
 頡利豺狼其心腥膻異類信天地之偏氣為聲教之外
 王忍含育之恩歷代忠靈廢之術和之則防如坳焉連
 盟攻之則道若犬羊我勞師我我 向祖以洪基肇創豐
 安應王化之不敷搭鬼方面希願必以稱臣之禮加其
 之儀持神鋒而力俟斬 豢良犬而 未遑願免謀臣為
 齒壯士為之銜冠天威人戰於雷霆 既類逾滋於蜂蟻
 陛下 經緯草昧掃蕩機軸出震宮而 日麗九天廓皇道
 行八乘痛心疾首長思渭水之侵轡中理兵特開鐵山一罪
 而又侵陵王土擾動邊民稔惡貫以盈 以盈奉天誅而無
 等組枉授鐵仗義平戎執手彼曲之 乘以表盈之勢
 動地三春掀發震之雷戈甲連雲千里 散龍蛇之電指
 而直入 趨焉色以素程康蘇密應變知 幾先米額附蕭
 離邦去里再見京師頡利有此敗亡 立 米朝謁奔中餓
 為掉尾之情繫上 飢薦終有背人之意 仁與副將張某
 其指撥延宕猖狂遂乘無備之時爰作 表人之計讀三
 路會 一萬之精兵火炎而立見燎毛 疾而掌容掩
 俘馘於萬段房羊犬以千群頡利生擒 城斷首盡復
 之地未清大漠之塵幸 韓義幕之人從茲 樂服浴鐵推
 士將見凱旋臣等職忝專行材非善戰 實 信天之祐

破虜之功遠荷皇威不辜閭外之寄咸知磨筭自駟堂上之
 兵佇見興未報於沙場戰于戈於武庫憧憧夷邸長傾奉日
 之心寂寂遼城永罷防秋之役臣等無任樂聖戴天忭舞歡
 呼之至
 文翰 進大 卷四十九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叙事目錄

周

左氏 新二

漢

司馬子長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叙事目錄

文翰類選卷百五十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叙事類

周

叙鄭公叔段本末

左氏

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曰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言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規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魚使激萬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將得衆公曰不義不廩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于鄭公伐諸駟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不弟故不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謂之掘谷得聞之有獻於公公曰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也

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多美請道之公曰爾有母清繁
獨無類考叔曰敢問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可
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
大隧之中其樂也賦而人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
為母子如初君子曰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
孝子不隱其親爾爾其是謂乎

叙晉重耳出亡本末

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
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
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頊
魏武子司空季子以人伐腐谷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
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趙衰

公孫氏姜氏殺之

謂秦嬴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
又如是而嫁則亦未焉請待子鄭秋十年而行過衛文公
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
子犯曰天賜也執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
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簪安在其上以
告姜氏姜氏殺之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
之矣公子曰無以行也懷其安寶敗名公子不可去與
犯謀醉而遺之醒以父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將行欲觀
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負羈之妻曰吾觀公子之有也
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及其國必得志於諸侯
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孟自貳焉乃饋盤飧其
食公子受食及壁及求求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

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
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
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
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
固將禮焉兄天之所啓乎弗福
晉國則何以敵不穀對曰子也
君地生焉其汲及晉國者君
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
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在執
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
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
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助
之誰能廢之遠天必有大咎
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
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
曰吾不如秦之文也請使秦
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
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
拜

叙晉文始霸

僖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民
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
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
資者不求豐焉明微其辭公
生其共於是乎鬼以正其
而後用之出殺成釋宋圍一
而霸文之教也

100

僖二十八年春齊侯將伐衛。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也。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成。衛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晉基師還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來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嬖鮒頡頤。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執僖負羈。氏魏嬖傷。公自欲殺之。而愛其村。使問且視之。

病待殺之魏擊東曾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還頭頭以徇于師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館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晉君而反之置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怨頑能無戰乎公說然乃入晉納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中使申叔去歸使子西來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宋恃晉國之明存楚簡晉之災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手而除其害天下之望其可厭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聞焉諫慮之曰王怒少與之師唯漢東當與之敖之矣

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玉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其曲為老豈在父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

于城濮楚師背鄢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譎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負子曰潁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監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閻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軼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也百乘韞鞬鞅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季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

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臂呂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
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樂毅使與東紫而偽遁楚師馳
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
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
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叙晉悼公復霸

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速緩寡振廢滯臣之
困救少患禁淫惡薄賦歛有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
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息為會樂壓韓宣惠為公族
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
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為之法并糾御戎校正屬焉
使訓諸御知義荀息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
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肸佐之魏絳為
司馬張老為候奄錫過寇為上軍尉藉偃為之司馬使訓卒
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驕屬焉使訓羣勳知禮凡六
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
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叙宋樂喜備火政

襄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
徹小屋塗大屋陳倉廩具饌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
塗巡城繕守備表火道任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
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過凡
刑器亦如之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也
使西鉏耒凡

宗用馬于四墮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叙吳公子請觀周樂

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
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
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
歌鄭曰美哉其細已其氏弗堪也是其先王為之歌齊曰
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
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滯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
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
曰美哉淵淵乎大而熾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
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
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郇以
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然而不怠有周德
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
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
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滯復而不厭哀而不愁
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廩而不
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見舞象箏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
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
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
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博也如地之無
不載也雖其德其廣以加於此矣而止矣若有他樂吾不

第三十一年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諲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諲謀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塵不可以居請更諸奐壇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

八

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於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龜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相子以請乃許之

叙范睢見秦王

九

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
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
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
主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
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
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笑曰臣固知公
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
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
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
侯生乃屏人閒語曰蘇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
最幸出入卧内力能竊之蘇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
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
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
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
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
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
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
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
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
晉鄙嚙嚙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
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
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效
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是不
敢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曰北鄉自劉以送公子公

子遂行至邯鄲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
曰今吾擁十萬之眾也於境上國之重任今軍車來代之
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
軍勅令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
歸獨子與兄弟歸者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將士
遂救邯鄲存趙

叙毛遂定從

是時齊有孟嘗君魏有信陵君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
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
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
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
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
有毛遂者用自資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
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
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
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
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
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
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
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未發也毛遂
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
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
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
而言從自中不決何也楚王與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

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宣其士卒衆多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之左右曰取鷄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從楚王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讎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月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

漢

叙叔孫制禮儀

司馬子長

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趙殿中郎中俠階階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

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

叙漢王築壇拜信

韓信傳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追也信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

叙韓信築壇拜信

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雄天下豈非項王邪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忌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見

人恭言語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爵刻印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東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王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若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以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萬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誅所降秦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鄲張敖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漢王舉兵東出與沛定三秦

叙留侯致四皓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言

文選卷五十一

十六

文選卷五十一

十七

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單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廼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策將也今廼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持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棄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廼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上雖疾猶載輶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為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而告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望子固不足遣廼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而東群臣居守密送至霸上良疾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謂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卧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傅良行少傳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臣死且不避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前故臣等來上曰頗公幸卒

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
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廼主矣戚夫
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
里羽翼以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
所施歌曰將軍死矣夫人歔歔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
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叙秦孝公變法

秦孝公元年河山以東疆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東燕悼歸哀
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
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
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
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

文選類纂卷百五十一

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
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其美會往者踴躍
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
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從治櫟陽且
紂東伐復穆公之故地脩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
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疆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
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衛鞅聞是令下西
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
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驥
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
鞅為左庶長其事在商君語中七年與魏惠王會於平
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為太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

十二年作為咸陽築冀關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
一令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為賦十
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
逢澤朝天子二十一年齊敗魏馬陵二十二年衛鞅擊魏
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虜
將魏錯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鞅之初為秦施上
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
於太子太子不可黷鞅其傳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
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為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

叙秦焚書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侯尉周青臣進頌曰
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

文選類纂卷百五十一

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
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
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
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
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
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陛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
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待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
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
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
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
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
以諸侯並作諸日道古學今飾虛言以亂實臣等善其所私

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
學而用之非法教人開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
則巷議兮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
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
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
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
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燬為城旦所不去者燬燬下筮種
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叙項羽會門

項羽聞沛公已破咸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
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有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
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先破秦入秦還軍霸上以待將軍而
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謂西伯伯也

項羽大怒曰此沛公先破秦入秦還軍霸上以待將軍而
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謂西伯伯也

十萬在新豐沛公入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
居山東破秦入秦還軍霸上以待將軍而將軍聽細人之說
欲誅有功之人此所謂西伯伯也幸此其志不在小今人臣
之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
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
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死且不避
公誅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
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沛公
我曰誰謂沛公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
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曰然則何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
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言也沛公曰君安處項

文選卷五十一

項羽曰秦將與臣項伯殺人臣信之今事有急故幸
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
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
酒為壽約為婚曰吾入關秋毫無敢有而將軍聽細人之說
欲誅有功之人此所謂西伯伯也項伯曰臣死且不避
公誅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
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沛公
我曰誰謂沛公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
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曰然則何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
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言也沛公曰君安處項

裂項王按劍而怒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皆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其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猶是前大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而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具食會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去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王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休嬰新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其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入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謹使臣先報之大王幸勿見責張良曰臣死且不避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誅有功之人獨去己至軍中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未有言也項王曰沛公之臣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一傳目錄

司馬子長

晉

陶元亮一篇

唐

王無功一篇 陸退之一篇 柳子厚二篇 李賀一篇

李義山一篇 沈下賢一篇 司空表聖一篇 陸魯望一篇

宋

歐陽永叔一篇 司馬君實一篇 蘇子瞻一篇 郭功父一篇

蘇子由一篇 陳君舉一篇

元

元復初一篇 吳立夫一篇 李維本一篇

國朝

宋濂二篇 王禕一篇 解縉一篇 黃淮一篇

楊士奇二篇 陳敬宗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一傳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一

左長史上海李伯璣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傳類

漢

伯夷傳

司馬子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十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子我安適歸矣手嗟徂子命之衰矣遂餓死于

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抑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累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
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衣
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
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
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
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
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稱數也余甚感焉僕所謂天
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其志也故曰富貴
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
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
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貧夫徇財烈士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
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
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
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
奪之屈平不與因諫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
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

王聽之不聰也諛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
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
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
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
事其君諫人聞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
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諷而
不亂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
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
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
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渝自疏濯淖汙泥
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
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結其後

義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
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
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
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
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
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
嫉之雖放流謫居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
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
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
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
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神

文選卷五十一 四

外欺於讒佞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其地制亡
其六即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
不食為我心測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
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
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
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
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
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醺而啜其醢懷王
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
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
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

乃作懷沙之賦其辭云予於是懷石遂自投羅以死屈
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
年竟為秦所滅

孟子列傳

孟子騶人也魯之門人通游事齊宣王宣王
能用過梁梁惠不累而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
是之時秦周之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
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後而諸侯東面稱齊天下方務於合從
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
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
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

文選卷五十一 五

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大騶衍後孟子鄒衍賭有
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
陰陽消息而作推運之文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闊大
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聖
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
生窮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
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
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
中國者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
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
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神海環之人
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

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為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
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蓋耳王公大人初見
其術惺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
知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雖先
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策磬石官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
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采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
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
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豈有
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
尹負而施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
然後行之人道駢行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馬之意乎自騶
析與後下先生如淳子駢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鄒奭之
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荀卿列傳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鄒衍之術迂大而閑辯
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
衍雕龍奭炙轂過駢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
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譏
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
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
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神鄙儒小拘如莊
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其意乃列著數
萬言而卒因焚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之辯者數
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平盧阿之吁子為

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
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晉

五柳先生傳

陶元亮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為號
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
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
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
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
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

黔婁有言不成在負賸不汲之民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
傳乎酣暢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

唐

負苓者傳

王無功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
罷程生退省於松下語及周易時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
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睹之然倚檐而息曰吾子何歎也
鮮生曰叟何為者而徵吾歎者令者曰友嚴朱者丹附墨者
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六腑五藏
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鮮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
義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者文夫以為文王病也吾是以歎
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世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
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
不森乎何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機

力張太和礫裂元氣使天下之目者說逆道出曰我善言
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為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
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伏義氏始兆乱者也安得贏
歎而嗟文王乎負其苓而行治而問之居與姓名不答文中
子聞之曰隱者也

巧者王承福傳

韓退之

巧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
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
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鏹衣
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為視時屋食
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
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仰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

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
可偏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
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官小大惟其所能若器血焉食
焉而急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鏹以嬉夫鏹易能
用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
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
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鏹以入貴富之
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
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意刑戮也或曰身既
死而其子孫不能存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
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之知
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

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悖有時去一
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惴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
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
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
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矣一身而二
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
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
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朱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
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
其勞其心以為人乎抑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而害
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
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名之

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
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語言皆助教博士助教博士
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群行焯者數十
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開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
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而立為禮部為禮部者
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
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
五歲蕃養親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捐諸生歸養上
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開於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
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留蕃於太學
關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陽先生言曰仁者人

也。或者曰：舊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焚死者之無歸者，其
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與善之力不任其
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宋泓之亂，太
學諸生舉將從之，求請赴蕃，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
故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派也。譬之
水，其為澤不為川，則用者高澤者卑，高者深卑者止，是故蕃
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
上，無擇於川澤，淵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
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於後，能有斯立獨何蕃
與？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詠，佐禹治東方，主卷萬物有功，因
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
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詠八世孫，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
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矜其能。始入月，其後代遂隱不
仕。云居東郭者曰：鏡授而善，步與韓盧爭能，虎及鷹怒，與
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
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
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
鬚，穴竅而跣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
諸侯乎？遂獵為毛氏之族，拔其豪，截其尾，而歸獻俘于章臺宮。
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
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性便敏，自結繩之代，
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

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主簿圖老子外國之說，
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
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
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
然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謂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
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污立
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閭
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
不待詔，輒俱往。上嘗怪為後，問穎，上將有任使，拂拭之
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秃，又所慕畫，不辭，稱上意，上喜笑曰：「中
書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
臣所謂畫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微

文選卷百五十一

揚中國夷狄時，周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太史公曰：
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賁者
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家
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推其罪及蒙將軍，次中山
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
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棄，秦
真少恩哉。

梓人傳

柳子厚

裴封井之第，在光祿，有梓人欸其門，願為之。而為之所
職，尋引規矩繩墨，為之器，開其門，而為之所。梓人欸其門，
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相使而為之。梓人欸其門，
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者受祿三倍，作私家者收其直。

大半為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其
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
過焉委群材會眾士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
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
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
斤者斲刃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
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蓋官署之材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
釐而構大廈為之者既成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
建則其姓字也凡執斧之工不列余圖視大駭然後知其
術之工大矣終而嘆曰彼梓人執事其心智而能知體
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
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
莫近乎此也

近乎此也者天下者本於人而執役者為徒諒為卿師
望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又其上為大夫為
卿為公離而為六職知而為百官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
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番夫版
尹以就役焉猶眾工之各有執事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
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調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
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梓天下之士使
補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
天下其遠近知夫可乎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于堵而
績于成也德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豈
敢愠不愠能者不務名不親小勞不侵眾官自與天下之英
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無土而不伐藝也夫然後

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

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
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待紀焉猶梓人自名其
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抵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
不知能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銜祿名親小
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
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
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
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
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
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
陳規矩設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挾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
則固不由我則已彼將樂去固而就地也則卷其術毀其智
悠爾而去不任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
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
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
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癯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
號之駝間之曰甚善名我園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
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而橐駝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
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橐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
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
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凡植

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繁欲密然
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亦其
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
忍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瓜其膚以驗
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
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鑿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
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
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勸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登
織而綾守而勿移遂而鵲鵲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
人孰能察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乎故
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
吾聞養樹計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楊烈婦傳

李習之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
項城縣蓋將據其玉帛俘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信
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方不足死焉職
也君如逃則誰守信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
縣為賊所得矣倉庫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
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合死士其
不非召胥吏百姓於廢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無
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曷遂存焉官相

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眾皆泣許之乃
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金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
錢洋數百人偏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饗以食之無長少
必周而均品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
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使失利無為也賊皆笑有黃
箭集于促之手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
矣與其死于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
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從超
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帥馬死其帥希烈之婿也賊
失勢遂相與敗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偏之功詔遷絳
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婦人女子之奉父母舅姑盡恭
順和於婦如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辨行

陳明政守勇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之所難歟自兵興朝廷

李賀小傳

李義山

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詩甚盡世傳之長吉好
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
疾書最先為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參元楊敬之權

崔道為客每旦日出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為詩如他
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為意恒從小奚如騎距驢背一古破
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
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且上燈與食長吉後婢
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喪日率如此
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獨騎往還
京洛所至或時有著隨弃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
吉將死時忽畫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
籀憲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歎下榻叩頭言阿
婆老且病賀不須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
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遷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
所居窓中勃有煙氣聞行車嗟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
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
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園
園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
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番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
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
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時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
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李紳傳

沈下賢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
以進士及第還過錡錡舍之與宴道晝夜錡能其才由執
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
言不入不得去會由後使王滄專職錡始

於滄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
人臨視次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滄逆可食既書
即執中貴人脇曰尔寧遂欲擊我腹腹曰請所欲曰為我
眾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責人懼偽諾之召書記以疏聞紳
聞之入錡內匿眾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
召紳授我紙筆今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俾端怖戰管搖紙下
札皆不能字紳遂去累數十行又如幾盡紙紳怒罵曰是
何敢如是汝欲下從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
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斯誠得死
在畏苦前幸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傍一人為錡言
曰聞有許侍御繼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繼繼至
錡銳意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詞意遂幽紳於閣之外獄兵散
乃出繼竟逆死贊曰李紳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
紳雲則山中劉騰為書以大之蹟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
舉動顧時有一不誠則支膝立盡眾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
自効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實烈婦傳

司空表聖

河南竇氏朝邑令畢某之妻也四年秋同民叛其帥李璿
走蒲令擊其孥竇望仙里既夕盜作乃仇家也梓令壞其首
志必死之令妻蔽捍泣且拜益急乃持其袂重傷猶不置令
竊視竟得逃匿而免里人列狀於府資之酒帛鑿亦馳乘而
至幾死者數矣逮踰月方克偕全愚寓居渭濱得備聞於里
中梁生生言操史讀者苟當和平紀王庭珪瑞之美誠幸
然梁吳之保化集宗族里閭俾男必為貞夫女必為烈婦是

有國有家皆賴之豈徒炫於視聽哉愚以為知言乃著其
贊曰蓄千金之貨雖云憂患尚有不失其室者况蹈危難
何以相保哉且婦人女子扣盃足以駭之而白刃之下獨不
顧死以免其夫是果能一於所從而不悔者也豈化漸之有
所自也吾知為臣為妾者必繼有其人免貽史氏之愧矣

江湖散人傳

陸魯望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
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後而稱之
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
天地大者也在大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畧
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邪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
之散為雨為露為霜雪水之局為瀦為瀦為漢為汙土之散
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頃不可以
為甦甦不可以為死非散能通乎變化奇不能即退若不
散守名之徒進若不散執事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豈為
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宋

五代史伶官傳

歐陽永叔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
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
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宋吾仇也燕王趙王吾
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而歸梁此三者吾遺恨
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
用兵則遣從事以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用

及凱旋而納之亦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
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
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
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擔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
哀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
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
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
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
而知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哉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
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

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
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
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
逃名者乎而慶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也余
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
不可逃然亦知天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
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吾物也
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
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其
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其歟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
組紵吾形骸之憂也應接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心已
心未老而志已衰矣

三年矣一日天子側然哀之悲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
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
事蒙廷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唐士曰不然
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
擇於此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
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
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
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
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
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圍人傳

司馬君實

汧侯有馬悍戾不可乘服以為無用將棄之野愛其疾足募
有能馴之者祿以百金有圍人叩門而告曰臣能馴之汧侯
使養馬數月益調服步驟緩急折還左右唯人所志汧侯喜
賞以百金之祿拜為圍師聚觸疾之謁於汧侯曰馬今馴矣
彼何功而徒費侯百金臣請代之侯遂圍人居數月馬復悍
戾如故侯乃召圍人而謝曰子能使悍馬馴子去而馬復悍
敢問何術也對曰臣賤夫也不知異術而惟養馬之知夫馬
太肥則陸梁犬瘠則不能任重策之怠則駭而難馴緩則不
肯盡力善為國者渴之飢之飲之秣之視其肥瘠而豐殺其
并粟緩之以盡其材急之以禁其逸鞭策以警其怠御控以
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而不勞亦不使有遺力焉其術其法
得於心應於手已不能傳之於人人亦不能從已傳也如此
故馬之材在馬馬之性在我雖悍戾何傷於汧侯曰善

曰是術也豈特養馬而已抑治國亦猶是也夫材智之士
國者之悍馬也捨之則不能以興功業御之不以道則不獲
其利而然則不可制故明君者能用材智之士而以爵祿賞
罰御之是以爵太高則驕太豐則墮驕墮之臣雖有智力
君不得而使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宣其
用不任恩渥一驅之以威則愁然而離心故明君者節其爵
祿裁其緩急恩澤足以結其心威嚴足以服其志則士生死
貴賤之命在於君矣雖悍戾何憂哉汧侯悅位為上卿任以
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汧國大治

黃甘陸吉傳

蘇子瞻

黃甘陸吉於楚之二高士也黃隱於泥山陸隱於蕭山楚
閭甘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洞庭君黃龍在
群臣右久之黃甘始來一見拜謁尹平陽侯班賜令尹吉起
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貴用事一旦吉位居上甘心衡之
群臣疑之會秦遣蘇軾鍾離意使楚楚召黃甘黃甘曰齊楚
甘坐上坐吉拂然喟之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齊楚
約西擊秦吾引兵踰關身犯霜露與枳棘旅下者同甘苦率
家奴千人戰季洲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功孰與甘曰不
如也曰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剝膚剖肝怡顏下氣以固藩
之術獻上上喜之命注記官陶洪景狀其方畧以付國史又
出為九江守宣上德澤使童兒亦懷之甘曰與甘曰不如
也吉曰是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應之曰君何
見之晚也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蕭中
梅福素尚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吐舌縮不復上齒牙

問當此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吉默然良久曰屬之子
甘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也於是群臣皆伏歲終吉以疾
免更封甘子為侯侯吉之子為下邳侯侯侯遂廢不顯下邳
以美湯藥官至陳謝台中。

太史公曰田文論相吳越說相如回車庶頗屈姪何笑衣尹
婚悔甘吉亦然傳曰女無好惡人官見妬士無賢肖人朝見
妒此之謂也雖美惡之相遠嗜好之不齊亦然可勝道哉

醉吟先生傳

郭功父

醉吟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寓于江南姑熟溪上以釣魚為
業賣魚得錢則多置酒把關奉以共飲客或不至則收盃酌
樽船傍溪邊高蔭就盤石或坐或卧獨酌長吟聲動天地醉
則濯足仰視雲漢條然而已客或問之曰先生有道之士乎

不獲用於世而隱於漁乎飲且醉以混其德乎吟詠以達其

情性乎先生曰不然吾孰知夫道之所在哉吾蓋未嘗求於
世也何以謂之獲用與不用於客亦醉無客亦醉吾知天
醉而已耳何足以謂之混其德哉朝霞濯鮮於水上夕風泛
涼於水末月魄在釣蓮香滿船吾不知夫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而後而歌之也吾以謂吾之所以吟咏者以達夫幽怨感
傷之情執是皆不然也方今聖神在位賢指在庭至於石執
事莫不爭出智力以效其職設文武之學收天下之才而教
養之能者進用以扶世不能者甘心於不用始吾者自知其
才之不能而甘心於不用者也漁釣事也可以終身焉而
不與人爭酒醉物也可以與客焉而不為人惡吟心聲也可
以樂已也而不為人役吾所以翛然於此而無毫髮之憾者

百太平治世之所賜也抑久嘗觀夫官學之士有枉己以從
人貴知而竊寵紛憲細計日夜交政於其心者亦可以謂之
安於命也谷曰雅願誌之

巢谷傳

蘇子由

巢谷字元脩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為里
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
之谷素多力遂勇騎射擊刺為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
至友其秀傑有歸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
為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
奇之會瀘州蠻兄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
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

必死谷曰我

有銀數百兩非
行行殺其一人
以鄉閭故幼而
浮沉里中未嘗
雷徒循予兄子
遊平生親友無
吾兄弟聞者皆
我萬里步行見
笑予驚喜曰此
平生逾月不厭
痛也將復見子
必死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中
有銀數百兩非
行行殺其一人
以鄉閭故幼而
浮沉里中未嘗
雷徒循予兄子
遊平生親友無
吾兄弟聞者皆
我萬里步行見
笑予驚喜曰此
平生逾月不厭
痛也將復見子
必死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中
有銀數百兩非
行行殺其一人
以鄉閭故幼而
浮沉里中未嘗
雷徒循予兄子
遊平生親友無
吾兄弟聞者皆
我萬里步行見
笑予驚喜曰此
平生逾月不厭
痛也將復見子

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中無數千錢予方之用
亦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賊竊其橐以逃渡新州
其不用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之居吾言然亦奇
決片園之城不沒者三板縣空而食群臣皆懈惟
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武計三家之圍解行賞
群臣以恭為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為先之襄子曰
晉陽之難群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以是先之亦
朋友之義實無愧焉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實後遇
予兄弟子方維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誰知其
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為作傳以授

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今名云
李斯傳 鼠傳 陳君舉

李斯見鼠食不潔又犬數驚之及見倉庫中鼠食粟又不
見驚嘆曰人猶鼠也賢不肯自處耳斯既相秦後為趙高所
諸將刑鼠見于夢曰臣固相國之誨人也相國向哀臣今
丞相國矣臣聞天下之美者有利物之功者也居天下之安
者有高天下之德者也微功而獲美不德而盜安者必及
臣雖惜向豈不知巢于喙然之倉聚天下之粟其中不狐不
啗拱得而坐食之積者人刑之無益於世而盜惡於不睹之
利人而蠹有用之積者人刑之無益於世而盜惡於不睹之
地者天刑之故寧處垢以汙近危以自懼則取多而無尤忌
進而不貪臣亦計之審矣太使天下之鳥為鴉雀甘不潔

下之鰓鱗妙鯉鱣鮪鰭鱗安不潔之泥淖遇芬芳之餌條漸
而不與數驚於舟楫罔罟則人不落其鱗而祖薦之矣使天
下之牛草啣而水飲不潔其藟不寢其無驚之牢則不犧矣
使天下之馬亦草啣而水飲不潔其秣不寢之無驚之既則
蹄不彫鬣不剪鞭勒銜轡不及矣夫而善搏者虎也勢而善
擊者鷹也人貌而言者狸也虎不逐豚鷹不攫雞狸不
嗜酒則天下不能革虎之皮脫鷹之爪血狸之而涂矣故夫
食於無虞之地者物之械也棉於不震之朝者士之賊也臣
是以哀相國之不沒也夫秦天下之呀然倉者也三公之梯
聚天下之粟而奉之者也相公助秦漢東諸侯而利民以
益其富則秦之倉六國之寢室也秦之粟萬民之脂腠也相公

巢中鳥拱得而坐食久矣而又誅扶蘇殺蒙恬戮群公子咸
陽之市為之累則天下之驚相公者則迹矣臣懼相公之亡無
日矣斯寢甚惡矣明日具五刑以死君子曰斯豈賢於鼠哉

元 鄧婦馬氏傳 元後初

馬氏參知政事楊公居寬之繼室錢唐民家女也至元十四
年桑葛奏立尚書省奪中書機要又以計傾罷之先誣居寬
等死沒入其帑以馬氏賜衛士馬氏託狂疾呼遺矢溺不
可近竟免侵迫楊氏陰贖之歸遂削髮廬墓誓死不嫁後桑
葛敗事得昭雪而馬氏以無子乞歸錢唐養其獨親楊氏
之日紡績給食凡十有餘年大德七年十月乳生瘡或曰
迎醫不尔且危馬氏曰吾楊氏寡婦也寧死此疾不可

見竟死時年四十餘
身弱婦強悍之
之頃一失所守無異
丈夫之所以耀耀也
馬氏亦三稱我

潘生傳

吳立夫

潘生者富陽人世家
執壇覽治宦宮又為
望自度無所待食曰
用吾強壯少延母旦
告母曰兒當備錢塘
鶴人得轉賣東遠
江淮子女流徙者
遼東給過所道遇一
鐵父母棄我轉徙教
歸手於是日即據道
久曾無一語少及亂
莊手及女子上堂見
何人即引生更衣具
肉歸見鄉里免罹霜
廬舍必塘齊雖有
給餐粥吾女實君
以若女為利分焉
死兩弟傳

死吾母也吾又何忍即安此土乎遂告歸母死者蓋三
弟亦死生退制服復食其故技於鄉以終
為說者曰凡自立天地間夫妻子母天屬也人子事親候
顏色具甘膳鞠躬盡力雖生死不暫違去今生自棄其身
孝子現奉其母幸粗延數日命猶存母終身何謂孝乎世
衰氏散獲雜男女或強暴侵陵或謠詠善淫鮮能自合於禮
法者今生偶以塗路相遇敏不污卒辭其婚可不謂義乎
嗚呼世之不及此者衆矣一恒人乃凜然類古獨行君子尚
可謂世為無人邪然生終以老死沒沒視彼妄李義倭反以
義俠特聞嗚呼此又何為者耶

清白生傳

李繼本

清白生陳之興平人任其姓子勉其字也平生嗜欲不萌於
心而制行之高如層冰五寒積雪皓皓玉瑩黃派之兩萃厥
美也自童壯巖然如老成人遇族戚遇里閭非其義一介弗
苟取子苟當於義則勇往直前無難色其學研深燭奧益肆
其力聞明師良友不憚津陸之遠而往從之子邠于冀子河
雄案書擔簦風雨寒暑自若也始冠為隴州文學掾其教切
近而篤實一洒浮豔而趨乎古久之當路者薦之天官一仕
為宛平邑長其政明肅而簡靜世之所謂良有司者鮮與之
埒也子勉學古學而與時背馳謂昔司馬光代以清白顯每
讀史傳輒攘袂奮臂想見其為人鄉先生高其行而以清白
許之由是鄉之人皆稱為清白生其友李延興曰先昭代儒
人生西北勁武之鄉得天地精英秀卓之氣故其清操如
為士類所矜式為四夷所傳服為兄弟之友李延興稱其

於塵埃之表而不混也後乎百祀侯以殊常之
乎秦晉之間蓋其地實先民之所發跡而山川炳靈迥薄乎
終古宜其代不之人矣矧侯學古入官朝廷一日大用侯其
必能以清自勵天下如光之為輔相時乎勉曰世常言古
今之賢人非我也子勉儒學其先世皆有聞人雖其派俗渾
渾而世德猶盛大夫士之過其門者必式之曰此陝右清白
家論曰太清之清氣之至清也天下之清無以加太素之白
質之至白也而天下之白莫能掩君子揆之於是養其氣而
弗枯則發而為天地之氣完其質而弗鑿則凝而為聖賢之
質其於清白也何有是道也鴻蒙傳之太始太始傳之副墨
之子志乎古者問諸清白生

栖霞子傳

栖霞子姓陳氏字士文南昌新建人其上世以儒業顯元季
天下亂父祖皆隱德弗耀而衣冠詩禮濟濟彬彬雲仍相襲
間比相望也栖霞子生而有異質望之如芝蘭玉樹照映
所稍長變化不測豁然露頭角於群兒中鄉之人見而異之
謂其軼類絕塵如是必能大其門閥以光烈先烈無疑也始
冠益自樹立而循蹈規矩端真如老成人人勸之學則曰吾
恥讀非聖書吾安呻其佔畢耗精魄故楮中即勸之仕則曰
吾雖無仕進意吾安能與時下上脂膏一世而墮壞名
夫輪扁之斲輪非識夫讀書也懼夫學焉而不綜其要徒學
也楚狂之歌鳳非惡夫行道也惜夫仕焉而與時背馳仕
也已而渡河淮涉江漢歷閩越王公大人忘其勢而

文翰類選卷百五十一

二十八

先生長者忘其年而與之交而襟宇曠夷見者悅服談鋒
出聞者竦聽雖居家不問有無至與人交洞徹底裡而一
一詠自放於山水間澹然忘世泊乎若無所營非派俗可及
也久之去隱居廬山中學道之士多與之游由是學行益高
蓋其山林之日長故其積者厚增者多出者益遐也未幾有
司以其才薦于朝一仕為保寧府尹當其在猷畝時若將終
身雖千駟萬鍾弗顧也及其登宦途尹大郡慨然以為已任
而不辭行其道也其所居近赤岸山其間朝夕多霞氣故自
號栖霞子而好事曰栖霞子喜談神仙事殆將餐六氣飲絳
霞冥栖塵滓之外而感其神於不朽乎栖霞子曰吾學道也
世豈有神仙若方士者流公孫卿李少君輩所云哉栖霞子
詩其詩春容溫厚如其政云雄邑尹周士瞻口其為人陳其
樂且徵予言予故信其說而次第之先是予在薊門聞栖霞
子名甚習心竊慕之及聞士瞻說欲往拜其門而牽於業役
未暇也作栖霞子傳論曰天地歲乎太虛日月歲乎夜旦
乎物而栖焉者也蛟龍藏乎江海虎兕藏乎山林圓首方趾
之藏乎宮室圓於物而栖焉者也雖然栖焉而得乎藏焉
而顯其神是其偽萬物兼三才起鴻蒙而入太始終古不
者也若天地萬物之藏吾又安能語其端見耶

文翰類選卷百五十一

二十九

太白夫人傳

宋濂

大中之學子既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欲尊王道推霸略稽今
驗古蹟太平十二策與河東薛收西遊長安見隋君道經太
白山息于灌木之陰有夫人自東來縵袍無表顏色腫瘡肩
負束芻去文中子新十步袒擔箕踞而坐兩手接爬眼視雲
漢苦四傍無一人者祿已習指文中子謂以曰仙鳳頭龜背
須垂至腰者為誰收對曰河汾王夫子也曰其子通耶曰然
曰將何之曰夫子憂世未治以策西見隋君耳夫人大笑不
止文中子異之乃振衣趨前揖而問曰丈人何通也豈通
未聞先王之道不足以威和萬民乎丈人曰不然也豈八黃
之大利害如牛毛有非一士之舌可盡也丈人曰不然也豈

上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下民不當見大之行乎丈人曰不
然也曰三者既非敢問丈人所稱者何事丈人曰噫何子
愚之甚也夫具人之體服人之衣食人之居處而不知孰
不欲堯舜君民哉是有道焉不可苟而就也文中子曰其道
何如丈人曰道有三其上為堯舜和乾健其次為禹湯和
時艱轄五行執天之德以順帝明以達聰德曰任以斯
道之重非人君北面而事之不復輕出此則必為帝者師若
堯之君嚳舜之務成昭禹之西王國是已其次為者以六合
為一家以四海為翰轡以五嶽為封鎮以元后為父兄以臣
鄰為伯仲以蒸庶為赤子煦以深仁財以信義防以峻禮陶
以至樂威以嚴刑式以庶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然亦不輕
自試必待王者致誠盡誠而後起而佐之否則耕漁以

終石湯之伊尹周之太公望已其下而後已
下見通神疲閣驕見詞不敢出氣此不自重惜而徇時射利
者之所為若齊王之門操瑟而售者是已今子之西來也欲
將若購務成昭西王國乎欲學伊太公望乎抑欲同售瑟
齊王之門者乎子須臾具在寧不知時自處也且子獨不
聞之三家之市有處子焉必待行媒始相知名又必待納采
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後始成昏不然不待聘而奔者無大相
速也況隋君天性沈猜不悅詩書廢棄學校黜教元勳溺寵
廢嫡唯婦言是用唯刻薄毒痛之法是崇是嗜蕭牆之禍
起在旦夕子尚欲行王道乎言暴虐於湯武之世必見誅誅
仁者之禍必見出何也時不同也子知辭吾言即請
東歸矣而向不然則子其行哉文中子曰丈人之論至矣通
何謂不誠乎明則然竊有疑焉竊丈人卒教之也昔孔子大
聖也車轍環於諸國棲於蓬蒿如喪家之狗至再逐於魯
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而卒不悔者誠畏天命而悲人窮
也今丈人教通以不仕然則孔子不足法歟丈人曰是何言
與是何言與在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下孔子一等則可其可
不可不可其不可子自視其孔子耶抑下孔子一等者耶昔魯
男子善學卻下惠者蓋以其不可而學其可也子聞子善學
書於李育學詩於夏璣問禮於關子明也樂於霍叔考
士仲華而其知願出魯男子下子竊為子不取也夫
而冒進謂之當施之不當其可謂之愚不度德量力

謂之固枉已從人謂之賊淪溺復回而弗上
直愚則不周固則不變賊則不成淹則不振是五垢者子皆
躬蹈之宜乎有疑於予予去子矣予去子矣丈人言畢負笈
而行文中子面如死灰遠望丈人南行不見其背目猶不暫
捨薛收進曰夫子何慕之深耶收聞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
之奸言雖辯君子不聽彼丈人不過奸言而辯者爾初未聞
先王之道夫子衝冒風露跋涉而至此終不因其說而中返
乎文中子遂行至隋隋君御太極殿文中子以太平十二策
上之隋君下公卿議公卿多不悅文中子退而嘆曰丈人其
至人哉於是賦東征之歌而歸著續經數萬言
君子曰甚哉出處之難也以河汾之賢操經綸之具施之天
下何不可者而丈人方詆其自售斷不恕况其下者乎甚
哉出處之難也

謝翱傳

謝翱字皋羽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綸性至孝老母
喪行服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辨於子
時翱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偶儻有大志自
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咨事參軍聲動閩閩一
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翱悲不能禁隻影行遊不
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
瞻失聲哭嚴有子陵臺孤絕千丈時天涼風急翱挾酒登
天祥主祭亭隔再拜跪伏醺畢號而慟者三復拜拜也思
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扣之曰魂朝往兮暮
來歸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朱鳥食歌關竹石俱碎聞者

為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
者獨嗜佳山水如鴈山崑湖蛟門候濤沃洲天姥野霞碧
四明金華洞天樓奇挾秘兩至即造游錄持以詩人若載七
寶歸者將倦輒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邨尋隱者方鳳吳
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直遡盛唐而上不作近代語卓
有風人之餘文尤斬拔峭勁雷電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
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
將避之其苦索多類此娶睦人士翕然後其學而至元甲午
去家虎林西湖上廬代遺老尚多存者咸自詫見翱晚明年
乙未以肺疾作而歿年四十七翱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鄉
千里交遊唯方韶卿吳子善親不翅兄弟快收吾文及吾
骨按之部卿即鳳子善即思齊已而鳳等果至與方幼學方
壽馮桂芳翁登之第術藝歸子陵臺南以文藻殉伐石表
之曰勇謝翱墓初翱以朋友道後為建許劬亭於墓右從翱
志氏名作許劬錄勒諸石未就後為建許劬亭於墓右從翱
志也翱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云翱好脩抱獨刻厲
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將不務諸於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
回也每慕屈平托興遠遊自號晞駿子遇談勝國事輒悲鳴
煩促涕泗漣然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憎聞翱翱自若也
所著手抄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傳一卷
一卷楚詞芳草圖譜一卷宋錄歌散吹曲騎吹曲各一卷
州山水人物古述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
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湖錦九卷餘散秦楚之
作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歷代詩譜皆未完明選

家詩及東都五體詩不在集中。

君曰黜一布衣爾不當有爵位于朝後以被天祥之知麻衣
緇履童皇山澤間若無容身使其都重機受社稷民人之
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翱不負天祥肯負國哉翱蓋天下之
士也昔田橫不降漢拔劍自刎客之從死者五百人若翱之
志其有類橫之客者非耶告聞諸任先生云

友琴生傳

王禕

友。姓朱氏。字原良。金華人也。六世祖漢上先生震。以善易名。至生。克紹世業。篤志讀書。然不屑為章句學。而藝文之事。咸精其能。自三代秦漢六朝隋唐五季金宋以迄于今。凡鍾鼎敦彝。匱匱。玩用服御之器。金錢石刻。繆章鳥篆。指隸之文。圖畫之屬。悉能究其本末。鑒其真贋。今世以好古博

卷百三十一

三十三

雅稱於澹而無味。故士大夫樂與之游。而善其所居室。蕭然無一不備。物雖甚賤。中曰。古人吾好之友也。雖然。古人樂與之游。性之所好。吾視之猶古人焉耳。其不。是為吾友乎。因自號曰友琴生。又嘗語人曰。昔歐陽子號六一居士。謂一琴。一壺。一基。金石遺文。一千卷。書一萬卷。已為六也。夫身至貴也。混五物而俱六。是失已也。琴至古也。儕五物而各一。是失物也。要之。占邪也。今吾獨取琴。而友視之。友德之義。不庶幾歟。苟是人。或謂生為善取友云。

論曰昔先師朱微公有琴止性禁尔忿欲之邪心乾坤無
王魯公其辭云養君中和私物有則我獨長手鈎其
若其矣原也魯公里中也以琴為友其能服微公之言

者邪？

司馬翁傳

解縉

胡自鶴名萬字重器新淦縣之蕭峽人也少從鄉先生聶正學於江元末父母避亂播遷能盡孝養遭喪哭祭無時方亂時重器即念江西省治龍興有城廓兵衛可依與俱徙家城中竟賴以安國初郡守程君國儒學行為時師表能文章於人少許可曰延禮宿儒講書條教鼓舞後學名士畢集于洪每月既試五經大義璉治尚書而重器春秋兄弟牽聯得舉國儒大稱賞儒者皆屈服繼而璉升朝官重器退而家居兄弟愉愉州間相慶以為復見古之人或謂重器高尚不慕仕進曰非不慕也有司季試猶且人不待仕其命也夫或譽其純謹言行始終無違者問之輒

卷百五十

三十一

謝曰有是言以交吾生存吾性也與交朋歲久而益善人或問之曰吾不能妄語故無失信耳或教為假託之辭而頸發赤不能啓齒謙恭樂易對家人穉子不異也遇人有急之可及則賙之鄉隣有爭競片言折之莫不懽服篤於教子非義不言嘗夜誦讀書自諷誦以分其勤未嘗一語及邪曲且曰丈夫學聖賢之學志聖賢之志惟不以死生禍福介意則不負所學無不遂其志君子皆以為然年七十有五矣人皆稱之曰直翁而余為之傳贊曰

吾常往來蕭峽金川之上吊子雲極褐之遺跡想其高風而
不得見其隱君子與之語及壯遊龍興見胡先生人或譽其
高尚應之曰非不欲仕有命焉昔齊魯翁而考其平生之
行無不然者皆司馬叔寬意也

言者今直翁其近之矣且非僥倖而克肥遯豈不超然子雲
報福上地

楊慶士傳

黃淮

慶士楊氏者字達卿閩之建安人其先閩西人也遠祖在
唐時仕于闐子孫遂家焉慶士狀貌瑰傑襟度雅曠多智識
率財施篤於恩義族屬蕃盛以指計者不啻千百旋士作
曾宗室于居室之西歲時祀事畢序少長宴飲其樂衍如也
俾各遂其私歲大飢欲捐粟賑之而憚於取名日履徒食之
懷內愧乃號於里中曰有能於吾之山植一木者予粟
人爭趨植之植已諸慶士曰數請粟予之粟而不閱其實人
亦不忍散也木且材成子弟勿私凡居無室者無不獲
舍寺觀舟梁之須皆取給焉俗夫不事商賈病則傾產
巫師誦于鬼神雖死不悔慶士聞之乃命季子學醫
教人服藥愈疾不計報全活者累千死于疫者多賴其
士發私帑粥牛佐貧病者有洋舟人挾以要利慶士歲酬其
傭約束之以故往者無病涉者常有盜夜入卧內家人輩
逐盜倉惶失所向慶士密啓局導之出終不言其姓名里人
李必延負蒙若息錢責甚嚴將窮其妻慶士止勿粥出金帛
代償之必延日益窘來依就食無何忽告去二年所必延帕
沐額我服詣謁慶士愕然問曰若何為必延其自別
公去窺身窺標中今永主者命率必延其自別
行求見願面公俱往無自若乃必延其自別
也然恤我其如鄉人何修其服以福福大義反復慶士延

請曰公吾父母也幸不鄙賜教敢不佩服翌日解圍

以安中書左丞阮公德柔分省于建聞慶士名介廣
晉幣延之使三及門而後起阮執禮恭謹甚慶士亦喜遇
已為之劇諒擢幹弭亂之署阮次第行之皆驗阮子弟持
恢暴橫里中慶士訓以禮法俛首聽唯屏息不敢復肆盜
發葉氏塚訟于有司吏弼獄葉不能直慶士毅然曰當道逮
至法里人翁服即有爭相率詣慶士求決慶士仁愛不惟孚
信於人又推之以及於物每歲孟春刑牲釀酒為盟約或母
焚描鬻以傷萌動董取雀鷄為弄具啖以所欲令反鷄故巢
漁人以溪多石不利於畧常置毒上流掩取魚鼈勸止之約
所得而輸其直初慶士客阮時阮得承制授官人勸之仕處
士咲而不答未幾阮失勢齟齬官者皆怨慶士安居田里無

文翰類選卷百五十一 三十七

織毫芥帶多服其先見之明教子孫取萬石君為法又嘗寫
張師以坐右銘范文正公義田記置壁間俾朝夕觀于孫
某敢違教者遠入國朝慶士年已老童顏鶴髮每於蹕履
徜徉山水間人稱之曰壽翁朋友相命不敢斥名則曰楊處
士云洪武戊午卒年七十四至今鄉之耆艾言之者即隕涕
慶士沒後二十餘年嫡孫榮以進士起家為國重臣得推
恩賜誥贈慶士資善大夫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護身殿太
學士淮間嘗得拜觀慶士銘誌嘉其行誼可為世楷範故擬
取大節著于傳俾有所考焉贊曰或謂楊慶士長者而不獲
占一命以究其施夫慶士當元綱紊亂之際茲修廢政權
變弄禍福即慶士有當守之之志而願其隱約而亡
特以

其收英欽華貽厥孫謀垂休聲於無窮嗚呼楊氏之顯
光大本於處士聲諸物焉必其初涵蓄深固然後垂時暢
沛然而莫之能禦也歟

劉子輔傳

楊士奇

劉子輔吉安廬陵人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持身謹行儉約
如布衣時而用法公平嘗按臨浙江者三年不見聲色而浙
江之人善者愛之橫者畏之時憲使周新持風裁不苟許與
獨數稱子輔為賢御史九載考憲陞廣東憲使到官數日
丁家艱去服闋坐微累左遷交趾諒江知府不鄙夷其民撫
綏如子民咸愛戴之叛寇黎利攻圍諒江城時寇勢猖獗他
郡縣城多已陷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效死守數月寇增募攻
城城中食且盡而人心益固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
兵且盡力闢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
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汙賊手即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
子輔死事聞贈子輔布政司參政遣官賜祭復其家
太史氏曰子輔平素恂恂少言如無所長者且不慕交際
蓋鮮知之而其終所樹立卓若此士可以其外斷之乎
時總帥如王通軍擁勁兵十數萬不能禦賊而棄城去甚
宗福之徒甘心從賊反兵來攻圖苟活旦暮間卒之不逃
國典夫死一也彼身歟家債貽諸無窮視子輔益水炭重
不相同矣時戍守之將如都指揮李任等毅然奮節而
蓋多死民社者子輔及諒山知府易先政平知府何忠
非一人忠罵賊不絕口從容賦詩乃與其子皆死世易
正人君子於願係於用之者之何如也

王先生傳

王先生名佑字子瞻號啓翁王出琅琊後絲金陵徙泰和
世係具家譜先生十數歲知自重以古人為歸不混流俗初
從鄉貢進士曹隨治毛氏詩長遭元季之亂與兄子與先生
避匿平川山中力學不輟兄弟自為師友稍出游南昌與辛
敬萬石鵬達楊士弘高劉永之輩為師友行省平章陳禮
致先生為塾賓聲譽日聞四方江西陳氏先生首舉教官
吏部試中經義偕十八人者入見是日太史奏星象文明
太祖皇帝喜皆除監察御史賜罷衣又賜御史臺先生劾
奸貪振憲紀風裁勅勅動人庸而平初置管府簡御史往任
風憲以尋逐為按察使先生及胡子祺為僉事子祺曰古新
國用輕典先生曰蠻貊之人素昧君臣父子之分漬倫傷化
及此時明禮法以示勸懲後將難制遂從先生議先生
分按郡縣吏民悚然二年偕子祺入覲時王師初平蜀重郡
守之寄遂從先生知崇慶州子祺知彭州崇慶承兵革凋弊
之後植仆賄稿隨事盡心民稍復蘇生累羅歸而後學者日
眾先生嚴師道其施教有方務見實效後生晚學望之皆內
自歛肅不敢侈肆江陰徐遜知泰和縣勵精為治聘先生訓
導縣學日躬詣問政先生曰示民以好惡之正而去其惡耳
遜度已惟先生之言聽而行之不疑於是五十年知泰和
者其設施當大體得民心民至今誦道之無厭焉與有過遜
蓋自先生導之矣先生孝友忠信嚴於律己而寬於人
言王子啓壁立千仞不負所學劉尚書子高言子瞻真風紀
匡包孝肅不足多也

簡冊垂法戒蕭子曰三公秋霜烈曰執固當憐之先生
文章養氣為要中歲以前所著毀于兵曉獨存長江萬里
先生年六十有六卒二男子皆場卒時惟二女子在其行事
舊無紀述梁潛嘗後受經欲作傳未及而卒余小角以姻家
子恒得侍教猶及見所歲餘事知州時政事文書充積牘下
時不敢有請今所歲無復存者每念士君子挺特魁傑如先
生者一代無幾人其可使泯而無聞謹記憶其目所得大槩
為此傳雖言不能詳觀者可推類以得之矣

雙節婦傳

陳敬宗

雙節婦者儀真高氏陳氏也高之父項峯母黃氏皆相繼早
世高尚幼賴兄慧撫育年十九贅同邑錢信仲軌于家生子
定甫二歲而信亡高時年二十四墜夫終制慧念女弟年少
子幼欲奪嫁之高泣曰女弟不幸早失怙恃賴兄長育至於
有家又不幸喪所天弟所以不即死者錢氏有一息之孤
耳倘吾兄克終友愛伴女弟守一醮之義則吾兄之恩即
父母之恩也遂引刀斷髮以示決意無他慧知其志終不可
奪許之陳之父剛母某氏陳年十八適項峯之子慧逾一紀
而夫亡舅姑久已傾逆無產業無儲蓄幸若以葬其夫生子
二長曰廣六歲次曰厚四歲家貧子幼蓋榮然若無依歸陳
年二十有八其姊父叔母湯謂曰無產業何能自存無舅
姑二子孤弱何所倚賴善圖厥終改適為便陳曰無產業餓
死事小無舅姑二子可望婦人失節生不如死無相逼也
與湯竟不能奪而二長是姑嫂二人辭去一切華飾動以禮
防朝針指染紡績鵲鳴而興夜分而寐如冰霜之清

苦淡泊自勵一年而衣食足二年而儲積豐逾十數年而高
之子定陳之子廣厚皆已成立有室有家而二節婦可以無
事於勞勤矣高今五十有七守志三十二年陳今五十有五
守志二十七年瑾瑜無瑕始終一節有司以其事上

聞詔並旌表以激勸於將來嗚呼盛矣論曰夫足以篤彝倫
厚風化而厲天下之廉恥者豈惟鄉鄰邦國忠臣孝子而已
而閭閻節義為尤重也五品人倫夫婦首之有夫婦而後有
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夫婦之道正而家國得其理矣昔
王凝妻李氏為族舍主人牽其臂李氏慟哭曰我為婦人不
能守節而此手為人而執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乃引斧自
斷其臂以示不污歐陽公作五代史引證馮道之無廉恥者
後世縉紳之士聞李氏之風無不為之自懲今高陳二氏皆
以少年喪其夫誓志無他兄與姊父母勸誘甚切二節婦至
斷髮求死而止夫以馮道更事四姓十君而高陳誓死不更
二夫所謂厲廉恥厚風化婦人節義為尤重者不虛語矣
朝廷旌異之豈非宜哉二璧聯輝雙節萃于一門誠古今難
得者也是用述其事俾世之九為箕箒者有所取則焉

巢書子傳

童軒

巢書子忘其鄉里官爵姓氏所居官舍後縛矮屋數椽幽閑
桑間讀書記之所不隣賓客游移之所不至家貧無長物惟諸
書數千卷樓几置壁陳列左右布架後先者皆古聖賢之文
也巢書子公退輒過其中吾伊竟日仰而觀俯而拾困臥而
枕藉者無不惟書與俱不以風雨寒暑日雖去若巢窟然因
自號曰巢書子父之似有所得益沉酣其間浩然不知天地為

大而吾身之為小也渾然不知聖賢為古而吾身之為今也
或戾然若龍之巢海鳳之巢雲亦未足以喻其適也聖賢之
之不能止朋游戒之不能廢與卑私竊笑之亦不以為意因
自嘆曰人生兩間莫不有所嗜好使予不幸而好酒則必捧
罍抱甕哺糟飲醪至於墮身滅性而不知檢將奈吾何使予
不幸而好利則必侵欲崇侈厚蓄積以至亡身覆家為天
下之所戮笑將奈吾何使予不幸而好仙則必燒節尋草鍊
鉛鎔汞卒至於備精神竭歲月以底於無成將奈吾何今吾
幸不好彼而惟網繆於書籍之間探造化之秘與稽古今之
廢興考哲士賢人之終始辨人情物理之是非雖其屹々孳
孳不少暇逸不猶愈於好彼數者之失乎雖然豈惟無失而
已體諸身則身倚推諸人則人化建諸事功則治休和禮樂
明備孰非有待於吾之所謂書乎且去夫酒雖塵糟楊尊而
吾之固有者自若也去夫利雖簞瓢陋巷而吾之固有者自
若也去夫仙雖瘠形瘠體而吾之固有者自若也彼數者雖
去而實無所貶損於己烏足計乎脫使去書則塗目頽耳宜
行徑超賈焉營於醉生夢死之場懵不自覺其可乎秦惟
不知乎此聚天下之書而燒之幾無尺籍傳二世而國大亂
蓋去夫書則古今鑒戒之不聞仁義道德之不講禮樂教化
之不行而終至於亂國宜也彼有國者且爾況其下者乎今
聖天子在上右儒崇道殆將家禮繼而戶詩書異時東宮鳴
鞭貴於書巢吾當腹書以往也既而抵掌笑曰吾言矣矣知
我者為我刪之

君子傳

葉綬字亦章上虞人山陰人

君子諱蓮不知其姓或曰十世祖名荷因姓荷氏又曰蓮
子嗣也因嗣得名實非君子之諱君子幼諱蓮約長字美萊
相傳為神仙家流世居泰華山玉井中其始祖有諱碧者
壽千歲成周時因西王母進見穆天子陪宴瑤池上後不知
所終子孫散處與根派世襲其名亦曰藕成潔白脫俗清氣
清雅自以仙流帶與生民伍隱匿不自於世苟可故以蓮行
泥淵下沒齒不怨時人為之謠曰平生冰雪姿七星羅心胸
宣有無絲毫上裨天子聰而不自薦達胡為乎泥中萬聞愈
不介意世有好奇之而訪者輒強與歸竟不辭謝第求學以
性任訪者指使或療渴治病養老慈幼娛賓客供祭祀靡不
順承雖剝股膚體不憚藕生茹々端楷離立屹然有出塵之
志如生荷荷為人圓渾能勿緝為衣與夢曉蘭氏族諱惠者
齊名見稱於三閭楚大夫又嘗為杯棬屈體輪菌如象鼻狀
授客吸酒號碧筒杯東坡見其遺製酌酒試之歎曰碧盈既
作象鼻彎白酒尤帶荷心苦熱絕當時後人無能效之者傳
十葉至君子君子質贏氣盈心芳貌溢內視歛然不足外觀
珮服鮮整光輝可愛畫得修養羽化之術以神仙多荒唐不
根未嘗妄以語人飄然有萬世之志因辟穀人間奇美珍異
珠玉狗馬聲色服用悉無所好惟日引清漣以自娛濯古可
東晉庚亮猶貴而愛君子安色令與潘妃進履君子欣然依
範金肖像以代焉唐明皇鑒太液池與楊貴妃遊宴其中近
臣將相或不得時至君子侍其間不少刻舍左右舍侍
之亂遂引去釋有金仙氏唯唯不樂告諸高僧

葉綬字亦章上虞人山陰人

葉綬字亦章上虞人山陰人

本勅象遺之自是留落江湖甘同棄芥不為騰達者日兒
齡過諸閭巷望見驚喜且拜曰吾先夫子從周先生將先
生友愛君子君子吾先夫子師友也敢不拜時薰風徐來君
子欣然起舞笑燭相迎相見之晚九齡固請以歸下鄉竹
壺汲清連以奉之顧諸子姓曰君子吾方外友也可善事之
日鉤簾去屏蔽灑掃左右惟恐失君子歡君子雅不喜言稠
人廣眾談論竟日傾候點聽不倦或勸之仕請與出遊皆
不應問鄉里來幾何時治何業九齡從前代對至不煩君子
一辭君子大悅謂九齡知已然頗莊飾類紅粉姿色似可動
人人多以此嘲之或謔曰太真浴出時邪寵幸睡未醒平舉
座大笑君子未嘗怪也君子不時見每感夏東日方興振衣
起立吟風洒露逍遙欣躍已而徘徊顧望移午欽體握固索
不露半唇數日卸服委其心而脫去去飯至時復來來去皆
在室中人莫能窺其跡九齡從奇之謂曰昔費長房遇壺公
能答鬼使社令吾其為長房乎因號小壺公神仙家自希夷
之後不傳已久世無能知者君子知之亦欲傳世顧非其人
雖傳不解難解不盡徒資荒唐之談耳思得清虛謹默長者
即授之竟無一人過者後嘗以其畧示九齡九齡不盡解因
俟其去而視其遺玉蛹索私啖之瓊液滿兩臉變君
子之色齋居亦軒豁塵俗不到好事者以厚幣迎君子九齡
謝絕君子遂安於程氏初君子歸九齡有異人過而相曰何
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神清骨潤往來人世壽不可量也青兒
其浴漢昭帝柳池中芳氣聞十里又見其在華山頂上人得
其丹服之輒羽化今已數百年願在此九齡聞命敬信奉事

不少怠焉

太史公曰稱君子有三其一為孔子所稱懷德喻義之流
是也其一為蕭穎士所稱洪州之族是也獨玉井之
宗家為蕃昌而終不類夫君子唐佞臣楊再思譏張昌
宗頗厚君子之名實非君子之罪惟君子以中通外直之
德聞遠益清之譽遭遇明皇為士大夫賞識若曹子建杜
子美李適仙白居易韓退之輩莫不更相推諫迨周茂叔
講道濂溪尤極口著說君子之名始大顯于天下穎士所
稱微弱孔子所指世亦不可的其誰也惜乎神仙是尚不
能致實用於宗廟是豈浮華之士哉異相之言紀傳不載
樞紳先生皆疑之

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二碑碣目錄

漢

蔡伯喈二篇

齊

王仲實一篇 庾子山一篇

唐

張道濟一篇 李遐升一篇 李元寶一篇 李太白一篇

賈幼隣一篇 張子壽一篇 李翰一篇 李習之一篇

權載之一篇 呂和升一篇 韓退之三篇 柳子厚二篇

楊植一篇 梁肅一篇 白居易一篇 韓雲卿一篇

范傳正一篇 尚純一篇 楊炎一篇 張正言一篇

陸魯望一篇 皮襲美一篇 羅昭諫一篇

文淵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二碑碣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二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碑碣類

漢

郭有道碑

蔡伯喈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其先出自周王季之穆有號於者實有懿德又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表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大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太浩浩為汪汪為與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隆極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綬之徒紳服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勸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群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已疾辭將蹈鴻崖之遐迹絕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寢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茲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關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于百世今聞類於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宗非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華乃尋厥根宮牆重闕

其門謫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摺紳言觀其高標遠必元
誘能敦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
民斯悲悼爰勒銘捕其光曜嗟爾來世是則是効

陳太丘碑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
資九德摠脩百行於鄉黨則恂焉彬焉善誘善導仁而
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道也用行捨藏進退可度不
微許以干時不遷怒以臨下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
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
政以禮成化行有謠會遺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
自逸交不論上愛不瀆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
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開心靜居大將

陳太丘碑

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諭云欲特表便可入踐
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勛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
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眾職群寮智
之皆舉手曰潁川郡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適慚於文仲
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
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所卒時服素棺
財周觀喪事唯約用過乎儉群公百僚莫不咨嗟嚴數知
失聲揮涕大將軍相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曾岳瀆之
苞靈曜之純天不惹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著于時靡憲
紳儒林論德謀謚曰文範先生傳曰郁乎文哉書曰
範九疇彝倫攸叙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
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用太守南陽曹府君

詩曰赫矣陳君命是生含元醇德為士作程資
終又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遺官屬祿吏前後赴會刊石作
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總麻設位
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仲府君臨郡正數功
德還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成時銘斯可
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已乃作銘曰
我幾崇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實懷珍如何失矣既喪斯
文微言紀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
有極

齊

司徒褚淵碑

王仲寶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所以子產云二宣

陳太丘碑

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公
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徵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
命氏爰逮兩漢儒雅繼及魏晉以降英世重暉乃祖太傅元
穆公德合當時行比州壤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亮宋王
室每懷沖虛之道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自茲厥後無
替前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公稟川嶽之靈彈含珪璋而挺
曜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是以仁經義緯
敦穆於閭庭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宇孝敬淳樸率由斯至盡
敬朝夕人無閒言逍遙乎文雅之園謝卿乎禮樂之場風儀
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韻宇弘深喜愠莫見其際
明通亮用人言必猶於己汪汪焉洋洋焉
之不濁素陽源才氣高奇縹緲精裁
之不清
之端明臨朝

無味袁既延譽於通文亦定婚於皇家尚餘姚公主
駙馬都尉漢結外高晉烟武子方斯茂如漢著著作佐
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升降兩宮實惟時賢具瞻
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出參太宰軍事入為太子洗馬俄
遷祕書丞贊道提庭司文天閣光昭諸侯風流籍甚以父憂
去職喪過乎哀幾將毀滅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服闕除中書
侍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智効惟穆于時新安王
寵冠列藩越數邦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出為司徒右長史
轉司書吏部郎執銓以平御煩以簡裝積清通王戎簡要復
入為侍中曹不移朔遷吏部尚書足時天
制勝既

元戎啓行衣冠未緝內贊謀議外康流品
斯明賞不失勞舉無失德續簡帝心聲動物
輒事寧領太子右衛軍固辭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
功應庸祇之秩封零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既東辭讓之
分又懷履立之志所受田邑不盈百井外之重為侍中領右
衛將軍盡規猷替列山甫之肅緝熙王族燕方封之望丹陽
京輔遠近攸則吳興於帶實惟股肱肅作二守並加蟬連
以禮成民是以息明呈不豫儲后幼冲貽厥之寄允屬時望
徵為吏部尚書領衛尉因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
衡外寬內直弘二八之高譽宣由唐而垂詠太宗即世命
以公為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
國之均四方是維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公之益太
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為美談亦由孟軻致欣於樂丘羊職悅
實於士伯者也下所生母憂謝職毀疾之重因心則至朝

以有為之當侯垂式存公志私方進明准爰降詔
掛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公已弘化值三季
威藩內侮桂陽失圖窺窬神器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
月蔽雲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鳴絃於宗稷添
鉞於象魏雖英宰臨戎元渠時珍而餘黨寔繁官廟憂
乃於熊羆之士率不貳心之臣戮力盡規克寧禍亂康國
於綴旒王維於已墜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
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以靜難之功進爵為侯
尚書令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毋艱去官雖事緣義感而情
侍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毋艱去官雖事緣義感而情
均天屬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天猷宋德水運
告謝嗣主荒怠於天位疆臣憑陵於荆楚廢屠繼統之功龕

亂寧之德公實為贊宏規參閱神算雖無受朕出車之庸
亦有甘泉東羽之績乃作司空山川攸序兼授衛軍戎政輯
賡既而將德龍興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
獨諸允正微猷弘遠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
夏荀裴之奉魏晉目非坦懷至公永監崇替孰能光輔五君
黃亮二代者執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宇固辭拜教今
之尚書令古之冢宰雖秩輕於衮司而任隆於百辟暫遂冲
首改授朝端通無異言遠無異望帝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
禮以匹民簡八刑而罕用故能騁績康衢德裕后義在資
敬情同布衣山臨鑾闕入平惟殿仰南風之高詠東野之
秘章帝德聽政之辰披文於宴私之夕夢酒以奉
心祇有臨時遙然日思君垂久日之溫臣肅秋霜之茂肅

焉。為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樂祖什
錄。遂寄以符中司。往錄尚書事。五。之。奉。綴。不。之。道。
皇齊之令典。致。廢。化。於。雍。熙。內。平。外。成。實。昭。備。職。增。給。班。
三十人。物。有。其。容。微。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自。
祖。秋。以。疾。陳。還。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起。世。之。尚。改。授。
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景。命。不。永。大。漸。彌。留。
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柳。莊。疾。
棘。衛。君。當。祭。而。輟。禮。晏。嬰。既。往。齊。君。趨。車。而。行。哭。公。之。云。
聖。朝。震。悼。於。上。群。后。恆。慟。於。下。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
已。哉。退。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劍。為。六。
十。人。謚。曰。文。簡。禮。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虛。已。以。
游。當。世。不。能。擾。其。度。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然。後。可。
為。是。以。義。結。君。子。惠。齊。庶。類。言。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故。更。
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極。哀。清。暉。之。眇。默。餐。輿。誦。於。丘。里。瞻。雅。
詠。於。京。國。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鐘。之。遺。則。方。高。山。而。仰。止。刊。
玄。石。以。表。德。其。辭。曰。
辰。精。感。運。昂。靈。發。祥。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天。鑑。璿。曜。運。武。前。
王。欽。若。元。輔。體。微。知。章。永。言。必。孝。因。心。則。友。仁。洽。蕪。濟。愛。深。
善。誘。觀。海。齊。聖。登。嶽。均。厚。五。臣。茲。六。八。元。斯。九。內。謨。帷。幄。外。
曜。台。階。遠。不。蕭。通。無。不。懷。如。風。之。偃。如。樂。之。諧。光。我。帝。典。
緝。彼。民。黎。率。禮。誥。諒。實。身。幹。跡。屈。朱。軒。志。隆。衡。館。眇。眇。
宇。姜。辭。翰。義。既。川。流。文。亦。霧。散。高。構。云。頽。除。誠。執。德。如。
靡。靡。儀。形。長。逝。悵。悵。餘。微。銷。泮。遺。烈。以。而。彌。新。用。而。不。竭。

周車騎大將軍賀婁公神道碑 庚子山
昔者軒丘命氏初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之國。自
是以官為族。因地為宗。水派枝分。其可知矣。公諱慈。字元達。
本姓張。清河東武城人也。仕於周。張仲為孝友。謀於晉。張彥
為賢。臣韓有開地。則五世強國。趙有孟談。則三卿不戰。祖慶
少習邊將。憑仗智勇。雖復五車竹簡。不取博士之名。一卷兵
書。即以將軍自許。角端在手。必無齊魯之虞。蓮花插腰。甚得
蛟龍之氣。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霸城縣開國
伯贈河州刺史。父爰。公子公孫有鑑。基於天下。良弓良冶。有
世業。於家風。書則百家可知。劍則千人可敵。三槐以爵。鼎象
物。知其神。軒五等。以桓。建。瑞。瑞。守其官室。君以才望。兼而
父之。終。於。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定。縣。
開國公。贈河州刺史。公素山岳之靈。受星辰之氣。年在嬰髮。
甫就勝衣。竹馬來迎。已知名於郭。後羊車載道。即見賞於王。
遂豈直童子。明經書生。說卦而已。至如神河清論。秋水高談。
故以辨折龜林。聲馳鹿野。國家官族。君為首姓。起家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解縣為公。增邑合一千六百戶。弱冠登朝。傳
呼甚寵。漢魏台鼎。故無此。中朝方伯。罕有其年。大冢宰任
愬。機衡是勤。玉畧惜君忠壯。委以爪牙。乃領左廂。親信出
果州。防主華陽。西極漢水。東流巴漢。既寧。沈黎。即靜。保定四
年。王師北伐。以君驍勇。被召將兵。師下宜陽。身登函谷。將燒
白馬之城。以覆烏巢之壘。既而中途甚雨。未獲。山原。軍師聞
喪。不成侵宋。柱國趙王。今上之第九弟也。文則河間上書。武
則任城置陣。作鎮。嶺。丘。揚。揚。錦。水。白。虎。之。俗。難。安。荷。龍。之。聖。

不究以君智略入法中權天和元年授使持節大都督
國愬府司錄仍轉司馬餘官封如故相如西喻錄石於山
武侯南征浮船於瀘水方之今日彼獨何人九品課工為上
之下四年入朝歸事宰旅即受載師大夫將命齊國尋盟出
境即用和隣國聞喪仍從會葬之禮可使南面此之謂乎
尋以本官入治軍正至如渭水兵書在心為志軒丘陣法聚
石成圖既得師不疲勞兵無怨讎入陪中禁更領儀同郎客
城池門關戶籍咸資巡警並用司存帝城近臣公室密戚如
逢司諫似畏都官既而孤城鄭鄭不相其年巴水深翁不醫
其疾春秋三十有三奄指官舍呂子明之疾甚數軫吳王阮
元瑜之長逝悲深魏主有詔贈其官禮也以建德四年三月
日歸葬於河州苑川郡之禁山公六郡良家西河昂族地壯

金行人雄塞氣兵書七卷河水浮采射法三篇天孤夜下鋒
旗不息刁斗恒警猶得馬上讀書軍中習禮太史子義善於
謀策諸葛公休長於撫馭四代儀同三司七世河州刺史鍾
鼎成列冠蓋連陰所謂生為貴死為貴神者也但以遊魂
火客反矣途遠道阻山長孤子幼哀聲滿野愁氣連雲沉
復松檟飄飄方臨武威之戌丘陵迴遠直對臨洮之城馬接
亡於武溪尸極返於魏里梁鴻死於會計妻子歸于平陵嗚
呼哀哉崎嶇遠矣昔者繁昌祠前有黃金之碣德陽臺下
猶傳青石之碑是謂勳功乃為銘曰
七葉佐漢五世相韓忠臣入仕孝友當官青城仁流黃石祠
壇臺堪走馬書足迴鸞武定風馳霸城嚴肅並馳取傳俱分
兩竹重世刺舉連鑣衣服草靡青丘風馳亦谷世不乏賢挺

上節孝有三德忠無二志劔足
身堪書堪面試恭節既
碑且琪龜轉印焉地盤綬箭左
侯因循三事於旗九坂艦舳双派
還驅木馬更引金牛江波
錦落火井星浮野酒望帝安歌蜀
侯受服河陽偏師洛浦置
陣成皋
倏忽
雲平
裳紛
今古崇發兩星鑒
驚三豎遊魂通夢言反舊
路入金城寒關樹直秋塞
廟嶽公為柱雲蓋低臨霓
身世留名華夏

中書令梁國公姚崇神道碑 張道濟

叙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安四時
成歲育之功存書為九
州禹也堯享鳴名播時百穀棄也
舜稱至德由此言之知人
則括非賢罔又致君堯舜何代無
人有唐元年曰梁文貞公
者位為帝之四輔才為國之六卿
言為代之執物行為人之
師表蓋維嶽降神應時間出者也
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
之後遠自吳興近徙于陝今家洛
陽焉昭考長沙文獻公樹
勛王室建旗舊府公統緒而孤克
廣前業激昂成學榮問日
派武庫則才戟森然文房則禮樂
盡存弱冠補孝敬執郎又
制舉高第歷佐濮鄭並有聲華入
為司刑丞天授之際獄吏
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眾進夏
官員外郎中侍郎朝廷
曰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郎兼脩
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則
天人讓王承置醴之禮終以飛龍
利見延駉乘之恩自時厥
後恒當大任凡三襲兵部尚書三
入中書令一為禮部尚書

庶子又肅政大夫提憲武軍馬又司僕卿知龍右監

出典毫末常赴許申徐潞楊同下郡景雲初以藩邸舊僚
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慮懷沉愛而涇渭不雜
真率徑盡而應變無窮常推是心以御物故所莅必吐庶
風僂僂很化從言不勵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親領
暮聞歌既登邦政卒乘輟睦及在宗伯神人久諧今之中書
是為理本謀事兼於百揆論道摠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
王度大輝順序休徵來鑒懋德格天名遂身遜拜開府儀同
三司崇其秩迭其志也初大夫人公受職西掖頗限局
禁求侍晨昏優詔既許尋令還職公固請以泣制曰家有令
弟足慰母心國有棟臣安可暫闕其後剖符江表敦諭起服
哀麻外墨纁棘內毀變禮中權通識兩貴神龍之首預聞興

復時其并賊累謀而得夫以華故昌新大來小往得喪而不
形於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
不違義義山讓功辭邑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人義以
和下禮以安上智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軒冕三紀池臺
琴筑優游齒齒傳爵土於祚胤保祿位於終始矣享年七十
有一開元九年九月寢疾薨于東都慈惠里皇上悼為國人
慕為撫牀報春曾未云比制贈楊州大都督諡曰文貞禮也
十年二月葬于萬安山之南原在疾也王人賜膳御醫視
于薨也中使叩門儀儀送君臣之義厚其重焉子昇子奕
思繼遺美以真固極有詔掌文之官叙事感德之老銘功將
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洒恩仙翰鏤澤豐碑日月昭照千生
亦云變態於神道實其文字別為群玉之山禁其損磨

表三司之墓銘曰

源深自廣派別從異避世曾陸居客洛都神明遠契機濟冥
符翊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乃橫植文鋒
迅驅綽安卑位即騁長途惟實惟存若虛若無再三軍國一
二討讎戎病尤重王綸最樞燕司任切久政榮殊黼黻彌煥
丹青靡渝以寬容物以鑒分區外或形放中恒禮拘儼雖誠
口諍亦忘軀但規渾璞誰詳瑾瑜伊具尺寸管輅錙銖名正
身遂言誠難守方辭漢祿更辱齊組綴積而散窮歡盡娛川
歸東極日去西脯上惻派展旁悲路衛藍田美玉荔浦明珠
載廣休慶爰弘典謨豈碑乃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萼特
紆鐫金刻石鳳篆龍圖耀光動三泉澤濡銓能叙事理贊
詞敷求舊銘寶斷碑而無細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
何以踰近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歿終始遐哉邇乎

張韓公廟碑

李遐升

唐之元光有大庇於生人曰韓公張仁愿盡力大朝位尊將
相三城立廟軍帥乞靈則祠之天寶季歲華奉使朔方展敬
祠下式瞻風采像與神合沉如生嗚呼生以功為臣歿以
靈為神神乎宜奉公撫我疆外懸衡審政拒龍循河縣巨萬
望堅城雄防扞蔽三輔介冑之士垂十萬人瞻我摩訶以為
進退先是突厥犯塞乘勝入朔方遊騎至安塞官軍不到經
略失守虜乃驅監牧之駉牝退存廬帳進圍聚邑嗚呼驍馬
規復漠南邊人搖心元聖軫念節將更至咸以為請招討獻
議則以和親為便中宗未之許也初以公老且重頃之及
卜師於太宮之庭唯公之吉至尊親臨前殿號以兵符公承

群山青青感激遼風徘徊涕零吾誰與歸式薦斯銘

李元賓

集 296—512

深陽水貞女碑

李太白

皇唐有六聖再遣八極鏡照萬方幽明感照天賦有禮自古及今君臣烈士貞女其史傳名節尤彰可敬清類俗者皆歸地而祠之蘭蒸椒蕕祀罔缺而夜邑貞女光靈顯然埋名古遠琬琰不刻豈前傳傳達者為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深陽黃山史氏之女也以家深陽史氏書之歲三十不移其志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義而不龜身激漂以自禁當楚平王時王虐忠助諛苛虐厥政爰於尚斬於奢血流于朝赤族伍氏怨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奔勾吳月涉星馳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隨投之靈漿全人自沉形與口滅卓絕千古聲流後世報之譽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

李太白集卷五十二 十四

借如：鐵樹波羅樹孝道最妙別辟障動於天倫曾姑棄子以却二軍之銀漂舟進飯沒受于金之恩方之於此彼或異爾卒使伍君開闢閭閻傾陽仰吳師報死於楚國中胥泣血於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雪大憤於天地微此女之力雖云為忠孝之士亦烏能咆哮烜赫施於後世耶望其弱所儉然低迴而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荆水響象如在精魂可悲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榮陽鄭公名康家康成之學世子產之才琴清心閑百里大化有若三薄扶風實嘉賓縣尉廣平宋涉丹陽李濟南郡陳然清河外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緬紀英淑勒銘道周維陵頽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

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

如之人激漂清源梁派素手繫彼潺湲思不可忘而在伍屈東奔乞食於此女分壺漿噉口而死聲動列國形壯士入郡報屍還具雪恥投金顯此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微子廟碑

賈幼曄

昔者高宗既歿殷命政有數倫敗紀事有梗神虐天造于獨夫據慝乃陰武庚不化茅土再血玄鳥之祀宜其忽諸噫湯之德未衰故微子復興於宋矣微子諱啓實帝乙元子帝乙惜賢之故而神器不集於君君肅恭神人恪慎克孝才兼八元之儔德首三仁之列始在擇嗣箕子贊焉尹茲東夏周公嘉焉而不可仲尼稱焉親其遺思畫忠則行主以竭諫退將保祀則全身以逃難去就生死之塗沉吟出處之域

李太白集卷五十二 十五

有以是聖德之情也若乃愛為不道暴殄天物剖諫輔之心解忠良之骨億兆墜於塗炭宗祧因於疑懼而君暗臣險阻迹藏貽光身親戰之郊解縛鷹揚之師卒能備復舊物統承先祀七百餘年款我神祇祇明德至仁其孰能與此哉戲國之興亡不獨天命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啓前箕子而後少師則文王未可專征于諸侯武王未可擅師於牧野雖周公之聖不過于產善相矣太公之賢不過稷苴之法矣是太王立季歷而昌帝乙捨微子而亡豈敗繫本不其昭彰皇帝三十有一載子作史子宋思其先聖遺事求於古老輿人則得君之祠廟有焉感哀紛紜年紀趙德喬木老矣靈儀燦燦楊樂族堅者月維頻繁維幣者日旗百代之後而仁風

乎留連廟下乃碑頌曰

天華元命星符在木宮天降災上慘下癩人怨神怒川崩思
哭赫：周邦如昭深谷遇矣微子逢時顛沛居亡念存處下
求秦諒以明節仁而遠害語父師全身而退龍戰于野鳥
焚其巢棲枝同王養有商郊面縛就執牽羊投范杞商脂器
啓宋分差嗟爾不人來蘇是作穆如兩潤露苦春養以戴以
翼是宋是長茫茫獲封千載餘響我來祠而永提遺芳荒隘
蔓草百木垂雲懷懷懷賸徘徊日曛銘石紀德用派斯文

後漢徐徵君祠

張子壽

後漢高士徐君諱稱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休舍道
保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妙知道之將廢
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居率化無訟在漢
之季遭時困獨不抗節以庇物故退非山林不苟利以辱身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故進無祿位五辟寧府以孝廉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
皆辭疾不起延嘉二年尚書令汝南陳蕃傳射南郡胡廣相
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為輔弼協和人神漢桓帝猶能安車玄
纁備禮致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可支也然而諸公嘉其
雖不之屈就及聞薨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隻鷄不誨意有
所加生藹為貴士之感義實表世之有補人而見德俾後生之
可尋其廢中權行中慮皆此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沮
溺野逸而難群顏闔鑒任以道匪接與狂歌而詭傲此誠作
者或類沽名大夫有所不為至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
生則貶絕在心而經脩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
以會通全己以歸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
與彼教子直道而已於靈希初微服論神馬會先生以疾終

時年七十有二子曰季榮篤行孝悌亦高尚不仕皇唐開元
十五年予奉牧茲邦風派是仰在懸謂之後想見其人有圭
墓之儀豈孤此地則先生德其可沒乎乃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
名麟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勒勒石舊邦以觀
其妙

殷太師比干碑

李翰

太宗文皇帝既一海內明君臣之意貞觀十九年東征島夷
師次殷墟乃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為太師諡曰忠烈公遣
大臣持節申贈申命郡縣封墓置祠置守塚五家以少牢時
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故比干之忠為聖臣子得以述其志
也昔商王受毒痛于四海德恃于三木厥厥虐虐下罔敢諫
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
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
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
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昵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於
泉商王之命將絕於天整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殷亡
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與運固武
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資十亂之謀揔一心之衆當公之
存也則戰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盟津公存而殷存公
喪而殷喪與公所繫豈不重歟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一
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太師存則正其統殒則垂
教奮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怯者慚靡
忠者勸其為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者

當敢賸之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
若進死者生者往倫之士將奔焉獲生者敗死者安
之人將實力焉故司歸諸仁各順其志殊途而一揆異行而
齊致俾後之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義也必將
望極叙彝倫弘在三之規垂不二之訓以昭於世則夫人臣
者既移孝於親而致之於君焉有間親失而不爭親親危而
不救從容安地而備得禮甚不然矣夫孝於其親者人之親
皆願其為子忠於其君者人之君皆欲其為臣故歷代帝
王莫不推顯固武下車而封其墓魏氏南遷而創其祠我
宗有天下裡有神而感其禮追贈太師謚曰忠烈申命郡縣
封墓置祠置守塚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於
殿東陽列辟主食舊封德為神明秩視群望身滅而名益大

李習之

紀余尉于衛拜于祠堂魄感精動而廟在隣邑官非越閭刊
石銘美以志丕烈詞曰

庶驅非仁蹈難非智死于其死然後為義忠無二體烈有餘
氣正直聰明至今猶視咨爾來代為臣不易

高懸女碑

李習之

懸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齊昭以濮陽歸
天子前此者有質妹妹與其母兄者使齊昭守濮陽及齊昭
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
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為婢報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
辱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為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
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為忠宗族誅戮四六神祇尚何知問其

父所在之方而獨哭再拜遂就死明年本常繼之曰懸當此
之時天下之為父母者莫不欲其女之為子也天下之為夫者
莫不欲其女之為室家也天下之為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
女之行在其身也昔者曹娥思肝自沉於江獄吏嗾囚章女
悲號思噴其兄作詩載馳縋縋上書通除肉刑彼囚章女
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懸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囚女不備
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
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文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
懸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葬在汴州芳昭時
為潁川刺史昌黎韓愈始為余言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
懸女碑

唐西川節度副大使中書令南康郡王韋公先廟碑

撰載之

萬物本乎天本乎祖乃立宗廟以安神明德厚源光近養
繼孝順而下之曰義等而上之曰仁國家稽合禮文損益前
載崇功貴仕得祠四室於王制酌諸侯二昭二穆之義於祭
統見君子盡志盡物之誠惟太尉中書令南康郡王懿文經
武保合昌運左右德宗格于皇天始恢隴坻之旅終化岷峨
之俗貴為上公位極元台克肆忠力乃圖孝享作新廟于京
師大安里古者揚其功烈銘于祭器近古以魯鍾衛鼎追琢
先德不若鏤文于石懸姓之碑之為詳也乃謹而書之云公
姓韋氏京兆杜陵人自扶陽重侯用經明至宰相後裔蕃昌
德與位俱積十六葉至六代祖懿字元禮以字行於世仕周
為車騎大將軍入隋為汴州刺史啓土郡城易名曰莊實生

孝恪雅有文憲武德初由侍御史為洛州別駕生司農府君
諱機為第一室端誠正志休有厥聲專對出疆艱負使命著
西伯記以獻太宗嘉之別符澶州脩起儒術三典卿曹陟降
屯夷操持貴倖不避強禦繕理宮室得其時制史氏書之為
唐名臣以夫人龍西郡君辛氏配司農生坊州府君諱餘慶
為第二室清和脩潔履道不回歷右驍衛兵曹參軍以至二
千石以夫人武功蘇氏配坊州生贈太子少保府君諱嶽為
第三室方嚴貞幹政事精明在武后時以直忤旨由太原令
移佐睢陽出入四紀績宣中外歷殿中監剖符八州庶海潮
號眉徐衛陝所至之邦有威有懷凡再追命以夫人扶風郡
夫人竇氏配少保生贈太子太師府君諱貴為第四室盛德
儻行舍章自牧歷藍田尉聲流聞上蒙崇厚下貽風訓凡

大宋書卷五十二

三追命以夫人涼國太夫人段氏配噫嘻自扶陽至郿城積
至烈於前史曾考廟至顯考廟流熾昌於後葉列於諸堂儲
祿義方故南康郡王苞五常貞四教秉靈傑出合道中立初
誓偏師建奇功并大患以大節以儒衣法冠授律鑒門佩亞
相之印綬循元侯之節制就加宗工入掌金吾撫循全蜀命
賜備厚由地官轉天官參總端右平章宰政進中書令加司
徒太尉鉞鉞相繼繼繼有嚴有翼乃尉乃赫忠厚博捷
以阜俗信庶仁勇以成師南蠻納師西羌解難家傳捷我捷
樂府陳夷歌守正持重雅誠畢力開地通道者九千餘里生
聚教訓者二十一年天文紀功刻在金石暨德宗棄天下太
上居諒闇危言急病體忘身毅然君子之道卓爾大匠之
節永貞元年秋七月帝命于理而策贈太師有司

斯文銘曰
新廟有仙靜身與英孝孫匪懈玄象赤烏洪伐章乃侯
王漢魏扶陽唐有南康二十三葉沛德昌四室崇前
事堂烈烈南康溫良能斷謀猷尊親文武賴賴河岐之
珍銷散并絡之下天文昭煥繼封全歸冥冥德輝華備
家法無違以昭以穆以嗣以續和氣煥容益益熟子孫
大罔不承肅神之職之報以介福

大宋書卷五十二

夏后氏道洪水龍能禦大苗以活黔首周文王城朔方
逐獫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國若非高岸峻防重門擊柝
威德曷顯成功然則持機而弛張萬象吳宮之妙用
勢以擒絕八極王者之德無外於此有備變化清
符手其人三受降成皇唐之勝勢者也昔春不量力比箕
三受降城碑
呂和封

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蘇威奏。胤汝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仁。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胤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度都統討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澤自往。惟其賢能無嫌。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聞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戰降卒萬二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想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眾。回曲以備。十月壬申。想用而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太饗。齊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於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想為右僕射。師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鄆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進封齊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授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群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拜稽。

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任在玄宗。崇極而祀。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成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後。惟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譟。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逆奸。鄰陰。刺客求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群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胤。想武古。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此乘。厥數倍之。常兵回曲。軍士盡。既窮。凌雲蔡卒。大窟勝之。邵陵郢城。來降。自夏及秋。搜屯相望。兵賴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陸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和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辦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乘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求令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我今。肝而起。左餐右粥。為之擇人。以取餘德。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答其吭。凡叛有教。靜。自。何。吾。強。不夫。汝弱矣。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借來。同。戰。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知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宜。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

既定淮祭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時黃帝於公侯故海嶽之祀儀幣之數倣而依之所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於祠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懼

文苑類選卷百五十二 廿六

既往觀頽怖故常以疾為辭而為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官齋廬上兩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蠶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恭神不顧耳盲風恠兩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曾國孔公為廣州刺史無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校視冊摺群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曙其文曰嗣天子其謹遣其官其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教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行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教交誦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擢夫奏功雲陰辭歇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賜載

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位公

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尊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慌惚畢出跪地來享飲食開闢蛟龍祥飈送颶旗靈旄麾飛揚瞻謁鼓舞肅高宮嘯謠武夫奮棹工師唱和宵龜長魚踊躍後元乾坤倪軫軫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鱉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備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太和孝文歌咏始公之至盡除它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歲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徭州負逋之緒錢十有四萬米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八族用其才良而慮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所刑德並施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可謂備至矣咸頌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南海之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虧自今公明用享錫祐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使使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嶽之限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公行多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三年民各自矜奮曰茲土雖遠京師

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凡
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
否莫不付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
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派通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
屋步有新船池園潔備猪羊鴨鵝肥大畜息子嚴父詔婦順
夫指嫁娶送各有條法出相第長八相族孝先時民貧以
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崇國之故以備除
本惡奪歸之大脩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端正樹以名木
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
曰吾弃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
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
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

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侮慢堂上得扶出廟門即
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取書其事于右余謂
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
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
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官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
其辭曰

荔子丹兮獲黃雛翁跡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
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
頻以笑驚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兮白石潭兮侯朝川遊
兮莫來歸兮春與猿吟兮秋鵲與飛北方之八兮為侯是非
秋萬歲兮侯無我遺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山之左下無若
燕兮高無乾枯徐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事兮無怠其然

自今兮欽于世世

柳州先聖文宣王廟碑 柳子厚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推轡并裳攻劫闔
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承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循法
度置吏奉貢咸若若來衛冠帶憲令進用文學者道堯舜孔
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法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
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過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
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陞教
基丁未真薦法齊時事權不充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
泊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儼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
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群吏卜日之吉慶告于王
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惑聖言今夫子代千
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足邦人夫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
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
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思思告諭如在于前苟神
之在焉敢不虔居而無陋圖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
牲有碑刻在廟門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後聖三曰化及民設
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上
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特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
所同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
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夫是則保其
若也之俯仰瞻是謨範存於因姻時而無不憤而不息故在

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
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亨爨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
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
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茲於厥躬天地
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我虞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
千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檢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
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
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
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其蘇憲憲大人顯胸不
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括在躬不陋為奴冲讓居禮不盈
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
為世模易象是列文正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享古關頌辭
繼在後儒

許由先生廟記

楊植

堯之聰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
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
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
先生者也若非鎔鍊九有亢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
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
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宰之有餘
天用先生批穉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
僭賊為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戒之於使湯之先生
書夏祀不夷也使發之聖得先生夢商廟不墟也然武聖

人之所也先生聖人之賢也其於世也若水之於魚也
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難用而先生之
逢桀紂是必捨潔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定哉
雲霞怒為雷雨先生神也生為春夏設為秋冬先生所也結
為山嶽為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壑凝靜先生宅也
聖人無為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
也休光烈烈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繁雖死不廢先生
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
先生所謂為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疇為吾輩我
來獨尋清禱意那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

梁肅

先生諱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名聞于漢光武之世東觀
書贊載其事當哀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韜其光隱而不見
建武反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老
針夷曠之域如雲出於山游於天復歸於無間不可得而累
也則傲清風聳高節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於是矣或曰
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常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
為貴以臣傲君二者其失於教歟君子曰不然夫賢捨之道
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當世靜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
故許由於堯先生於漢皆不易乎世游方之外俾後之人聞
清風而高慕焉蓋運有會事有行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
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乎道焉歲在大梁子涉
江自富春而南訪先生遺廟則釣臺尚在仰瞻德風刻頌于

石其文曰

李樂浩浩，號風海先生，括囊為默，同群四海，既平，故人為君，富貴于我，有如浮雲，召至禁中，告歸江濱，下視天子，上動星文，接輿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翼勝蘭焚，猶歟先生，異乎斯人，俯仰世道，從容屈伸，清溪悠悠，白石磷磷，遺風是仰，終古不泯。

和州刺史張擇神道碑

白居易

張之為著姓尚矣，自漢太傅良侍中肱，晉司空華，丞相嘉以降，助賢軒冕，歷代不乏，肱避地渡江，始居於吳，故其子孫稱吳郡人，嘉以孝弟聞于郡，故其所居號孝張里，嘉之曾孫裕，在宋為司徒，即公五代祖也，司徒之孫傳在隋為吳郡都督，即公曾王父也，台州臨海令諱鵬，即公之祖父也，袁州司馬

支論類選卷百五十二 三十二

諱孝績，即公皇考也，或以人物著，或以婚姻稱，迄今番江南右族，公諱擇，字無擇，永冠丁亥，州府君慶，庠于墓，晝號而夜泣者三年，有靈芝醴泉出焉，既冠，好學，能屬文，從鄉賦，登明經第，既第，應制舉，中精通經史科，補弘文館校書郎，調左金吾錄事，換杭州錄事參軍，在杭州前後，詰偽制，補吏者三十人，假年侍老者二十人，舉而正之人，伏其明會，劉絳求來為刺史，舉課上，問詔授絳州錄事參軍，絳之郡丞有才，暗者，怙寵侮法，豪奪人利，公教其罪，露章奏之，章下，丞相姚元崇奇之，致書褒美，尋改太原府功曹參軍，給事中張眾為江淮按撫使，表公正直，奏署部從事，吏部尚書陸象先為河東按察使，狀公清白，奏授懷州獲嘉，以不如，柔不吐剛，得罪，是左遷鄂州司馬，移深州，馬轉懷州長史，時上方以理

求二千石之良者，時宰以公憲詔，權拜和州刺史，公之在鄂

奉詔條，卹人隱而已，不知其他，無何，水潦害農，公請蠲穀，籍之損者，什七八，時李知柔為本道採訪使，素不快公之剛直，密誣誣，奏以附下為名，遂貶蘇州別駕，老幼攀泣而遮道者數百人，信宿方得去，移曹州別駕，歲餘，謝病歸，老于家，天寶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終于東都利仁里私第，其年二月十二日，癸子，河南府伊闕縣中李處，享年八十三，噫，公生天地間，八十有三年，可謂壽矣，其間當明皇，馭天下四十有五年，可謂時矣，其才得其壽，達其時，然職不過陪臣，秩僅至郡守，凡所畜鬱而不舒，嗚呼，其命也夫，公之文學，常為賀知章、賈彥璿許之，公之諒直，常為李邕、張庭珪稱之，公之政事，又為劉姚、張陸推之，夫以八君子之力，援之而不足，以一知

支論類選卷百五十二 三十二

柔之力，排之而有餘，既窮，不振，以至沒齒，嗚呼，其命也夫，古人云：道不虛行，又云：其後必有達者，故公之子大理評事，以節行聞于時，公之孫戶部侍郎平琳，以才位光于國，報之道，信昭矣，公不在其身，則在于子孫，相去幾何，於長慶二其月某日，年某，封奉祖德，揭而碑之，居易撰家狀序而銘之，其詞云：

有木有木，碩大而長，破為桶，杙，不作棟，梁有驥，有驥，規行步，辱在短轅，不駕大輅，嗚呼，噫，公亦如之，將時不我遇，我不遇時，勿謂已矣，天錫多祉，既賢其子，以濟其美，又才，務以大其門，苟無先德，孰修後昆。

平淮碑

韓雲卿

唐上元辛丑歲，叛臣劉展，禍地美兵，悖撓天常，時虛象令

淮泗而南施于閩越人殘令總職貢不脩先皇帝命氏特進
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統鷹龍勁卒控弦引鎗萬有
餘騎涉淮浮江泉懸逆布宣德澤返旆河南吳楚之人父
子相驚戚屬相賀土壤耕闢年穀豐登黜黠若飛歲月相屬
朝廷甄收顯寵荐及出領方面入秉端揆已下許錫圭分社
有土為王遠近耆農樂工費飲惠懷德皆願銘石江甌播
垂休烈其辭曰

昔在上元中夏猶虞奸兇矯懷毒楚具帝命信都偏師萬
人鐵騎騰凌風行雲奔慎旗偃節敦敦威德光憲不悅播
恃毒桓信都奮勇提戈援將軍門氣凌山河地祇號風江
靈鼓波上殞髦頭下除已蛇通地之經渠天之和人胥已安
積十餘年田野豐穰轉曹如川伊昔有周召虎方叔降及羸

秦剪逆繼躅履險成功孰與為足天子是咨南人是懷享國
翼都銘功海門陵谷可遷碩德長存

左拾遺翰林學士李白新墓碑 范傳正

麒麟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斃於空谷唯餘骸骨價
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宮昊天風不來海波不起塌翅
別島空由大名入亦有之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
公名曰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譜牒公之
孫女搜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
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哀彼
竄于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已來編於屬籍申
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為郡人父客以通其邑遂以客為
卧雲林不求孫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

夢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字感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於夜心
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選 環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
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
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于天
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
當世務革著著書辨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賓客方
大賜食於前御手和羹德者衣冠衣思遇前無比儒遂上
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游他日泛白蓮
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扣翰苑中仍
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
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損後患惜
而遂之公以為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擣折牙而永息

左拾遺翰林學士李白新墓碑 范傳正

機用安能効碌者諱而復上於脫徒軒冕釋羈縻因肆
情性大放宇宙間酒池嗜其酣樂取其昏以富作詩非事
於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
之欲耗壯心遺餘年也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為謫
仙人吟公鳥栖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
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
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傳
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
二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晚歲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安
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屋竟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
其往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
於形庭禮降於士壤生不及於後而補官嗚呼命也

唐代甲子相繼常於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歸
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於人間得公遺篇逸句吟詠在口
無何乃家恩與廣開宣池按圖得公之墳墓在當塗邑因令
禁禁於兩湖訪公之子孫欲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
二人一為陳雲之室一乃劉勸之妻皆編戶也因召至郡
庭相見與諸衣服村野形容材野而進退閑都應對詳諱且
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
祿而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有無官父歿
為民有兄不相保為天之窮人無業以自養非不知耕種無
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況婦人不任希裾食何所任然儼
于農夫歿死而已久不放聞手耕官懼辱祖考故問也忍
恥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泣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也
宅地頃多故墮于龍山東麓地近而非本意也一日
盜推地力且不及知如之何聞之惘然將遂其請且當塗令
諸葛縱會計在州得論其事縱亦好事者學焉歌詩樂聞其
語便道還歸鄉相地升卜新宅於青山之陽以元和十二年
正月二十二日遷神于此遷公之志也西去舊墳六里南抵
驛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即青山也天寶十二載勸改名烏
因告二女將改適於士族時曰夫妻之遺命也亦分也在孤
窮既失身於下理仗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雖偷安死何面
目見大父於地下歟敗其類所不忍余亦嘉之不忍其志
後開稅免像役而已今士大夫之墓必誌其墓有助庸道
之家並樹碑于道余才庸庸不敏而致令作新墓銘
二石一寘于泉荷一表于路亦見吾漢川之俗

之不泯焉文集二十卷或得之於時之文士或得之於宗
編緝斷簡以行于代銘曰
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講真斯為逸人晉有七賢唐稱八
仙應彼星象唯公一焉雖以麴孽暢於文篇萬象奔走筆
端萬慮泯滅乎尊前則必酒甕行必酒船吟風詠月席地懷
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其醉
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小子李公墓異代詩流同此
舊墳半庠風雨侵新宅英塏松柏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
從民永於此荷歟豈石為二碑一藏於隨一臨岐岸深谷萬
變化時一存一毀名不虧
諸葛武侯廟碑
尚駟
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三分之有由矣曹氏挾王室之威重
孫氏藉父兄之餘業劉氏隔不階尺土開國於亡命行旅之
間天資一武侯即昂之勢也公諱亮字孔明身長八尺
嘗躬耕龍畝好為陣形既先主所用自北徂南周旋執事
顯平亂靡所不之率使劉氏以岷峨之地為己封疆益之人
為己畜曹操不敢以兵強驍驍權不敢以境開妄動彼相
之力為屬先主創業未半中道而歿遺詔邦家之事大歸下
公勅後主事公如事父至於職為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
位為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如不然豈周公賁鵠之詩
王啓金縢之誥此雖大小有異託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
下不興流言哉非誠信結於外於神移於物則真能至是
公復提我仗律無憾不為將也
以南嶺孟嘉而後
此碑西後及山而不損

海咸理諸侯不擅孟澤而天下大定但為天不假年志盡
說生居於後勢續在其下耳然非先主之識武侯或不能
成於王業使百代令君用人必由此道欲使社稷不振
逃於數澤其可得邪公死之日遺令喪葬中宅前祭
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至令廟食成不
刊之典一山之內每有風行平動狀帶大旱邦人
禱之能為雲為雨是謂存與故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也
而不朽反貴於生銘曰
漢室大壞掃地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南力爭負有翼
飛突兀卧龍吟嘯待時一論世事超拜軍師魚水相得生
死以之仗順收兵行權略地氣蓋全吳肯吞大魏國政成
三人臣莫二乃建社稷興王之器既得武侯艱危敵國

控弦之士七百騎盡入塞解甲來朝以其本技復賜李氏授玉鈐衛將軍左奉宸內供奉圖正受間之中置酒蓬萊之上君臣相賀羽衛生光君子曰井谷不可以游龜龍蟻垤不可以戴松栢漢於是始靖虜於是始安是後殪獫狁于鴨綠之野覆株胡于榆關之外北出障塞懷其王庭南救河源復其死地石壑之役以一旅定三軍冷陪之師以虛聲破精勁東封之歲外將天軍河湟未寧西護監牧雲麾缺騎山動地湧右據清海北登狼山冰泮則會師風高則出塞皇威振于四海王化敷于無外故得大命三錫天馬輅轅定國難者兩朝拖侯服者四紀會兵車者百勝出帳下者千人國有事未嘗不勤勞無私可謂知禮知獻天道曖昧胡星未殞以啓平之年不終大用以伏波之病再出窮荒天寶元年五月二十

日自河源薨于懷遠縣之師次春秋六十七贈營府都督明
年詔葬于富平縣壇山原維公智之大寶神之異門心和體
副慮遠精微思乎耳目之外行乎變化之中震呼我獫狁
風雲貌虎之悍以禮成百物之強以謀勝故解甲因之以疲
中國天后取之以空大漠於中宗開朔方之地四百里於唐
宗食佐命之邑三千戶於玄宗則主禁衛吞諸戎東西南北
動固不尅禦戎安邊凡十命焉柝于後也元子大尉中書令
東都河南江淮等道副元帥臨海郡王光弼少子大保御史
大夫渭北鄜坊等州節度使武威郡王光進貞河圖以列四
星遇英主而當三傑肅宗之功復區宇更為桓文今上之道
訓華英並為名畢乾元中天子以公炳德丕恭積仁所慶大
福再成沒而不朽乃命太常追考功績謚曰忠烈贈司空范

陽大都督夫人贈號韓國夫人杜是建廟堂命宗記室有山
龍之服樂有鍾石之和昭宣令圖是有銘篆銘曰

茫々上象降精于此是生純臣其在異國矯々府君蔚其英
靈蛇蟠斗極鵬化南溟來于本邦會此天庭風驅虎旅書食
狼星綿々塞草天隔華夏北距陰山野無胡馬殊勛大績玉
劍玄社天摧武庫海折崑崙在昔遺嚴惟魯臧孫曰聖在天
勤于至道既命太尉又崇太保一門四龍二作元老赫々元
老氣含清真白髮重冠高堂有親帝命韓國杜夫人亦詔
廟丘下寵明神彼丘之榛此石之隣愍々今德萬古清塵

虞帝廟碑

張正言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全其節而
固讓義仲辭封爵其才而固辭帝德合于天天命歸于

重善也我其試我由是窺于四門納于百穀星辰合度雷雨
不迷堯之二女墜降于內堯之九男服勤于外受昭華之玉
允洽人神詔封祀之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
黜明刑也先質後文敦俗也貴德尚齒優賢也于斯之時君
明於上人化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罔不咸若
無為而治其聖也歟夫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見軼其軌
度少能窒其嗜欲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玉食寶衣
堯舜則藜藿皮裘矣歷代多嬪御堯舜則禮經娶一姓矣自
古好征伐堯舜則干戚懷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樂百
姓憂堯舜未嘗不憂曆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以
位授人其來也嬰於樊籠其去也脫於桎梏形神非吾有天
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蛭此其所以神代也近日

卷五十二 四十一

曹丕父子世為漢賊當昌易之時發荒唐之論高視前古大
夸群雄覆以漢魏之間輒同堯舜之際此河伯不知北海若
監臨自方不仲丘也古人云堯以義終舜以勤死稽諸祀典
永為世教河夏之徒豈誣也哉稱堯見囚小儒之虛誕為禹
所放曲士之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疑北麓三湘南澨
帝之遺廟存焉地僻易無徒生荆棘水深難涉誰薦蠶絲
聖不祀後賢之過攝邵陽令前監察御史宇文大樹風
小唐黎元相岡鬱移棟宇前豁林莽得爽愷之地焉下指
隅見祈禱之人焉如或宣室言微闕官靈降城英近侍
旁趨則歌南風觀東后朝衆聖會群臣則知湯武不敢升
自愧于廊廡之下高光不敢沒尸退慚于閭閻之外成唐
景帝所識焉謂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顏子之希慕作頌於清

升階級坐堂筵耳絃匏口梁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
民之懸清民之渴未嘗貲于胷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
發悍吏肆淫刑歐之必就事校神之禍禍孰為輕重哉平居
無事指為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悵曉脆怯
顛躓竄路乞為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士木爾又何
責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
為詩以亂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梯
位如何可議梯位願酒牲甚微神之享也孰云其非視吾
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首陽山碑

皮襲美

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
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
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雖金石不之
以為貞澹然冰玉不足以為報非其上古聖人不可動其心
況當世富貴之士執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
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
文武者哉然跡其歸周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而伯也而得武
王不曰得仁乎既得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
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
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若夷齊以殷亂可乎而臣
於周則周名之烈矣吳有首陽之阮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
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應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梅先生碑

桂陽東

漢成帝時綰綰頗壞先生以書讀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雖去
而劍履間陳者猶數百位尚不蘇為國家出力以斷佞臣
復何南昌政吏憤其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
天子網突倖臣牙止於一狂人噫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
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
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櫻挽相制而况親戚乎
况骨肉乎故雖有晏杜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
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臣人在上天
下無道則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為漢朝公卿恨今
南游徼過先生里吁何為道之多也遂碑

文獻通考卷五十二 四十四

文獻通考卷五十二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三碑碣目錄

宋

王元之二篇范希文一篇歐陽永叔一篇司馬君實一篇
蘇子瞻二篇王介甫一篇馬子才一篇

元

閻子靜一篇元復初一篇程文海一篇鄧善之一篇
姚端夫一篇張起巖一篇

國朝

宋濂一篇宋訥一篇永樂四年一解指一篇
王禕一篇陳璉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三碑碣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三

左長史上海李伯與編

紀善趙谿馮厚校正

碑碣類

宋

四皓廟碑

王元之

易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先生避秦知
亡也安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進也拒高祖之聘知退也
四者備矣而心在其中先生非聖而孰為聖乎若其秦亂而
不避則焚書坑儒高斯之派也漢危而不出則素隱行怪巢
由之徒也應高祖之命則溺其冠而騙其項矣拒孝惠之聘
則功不立而名不稱矣引而伸之先生可謂全德者矣嘗試
論之曰古稱周公聖人也雖伯禽效孺子居攝六年明辟未
復而召公不說于內三叔流言于外盛德大業幾隳于地吁
扶幼君秉大政之難也有如是於殷乎威姬之變如意之寵
以妾並后以孽代宗本根一搖社稷將墜咸謂扶蘇之賜死
胡亥之亡國可翹足而待也何止炎靈之不祀抑亦黔首之
罹禍豕無留侯陳八難六國則可議主地則以水而投石
也豈無曲逆間彊楚解長平則可言立嫡則國墜而方枘也
先生一出而助之一言而定之漢庭公卿皆出其下而餘鑑
銖鍾昂桎梏衣冠安萬乘而不有其功抗匹夫而不食其祿
自非至人達識孰能與於此乎向使先生定漢嗣為漢臣部
應議功必在平勃之右當以左輔右弼前驅後驅而處之居
應議功必在平勃之右當以左輔右弼前驅後驅而處之居

亡流言下以之事欲望其如紫芝則商嶺其可待乎
先生之出非獨謀漢也實將救時也先生之退非獨全身
亦將矯世也危而護之不妄安于禍善可謂救乎時矣定而
去之不乘時以聚權可謂矯乎世矣用是警民猶有建桓立
順之徒矣嗚呼世之為人臣議廢立者可勝道哉或因定策
而專國或因搖立而無君殺殺究何算由此其後惟天子
奔卓盜國于曹馬移徙龜鼎易子奕棋纍纍簡編可謂太息
是以先生危則助之安則去之其來也至公於萬民其往也
無私於一身前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千古四賢
而已或曰周公相成王攝天子功成治定制禮作樂號為先
聖歷代仰之豈先生之道過於周公乎愚曰周公秉文武之
業知王化可與故輔之以行道焉先生當暴秦之後知霸道

卷五十三

終難故去之以遠害焉周公聖人之用者先生聖人之晦者
但時異而迹殊耳非所謂過乎周公者也辛卯歲予坐事解
制詰職翌日有商於貳使之命下車拜廟西山之側退立廊
廡古碑在焉自唐御史大夫贊皇李公而下作者若干人因
歷觀之笑則美矣叙先生之道似若未盡就館濡筆申之以
碑斯文也豈直歌鴻飛狀鶴髮而已哉實欲使立朝廷為臣
子而挾幼冲圖富貴者聞而知懼亦春秋知亂臣賊子之旨
也其辭曰

猗歟先生時行則行高眠商嶺逃難秦坑知秦之祚亡于子
嬰知漢之祚存于惠盈一言悟主萬邦以負不有其功不食
其祿遂害全身矯世勵俗清泉洗耳紫芝充腹獵犬日烹冥
鴻不復矯高節修後來漢之侯國晉之陸懷江文厚誣

賈后雄猜先生不生孰為來我昏亂之世廢立不已操斯
兒莽抱孺子成既自裁權亦歸已先生不生孰將去矣蒼里
我祠荒蕪蕭蕭象斯在德者可歌清風凜白髮皓水
懷貞遁刻石山阿

壽域碑

古聖人之營壽域也非土木非板築不金乎城不湯乎池畫
無碑而開夜無柝而擊東西不吾戎夷南北不吾蠻狽五嶽
其雄堦四溟其濤濤天地離合我其高鑄春秋啓閉我其門
戶入是域也幼者壯者怡老者熙悉無中絕咸濟
上壽故謂之壽域焉得非道為土木德為板築仁乎泉義乎
池慈乎雄堦愛乎濤濤恭乎高鑄儉乎門戶使風雨不能毀
矢石不能攻高低倖老氏之臺廣狹法華胥之國崇焉屹

卷五十三

屹焉信善建而不拔者也消霸道既昌皇風不競則必涵法
令為風雨以驅之興賦役為矢石以攻之壽域之基焉委
地於戲域之壞也若民命何于是賤穀帛者釜釜盜賊者
敲然南張荆巢蔽空憲綱絡野壽域之民有以法而死若開
拓疆場肆放侵伐鋒鏑霜卒乘鱗集鯨吞鯨腹吞夜張吻
壽域之民有以兵而死者陰陽舛錯氣候動冬燠夏凄烟
蒸霧障興瘳作疹發厲成妖壽域之民有以天而死者壽
孔熾猛鸞勃興山疆搏人水蟲射影海躍蛟螭陸走蛇虺壽
域之民有以橫而死者由是王者患民之無壽也舉引年之
典行養老之風乞言于東序典禮于南庠又謂老者非帛不
煖于是乎錫之以繒綵非肉不飽于是乎錫之以饌載非
不安于是乎錫之以几杖斯亦竭其末而失其才矣殊不知

泉禁不忌之發棄難得之貨猶影響其或捐金于山沈珠于
者矣干羽舞雩文子倒載謹不祥之器崇止敵之基我國無
外斯民不爭則無兵死者矣燮調律曆端正節候舉按時之
典興除害之利六氣斯順兆人克寧則無夭死者矣貢金于
遠方鑄鼎于中夏示不若之物免逢旃之患彼怪斯靈厥人
用康則無橫死者矣夫如是則域不築而自成人不憂而自
壽矣今我后道德慈愛行之於上法兵天橫絕之于下游
乎蕩乎見壽域後成于今世耳其亦壽域中之一民耳知
我帝力得無述焉碑者悲也非域之中廢也頌域之再興也
其辭曰

古之域築道樹德民欲大兮安得後之域基奸杜賊民欲壽
兮不獲我聖人兮復于古昔

唐狄梁公碑

范希文

天地開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
隆孰將舉焉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
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于孝為臣
極于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援
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
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之其親之
深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而餘生乎公嘗以同府擢當使絕
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請長史府
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毗睚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嗟
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沉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寺丞決諸道

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柏
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屈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築公令
出公前曰陛下以一對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
陵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
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
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姑女祠下彼俗謂盛
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為知頓
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兩師洒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
又公為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存惟夏禹太伯季
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拓之祠乎嗟乎神
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我夏郡人紀之碑
及遷豫州會王公後緣坐七百人籍役者五千口有使促
行刑公緩之密表聞曰臣言以理逆人不言則事陛下好
生之意表成後意不能定彼威非本心唯陛下矜焉勸貸
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寧州橋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史君
活汝輩耶相携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
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
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
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脇從黨聞王
師來棄賊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
肝膽塗地如得上方斬馬劍加于君頭雖死無恨光輔不能
屈秦公下邳左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
是為大丈夫其公之謂矣為地官侍郎同鳳閣萬壽寺事
為飛俊臣誣構下獄公曰大周皇帝

後誅賊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訟。執非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于嗟乎！陷窮之中，不義不為，况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馬。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郭。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秋，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成、永、勃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鑒之。北狄再寇，趙完問出公為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君為安撫大使，前為突厥所脇，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救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于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衆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迺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問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官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鸛鳴，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于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我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鳥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靈，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

且姑與母執親子，與姪執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始之禮，臣不敢受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罷廬陵王。拜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相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執為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交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二懿，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既秋，官侍郎，及召為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于嗟乎！海之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勳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夭，金石不柔，受于天為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則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嚴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仲淹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南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過大川以獨航，金可車，公不可車。孰為子剛也？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群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樊侯廟碑

陽水村

鄭之道有入樊侯廟神像之腹者既而大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曰侯之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室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封侯傳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苦戰樊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瞋目一視使羽失氣其勇力之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盛之事不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賢賜哉而反貽怒無罪之民以騁其怒睚何於豈生飢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耶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耶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靈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耶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為雷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歲旱且久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耶不然則喑鳴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

文潞公家廟碑

司馬君實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管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於令以官品為所祀世之數差唐侍中王珪不立私廟為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為之營構以耻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然亡民求生有所未遑禮教彫庸而遂絕不與義風蘇廢父

而未講仁宗皇帝閱群臣貴冑公相而祖禰食于寢齋於人慶曆元年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今雖下司莫之與士大夫亦以耳目不察往往不知廟之可設於家也皇祐二年天子宗祀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有司不能准祀典明諭上仁因循顧望遂輸十載緣偷服樂殊可嗟憫臣嘗因進對屢聞之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磨心至意形于嘆息蓋由古今異宜封爵殊制因疑成憚遂格詔書請下禮官儒臣議定制於是翰林丞旨而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三廟其餘諸服儀範侯更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詔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遲慢相伏迄今廟制卒不立公卿亦安故習常得諉以為解無肯唱眾為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

然尚未知築構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朝之存者得杜岐公舊迹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始倣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器西廡以藏家譜枋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在中門之左庖廚在其東南其外門再重西折而南出四年秋廟成公以入輔出藩未嘗踰時安處於洛元豐三年秋留守西都始舉廟而祀焉一旦授光以家譜曰予欲志族世之所從來及廟之所由立垂示後昆而為我叙其事歟于石尤竊惟公追遠復古率禮興化之盛德不可以無傳雖自知不文不敢辭謹叙而銘之按譜云文氏之先一出陳公子完以謚為氏與翼祖諱同至秦有不王生河東太守教教家平陽其後言詔漢末為揚州刺史自鄴以來世乃可譜詔之六世孫頌後魏末為太守頌曾

孫顯儒以別駕佐北齊高祖起晉州就霸業戰功居多終齊
州刺史頻之六世孫曰肅曰君洪肅仕隋為潁川郡丞名列
循吏以公直抗宇文述老卑秩君洪後唐高祖起晉陽為右
衛將軍太子建成於黨攻宮門君洪首奮挺出戰沒頻之八
世孫曰暉曰播暉相中宗誅張易之奪武后天下歸之唐用
仇人諛誦死嶠南有吏學官至給事中君洪之曾孫羽為
御史中丞肅之四世孫祐為御史大夫括孫暉為太子賓客
暉兄所為義成節度使暉為散騎常侍榮冠當時自顯儒至
暉皆有傳見於史其家自平陽或遷太平或遷蒲坂或遷寶
鼎縣之從父昆弟晤為北都留守判官始居介休晤生汾州
參軍樞樞生館生澤州錄事參軍即公之高祖考也諱泓
曾祖考諱某仕後唐歷晉城天池平城三主簿避晉高祖諱
更其氏曰文應時太谷三令漢高祖即位復舊氏更名某漢
失天下其支別者自帝打晉陽復事之終嵐州錄事參軍祖
考諱某祥心州府府事官歸鄉里太宗皇帝平晉陽召之不
起以廟諱故復為文氏考諱某以儒學進歷十三官而至以
疆直勤敏振利攘害名聞遠近不可掩判三司開拆磨勘司終
主客郎中河東米轉運使其治行之詳見於故平章事晏公參
知政事王公而諱墓誌及碑公貴朝廷褒榮三代贈官皆至
太師中書令無尚書令爵燕周魏三國公廟成澤州府君為
第一室夫人某氏配燕公為第二室燕國太夫人宋氏配周
公為第三室周國太夫人王氏越國太夫人郭氏配魏公居
東室魏國太夫人耿氏晉國太夫人申氏配公以廟制未備
不敢作主用晉詩安昌公祠制作神板永唐周元陽議祀以

元二寒食秋分冬至致齋一日又以或受詔之曰方不
乃酌古端侯載遷主之義作車奉神版以行此皆禮之
從且者也其銘曰
贊彼喬木茂于苞根浩彼長川發于浚源矧人之先云誰敢
讓天佑有宋誕生指臣乃幹樞軸乃秉鎔鉞克墜克諧允武
允文甘陵有妖悖暴紛囂公往道遙不日而消仁祖講疾群
心震慄公入密勿四海清謐出殿方維為諸侯師以惠以綏
不廢其威至也民悅去也民思其思如何式誥且歌歌政之
和在浴為多謀居之安疇如得民公自汾潯遷于洛潯允樂
茲土永燕私慶伊水洋洋山木蒼蒼是掄是劇是斷是達
于有洛是相是虞是卜是諏是築是棟是栱是扶是茨是塗
作廟渠新廟既成室家是營公曰子居風雨是懼勿侈勿
崇子躬是容人庫公曰子康人隘公廷公曰子寧人勿
子隘維子孫是賴人勿子庫維子孫是利克恭克儉子獲子
視俾躬之為美匪目之為麗廟堂既闢四室有恤泰牲孔碩
導黍及稷豆籩既條掃洒既備旨酒既沛封牲為饌乃薦乃
陳苾苾芬芬祖考欣上百嘏來臻天錫公社強明壽愷帝錫
公祿崇崇豐泰天匪公私公德是宣帝匪公優公勳是醺公
拜稽首揚天子之休思純終始式詒孫子子孫勿替勿
忘時奉烝嘗保公之烈光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子瞻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有以參天地之化
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嶽降
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

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下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賈育失其勇儀秦失其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為公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十年於此矣夫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閱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鯉魚之暴而不能強皇甫湜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之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迺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米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今日領新公廟者聽民謹過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諄于潮不能一歲而歸役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試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

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慕高懷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謚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没倒影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爆牲鷄卜羞我膺於繁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翮然被髮下大荒
熙寧十年七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朴言故吳越國王錢氏順廟及其父祖妣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無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錢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抗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六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十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及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道是以其民至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於今不

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釀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封其父祖墳，塋祠以大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養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藉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朴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蒼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倫。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日月，星晦蒙霧，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胤。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長壘。歲時歸休，以燕父老。睥如神人，玉帶毳馬，四十二年。宜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命，久文久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君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梅侍讀神道碑

王介甫

宋翰林侍讀學士王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公。內堤堰橋道，勸農使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對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皆臣。德臣、賢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為尚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求請文以刻墓碑。時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淑秦，不見史策。有鍾有福，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母弟，住陵陽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豈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為知己。詔曰：試其才，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符，時繼遷安我，兩鄰貽弱，魏守丁。獲多死，靈州告危。帝視不怡，公請擇人使備。羅文兵法，所謂以夷攻夷。帝曰：

誰可無如臣者？曰：子汝嘉，開陷奈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荀紆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詔爾謀，至疆救還。會帝察公藝，可書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文，帝論將科敵，皆如所策。或後或遣，或擠或推，皆合阻夷神首。公尸黜之，倅州用獄一售，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濟南湖南，就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謹按守，彼淮州有僚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從，使于湖。地遠自濠梁，又奪一官。往裨于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子鄂于蘇，剖將之符，提關中，使摠其輪。煌煌金章，厥賜殊殊，謀復靈武，度於胡虜。有將璋，諾公與俱。會璋召還，公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誅，自懷祖池，再剖我車。五宗新陟，罪垢皆為。即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荆，乃還待制中。糾

伊州有歸龍圖其唐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轅之銓衡乘
傳臨并起遂即秩進直樞密歸封駁考國中失用命選事
得權進黜加職侍讀改司群牧移之密官密是在服伐閱積
遷給事中告疾出許鼓歌後客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
慨然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為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
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府第第
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卒明年季秋挾
日于州山西卜附而吉公有四子伯為進士丞于殿中與仲
前死仲賜科名泚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
丞衛尉今為郎中論序初終實求詩刻示無窮

披雲堂碑

馬子才

觀音院橫據于石城兩山之間如巨舟轉海寂闕古岸無以
為登臨遊覽之所以發揚詩人之家思山之僧曰曾饒
崖而為堂憑虛博險以升飄然令人有輕舉之意里大
程公名曰披雲子謂饒師曰披雲之狀若何也師曰子嘗
居坐堂上隱几而觀之有物出于山石間洋洋塵徐而來
子襟又拂于袂掛于帷裳浸予軒窓雪霜之交枯葉颺
身如裘火輪不飛衆人淋漓予身如絳揮之以手則如波轉
而派激步之以足則如冰仙入閨苑前披靡而後隨合彼以
予身為橋木之枝朝烟暮宿乎其上肌膚凜凜冰玉清
紅塵門外萬事忙中之擾者求以即我而予坐重簾之中
遂幄之下尋不得而又去也公之名子堂其畫此歟他日
以問公公曰此甚非吾所謂吾今告子以略山川浮遊洋洋
之氣是為吾結體之虛墳壘而託以長風如六月

衝擊也漫之中露秋碧也忽兮遠望望聞也青天無
觀白日也如是登堂而觀之豈不快我鄉人焉有聞公言而
壯之既而歎曰公竹世為聞人方應顯仕其志在功名者
也若饒師者養閑激清無求竹世而已矣予雖愚不靈異時
亦庶幾知公所謂者乎不然將隨師玩弄香奩和朝霞而餐
之二者必有一得矣乃以公之意而為之歌曰

疲雲壓曉如城猛風擊破如雄兵寒潭古洞收不徹有如
奔車白節旌宜營林梢劃露微碧玉圓漸見清銅精影轉
時風留日脚元解黃金鴈空落寶篋刻盡重瞳膜到盛一海
春冰薄世界傾在琉璃瓶神靈氣正肌膚清便欲插羽翰飛
上朝七京不須卜曉秋江波兩腋自有天風生長憶當年玉
川子殷勤會問蒼生事

元

曲阜孔子廟碑

關子靜

聖上嗣服之初祗述祖考之成訓興學養士嚴祀先聖自曲
早始制詔若曰孔子之道垂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中
外聞之咸曰大哉王言拭目太平文明之治粵明年元貞改
元先聖五十三代孫密州人朝軍書錫命議大夫襲
封衍聖公月俸百千秩禮四品祀世爵弗傳者久至是乃
復申命有司制書禮部廟典奉命由是四方嚮風崇建廟
學惟恐不逮惟恐不周惟恐不備惟恐不備惟恐不備惟恐不備
闕存者無不備惟恐不備惟恐不備惟恐不備惟恐不備惟恐不備
之費歲歲申始後鄆國後復以寓先聖顏孟十哲像至元丁
卯衍聖公治尹曲阜主祀事將圖起廢奎文杏壇齋廟學舍

即其舊而新之禮殿則未遑也國初封建宗室盡濟寧
州為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寧王分地置濟寧總管府屬
十六曲阜其一也濟寧寺臣按檀不華恭奉詔旨會府尹僚
佐卿長等曰方今聖天子守成而文德廣風化之源禮義
之所歸守臣者敢不對敕休命以廟後為佳首出泉幣
萬緡聚然助之備工顧以市木於海濱而材於野
宋棟櫓櫓櫓之屬悉具又得泗水無極之石數百至至
是露階鉅砌咸足用焉郡政之暇為督視興陶治丹腹
既漆以至工師廩積各有司存始於大德二年之春屬歲
侵中止歲事於五年之秋不期月而告成殿壘重輝元以屬
基緣以脩廊大成有門七十二間有廡四所二公有位備座
既遷更塑鄆國像於後寢備鑄鑒貞規模壯麗大小以楹計
者百二十有六費用以楹計者十萬有奇落成之日遠近助
祭者衣冠輻湊衆庶瞻顧于禩祖庭頓還舊觀於是衍聖公
治遣其子曲阜令思誠奉表以聞且以廟碑為請會諸君子
入學推思誠國子監丞特敕中書賜田五千畝以供築盛後
戶二十八以應洒掃仍下翰林書其事于石臣復承命跼蹐
既述典造始末竊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聖人之祀與天地
無極堯舜湯文之君不作而道在洙泗立言垂教推明堯舜
湯文致治之由模範百王仁及天下後世願治之主莫不宗
之廟貌相望達乎四海聖人之道固無係於祀禮之隆殺夫
尊其道而誌其祀蓋治古之恒規王政之所先也然惟聖元
神武造邦天共傳升我事方殷不忘有敬先聖之祀詔
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歸魯聚集奉常禮樂於

即其舊而新之禮殿則未遑也國初封建宗室盡濟寧
州為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寧王分地置濟寧總管府屬
十六曲阜其一也濟寧寺臣按檀不華恭奉詔旨會府尹僚
佐卿長等曰方今聖天子守成而文德廣風化之源禮義
之所歸守臣者敢不對敕休命以廟後為佳首出泉幣
萬緡聚然助之備工顧以市木於海濱而材於野
宋棟櫓櫓櫓之屬悉具又得泗水無極之石數百至至
是露階鉅砌咸足用焉郡政之暇為督視興陶治丹腹
既漆以至工師廩積各有司存始於大德二年之春屬歲
侵中止歲事於五年之秋不期月而告成殿壘重輝元以屬
基緣以脩廊大成有門七十二間有廡四所二公有位備座
既遷更塑鄆國像於後寢備鑄鑒貞規模壯麗大小以楹計
者百二十有六費用以楹計者十萬有奇落成之日遠近助
祭者衣冠輻湊衆庶瞻顧于禩祖庭頓還舊觀於是衍聖公
治遣其子曲阜令思誠奉表以聞且以廟碑為請會諸君子
入學推思誠國子監丞特敕中書賜田五千畝以供築盛後
戶二十八以應洒掃仍下翰林書其事于石臣復承命跼蹐
既述典造始末竊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聖人之祀與天地
無極堯舜湯文之君不作而道在洙泗立言垂教推明堯舜
湯文致治之由模範百王仁及天下後世願治之主莫不宗
之廟貌相望達乎四海聖人之道固無係於祀禮之隆殺夫
尊其道而誌其祀蓋治古之恒規王政之所先也然惟聖元
神武造邦天共傳升我事方殷不忘有敬先聖之祀詔
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歸魯聚集奉常禮樂於

漢番君廟碑
元復初
饒舊有番君廟范文正公為守時改作於州治西北至今蓋
三百年廟日以壞迨祐四年三山王君都中為守乃重作之
廟旁又作芝山道院館道士以為廟守番君廟者祀漢長沙
文王訪也方秦毒虐天下秦吏亦乘而虐虐其民存者蹟
思漢秦殺吏獨番陽令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乃諸侯

漢番君廟碑
元復初
饒舊有番君廟范文正公為守時改作於州治西北至今蓋
三百年廟日以壞迨祐四年三山王君都中為守乃重作之
廟旁又作芝山道院館道士以為廟守番君廟者祀漢長沙
文王訪也方秦毒虐天下秦吏亦乘而虐虐其民存者蹟
思漢秦殺吏獨番陽令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乃諸侯

其起遣梅將軍助漢入關得王長沙功著漢令然番人
有王之功高我徒知今之德我而已後雖去而他郡世不
忘廟而祠之尸而祝之此民之心也此文正公之所為改作
也王君忠信而說禮連治大郡皆著能聲今守饒又能節前
賢所為以為治安知今日所思者他日不以思王君於廟成
圖之以寄郡人玄教嗣師吳真人曰此真人昔嘗勸我者今
成矣廟當有記真人屬筆於明善遂作漢壽君廟碑其頌曰
翼：新廟有寢有堂薦我溪毛真我酒漿靈舞靈歌其未
享誰繫君駒芝山之隅誰維君舟番水之洲君不來遊增我
百憂靈風清凄陰雲冥迷彷彿君旗旗以兩壩君其假思使
我心夷君既醉止錫我繁祉庾有稻梁倉有絲桑飽暖而嬉
疫癘不起太守作廟後民攸好春而有祈秋而有報荷千萬
年君子是仰

平雲南碑

程文海

國家繼天立極日月所照罔有內外雲南秦漢郡縣也負險
弗庭憲廟踐祚之二年歲在壬子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以介弟親王之重授鉞專征秋九月出師冬十二月濟河明
年春歷監夏四月出肅關駐六盤八月絕洮踰吐蕃分軍
為三道禁殺掠焚廬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還十月過
大渡河上率勁騎縣中道先進十一月渡瀘所過望風款附
再使招之至其國遇害十二月傳其都城賊倚巖蒼山西洱
河為固國主段興智及其臣高泰祥皆城出戰大敗又使
招之三返弗聽下令攻之東西道兵亦至乃登點蒼臨觀城
中甯演與皆存善聞道及泰祥於姚州俘斬以徇分其

略地所向皆下惟善闡未附明年春留大將兀良合解經
之上旅旅而還未幾拔善闡得與智以獻釋不殺進軍平
雲部落三十七以交趾破其都收得磨給洞三十六金齒白
衣羅鬼洞中諸蠻糾約以獻南平列為郡縣凡總府三十
七散府八州六十縣五十甸部寨六十一元戶百二十八萬
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隸諸道立行中書省於中慶以統之大
德八年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建言所領雲南地居徼外歷世
所不能臣先皇帝天戈一麾無思不服今其民衣被皇明同
於方夏勿長少老幼怡：熙：皆自忘其往陋非神武不殺之
恩不及此惟點蒼之山嘗駐蹕焉若紀聖功刻石其上使臣
民永：瞻仰於事為宜中書以聞制曰可以命詞臣：文海
再拜稽首而言曰世祖皇帝之德大矣如天地之無不持
載無不覆育而生之黃恒萬物靈昭風雨寒暑變化之中
物之蒙之惠無然而溫而濕而潤而澤翕然而同靡然而順有不
自知其然者然者故於功烈之崇基業之廣貫三靈而軼千古
夫以大理之昏迷放：虐我使人若奮其武怒俾無遺育可
也而招徠綏綏綏其主弗誅焉庫微天地之德孰能與我
此乎今陛下建中和之政凡以繩祖武厚民生無所不用其
機中外欽承無遠弗屆是以藩方大吏於教教甲兵之外倦
先昭令德為請其知為政之本也：漢世宗從事西南夷
下為之騷動至民落：之諄：地：再駕而後取
其視今也孰愈穆王周行萬縣必皆有車轍馬跡焉初非
理天下也而此猶誦之三今其視：山：泗濯其民而
於禮義之域孰愈彼鸞鷟全馬與夫點蒼：其山之望

紀無名之績。桓煒。與世無極。豈惟足以震百世。崇古其餘。先所被山川鬼神與嘉賴之。嗚呼。盛哉。矣。臣事先皇帝。蚤受養。知今復待罪禁林。發揚蹈厲。職不敢以荒落辭。謹再拜。稽首。系之以詩曰。

於皇維元。載述統天。大意小。噓曰。寒以。贈粵西南。陬水。駛山。嶺風。霆流。形氣。交神州。歎息。蠕蠕。勾萌。鮮。谷。飲巢。居燕。交。點。爲。際。誰之。恩。聖祖。神孫。武烈。文謨。滿。被。生存。既有。典常。被。之。服。章。我。吏。我。民。我。工。我。商。萬。國。一。家。孰。爲。要。荒。黜。蒼。蒼。焉。迹。堯。牆。井。鉞。參。旗。終。夜。有。光。威。不。違。顏。作。善。降。祥。嗟。尔。毫。倪。視。此。勿。忘。

帝禹廟碑

鄧善之

至大辛亥。紹興路重脩帝禹廟成。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臣其等。遣使驛聞。請紀其事。鑄諸樂石。而以命臣文原。制曰。可。顧。臣。嘗。侍。罪。詞。林。今。又。職。司。儒。校。敢。不。對。揚。不。顯。式。昭。於。祀。垂。靈。來。今。謹。按。史。載。帝。即。位。會。諸。侯。江。南。討。功。而。崩。因。葬。焉。其事。與。記。禮。言。虞。帝。南。巡。葬。蒼。梧。者。皆。語。相。傳。以。久。至於。封。泰。山。禪。會。稽。則。尤。爲。後。世。修。功。好。大。者。之。論。而。非。聖。人。崇。德。務。本。意。也。嘗。以。五。服。計。其。道。里。遐。遼。則。會。稽。寔。在。要。荒。之。外。先。王。省。方。肆。觀。政。教。是。數。非。若。御。八。駿。樂。觀。游。除。道。周。衛。而。勤。民。于。遠。然。帝。自。肇。功。跡。數。告。成。錫。圭。躬。膺。歷。數。年。逾。百。歲。矣。猶。不。肯。一。日。自。暇。逸。以。居。於。萬。民。之。上。則。天。子。謂。有。天。下。而。不。與。者。豈。非。萬。世。之。大。訓。哉。厥。初。巨。浸。滔。天。用。昏。墊。孰。任。已。溺。燼。于。膏。肅。天。啓。聖。仁。聲。律。律。聲。聲。別。日。日。

卷五十三

二十一

卷五十三

二十三

以宣地利。以真民極功。施無窮。考禮報本。匪起人所私。爰自少康之底。子無餘始。封而命祀。蓋少康距帝僅五世。嬰時投報。機備墜緒。一成一旅。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繫帝之德。是以繫屬天下。而庶子無餘。亦克胙于東土。世席伏光。以及周之末季。凡越之人。群居畔鬪。服習聲教。溯原而上。曷可食息忘也。矧親其因山之制。而遺衣服。藏焉。思世推崇。或者損祥神。茲顧享望。元受命。義周仁。洽綏定。幅員稽諸版圖。貢輸則在昔九州區。域止及海內。職方之大。較古無倫。追惟有夏。治格幽明。山川鬼神。壹是寧謐。列聖繼承。用弘茲道。誕降屬書。凡在祀典者。命有司肅備時祭。棟宇傾圯。官爲繕完。若江浙所理聖王之祀。宜其先會稽焉。戊申歲土苴饑。疾疫仍臻。民多流殍。臣某以季冬來領郡事。慨然曰。古者二千石期以共理。當爲民省憂。吾其敢怠。忽明年春。白于宰臣。凡系政若干事。既得請。還謁祠下。周視梁棟。風雨欺壓。殿瓦弗治。丹墀漫漶。先是宋政和間。即廟爲觀。邇年更爲寺。歲侵視。墜百廢莫興。乃首議復廟田之私。質于民者。以贖衆鳩工。庀具備役。惟時鉏荒。斧堅。民士競勸。誓石以極。陶甃以甃。庭觀嚴敞。殿廡翼翼。衛若帝臨。止川谷責禪。以帥府命。給中統楮幣二百七十一。定有奇。是役之興。庶幾乎知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矣。竊惟帝之平水上也。九賦既均。又曰六府三事。以示天下。萬世治道之本。獨洪範九疇。未嘗爲虞帝敷陳。其說後千有餘年。箕子始以爲武王告。使箕子家難而不獲信其志。又無武王者。興則九疇。將遂湮而無傳乎。自夏歷商。孰傳之而至箕子。其事遠莫可考。世知帝功與天地並。而洪範九疇。鮮有能研精。

理與究諸力行者使其書後以言語傳漢儒考撫庶微指
五行其言非不較著明甚而先王綜理天人之要亦已微
八卦九疇道相經緯天所以昇聖人者豈偶然哉聖上繼承
大寶丕建皇極中外大臣務有忠盡謀協贊襄蓋將黎斯世
而躋之三五之盛神人具享歲則順成慶浹華裔惟帝受靈
茲土嘉猷德馨亦永億萬年無斁臣謹稽首再拜而詩之
其詩曰

潮河之東有山鬱蒼鎮于南土夷視崇岡昔帝會同圭壁斯皇
翻其颺馭若帝陟方若彼橋山弓劍是藏維是橫派漬懷
裴輝川靜谷成賦定壇帝躬非惡俾民樂康鑄鼎象列謨訓
範防功加九有道尊百王世嚴秩祀登薦肅將牧臣有協顧
視榛荒乃堂乃構遽宇周墳吉蠲米享雲布龍章肇帝贊育

時厥雨暘物消痼癘歲詠茨梁永佑皇高儲慶發祥即山勒
銘德遠彌光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姚端夫

公燕只吉臺氏諱徹理曾祖太赤初將突騎百夫宿衛從太
宗戡定中夏又討平宋彭義斌泚擾山東太宗分土功臣由
徐邱再剗於兵戶不足萬故國以兩州租納忽憲宗伐宋師
由蜀入從功合之釣魚山戰疾力考擢旅局監其國以世祖
建極中統之元庚申夏五月十有二日生公六歲而孤母夫
人蒲察君介自持動以禮節親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
書天質粹美不動外傳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
日多才畧無人恒以匡君經國自期至元十有八年賜
常襲其相衣衣下詔勝則知其先益魁傑也其年八見

之問而奇其對進侍帷幄湛露龍光汪濊涵濡絕其等夷時
詢民情細微敷告無隱一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其
地矣軍中夜驚公出撫道人識言音喧嘩一寐跳梁既平為
奏兵餘之民瘼冀剗而不報恤之將不生活賴賜帑帛馬
版寒飢者亡慮數十萬人歸權利用監古武庫也帝問在帝
心人者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詔求逸遺于江之南且有其
俗時相方急治賦鬻民學田官有其直令既行矣公則上還
諸學田為完廟養賢之頃歸以事聞制甚嘉可明年分
中書庶務立尚書省初為平章後為丞相凡昔盜殺臣為領
部為制國用使為尚書省所通錢粟併歸中書奏誣為中書
失微殺其二相大為計局鈎考豪釐諸省承風邪者以劇浙
省尤酷虐變以宋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諸道繫
收坐岸賦先移掠百至或閔夫三木責妻市酒以償民不
堪命自經數日死已數百人虐焰熾天諸臣亦莫
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其奸賊帝初未然公以願言
色俱厲帝以為醜詆大臣失幾諫禮經諸左右其類辨不
為止曰臣非有仇於彼而然直不忍其國上自松故因雷霆
一擊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實始解
命將衛士百人控鶴倍之入籍其家將金寶初諸使字他物
可資計者將半內第罪既彰白始鈴其人諸使計勾者皆出
之又命籍黨惡浙諸臣平章左右丞參政馬茂列忻耶
王濟等家併桑屬之姻郭省要求太監臨以謝天下以成其
獄凡四過徐不入其家為帝所忠怒御史臺臣不若齊惡坐
劉氏以其自當改罪皆曰奪職也條杖三者雅命江浙平

風有怨於其棄其憑怒自傍激之謂湖北廉使功臣諸孫
燒鈔八百錠堂帖二十下容奸數年賊終未入抱案帝前示
曰稽是可見恨裂卷為兩縫留半印公曰縫用印者以杜罔
欺汝為宰相持半印案以詔人餘半烏在其人言憲帝顧罵
而起重辦始釋明日拜御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
政事行省福建賜為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
惟汀漳劇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戌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
不殊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柵不攻示以整暇晝則
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僱旗仆鼓賊或偽降覘其何為乃置酒
肉飲食曉曰汝昔由不堪汙吏侵暴潛逃居此能棄險而還
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反名而加誅夷寡人之妻孤人
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者相率以出其

卷五十三 二十六

渠歐徇日沒南嶽大兵隨之偷生陽中其黨縛致于軍血鋒
刃者纔是一戰自是方三千里抱鼓不鳴正席其堂畫諾而
已聞帝不豫馳歸京師嘗藥晨夕俄然賓天與諸侯王大臣
定策禁中遣使逆成宗龍旋入踐天位大德之元拜江南諸
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部事賈鈞今參議中書者謂曰明
詔責使肅清宣明風俗教化而刀筆派為御史者肆為苛虐
惟急徵賦以多為功至迫于訟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告其
主敗風教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帝聞之以為得
職風紀大體微意相臺七年改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堂門
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填淤
歲久富民利之當水出塗築為圍田以故陂澮浸灌如如
運民不可稍公發卒數萬浚決掘石堤之渙水入海使

故凡身董後經時而成民得良田若干萬頃至今賴之九
召入平章中書贊右丞相總力一心熨和庶政希致隆平
一暑寒責異已相曰方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吾誠不忍汝
見敗國以喪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年四十七立朝
之士在野之民禱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殲我良人矧
鉅臣哉蓋棺之日最其家楮緡不滿三百而饋券積多至十
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之賜炳白樂施為仁不富之實官給
輿車始免歸塋于徐祁隴山之陽前夕數山列炬如畫人則
以為公之營魄結為靈輿以助臨貶之祥賸責顯矣妣夫人
杖之受不敢逃其孝久何如也後公薨之三年當至大之元
制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徐國
公諡忠肅於今聖不忘哀而崇之所以為人臣下貴也

卷五十三 二十七

可謂而無餘矣銘曰
維昔大帝立極之歲人生是時不億其靈何賴於公光徽氣
終姪是元臣宣億所同加敦詩書聞開見茲南輪弱冠帷帳
出入于狩于征無遠不從靡夕與朝勤不懈恭天寵之承其
言易直袞闕可彌憑憑怒安卿大沃厥聰盡職孔主于福平章
百其贈金汀漳風盜知公來臨投其吏新耕鑿謳吟成宗繼
序曰秦漢下御史大夫丞相之亞俾行南臺不專繩愆糾仁
德音風教是宣移平章杭先民所急浚通松江懷防巨室中
書平章曾不嚴餘策右已相阿中逮事行馬施門用示不出
憤疾以終救時望失將定徐方岨山之陽貧僅能歸其清蓋
彰茲九士與自神禹依宗若北徐為襟其帶伊何淮流
在南今其理感乎古始河鬻彭城其水瀾初公曾祖以

佐運功雖國是徐猶爵未崇於皇今聖公德之令哀蚤隕社
上公是命既土既壽傳子而孫帶礪山河國以永存

漢濟南伏生祠堂碑

張起巖

暴秦焚滅經籍欲愚黔首黔首固未可愚祇自愚以速滅亡
而經籍之在人心者如日月之揭乎天固不可得而滅也噫
秦灰已冷漢策事新孰謂禍難散亡之餘而有伏生歸然久
存獨能壽遺經於肯臆以傳先學而新生民耳目哉是蓋天
相斯人昇之以九十之年而其所託託之者有在也濟南鄭
平縣治東北十餘里號伏生鄉伏生之墓在焉即墓所有祠
歲久弊漏縣尹大寧曹明時視事之歲躬拜祠下顧瞻徘徊
瞻先賢之所藏仰遺像之有託慨然興懷營備完飾輪奐一
新率邑人士與凡在官者具牲醴以祀後專其子惠來請曰

顏有述也惟先生之有功於斯文天下共知後世論
次其功則葉氏伯說曰大儒從子孔廟天下通祀唯鄉平以
其鄉獲私長其敬既別祠縣學又即墓建祠其意何可知也
今曹尹復能崇墓葺祠俾邑人益知有以景行前哲而進于
學于以化民成俗是真能舉其職矣起巖齊產也聞其請故
不敢辭既書其事因附所見俾來者有攷仍繫以銘按漢書
林傳伏生名勝為秦博士壁藏書以避禁其後亡數十篇
以二十九篇教千齊魯文帝欲召時已年九十餘老不能行
詔掌故晁錯往受之衛宏云伏生老不能言言不可曉使
其女傳言教錯孔安國書序但云失其本經口傳授藝文
志尚書二十九卷乃其所授者漢儒謂之今文附錄籍志乃
云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

毋千乘歐陽生生授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傳之曾孫高謂
之歐陽學又張生傳夏侯都尉有大小夏侯學宋葉夢得以
書出伏生者二十三篇傳歐陽歆崇文總目尚書大傳三卷
為伏勝撰晁氏以為勝終之後歐陽生張生各誦所聞特撰
我名之曰傳其說互有不同要之今文尚書出於伏生者
則一也先生為秦博士秦坑儒無所施其學其學至漢始傳
然則先生之學既施於漢而名以顯於後世故余不系之秦
而系之漢題曰漢濟南伏生祠碑云銘曰

於惟先生始為其志終為則亨獨抱遺經以泐後人以樹
貞行法俟命天錫耄年庸待治平竟以所授列于學官其道
大明書以人傳人以書顯垂萬世名播古之力斯文與俱
不曰榮從祀孔廟編于家區固不敢承矧茲梁鄉鄉望

為世作程沉玄局體魄所安似以多靈漢室尚書
曹尹觀厥成于鄉于學祀享相望閱百餘年碑有銘
按平川伯備姓

三

開平王仲通碑

宋燕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
 章軍國重事太子少保鄂國常公亮於軍中二十三日計開
 皇帝為之震悼難朝在廷之臣莫不兩泣廷明日詔中書定
 議贈明進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
 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曰忠武八月朔日柩車至龍江
 上往臨奠慟哭而還親為擇地於鍾山草堂之原營建宅兆
 及棲靈之祠凡有須之具一給於官不以煩其家至冬十月
 九日始葬復推恩及其三代皆為王爵生榮死哀可謂至矣
 上猶念其功不置召臣瀛于庭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
 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愾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
 功以十分而六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鉞戰伐次第以授爾
 尚書之勳勳勳以著王之功於無窮焉臣應受
 詔而泣拜序而銘諸石王諱溫春姓常氏涼州懷遠人
 世為農家賦性剛毅膂力絕人歲于衣群雄並起江淮為之
 鼎沸時至年二十有三為群盜劉聚而渴聚親王狀貌奇偉
 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出戰必鼓勇爭先聚深喜之王察
 聚所為終不徒有成欲擇所依乙未間
 上駐兵和州鎮聚數十人棄聚來歸居兩月餘請為前部先鋒
 上曰爾之來者為士卒糧絕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而
 留之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
 上曰爾姑從吾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主
 上先抵采石磯尤兵陣於磯上而磯下巨

大餘伴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至

上麾之使前王即捨舟挺戈先登眾皆披靡遂拔采石事
取太平後

上守禦乃始校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春二
月元中丞繼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

上慮將士難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
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

出奇兵擣敗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克兵扼江之勢眾矣尋守
溧陽攻建康功為諸將先三月從令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達

克鎮江夏四月授承信校尉領軍銓秋九月再攻常州會
青軍叛去與偽吳張士誠合徐公被圍於牛塘王與諸將力

戰大敗其眾擒士誠梟將張將軍冬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元
帥丁酉春三月遷充常州還中翼大元帥夏四月從徐公下

寧國秋八月克馬獸沙冬十月取池州戊戌春擢江南行中
書省都督馬獸水軍大元帥冬十有二月

上親取婺州已亥夏四月轉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江南等處
行樞密院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陞僉院十有

二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公拔安慶趙普勝
之水寨時偽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以

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
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平犯龍灣王共謀擊敗之己而

上整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敢譁辛丑春三月
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秋七月從

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龍灣冬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寇

上時駐九江聞報遣京師命王往援士誠兵敗得五千
人士寅春備安慶城難友賈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
通抗敵震動冬王往攻之秋卯春正月擒斬羅友賢餘黨悉
平三月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安豐王從
上擊之將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俘獲士
馬無算遂同徐公圓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通陳友諒攻南昌
王解圍而還秋七月後
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過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王與之戰
舟大較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繼火焚偽平章丹鳳急火
熾十里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瑄素號暴猛奮前迎戰王
射之定造中天支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尚強請
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師出湖口時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
上知其情命以舟上王應之謂將乃迎流而上舟蔽江
回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卒之出江求戰王遣火舟火
筏禦之敵兵奔潰還計數十里與之戰自辰至未不解
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既敗柳舟而已舟被圍援力
戰而脫於是友諒半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立友
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帥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
月理銜璧出降荆湖之地望風皆附陸中書平章政事秋七
月從徐公取庐州八月從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績十洞
牛陂諸寨進取贛南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韶州
夏五月還兵取安陸襄陽冬十月從徐公克秦州丙午春三
月從徐公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
將攻浙兩師次太湖偽將戶尹義等逆戰王擒之直過

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臺
夜環攻之偽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屯於舊館出我
師之背王統奇兵由大金港入結營東門復出敵背且填墮
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出親兵拒鬪王一鼓勝之士誠
復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王復擊敗於烏鎮冬十
月舊館降得兵六萬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番平江丁未
圍之益急士誠收拾餘燼猶督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
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書平
章軍國重事疏封鄂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軍
同徐公奉命討伐戊申春正月
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
攻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改河南敵兵五萬屯於洛水之北
將出迎戰王布陣既定車騎執弓矢衝入其隊敵殺二十騎
攢刺王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眾而河南諸
城先後皆平
上幸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大河河北諸郡又
平八月二日燕都無戰而克尤君北奔師次太原其守將廓
廓帖木兒帥眾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
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眾可亂眾
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廓帖木兒果中傷而遁已酉
春正月進攻大同竹貞奔城克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
遁李思齊迎降奉元鳳翔鞏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帖速
兵侵通州有
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擣永平過惠州獲江文清

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
其宗至三人及平章別佳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
牛五萬全師還燕次柳河川得疾而薨享年僅四十爾王之
為人守謙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
從大將軍東征西伐而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無
不克捷由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嗚呼若王
者可謂開國之殊勛者矣王之曾大父四三府君累贈銀青
榮祿大夫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莊簡妣張氏
追封開平王夫人大父重五府君累贈儀同三司上柱國少
保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安穆妣陳氏追封開平王
夫人父六六府君累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
丞相追封開平王謚靖懿妣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妻定遠

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男三人曰茂曰昇曰森皆

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為皇太子妃餘皆幼臣濂聞之昔日
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尉遲恭者棄劉武周仗劍
來後其後輔成唐業而恭之功為多於是生有鄂國之封歿
有忠武之謚今王之功非恭所可及

上之所以遇王者封謚與之雖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數優渥
揆之于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豈不
異世而同符也哉是宜銘諸貞石傳之千萬世一以昭
聖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至一以著王之勳烈於不朽云爾

銘曰

聖皇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嶽震
動馳驅震奮就神陳維忠武王其氣至剛杖劍來從飛渡

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捲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越
荆撫淮威聲所加小大畢米齊營既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
不戰而勝元君遠逝六軍倒戈本根既撥何有條柯乃收晉
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人百其勇於朔漢灤河所經誓將
剋擒遼虜弗驚王之忠精上貫天日輝其有光亘古不殲
員之廣漢唐莫過焉蹄所及王功為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
備殫勤勞光輔帝業邇邇之勳靖遠之威在古或罕于今見
之大功哉成王忽長逝當守與哀如失一臂爰加恩寵用錫
王封家衣綉裳昭耀泉官

天子曰噫未懷朕志其推爾爵上褒三世死生哀榮孰可比
焉王雖云歿生氣凜然鍾山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垂示
千億

洪武十四年夏

上詔群臣曰王者受命武功文德相繼成治定天下以武治
不以武也其崇文子顧茲成均地臨而陋何以振文教朕相
基於鷄鳴山下高爽平遠宜

天協朕心若歲此地侯興一代學乎群臣稽首曰

皇上聖神斯文福也乃以

天子學制校諸冬官臣恭奉明詔夙夜匪懈惟恐不逮
積如阜鑿山載石與士築基梓人効藝以崇文治
前衛親軍指揮譚格梓其工凡堂有七最倫所以
備道誠心正氣崇志廣業則諸生知所勸學
有室井履以序物貯以庫餘廩餘園重門總垣廣儲書

之問東而有館助教正歸看馬東偏列室辨次諸生馬
廟在學東方以魯基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凡為楹八百
一十有奇壯麗咸稱自經始以來

大駕臨役者不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祀以袖主數百年夷
習乃革明年五月冬官奏廟學成十有一日

天子遣使祀

先師以大牢禮畢胄子及民之俊秀登堂受業學之禮制備
矣十又七日

上躬臨廟禮行酌獻再拜而退乃幸學官廡諸生進拜堂
下博士臣既敷執經祭酒臣具顯諸經既畢

萬乘是還此千載瞻儀講而行之斯文增重矣六月一日
上又賜勅文重諭胄子禁制防遏之法訓迪誘掖之意無不

至為兢一

帝御奉天門詔臣訥文之于石臣拜手稽首不敢以不文辭承
命遂述興造始末為之言曰孔子之道垂萬世帝王之興

首建太學蓋學所以扶天理泯人心也建極由之而建大化
由之而運世道由之而清風化本原國家政務未有舍此而

先者或有未備則無以維三綱五常之具示作人重道之心
聖天子位居君師統道統于堯舜禹湯文武建學定規高出

前古凡我登堂養正將藝之士斯斯相勉相誨無有
養則正人端士輩出而為國家用

聖子神孫之業萬世而無窮者當自今始願臣等不敢不勤揚
帝命式昭盛代之興文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聖皇臣服萬方乘時經綸武備文揚儲慶發祥載紀紀乃

學基鷄鳴山陽平遠高爽非麓非岡式輝京邑隱若
考制定規

聖度曷量乃授工曹孰敢怠違工師用勸効技允臧有廟有
廊有廊有堂鱗比而重龍起而翔登用儒臣教化昭彰佩服

錦之弦誦洋洋正學有傳師道有常
萬乘來臨粗豆生光千載禮儀一代典章

躬親講道超軼百王聖製昭宣啓迪激昂
寵及青衿垂範流芳材育化崇殷序周庠立極作則遂紹虞

唐德進英豪業備俊良股肱
朝廷都俞若廟以佐文化慶祚靈長願佑

皇圖萬世無疆
御製視學之碑 永樂四年

朕惟帝王之興必首舉學校之政以崇道德弘教化正人心
成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唐虞三代之盛率由於茲後世之

君其學政或備或否是以治不古若也我
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龍飛

淮甸渡江首建學校親祀孔子日引儒臣講論經義求古聖
人之道身體力行既統有萬方即詔府州縣皆立學天下士子

雲集京師復新作廟學於鷄鳴山之陽親製教條頒布中
又命天下增廣生員復其家府州縣皆用春秋有事孔子則

以樂舞德教廣被海外諸國及蠻夷酋長並遣子入學故
之隆視古為盛朕繼承大統仰遵成憲乃永樂四年三月

日躬詣廟庭謁先師孔子前期三日雨而將事之夕雲霧
星緯昭明既天宇穆清旭日將麗舍萊蕭詠即興倫

武群臣咸侍左右師儒在席諸生序列堂下命祭酒胡儼等以次講經成禮乃還夫學以明道也道之體廣大光明配乎天地日月而其實不離乎彝倫日用之間孔子明之上以承堯舜禹湯文武之傳下以為後世柱綱常開太平於無窮而世之極其尊崇之禮者非孔子有所增益特以著明其道之至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惟我皇考繼統帝王尊師孔子舉天下皆約之使由茲斯道是以治化之盛淪洽周徧薄海內外罔不嚮風慕義朕景仰宏謨夙夜祇敬思惟繼承之道不敢怠遑爰因視學謹叙述皇考所以致隆治化之本勒碑于廟俾我子孫庶尚克欽承於千萬年

尚書郁公神道碑銘

解縉

國朝復先生之典禮所以付任才能用長舊典裁成輔相以全天下之士保其初終思無新故大小之臣咸稱職業班班有可稱道者豈惟天祐國家而賜之以多賢亦國家深仁厚澤有以積累充稱天心也嗚呼豈不盛哉乃洪武戊辰歲子以年少擢進士為中書舍人直翰林日侍講華蓋殿中時時引選官居前講官不避即顧問可否輒以直對一日見鳳陽郁公於儕輩中資貌環偉音吐濃暢威儀整齊知心意之上果賜名新即命戶部度支主事度支掌內幣賜予內直所與文淵閣相適也嘗嘗與之議論達經歷久相善也未幾陞北平部郎中先是戶部其屬有四歲分為十二故有是進階奉議大夫二十四年起授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每事廷中玉音顧問天下地里陰陽戶口漕運之數民則

無正遺謬在廷之臣莫不以難而諱然每有未嘗以精敏自多名位自高入又莫不以難及為滿遂陞尚書蓋寬大得體不為錮屑投資善大夫使母歸葬于鳳陽賓客至者數郡蓋公平生慷慨意於義餽財而好施尊禮儒生雅志喜交游不為冷熱衰親戚有急患難不避治家有法綜理微密而不傷於繁雖國家能曲成人才如公之才亦可謂難能者也今永樂三年八月五日公卒于官

上賜棺欽祭之為素服輟朝一日士大夫咸以為榮公本蘇州吳縣人曾祖和祖仲瑜父德字銘本母某氏祖父以洪武初遷鳳陽公隨而家為公娶嚴氏九善理家公于家事不以為言而井然有條無不舉公生至正丙戌正月十四日年六

子彬字孟文尚奉公之柩歸葬于鳳陽臨淮公嘗託予銘其墓而神道之碑亦不可無刻也乃叙而係之詩曰

泰運肇開賢豪生巨細咸植勳業成有奮布衣位六卿寬裕強敏豈惟承有善不伐貴不盈人道不惡天所矜有崇斯肝其永寧

義烏縣去思碑

王禕

義烏縣發為上縣論風土者謂其民尚氣可以義服不可以力屈故凡來為縣者苟有循良之政以善撫之則民無不樂從而政未有不為成者也國朝之制郡縣各置一令而為長官義烏自版圖入職方七十有三年為長官者已二十人而今亦幸其儒林公繼之求其有循良之政而善撫民者公其蓋庶幾矣公敏而練明而不察勞而無倦

容其為政務在抑豪縱鄉黨下使富貧大小各得其職要以
恩惠及人為本而於風化所關尤盡心焉先是民之役于官
者皆於夫傭之出上府卒吏遺至縣者輒覓夫乃行或使索
傭錢而去縣設關胥司其出納它有微歛更倚是名求之糜
錢日至數百緡公至俾民兩出減前十九不啻而溫寬者皆
勿有所與民大稱便因政久廢民或無田而被役而多田者
其役頗與下戶同公奉憲府令盡括其實定著于籍由是民
田苗米莫得飛寄詭匿多田者則隨其田之所在驗米之數
以受役而下戶細家差徭俱免民皆服其內平屬時黨虞卿
境騷動民心搖惑不遑寧居公早夜討論令民以十家為甲
各相團結且募民丁教以擊刺之法使行村落以察盜究四
境院寨之虞復集民丁戍守之人尤特以為安適焉

田告病公嘗以備待諸祠不應則露跪稽首以謝天七書校
不輟雨乃時降火起市中勢熾甚衆莫知所措公立穴而向
御衣以禱解衣投火中火乃撲滅人以為皆公精誠所感以
及有是會歲大侵官民相皆無入庸田使者按視將傷其
半公力沮之言極剴切遂得免十之八民用深德之惺惺感
陰陽家說有親喪十餘年休於柏忌不葬者公下今以百日
為限仍停喪於家者以不孝論民翕然從化不再問月就葬
者數百喪暇日則坐庠序與學官弟子講德業而問卷之
孰示以時見其師生而獎勸之仲春幼農必躬歷境力與其
父老盡丁寧告戒之意歲以為常所謂公之為政務以恩惠
及民而於風化所關尤盡心焉者多此類定若縣治嚴敬既
因舊而大新之三皇孔子廟及傍川龍祈二驛又一新其

觀縣據孔道觀瞻所係乃即西郭夾崇嶺而建門殿重門
創閣以嚴格開以謹候望東江石橋久壞於水重作其二
橋以復完繡湖隄廢則重築其東隄而植蓮其中並湖之民
賴其利焉此是興作皆使民有道民咸勸勉之公居官六年
以滿代去縣民乃相與謀曰公之為吾縣也不為他人所必
為而為人所不及為有德於吾民甚厚蓋米其足以養夫人
之口者刻之於石以垂永久志予為之言曰公之仕於縣而
民以及及之縣民所以難也而縣為最甚何哉蓋民
之難悅也而公之為縣民怨尤易歸舉而合宜彼其心
悅也者幾希不卒而公之為縣民怨尤易歸舉而合宜彼其心
而能有以及民不為所怨而為其所悅既去而見思若公之
自義烏者常人之世未十一於千百而已嗚呼若公者豈所

循良之表也乎公之為縣民怨尤易歸舉而合宜彼其心
率聯書之公於其去時其書為文而興作之功亦
謂同知新喻府事乃以公之印式為義烏其來以至正九年
六月而去以十四年八月公之印式為義烏其來以至正九年
維縣義烏百里之封俗本尚義義則同相時偏民孰臚其哀
孰善撫之粵惟我公詢我公爾民之吏不無不寬政以無
敵慈愛所推罔弗蒙被瞻言百里率固于公之維民心公實
優之役維民病公嘗瘡之民危吾危民饑吾飢凡民之困公
實麻之問農何如我耕我有問吏何如我法我守小大官
既安既昇民亦有言公我父母愛公父母敬公神明公去矣
孰保我人我觀百年如春秋遺愛之存焉其能泯絕湖
波其清堤之民之公思有永無斂來諸瞻瞻

謗公示後為則

重建閩武堂碑

陳瑒

廣東馬貢楊州之域春秋時為百越之地秦置南海郡漢因之唐為廣桂容管安南五府節度宋改清海軍節度元為帥府後置行省進入

國朝地歸版圖方數千里東抵閩浙西至湖湘南通海洋北界五嶺隱然為嶺南大藩遂開設三司統其所屬各理庶務都司以總軍旅布政司以宣政教按察司以肅憲紀妙選廷臣名勳才譽素著者為之文恬武熙頌聲載道嶺南之人沾被朝廷恩澤者已八十餘年每歲諸番入貢使臣宴勞及出使外國者咸集於此禮文之盛軼于前代郡人輩觀異不替歡喜一且練習防閑少謹致海寇黃白餐請聚蜂蟻之眾肆行

文翰類選卷五十三

四十二

文翰類選卷五十三

四十三

僭逆流劫鄉村侵犯城郭

皇上命將珍滅殆盡民始安於田里竊賂賄之懷特遣股肱耳目大臣相繼而來巡撫鎮守今年夏月總督兩

廣軍務副都御史滄州馬公至羊城偕總兵耿在侍郎

廣昌揭公總兵都督廣陳翁公按治清軍御史二楊公及都

布按三司諸公同至教場操軍以闕武堂低陋弗稱咸欲新

之舊基低者崇之屋宇壞者易之所用材木磚石錢穀皆在

官有餘之物與民無干不逾月落成為堂五間高三丈有奇

深廣如之貯望可見數百里之遠非但集將校聽求約觀士

卒操練而已誠為大藩之偉觀也都憲公與鎮守左監丞阮

公等請大勅于貞珉以垂不朽予惟斯舉乃大藩盛事誰不

可辭昔我

太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教閱之法未嘗少忘自京都乃

天下都司衛所咸有教場操練軍士肆佳

列聖繼承丕業而猶注意武備備言人於太平之世銷患於

無形保治於無疆之道孰謂講武陳兵為不急之務乎宋太

宗曰兵雖衆苟不簡閱與無兵同司馬溫公曰兵患不精不

患不多宋主溫公之言其深知用兵之道為將帥者苟能以

大司馬抵旅治兵之法簡閱士卒務致乎精若總戎行師何

敵不克何功不成也思昔周瑜以二萬眾破曹操水陸數十

萬於赤壁豈非兵之精乎謝玄以八千人敗苻堅百萬之師

於淝水豈亦非兵之精乎今諸公際遇盛時深知邊務講武

治兵於重熙累浹之世汲汲焉建閱武之堂嚴操練之法俾

嶺南衛所將校咸知所勸蓋有以副

朝廷委託之重清名重望豈讓古人哉惜予言不足輔張威

美而振耀之也遂叙其事以紀之

文昌祠碑

文昌祠碑

文昌祠碑

文昌祠碑

文昌祠碑

文昌祠碑

文昌祠碑

文昌祠碑

文昌祠碑

文昌祠碑

文昌祠碑

文昌祠碑

文昌祠碑

文昌祠碑

文昌祠碑

文昌祠碑

文昌祠碑

文昌祠碑

文昌祠碑

獲神映視舊貴珠運應矣既年守請于文以刻諸石按神
張姓諱善勲字仲子蜀之梓潼人而仁愛忠孝遇神人授
以大洞法錄護國佑民受為神主文昌宮事晉唐以來屢著
靈蹟元延祐三年進封輔元開化文昌司樞宏仁帝君此載
者大同經暨文昌化書者然也然考之漢晉天文志中
垣紫微之旁有星曰文昌下列司樞司命諸星意者神為文
昌司樞其以是與且所麗分野南直張宿不數度許豈神之
張姓寔本此與至考之周禮春官祭天之司樞而獻穀數又
非仕者之穀祿與審若是則神為玄象也昭昭矣而謂人之
善惡禍福必有應者豈大易所謂神道設教之意乎雖然使
人之善惡漫無禍福之應彼小人之逞胸臆者則亦何憚而
不為也豈理也哉商書有曰作善降之百祥作惡降之百殃
蓋必有神以尸者矣列學校又教人為善之地今諸生之呻
佔畢者既知大學為善去惡之方則好善必如好好色惡惡
必如惡惡臭體察於潛伏之時戒謹於幽獨之處毋或苟焉
以自欺可也如此則意無不實而吾心可正吾身可脩雖無
徵於神而神亦默相之矣藉使四通八達張肆行不殺而徒嘍
嘍然曰吾事神吾事神於乎奚有神而福於為惡者乎是亦
安在其為神也詩不云乎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應之式
穀以女請以是為諸生誦而復繫之以詞曰中垣有象如茲
珠名曰文昌光陸離其下四曜兩兩微命祿危非各有司惟
神文昌學道祠曲靖有祠差監庶憲佐來按適詣之諸生晉
白立為移棟宇言丹碧輝赫祀事敢怠而執事有恪立
有義我聞事神貴不欺惟人克誠神乃依好善惡誠之基

文獻類選卷五十三

四四

廣平太守去思碑

劉昺

諸生以此母或遺科名接武諒在茲神亦永饗祠望
夫重淵之明珠可取而有而當面之人心不可得而察之常
淫可徒而也而匹夫之一念不可移前屯部負其德而秦老
民悅守唐年滿九載將之京郡之人挽留而留之欲再借焉不
可得既去老幼涕泣思之若失厥父母者然乃既為生祠以
祀之而尤樹碑以識其思民人耆老鄉閭等走京師祈余為
之辭嗚呼秦君何以得此於民哉豈人與之衣家與之食去
之朴而禁防則章程破規矩惟民而自為故其民乃爾思之
歟秦君平生剛毅開敏駢多直氣而其政恒出於公平正
大一切姑息小惠耻不施肯人與之衣家與之食邪鞭朴去
無以懲頑禁防弛有以長善則章程破規矩則官守無其六
而民日就亂人何思余因而叩之晉曰秦君在郡百務畢舉
如興學校嘗重修官署聖廟時雨應諸賢象吏繪額之而生徒
日歸進士如聞曰野嘗助九邑逃亡荒蕪田二千四百八十
四頃檢馬敵多餘地七百五十七頃賜民耕作之子粒分授
而備荒有具賦稅無虧如精究獄訟於詳審之時丁鑑守
男婦得生者一十九名口如特敘有積穀麥等雜糧三十
九萬八千五百七十石有奇官賑之六戶一萬五千有八
百而口則一十五萬九千餘皆挹派之矣其民之聞風自歸
者五千八百七十七戶秦君尚友于左矣如冉伯子永懷
慶賓元明善慕李文靖公漢卿玉照祠首為前祠之碑
碣用垂千百世不朽若此者人而不知其德而不知其
善而嘆終而徒目非此蓋其德而不知其善而嘆終而徒目

且環天下絕銅車以懷千里者凡幾而問以才能自負者小
 局當其作爲以興利益而格人心然心每勞而民不知慕
 其澤愛命博而人反以厭其德甚而至於怨且排者不少矣
 況望其去而思者乎夫秦君既去任其人尚思之而不忘此
 殆不專於事爲之粗迹而實有所以然之妙存乎其間者何
 哉余聞之感人以精不以迹動物以神不以麗聖人之能也
 然賢者幾于聖君子幾于賢秦君其所謂君子而得感人之
 動物之妙與何民之譽奉若是也廣平之人徒知秦君之
 器與志者有可以思之而不知其所以思者豈不能動于
 秦君之精與神而有所不能自己耳此正所謂行而不不得
 于心者也余告焉晉等猶漠然若未悟故曰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刻于石以彰來世

文翰類選卷百五十四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四行狀目錄

梁

任彦升一篇

唐

柳子厚二篇韓退之二篇

宋

宋子京一篇蘇子瞻一篇程正叔一篇

元

虞伯生一篇姚端夫一篇

國朝

王漳一篇謝肅一篇胡廣一篇胡直一篇

王朔一篇

文翰類選卷百五十四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四行狀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四

行狀類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梁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任彥升

公道亞生知照隣樂庶孝始人倫忠為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天才博瞻學該明至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樂分龍趙詩析齊韓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歟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夏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初流放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益口世祖毗贊

兩藩而任總西

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子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謀出股肱任切書記

肱任切書記左軍邵陵王主記室參軍記允焚林之水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風體所以益除邵陵王交又為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後選衆而舉敦說斯在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福藩屏公以高昭武穆惟威惟賢封開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又以奏謀連進號冠軍將軍越人之巫覡正風而化俗篁竹之會感義讓而失險邪吏忘其西吳龍女狝其東皇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泣血千里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速衣裳外除心哀疾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而茹感肌膚沈痛瘡距故

鼓非樂云之本紀羣非隆殺之要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

家入徙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公內擢寬明外施簡

惠神臯載穆轍下以清武帝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如千

戶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

刺史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三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

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兗徐接壤素漸河潤未及下車仁聲先

洽玉關靖柝北門寢扃朝旨以董司岳牧敷與邦教方任雖

重此比為輕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上穆三能下敷五典

肅綱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穆三能下敷五典

關玄闈以闡化寢鳴鐘以體國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奪金恥

訟蹊田自嘿不彫其朴用晦其明聲化之有倫繫公是賴岸

序聲與儀形國冑師氏之選允歸人範以本官領國子祭酒

國辭不拜八座初齊以公為尚書令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夫

國家之道互為公私君親臣忠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士

同歸亮誠盡規謀猷弘遠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士

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編戶殷阜萌俗

滋繁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頃之解尚書今改授中書監

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綸允繼武皇晏駕寄深憂國公仰

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綸誦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

穆之憂聖主嗣興地居旦暮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

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地尊禮絕親賢又詔公入朝

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蕭傳之賢曹馬之親長之者公也

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並

表疏累上身沒讓存天不怨道梁岳賴峻某年某月日薨春

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秘器。以表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官供給禮也。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豈徒春人。不相傾廬。靡肆而已。或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必情之所隆。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體養履正。神監淵邈。冠冠民宗。且瞻惟允。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契。勸升景業。熾和台耀。五教克宣。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寄重先顧。任均負圖。諒以齊徽。二南同規。性哲方憑。保佑永翼。雍熙天不。勅遣奄見。竟落哀慕。抽割震動。子厥心。今先遠戒。期聽諫言。茂崇嘉制。弘風猷可。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綬綬具九錫。服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黃屋。左肅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公道識。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僕妾不親。其喜愔。近侍莫見其傾弛。他人之善若已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耻。誘接恂恂。降以顏色。方於事上。好下規已。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帝子儲季。令行禁止。國網天憲。實諸掌。握未嘗鞠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有不及內。恕諸已。非意相干。每為理屈。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華交與緼緒。同歸山。澤與蓬萊。俱免。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却山洛水。協應史之志。丘園東國。錡鉞軒冕。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猷與靈人爭旦。緼懷與素瀨交輝。置之虛室。人野何辨。人何點躡。腐於鐘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趨王之意。乃知大春屈已。

五王君大降節。後致之有由也。其并木之奇。泉石之美。公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爰造九言。實該百行。遵於未萌。申炯戒於茲日。非直旦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命公注解。衛將軍王儉繼而序之。山宇初構。越然獨往。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尚想前良。伴若神對。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豪。傍思才淑。正婦之操。亦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好德。愚竊惑焉。即命判削。授杖不暇。公以為出言自驕。驕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先是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修。以記吾過。且今戒懼不怠。從諫如順流。虛已若不足。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信必由中。貌無外悅。責而好禮。怡寄典墳。雖牽以物。後致無怠。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並勸戒一家懸諸日月。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大漸彌留。請耳。點殯之請。至誠懇惻。宣古入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著錄。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狀。

唐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

柳子厚

公字惟深。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有濟南太守卓者。去其土代仕江左。公實後之。柳氏自黃帝后。穆降于周魯。以子命族。因地受氏。載在左氏內外傳。及太史公書。自卓至公。十有一代。為士林盛族。著于南朝。歷代史及柳氏家牒。惟公質貌魁岸。度量宏大。弘和博達。幼遇節必立。恢曠放弛。而應。

其居室奉養撫字之誠儀于宗戚下躬行著焉其莅政秉仁
端直之德洽于府寺而外美彰焉凡為學略章句之煩亂採
撫與旨以知道為宗凡為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
己為用自始學至于大成就嗜文籍注意鑄礪倦不知游息
威不待獲楚儒言經旨夙有聞知年十餘歲有稱神巫來告
曰若相法當大且賤幸而為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
也公諸父素加撫愛尤所信異遽命奪去其業從巫之言也
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播紳者所不道巫何
為而能盡之也且令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教而為異術不若
速死之愈也於是為學甚篤其在童幼固不惑於恒譎矣開
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百數公為之冠禮部侍郎韋陟與而
目之一舉上第調受宋州單父尉操斷舉措通乎細大絮廉

檢守府於道次加車馬秩滿江南西道連帥聞其名辟至
公府以信州都邑人惟內客靡弊殘耗假守永豐令公於是
用重典以威姦暴鋪大和以惠繹屢除物害消去人隱吏
無招權乾沒之患政無犯令尤苛之蠲宰斷漸制聽於公息
耕夫復於封塲商旅交於閭市既庶而富廉恥興焉既而
教庠塾列焉里閭大變竟有能稱遂表為涇州豐城令
如永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授衢州司馬夫器宏者壯効以
撮之任足逸者難局以尋常之地公遂滅迹藏用遁隱于
寧山群公交書諸侯走幣皆謝絕不就方將究賢人之業
子之儒味道腴以代膏粱舍德輝而輕彼冕黻榮養
如也朝右籍甚有聲徵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
裝束上道公常好大體不為細家之迫速非其志也

授君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奸名除殿中侍御史賜
緋魚袋赴江西與租庸使議復權衡及常平倉便宜制置得
以專任和鈞閔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道
遷侍御史充江南西路都團練判官時屬安郡不知連帥之
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謀所至風動其有非常之政
裕于人者必舉其課績歸之使府又以文采殷勤歌詠之俾
其風謠頌聲聞于他部達于京師而後已改祠部員外郎轉
司勳郎中餘如故就拜宋州刺史公於是酌古良牧之政宜
于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之說稱于人者承而守之均利
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教之禮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
緩九賦推廣厚之心以固和慈保萬人明其制量臨長羣吏
示之法禁考中備敗無不得其極理行高第朝廷休之召拜

諫議大夫充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將舉其能政端于外邦也
公則修震書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處事詳諦無依違故縱
之敗奉法端審無隱忌峭刻之文時分部所繫於公尤重凌
江並海蠻夷越之城皆所括焉復命稱職加朝散大夫又拜
左庶子集賢殿學士奉朝請后修其官政統理文籍紀于祕
府拜尚書右丞直而多容簡而有制去苛削之文而更皆率
法務弘大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祿大夫迁右散騎常
侍涇卒之亂公以變起卒遽盡室奔匿于終南山賊徒訪公
所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問焉公亦名氏以給之猶家屬以委
之賊遂執公愛子榜筆訊問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即步入
窮谷披草徑踰崇嶺由驢駝朝於行宮上嘉其誠節不時召
見公頓首涕泣陳計畫賊平策勲賜輕重都尉封宜城縣

伯拜尚書兵部侍郎初公名載字元興致是奏請改入以滌偽署之汙是歲盜據淮濟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事事李元平者有名以爲才堪據殺拜爲汝州羣臣望聲徇利者皆曰德舉公獨慷慨言於朝曰是夫喋喋衛玉而黃石者也王衍誤天下殷浩敗中軍華而不實異代同德往往見獲何寢之懷時人不之信也未幾盜襲汝州以元平歸凡百莫不嗟服焉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登朝聖主親大政造膝盡規諫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援下情于上以酌天心順嘉善于外用彰君德故致績用茂著而人罕知之然其章布於外敷聞在下者十一二焉貞元初上以旬服長人天下理本於是親擇即吏分宰於京師外部未幾而人誦大和繁壞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章事張旌賞并

文獻通考卷百五十四 一七

臨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旬服之政固宜慎重然則此胥胥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倫也不知所賀上深然之漢惠悅曹參之言絳侯慙曲逆之對考之前志我無負焉既而西戎乘間入邑許以請盟待中北平王燧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有異慮公獨陳謀獻畫言我之許固不可許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冊命上將蒞盟諸戎果縱兵逼好大毆掠而去上召對前殿嘉歎者久之時諫臣有廷爭陷於訕上者上未之善也公從容候間陳古以諷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讜正之言詞旨切直意氣動懇動合聖意卒見納用無何

興服器得罪于左右者有司以盜易

論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詔因抗疏曰跡其罪狀未其指方春殺人恐傷和氣上皆之大悅即原其罪刑官慎恤之正於邦典聖君含育之德彰于天下論者難之時上相與光祿卿裴映不協候公休沐以御酒或關陰請貶之制命既行公堅執不下請訊支計之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窮理辯刑而映竟獲宥克復本職白志貞有羈勒之勸獻利屢中上嘉其功效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爲骨徒雜類出自微賤負乘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聞而止公竭誠盡忠憂勞庶務有老忘之疾懇迫陳讓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于昌化里終於散地故襲贈不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誠之節侃侃焉無所屈也故處心積慮博養之道表于朝端邇遠釋回朴忠之誠沃于帝念內

文獻通考卷百五十四 一八

有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能直道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廛之上以處其子孫無一畝之官以聚其族屬待祿而飽傭室而安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達生知足落如此夫其子恭父慈善行也拊循制理能政也直廉潔靜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冒危以扞牧圖大節也犯顏以陳討讓至忠也有一于此皆宜旌褒矧茲備體焉可以已固當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孤淪寓遐壤父替彝典罪在宗屬敢用評薦舊行數贊風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徵於誅謚則有司謹狀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曾其諱京既冠字曰

復舉進士爲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膳部
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秘書少監自考功以來凡四
命爲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瘵與曳就休備哀敬之節由
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
于安邑里妻黨之室無子伯兄前監察御史瑞仲兄前大理
評事養以公文行之大者告于嘗吏于公者使辭而陳之大
曆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衮揚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
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
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饌厚以泉布獻焉公曰非是爲也其
嘗爲北都賦未就願即而就爲其官室城郭之大河山之氣
關開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由興苟
得聞而觀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利來蓋異前志也吾不
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山仿倂而歸賦成果傳天下爲咸陽
尉留府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爲博士舉禮修睦典合
于大中者衆焉淫人作難公徒行以出奔問官守段忠烈之
死上議罷朝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公進
曰是非宰相之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況其
特異者乎上用之其勞勤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大巡
狩告至上行罪已之道爲白凡我執事之臣無所任罪予惟
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爲相者公曰天子加惠羣臣
而引愚爲德至厚也而爲相者復是無以大驚乎後且示天
下率其黨爭之上變于色在列者咸悔而退公大呼曰趙鼎
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不果復上迎訪太后問數歲外所
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子感悅爲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

則附于考功莫不陰授其旨意而爲進退者及公則否卓然
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公入朝關東向之禮且久矣公自爲博
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歷二十一年勤以爲請殷祭之不廢繫
公之忠懇是賴故有赤紱銀魚之報焉昭陵山峻而高寢宮
在其上內官懲其上下之勤輒汲之艱也謁于上請更之上
下其議宰相承而調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
也其儉足以爲法其嚴足以有奉言敢觀其私容而替之也奏
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公者六七人其餘皆曰更之便上
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在集賢奏秘書官六員隸殿內而
刊校益理納資爲骨而仕者罷之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
文新志制爲之名曰貞元御府羣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
月權其贏以爲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受
三倍由公而殺其二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
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署作書閣廣群官之堂不取於將作
少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爲能益器之與
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感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
用用鄭吏部高太常爲相而以秘書命公所以示優之也公
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揚雄之辭而其詁訓
多尚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悅於人世得以傳其業其
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之事涉歷代洎
國朝之故實鉤引貫穿舉大苞小若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藏
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揚子所謂仲尼駕說者耶夫其忠烈之
寢也相府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
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

去也。其忠類朱雲其孝類顏叔康類公儀休而又文以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爲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爲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其終焉公之薨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沒毀也夫人之父曰惜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太保某故集賢吏也得公之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

贈太傅董公行狀

韓退之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開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楊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壘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壘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虐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立皆兩舉手曰不敢得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秘書省太府太常寺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

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幾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遣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甚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放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雖龍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北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和兵襲取之清官而迎王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拊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友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閣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三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於上者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

龍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
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
記退以表辭者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
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為宰
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
賀中書侍郎平章事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
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
顧公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
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
兵部尚書又謝上語問曰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
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
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為兵部尚
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
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使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
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敗遊無度其將李萬
榮乘其敗也逐之萬榮為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
亂求殺萬榮不冠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為
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鄭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
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
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
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
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伯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遂以
入及郭三軍緣道譟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

居初玄佐死吳淦代之及輩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
命軍士將以為當故惟恭亦有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
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
無害已也委心為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
曰公仁人也深以相告故大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
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
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御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無
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寒暑
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
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
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
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即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
為檢校金部員外郎吏部員外郎判官職事脩人俗化茹水生
白鵲集蒼鳥為巢如小同鄉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
大咸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
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
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
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
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飲既飲而行於行之四日
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
洋洋有蘭其邦蘭道謹呼公來之今公之歸公之歸公之
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既死矣人誰與之公之薨也
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妄朋才飲酒不醉笑惡無
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

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漢全素漸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秘書省著作郎漢為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為大理評事漸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君諱某字某其先為高唐當周之衰處晉為趙氏晉亡而趙氏為諸侯其後益太與齊楚韓魏魏為六國俱於其別子趙奢當趙時破秦軍開其有功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為氏梁有安州刺史文侍申贈太尉岫岫生喬卿任東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末兵亂令燕王善師之以有幽

都之衆武德初朝京師武候大將軍封南陽郡公平莽大梁新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琅為王給衛舍參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為東州刺史同空河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為司徒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謚莊武莊武之勳勞在策書君其長子也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授河南府參軍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以八子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獻御服用物弓甲皆備惟少卿司徒之薨也刺背出血書佛經千餘言以報之墓側植柏終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一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終于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少府監上卿求追贈絳州刺史布帛百匹

有信義其守官恭慎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穎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競少府始孩顧記以其姪為繼室是為陳國夫人陳國無子愛君與少府如已生其薨也君與少府喪之猶實生已親負土封其墓夫人榮陽鄭氏王屋縣令況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恒置左右子男二人故前左衛倉曹參軍賊若清道率府曹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擬其大者為行狀托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宋

張忠定公行狀

宋子京

張詠字復之年七十惟公東寧嚴之氣凝隱正之量學在羈貫不惜兒曹毅然志擢高自標置就外傳即覽經書必味於義根學乃知於言選家食無以本業挂往手跡墳墓每有屬綴輒据庭樹摘枝而讀者不終篇未嘗就舍磚礫若多節然表大厦之材居然晚器弗示良工之朴太原王搏名知人見公懷然異之獨謂公曰唐魏文公本生此卿故老有言後五百年復出一佳士元精回復祭酒當之矣公謝不敢當與國四年始遊鄴下與故上谷寇公準推轂引重時屬鄉里命秀方國試言府將雅欽公名議為舉首風儒張輩者惴惴有行疏畧少文公即以撥謁府盛稱其長輩終得薦為公為一彙茅有吉爵祇相先讓夷之風一變河朔明生進士及第釋褐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尤屬風迹大江之南民俗文僻因

以手而上下獄為人而重輕公廉知其狀痛繩以法精力於
職如神沈其銀簿鎮之忠厚吏樂其職多一笑而歸休
民協俗居或減年而從役就改將作監丞著作佐郎解秩授
太子中允開掌麟州軍事夏臺并靖西戎方強公緒起亭鄣
精明烽火坐贊叔教秉羽之策多參謀姚穿土之樂伐謀取
勝西鄙以安端拱紀元天田躬籍轉秘書丞明年充禮部考
試官已事復倅相州一懼之年宜為親解百斤之贖終以懇
辭乞黃牒上市征以便迎養詔可其奏月餘召賜再品服知
浚儀縣俄為荆湖北路轉運使事不諱上世咨其清劾罷太
守蓋賊疲壞者十數人悉條所部廢格於弊者百餘事按
威所振吏皆股弁察廉使上其理狀璽書褒獎三年遷太常
為郎中再旬乘駟赴觀加錫紫翌日遷虞部為郎中再旬
授樞密直學士賜錢五十萬判銀臺承進司門下封駁事兼
三班院河東大將張永德小校犯法因笞而死詔按其非公
即封還制書白上曰永德為國牙爪居天下勁兵焉若以一
部曲推辱主帥臣恐有輕上之心不納因不關銀臺而下書
譙讓未幾果有營兵脅訟軍候者公復爭前事上即優詔謝
之會賊順緣間坤維搖亂偏師數萬鼓行而西太宗以公為
池弄赤子之兵荆棘生大軍之後疇咨上輔崇簡守臣參
武功蘇易簡白上曰某甫可屬大事當一面若奉將威命降
諭劇賊陛下高枕永無西顧之憂矣乃命公知益州揆日占
謝賜白金一百四十斤賜知出郊不復內御子頗引道初無
辨嚴朝家方以大師未集留之半歲公潛簿所賜上還長府
其秋遂詔赴部公終不復言至道二年改兵部猶為郎中會

丁新昌郡太夫人之喪恩詔奪服陽秋之義不以家事辭
禮經所執亦推順變之文真考兩層適臣均霽即拜紳大
夫歸朝遷給事中戶部使七旬拜御史丞咸平二年知
杜絕書謁時稱得人夏政工部侍郎知杭州五年移京光
年轉刑部復為樞密直學士再知益州尋加吏部猶為郎
中景德三年罷歸領三班登聞檢院奉詔請先時生賜於
是弗損家第賜告環中造適移狀言上醕請外藩羣臣
兼江南安撫使代宗成禮改尚書左丞昇人以秩滿願留
拜工部汾陽使至又進禮部皆為尚書疾劇還臺求訪高
君刻需頭之奏願遂角巾之遊魏舒之先行後言人無知其
去位平津之何恙不已詔益勉於存神猶達半年必於得謝
上不獲已出公知陳州以大中祥符八年八月一日遂終于
里下享年七十嗚呼景命弗究宗工其知仁均哀職我何
贈邦人改祠而為諱道路舉音以過喪真宗聞訃震嗟追
尚書左僕射以天禧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權窆於陳州死
丘縣孝悌鄉謝村為從宜也公始娶夫人唐氏卒繼室以太
原郡夫人王氏即河陽節度使顯之女允執婦道以佐君子
後公三年而歿子從質以父任累遷至衛尉丞居公之喪一
月以毀而夭女一人適故內相王公禹偁子嘉祐母弟說以
公延賞今為虞部員外郎孫四人曰約曰綜曰緯曰紳咸以
忠厚世其家公階至正奉大夫勲上柱國魯開國公食封三
千七百戶實戶四百其大較也公姿宇英邁謀議敏敏道架
俗表氣籠霄有極節俠已然諾不寢不擲如玉如璧脩詞立
誠博見強志部書兼兩員蓋成陰佐郡被邊遭時台武入端

封而試焉同策紫張鞭赤以射侯槍矢如破物物歸人遠甚及司封駁則詳言梓潼有任國之沈正終身實則推茲觸埃有傳咸之剛簡治益部也宿師也結縣官之食據史傳手在狡啓心公乃賤售益監翔貴困來質運鍾宜諷告卿縣民或妄言沮公公斬之以徇自是見糧大集戰士倍氣矣自不逞挺亂重城晏開主帥王繼恩上官正頓師入保埋根不進坐失脫免之拒居若賈胡之留公以為將不親行衆不可使乃勸正自當一隊以賈羣勇正許諸行有日矣公慮其不進於是推牛宿帳具出賤之禮中坐酒酣親舉屬軍尉曰爾曹俱有親親在東蒙國恩厚恐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掃寇壘盡其喉類平定之日東向以報目見朝廷舉萬年之賜豈不快耶若猶老師逸因疲民曠日即此地還為汝死處也正

文獻通考卷五十四 十九

由此車行深入詭道兼進殊死鏖戰盡俘凱旋公乃出車勞勤撥金大會以次論獲先命行賞皆伏公氣決不敢仰視繼恩帳下卒緹城夜逸更執以告公惡與繼恩不叶即命繫投皆并一府無知者先時劫掠之際誣染尤衆脅從有狀歸訴無階各保營壁其懷指貳公以為鹿不擇陰既仁生路虫入其腹懼益屬階亟下符移鑄說魁宿宥其技黨縱歸田里壁以大恩訖無敢桀及在任也屬六羸南牧靈旗薄伐公慮遠夷為變欲出奇以勝之因取盜賊之尤無狀者磔死於市漂然人望遂臻靖嘉每吏牘便文久不得判公率爾署決人皆厭伏罰既值罪案無履情蜀中喜事者論次其詞認爲誠民集錄墨傳布雖張敞之爲京兆時時越法縱舍黃霸之守黃州人人咸知上意無以過之牧餘杭也遺民薦飢方蜡不戶

稻蟹無種原田苦數民挾鹽利以冒公禁者日數百輩公一切皆遣不徇鼻法選成人啓曰法亂如是人將安禁公勞之曰餘杭十萬戶飢者七八弗挾鹽利無復生意若果禁之彼將圖視衡擊以擾居者則大矣爾曹第忍之俟其歲定則太守復以三尺律從事矣是年雖歉人無從命者富家子與壻分財不協詣府廷辯壻曰彼先子有治命壻七子三因出遺孔子不能舉其契公索酒酹地曰彼父知人也當死之日子方冲孺託養於壻苟子有七分之約則亦死於壻手矣今當七分歸子三分歸壻於是二人號慟以爲神明公之操決率是類也原其遇二聖也以功名自任故力與命情顯八座也以方格見信故言與行危本乎直清貫以忠恕無乞靈微福無人非鬼責復重剛不險臨大節不奪茲崖弗揀於猛獸山川寧於驛角若夫安世之恨謝翁歸之滅私大有之文明小雅之愷悌公皆兼有其美惜其未極柄用遽行廢理上欲爲相者數矣天之不報也悲夫公雅好著文深切驚邁以不偶俗尚自號乖崖公尤善詩筆必襲情理故重次薛能詩序之曰於言既奇意在言外議者以公自道也生平論者仲氏就集之成十卷以行於代內外歸之日無指膺之妄無雜弔之宿終齊事而乃賔取禪書而頌德漢廷諸老恨王駿之不侯天下之人爲隴西而流涕斯非遺愛實直立功立言之極歟敢撫今猷以須臾闕謹狀

文獻通考卷五十四 二十

司馬溫公行狀

蘇子瞻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煥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

溫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大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諱氏贈溫國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在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以迄於今世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沒於縣令官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抗號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歲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抗辭所遂官求養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至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改相龍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奇之及是為樞密副使薦公召試館閣授勳同知太常禮院中官奏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國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縷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國簿其為繁縷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義者據於文正諫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龍籍為鄆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已為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有言官苦罹而民疲於遠輸麟州富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也公

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利禁之其後麟州為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為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二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之有能耕麟州開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野河西者長役之耕者必眾官雖無所得而羅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為戰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籍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既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贈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為瑞若偽為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權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其皆不當賀詔從之從遂以為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為不當收公言輒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真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為當黜事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洵同上疏願為宗廟社稷自重卻罷飲安養神氣後官頗進見公右小臣賜子有卿厚味腊毒無益養者皆不宜數飲公言細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

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將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上 樓
太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
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
京邑亦足以保天下之望疏上 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
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
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為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為并
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
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
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敵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
強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
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
鹽事請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

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
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
瓘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
太尉洙為監察公從容謂洙曰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
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
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爾時嘉祐六年閏八月
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
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
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
其所厚善者爾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
稱是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
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

寸紙以某人為嗣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
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太子稱
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
不賞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
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
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
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
宗遂受命充國公王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
姚坦為亮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
乳母入問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成疾爾太
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為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
之齊國獻太子王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姪而謙

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為法公主事夫以
獻穆為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
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瑋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
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
之感懷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
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
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
院上疏言經略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求世
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輿使不得
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吏謹謹而逐御史
中丞輦官悻悻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孽於於
軍人置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紀特嚴於用法有疑其於一

夫派言於道路而爲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凌遲之漸不以不正充媛董氏竟追贈妃嬪又贈淑妃朝服百官慰定益行冊禮葬給國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國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今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表蓋引却慎夫人坐正爲此爾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期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

卷一百五十四 二十五

白剛正如魯宋道質言且言者當信用之辭蔡如馬季良譏謂如羅崇勳者當踈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廢太子史丹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爲戒時公所

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僞賈价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价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爾令兩府皆遷無名若以政爲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觀望已而都知任守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慈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可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爲節度副使斬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陝西刺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曆間籍陝西民爲鄉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迭遣歸農而惰遊之人不能復反南畝強者爲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院

卷一百五十四 二十六

公言廣淵效節不可謂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即帝位特許有加周世宗鎮滑州張美爲三司使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爲之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拜即教吏以公手書爲案置於中樞中外訥訥御史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賜初四日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抑伴倣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言

朝廷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經略吏趙
滋為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
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為不材
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戒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
桀傲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萬宜北狄之隙起
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選將
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為法而以中祐為戒將不可長宜救
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撤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
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降龍圖閣直學士
判流內銓改右議大夫知制誥四年貢舉神宗即位首擢
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
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輩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公曰

文獻通考卷百五十四 二十七

臣不能為西六口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
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
內臣至閣門賜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
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為御史中丞初
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抑常朝班為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
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不抑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有
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
可復為臣願俟宰相抑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
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
廣言路臣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
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
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

小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
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
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貪食其廩給非祖宗大意
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為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
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劾乞加遠覽章五上上
為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承禮劉有方二
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諸事
中正而鄜延鈴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權舜臣降黜
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
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
無臣不敢違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官師直省
官郭紹選等四人為各門祗候公言國初革創天步尚艱故

文獻通考卷百五十四 二十八

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
也閣門祗候柱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廝役為之英宗山陵公
為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
言西戎步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眾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
納其眾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眾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
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眾歸我不
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
矣若名山餘眾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
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從遣將神諤
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自此始矣兼翰
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戒婚婦謀殺其夫而死者吏疑
問即承知州事許遵雖有司當婦紗而許遵上嚴準

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
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公言謝殺猶故殺也皆一
可分若謀為所因與殺為二則故殺亦可為二邪自安石
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雖知
審官院百官上尊號不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親不受尊號
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遠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曰
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為深恥於是群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
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
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
上大悅手詔答公非卿朕不聞此言者為答詞使中外曉然
知朕至誠非欺眾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
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
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
省武臣宗室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
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來辭
賜鏤時議以為安石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
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安石辭祿猶猶然則辭位者國用不足
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若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
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
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
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雖如兩
澤夏滂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除奪民利其害
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
帝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賜昭

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
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
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之會安石
制遂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上問
可為諫官者公薦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
茂則同用視二貽河東水災公言用都水監丞呂公著
乞於二貽之貽河東水災公言用都水監丞呂公著
蜀漸備乃其害於河東水災公言用都水監丞呂公著
西之患時論者多不同公於上朋友復論難甚苦卒從之
皆如公言賜詔獎諭至安石始為收斂立制置三司條例司
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
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
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謂公為公真宰相雖田夫野
老皆號公曰馬相公公亦知其為君實也邇英進讀
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
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
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
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
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
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
不可變也後數日呂公著曰先王之法有
者正且始和布法象變是也有一年一變者巡行
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百有
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

臣爲條例司官爾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繩布法也何名爲象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條有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其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死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從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訥訥何也王珪曰臣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況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與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擇富民亦不擇也公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晉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十餘錢草入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曰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

之儲而錢幣多耗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日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至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能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返開喻苦至猶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今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諒彼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苗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間里惡少爲奇兵調民爲壯糧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驍然公上疏極言方山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

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餼飯皆常造後無用而費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之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項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先病民也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濕痺自疑當風乃豫作遺表大略如六事加詳盡感親書藏封置卧内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西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遽道呼曰公

宋史卷一百五十四 三十三

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群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

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才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未罷減皇城內彔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嚴敢計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陸路已行之矣小臣積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關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草恩還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

宋史卷一百五十四 三十四

必變雖安石悔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皆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推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繼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不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

衆議乃定公以爲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舊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覓見在者遂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變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贛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遠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諡

文獻公集卷五十四 三十五

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數日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教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爲使用兵爲非時異議者其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今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天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畧等爲十科求天下遺材命文臣歷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爲進士高第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

以有與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與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母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糴糴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糴賤及下等則增價糴貴及上等則減價糴惟中則否及下等而不糴及上等而不糴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己以聽公公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于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謚以一品禮服贈銀三千兩綸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

文獻公集卷五十四 三十六

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追居洛陽往來陝郊洛陽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令晝夜寢食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蜀南之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

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
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
卷翰林詞草三卷註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五卷註繫辭二卷
註老子道德論二卷集註太玄經八卷大學中庸義各一卷
集注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諸目三卷書儀八卷
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
金玉聲焉樂石也必有通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
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覈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
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總其書置局
祕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恕祖為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
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
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

文獻通考卷百五十四 三十七

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為製叙賜名
資治通鑑詔通英讀其書賜額即舊書二十四百二卷書成
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
河郡夫人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
為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植皆承奉即公歷事四朝皆為
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子之言
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忠吾君不能謂之賊
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甚厚及拜資政殿學士
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
亦識其意故為政之日自信而不疑焉呼若先帝可謂知人
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軼從公在
二十年知公平生為詳故錄其大者為行狀其餘非天下

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

程伯淳行狀

正封

曾祖希振皇任尚書虞部員外郎此高家
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夫人崔氏長安縣太
君張氏父珣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
顯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為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
為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
太宗朝以輔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
今為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
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歛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
爾其所指而往果得銀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疊記過人十
歲能為詩賦十二三時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

文獻通考卷百五十四 三十八

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其以女
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司馬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
有惜其兄宅以居者掘地中藏錢兄之子許曰父所藏也今
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
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
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
年間即過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
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
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
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
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下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
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煮舍無不安便時感暑世

利大行死二甚衆獨鄧人無死者先生治役介不勞而事集
當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
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募以避親罷再
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
爲貴家富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父則
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
不便多爲浮論欲阻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
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
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
事上元劇邑訟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異暇又治
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稱田田賴陂塘以
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萬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票於漕

卷五十四 三十九

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此如是苗稿矣
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
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咸不下數
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田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
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曰漕司給米貯營
中至者與之食自是全生者大半措至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
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
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二日之
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
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
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
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

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邑俗尚焚燒雖
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
官有母死者憐於遠致投諸烈火愚俗視做先生之教遂廢
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
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
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
丞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
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地二三見遂期以用每將臨必
曰頗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
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則後進其
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材爲先生不辭辭以誠
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

卷五十四 四十

父表弟張載等願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意
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
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王于
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
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求當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遇不
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慨然曰
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浸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
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
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
又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
進尚德之風寢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常謂
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

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是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

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

教之使勿為及罷官儀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

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拜就移澤

州晉城縣令澤人馮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

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

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為偽無所容凡孤容殘

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

所養諸鄉皆有校暇則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

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先生

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

百人矣鄉民為社為立科條推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

萬室三年之間無盜及聞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

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

之果然家人驚異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

者也河東財賦窟也官所科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

取之則其價翔踴矣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

定其價而出之富至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

二三民稅常移近運載往則道遠就緒則價高先生擇富民

之可任者預使贖米運郡所費大省民力用舒縣庫有雜納

錢數百千常借以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

用而不取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皆差

役後及則互相糾計鄰里為仇先生盡知民在憂痛第先

後按和而命之無

引辭者河東義勇農則教以武

好直者必欲力攻以勝由是與言者為敵矣先生言既不行

懇求外補神宗猶里其去上章又面請至十數不許待

罪神宗將黜諸言有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

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

罪而獲遷刑賞混失累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恭白同列之

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為守者嚴

刻多忌通判而下吳敢與辦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

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筭庫細務無

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辯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手反

重獄得不死者蓋以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

財為外都水丞恆資與視州郡欲盡取諸瑣兵治二股河先

生以法拒之時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防肆其

虐用衆逃而歸州官張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

官相視畏防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為亂防有

言其自當之即親往門無諭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

入具以事上聞特不復遣後防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

攝既而揚言於衆曰彼亦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

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亦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

婦決時先生方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忠煥以事急告先

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

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蓋以廂卒見付事或不集當親

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目

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

臣為汝等死

臣為汝等死

衆皆自効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

泗老繩以度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

濟衆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

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

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至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

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此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

杞霽恩先生曰吾罪滌衆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

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

木務薦者言其不當叙年勞可遷秩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

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

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

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

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

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

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尚

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

歲糧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疆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

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

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

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

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常觸除以爲惠

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

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

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

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

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請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

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

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闢境頗爲

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

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請先生益亦自

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

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

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

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

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

主更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它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

令有故責限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

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

生謂曰汝能改行善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寧翁

捕更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

之耶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

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定而括溝民

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服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

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當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

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

賦而不知他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

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

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督

違初言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

違初言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

遇赦先生坐是以特自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巧
留者千數者之日不使人知老釋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
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焉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
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職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
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一時望所屬召為宗正寺丞未行
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二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
與不識莫不哀傷為朝廷士民恨惜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
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不流忠誠貫
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
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曾懷洞然徹視無間則其總則浩
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內
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

文淵閣藏書卷五十四 中五

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
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
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
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
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
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
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
辨昔之惑人也淺今之惑人也深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
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通實則外於倫理
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陋則
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熾興之說競起於生民之耳
弱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目

皆正路之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
覺斯人退將明諸事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
於世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甚多矣先生之言乎易易知
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去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
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涵濡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
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
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
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
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嚮之異顧於利
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
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為應文
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眾憂以為甚難

文淵閣藏書卷五十四 四十六

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
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施設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
法度人可効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
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
禮奉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年二十子曰端黼蔡州汝陽縣
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女適儂承務郎朱純之以下今二十
月乙酉葬于伊川先塋謹言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之大略以
求誌於作者

元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虞伯生

公諱文用字彥材真定藁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公生十
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文

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
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時以真定豪城奉莊聖太后湯
沐歲庚戌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太后
和林城世祖皇帝在焉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
癸丑世祖以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
公與弟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軍務子已世
祖今授皇子經是為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為使召遺老於
四方而太師實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公
治玉峰魏公瑄偕至於王府得人為盛已未世祖以憲宗
命取宋公發公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州宋以賈
似道呂文德付女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世祖臨江閱戰
忠獻公請曰不情江為險力厚法當先之奮其氣臣請先

宋史忠獻公傳卷一百四十四

公與正獻公曰請偕行也初親料甲冑擇大艦授之乃率敢
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
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世祖世祖方駐香爐峰
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起立堅鞭仰指曰天也即賜
卮酒使主帳下宿衛且命傳命他帥曰今夕母飲酒毋解甲
明日將圍城既度江會憲宗廟閣十一月師還庚申世祖即皇
帝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疆且擇諸軍充侍衛七月還
朝中書左丞孫仲謙宣撫大明等處奏公為左右司郎中二
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年山東守
臣李璵叛據濟南從元帥關闡帶統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
璵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元帥阿木奉詔取宋召公為
屬公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

經略使擢重鎮山東我不當行即日潛歸其母不得引此
為說公病不行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上曰董某安在年始
壯不使為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符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
郎中中興自渾和河之亂用定民間相惡動竄匿山谷而省
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為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宜鎮以靜
乃為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相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
中興西涼甘肅八沙等州之土為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
戶四五萬悉授田種殖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受諸部落及
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只必鐵木兒者鎮西方其下
縱橫需索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
國法其徒積忿諸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叵測公曰
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辯子所遣傳貴

宋史忠獻公傳卷一百四十四

人者中朝舊臣當事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
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
威鎮遠方而甘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
不便因僕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去白貴人即召
公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初建宜勿忽自是
諸不行而省府事粗去二年入奏經略使宜還以上旨行之
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公為中書省左右司郎中
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仲
兄右衛親軍十戶文蔚卒不及赴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
大夫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十二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
農使如故山東中興叛亂多職去公巡行勸農無間幽僻入
登州境見其壘闕有方公為詩表異其守移刺今刻石在州

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興五年之間政績爲天下第一
之最下二年丞相安童公奏公爲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統
石里紇石里者阿舍馬私人也其徒間安童公罷即便鷹
監奏曰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瘠矣上怒
趣召治之因急遽公入見上望見曰董某願爲爾治鷹食者耶
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阿舍馬知不可謂十三年出公爲少
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
要衝民爲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
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衛輪輓日役數千夫
公盡然息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農事殆不可乃從轉運
主者言郡邑民務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
然即行公言事焉有一不虞非將誰歸公即爲手書具官職

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亦無不具者諸運江淮
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以爲民可役者無幾且江淮丹行
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爲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乃爲
集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請汴漕司
方議通汴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爲郡地最下
大雨時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
涇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否會朝廷
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髙者才與沁水平勢不
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爲郡民政民有去思具見教授
師淵所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遐觀之亭以
次數掾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莊
在東宮數爲臺臣言董某勤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

臺臣奏起公爲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
選用舊臣乃召公爲太中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
未嘗不與聞廿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
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聲之虎雖未
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也今司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
則風采蕭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時商賈賤
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爲不可使阿合
馬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又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
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趨避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倚賴之不
可摧抑也後從公議特通議大夫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
士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相世榮本以貨利得幸也要爲貴
官陰結貪刻之徒將錫珠括充爲功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

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之知詎下會賦賦無敢言者公陽問
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
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
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
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作殘也今
盡刻剥無遺豈猶有百世不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公謂坐
中曰諸君董尚書貴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
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豈不信然
世榮竟以是得罪後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折
我不遺餘力廿二年拜中奉大夫以准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公力辭上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上曰卿家非也
人此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

不便第言之公不敢辭遂行省長日者素貴人多同列
是役即視曉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則坐堂上侃侃與論
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而不顧心有以上命建澤屠於
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霖又山伐木死者數百
人而猶欲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
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奈何格上命公曰非格上命
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上意耶公拂袖去然竟得少紓
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既如此廿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歛益
急有司為益日益甚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乃請入奏
事大畧言疲國家可寶多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餘目
甚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
務吾當先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祗通王公憚雷公鷹前幼紀
文獻類選卷百五十四 五十一

桑葛日誣諸公于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慙傲不聽令
昔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其端
素知汝善視之當是時雖貴近以誣諸遭斥辱者不一公
以區區之誠賴天鑒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
時又欲奪民田為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為翰林學士
承旨廿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以
經具奏上以上命命之曰老人畏寒道暄和乃一至帳中授
經內侍視公每讀經旨必傳以國朝故事予寧體諭及
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一年上命公以其諸子
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為請大敢以
見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宮將表慟
幾隊馬下同列爭持扶之及致奠喪次群臣皆推公曰先帝
漢人舊臣唯公在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相對哭失聲今上
將即皇帝位于上都太后命公從治喪賜鈔百錠以行既即
位巡行三不刺公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遽行不以時還
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
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也上每召
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先帝時厯心納賢開國經世之
務談說或至夜半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自先帝時每
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公下拜跪飲皆
異數也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殿見公居後曰吾外
見至尊甚憐汝輒親取酒飲之至是其外至公賜酒一百錠
至於金衣玉帶紫笠寶珠之賜皆追先帝之舊也
修先帝實錄陞資善大夫知制誥燕肅國史公於祖宗世系

功德威近將相家世數績皆記憶 貫史館有所考訂贊
公應之無所遺失大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
事上聞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三百定以歸命一子
官鄉郡便侍養六月戊寅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
有四公性孝友四時祭祖極恩恭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
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為學以誠實為主本故其文章議
論皆質直忠厚不為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
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忠
正論為己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蘊而後
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祖
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安與朝議即當言
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

御史堂行中書省時所遺書大赦劇惡每恨公不順已計萬

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為意曰人臣在位憂身苟容而上負
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
以買書而家無饘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債世祖
嘗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自言也
遠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
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
人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問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
之與人謀至忠叛故國人有為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
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為開道訓誨足以激勸其意至有放
縱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以老也皆政
事之鳴呼蓋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次元帥

之女先卒再娶周氏注准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
子男八人七員士亨為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
將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裕宗東宮先公
卒士楷士英士昌士恒承務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士廉士
方女四人長適趙玘次適周伯成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次在
室孫男十六人守約其孫女十人長適吳其次適張繼祖
次適侍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人皆幼公墓兆
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數歷中外久矣上而
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有深知公者尚能道其德業
之詳也謹錄其歷官行事梗概如上伏惟立言之君子圖其
不朽者為謹狀

中書省左丞李忠宣公行狀

姚端夫

尚書吏部主事妣宗夫人三子長德英德芳考吏部君生三
十九年且卒指公謂宗夫人曰吾為吏治獄不任悍暴刻削
人蒙吾力脫罪者齒齒平民者衆天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吾
門者勿憂憂且賤公方五歲哭之如成人家纔儲五升叔夫
人春蓬稗為糧毛藪莧為茹活之荒歲既就外傳嗜讀書景
於貧無以自資輟業十六監酒豐州祿食先足甘有餘則
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夫人以過耽苦慮傷其孱薄也為
燭止之已乃厭糟麴歎曰志士顧安此也耶仕不足以及君
福民隱不足以驩親善身兩間之間人壽幾何烏可無或有
聞死同腐草木也絕少年輩不游召其所親與率一時名公
碩儒歲丁未用故太傅劉文貞公秉忠薦徵至濟南俾侍今

皇太子講讀傳政翰林侍讀學士竇默故宣撫司參議智通
賢皆就徵癸丑先朝封周親劉京兆諱潛藩擇庭臣可理刑
者使調軍食實出公從宜便辟故員州總管高逸民自佐時
汪忠烈公始宿兵利州扼四川衿喉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
於公乃募民入粟綿竹散幣集之或給鹽券使歸京兆受直
陞輓興元水漕嘉陵一年而錢粟充棟於軍中宋臣余玠議
棄平土即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崖苦竹等壘移
成都達閬洋變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上號爲八柱不戰
而自守矣慶蜀之本實藉於斯丁已深峻用事臣大集關西
河南諸臣入計局以中嘗爲潛藩用者文致多方於公獨無
絲髮得已未從南征至郾陽後行營庚申以爲南京經略使
再月又以爲北京宣慰使其年皇帝即位中統改元五月又

文獻通考卷五十四 五十五

以爲燕京宣撫使多劇賊造私幣雜真行民間陰結死友
相善復仇怨殺人公悉捕誅之雖中書開府在燕令行禁止
多不上白由是忤時相意以誣去位徙北征還守北山諸關
三年惡已相反誅以爲山西宣慰使罪權勢之藉民爲奴免
而良者將千人至元改元罷宣慰司授公嘉議大夫太原路
總管兼府尹至是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爲二千石吏者上以
太原難治故留居此會我先左丞公當分省遷調山西則家
世職守令即遣諭旨公拜晉首曰陛下以臣堪一縣俾爲令
臣烏乎可澤況以千里寄治非材犬懼任使不稱必傷陛下
之明敢薄之耶自爾愈益勤勵崇學教以明人倫表孝節以
善風俗逐姦賊以剔民賊裁婦孺旌節簡儉孜孜以富生
理之出立社倉以糴水旱之歉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攘嚴鼓

析以警奇表之觀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施不張嘉禾瑞
麥六出其境滿秩左部差功最天下右部考過惟草竊盜不
獲一人五年徵入爲右三部尚書人有由訟財而失其兄子
者公曰何疑爲殺殺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學又權貴言可
憾公者莫不請求保爲衣冠之族無有是也皆漫不爲應懸
已俸爲賞贖之其家人果上變吉情狀呈露言者慙服殺竟
以是病死俄轉戶部尚書事無大小必決之一日書判煩勞
指爲之置七年會上以蟬子爲憂俸錄山西河東因行至懷
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
獄服詞皆具自以爲不冤公燭其誣召鞠其妾接掠一加服
不移趾蓋妬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必殺之也即直其妻
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罪死觀者神之或言賞泣下八

文獻通考卷五十四 五十六

年授中奉大夫參知北京行尚書省事九年罷尚書省以故
官參知北京行中書省事京南徒水歲泛溢至城下爲患公
築堤捍去皇子安西王有土關中之明年當十一年奏求公
輔已以故官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瀕涇營牧放地可得數千
頃起廬舍疏溝澮其中假牛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田
最一歲入得粟麥石十萬芻糞粟百萬公是來也貧不能從
妻子留之京師事或上聞賜錢二千緡遣之明年詔以王相
撫蜀其年重慶猶城守東四川各開樞府令兵數萬人圍之
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告受兵食方畧公爲語勸之曰宋今
既亡重慶以巨擘之地不降何歸政以公爲利其利極不得
有子女懼而來耳不然他日兵未嘗不屠其城乎
奉璽書來赦最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俟其至京師

更杖之爲僞得罪懷之入降水陸之師雷鼓繼進實望其不下也中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反命如是者皆公輩玩冠疆場心迹之著白者况復軍政不一相皆紛紛朝夕敗矣豈能必成功爲哉兩府多戮金帛子女爲謝曰我捷與人法令所不禁也公讓不受出未至秦瀘州時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三年秋也明年詔以不花與公代爲西川副樞公兼王相大軍既發公留成都供億食饒支半月賦粟繼之官舡不足括商民舡千艘日夜督運其年復瀘州十五年重慶之圍再合踰月即下紹興南平夢施思播諸山壁水柵隨之皆下而東樞府猶故將也懋前與西川相觀望致敗惡相屬願獨守中合州初公撫蜀控東川歸以爲重慶帥聞受圍必徵諸蜀州兵盡銳拒守合州空虛誠使諜人持書曉之兵

隨其後亦制合一奇也即出合停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張以天子威德速有宋室淪亡三宮皆北又頌聖重含弘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呂比又爲書反覆極義禍三僞言解其言以爲均爲臣也不親於其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子孫舉天下而歸我其臣故僇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事不亦甚惑乎昔也此州人不自爲謀求去就者以國有主寧死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爾得制其死命主今亡國歟以是行之則殿下以盜賊遇君竊若首以徵福一曰一不難也其說累數千百言又約書言爲檄刊木於山浮板以江珣未及報而公還王郤至是合遣李興張郃十人者皆事成都皆獲之當斬後爲書縱歸使諭其將王其言始諭珣者而益劉切興至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怨

懼誅使與等導帥幹楊懷懷蠟書間至成都降公從兵統之東府害其來爭有言前歲公爲書招珣誠亦極矣竟不見寤無功而還今立珣牙校也習狙詐不信人特以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剋刻耳未必定降定降冒吾圍而來受何物視我必不汝進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懷若功者誠懼汝憤其後服誼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割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爲國活此民豈計汝嫌怒爲哉即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立德之與金玉飾少艾爲謝公曰若以吾爲是來耶吾無事乎此其持往餽之東府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郤是年王夢死公感其受知深而悼夫棄國之蚤也哭之幾不能生十七年詔公與南省參政程其即其地聽思播湖南所訟鎮遠黃平田會西南夷羅氏鬼國叛別詔雲南湖南四川合兵三萬人誅之前茅交境矣公曰蠻夷無親爲俗吝貪始由邊將撫之失策積然以叛好事之臣請加兵誅旁諸小夷洵懼相擅繼叛者必衆恐非直三萬人能歲月平也吾賴天子仁聖馳一介之使招之可坐俟其徠豈必煩兵不及以聞遣安珪止三道兵張老忠諭鬼國降其酋阿察熟公名問曰是活合李公耶其言人曰明信可恃即日受命身至播州降語且泣曰吾屬百萬人不公惠活寧關死不降事畢驛聞上爲之開可改甲國爲順元路以其弟阿利爲宣撫使其年王相府罷十一月二十一日始至黃平是夜也星如斗雲質館垣外公弗善也其曰他日寧寧主烏江今播水適名烏江與是星皆吾死徵

夫吾嘗誦馬伏波老當益壯之言而奇曹武惠為將不殺得
今活羅鬼馬革裹尸歸何憾二十七日卒後七日資政大夫
中書左丞安西行中書省之命下蠻夷望輦車為位祭且哭
者動百千人塗所經男女空家咨嗟聚觀合之安撫使立衆
經率吏民迎哭傾振山谷為發百人護喪達興元上聞而悼
之贈光祿大夫中書右丞謚忠宣公賜錢二千緡具葬先妃
嗣王遣前僉書王相府事字羅賻錢五百緡具奠明年僉播
州安撫司事何彦抗章請即州治之東為廟制曰可堯年六
十三夫人胡氏前公卒今夫人某氏子一人嘉議大夫安西
路總管兼府尹諸軍與魯頌也女二人長適嘉議大夫禮部
尚書劉秉恕幼在室嘗與公平居以先夫人訓嚴其弟宗亨
有小過對衆奮杖撻之不少惜公若何而驢奉使未嘗有屬

也遽言其亦能子哉一兄既位不大懼於時每分吾有不至
以寡乏見告其盡禮姊氏不以語人人知為姑若從母不以
為兄弟也與人交誠易炳白不張城市機密不面為許退與
他人語必諄諄其人所長而韜其不及至緇檢校舊書發
忿急不能容其過然亦不能留怨惡於胸中雖舊欲擠已入
不測淵者事已輒忘之畧無校言復意自奉甚謹有積則施之
不為子孫他日計西川副樞上嘗賜以玉帶錦衣錢二千五
百緡止留其服物餘悉分之親戚賓客一日而盡人問安則
曰曩吾家多責券縣官憐而償之負矣吾貴而後力又
可富而厚享耶不思而兩有之神不福人幸以是人曰其
吾利器也故自入官非素所從來有相告報者未嘗恃形
取一錢直歸再為尚書權臣力能生殺人耻公共事累年

跡獨不及吾問以祿薄用奢為言願奉母錢百金交驢令取
子自益卻之亦不為謝至相七年又事先王五年言必切切
臣職子道請聞斯行以絕專嫌簡約待臣以裁浮費無急土
木彈壓民力者中外所厭誦凡人賢而有聞滿調將東歸必
薦汲之王陞秩留之故關輔得士為多自視為已職當然未
嘗語人由我而然以期見德遇事謹敏好謀善問多不自用
及其末路生人之心愈切取信蠻夷聞其論招推結荷旃竭
燈慕義三道之兵為之抑首思微利於萬里蓋成功於一介
實星馬江馬華包格斬木通道昇歸要荒抑嘗觀今中統以來
將相臣死率於其家天下之情稱其平生所為功高者情德
大者思不過如是而極然未有若公逢掖死事為世所壯者
也嗚呼賢哉又嘗觀古君臣莫難於合莫尤難於信蓋合或

可同所欲以中而信則必不可冀取於一時自公始侍潛藩
聖皇非遽貴之也亦嘗身接之面訓之指授之親以細微觀
其敬忽置之糾紛試其理解警以雷霆察其機常納之汙濁
驗其潔白既久而後知遇也其後三十三年中或使或牧
或從或留或相或傳諸侯王或將凡賞勳勞優者舊可以勸
人臣者公皆與焉之至商論羣臣能否於公不曰清則曰剛
或曰不欺不見有貶於聖訓用未盡年未老猶未足其悲
受任於已試知遇於既久可與瞻咨海內者將不知誰在也
嗚呼悲哉後三年頤彙進遺事求狀公行燧亦荷公知且久
遊其門又與頤嘗同受學義不得以不文為讓姑為論次
此奉議大夫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姚燧謹狀

濟南路大都督張公行狀 張夢臣

公張姓諱宏字可大世為濟南人祖榮屬金季喪亂保民生
鄰平縣之醫堂嶺國兵下版其軍民五十餘萬歸款以勞績
始受命為東諸侯安集流亡政尚仁厚所部殷足而境內以
洽庚寅歲觀太宗皇帝賜錦衣三龍坐諸侯王上從攻河南
睢陽徐邳獲其充王國用安伐宋破襄陽仇城六安未嘗
濫及無辜以言脫民于兵甚眾世祖臨御詢問國有功臣首
及之優詔獎勵以濟南公致仕有慶及子孫長保河山之誓
之語考邦傑龍象勤於撫字凡可以裕民生植邦基者力陳
于上賦之病民者數請蠲免皆報可且以新造金虎符異金
織幣服賜之而民或不堪賦及不得請至均為代輸之流民
以歸疲瘵以蘇事集而人不擾朝廷考課為天下最乃割河
間之將陵臨邑等六處以旌治績仍升將陵為州初以質子

卷五十四 六十一

侍王藩娶阿可亦真氏生公性長厚自幼疑然有成人風長
博通諸國語又嗣為政一以繼志述事為心屬歲大旱徒步
四十里禱雨龍洞既奠而雨霑足其在軍旅附循士卒號令
嚴明于襄子揚累奏戰功世祖皇帝在王邸怒率兵伐宋公
為前鋒得生口輒詢山川地形途所從出城郭向背主將誰
某倉廩所實幾何守兵幾何一為上陳之且逆策其可勝
之狀書其進取當自某處當用兵若干若指諸掌暨捷卒如
所策上每曰汝殆身親歷耶何其言之信也援木轅山寨獲
男女萬餘口咸釋之俾復生聚宋人以王師之至所向欬附
至陽羅堡上視師江北岸小山公進言彼宋舟師雖眾我以
四百艘可必取之請借水軍先濟江許之奪其大船名白
者一大戰江中連勝我師增氣其偏將以二百艘直抵南岸

宋師奔潰而公之北斗旗已樹矣上隨從軍渡江至鄂州
公啓城東南維彼悉眾守禦號難攻請先諸軍以攻彼既下
則城自陷矣攻之登其陴公入悉力來奪公連戰復破之城
隨陷上命公籍府庫秋毫私私師旋部降民數千徙之內地
嬰孺無失或有疾命醫視之皆全活上正位宸極有詔若曰
乃祖為國有收撫之勲治郡存節儉之業其相繼致力於
民承襲至卿餘風尚在又隨朕南進殊有功效可傳奉先朝
聖旨依舊懸帶虎符授濟南府行軍萬戶管內之職凡
在所屬並聽節制敬持朕命慎守卿司中統三年春李璫叛
兵起益都率逆徒數萬濟南前此公億知其逆跡其逆跡
等十事大畧以為諸路城壁不固而益都因湖為城初以
全師攻之數年不下今更包以輜石而儲粟於內且留壯丁

卷五十四 六十二

之轉輸者于府其志欲何為哉又諸路兵久從征伐不得休
息率皆困弊而璫假都督之重擁彊兵至五七萬日練習整
厲名為討宋而實不出境士卒唯知璫之號令不復知稟朝
廷之命平章王文統故璫參佐黨中外連橫竊伺間隙以逸
待勞此尤可慮又大駕前歲北征羣臣躬扞牧圉而璫獨以
禦宋為辭既不身先六軍復無一校以從本欲休養士卒以
觀國家虛實及駕還京師諸侯朝覲璫又不至不臣之心路
人共知國家去歲遣使往宋寔欲百姓休息璫獨不喜其和
奸欺叵測方發兵邊境下竊兵威上失國信又如市馬諸路
無論軍民既屬括買獨不及益都而璫方散遣其從者別境
高其直以市其王文統與璫締交於此尤著又中統鈔法諸
路通行唯璫用漣州會子所領中統鈔顧於臣境貿易諸物

商人買鹽而鈔不見售又山東鹽課之額歲以中統鈔計爲三千五百錠近年互爲欺誑省爲二千五百錠餘悉自盜屬法制初新且復舊額而欺盜仍前又前歲至師渡江宋人來禦璫乘其隙偶陷連州轉食其功悉留歲賦爲犒兵用而又侵又鹽課誠使絕淮而南歲陷一二城壁素杭尚遠方今急務政不在此而徒以兵賦假之不可不慮矣亟宜聖主文慈而擇人代璫且徵璫從攻西北足以破其謀謀東南須璫鎮戍刺其脅兵西南緩急豈能相及又不若撥璫北行爲策之善也如或不然尚宜中設都督因足以分其勢而伐其謀外足以鼎立而禦侮也公以其言極俟燕間以聞二年元會上命公酒知公意有所陳謂之曰卿比還當見朕與卿有言也十六日上獵近郊宿郊璫旁夜召公與語公遂具奏

上諭近侍以軍國密計毋泄至是璫兵西來城守之卒數不滿千公遂行其相濟南公告變京師半道詔以諸王合必赤總兵擊之有旨諭衆安業俾郡縣兵從公討賊割山東鹽課以濟師仍戒諸道兵毋肆侵掠以公爲前導而璫已據濟南諸道兵既合詔無攻城以傷吾民乃築城圍六十里圍之璫既不得出公率卒青齊境上斷其饋道攻下寨棚脅從之民相率歸正逆徒數突圍公及諸軍逆却者以功遷大都督秋七月甲戌璫伏誅公言濟南民皆王民城爲逆徒盜據今罪人斯得恐軍士例肆虐掠請戒救兵毋入城於是王遣將分掌門鎗尋有卒擁民婦木斬首以徇諸軍肅然至元初劉遷真定路總管兼府尹加鎮國上將軍有故吏撥拾公諸父罪辭連公上以其有功特原之然猶免所居官九年師次襄陽起

公爲懷遠大將軍新軍萬戶佩金虎符宋安撫呂文煥守襄陽攻之不下諭之不從最後遣人往招呂曰得張濟南一言無盟英公持詔往諭文煥遂舉城降十年授襄陽等處統制平使總兵十七萬今十三年宋平公悉歸功諸將以在軍旅久積勞成疾堅乞骸骨以歸與人言未嘗及平宋事公生遠東元魯回河又其二女爲藩王妃性樂其風土且使畜牧遂留居間歲一至濟南優游暇豫以佚其老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薨于濟南私第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九夫人某氏趙氏姜氏二子元節趙出元里姜出四女長也速真爲諸王忽刺忽兒妃次適姜從吉次爲金剛奴王妃次適洪澤屯田千戶梁紹祖諸王乃頌之乃運謀于元訥忽亦金剛奴也速真以逆順禍福反覆開諭不昕故及於禍始速赴詔獄有旨詰之

曰若與乃弟相亂亦嘗有人論止若等否彼具以妃所陳對上嗟異曰是濟南張和子朕知其然矣命索之軍中賜楮幣二千五百緡給傳歸濟南養疾有司供億元貞初山東寇同以妃忠孝大節素著而供需不特繼乞賜田以足厚饒事聞加賜二萬緡元節襲公爵宣武將軍征西萬戶元里被吳王教建昌路達魯花赤男孫二那懷襲征西萬戶次某起最尤世故濟南僚屬幼及侍諸父表老人語公家善政元貞績猶歷歷能誦言流寓京平益都境其耆年更亦論東諸侯爲政尚忠厚崇信義而不奪其力惟濟南爲然餘弗及也至元之罷侯守民蓋有視其故侯如路人甚至追怨罵如仇讎者公遷貞定民懷城舉留西至郭門咸鳴咽俯伏羅拜至馬不得行曰我公不復惠我民矣公亦悲莫能仰視

久之方得出郊民望哭聲震原野又懷忠遺愛為樹碑頌德其富壽及公被新軍萬戶之命過家觀濟南公民間公之至郊迎者相望於外里巷室家悅喜於內是果何自而致哉由濟南公性鍾仁恕動合天理推之以惠其民先公及公一遵其政故得民也如此又聞青寇逼濟南濟南公怒曰國家何負季全正賊子敢爾昔吾壯盛時全猶不敢易吾賊子何為者耶惜吾身老矣兵戎宋境不時至致賊子得肆其逆吾唯以死捍賊終不關吾民也於是誓衆曰凡吾子孫卒屬有一力討賊者吾有劍在衆聞其言勇自百倍乃論僚屬士民壁南山自保躬將輕騎駐將陵以拒瓊故識者謂濟南公寧以身綴豕突之鋒而不忍死其民於矢石之下其忠仁勇為何如也故身備五福顯膺上爵善始令終復有先公與公以濟其美天之報施理不誣也公嗣子元節忠勤廉正鎮御有方總戎遠征威惠兼濟嘗為征西元帥府薦充副都元帥國家有大慶齊恩數與諸王等元節偕其諸兄以公平其事迹求為行狀故詳錄其實而以諛聞附庶備宗工鉅儒之采擇云

文翰類大成卷五十四

國朝

元中憲大夫金肅田司事致仕王公行狀

王禧

公諱文彪字君采姓王氏系出太原其先祖人也唐末有諱彥超者官為節度使因避地居婺之義烏所居鄉曰鳳林子孫蕃衍世稱鳳林王氏宋初有自鳳林徙居金華郡城者五世而生本贈太師追封魯國公魯國生登政和二年進士奉議郎知湘陰縣贈太師追封魏國公魏國生四子師爵卿貢進士贈奉議郎師心政和八年進士累遷給事中兼侍讀權吏部尚書除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爵東陽郡開國侯贈特進誼莊敏師古亦卿貢進士師德宣議郎贈太師進封楚國公莊敏生四子其第四子為福建轉運司幹辦公事汾實與丞相魯國文定公准為從兄弟幹辦生二子其次子約通判嚴州實與魯先生文憲公柏為三從兄弟通判公之曾大父也大父皆父庠皇贈從仕郎建德路分水縣尹母郭氏封恭人自通判仕嚴因家焉其後遂為嚴之建德人公資性穎粹幼篤學能通經史大義年十六以選掌郡學錢穀尋見推擇補郡府吏繼任杭蘇二郡抗守王仲溫名卿也器公為人以遠大期之遇以賓禮大德丁未杭城饑公理賑事所活數萬人用薦者陞浙西憲府掾會有利憲援南人不得用復更紹興舉法行就試不合又吏處州陞江浙行省理問所令史延祐庚申出為檇州府判官用年勞上名中書奏定丁卯授從仕郎温州路瑞安州判官授法久弊公詢諸士俗咸謂義復為可行即為第其富貧均賦之民大稱便大府因議公賦旁州平陽後不閱月而畢其

民稱便如瑞安三州復法皆久而不廢杭之塩官海岸崩
省檄諸州遣官修治之公被復董其役不踰期而事集宰臣
察其廉能辟行省掾史其所掌多重獄每抱具獄重堂上有
所疑議無不立決者別曹事務常無煩之授牒求仕者資其
造就尤多元統甲戌除承務郎處州路總管府經歷贊佐守
貳鈐東吏屬大小政務趨辦以期舉無缺失者其年朝廷遣
官錄囚行郡國公為平反冤獄得免死者十九人莫不稱其
明允後至元庚辰贛州路總管府推官刑獄無重輕必究
心為窮竟平反者尤多凡經其讞議人自以不冤贛所屬二
州八縣其民好鬪而健訟往往貧者殺子女以誣巨富者養
窮人為親屬殺以害仇家相習成風為害滋甚公下令嚴禁
之有犯者無論情輕重悉坐死三年之間民用不敢犯習俗

六十七

丕變於是朝廷重更守令之選郵使者交章舉公堪其任至
正丙戌除天臨路相州知州知州換階奉議大夫相州界在太
湖之表而隣於溪洞其民頑悍素難治公至則一用禮義
化之作為教條約民與共守又刻小學規程之書使家習而
戶喻學校久廢乃俸俊秀子弟延名儒為之師使肄業學中
又新作禮殿置雅樂聲名文物觀聽事新州故別有義學
田五百畝豪民占其田而屋亦壞公為追積年之逋租而勸
好義者更新之置師弟子貧其體如州學士風翕然而政久
不理大家與吏胥並緣為姦利詭隱其稅額以避徭役而受
役者多閭左之民公為括其實俾自陳母有隱即有隱沒田
入官既得其實乃定著于籍用為賦役之差富貧以均民心
悅服所在荒田募民有能耕墾者三年租稅勿有所與而境

內無曠土塘池陂堰脩築以時水旱不復能為苗失先是諫
夫選卒持文書行村落間需索貨賄雞犬不得寧又民有冤
詣官欲自訴者悉督執把持之或嗾無賴之徒誣人以非罪
公灼知其情痛繩以法且禁在官之人悉不得下鄉凡以訟
至庭中者是非曲直立為辨決鈎深索隱洞中其肯綮而原
情制罪一本乎實知民有鄰里者以造偽鈔繫獄公鞠之初
無左驗也破械釋之有胡正者告其姪不率教捷之因縊死
公驗視之其死非縊實正踢中其腎致死也當正以本罪有
譚公保者二歲而孤家產不貲盡占于叔父公論以理即以
還公保有唐用者以養女嫁陳福為贅婿因勒福為奴福不
服則誣以他罪公問之得實俾福引妻歸本家有豪胥以女
許嫁王必忠既乃悔之歲久不成婚必忠以訴公命依中人

六十八

家禮納其幣當日即成婚豪民陳清素武斷鄉曲握持官府
事家貲累鉅萬後眾寡入偽造鈔其家之輒殺其人以滅
口陰結大官為勢援所為不法人莫敢誰何公發其罪惡父
子皆坐死仍籍其家而還其所占土田為民大抵公之聽訟
繼獄無間事輕重當避嫌苟得其情片言以決一日坐廳事
有牛突入膝跪而涕墮公語之曰若有冤乎苟有冤若第往
乃令人踵之往牛至省家而止得私屠牛者痛懲之以已賞
贖其牛而申嚴私宰之令咸謂公有神明之政矣會鄰郡武
岡寶慶縣獠反朝廷連歲用兵討之軍旅使客皆道經是州
公甘運糧餉十餘萬石營辦軍器亦以鉅萬計州非驛道無
傳置且舟楫不通轉輸供億之費悉資於民公賦之有方不
索而事集不足以損俸錢三千緡欣助之故民雖勞而不怨

大軍之討賊也不能習知山川之巖險以故持久無成功
募凡敢勇諸武藝者知谿洞形勢者助官軍戰數有功復
大家集民兵院塞之處戍守之民恃以為安者令民無寡
獨者居以養濟院而院廢甚公既重為修治又新作捕盜司
及賓館迎恩亭而神祠佛剎所當理者亦為之新又定勝廣
濟廣磨三石橋悉繕完之其役九鉅由公使民義故民樂於
趨事而赴功土俗拘陰陽家說親死或三四世不葬公與民
約限六十日皆就葬不葬者以不孝論定極得入土者餘二
千有客使其州檣槓不能殯者則為擇地以瘞之賜高年帛
必手選厚繒面授之俾受實惠焉公在湘鄉三年信義既明
威惠並著教洽化孚變為禮讓之俗倡優弄迹道無行丐之
人兇頑之徒更相教戒習為善良白吾首為不善何面目見

文淵閣書目卷五十四 六十九

王公卿大夫有德有行皆表國手朝雨賜風火有
禱即應又故有芝草之瑞入其境民情舒以和有熙熙之風
焉於是治行於湖南諸郡最以年七十致其事士民相與告
大府願留公毋行日千餘銖屬子道途意神二府咸止公必
竢乃可去公為之勉留明年庚寅力辭而歸民庶攀留填塞
道路號泣而別相率立公生祠三十餘所又編大夫士所頌
歌錄于梓為甘棠集列人民所慕思鑄于石為遺愛碑公既
東歸日徜徉于林適時多艱行省承制起公攝建德路總
督府治中敦迫就職不容辭避而有攝守者事權自固
勢不相下則稱疾去以中公頗省臣其語事遂解而公
以疾卒于家寓舍別廷公中憲大夫僉庸田司事致
下官公不及待矣公生於至元戊寅二月十九日卒於

正統己未年七十有六以其月二十七日
建德縣山之原公狀貌魁梧衣冠常然正之氣動於
辭色遇人言物一以誠敬無少間其操廉介門無私
鄉時有塘漁利歸于公公曰官利乃可私用乎斥去
不食故其家如朱絲之直王公之清家居奉祀慈遵
宋氏家法其母偕極孝道教其子計有學有文公元配方
氏封恭人子男八人惟用止善建中書康尚雄女五人適姚
氏其母齊唐卿如郭朱元澤馬元達孫男十四人穉穉穆
以村自見拾級而陞爰有祿仕能名異績所至著聞晚乃專
任民社之寄克以所學施於有政觀其化民成俗本乎禮義
以為治雖古循吏如文翁之治蜀韓延壽之治渤海何以尚

文淵閣書目卷五十四 七十

之公歿且葬而世系官代治行之詳未及有所登載建中以
吉禕曰先人之所不朽者維文字是託失今弗圖恐遂湮沒
宣無他人以惟子也屬權不敢辭乃據其實書之庸諱述
作之家採擇而論次焉

草澤先生行狀

謝肅

先生諱履字坦之姓劉氏其先沛郡人中徙中山後徙金華
有諱某仕吳越為殿中丞左遷象山主簿卒葬上虞羅岩山
下其子孫遂為上虞人入宋進士詞科者累累有為至理
宗朝諱漢卿者為侍御史諱忠公國史有傳於先生為高
祖忠公娶周氏生諱怡以父諱知婺州娶陳氏生子孝老不
慈以從弟之子為後諱華老娶陳氏生諱德輝娶王氏生二
子長即先生先生生於元延祐丁巳正月二十七日自幼聰

敏然家故貧無貲以就傳及長閱忠公遺書即感奮而力於學朝夕矚讀習講解於諸經尤邃於書詩開門訓徒或客授一不擇其才智高下咸使有聞至正初編寫忠公奏議凡若干卷以父命請序於金華黃文獻公潛既為文序之且語先生曰子名法從後也宜力學勵行以紹先緒先生歸值朝廷募備遼金宋三史故中書參政臨川危公素時以翰林檢閱奉詔訪求天下名臣逸事先生具述忠公任官行事以昇之及危還朝史已成書因錄忠公傳致書報先生曰傳文不悉吏官責也先生遂著忠公年譜一卷辭簡而備久之天下大亂先生避地之泰平山自號草澤間民闢一室補註選詩八卷又編註古詞及五言六卷計一十四卷白風雅翼行于時八國朝邑大夫屢以其材薦不就洪武十二年秋七月詔求天下博學之士浙江布政使強起之至京師見上于奉天殿賜酒與食親試以文將授官先生以老辭得給寶楮若干貫為東歸道里費未行而先生疾作矣初先生以其季諤為弟後及是諤從先生於京師病諤侍療百至弗效手書四言詩云受中以生性命維始曷以保終動順斯理再更世途若涉淵水跬跡弗循百行愆已孰尼予行孰時予止邈哉聖賢道則在迍命既喪方沒吾寧矣啓體歸全無愧素履已而擲筆遂卒于會同館實是年冬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年六十有三先生氣清貌恭冠衣肅整進退語默咸有儀矩孝友睦信如恐弗及其為詩有草澤寒三卷藏于家先生愛沈氏有懿德子男二長諤次即諤後村父者女二人曰琰適鄉貢進士李繼先曰琬適邑士徐裕孫男二諤沐先生

歸自京師其士友鍾靈謝謂王誠等往哭吊之咸以先生上守清白動必以禮宜易名曰貞恭先生而今太常博士河薛文舉謂貞恭二字私謚先生者甚當遂用之以十四年秋甲子葬于象田山之原將葬諤踵門泣拜請于余曰先人相知之深無如子子幸述其行以著顯之余雖不文然未嘗輕以為人作行狀必其行有可觀乃為作焉若先生之行無愧乎貞恭則吾何為而不述哉先生生于忠義之門而有以自守出際聖明之世而無所於干謹于行而力於學可謂善人君子矣嗚呼先生已不可作此肅所以三歎陸渙而書其實庶俟夫執銘筆者之有采也

故兼脩國史開封府儒學教授吳先生行狀 胡廣

先生諱勤字孟勤先世自大梁徙居于荆至宦游南康子孫居廬山之陽至諱哲者為永新簿自家為曾祖諱恭祖諱文振考諱師尹字莘樂學者稱為桂江先生元名進士迪功即永豐縣丞母龍氏孀人以元至順庚午八月生先生幼穎敏方學語時乳媪負之行庭外先生以手指地媪莫顧行而過少焉仍經其處復以手指地乃視之得一大錢媪意其欲之取以為弄指錢上字推媪手置案間由是皆異之七歲時日記書數千言背誦如流十二三於五經羣書之文咸能成誦十七八下筆為文章詞藻煥發即欲角藝場羣桂江止之曰我在尔且止先生曰兒欲遊戲耳非謂有所進取也弟仲謹英邁俊秀俱負才名人謂之吳氏雙鳳云元末兵亂寇盜據互相吞噬先生謂弟曰苟如此何以自生乃以和盜之獻元守臣納速兒丁言懇惻切中時略守臣不能用但曰

者徒能言耳。先生曰：盜如是，民旦暮不保，我豈為是言耶？臣歛容以謝，卒亦莫能用。紳間曰：益亂歲成，成避難於陳友諒，兵至港，被圍，先生立膝王閣，觀其勢，甚熾，乃言曰：使南湖有守，賊安得至斯？聞者皆壯其言，欲薦于司徒道童。先生曰：城破在朝夕，我豈能坐為魚肉乎？明旦司徒道童由間道歸，歲癸卯我。

太祖高皇帝遣師平吉，紀律嚴肅。先生曰：此真王師也。向者狐鼠寇竊，惡能有成，乃往見給帥時淮南郭公奎為參謀，相見轅門，即傾蓋歡如平生，相與劇談論達旦不寐。還出所為詩，命先生為之。郭公深相敬愛，就署先生為參議。先生以親老辭，洪武初大徵天下名儒，先生被徵至京，試經學第一。銓曹欲置先生于館閣，有旨弗治經者入樞，派銓主治經。

街者俱授教職，以高下分等。第三年有成許，先生來朝。先生以高等除武官教授，比至日與學者講明問學於聖賢賢傳，剖析奧義，及覆問，題不已。諸生才質高下咸底于成。後多歷顯官，有至中書參政者，有為國子祭酒者，莫不感德曰：此吳先生之教也。先生待學者有如已子，其父母曰：我能生我子，而吳先生能成我子，我子吳先生子也。當其及三年，有勸先生趣駕就道者，先生曰：吾安於此，他非所願。莫能強，居數載，以從弟平陽同知孔麟故得解官歸。先生持去弟子各持饋饌，先生不受。弟子皆泣曰：先生卒教我，今我去，我無以寓其誠，而以是為贈。先生受，先生固却之，有言曰：先生素不苟取，遂皆持去。及歸，惟第幾歲故衣及鐵數緡而已。先生由是家居，遠近學者接踵於門，凡科舉必有先生門人。洪

武成，辰楚王遣人致書於先生曰：人之有子，必得師教之。余諸子未得賢師以教，昔典教郡庠，知有學端，今聞閣居鄉里，特遣人招致府中教諸子讀書，至勿辭。先生往，至則待以殊禮。居凡十載，先生小心慎密，教諸子郡王經開論諄勤務盡，誠款時蜀王尤敬慕，有自鄂來者必問曰：吳先生安否？湘獻王常致書問候，有詩曰：清才美德冠時儒，翰苑香過楮囊自愧謬，才思見面故鴻海鶴寄音書，又曰：螺浦回舟喜遂歸，故園松菊想離披，醴醴遊精設待君，各同賦淮南招隱詩。此其畧也。若其它詩詞稱譽極至，不可殫紀。歲賓與四方交聘，以司文衡。楚王念先生高年，勿欲令馳驅，却其聘幣而自遺以幣，如其聘數若是者數矣。三十五年。

皇上泣祚纂脩

人祖高皇帝實錄召入史館，既畢加賞。上問其老弟任煩勞，修以閑職，遂除開封府教授。先生訓導學者，雖老弟任周王日召侍講，進待以賓禮，賜坐命弗拜，贈子元厚。子元加崇愛，每見不稱名，惟曰吳先生。其遇寵榮如此。永樂三年二月二日卒于官，享年七十有六。王及世子哀悼不已，遣官致祭，賜葬于金明池後，歸葬於鄉。配孫人蕭氏，時著門閭，相內事先十年卒。子一人曰善行，女一人，孫男三人，曰耕曰耘，曰籽。曾孫男二人，先生學問，其子之摩不究，所雖隆寒感暑，手不釋卷，不為不學。先生之學，不為不學，刻峭厲之言，作詩古休，退漢魏五七言，近休唐容渾厚，唐音，臨紙援筆，立就，不經思及修，其子之摩不究，所為字有晉人風格，不擇其善，得其所，下書小詩，皆

可數千雖年少者自歎弗及性至孝友事繼母惟謹待寡
盡其敬處弟極其和弟沒撫育諸姪教誨婚娶不失所細
悉與之謀已接物不為崖岸雖小夫傭奴皆知敬愛見人有
善稱道不已見人有惡疾之如憐喜飲酒無虛客終月不飲
若值親故傾倒連日不辭胸次軒豁未嘗有分毫塵澤每於
廣席撤鬚論辨一坐盡傾常思其先世自廬山不忘所自來故
號曰匡山樵者居鄂又號曰黃鶴山樵晚更號曰山翁有匡
山樵者集其山樵集山樵集六義齋集若千卷藏于家嗚
呼先生才德華茂學究天人而弗盡所施於一教官而已
此尤不能無憾焉者然君子視其在已者為無歎則其係於
命分有難必者固無所容心焉先生安其所處然雖不得位
其造就人才為國家之用者其施豈不大哉知遇賢至尊重

文淵閣書卷百五十四 二十七

吉水縣知縣錢公本中行狀

胡直

公姓錢字本中常州武進縣人也宋仁宗時有諱治字良範
以明經中景德二年甲科仕至尚書中田郎贈兵部員外郎
其富貴聲望文章政理為時所宗本中其裔孫也家學淵源
世以忠厚相承本中生而聰偉秀特讀書學問即有聲閭里
中洪武間由薦舉授河間府故城縣知縣故城邑僻民稀俗
簡終兩考而以無事聞饒而

城縣公語人曰本中願假一大縣得以少展材力治繁劇以
圖報效奈何河間大名也是二府雖稱易治然飽食終日而
無為惡見政事之所施設大臣有以其說聞諸

上者即日改公吉水縣吉水地廣人稠賦稅浩大詞訟繁夥
素號難治之邑自國初以來惟費振遠李恒惠後而蒞政者
匪闢葺則完暴以致吏汙俗弊民罷政苛公至以端方清謹
之資廉明和易之操而濟以練達之材又得華亭王公文富
為之佐公與之協心為治於是吏之汙者日清俗之弊者日
革小民安其業而強豪不得肆志簡牘舉其要而貪鄙不
敢以為姦正身率下不為苛猛尤善以簡御煩而不濫以瀆
民樂其用吏畏其威故老言吉水縣今之賢自振遠恒甫而
公尤為之首稱公在任時嘗有小民竊發聚處山谷害及大
家公即單騎直造其鄉語以禍福示以恩信而投戈歸命者
相屬於道公與之約束許其自新時大府調兵將欲剿絕其
處公力言民之煽亂皆由強豪侵奪征歛無藝飢寒迫身姑
聚以相仇耳今一切貸其罪辜寬其租通兵可無血刃而定
矣大府從其請即以其事疏之上得免由是吉人因公言而
全活者幾數萬人未幾公以事赴

文淵閣書卷百五十四 二十七

關調知荆江龍遊縣又以事調知山東樂安縣公所歷皆有
政績聲譽言起不幸以註誤而竟致於落職為編氓於河間
府之興濟者四年餘公雖困踣妻子不免飢寒而處之泰然
將公年已五十矣臨事有為未嘗有倦猥屑瑣尾之勞言以
身歷之公去吉水八年民之念公者如一日有欲詣
闕請者未行而翰林學士胡公光大春坊正字王公格非交

言於

上請復公舊職以慰吉人之望家歸召赴京復知吉水陞辭之日

聖天子親命之不幸遇疾舟中抵豫章而殆且革矣晨夜馳赴翌日公知其弗起矣即命僮僕沐浴具衣冠北面再拜將命又明日卒於廨宇嗚呼公可謂知命而能全其始終事君之大節信無愧於生矣吉之士大夫莫不哀傷涕泣哭之如親戚荒陬僻壤之世疾走於塗者以不見公為恨公貧終身沒之日身無以為歛妻無以為喪篋篋不滿數緡而已故吏監季者獲知公最厚輒捐貲粟以為助又迎公之喪及其妻子以供養于家繼而邑人陳叔寧又作亭以覆于塚上刻碑紀實以示不忘公之政又相與謀諸邑之賢豪以

億道里實公之德于鄉遂相率來狀嗚呼士之遺愛者公其幾哉故政歷舉公行自民所以思公而不忘者具載諸狀以告於方吏氏公生於成其月日交于水

樂辛卯某月日享年五十有四曾其某父其母其妻其氏子幾人以某年某月日葬公吉水縣東坊盤龍寺前某山某向歲主其祀者李彥也謹狀

奉天翔衛推誠宣力守一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靖遠伯王公行狀 王顯

公諱驥字尚德世系周靈王太子晉之後本太原人有官雲中者因家宣寧為曾祖守道素業儒祖思宗任元為保定高陽令父成篤厚周慎元季徙家東唐縣鄉曰村里洪武初遂占籍東唐里有鉅姓程子晉見公父之誠敬

父歸之寔公之母夫人也公父力農務本夫人勤于蠶織行成家業生二子公其長也次驥蚤卒無嗣公幼岐嶷警敏外祖父尤所鍾愛年十三送邑庠從典教陳九齡授書經日記千數百言九齡深所器重且以遠大期之既而丁父憂哀毀祭祭盡禮具旨甘以養母母卒畢裏事復卒業于邑庠登永樂丙戌進士第拜兵科給事中尋奉

命出鎮山西徐溝鹽池廣課二十餘萬奏蠲免之民因以蘇歸署應天府丞掌行在都察院事奉法持正凜不可犯繼陞山西按察司副使終奸橫伏憲度以清

仁宗皇帝繼統召公入為順天府尹禁革奸弊畿甸稱治有詰命宣德二年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奉命兩調秦蜀二府護衛官軍屯駐南京真定定州九載進陞本部尚書先是延西

文獻類聚卷五十四

阿台朵兒只伯者虜酋之黠者也甘涼一帶數被其擾正統二年命公以往便宜從事公至見莊浪永昌山丹一路城堡烽候不整甘州軍無紀律公因歎曰邊防如此而欲虜無侵凌難矣期自大集兵聚于鞏門因問往年大軍遇虜于魚海而首先退縮者誰歟咸曰都指揮安敬遂命引出斬之一軍莫不股慄又誓于衆曰自今遇敵有不奮勇前進者罪亦如之於是部伍器械號令一新士氣增倍既而達賊把禿孛羅等侵莊浪公遣都指揮魏榮等授以方略率兵往戰擒其部落虜酋始懼公以甘州總攝官軍冗濫選留二萬五千其一萬五千各還本衛於是兵得休息民咸轉輸咸以為便虜知有備遂遠引去邊境以寧八月還京上親慰勞賊知公還也復來犯邊是年十月又奉勅命公往

甘肅監督總戎公至申嚴號令明賞罰軍聲大振居無何
寇犯邊選精兵二千遣蔣貴將之臨行戒之曰兵精氣銳若
遇賊不能勦殺無復相見貴父子感奮以往繼遣趙安率兵
由涼州鐵門關等處公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由鎮夷黑河
至柳林堡忽報鹽池有警公自率精騎一千兼程追之將貴
追虜遇於石城兒泉與賊遂擒阿台餘黨男婦駝馬復以貴
為先鋒襲賊首阿台朵兒只伯巢穴與任禮等縱兵夾攻擒
其驍賊虎丹都等三十餘徒復進兵至肅州界轉戰二千餘
里俘賊男婦二千餘口并馬駝醜類幾盡首賊數十人遠竄
尋亦窘死捷報于朝

上遣中貴賞綵段白金至甘州賞勞命公以尚書兼大理寺
卿二俸並支正統戊午十月還京先是雲南麓川宣慰司宣

文錄類選卷百五十四 七十九

慰使思任發搆亂為邊患遣將屢討不利正統六年二月
上命定西伯蔣貴為總兵率兵往討仍命公總督軍務陞辭
賜細鎧弓矢蟒龍緋袍以寵其行夏五月至雲南賊困大候
州甚急衆謂瘴月不宜進兵公曰賊毒吾民可坐視乎遂命
都指揮馬諒率大理諸衛兵六十赴援以節中侯璉督軍與
戰大破之斬首數百級獲象馬甚衆賊遁去是年冬兵既集
金齒公乃議以右參將冉保帥衆三萬自東路入以侯璉為
監督公督蔣貴率師從中路及西路以進十一月五日兵俱
會于上江夾攻賊寨三日不下會天風大作因縱火焚棚公
身先士卒督衆力戰斬首千餘級餘衆奔沙木籠山據險
為連環七寨公揮兵攻其中寨各哨俱奮賊又大敗斬首及
殺間箐死者不可勝計十二月追至馬鞍山賊列衆為陣據

壘相拒者四十餘萬最五日未決復因風縱火賊勢窘促樵
水火及死于鋒鏑者八萬餘賊首父子僅以身免遠竄遂盡
平其巢穴於是振旅還雲南獻捷于朝奉

勅獎勞召公北還過大理有一巡檢妻張氏訴其夫為土官
馬沙所鳩三年不能白其冤公一訊得情沙遂服辜又有蠻
人韋郎羅稱廣新王造孽牟維摩州

上命平賊後以兵勦之公遣指揮使萬城以土兵五百抵其
境聲言王尚書大軍至矣賊衆聞之一時潰散為首者計窮
逃往安南偽言借兵公傳檄安南守邊頭目黎注諭以禍福
果斬賊首并妻子來獻又廣南府土官通判儂即舉與富州
土官知州沈政舉兵讐殺者十餘年公設法慰諭不煩一矢
兩讎頓釋振旅還封公為靖遠伯

文錄類選卷百五十四 八十

上親宴于奉天門頒賜諸券加封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靖遠伯曾祖祖母父母妻皆如其爵既而雲南又報
賊思任發今被緬甸所獲繫于彼

上召公曰不免勞卿再一行耳公頓首請行仍命定西侯蔣
貴為總兵都督冉保毛福壽為參將選官軍之善弓馬者七
百餘人以後復勅公無兵部尚書總督軍務經涉萬里秋毫
無犯十月至金齒遣人招芒市于崖南甸潞河茶山等二十
餘寨酋長悉來送款遣人下緬甸促送思任發至軍前而緬
人佯諾不送公乃言於衆曰緬人黨賊賊首久而不送意欲
左吾之師若不以大兵臨之賊首未可得也衆以為然乃遣
參都御史程富督運倉糧財金齒調四川湖廣貴州雲南兵
以至騰衝分為五營公與蔣貴及少監蕭保分督三營總兵

儀領前鋒三千開南牙山斷賊支路木邦宣慰平蓋法等
夷兵萬餘於蠻漢江畔觀我軍容公因責以忠義賞之牛酒
皆感悅退去既而緬人率兵大至公乃密令將貴率師匪江
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晝夜殺三千餘人而緬人載賊
首遁去不可得東路之兵亦克孟平諸寨而思機發亦潛
獲其妻子象馬甚眾捷聞奉勅召公還

上慰勞如前加祿米三百石其年九月

上命公出巡三邊以防胡寇仍許便宜行事於是自寧夏
甘涼一帶城堡烽燧悉為整治完固訓練軍士分合奇正俱
有方略遠塵無警還京其蕭川二邊孽思機發思卜發後據
孟養跳梁正統十三年春復命公依舊總督軍務都督官聚

文獻通考卷五十四

元終兵張軌田禮副之方英為參將調土漢兵十三
聚暮年九月進兵至金齒抵金沙江乃令都指揮趙倫率衆
伐竹破筏渡為浮梁亘千數百尺渡兵運餉如履平地賊於
西岸安柵拒戰公麾兵悉渡一鼓破之賊又於鬼哭山顛立
三大柵公與張軌親冒矢石一日而寨柵悉拔斬馘不可勝
計而二孽亦死於亂矣南服自此遂寧班師雲南又奉
命就勦苗賊官聚失利得罪乃命公掛平蠻將軍印充總兵
官提兵擒殺苗賊為柵刻平王苗酋富等攜送京師餘寨俱
降公陳情乞還

朝增祿米一百石子孫世襲伯爵養子王祥特與錦衣衛指揮
僉事尋又以公鎮守南寧三年食祿就開泰乞還
天順元年

聖駕復登寶位二月十二日召至文華殿慰諭久之曰
臣惟爾與寧陽侯在耳賞白金綵段數日

上謂公曰爾尚精健可兼兵部尚書掌部事兩月軍政脩
明又奉命持節冊建

皇太子夢白金綵段寶楮之賜又蒙賜大紅織金紗羅蟒龍
衣二襲六月公以年邁力辭解部事朔望朝參八月欽賜誥
命封奉天衛指揮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靖
遠伯子孫世襲十二月夫人張氏謝世遣官營葬又准子勳
衛指揮同知祥給驛護葬還東庶安矣繼遣保定府知府
傅霖諭祭兼賜構新第一區於其鄉又賜公歸省祭祖賜寶
鈔五千貫事還仍許朝朔望大明天順四年五月十一日遘
疾甚南京大理寺卿龔永吉以舊屬來謁叙話間但云受

文獻通考卷五十四

朝廷厚恩不能補報今取香帶一條親手遞與拱手作禮
曰此一會後不能再見矣從容就枕而逝更無一言及其
事公享年八十有三議於是年七月吉日歸葬於東廡之
原祖塋之右禮也公初娶張氏生二子曰三曰璫皆蚤卒繼
娶劉氏亦生二子長曰瑞應襲生孫名添女翠嬌次曰衍
衛生孫名增女翠香義男王祥生孫名未女二妙孫如前
呼公之實行如斯之盛余謫材顧不足以發揚其懿公之
才碩德豐功茂績載在諸券

朝廷褒加之意至矣亦公實行也敢告于執筆者宜合而錄
諸史冊庶有以昭章後來抑亦無遺人之善云爾謹狀

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五墓誌目錄

唐

韓退之八篇 白樂天一篇 杜牧之一篇 范傳正一篇

柳子厚四篇 張道濟一篇 李遐封一篇 權載之一篇

皇甫持正一篇 元微之一篇 陳伯玉二篇

宋

歐陽永叔二篇 王介甫三篇 楊伯長一篇 程伯淳一篇

曾子固一篇 朱仲晦一篇

元

劉夢吉一篇 姚端夫一篇 元裕之一篇 虞伯生二篇

李源道一篇 許仲平一篇 盧慶道一篇 吳幼清一篇

國朝

解樞 二 胡燏 一 楊士奇 一 陳叔宗 一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五墓誌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五

墓誌類

唐

柳子厚墓誌

韓退之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未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

集賢館正字儒林郎

集賢館正字儒林郎庶幾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彈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監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沈潛停蓄為深博無涯矣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宜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贖子本相俸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不贖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召至京師而後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為錫亦在遣中書
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
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
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
於是敗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天平居里巷相慕悅
酒食游戲相徵逐謂之彊笑語以相取握手出肺肝相示
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貴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
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階下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
如馬者皆是也此宜禽獸莫伏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
待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
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
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

文苑英華卷五十五

也。使子厚在是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
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
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得於後如
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村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
孰失必有能辯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
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
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李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
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
際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言其力子厚有子
萬年之墓者舅弟盧傳誼人謹順其力子厚有子
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將經紀其
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至既而後安以和其嗣

李元賓墓誌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
士三年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
客死于古師既歿之三日友人博陵崔私神并之于國東門
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高府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元賓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而然天也者吾不知其而然生
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天已厚元賓才高乎當
世而行中乎古人已厚元賓竟何為哉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
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狀策書
序傳記紀誌說論今又讀銘九二九十一篇道路兩遇及

文苑英華卷五十五

器物門里雅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
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
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
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
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於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
子告不足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
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其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
史二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
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逆病以卒年若干紹述師
師父諱澤者師襄陽江陵人也其僕射贈某官祖其官
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第進紹述上第以進紹述
不學於辭於辭大得之

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悔古矣謂已出降而不能乃
割賊後皆皆前公相龍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父哉莫覺
神相望伏前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識有欲
求之此其

貞雅先生墓誌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雅先生孟氏卒無子其
配鄭氏以口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
供葬事諸皆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與元尹故
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微銘愈哭曰嗚呼吾尚
忍銘吾友也夫與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
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
父庭珍娶裴氏女而遷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鄴鄂而卒

文苑英華卷百五十五

先生生於七年歲序則見長而愈驚涵而操之內外完好色
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劇目鉢心刃迎續解鉤章棘句
指擢月時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哉於詞而與世抹擬
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
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
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
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
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為其軍參
謀試大評事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閬鄉暴疾卒年六十
四買棺以歛以二人輿歸鄴鄴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
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
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

士哉如曰貞雅先生則姓名字行有款不待講說而明皆一
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
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
雅維執不荷維出不當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施先生墓誌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大學博士施先生士可卒其窆太
原郭仇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為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
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
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集
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
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
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淚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

文苑英華卷百五十五

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學助教由助教為
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輟拜疏乞留或留或遷九十九年
不離太學祖曰旭表州宜春尉父曰皓表州定遠丞妻曰大
原王氏元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白友諒太廟齋
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儆為
博士延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續并載其跡先生
之與公重其名纂序前聞于先有確古聖人言其旨密微變註
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脫脫出言孔揚
今其死矣誰嗣為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孔左丞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參字季魯唐為尚書左丞年
七十三上書云宮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改

煩以政事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即官唯相之為三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間井田宅只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仁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一負二宜去尚奚顧予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戣為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永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判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

六

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邳令答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邳令而以華州刺史為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領南鄭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員餼至二百萬。悉放不收。番船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有閱貨之燕。聲珠磊落。賄及公。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埋與之。無筭遠近。守宰俸而嚴其法。顧南以口為貨。其荒隍。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者。蓄不

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女世有服其家觀其厚誦經
或叛或從容挂二管利其虜掠諸舍兵討之冀一有功河野排
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為類而
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為聚為寇緩之則自
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俱言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
入先言之歛兵江西岳鄂湖南東南合府桂之吏以討之被
霧露毒相挑請死百無還者公聞來急殺郡護李象古桂將
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公乃言南蠻然祠部歲下廣
州祭南海廟廟入海皮為神公請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
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親詣祠更刻石為詩美之十五年遷尚
書吏部侍郎則公之北歸也公嘗勸勸城碑之勅不增一人長慶
元年改右散騎常侍時年尚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
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兵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
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
種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承嗣四子博士遵儒遵憲溫裕
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年陽隨其季勿公之昆弟五人
載戢戢戰戰公於次為弟承嗣承嗣自湖南入為少府監其
年八月甲申載與公子承嗣子河在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則
墓之左銘曰孔世壯也隱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
尚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子文

張君名徽字其以進士累官至范州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爲御史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入子繼續不廷選日

牧臣又治至孤怯瀕疆佐乃濟發平道有詔以君還之
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
盡沒之而因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母侮辱轉感我事無
庸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
無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
出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
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還之別館即與報出君君出門罵
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
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鵠鴟汝何敢反汝何敢
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震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
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
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郵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為之選

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
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輿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
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君弟
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聞即自視
衣褥薄厚即時其飲食而七飭進養之祭其家無敢高語出聲
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
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其父
某其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
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群
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微也世
慕願以行子揭揭也噫嘻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
聖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矢名得狂厲也

于聞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肯者之恒也

孔司勳墓誌銘

昭義節度使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為不法
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頰發赤抑首伏
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
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
曰公當為彼不當為此從史常慙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
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
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為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
疾辭去卧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
為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
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卧不應從史謂詔曰是故舍我而
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
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
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哉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
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
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
史送闕下數以通命流于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賈外郎
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卒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
之廣武原君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
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余吾備錄事為大理評事佐
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頃諸將代為帥請君曰從史起此
軍行伍中九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
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

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

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

官贈其官父某其官贈其官君始娶私農楊氏女卒又娶其

舅宋州刺史京兆韋氏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

夫人從葬舅姑次下人曰今茲歲未可以附從卜人言不

附若母兄幾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戰殿中侍御史以文行

稱朝廷將葬以常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

銘銘曰允義孔君茲世其歲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武昌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元公墓誌銘 白樂天

公諱植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蕭隋兵部尚書封平昌公五

代祖弘隋武平太守高祖義州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參

軍祖排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考諱寬比部郎中舒王府

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妣榮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大夫人公即

僕射府君之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孫也公受天地

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

四調判入四等署秘書省校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二等拜左拾

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開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言及時政

執政者疑忌出公為河南尉丁陳留太夫人憂哀毀過禮

而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于蜀按察敬仲微

又劾奏東川帥趙昭條過藉稅又奏平滄山南等八十八

冤事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名字名其子嗣

病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軍命公入臺而重之時

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獄

吏不敢詰內閣司微繫人踰年堂

亡命奴為養子主不敵言浙右帥封杖決安

今子

政期凡此數千事

奏或効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內外權

無奈何感不快者會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

簡之甚急先是不

者乘其使相

坐公事連作威

上陵士曹據居四年

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魏州長史長慶

初陽宗嗣位舊聞

召以陽部員外郎微用既至轉祠部郎

中賜餅食袋知制誥

制誥王言也近代相公多失於巧俗自

下筆一變至於

三至於與

謂得人上嘉之數召

與語知其有補

擢長中書舍人賜金魚袋翰林學士丞

旨今拜工部侍郎

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

方將行已志若君知

無何有憐人以飛語構同位詔下按驗

無狀上知其

大體與同位兩罷之出為同州刺史始至

急更緩

自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亡戶遺租其餘因

集 296-598

知禮有簡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某清
衛道扶輿亂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農少卿積姬御史
主簿某等銜哀襄事某夫人常氏長女洎諸孤幼等號護屬
嬰以六年七月十二日相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濟原從先
宅兆也公著文一百卷題為元氏長安集又集古今刑政之
書三百卷名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為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
翰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為元才
子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
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文章
刀筆哉實有心在於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臯耳抑天
不與耶將人不幸耶予常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

坎壈而不偶譴謫鄉几十年髮斑白而來歸次以權道濟世
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倚僅三月席不暖而罷公通
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修一戢不布於庶官
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時
與不逢時固得位與不得位同富貴與浮雲同何者時行而
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事居居獨知其心以泣濡翰直
書銘于墓曰嗚呼微之年過知人不謂之大位兼將相不
謂之少然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為不了惜哉惜
哉道廣而公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夫

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册封岐陽公主下嫁于今工部尚書判選支杜公琮始憲宗時宰相權德輿有壻獨孤那為

翰林學士帝愛其材因命宰相曰我嫡女既并可嫁德輿但
腎獨孤我豈不得邪可求其比後丞相吉甫進言曰前所奉
詔臣謹搜其人因名我列祖司徒岐公曰有孫兒琮年始弱
冠德行文學秀朗嚴整臣嘗為司徒吏熟其家事官族世婚
習武治臣一皆忖度疑琮可以奉詔帝即召尚書見與語
大悅受殿中少監服章金紫以元和八年某月日主下嫁于
杜氏上御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卽幡鼓鐸儀物爭備引就
昌化里賜第上御延喜樓駐止主輪尚書及賓侍酒食金帛
奏內樂降壇御送行賜第堂有四廡績楊藻梲丹白其壁派
龍者水為沼主外族因請願以尚父汾陽王大通理亭沼為
主別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與為比主實憲宗皇帝嫡女穆
宗皇帝母妹敬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尚父汾陽王子儀外曾

孫太后始以正妃事憲宗六太后太皇太后愛養三朝
凡四十年德厚慈惠化充六宮亡以一女之愛隣于杜氏逮
事畢姑杜氏大族其他宜為婦禮者不翔數十人主畢委怡
順奉上撫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
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與尚書合謀曰上所賜及婢
奴卒不省自屈請納之上嘉歎許可錫其直來自市寒
賤可制指者自平閑門落然不聞人聲尚書讀書考今古治
亂職婦事家法天祐時歲獻饋吉山賻助必親自經手也
塞陽關毬場樹不數年摧紳間然稱尚書有賢婦尚
書出為澧州刺史主後尚書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大
為有人拱其主至從不二十人六七婢衆贖聞其約所
肉食驛吏立門外辟飯食以返不數日間聞于京師衆

詳說 為異事。尚書在澧州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刺。史顯外尚書治澧州，孝治行為天下第一。後為大司徒，京兆尹鳳翔節度使，朝廷屈指數以為凡有中外重難，非尚書不可。主賢益彰，雖至宮闈貴號，亦加尊敬。姑涼國夫人寢疾，比後及葬，主奉養晝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既而哭泣哀感，動他人。尚書後為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創為節度府，王十年南迫於蔡，蔡屋室卑庳，主居無正堂，處東支屋，怙然六年，許軍強雄，且擅劇寇，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已部曲，外人疵政，狃法習為循常，有司用比邊陲，遠地擲置不問，民亦日心。尚書再治之，老民相率兩走闕下，遞丞相馬叩頭乞留，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緣攜扶，哭於道路。尚書治外，主治內，尚書所至，必稱則則為名公偉人。

主宥有內助焉。穆宗以太皇故主尤為親信，俯首益卑。車服侍便愈自貶抑，觀溫清外口不言他事。說穆宗朝人不以親貴稱，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良張孝忠子聯為國增憲宗初寵于頓，來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挾恩佩勢，聚少俠狗馬為事。日載馳道縱擊，平人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尚，不以為窮弱，自主降于尚書，壁絕外之初，怒中笑後皆敬畏，聖亦指示生德以誠警之。至于今以主尚書顯重於中外，戚里亦皆自檢斂，隨短長為善，於是舊俗咸不復有尚書自許奉急，追詔主有疾，小愈，強不肯留，曰去。朝興慶宮，縱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年十一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享年若干。上廢朝三日，其年十二月某日主喪至京師，比及葬，兩宮平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御。

正殷詔丞相嗣復攝中書令，正衙宣冊，謚曰莊淑大長公主。某年某月日薨，葬于萬年縣洪原鄉少陵原，尚書先塋禮也。主男二人，長曰輔，九年十歲，次曰揚，十始二歲，女二人，某於尚書為從父弟，得以實銘。銘曰：章武皇帝唐中興主，刑于正妃，敬及嫡女，婉婉帝子，下嫁時賢，影隨嬋媛，順繩綿杜氏，大族枝葉，蟬聯上有舅姑，高堂儼然，瑞綬龜章，玉佩金軒，養色悅意，侍後承前，人不我貴，我敬我虔，始終盡禮，大小周旋，餘二十年，誰與間言，貴不召驕，富不期侈，是此四者，脩相首尾，自古名士，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擢棄，婦職是勤，天言是信，池荒館陽，屏外不履，淑德柔風，天下傾耳，宜乎壽考，歸女婚子，不錫全祉，孰提神紀，幽石有誌，題筆有吏，流于千祀。

安南都護張公墓誌銘

柳子厚

漢光武興馬援雄絕域之志，晉武一統陶瓌布殊俗之恩，理隨德成功，與時並今。皇帝載新景命，丕冒海隅，時惟公袞復厥績，交趾之理續于前人，公諱某，字某，某郡人也。曾祖彥師，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瑾，懷州武德縣令，考清，朝議郎，試大理寺丞，贈右贊善大夫，咸有懿美，積為餘慶，公以忠肅循其中，以文術昭于外，推經旨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平人心，始命鄆州新泰主簿，句會敏給，厥聲顯揚，仍以左領軍衛兵曹為安南經略巡官，申固扞衛，有聞彰徽，轉金吾衛判官，三歷御史，績用弘太，揚于天庭，加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換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復轉郎中，為安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充經略副使，遷檢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公自為吏，習於海邦，凡其比較勤

利澤長公去之則夷獠稱亂復至而寇攘順化及受命
得陳嘉謨直授本納於夷軌乃命一其貢奉平其獄施於
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刑體之法道阻而通百貨地偏而具
五人儲待委積師旅無庚癸之呼繕完板縣控帶兼戎已之
文單環王怙力肯義公於是陸聯長轂海合勝艦再舉而
克殄其其徒靡地數折以歸于我理為蠻酋帥負險幾德公
於其外申皇威旁達明信一動而耒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
於風風易皮弁以冠帶化姦宄為誠敬皆用周禮率由漢儀
公患浮海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剡連鳥以闢坦途鬼
工來并人力罕用沃日之大束成通溝摩厲之阻誓為高岸
而終古蒙利公患疆場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乃復銅柱
為正制鼓鑄既施精堅是立固圉之下明若白黑易野之守

文海類編卷百五十五 十六

險命丘陵而萬世無虞奇琛良貨溢于王府殊俗異類盈于
葉律優詔累旌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就加國子祭酒封
武城男食品三有戶凡再策勳至三柱國三增秩至中散大
夫某年月薨于位年若干天子震悼傷辭有加明年其孤某
官與宗人號奉哀惟率其家老咨于叔父延唐令其卜宅于
潭州其原葬用某月某日人謀皆從龜兆襲吉乃刻茲石著
公之闕以志于丘壠以告于幽明銘曰周限荆衡秦開石學
交州之治炎劉是設德大來服道消自絕伏波南征漢威載
烈宛陵北附晉政爰發我唐派澤光于有截皇帝中興武
授鉞肅肅武城惟夫之哲更歷祀贊顯揚彰微既受休命重
茲峻節度其謀猷守以廉潔厚農薄征匪猶匪狎通商平
有來省悅踐山跨海堅其鴈列制器足其墳茲蟻結為蟻

服文單劉城東遠開疆會朝天闕銅柱乃復環山以哲海無
遽近寇罔踰越琛寶之獻周于窮髮帝嘉成德載旌茂閭增
秩策勳土封斯裂位厄元侯年虧大耋邦人號呼夷裔悽咽
卜葬長沙連岡啓元書銘為辭德音罔缺

邕州刺史李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其實雅文皇帝之玄孫別子曰承乾為皇太子以
藩愛逼奪危慄致禍後封恒山為愍王贈荊州大都督繼別
曰象斬春郡太守贈越州大都督郇國公太宗曰玳太子詹
事贈秘書監生稟尚書左丞凡四代有土田居貴仕公丕承
之以率南服克荷天休繼有功德公始以通經入崇文館登
有司第選同州參軍入佐金吾衛進太僕主簿然引大駕府
移為左右神策行營兵馬節度以為推官拜監察御史賜緋

文海類編卷百五十五 十七

魚袋凡二使其率皆范司空希朝進殿中侍御史湖南都團
練判官以寬通簡大輔治得中道府遷主後事師人愛慕欲
以貞元政事為請公恐懼留復從泐東為都團練副使轉
侍御史又從泐西如其職加著作郎凡三使其率皆薛大夫
卒刺岳信二州得劉向秘書以能卒化黃白日七徒試術為
仇家上就就無事勅答殺告者猶降建州司馬陟刺泉州
會為猗夷刺殺郡吏歐紳農民詔以公都督邕州兼御史中
丞賜紫金魚袋為經略招討使既至則數弓橐甲去斥僕禁
部內無敢以賊名使得自濟濯諸酋長咸頓首送款故屬
輸稅奉貢願比內郡人遣子吏都督所人復耕稼無有威
居五月頃有黑螭鼓江流壞北岸直城南門覆船殺人然後
去父老泣曰吾公其殆矣嘗合永流黃丹砂為紫丹能入

大不動以為神服之且十年然卒以是病暴下赤黑數日薨
實元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年五十七僚宰正事有緹五兩
無金銀泉貝幾不克飲人號呼致幣歸以明年月日葬附
其塋長安西南高陽原上夫人陳氏先公十五年沒父憂亦
都督邕州終孤孟興恩且文亞曰仲推次曰季謀年自九歲
以下有以諸博陵行儉勁峭有立志榮陽鄭師貞敏捷能
群皆聞之曰文濟維祥實宜實延家說不嗣宗以支傳耶
公克庸為事繼賢提提左丞惟道之宜公寬且惠以教則順
上參戎以五佩郡印師歡民愛克懷以信說解告訕卒白其
詩烏嶺猶狂盜海剽山帝命平南述彼群蠻虎龍煌煌英湯
走將舟之金玉以為公服公既蒞止告以文理推義赴仁按
弓服矢爾是垣壘完其父子復我邦賦死乎率士貌不功於

情不伐喜蠻人涕懷投刃以俟方底成績盡學告厥悍石構
灾升屋而號推於奔哀來聘來觀撫麟原相之靈魂松栢
芊芊封域安代有高墳堯文之孫

貴州刺史鄧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其南陽人漢司徒禹之世也嘗祖情皇連州晉城
今祖少立皇滄州司馬考邑皇左武衛兵曹參軍惟君敏給
以御下薦忠以承上幹蠱之稱洽於諸侯信謹之跡彰于所
蒞故自如仕以至沒世未嘗無聞焉初以試太常寺奉直學
職於劔南湖南江西前後連帥咸器其能以柄於事於劔南
則羣屬閱實以循官刑盡哀敬之情致淑問之頌寬猛之適
允合于中於湖南則外按屬城內專平準佐州人錫石之地
於亮氏鼓鑄之功溢山告梓國用益騰吏無並緣以巧法人

無怨讎以告役凡處斯職莫能加焉於江西則旁得傳置
繩支郡俾無有異政以一於詔條財賦之重待君而理無四
邕州經略使路公恕奏署試大理評事兼貴州刺史參惟希
之任董龜虎之威夷俗敬愛華面受事朝廷將以武定南服
命安南大校御史中丞趙良金為邕州復以君兼招討判官
錄其異能奏加司直昇招討副使兼統橫廣貴三州事充耳
之下直道有立橫悍之內教威必行賊增而本機法一而無
憾然以憂懷間於多虞卒成耳目之憂道數齒牙之猾元和
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疾卒於公館年五十五明年某月日返
葬於潭州某原夫人龐西季氏大理評事練之女年二十三
貞元十六年嫁於州有子四人曰贊曰贊曰贊曰贊曰
禮具焉京兆尹私農公始由湖南為江西再以為從事知

文翰類選卷百五十五

之最厚肅君之能不施於劇任惜君之志見屈於群疑且以
誌授宗元使備其闕古者觀其所使而知在上之德今也觀
其所使而知在下之誠嗚呼可無辭乎銘曰曼姪之裔司徒
隆漢惟君是承有祖其幹始屬奉常出參藩翰議譚西蜀平
其狴犴巡視南楚總茲條貫遷化居貨殖收賈政煎銘範
貢輸增算既飭財賦亦專傳館去牧荒陬肅其聽斷彼徵以
息暴矣斯道行非選事進不避難始賴其寧終聞見憚其
憂積志隨魄散年極中身葬茲高岸才即命和君子興歎

襄陽丞趙君墓誌

貞元十八年八月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于柳州官
飲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徙行
其葬不得微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野

十一 平人事之類 縣於下 第五月甲辰卜秦謝兆之曰

一 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觀

是亦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比二百舉武吾為子

之人皆為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更以與龜偶不然其勝

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于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

夫人河南源氏先沒而相之移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

鄭州司馬曾祖曰机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於由明

為葬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

為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

共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訓也聖之仁也絕之有朱其

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

葬從而父祖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秦 羈思相望有一

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尔勿忘

唐丞相道遙公常公墓誌銘 張道濟

唐故中書令道遙公常氏諱嗣立字延構京兆杜陵人也

渾元之正性挺生人之秀傑門為孝悌之府世處台衡之地

士林之高標宗臣之首出者也生於秦之清水長於鄭

不華實而不滯原夫志在於易行在於禮守素簡之中

朱紱之愷悌事有則而言有度神與方而用無體其與

良善誘仁恕多容併夫頑厥剛直其

知其化矣夫大覆皆整朝瀛觸字星朝知其周慎忠肅

易循良是以綱繆兩禁重疊千里近踐幸衡終厥有成凡化

二邑理七郡三入中書再統兵部選兵吏各兩冬典樞密共

五載光獨四主歷政三十有餘其間累有謗及官因左退日

月蝕而更明隨和出而不昧爾其為邦設教

心苦誠感物化禮讓興於私室刑罰廢於公家德鏡高懸文

武矯者才無我失善若已有風流名教作法垂後討謨皇極

功格天地茫 奏既生既遂四夷來王五靈皆至然而外紫

中素迹適心遐杳然朱戶之若喪觀然赤松之可接西宴驪

山之谷東息龍池之野擇道進而建孫列土宇而開社即明

主封立帝之謀表高臣之志也公考侍中為國兄輔公元承

慶當代齊名咸以金和鼎扶陽二和陳氏三君復進

美矣侍中前夫人後氏生黃門而即世後夫人王氏生公而

偏愛公克諧以孝因心則交際均養之德成無間之言天下

之入比之祥覽惟公德行言語文學政事四者實德而兼之

事親養志而能爭居喪過哀而顧禮此又善中之善者也

今天之經也國之寶也道符與廢未解之用有時命或推後

蒼生之望恒在春秋六十遺疾陳郡還醫各師開元七年九

月二日薨于歸德里有詔贈兵部尚書諡曰孝穆也明年其

月葬於某地有子平恒濟其後在政靡所實秉以某系緇

雲之舊寮冰清風之餘論入附名之闕域窺妙德之形容見

文獻則足高明有歸謝飛王佐我清風道濟明時心樂幽地辭衣華表坦然一致道遠啓封常備傳祀生涯共盡振古其常人秉三德天歸百祥滅孫有後公業不亡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

李遵叔

永泰元年四月戊子唐舊相太保韓國公薨天子輟朝群臣出次五月壬午贈太師七月丙子詔使中謁者往祭京兆少尹護喪龍旗轎車園簿哀道加于一園塋封樹碑版垂後盛于當朝葬我韓國公夫人名本於宏才非此運不揚元勳出於忠烈非死之中登日月九天之上乾坤開而樓閣鈞軸折而再駕故肅宗皇帝於行在見公曰欲求長弔其在茲乎公諱晉卿字元輔上黨襄陽人祖襲襲贈太子太師父襲襲

禮部尚書公成童好學弱冠工文二登科三入高第

郡邑臺省之任終手廟廟台輔之器至如數四郵使四遣在人為政之絕跡於公能事之常格故不足為公之末胡獨亂常公身在陷穽心圖遼東諸主事於幕府大計於轅門天子梓之拜為左相公于時與兵部尚書汾陽郡王經略大業竊資中興公撫於內汾陽營於外克二京復九廟尊先帝返上皇公之功也乾元二年元兇授重陳希烈等四十八人議在殊死公抗疏上論以四方猶虞當寬宥三司質究其事不行於戲慶緒之誅也不用公議便有思明之難朝議之減復行公計果今天下大案仁人之言不可已已上元二年玄宗升遐詔公攝政肅宗遠代公常國道合君臣之義龍於二主功高宇宙德鍾社稷於一月之內計之

有平勃之功伊攝之霍立之再當伊霍之任人臣貴極今古罕傳公晚嬰衰疾屬辭樞務遂得特封贈肅宗降詔赤澤之下以策來朝宣室之中有輿入見此則明主上德而屈體忠臣忘恩而忘形君臣之間斯為盛矣無何有詔冊授太保累不能下其神以公器濟時江海不能開其慮故軒裳鍾鼎於我如浮雲大位遐年狂生為逆茲年七十有七歷任二十有四頃如也夫人韓國夫人博陵崔氏詩書之門金玉其度先公而歿今則附焉嗣子發丕堅繫垂向呂穆等咸等並強學懿文保家繼代忠足以勵行孝足以揚名叙德立銘願昭先烈掌文之客敢忘大猷其詞曰有唐宗臣為國元老清明淳粹全德體道為落臣節深沉而護智能逃難忠則忘軀幽荆并父成舉族南棄拔身北鄉一見先皇其言甚悲指麾而後立作相天地反正蒼生之望伊昔南狩衣冠下從三司獻議萬乘將同諫書一出天下稱公二聖登遐萬方延頸聖皇在閭務輟宸坐稱政臨朝非公不可彼蒼不仁猶我諸臣天歸說夢獄降申神嗟我碑版突元封樹嗚呼相國韓公之墓

李遵叔

丞相金紫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贈太師韓國公墓誌銘

公墓誌銘

推戴

有唐元老太保岐公諱佑字君卿年七十八以得謝之歲十一月辛未塔手足京師安仁里皇帝恤然不視朝三月冊贈太傅用祠加恩明年夏四月乙酉還直宅于少陵原大墓公之先自漢建平侯晉當陽侯而下

至留王父行敏皇銀青光祿大夫判益三州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王父勳皇中散大夫尚書左司員外郎詳定學士父希望皇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恒州刺史西河郡太守飾終三加至尚書左僕射公摠中祿之粹靈顯明哲之大方體仁以長人厚德以載物器周代資材為國華程功積事博達弘裕在玄宗朝以門子筮仕解巾有聲在肅宗朝以郡掾廷吏賢侯交辟俄以臺郎御史二千石事代宗以六職之貳十聯之重茲符相印事德宗初自度支郎歲中拜小司徒時當艱急政有拘節持權者排而改蘇饒二州刺史以亞丞相顯征南方入居左轄出典候服旋委節旌貞師准海心居鎮十五竿歷禮刑二尚書乃進左揆燮和大政拜章來朝兼理公台綱繆樞樞在帝左右順宗諒闇公攝冢宰因山復土專護其

文獻類選卷百五十五 二十四

任進學上教乃平九賦永貞內樞公奉典策今上繼明其授司徒備物米餉優章灼推致四時之和茂明萬物之宜初公來朝之明年年及懸車抗章告老三上不允厥後詔公每旬一朝訪決重務以公年與德耆尊禮不名後再歲天子憫煩公以官職之事息遂堅請優師臣大雅稱方叔元老且非宰政東漢之胡公中冓不理藩局若公都將相之重兼文武之全三代論道兩朝摠已播紳瞻仰者八十年致位就第極其榮顯隆其五福闡然符之在臨川有懌懌之化溢南海有威懷之略自准而南匪事任力三邦之人類有聲詩炳如萬華刻在金石公既當安危之重一人倚賴急宣密啓多所交感嘉保太平永寧諸侯或惡其煩言或謂其善氣損怨服義日川不知至有執介圭朝象魏冠功臣之表近天

子之光為時龍公所樞樞喜士容物群而不黨理遺情犯而不校一言定交死生以之超人之急唯恐不及不微不乞靈物怪氣談不接於心術誠明坦蕩自得於天理中正之外無自入焉國門南出杜陵故地賦清流疏瀹蕩穢引滿金縢合奏時賢儔人結轡在門極謝安之林壑異隆賈之裝素鄉耆時會鴈鳥不驚又以見公放懷推仁無不還也至若閱天下之義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誕章閱議錯綜古今經代立言之旨備焉凡推較之士繇幕廷而奮者近於有軍將相六職左右曹臺以至列藩二千石不可勝書夫人安定郡梁氏蘇州常熟縣令幼睦之女也事奉淑慎動有儀矩先於公歿幾三十年矣嗣子司農少卿師慎與其弟昭應縣令式方駕部員外郎從郁等皆以材能孝謹為卿

文獻類選卷百五十五 二十五

大夫元士推擇之際以吏資解府之下咸有威聲儼然推利相眩無怙誠信哀敬實加於人以德興嘗忝府辟脫聯台座每荷同升之義盡陳無愧之辭直書德輝以報盛榮曰君手之用可以大受斤斤岐公祗事三后謨明盛時其道甚夷乃將乃相乃公乃師六府餘平五福叢滋齊之溫良商之慈愛推本性術發蔚光太宣力中外勤勞翼戴車乞身知進知退歲在大梁月生一陽以佚以息忽乎茫茫厥極納書禮優職衰知氣在上昭明發揚少陵鬱鬱著察協吉筆未就風塵泉落日于嗟岐公居此玄室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皇甫持正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即書論議

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為爲其年十二月
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袒使奉功緒之錄繼計以至三月
癸酉葬河南河陽乃哭而叙銘其墓其詳得揭之於神道碑
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
州長史諱敷素父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
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既發
不掩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衆危將顛不懈益張卒
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扶經之心執聖
之權尚友作者設邪軀與以扶孔氏存望之極知人罪非我
計蓋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
慢字凌紙怪發鯨鯢吞燕驚耀天下然而果密窺眇章妥句
適精能之至八神出天鳴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雖氏已

文苑類選卷百五十五 二十六

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御史
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罪常
懷佛老氏法貴聖人之隄乃唱而築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
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爲身軀止怒天下先生處之安然就
貶八千里海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耶吳元
濟反史氏父道無功固將疑衆懼恟恟先生以右庶子兼
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東還至汴感說都統
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庭湊及圖牛元翟於懷救兵十萬望
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懷縮先生勇行元稹言於上曰韓
愈可惜楊宗悔詔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
至賊營麾其衆負之賊匪汗伏地乃出元稹春秋美臧孫辰
告糴于齊以爲急病校其難易執爲宜竊嗚呼先生真古所

謂大臣者耶選拜京兆尹飲禁軍帖早經權倖臣之銓拜
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闥不
施戰級族烈父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
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愈以爲抗食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
諸生恐不貌美游以較笑嘯嘯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
易君子鉅人者矣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
左拾遺李漢卿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
銘曰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今望絕耶
病此四方惟聖有文幸微歲千先生起之焯焯子爲積義滂
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豈年按我章書紀大環陰不
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歸奈知之悲

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元微之

文苑類選卷百五十五 二十七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極矣始堯舜
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
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雖備騷人
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
詩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賦曲度轉賦之詞亦隨
時興作至漢魏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矣子卿李少卿
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闊遠
稍卑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
習雅樂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興賦詩故其道文
抑鬱揚揚然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靡稍存宋齊之
間較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
情爲高蓋與雅興連連連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

漫筆陳漢魏刻飾挑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唐
順德沈氏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
遺遺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王樂府則力屈於
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
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
李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
尼考鍛其言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
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
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焉
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
韻大或十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雨順屬對律切而

文苑英華卷百五十五 二十八

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望其藩籬况與乎余欲條析其
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為之在在可求就爾前人之孫嗣業
啓子美之振興術事於假劍余以子美之知言其大
父之為文析余為誌辭不可絕入其間其言其卒葬
云系曰晉當陽侯杜氏下十世孫依魏家於華依魏王
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生開元中為華二
令用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
善授率府曹屬京師亂步謁行至受左拾遺以直言官出
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度使嚴武拔為工部員
外然謀軍事旋又棄其官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於夔
陽享年若干夫八弘譽揚氏父父之詩也抑四十九年
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汝其

收拾乞丐焦勞盡去子美沒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
志亦足為難矣銘曰 惟元和之癸巳其月某日之佳辰
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嗚呼千歲而不 曰此文先生
之古墳

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之墓銘 陳伯玉

君諱嗣字弘嗣其先陳國人也漢末淪喪八代祖杜自汝南
仕蜀為尚書令其後蜀為晉所滅子孫避晉不仕居涪南武
東山與唐胡白趙五姓置立新城郡郡制二縣而四姓宗之世
為郡長蕭齊之末有太平者兄弟三人為郡豪傑梁武帝受
禪網羅英豪拜太平為新城郡太守尋加本州別駕弟太樂太
家為黎州長史護督南梁二郡太守太樂為本州司馬即君
之高祖父也生曾祖父慶好道不樂為仕得墨子五行秘書

文苑英華卷百五十五 二十九

隱于武東山生烈祖湯仕為郡主簿遇梁季末亂避世不仕
年五十四之第二子也少孤而有德德恭已飾行一日三
省家世本以清白崇德君之孤素業空矣君有仁兄養母
以孝君克順至行同勤苦節夏不避暑冬不避寒煮服事
行年四十有五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無餘
力也以是不優於道連親終致春秋已高從仕不可以養矣
乃輟干祿之學脩養生之道山壑高居農野永歲雅聞漢有
王丹者放居不仕家累千金以自奉田稼勤畝載酒從之鄉
里承化以相繼沮乃歎曰彼王丹者是為政也其為政也
由是始考林澤關良田習仙書務農政天道時變地道化
丘陵洲數星歲雲物靡不用心原田每每黍稷穰穰汶陽
水如雲矣春也載華歲事其秋白露時降百穀收熟君嘗

有與省農時饋田畝刑以肅隨悅以勞勤若若吳之用兵無
鳥之搏擊也俾彼甫田歲取十千倉廩實崇禮節恤飢寒
賑窮乏九族以親之鄉黨以歡之居十餘年家累千金矣其
鄰里有餽衣食帶刀劍推埋骸體之類聞難走狗之豪莫不
靡下風馴素節曰里有仁焉吾何從之也遂頌浮感之節肅
恭儉之規脩孝悌節廉恥將欲效君子之素業也君時年已
耳順素無經世之情林園遺老玄默忘歲遂保先君武東山
之故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州縣也昔襄陽有龐德
公谷口有鄭子真東海有顧子山蜀才皆避人養德退耕求
志軒冕不可得而鷄犬慮不可得而累迫于我君作者五人
矣於戲古者至人不利苟得不務近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
非其道萬鍾不足豐也非其祭五鼎不足飪也躬勤耕稼植

文獻通考卷百五十五 三十一

其杖而耕不谷子路之問者其豈我君之徒歟綿綿羅網冥
冥高鴻超超竹竿穆穆幽龍其與禍敗之遠絕如胡越哉然
則兩龔不免於蘭焚三老不免於微歎其近貴利耶夫上無
憂悔下無饑寒合道以制嗜慾達命以順生死仁以愛身智
以養德俾爾耆而艾俾爾富而藏君子保之以永壽考非我
君乎享年八十有五太歲壬辰五月十三日考終厥命臨終
誡曰啓予手啓予足我聞古人言珠玉而瘞之是暴骸於
原也古者不封不樹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吾不違聖人具
棺槨而已斂以常服墳無丘壠吾將庶幾以奉先人清業也
有子某等皆能承遺訓畢從先志長壽二年龍集癸巳某
月某朔日玄月載踰卜此時吉始啓殯昭告奉遷於舊塋
東山之陽禮也鄉里會者千餘人皆涕泣號慕悲絕德之

不見咸曰君子歿矣人何以名度堅不朽匪惟頌聲小子不
敏請述鄉人之敘其詞曰肅我祖國始於陳中裔淪喪
泊此江濱山川隆嶺所居氣氤生君子於嶽元真惟孝肅
悌惟人善鄰樂我耕稼忘我措紳注人田數歲也其春農人
肅事君子搗動孰為夫子植杖而耘者何慕焉冥高雲楚
征懼世夷叔求仁良時終矣不考于身我異於是非隱非論
撫化隨運安排屈伸天年既沒長夜何展聖達不免宇宙同
塵桐棺三寸宜我窆貧自古有死吾從聖人嗟爾有代子子
孫子瞻會自歎天道無親恩我松栢恭儉是遵

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銘

公諱元敬字其先陳國人也五世祖太興梁大同中為新
城郡司馬生高祖方慶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書白虎七

文獻通考卷百五十五 三十一

變法遂隱於郡武東山生曾祖湯為郡主簿湯生祖通通
早卒生皇考辯為郡豪傑公河目海口欽願虎類性英雄而
志尚玄默群書秘術無所不覽年弱冠早為州閭所服耆長
童幼見之若大賓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屬憂艱
不止瘠道有德揚其清風邦人馴致如衆鳥之從鳳也時有
決訟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四方豪俊望風景附朝廷
聞名或以君為西南大豪不知深慈恭懿敬讓以得也州將
縣長時或陳議青龍癸未唐歷云徵公乃山棲絕穀放息人
事餌雲母以怡其神居十八年玄圓大象無所不達嘗宴坐
謂其嗣子子昂曰吾幽觀大運賢聖生有萌芽時發乃茂不
可以智力圖也氣同萬里而合不同造膝而情古之合者百
無一焉嗚呼昔堯與舜合禹得之四百餘年湯與伊尹合天

下歸之五百年文王與太公合天下順之四百年屬殷周
天紀亂賢聖不相逢也老聃仲尼淪溺濁世不能自昌彌四
百餘年戰國如磨至於赤龍赤龍之興四百年天紀復亂胡
夷奔突賢聖相亡至於今四百年矣天意其將周復乎於戰
吾老矣汝其志之太歲已亥享年七十有四七月七日己未
隱化于私宮孤子子昂愚昧鞠然在疚不知所從乃祇馴聖
人十宅之義是歲十月己酉遂開試舊塾奉寧神於此山石
仙谷之中岡也銘曰賢者避地親其往方鳳方鳳方誰能
象兮嗚呼我君懷實不試孰知其深廣兮悠々白雲自怡養
兮大運不齊聖賢同方南山四君不遭漢天子固亦商立之
遺壤兮

宋

孫明復墓誌銘

歐陽永叔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
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
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
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群弟子進曰
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其高
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
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
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
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
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于
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二年樞密副

文淵閣選卷百五十五

三十二

文淵閣選卷百五十五

三十二

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
之皆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
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監慶州商稅徙泗州又
徙曹州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
與高道潛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
之遂降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某日
以疾卒于家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大學時為
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
錢十萬而公卿大夫士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
於是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魯鄉之北
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感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於
諸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
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
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秘
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亦陽坊明
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駢時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
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

文淵閣藏卷百五十一
二十二

古文類選卷百五十五 三十五

葛源墓誌銘

王介甫

古文類選卷百五十五 三十五

法訟以故少更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之不得節使人微捕得之與問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其罪為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石舟善敗民以輸為愁公始議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為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為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耻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為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譏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為舉首此公之為州於南劍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為法程此公之為銀銅坑治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賄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賄獄如初而公終以為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

文獻類編卷百五十五 三十六

在事者亦莫不以為寃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賂狀論如法此公之為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附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為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為之銘者臨川王安石也銘曰士竊以養交兮弛官之不思維公之所至兮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助不銘示後兮孰勸為瘞

陳比部墓誌銘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余

宰相弟晉公諱恕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秘書省校書郎晉公薨命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樞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今上即位恩加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睦州薦者數人天子以公名屬審官又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對因自贊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人王撥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除猶坐是監慶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者

文獻類編卷百五十五 三十七

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為比部監四州糧料院又坐法免起為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蜀居京師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幸先皇帝至大臣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家記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効以卒事陛下之分而孤行單寡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人以見困蹙負先臣餘教辱陛下器使之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其心媿恥夙夜憂畏以故得疾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強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年為進士得嘉慶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禮部今當為遠官去臣芳遠甚陛下憐之幸聽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間一言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即無自言誰當為臣言者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夫人某氏子

男兩人世昌泉之晉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二人皆已嫁主簿將以某年月葬公其處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為臨江軍先君為之佐其後二十五年安石得主簿於淮南而兄事之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子少壯得美仕間以文藝自進意自以為且貴富世其家而遭平世弊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對往往見於文辭主簿離其墓為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司語尤悲因擲其大槩而有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曰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於此有木焉二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而焚或剖以為犧尊誰然耶其偶然邪吾又何嗟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辯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為以自稱而不辭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假乎修為其為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光字其年二十七為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為兒童強記其文章既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棄其家書之官而晝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通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孔子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

某州之某縣令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其甲子其兄之方為之卜某州其縣其鄉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其為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翳濁黑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徐文質墓誌銘

穆伯長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以其友張道卿所錄父事求請曰孝山未即殯生尚惟喪事不可緩下葬以其日且迫散託銘於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永幽安乎閱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蓋得禮矣今貴家富族得葬必感葬師說拘以歲月畏忌違禮過時父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道正合士禮踰月之制安得拒而勿銘也君諱文質字庭中其先祖父嘗寓籍焉

上之文水逮君之考猶為晉人考士未亂而孤教育于季父會朝廷以兵取太原徙并民處之京輔考於時至京師遂家焉將太學為生徒治春秋經傳前後四舉有司竟不及祿而終并俗剛厚而動奮能自節損以立衣食諸來從之戶初雖貧極者居久皆為富室矧其宿有齋者故考亦用是而殖其家考之沒貽其規法於君君於此益為之善守也初君亦嘗授經於儒官馬龜符有慕仕進心至親之喪顧無疆子弟可生懼獲先人遺業因刻力事生非慶吊大事不出門如此蓋有年天聖八年適五十忽得疾醫累月弗愈以是年七月日卒君凡四娶西男五女長子孝山次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謀葬得某年八月之日藏君於某之梓符縣開封鄉先墓之次斯實禮也銘曰

惟古之葬等設異宜日月有數舉無越斯末代不於感於葬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執警止徐氏子以時而葬順禮之軌既合既相有銘有紀始君之藏民亦鮮矣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程伯淳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吊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為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為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

文翰類選卷百五十五

先生之官初舉道試將作監主簿後人以為穎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起先生始學於百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倫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文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乃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即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頓然其順落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車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之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方畛正而不諂通而不迂光明坦夷

洞徹中外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燕飲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嘗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衍遊城中士大夫咸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亦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斥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神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師雖同尊聖人而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既可見矣而先生淳淳一不雜汪洋浩太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柩于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文翰類選卷百五十五

嗚呼先生志慕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沃以豐天不慈遺哲人之函鳴皋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

曾子固

劉凝之仕既顯歸退廬山之陽初無一畝之宅一廛之田而凝之蕭然樂有餘者豈獨凝之能以義自勝哉亦其能安於理不戚戚於貧賤有以相之也凝之晚有宅於鄧之上上有田於西澗之濱手進於朝廷薦於卿閭凝之夫妻

寧壽考自肆於山川之間白髮皤然體不知駕乘之勞心不知機之畏世人之所慕者無慕者無憚焉世人之有所不能及者獨得也其夫婦如此可不謂賢哉熙寧九年疑之年七十有七哭其妻之喪自為狀次其妻之世出行事來乞銘余為之因其言而識之曰夫人姓錢氏考內殿崇班穆祖考內園使昭晟曾祖考宣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堪高祖吳越文穆王元璵夫人色莊氣仁言動不失繩墨居族令長幼親疎間盡其宜事夫能成其志教子能成其效是皆可傳者也夫人年七十有三卒於四月之庚子而葬於其歲某月某甲子墓在南康軍西城之某原初以疑之恩封壽光縣君再以子恕恩封壽安縣君有子曰恕秘書丞曰格卿貢進士皆以文學顯於世女嫁進士徐彥伯太子中允黃廉孫

文獻類選卷五十五

某其疑之名漁釣州某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銘曰士不苟合安於賤貧其親其豫絲婚有人維不終棄又壽以康有績孔昭既厥而厥世迫而求獨優以取世儒以處獨肆而有士也則然女實作朝考則戲媛尚配于古

女已埋銘

朱仲晦

朱氏女生癸巳因以名叔其字父晦翁母劉氏生四年呱失時十有五適笄再趙聘入奄然逝哀汝生婉而慧雖未學得翁意臨絕言孝友悌從母藏亦其志父汝銘母汝視汝有知尚無畏

元

新安王生墓誌銘

劉禹圭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竟以氣

終其師容城先生為銘其墓其辭曰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制禮之後為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大禍疢嬰如九原之可作特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沒其寧事有過厚薄俗可謹吾當作銘

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

姚端夫

公諱庭珍字國寶曾大考洲太考士明以武力再世為金千夫長家臨潢之全州考捐北京都轉運使故又家北京公於次為中子沉性易直通毅辨彊綜經緯史尤長左氏春秋並仕已存愛民利物志事先帝以典內帑受知先是高句驪不請徙居海中江華島上遣使問何由且謂其貳朕親擇廷臣可者即命公時年二十三至其國主禮事之甚恭言吾歲

文獻類選卷五十五

中三

入幣大國未嘗不謹臣職非與夫臣而敵已臣而叛者比而大軍咸入寇劉吾人民以吾子女有吾貨財處吾土孰吾是以捨術而完險誠出甚不得已之計非有鼠他國為也求疏黃金以兩計白金以鎰計各千百數為壽又言誠以是懷懷之言歸間之上幸止邊軍無歲入願歲幣外別入如今相壽者數歲歲為謝公勃然曰王以天子之使求貨非特去歸具道王言且保其國無他避掠從耳上亦悟曰人歲入幣而之又如兵罪之誠何以待不臣即敵已臣而叛者諸令軍成邊無入掠自是定東夷安塞天子無慮節制計月利伐從至關中留為安撫使施治兵而策得外供使不而集今上即位中統建元自捐元伐以故先朝公臣孰西入漠南路伴習傳驛兼給餽餉至元四年授同簽

使兵裁叛離仁輩狼顧渠黃捷滋多安順六年授朝列大夫佩金符責貢安南時已徵天下兵數十萬圖襄陽實為聯宋起本動臣以相上與客軍圖謀不可一日離側者皆出行省董師公至其國王立受詔公詰曰王行非止違命於禮於利害且不孰知揆此邦人民土地不當天朝之管治皇帝不欲郡縣王地版籍王民聽其稱藩遣使諭旨德至淫也且王以與宋輯睦緩急為援今不為之師長圍襄陽為飛路絕朝夕將拔席捲渡江覆其國都易如振槁王猶倚岸海傲恃為唇齒自矜尊高事且上聞天威小震無煩遠召中國雲南十萬之師對月可至視丘墟焉王初草棘王庭者將不難為其審策之王為降拜益漸憤將以兵恐公使力士白刃環衛公適示急施想擬一室盡擲所懸箭弓刀繫付衛士聽汝何為

天者每取江水以進皆溫溫不可飲食及南井汲不許曰吾俗不相仇者多投毒井中叔人公曰自我所求毒死不恨然汲飲食自是安南君臣多及公者八年會公以安南貢至襄陽猶未拔即授行省即中事勳貴處絕不阿惟見之營衛足蹟不及其門商較事宜言宏色厲或有以凌驚見之者故右丞相史忠武公天澤解之曰是其為心忠正侃侃人也父親其人必實吾言十年襄陽下改省為行樞密院以勞遷中順大夫遙知歸德府行院經歷大軍南渡江復行省公復即中使降虎符襄陽路總管黃府丹致誠以死相報散契軍以惜月磨剡弊施宜當其後光明年改監鄧復二州位安撫使上捐魚珠之賦使人飲壯食家給蒸薪月發倉以贍餓乏視便輒行事已効聞十四年陞嘉禾太監平江路位

總管上鄂復民聞去過馬統送萬數其治平江者績亦最特路十五年改同知浙東道宣慰使未行改大司農卿丁內艱時軍興法聞喪不得輒行乞奔赴不報公請還所受制書為民行省知不可奪歸之旋觸楊然金玉美女色無有惟文書不被而已今中書省右丞相伯顏夙嘗疑為凌駕者後頗為深知公嘗語人曰諸將渡江無不荒貪獨予與國寶清慎自持聞者以為知言公家居四年又終外艱十九年以才起復仍故官嘉議大夫南京路總管無開封府尹至治之初見星而出見星而歸凡前政積事留獄旬月剖擲皆出尤善發姦伏有控鶴十餘輩比公至就大第聚居二年黃金橫帶出入飲食街陌縱橫人謂其真也公曰控鶴役在京師父此不行必剽賊也密喻有司以意期三日盡致其黨索賂以來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室之皆歎服物則推埋所獲妻妾僕使皆掠民子女或娼媚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臨境乏食已聞未報輒止梳勿輸明年河北大旱民流徙就食及河朔數萬人郡縣畏損戶罪設以地問省部遣使分道邀之許發倉人給三月食還所籍民聚謀曰吾得食三月負難歸重難勝驚將何暇且各賣質田廬而南至家何為愁歎無聊若出一喙公謂其使曰斯民非賊河南非別界皆聖上民社也非不知奉命不輟濟可以無罪誠不忍老弱輟路吾治其受禍以活此民則下令諸津急濟果有以專行上書者事不御史大夫即治燕之境民皆曰吾使賢其為開封明斷不阿可當今代包拯大夫察其無他薄責而歸奏復不秋兩潦河決原武泛杞淮太康自京北東洋為巨浸廣負千里歸

以屋人畜流死公括商人漁子船百十艘又編木為筏具
外捕載吏離散四出往取避水升丘果樹者而全活以口計
其慮有千水又闔京城入善利門渡泥市中晝夜盡役土新
礮石盡力以與水闘不少殺乃崩城墮之賊嘗既相獲大發
賊縣民增外隄防分直為三直役一月地割作倍起陽武黑
石東盡陳留張怒河綿亘百三十里如期三月隄防悉完以
至元甲申七月二十二日卒官舍年五十六河南之民識與
不識如喪其親戚家繞餘俸半月將歸墓資不能西開封市
民椎財者戶賻之又遣子弟數百人持錢分程具直越別治
洛陽五百里凡千里及潼關以其年九月葬安西府咸寧縣
洪同鄉少陵原都運公塋之左夫人何氏溫淑靜端男子三
人岳提舉鄧復魚湖崇西蜀行省宣使榮未仕女子三人一

文獻通考卷百五十五

四十六

適太平州錄事和適紀德信一適華思齊後三年其李
太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定端以燔素知公求銘其墓碑曰
年五十六固不云大較齊者著孰謂謂考其後之豈無以
然國苟有利棄身若指東北難林罕舟以使西南難題登焉
已至視數萬里為步仍餘招麾兩王噉臺指與吐番獲狹化
不犯令由積苦勞至不延命壽也無稱世不為滅死有可述
短不害長義陽軍謀郭復民效已實已著猶其小小開封蠲
租舟民于河雷擊靈龍縣躬親下燭其忠縣明后聖老幹
經摧瘳風踰勁大浸稽天陸舞龍蛇流死所餘丘本是家乃
集舟航乃夜以繼乃求以濟取置平地尤障摧防萬杵登登
役不踰時隱其阜陵民流他疆我飲其食我疆沙場皆手援
溺頤頤公哉人之騶虞使饒楚楚橫目虎狼雖古循吏列傳

史冊載筆今功孰作為匹少陵之原有坊其立銘石道周
爆諸幽

雷希顏墓誌銘

元裕之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
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遊有衣冠龍
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
重吏負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才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
天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為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為尹而
忌瘦死維陽獄中之純以薊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
陵奇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泰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
宴飲為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嗟若有旦夕
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
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為所魚肉去萊間者訕笑之曰四方
承平餘五六十年百姓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歎
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
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
若不足玩者貞祐末嘗召為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顏
大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即位宵衣旰食思所以於濟艱
難者為甚力希顏以為天子富於春秋有能致之資以
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為可養初心為可保人君以進賢不
肖為職不宜妄費日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希顏之冬
朔方兵突入倒廄谷勢甚張平陽公逆擊之突騎不支填
壁豁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而南希顏當其衝水之
阻與同欲釋勿追奏至

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為不行後京兆鳳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服入衛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政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為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其歡氣亦略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疆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為絕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獨以獻臣為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之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物渺然之嘆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惜之云希顏別字李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為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暮子也崇慶二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授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遷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為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考滿再任俄拜監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使幸卿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終于翰林修撰累官太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悍卒倚外冠為重自行莖以下皆務為摩拊之希顏莅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為屈故頗有喧譁者不數月閭巷間家有希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為戶部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姦伏一縣畏之稱為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待賊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雷御史至豪將望風遁去蔡下一兵與惟貴有連脫役

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焉為不得行然亦坐是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父諸兄年十四五貧無以為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公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為人軀幹雄偉鬚張口哆顏如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抗倅亦不能變也食蕪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杯酒淋漓談話間作辭氣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詠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文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乎告暴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為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亦為餘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正大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日暴卒後二日塋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銘曰維季默父起營平弱齡飛鸞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禁八尺傾漢庭前有趙張恥自名目中心敵無道情大息流涕請進兵揜聰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鯨鯢砥柱不挾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綏或當著言垂日星一憤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不當蹈東溟元精炯炯賦子形濫焉爭與一物并千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留泉扃何以驗之石有銘

牟先生墓誌銘

雲伯生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憲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為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為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交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丞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將令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是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為屬吏幾以心疾乞告歸而宋亡矣故相曹公夢炎事世祖皇帝為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留尚書愧之既而家貧賈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之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其門者求大理公

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為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有感服一以為師焉其於經皆有成說而人不能盡傳行于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然也其為文沛然若河江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為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為學也先生策駟屢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所愧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為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故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為人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生五十二卒再娶陳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四人長適蘄州路儒學教授眉山陳際次適建寧路總管府知事河南雲謙次有疾不嫁次適安吉殷天錫孫女四人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耳年七十有八以是年五月乙酉葬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允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集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為書命其第以其門人卿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蓋及我時為我著小傳集承命不敢當將諸與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其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勝書來請銘曰先生之志云爾集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託之以言是有以處集

取以固陋雖欲能書而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
其不知者固不敢言後之君子信其可知則其未盡知者
其推見矣故為銘曰

學孰為博覽哉有作運化參錯撮拾偏駁欺世之作文孰為
雄近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嘻嘻粗工有餘而感不足
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
其遠乎

嶺北行省即中蘇公墓誌銘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
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
歸直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
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

全錄續集卷百五十五 五十二

為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為其省丞相
更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
人數十年來婚嫁畊植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畜射獵貿易
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蒙族咸安樂富庶忘戰鬪
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關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
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並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
馬人畜皆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乞食或相食或枕藉以
死日未吳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惟怯傾辭不慮往獨蘇
公受命即行自置臣子避事即安時即既至曰事孰急於賑
飢者明日告其長曰幙府謹治文書數會蒙恩知前遇事
無其費失上下因為茲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
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人獻三斗幼小六

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皆君之赤子賑民
將之軍與謹儲之則坐視飢者之死不得已飢者急在旦暮
已擅發頭急募軍需大家先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
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為經久慮幸其中書省以聞天子
為遣使護視賑飢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
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
皆即給直賈運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為成法使勾稽考
覈參伍鉗制以相承吏守之不改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汎索
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盛宣爾家物公對曰有司知
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擲節謹惜非為已於王幸察
亦無以為罪皇子安王是之策以衣一襲與王王亦知公使行
予名馬公受而傾囊償其買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

全錄續集卷百五十五 五十三

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五人
當坐省府論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
在格後當用後法設當坐猶當用詔書審覆詳讞乃奏決無
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議如公言其人皆
得不死人知公明決有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
此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即孔
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乃休孔子廟
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二朝廷
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遷民數百
人狀公行事卓著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
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為真定守
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

吏轉戶部今史應樞密院中書省擢出官承直郎中書檢
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廣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
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
所按問無自言冤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
兩事令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防治白雲宗獄
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
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劫持合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為戮利不
法者能為明其誣誤者出之田廬貨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
之良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二歲五往返京師以
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至十餘年不得
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
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立威勢赫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省辟

文獻通考卷百五十五

五十四

公獨不赴南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轄其餘選不法者
奪必以理為檢校官得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
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中
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黜主盜吏
之使盜引良民者能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
所能辯庶弟之誣其兄而奪其官者總計之蓋未嘗一日苟
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席矣我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
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策刑賞伐
道里名物非又筆簡牘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
以他道進士公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軍將有定
而為政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才智略志在用
之士不繇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魚也而世或

以晉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為官病者殆未
也然若蘇公者其可以從更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
言笑不妄交為吏視文書司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
門不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
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奉報買書遺之
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樂城人每徙真
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
飛騎尉其父縣男姚氏贈真定縣君榮祖封真定縣君黑
雲萬戶義之孫正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五人四人夭其一夭爵
也以國子為第授從仕郎大都路劉州判官治公喪以禮女三
公勸勸其官天頑次適真定醫學銀張崇德通承務郎河
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昌文養是公之年才六十耳

文獻通考卷百五十五

五十五

雖久服官時官佐人無所自邀方卿用遷改君子惜之銘曰
有肅穆公執德不回黜嘿自得弗耀其材始時群公好善已
出就學公執德不回黜嘿自得弗耀其材始時群公好善已
弗感直道若儒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揚大府位
卑志行四命手朝張光以章鎮和城王攸理控制朔易
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焉雲生尚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
簡從執以書孰害其人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曰爾
從我子馬錫子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語語孔文坦
安易境我際其會以喻以維維維維人方懷公不少晉
見用駸而疾不瘳炎炎弗遂寢寢弗寧當為而為當辯斯
辯退而能思閑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
在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隨之豈惟官成勛

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為美縣尹王君墓誌銘

李源道

君諱惠字澤民姓王氏世居中慶之晉寧後徙漢遂為滇人
曾祖考諱世襲氏有主嘗領布煥考諱連襲職天兵南指以
其眾內屬此張氏君軀幹魁偉識字書敏官事始為威楚屯
田大使增糧萬石第上其功至元廿五年雲南行中書省選
主定遠縣簿三十年遷武定路勸州判官大德元年調雲
益州判官招逃民二百五十四家三年調馬龍州判官四年
擢中慶路昆明縣尹階將仕佐郎用行中書左丞劉公之薦
也省檄慮因多所平反在縣大興水利安集流民為戶百五
十有一五年遷同知路南州事至大三年調同知永昌州事
明年改石平州判官階將仕郎曲靖戶田有隱金穀通縣省

文淵閣藏書五百五十五

五十六

檄君往括治考覈虛實區別徵人稱其平延祐二年省議
昆明州縣再除為尹明年改宜良縣尹階承事即嵩明有獄
五年疑不决御史屬君推按得情免死者十餘人六年遷仁
德府為美縣尹兼勸農事修孔子廟以館來學時君年六十
於滇城營江頭別墅將請老不許省檄委推事建昌麗江諸
道至治元年夏五月涉金沙江渡瀾水感瘴瘴殆輿歸二年
秋七月一日疾革越五日遺訓子孫忠孝禮一則古母從
終俗語畢而逝年六十有二越八日葬昆明善陀之西岡三
賢皆張氏子男十人曰明沅江路總管府照磨曰昇仁德路
儒學教授曰慶晉國言曰忠府學士曰益監稅曰某曰海曰
良曰讓曰某未仕女四曰通后族孫男若干人既葬諸孤呼
書乞銘其墓嗚呼滇南之壤也天矣自歸我職方氏六七十

年朝廷置省憲以控之官府章程文物品式幾與上國齒探
古無以侔也然其人如勞深靡落相持為習慣慢喜卑尚有
禮義所不能盡化者萬里走書為其先求不朽計如王氏子
者能幾人哉予嘗讀部徽南蓋悉其為人方以變俗為事乃
不果辭銘之以為南人勸庶幾有聞風而起者銘曰

維南有滇限印焚皇風遠被為樂國主斯牧斯揚乃職半刺
六州宰四邑民鴻勞止我為息獄行有免我為直天之報爾
亦云極于孫熒孔蕃殖喪母因俗古是式遺言四方可作
則矧乃要荒阻重譯西岡之麓即藏室永垂厥聲有美石

南京轉運司支度判官楊公墓誌銘

詩仲平

公諱天德字君美其先耀之美原人徙同官至高祖義徙高
陵世業農曾祖諱某祖諱相始為縣吏父諱禮以夫定庚子

文淵閣藏書五百五十五

五十七

歲十二月庚子生公于北郭公之父雅好儒而仲兄茂實克家
厚資公使游學公亦為勤能副所望既肄業太學登興定二
年進士第釋褐補博州州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尋權
大理寺丞繼擬至長安漢未幾正主慶陽安化簿尋辟德順
之隆德令再辟安化令補尚書都省掾遷轉運司支度判官
京城不守流寓宋會同十年而歸長安公自讀書入仕至于
晚歲風節矯矯始終不少變其為隆德也被圍於德順首圍
請援以死期於復命及復立縣治撫養瘡痍誅劬瘁民賴
以安慶陽之圍也復任安化主帥以公忠勤使撫慰并鎮
撫軍民又牒令判府事晝夜不遑處盡知畢力拒守踰半居
民餓死殆盡卒盡救至圍解召公還京師公歎曰既不能救
民之死又暴其骸而去之吾不忍也擲懷中竟留月餘悉收

葬之其忠主愛民若此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公於勢利
貌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解治及伊洛諸書大嗜愛之常語人
曰吾少時精力奮於課試殊不省有此今而後知吾道之傳
為有在也埋沒寡刻中幾不復見天日自昏不能視書猶使
其子講誦而朝夕聽之以此自樂及有疾親交往問之談笑
歌詠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以戊午歲十月四日
于家春秋七十有九公娶冠氏早亡一女適三原郭孝廉再
娶太常少卿京兆孫通祥之女一子曰恭懿孫男曰守孫女
二人皆幼以是年十二月十日葬于高陵國鄉奉政原之先
塋公子孝廉篤實克紹先志平居事公已著信於朋友而執
喪哀毀至五日不食寢苦枕塊居廬毀瘠又能行古道其治
喪一從公之遺命用司馬朱氏改訂古禮民迷固久而公

獨信以禮葬有子如此公為不朽矣河內許慎敬叙其事而
為之誌且系銘曰

出也有為死生以之憂也有守不變于時日臨桑榆學喜有
得其知益精其藝益力吾道之公異端之私瞭然胸中洞析
毫髮外私內公邪詎諒俯仰古今可以無愧受全于天復
歸其全尚固樂無窮哉

湖南宣慰使趙公墓誌銘

盧慶道

大德十有一年冬前湖南宣慰使趙公薨於潭州居第明年
秋七月其子彌寧等室望服衰釋杖叩首泣血東向拜飭介
走書江東報其父執淑郡慶豐密木天先君子指諸孤庶有
日乞銘其館士文學掾吉張圖南實公行治其墓而文麗以
札翰曰宣慰公薨且葬宜有銘寧聚其宗謀銘咸願公銘

非公銘孰銘惟先生與公諱淇字元德世族望臨潯
五季時刺撫州後徙家衡山至五世祖士庫贈奉議郎贈楚
國公諱世勳者奉議子也生贈魯國公諱崇李曰常生方後
魯國崇官其官諱忠肅者於公為祖實生考右丞相冀國忠
靖公諱公幼奇儒誦書者宿習年七歲蔭補承奉郎明年中
童子舉選甫冠起家四川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官列郡至
廣南東路發運使積階朝奉大夫貼職自直秘閣西遷右文
殿修撰內除由藉田令至尚書刑部侍郎位望浸隆而宋祚
終矣將浮海而南主帥已至其地宋太右詔舊臣納款遂附
順是時至元有五年也行省署公廣東宣撫使秋七月親
于上都世祖勞問甚至有制授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
錫佩金虎符攝予優渥使七年而代用薦者召遂辭疾致事

初公自宣屬沿檄至承宣使夏青軍嚴黃之白鹿磯冒矢石

鉅甚諸將勇之其倖倖前倖死靡更發其何問乃幹經賦庶
賅胥數背法之群賊懼無敢犯今守趙希汾悚然不敢少年
易公曰始疑倖真前倖今倖僞果乃復賢遠前倖郡舊也
威果指揮兵二千餘悍驕不制適郡守惟肖至閱揭未集衆
忿謀謀害士民吏皆竄守惶遽無策公語衆淮漢卒戍數十
里外晝夜不遑息少憊慢輒刑誅無貸若輩未嘗身願行坐
靡縣官敢爾即從徵填園杖傷亂者有衆羅拜引罪去巨猾
孔和輩搆禁橫吏十數羣聚即縣累政循嘿置度外民如噓
莫能吐氣時憲江東合東更番名才監司逮捕弗能得及公
攝守陰授卒方略盡得群惡皆六人皆貨累鉅萬衆猶慮其
公期三日獄具杖點鋼諸圖越四日即斬衆纓其魁皆

死矣民始帖服神其政咸曰非趙通判廉明即被枉吾曹
所訴及守與國移泰皆能一兵民之政民裕而賦饋時論
能之備寇盜起連江浙數郡盜意臣憐守困東守命公分殿
司兵二千從公曰果爾將蹂躪三輔請單騎至備現盜緩急
可嚴嚴郊有執寇至者廼民訟因官不能直憤激相繼脅平
民三黨助其寇公知亂苗語其人彼起要縣訟直之豈不在我
若釋兵而農豈若罪或頑弗革若曹能捕致易罪以賞曹既
良民即自投盜數知僚鄉罪除否則必難剿無遺餘遇已遂
縱去有頃復獲盜數十亦論遣之乃揭示福禍如所論聽決
司歸業俾黃衣腰鈴卒四往田間手旗大呼新太守榜至賊
衆請榜皆釋兵盡一日散去循逐寇勢人干政者前守常
類為奉旨意公至吟噓不敢出一語執法於是新郡治作孔

子
輒謂公
冲漢
接物
言未
發命
尤妙
所寶
潭校
醫上
家公
旁貴
大賢
勢予
尤深
者故
參政
徐公
子方
太子
賓客
也
子
勸諸
生去
即未
幾寇
復作
張甚
再至
輒謂
公
冲漢
接物
言未
發命
尤妙
所寶
潭校
醫上
家公
旁貴
大賢
勢予
尤深
者故
參政
徐公
子方
太子
賓客
也

公平章何公仲謁左丞趙公伯華然公非積數公為重數公
者每以締交得公不失所重也公薨以是年十一月辛未
以至大元年冬十有二月庚申薨之年鄉縣原塘坎山
之原夫人寧國吳氏宋參知政事莊敬公淵女前公薨于男四
人長即如寧妻廢祖家祖嘗得寬當前卒女二人淋瀝適為戶
馬繼祖以疾絕昏歸寧淑正尚幼孫男六人嚴以祖產當補
官當出繼皆出女三人曾男孫一人山童女二人學當謂公
門閥人地文武猷為職度器業以之位臺閣職職應權亮治
體潤色太平是特餘事果若都將相謀軍國以死其輔世願
忠之藹海內有識者其誰曰不然而遂派致於家者二十餘
年而公薨矣嗚呼悲夫銘曰
皇武于南一吳會只維維巨室喬木蔚只眉壽其材備修然

只奚真清廟斯靈敢只爰敬饗謀斯著蔡只爰稱大夏斯棟
載只鳳儀麟趾瑞昭代只侯馬侯軸遠殆悔只清冰星歲存
蘊際只云胡不弔哲人散只工盡般輸靡所惜只變曉弗音
襄武邁只燧斯白緇孰辨裁只悼言作之徒永慨只掩石鑽
辭燁幽霧只
彭澤縣尹姚君墓誌銘
吳幼清
延祐五年秋予赴集賢八月次真州病未克進次人姚紱數
數詣予所館一日言曰紱之先河中人余嘗仕魏州因家
于陝吾父諱思恭字敬父至元間仕廣東宣慰司有海商被
強盜誣執其仇司官之貳右商逮捕牽聯三十人繫廣州獄
事至司貳酷法以鞠死者三之一存者誣服吾父知其冤會
歲終吏牘互易所掌此獄練吾父即以冤狀白官不答時廣

東得事殺貳命出囚于度將施刑吾父謂囚曰汝今就死囚畏懼不敢翻異貳令吾父署牘父曰賊伏未完人命不可輕職可罷牘不可署貳大怒逾急吾父度不可已抱其牘踰牆走匿僧舍越五日擄州獲正賊賊伏悉具械送以上貳慙意背繫吾父引索囚十九人釋之囚哭拜曰非姊掾我輩死久矣自後獄有疑必昇吾父覆問平反者甚眾廣東考滿簿宣之商賈悉劉莊益場其缺之長陽提領采石益引所治民理財俱有政績歸葬吾祖于陝受江州彭澤君未任昨歲六月以疾終于真州寓舍年六十六歷官將仕從仕至承務止痛惟吾父孝友慈祥勸書請律仕未顯達實志以致緩將以明年秋奉柩相葬弗期祖塋先生賜一言死不可朽而不肖孤送親之終庶其有倖乎予謂若父蓋良吏也廣東一事

文獻類纂卷一百一十五

六十二

六十二

六十二

六十二

真有洗冤活死之功是可書已承務君之考諱其監陳州酒稅姚某氏妻楊氏彭氏先卒後娶蕭氏子敏紳女適真山宗純皆彭出也銘曰位不信志意其有嗣報未報施意其有遠

國朝

故西山劉先生墓誌銘

解縉

古稱鄉先生歿而及于社祭之何也教施於後良俗成于長厚仁義所摩濡亂不作法施于民則祀之祀之宜也故西山先生劉公子彭姓以而人悲之既久而益思之悲思之所至祭之之所宜也矧公子弟門人狀其行欲銘之以不朽余可辭哉按狀先生年敏萊家門儒素素位雖蒙不鮮窮促言論鋒發辭義卓然鄉多儒者咸時過從囊出其文字上下頡頏其門如市及亂後祖趙州公舉宗有義日夜戰其鄉闔門多戰死于彭亦幸而不死隱憂致病晝夜驚喘洪武庚申以賢良徵詣京師骨立可憐遂以得還遇端時或生以達旦嗚嗚然諷諫者冊不離手與疾忘苦洪武戊辰縣官聘迎之訓導于學鄉人始知見古人師弟子之禮其病卧于家也弟子羣趨景後林下受請指畫皆不逾時貢于知舉于監丙子之秋一日公方坐其館人座上有報曰趙督先生徒也舉在前列先生之力也衆賓客開然走賀喜見童婦子相問語喧動一市人擁先生行過其父其父殷勤謝又報曰劉宗平先生徒也舉在前列先生之功也則又族擁先生行過其父其父殷勤謝又報曰先生令子迪哲前在試操筆疾書即投卷嚮登出漫不暇自適徑得捷轉相賀賀先生先生扶杖接拜跪不勝杯杓因謬曰吾弟子與子將圖伏老為朝夕養一及門報歆去老者何所復望我既而歎曰吾負荷先人遺業守經術以崇正關彝病且死不敢蕪其勤以淑于今幸而有子若弟子將施於世死不恨矣未幾遂歿時武丁丑二月

二十五日也然則雖如古人釋奠可也非祭于社而已也

凡家之泰和家初徙吉水文昌廟前高祖新民宋寶祐進

士曾祖實翁元貢士號竹坪先生伯祖震亨庚震元進士朝

列大夫知趙州世稱蒼莨先生祖康達號竹西先生家君外

舅也父諱鳳字孟敬至正貢士母張氏公生十三年而孤事

母孝趙州公及叔父貢士君鶴年教之甚篤先是人稱夏朗

蜀氏治尚書有名雖歐陽欽八世家傳道弗能過元盛時王

充耘等皆出其門今惟先生得其真以力行天性嚴與人義

善誼誥不為害建祠堂脩譜牒親之思厚自首不渝有四書

要覽文集若干卷藏于家生至順壬申十月二十七日得年

六十六娶顏氏進士顏成子之女子男一人迪哲也名桓女

適曾希來者後月餘以哀毀發將葬于沃塘山之原銘曰

雲餘燼末多糟粕渾噩授受漢已鑒天昭漢出伊洛間關

鴻濛繼有作南渡惟吉擅鄧錫蒙發軔孔輝竹西遺傳

上下繼出其門者膺憲篇至氏之子益丹騰先生還守其

朴欲醺則吸饒則哺注之不充益不涸奎盈務靡鑽研補

影捉泡醢深藹榛窄不服施函斫先生之徒一渠護吟嗟斯

文重開拓宇宙所裨厚不薄此銘此行古可托

大明吏部尚書陳公墓誌銘

余奉 詔纂修

太祖實錄觀自歲外外戡定陳氏彭蠡之戰至動星象

咸見四方豪傑之士雲合響應輻輳而爭趨之雖湯武之

特士未能如是何大盛哉至歲甲辰即王位而荆江取次

帝若席信陳公脩

太 凡 九 年 春 者 也 是 以 甘 權 理 心 治 盡 律 令 崇 寬 厚

復 倫 要 而 默 然 息 簡 明 正 大 四 方 翕 然 知 有 一 統 之 制

作 由 此 始 焉 繼 而 又 謂 兵 刑 之 大 者 也 唐 世 府 兵 之 制 稍 為

近 古 而 未 精 密 乃 權 公 兵 部 郎 中 而 所 任 任 將 帥 養 士 卒

內 外 相 維 之 體 兵 農 相 資 之 意 遂 為 萬 世 之 法 而 公 之 昭 顯

成 德 益 以 著 焉

太 祖 初 即 位 山 東 新 下 念 濟 南 重 經 王 氏 之 亂 民 墜 塗 炭 尤

甚 大 將 多 練 兵 屯 田 其 間 非 公 莫 可 治 也 遂 權 濟 南 知 府 居

二 年 而 政 成

太 祖 嘉 之 以 天 官 太 曹 之 長 而 明 習 經 制 建 官 均 職 惟 公 是

宜 擢 拜 吏 部 尚 書 引 據 古 典 泰 酌 時 宜 審 地 制 易 制 事 繁 簡

貴 賤 疎 數 遠 近 寬 嚴 功 罪 賞 罰 錫 黜 陟 之 類 皆 公 啓 之 未

幾 卒 于 位 繼 之 者 莫 能 移 易 也 余 嘗 謂

太 祖 之 治 天 下 也 其 重 有 緒 而 若 素 定 於 賦 畝 之 中 誠 所 謂

天 授 之 者 而 一 時 動 搖 豈 萬 才 碩 德 道 全 方 備 皆 非 近 世 之

所 能 及 其 一 二 者 也 於 戲 盛 哉 今 尚 書 公 沒 四 十 餘 年 始

得 其 子 九 成 為 之 狀 亦 為 之 刻 詞 于 石 按 狀 陳 氏 自 彬 始 有

聞 于 信 之 弋 陽 生 應 隆 生 文 光 號 南 隱 贈 功 郎 生 華

里 字 德 甫 號 梅 間 住 信 州 路 歷 山 長 教 授 贈 黃 巖 州 知 州 生

三 子 曰 諱 曰 天 驥 曰 敏 學 字 志 仲 號 亦 梅 官 至 平 江 路 總 督

府 治 中 生 弘 字 仕 遠 號 龍 州 路 乳 源 縣 主 簿 公 之 父 也 母 張

氏 生 至 正 辛 酉 九 月 十 九 日 沒 於 洪 武 辛 亥 七 月 十 三 日 享

年 五 十 有 一 塋 梧 桐 塋 夫 人 楊 氏 今 年 九 十 餘 公 沒 二 年

成 奉 母 隱 居 于 桂 徙 南 寧 今 家 于 貴 縣 之 郭 門 有 子 三 人

信之山龍虎巒盤弋陽九華連峯巖巖生偉人逢皆經綸
審所宜歸乘運躍鱗

聖人好生明刑飭法與定章條惟有欽恤制兵之宜因仍歷
世寓農講武經文無弊山東初下兵民雜居朱藩皂莚往來
撫綏暮年政成歸掌銓衡平均四海位冠六卿我紬石室用
纂六經敬服德業副其聲稱著之簡冊復為此銘邦家之光
閭里之榮

橫陽徐先生墓誌銘

胡儼

先生諱興祖字宗起其先閩人五代時有諱寅者嘗事王審
知其孫某晉天福間避亂來橫陽子孫遂為橫陽人先生自
幼持重好學不勸嘗受書於鄭伯玉受詩於周可仁受易於

文淵閣書五百五十五 一六十六

史文幾文之學出於水壺鄭氏鄭氏有四書管窺行于世
先生盡得其學故於義理九極精粹至於子史百氏亦靡不
研究遂以學行為一時賢士大夫所譽愛因其所居稱之曰
橫陽先生示尊敬也洪武六年以薦授郡學教授其教人有
法諸生自以為得師衛之守將嘗以郡城北枕江托潮患
改築當道者來數其事眾厭於執知其非莫敢出一言先
生獨奮然抗說具成願未及朝未嘗為患辯甚力其役遂
民賴以不勞處有冠肅聚山各間萬庭平陽瑞安

朝廷遣將殄除之檄郡丞王全率民為鄉導全就先生問計
先生曰民愚出迫脅一時誣誤無自新若聞其生路招諭
之來即為良民如此則烏合之眾當自解散渠魁必成擒不
然則玉石俱焚虞謂之悔後將何及全用先生言全活者甚

衆二十九年較藝江西人服其公後秩滿赴天官得致事郡
列狀上聞乞留復故職洪武二十五年二十有一日得疾語
諸子曰吾至此足矣遂却藥物越十有三日以卒享年七十
有六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皆有善行稱于鄉考初娶陳
氏繼納黃氏先生黃氏出也配宋氏先七年卒有男二人長
望次升女三人孫男三人肇淑輟孫女一人璇既卒之年八
月甲子望奉柩歸葬邑之鳳材鄉巽溪清坑之原有文集若
千卷藏于家先生敦行孝悌待母弟篤於義自首無間言與
人交友而益篤雖鄙夫孺子來謁接之皆有禮意未嘗幾微
維德之積維學之充維卒不施于孫其逢耶

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邵公墓碑銘

文淵閣書五百五十五 一六十七

楊士奇

公諱琨字以先姓邵氏其先居睦至仁仲始徙金華蘭溪之
椒峯孫吉甫宋國子助教公高祖也曾祖相玉祖巨川父子
祥曾祖以下皆不仕母盛氏公幼已負志挺特不與凡兒狎
就學外傳勤勵不懈以詩經中永樂乙酉浙江鄉試明年中
禮部會試廷試賜同進士出身賜勅歸進學文明年召
至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慨然以功業自期號貞白生以見志
明憲紀究律意而用法平恕至遇渠奸巨猾為民厲者亦不
少寬假聲譽遂起嘗巡按江西廣東福建克振風裁時
仁宗皇帝監國尤兩簡知間刑部都察院大理寺闕堂上官
率命公署有重獄數以付公公感
上知遇夙夜盡心每事親理有所顧問應對詳明一時老成

多推讓之。陞江西按察使。先是南昌新建二縣苦上官和買長里役者。供一日費。家為之空。公視事之日。立罷之。惟聲溢路。而私不便者。皆側目焉。然公自用簡儉。終亦莫敢一語。積歲訟牒填委。悉取省閱。擇其尤甚者。自聽斷。餘悉歸郡縣。滯獄一清。在江西五年。政用肅然。丁內艱。去服。闋。改福建按察使。治職如江西。而有司之務倍繁。稍濟以寬。宣德三年。召為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時南京諸司緩弛。御史尤縱。公奉勅簡擇。奏黜其不肖。及庸懦者殆半。繼奉勅偕六部長貳。簡黜諸司之不肖庸懦者。網紀復振。為人外肅內寬。任二十餘年。所歷中外。皆風憲於條制。故實與夫施措之宜。默識明習。所至糾劾官和舉大體。而畧瑣細。家居有孝行。既仕得祿。時惟母在。迎奉就養。極其愛敬。母喪哀毀。府居產瑞芝者再。

文獻類選卷百五十五 六十八

鄉里以為孝。感處朋友。密屬必約之於義。有所薦舉。必清介士。其廉潔之操。蓋終始一轍。宣德五年正月十二日。夙興衣冠。坐得風眩疾。遽卒。計聞。上為悼歎。遣行人賜祭。其文有持身清廉。用法敬慎。及振舉綱紀。屏黜儉邪之褒。又命有司營築事。兩京大臣君子。皆致弔祭。公享年五十有六。配方氏。繼張氏。子男二。鏐。鏐皆早卒。今以姪鏐為嗣。女四。童應方。瑒。郭。其婿也。未行。孫男四。理。珂。珪。王。公之葬也。國子司業陳敬宗銘之。鏐以太常卿孫時。所為事狀。介監察御史包德懷。來請文書墓碑。公於余往還。敢故不辭。而為之書銘曰。肅肅蘭臺。邦之司直。耳目所寄。綱紀攸植。彰善瘴惡。激濁揚清。惟平惟公。惟廉與明。君子在位。表範正軌。任或匪人。波頹。

卓卓邵公。秉潔懷貞。不矯不隨。特立獨行。明習博。內恕愛。舉大要。簡各細。故歷試三司。成績有聞。于江子。憲大藩。善類。不。飲。避。水。藥。之。存。公。猶。始。至。進。秩。天。子。明。昌。不。期。願。一。理。發。潛。有。詞。庭。其。不。死。

明故榮祿大夫少保。文簡公。武英殿大學士。榮祿大夫少保。文簡公。武英殿大學士。壽八十有三。以正統十四年六月三日。終于正寢。其仲子中書舍人。采。奏。翰林。周。公。旋。所。述。事。狀。公。善。於。予。而。公。墓。銘。相。屬。敬。宗。門。生。也。安。敢。以。不。敏。辭。按。狀。公。諱。准。字。宗。義。號。介。菴。溫。之。永。嘉。人。其。先。世。諱。泰。者。任。宋。史。檢。法。歷。世。官。有。文。簡。字。之。官。諱。通。道。公。之。祖。也。通。生。性。字。恭。公。之。父。也。元。李。方。國。珍。據。于。溫。泉。快。遂。遁。跡。不。還。號。靜。菴。姓。王。氏。公。自。幼。即。有。經。世。之。志。年。十二。鄉。學。師。命。賦。荷。花。十。四。方。邑。庠。第。子。負。臬。司。官。命。賦。挑。燈。伏。詩。語。公。可。驚。人。於。九。經。史。性。理。之。學。儕。輩。罕。能。及。者。遂。中。洪。武。丁。丑。進。士。二。甲。除。中。書。舍。人。勤。慎。周。密。於。職。務。無。所。不。舉。歲。壬。午。太。宗。丈。皇。帝。入。正。大。統。有。蒙。召。見。訪。以。大。政。深。稱。意。旨。即。命。入。翰。林。凡。侍。朝。特。命。解。公。縉。與。公。立。于。御。榻。之。左。以。備。顧問。

上以萬機叢脞。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公語至夜分。上或就寢。則賜坐榻前。論議。公。列。不。得。已。而。上。或。就。寢。則。賜。坐。榻。前。論。議。公。列。不。得。已。而。

告內閣專掌制勅又選胡公廣楊公士奇楊公榮金
胡公嚴與之同事是年秋陞公編脩繼陞侍讀永樂既元
明年甲申二月會試天下士

上命解公與公為主得會祭等四百七十二人微服入觀
上以得才之多為之喜

上欲立東宮密謂問公公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
上意遂決三月冊立

皇太子命公為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

賜袍笏寵眷日隆丁亥陞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進講

東宮於長多優 勅兼輔導

皇太孫太子

上進符命公及尚書兼詹事蹇義金忠諭德楊士奇留守諭

之曰朕留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則監國必付房玄齡

卿等其識朕意也且 車駕行明于寅寅

車駕親征胡寇長沙妖人李法良作亂

皇太子命蹇義侯李彬率兵勦捕而蹇以疑沮之

皇太子以問公公曰豐城老將必能 責神速宜亟遣

以掩其不備既而法良就擒一如公 疾在告

皇太子命內臣問安復遣院判將用 自手書畧曰卿其

勉進藥食早獲康安以慰予懷是年秋

聖駕還京

皇太子遣公迎 駕下州謁見

上喜與語良久辰詣到公父奉政大 坊大學士

妻皆封宜人癸巳

車駕再巡狩公留守如故時漢王潛蓄篡竊之志忌公獨深
日夜窺伺間隙流 言藍圖之過公遂不免二十餘年慶國中
惟日賦詩以自遣 形於詩者無非引咎責躬之言名曰省然
集又即人等 之機寓之於言名曰自省甲辰

仁宗皇帝即位遷 公通政使燕

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 不允丁太夫人憂乞制不

許持命喪 奔喪洪熙改元陞少詹事戶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 榮祿大夫復辭不允命三修 吏方辭尚

書律許之賜 褒嘉

上手書 文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有兩終而或

為 切於求助也 曾祖相贈皆如其官 贈夫人父封如

其官 封大夫人 夫人是夏

上不豫時

皇太子往南京省 訓

孝陵遣使召還既 而官車晏駕群情恟公及少傅二楊公

佐鄭襄二王監國 變勢至於喉血及

皇太子還京即位 大事始定宣德改元八月漢廢人反

上率師親征以公 多病留佐鄭襄二王監國公夙夜在公

班師方 移第疾益甚

命太醫院使徐叔 洪珍視病少瘥即上 體骨不許固

始令歸田養疾賜 楮幣萬貫

陞鮮加賜 賈于時公之弟靜菴先生壽八十有九公

餘六旬恪供子職 禮弗懈先生沒

上遣禮官賜祭 命有司以一品禮葬既葬事公拜

恩賜下

上寵留累月賜遊西苑命公陟伯師傳尚書學士十一人陪

賜宴山之麓翌日獻詩以謝

上大悅比解宴餞于太液池

親酒宸翰製詩送之給路費賜金織紗衣一襲且諭之曰明

年

朕生日卿其復來明年如期入覲

上寵眷宴錫之禮有加於初九月辭還又明年

上朝

今太上皇嗣位公入朝進香

上嘉念舊臣寵眷優厚自餘辭歸公在永樂初知無不言

言無不聽嘗有告黨逆者公言於

上曰洪武末年已有勅禁革不宜復舉從之而大獄遂息靖

難師後吏部例以南人官北土不効順者編赤伍公曰近

有勅旨征討官與舊官事同一體若復追罪南人與勅旨相背

上即罷之虜酋阿魯帖既納款欲收女直吐番諸部聽其約

東請

朝廷利誓詞于金鉉集諸部長磨酒飲之以盟公曰胡人狼

子野心使各自為心則力具制若併為一則力大難制矣此

舉實其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嶺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

惟目前耳西域大寶法王初至京

上欲刻玉印賜之以璞示公

公曰

朝廷賜諸番制勅所用不過勅命廣運二寶以今此璞大於二

寶將謂王尊於朝廷也

命

命書疑獄而終獄無冤

命諭妙法而妙法無弊其識見充為人所不及嘗讀廷試卷於

上前同列有不具者公必正色直之不少屈順於是人有目

公為太認真者公亦不少變也及謝病歸田里杜門却物不

接世故者二十餘年所著文有介菴集歸田稿藏于家配夫

人楊氏淑德懿行儀于閨閭側室李氏子由三長葉次子

中書舍人次槃女一在室孫男五珣瑜瑤瑤孫女五曾孫

男一計

間賜謚文簡

公禮官祭者九有司聘奉制以年月日忌之于邑之德政鄉

大羅山之原從先兆也為之路曰

惟周三公視古百揆公不獨立三孤以副之則調益私化

理維寅維亮公寔職此

皇躬是保百辟攸式

寵顧雖隆小心翼翼視草主堂高文大冊八經黃麻有典有

則獻替察勿日于

帝側定策安邦宣慶布德廟堂柱石薦紳耆龜維維維梅鼎

鼎是資

列聖眷倚心膂股肱功在社稷福及蒼生

忽生榮死哀無間存沒大羅之山鬱乎

六寧

雲谷濮處士墓碣銘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附即尚書

處士姓濮諱庸字孟常別號雲谷先世本宋宗室封於濮子孫因以為姓有諱者自闕從睦之大岩下五世祖再徙桐廬遷雲溪居焉曾祖惟威祖原大父思禮代有隱德處士性質雅重寡言笑幼以父命為叔思義後九歲而孤事二母盡孝母葛病憂形于色侍湯藥未嘗廢離及卒執喪如禮伯兄孟榮性嚴過子弟不少怨處士事之恭天倫之樂翕如也昭穆之親雖衆恩義之篤惟均同姓有女不能歸者為之資擇所宜歸之同里有歿不能葬者為買棺卜所宅葬之家僅夜縛一盜殺男子來白處士與以穀釋之戒勿顯其姓名其人改悔為良宣德乙卯歲歉路多賊殍處士設粥濟之全活者衆正統庚申又捐穀五百石以輸義倉其輕財好義樂於為善類如此晚厭俗囂擇幽勝處結屋以寓行樂而曰雲谷盤桓山水間悠然塵外之趣好讀書尤喜談子史及養生言嘗脩譜牒以厚族復祀禮以奉先每訓子孫曰惟擇善可以進德惟容衆可以免咎爾嘗慎之故子弟多循謹處士生洪武壬申閏七月十日卒天順庚辰正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九是年二月十五日葬於純芳園先塋之西配喻氏有婦母德生與處士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午正統乙丑八月十六日子年五上有三子男三長璿早卒以琳次瑀起曹監授直隸州欽學教諭孫男八瀛漢漢滋潤潼堯堯臣堯啓孫女二長適寧岩王脩次適硯石俞政曾孫力十二教諭待兵部主事寧徐貫所為狀求請銘碣于墓上乃為銘曰

宋室南渡派分閩中以濮為八不忘始封一遷于睦再遷于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處士克儉乃躬行
與汗宮行跡通顯泉壤昭融統芳之園山迴水旋我銘其什
永十年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五十六墓表目錄

唐

柳子厚 一篇 李遐升 一篇 呂和升 一篇

歐陽永升 一篇 王介甫 二篇

王惲 一篇 楊煥然 一篇 劉夢吉 一篇 徐琰 一篇

吳勿清 一篇 元復初 一篇 鄧善之 一篇 袁伯長 一篇

虞伯生 一篇 王繼學 一篇 宋誠夫 一篇

瀛 一篇 王梓 一篇 胡儼 一篇 楊士奇 二篇

式微卷百五十六墓表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五十六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墓表類

唐

文通先生陸給事墓表

柳子厚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集思慮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繫排冒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非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訾悼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矣郡人陸先生質以其師友天水咬助消趙臣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子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後天矣哉先生字子純號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為志以堯舜為的苞羅旁魄膠輻上下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指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其直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為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傳師儒先生以

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
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
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為能文聖人之書通
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
墓表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叔父殿中侍御史墓表

唐貞元十二年二月庚寅葬我殿中侍御史河東柳公於萬
年縣之少陵原公諱某字某邑居於虞鄉曾王父某官王父
某官皇考某官奕世餘慶叢而未稔濟德流祉其後宜大秀
而不實為善者感嗚呼哀哉惟公敦柔峻清恪慎端莊進止
咸助有恒常風起倫孤厲貞方居室孝悌與人信讓當
職強毅游刃立斷自少耽學頌工為文既窮日力又繼以夜

文苑英華卷五十一

鄉里推擇敦迫上道乃與計偕束游京師觀藝靈臺貢文有
司射策合程遂冠首科林有令問群士羨慕居數年授河南
府文學教勵生徒選擢貢士儒黨相賀燕人觀禮秩滿渭北
節度延為參佐總齊軍政甚獲能稱加太常寺協律郎既喪
主帥罷歸私室方將脫遺紛埃遐與道俱冲漠保神優柔諒
儒四方聞風交馳鵲書載筆來輒乃作然謀出入朔方陪位
戎車遷大理評事又加章綬朱裳銀印宗黨有權權略密勿
潛機埋照宛彼亭堡時其講教實從我謀隣國是微改度上
判官轉大理司直出納府庫頃給軍食下無讎歎黔首休息
月校歲會莫不稱書庫豐財美制成計得又遷殿中侍御史
營內副使分閭之寄然制其半柔以仁撫剛以義斷戎
不堂無事朝廷征首方待以位既而諒不及戎水政不

獲專達以其年正月九日遇疾終於私館年五十嗚呼痛
我奔騶騶力中途踈足高鳴輕舉在雲際與凡我所知哀慟
無及本道節度尚書朗寧王張公震悼涕慕不任于懷臨遣
牙將試致中監李輔忠監備凶禮賜賻甚厚行軍司馬侍御史
常重規等匍匐救助事用無闕丹旆素車歸于上京撰期定
宅莫有衍素故友諸生崇人外姻號慟會葬哀禮咸申克寔
玄堂掩坎廣輪顧盼無依徘徊增哀願勒休聲垂後賢於
是汝南周公巢等相與琢石書德用圖不朽文曰
抱元淳稟粹和既強毅又柔嘉發儀曹耀文章司學傳儒風
揚自渭北佐朔方戎政開黔首康冠惠文垂衣裳才不施天
涯茫刊樂石篆遺德延休烈垂憲則於萬年長無極

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

李遐叔

君姓權氏諱某字士餘天水人侍奉尚書僕射翼之後世為
著姓祖某官父某其官咸有令德君既冠進士及第試臨
清尉持節兼本道使籍君高名表為勳縣尉充判官無何主
將以逆節露君乃詐死扶親涉江免禍累知幾其神先帝聞
而歎之除評事御史方議大用屬太夫人病危君侍奉憂勞
因中痢疾無何大夫人終君泣血三年厥疾用加服除遷起
居舍人著作郎大曆元年四月某日不幸逝於丹徒因葬焉
享齡四十嗚呼識者慟哭聞者痛心君有大節不可奪大名
不可掩大才不可及大行不可名天與之仁不與之年哀哉
自開元天寶已來高名下位華方疾不能備舉然所憶者曰
河南元君德秀元終十年而南陽張君有略張歆二年而
天元之志如其道德張之行如其經術君之才如其

廣陵陳先生墓表

呂叔

有唐貞晦先生，廬陵郡崇邑鄉陳君曰融，無字，享年七十有
二，遊不出鄉者終厥命。嗚呼！至哉！良玉雖白，不受米醴泉自
其，非有和，貞色縝密，丹青無自入也。靈味天成，麴蘖無所資。

文翰類選卷百五十六

四

也故先生長而不學大樸不適乎輪軸至音不諧乎宮商曲直渾成巧匠莫能材也滑濁一致伶倫莫能器也故先生老而不仕地虛而踐則有跡器踈而扣則成聲我踐惟實跡不可得而見也我扣惟密聲不可得而聞也故先生沒而不稱若夫為養充孝居喪致毀事亡如存朋友孜孜兄弟怡怡於鄉恂恂於物熙熙天性人道其盡于茲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知命足幸怡神為樂樂天忘憂自寵不驚貴我道此非求乎何必入官然後為仕我有信順自天蓋高亦既知矣謂神蓋幽亦既聞矣何必俗聲然後為名大哉先生行不學之道據不仕之責獨不稱之名達人觀焉斯亦極矣予自元初寓居是邑言歸京國道出其鄉始見一鄉之人之子孫志學之聲不見傲慢之俗

雍穆穆甚足異也因揣之而數曰芳蘭所生其草皆香
所積其山有光此鄉之人豈必盡仁其必有賢者生於是乎
遂停車累日周訪故老果曰吾里常有陳黼孝慈仁信不學
不仕鄉人見也皆自欲遷善遠罪亦不知其所以然今也則
亡清風猶在予於是慨然痛先生以純德至行沉落先羅宮
闕軼廬之禮士無表墓之文知而不書我執其咎乃搜典校
德謚曰貞懷先生窮微其實建石于路用告將來之有識者
云爾貞元五年秋八月東平呂溫述

東

瀧岡軒表

歐陽永叔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夫人守

文獻類選卷百五十六

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成人大夫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櫛之植以庇尔為生吾何恃而能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喪寡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遽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

我皆照恨也。知求而有得。以其有得。則知不。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願乳者。立于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嚴行在成。將死。使其言然。吾小及見見之。立也。後當以我語言。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子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是。其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育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鬼不能。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三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脩自登二府。天子推。褒其三世。故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封楚國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土初郊。皇考賜爵為。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呼。為善世。

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脩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王介甫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安石誌其墓曰。公學不期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舍者。於焉而非彫。以爲廉。所不為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至公為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已。而問焉。使蒞諫職。以觀其迪已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遠俗而適已。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矣。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不朽。不可得也。

太常博士 諱諡字 臣之行 治 潤 開 世 承 德安鄭湜書其父太常博士諱諡字臣之行治潤開世承

因其妹婿廣陵朱介之以來請曰鄭氏故家陽有善果者卒於唐江州刺史而子孫為德安人自善果至一三生裔為樂清縣令君之大父也裔生東君之父也以言授鄉里而終不仕君以景祐四年進士為洪州都昌縣主簿於是令老矣事皆決於君而都昌至今稱以為能又為廬州合淝縣尉盜發輒得故其後無敢為盜者又為同州朝邑縣令當陝西兵事起案簿書吏力所不堪以均賦役而人不困又掌集慶軍書記歲早轉運使不欲除民租以屬其守而使君出視君以實除民租如法又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南康軍南康縣移知梧州方是時儂智高為亂吏多辟匿即不往君獨亟往治城斬集吏民以守而州無事經略使舉君以知賓州再遷至太常博士而歸為陵臺令召見言事稱旨賜緋衣銀

文獻通考卷百五十六

魚未赴以嘉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君前夫人張氏後夫人吳氏子男三人其長則湜也次治次深女四人其三人已嫁矣董振何贊朱介之其婿也君為人孝友諒直得一人一善若已出能振窮急而自養尤儉約自賓州歸而齋無南方一物其平生所為如此今既以其生某月某日葬君德安之永泰鄉谷步里而未有以碣諸墓也敢因介之以告介之於余為外甥而其妻能道君之實將懼泯沒而無聞數涕泣屬其夫求得余之一言以表之墓上蓋余嘗奉使江南游九江上廬山愛其山川而問其州人士大夫之賢而可與游者莫能言也余湜能言其父之賢如此問其州人之游仕於此者乃以為良然嗟乎鄭君誠如此豈特一鄉之善士與而其子男與女子又能如此故為序次其說使表之墓上

元

卓行劉先生墓表

王暉

先生諱德淵字道濟襄國內丘人性癖直有操守好學能自刻厲及游漳南王先生門思索辨惑等說自是屢試吏學為專門之業非禮義不妄言動一介不取於人朋友死雖千里遠徒步必至親前賢奇蹟備行擊節嘆賞而不能自已至推耕牛以饗賓王殺乘馬而祭昭烈其或憫時之艱急人之難切於已私而不置也始則人大以為異既而疑焉終廼歎服曰先生篤行直躬守死善道者也北渡後赴戍戍試魁河北西路建中統建元三府辟其行能授翰林待制晚節知圓鑿方枘不能與時圓為乃以所得成就學者立言傳後著三為書數萬言其說為天地立極為生民立本為聖賢立法數析

文獻通考卷百五十六

九

溫公通鑑數百條扶翊章武俾承正統及見考亭綱目書多所照合沾沾而喜曰吾天地間可謂不孤矣又通古文奇字士多傳習之凡經指授者雖節目礫硯表有所立或惜其獨善不願諸用然振衰善俗激厲後人多矣太保劉公左轄張公以鄉曲義來周卹皆却之曰吾非躋涼閣然媚於世者也至有以禮願交而弗之允者魯齋許公每道邢必式問致恭而去士子秋予始見先生於昨對榻學館夜半欬起撼予曰吾於漢丞相亮論議際有所得惜不並時當有說云云至元壬午予按部夷儀謁先生於天貺齋樓運筆草心融一天自樂其樂英發之氣至老不衰先生近何述曰適作四虎辨天府七星挽章予以張皇然助振濯漢靈一何壯也臨訣揮手曰吾老矣斯文未衰予其自將既而聞公疾感之

婦女孫皆不聽侍疾卒年七十有八時至元丙戌九月二十一日也葬順德之西丘里後十五年晚進王寧合鄉國議來請曰先生學貫三才養素丘園行燒於古人望高乎一世沒當易名用垂光範予謂寧曰士風之不振也久矣安得高風古節如先生者哉昔孟東野以詩鳴唐張籍私謚曰貞耀程伯淳以道自任路公揭之曰明道今板二例如以卓行加之則名與行為顯允矣門生戶部尚書戎益礪石表墓以圖不朽翰林學士汲郡王惲為之表

錦峯王先生墓表

楊煥然

先生姓王氏諱仲元字卿清家平陰廣道先生之猶子明道先生之子世以儒道著一時名公鉅人若亮懷英趙沔皆師

尊之先生舉進士有聲承安五年四舉推恩資高雅清苦寡言笑無雜質嘗知阿干縣憲司以簡靜聞退食擁琴書不出

正襟危坐似與世相忘也過會心者雖對談竟日未聞涉貴將可喜事人信其為古君子也而書名尤重小楷介歐虞間用薦者召應奉翰林文字同進士入玉堂自先生始改陝西東路轉運司鹽鐵判官適書監田山碑似玉燬偶得疾死于官舍貞祐四年也死之日家無餘貲崇葬城南鴈塔之陰隣永平王尚書撫墓經兵寺宇廢盡荆棘埋沒迷所在後三十八年尚書子元卿至審其墓西十五步初元卿許並負而東既而恐親族零落無可歸申寅五月九日奉天楊與感念平素會長安郊邦用楊天德來獻臣同德張琚高唐趙安世浙津張傲燕南毛君仁耿都陳受雲中孟攀鱗太華郭時中

新如范文炳平陸員擇加以衣金戴之故先蓋有待也

孝子田君墓表

劉寧吉

嗚呼天地至太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為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為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君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之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慶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夫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何足為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

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稟千載而目若也使其舍此而為區區歲月筋體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為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先人嘗手錄金涓貞祐以來致死於其所天者十餘人而武臣職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為多而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焉而慟焉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為之泣下終則毛骨竦然若有所振勵

稽故為之訪諸故老揆諸小諒矧具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為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若民出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

惻然欲代其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候
顛以待之卒舉太未暇省問者項脰中兩刀而死夜又半幸
復蘇後二日令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以藝被選而行次
安肅侯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
得之貧以涉河水傷腫至血出發母家下尸而遷之乃還而
衆不之覺也嗚呼此其所以為孝子者歟其子道蓋資高爽
喜讀書而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為詩文以美之雅善予
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於易水之上且曰古者孝友雖庶
人得書於史官而先人之孝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遂
無一言之託以傳不朽為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於世今謀
所以表夫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尚忍不
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為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金符其壽四

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度妣喬母兄嘉其所娶實望
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為韓孝婦其壽八十六男女三子道昭道
章裴氏女寅孫五溫良恭儉讓曾孫四元亞李德昌銘曰
嗚呼端斧威而致死猶淵冰之歸全其死者親焉此身之微
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靈雖丘匪丘者存有圓雖石匪石
維文百世之下有旌古而勵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
其式之執獨匪人

故宋兵部侍郎徐公墓表 徐琰

國朝自至元初元用兵襄漢以來驛書御至日告克捷既下
襄陽渡大江所向風靡有城郭封疆之任者若崩厥角恐後
卒之混一區宇際天薄海罔不臣妾是雖廟謨雄斷師武臣
力之故而江南謀國用世之士亦從是可知獨時之聞趙外

後死趙州... 事使人聞文天祥以宰相... 可起人... 車馳擊北來不絕間生論對語及其所以亡者
... 言則危言劉論之士亦嘗有之而枋所非人以言為
... 不求求而不聽聽而不用是以馴至此極始知人謀
... 歸於有德也嗚呼豈一人之力一朝之故哉今觀余君德
... 所狀故宋尚書兵部侍郎徐公之行則前言有證不誣公
... 諱卿孫字顯仲臨江之清江人曾祖源祖大經父森增宣教
... 即妣熊氏贈且人按狀公在宋朝起身儒科即以治縣最當
... 時其事蓋不勝書人視以為譜升朝一再遷為御史為諫官

垂三年時其國之事急於邊備初見即以屬人才飭軍政
結民心三事為告襄陽之不守元帥之無謀我軍之在行者
猶無不知之而彼相挾私蒙蔽上下略不正其債重之罰位
於朝者視初執執不之悔獨公能抗議彈擊第一義已甚
可觀繼是累十百疏反覆諄切無非論邊之曰言大而遺
其細謀遠而不略於近料事精審置論切宜使吾侍為其國
計亦不過爾取是諫帥而按李希於久廢薦文天祥於列郡
以襄事而陳李庭芝之決不可用即貴時宰陳宜中猶行故
軍如坐而待亡其後或抗節死義或誤國謀身無一不如其
言此則非知人如權衡識時如著龜則世孰能之於天與為
謀神授之策者乎不用其言而用其身雖簪筆持帶托節持
節於我何如至是終去蓋於遠矣國忘未幾而身亦隨之悲

夫余間居坐念自有宇宙以來亡國何限以為其國之有人則其時其事言之可為太息以為無八則斯人斯言散在史傳何國無之而卒亦無缺於須臾之運者信在人則在乎用才者為何人在天則亦須近續者之何如耳後有君子論一代興亡之由於千載之上其有取於章公之文學政事散見如狀以非大節而在故不詳錄公生以宋丙戌二月十九日卒以至元庚辰三月十日葬其鄉以至元丁亥十二月廿四日娶楊氏贈宜人繼黃氏封宜人子男二長震先卒次必茂女二豐城李景應陵文陸其婿孫男二女三曾孫男三女二異時余參乘江西以脩從祖漢高士之祠于東湖園也起敬公之名節管欲列吾宗人之有德有爵者升侑之屬去官不果會文陸未京師一日致其婦兄之辭曰必茂先親歿且墓有年而墓道未表大懼墮越無以顯揚惟公中州典刑以詞翰重一世敢以不朽為請余知公悉且欲著其可鑒者示後未故不復辭而余之辭曰

故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墓表

吳幼清

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開慶已未之夏戰死于蜀勇勝軍屯之域外其秋大兵奄至降其軍而侯之妻子在軍中俟此

卷五十六 二十四

卷五十六 二十五

惠稱道痛其死而節而未白於世常怨不樂及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按歷荆楚至訪其父遺迹有宋士錄國亡之際能城守野戰死者人各為傳而侯與焉得其傳又稽諸故老遺黎退卒之口參伍附益歸以語其友友輯為事狀持示臨川吳徵曰吾父以節死居北之五年吾母亦死僅存不肖孤一縷之脉大德主寅冬具衣冠招吾父之魂與吾母合葬鎮江丹徒崇德之硯山懼弗克揚先烈將遂沉沒則終天無涯之痛愈不可塞願有述以表於墓敢以累子敬禮辭許於是請傳與狀而哀侯之所以死嗚呼歐陽公論五代之臣金節而死者三王彥章其首彥章北面朱梁蓋路人一旦為君臣歲月甚淺解無足道而弗貳兩事百世之公議猶建之宋三百年仁義之國豈朱梁比而其李也死宗廟社稷死城郭封疆求如項籍田橫劉湛諸君瞻顧吳鄉張巡許遠南霽雲輩一何寥寥耶侯以下官微祿出入行陳屹屹不挫如此世亦曷嘗無人哉嗚呼啼笑侯之死以蜀崇慶告急宋大將往援侯率偏師以前破營壘十數攻蜀之帥號紐曉有善戰聲大將畏憚得小捷遽謀左次以遁侯見帥深入不惑驟領數十騎來往有敵輒迎又喜遠追謂其輕賊可獲也大將追過侯率所部獨進至叙州南平隆化縣界遇賊騎什什伯伯接戰大勝負日中帥以精騎數千至侯之衆不滿千人皆敢死士馳突衝擊力戰不少懼道卒諸大將求敗方引衆趣山顧望竟不赴侯棄所立射於無不斃賊方憂却然以步敵騎衆幾十倍事敗分希希國日吳戰未罷所殺已過當而侯

募創復陷連中數十創。甚矣盡無稍。散逸聚者猶數十人。傷其能軍。僕被執。帥壯其勇。期生之。侯大罵求速死。亦不加害。翼日帥親視其創。饋之食。與藥。侯標去弗受。縛置馬上。以行。八日不食。至播州土門。逼令招城中。不行。遇害。年五十二。帥還都。輒對簿。嘗言。嗚呼。曰。好人。好人。且曰。其箭不可當。侯之從子二。其一失其名。先數歲戍巴州。戰死。其一名燦然。後數歲要隨州。歸師至。缺破戰死。塔王祀守樊城。城陷。不降。亦死。一門死者四人。侯先州固始人。諱鈞。少負奇氣。噬齷齪。僞儒精神。事無用語。每云。讀書了。大意可暇。日挾勁弓。驅馬出平原曠野。指南北東西射。曰。大丈夫立功名。當以是。萬毀帥器之。妻以兄女。縣邊郡材技良家子。選補軍職。錄武定軍屯。先徙屯黃勇。勝軍後。初取將於武定。而以侯為

副其將。後馬襄陽城上。墮城下死。侯叱曰。大丈夫不為國死。敵而死。於是兒女子耳。制置使遂以侯代將。充統制官。實祐間。蜀歲歲被兵。侯往。赤峽渠開達等州。并禦用少。擊衆數。以多最深。入變徵。築建城堡。化服群獍。撫以恩信。任事不避艱險。類如此。捐軀殉國。其素志也。而竟以敢戰死。嗚呼。唏矣。夫人萬氏早卒。再娶胡氏。生士龍。士龍之子澍。亦嗜書。侯而周於務。嗚呼。自古忠臣義士。身不食其報者。往往報於子孫。然則侯之後。宜大蓋已。觀其兆。

元氏清河新阡表

元復初

元氏有二。一曰衛大夫。一曰拓跋魏魏之元。著於河南。曾祖諱興君。家于大名之清河。譜系無所徵據。不得上。里諱興君。娶彭氏。生子曰諱泉君。曰諱聚君。曰諱凝君。

泉君娶張氏。生子曰諱信君。諱聚君娶楊氏。生子曰諱珍君。曰諱成君。曰諱玉君。諱海君。娶高氏。生子曰諱天祐君。曰諱進君。曰諱瓊君。曰諱瑛君。白諱貢君。由將仕佐郎提舉杭州酒使司知事。從蘆鹽場同管勾。諱信君娶楊氏。生子曰諱德君。曰諱恭君。曰諱珍君。娶張氏。何氏。生子曰諱良君。曰諱今君。將仕郎高郵屯田提舉。曰諱林君。曰諱榮君。曰諱成君。娶趙氏。生子曰諱繼君。善諱玉君。娶郭氏。生子曰通君。曰福君。曰嘉君。諱天祐君娶胡氏。生子曰諱諱進君。娶焦氏。生子曰諱或君。娶瓊君。娶楊氏。生子曰諱山君。曰顯君。曰世彦君。曰世傑君。曰檢君。娶君娶張氏。生子曰義君。曰從政君。今湖廣行中書省宣使。諱貢君娶胡氏。生子曰明君。善以儒起家。由登仕佐郎。提舉院照磨。為中書省知管差除。祿祠娶王氏。生子曰起良君。娶李氏。生子曰賢君。娶皇父

氏。生子曰可君。娶丁氏。生子曰敏君。娶楊氏。生子曰衡君。曰衍君。娶侯氏。生子曰岫君。娶李氏。生子曰翰君。娶閻氏。生子曰幹君。娶孫氏。生子曰秀山君。娶郭氏。生子曰振君。娶劉氏。生子曰楊君。娶鄭氏。生子曰播君。娶任氏。生子曰嶠君。娶明君。娶李氏。生子曰靈君。娶與君。以下葬于縣城郭西賈莊之東。諱天祐君以下。別葬新阡。去祖塋西南七十五步。仰惟吾祖和厚懿恭。懷光弗耀。再世而發。于吾考吾兄。而明。善不肖。亦承朝命。執事機要。蓋懼夫族大日遠。昧于鏡考。而洞先澤。此阡表之所由刻也。夫祖澤流衍。於冥漠之中。緝舉。勸行。命不逮者。有焉。越下漸邪。而幸振顯者。理無是也。雖然。盛遠益大。垂美無窮。豈無其人。嗚呼。元氏子孫。其可不鑒。

蘇府君墓表

劉晉之

蘇氏世居真定之真定縣君之曾大父公考大父元老父誠威祖德弗仕君諱榮祖字顯之益樹善以亢其宗然歲止三十有七寔至元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也越四十三三年為延祐丁巳君之子志道官奉直大夫樞密院斷事官經歷秩視五品得正榮其父母由是制贈榮祖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妻吳氏真定縣君咸曰天之報施善人信遠益有徵哉志道將刻石墓左以昭被寵光于無斁其子天爵嘗為國子生而余職教于茲也以君之壻劉從道所著居里行業請予文余其可辭按狀君性類異童胤已若成人從鄉人賈先生授業讀書一過輒成論事大父孝疾病湯液必親雖躬溲矢弗厭鄉閭蓋以比占黔婁云大父年高寢必溫一夕誤入其席大父曰吾孫勿畏也然猶因袒謝罪久之早者學每歸至夜分咸叩戶者勿亟曰大父方安寢也時南北兵阻售書價視珍貝君得書必手鈔校讎無豪忽所異過已皆注自唐一行師推大衍定歲差法後世多倣用之然司曆或失其傳君因金大明曆積算為書數十篇多易其舊其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卜筮書無不研順尤邃伊洛之旨必以厚道忠信為本嘗曰學貴適用也故素尚操履有古愿直風曾白金於市過友家墜馬友故收之以觀其志而君神氣自如友徐歸之曰君之豈過人遠矣歲疫隣有喪人君為具饌食至舉家全活里閭之昏嫗喪者每從君問禮君援古訓式縷解餘分不為世俗陰陽家拘忌之說訟者亦就君持正不謂日聞轉運司辟君領真定稅然非其意也賦入有常

者率利其贏居一無所污未期以大父病歸終孝養者七年而卒大父泣曰天胡奪吾孫之亟也朋友族姻皆感嗟相弔明年大父卒越十年夫人吳氏卒夫人宋宣和故家婉有禮節相其夫克慎中饋既喪奉舅姑若夫之存君儀容高繁不事表襮慶昆弟雍睦衣食不先撫諸弟姊妹族屬咸盡恩意內外子姓羣從指數百獨通財同爨君卒諸弟稍欲分析吳夫人不能止惟取薄田二頃書數篋寄曰君之教行閭閻若是天嘗欲辨宗法以春昭穆遷家廟以嚴祭祀設門塾以訓鄉之子弟志未就而歿取易家人之上九撝其齋曰威如故學者因號威如先生男二人長即志道次殤或勸君止一息教宜稍從寬君曰教可以愛弛耶故志道由憲司戶部樞密中書掾長幕僚司書諸皆以治辦稱女三人長壻即從道

次賈政馮憲司男五人長天爵力學績文中國子高等調補州判官累遷應奉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誥燕國史院編修官餘早世女三人適宮天楨張家何安道葬以卒之五日墓在府北新市鄉新城原從先塋之兆烏乎人情孰不欲貴且壽也然古之知道者以德崇為貴令名不朽為壽而世之高車駟馬以矜華寵鍊氣服食以希高年卒泯滅埋絕者司可勝道其視賤且夭者相去得失幾何也若君之年與位時弗克究厥施而以善終始可不謂貴乎而況教忠有裕命數哀榮又可慰顯揚之恩於無窮云

安先生墓表

袁伯長

嗚呼金縣宋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辨博長卒皆延是業雖理偏而氣豪南北崇

無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傳南劍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
說聞明之朱文公統宗據會繼鉅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偽
學造謗咸諱其說以售仕于時金將亡各派離自保為諸所
謂經說或有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錄尊聞傳信稍
自異流俗皇元平江南其書相載以未保定劉先生因篤志
獨行取文公書會粹而辨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正蓋
隆平之興使夫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於目接耳受而有嗣
也劉既死得其傳者曰安君焉君諱熙字敬仲其學汪洋濶遠
謂文以載道辭不勝不足以言理故其言修以立於詩書
而不傷其真實之實將以自任其道者也道散於異端九流
證拾於諸簡傳者益遠而書罕具在不知而作者則索於句
讀之末旨意斷絕踴躍而莫悟君設義問以辨後作者悔而

文獻通考卷百五十六

焚其書左氏浮說不合經者悉去之續皇極經世書錄元豐
至大三年考家禮為祠堂以奉四世邑人化之教人也以
持敬為本解經必毫釐以析果知矣必驗其所行弟子從
者常百餘人出入閭巷佩矩帶規知其為君之弟子其於劉
先生也未嘗一見之蓋篤信其書熟求以通焉者也劉亦知
君足以傳道卒不得見焉君深悲之而於學有倡君無憾
君之先太原離石人五世祖玠仕於金曾祖昇不仕祖滔以
經童登第金將亡徙真定因君焉成歲詞賦入等占儒籍
考松江東宣慰司照磨妣劉氏君少敏悟諸父咸器之素多
疾嘗避隱封龍山然卒不得年至大四年五月某日卒年四
十有三娶張氏焦氏子二壘恒女一嫁王氏是歲葬棠城縣
安仁鄉元澄之側其卒也翰林學士王公思廉以書

曰自敬仲死詎安氏不幸士林不幸矣有遺文十卷既葬
十三年門人蘇天爵述其事狀踵門曰默蒼先生天爵從學
實有年先生之德之行願表於墓原使有考補作而言曰真
文忠公德秀與朱文公同里生不及事焉文公之學其實紹
之南食子廟于祠無異辭集賢劉公生愈後闡揚合一劉公
功與貞公並安君不得見劉公而道實有傳盛矣然春陵之
學四方為有準矣至治三年歲次癸亥二月丁亥翰林直學
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會稽袁楠表

王伯益墓表

虞伯生

皇慶癸丑二月某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御
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使柳唐佐皆出錢
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之兄異州知事莫正已使治其
塋五日始克歛而殯諸城南僧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平生
所為詩文傳之又為作畫像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迪補
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以其年月日
塋之其地其先塋也載本又謂集宜為文表其墓令後人知
為吾伯益所藏云伯益名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
中已能習盡群兒所授書問難其師其師為絕席引賓坐側
群兒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
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資之游京師時中書平章永灰木公翰
林唐承旨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為已任一見伯益皆曰奇
材也不敢以進用常秋浼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
之父之不得如二公志尚方符實典書滿三年常得四品
即以伯益為符實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繼

文獻通考卷百五十六

若為得所歸弱子若為得所長感慨出涕淚然以為已
事一坐皆歎歎不能仰視是以其知事治棺後極堅毀理
其家尤備此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不觀伯益之得於
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已焉乎是為表

張進中墓表

王維學

貴高壽老之義尚矣古之有天下者皆養之以求其言居民
間則為父師生乎治世為濡澤澤故保其生也無傷重事知
艱故言之發也有則發後三老董公見舉大義之時沛中父
老獨歌舞成功之日斯老者之著明于世者也聖朝建郡燕
山民物阜富八九十歲翁敦茂龐碩朝廷優之徭役勿事歲
賜賜上上皇帝壽每大朝會百官衣朝服朝躬以進視
視唯謹母敢越尺寸而諸耆老高懷博極從容暇裕以齒

六文續選卷五十六 二十三

後先門者不加誰何俟有官退乃陟陟陟承清光歸而娛嬉
井陌或磨或步或過飲食和氣粹如大駕出宮則虎眉黃髮
勾陳環衛間以者咸曰樂於太平之民也張進中居京師
年著老之一也進中字子正善為筆其為筆也管以堅竹
其以龜鼠極精銳實昔人爭售之由是四方咸知進中名得
其一者以為珍異而向方時有所需非進中而為者不用也
進中自持筆以入必賜以酒年益高被璽書獨其僮役至八
十以終時延祐七年某月某日也進中死於縣岡村妻某氏
其識識京師耆老多矣所敬者進中一人何失失家事纖紗設
最能為詩充然有得如宋陸游詩可傳也日出買絲騎驢歌
吟道中拍意良遠張君雅重厚於然有容坐室中自珍其
有求求之者目其非儒生則多手憐終不肯出其筆

之學士先生如洪上王仲謀上堂齊齊齊其子趙子昂皆與
之善三家世世稱善書者其知君良有以夫今何君張君相
繼以隕歟似耆老之見嗚呼生治世以樂其身不必仕之及
也擅一藝以壽其名不必文之多也張君亦何憾焉揭辭墓
前用以告來者

賈定張君墓表

宋誠夫

賈定之賈定縣人曰張君諱德林字茂卿成化時兄弟
且賈既長遂贅婿于郡董氏董氏多財無子妻君家事君長
治生久之資益饒又哀董宗將絕為外舅買妾說有以世其
祀果生一子名笥亡幾何外舅妻皆死君夫婦鞠育保抱乳
哺之壯壯致家貲以去笥力留同居不可乃財田百畝屋一
區為報君課家人耕蠶以自衣食至治元年七月十四日病

六文續選卷五十六 二十四

卒年六十四至順二年某月某日葬縣之新市鄉安封原于
男一人天佑和寧路儒學正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監照卿
史蘇天爵次適郡士官思敬孫男二中立中和日蘇君詩君
雪狀告子曰昔杭有富民病且死子生甫三歲遺命婿主家
產它時子取三壻取七子長而訟乘產張公為守曰使遺命
子七則死壻手矣苟無明若張公者則子受屈無疑今張
君非迫於孤子之親非於官府禁令非不理於鄉黨親戚
之口慨然舍所以已據諸不舉求之時俗亦鮮矣能為我
家以養其墓為齊民勸乎荷得之將歸刻諸石予諾而未遂
蘇君再請三請且歲餘不期時蘇君室恒山郡君者已亡子
獨其妻一故妻之父若曼乃最其事之概附以卒葬歲月子
女孫息之數而系以論曰口未有贊惜墓表者家貧子壯則

出贅始見史傳齊俗也妻之齊俗肉視贅婿齊俗亦自不以我為妻家骨肉張延賢齊俗猶爾矧餘人乎陽為翁熱而相漠然者爭關相責望有皆有之蓋實非骨肉而然也故有國者至發民贅婿為卒將以用其憤忿不平勤勞困苦之氣耳至財者則又民之心也百金之產出入堂櫺可沒齒溫飽贅婿於妻之父母之子何有於戚屬非骨肉之地當風俗世下之時而張君出焉其鮮哉方以抗民之訟則大非其倫彼富時者懼死其子於民生而君則求董之子於未有詐不萬我富買妾時君固已無心於其附殖不特推致我於笥而後知也然予又有感於蘇君者昔予大父亦增京師富民張氏張亦無子約曰死後園田屋室金帛皆予物數歲側室育子大父告去張翁曰何至是縱有子女不當得

產之半與大父曰其不欲壟地竟去葬當其葬治其餘行實欲求當世有文者表著金石未能也孫於祖顧父有闕然者蘇君乃能以斯先我豈天實君心外舅而生蘇君俾豈弟親女以君女而取報乎則鄉附謂常俗者鎮定之間由董張蘇三氏可少前矣用於世而觀民風者過君墓道以讀是尚有微焉

國朝

元故孝友祝公榮甫墓表

宋濂

漁嘗奉詔總脩元史凡天下有關史事者下郡國長吏博加采輯悉上送官往往吏非知書者以致扈搢淆亂不足以取徵孝友之人動至數千皆溢浮辭而乖實行濫令史官高啓撰次成編而親為筆削之唯存一百六人皆灼然可以勵世傳俗者而處之祝公榮亦其一焉發與處雖連壤不知公榮之詳後七年公榮之子崑持所狀群行求表諸墓道蓋公榮之歿已十八年矣狀之稱述皆傳中兩略者遂次第而序之公榮諱大昌公榮字也君處之麗水官橋里姓祝氏祝出軒轅氏之後至周武王時封彭祖速孫尤為祝侯子孫為齊兩并故以祝為姓歷代多有顯人其載家牒可徵也五季

初有諱寧字成之者自信安未為處州判官遂遷焉壽九十

二

以歿墓宣慈於坑塘之原寔生中奉大夫鎮鎮生朝議大夫儒儒生承議承議生允懷允懷生况况生宋紹聖進士建州司理參軍奕奕生公見公見生份份生武學論天祐天祐生澤州司戶參軍謝調生之琦之琦生紹則公榮之父也公榮孝友出於天性其在父母側容色穆穆以和父母意有所欲先候知之不待出言而事已集一日不見心惶惶焉若亡重寔得一甘味雖在百里外必歸薦之然後敢食母病晝夜鍊藥奉渾糜以進衣久不脫蟻蠶叢生其間已而疾勢革之謂子群神且泣且禱語不成聲見者為之揮涕及母歿擗踊無等憂至殯絕其於復寵綴歎殯黃柑之禮悉遵古制而

遽中力不能救乃伏棺而悲號且曰天乎吾母在斯幸天有以祐之天苟不祐我將與母俱焚誓不獨存也其火忽自滅州里嘆異曰昔蔡順伏母棺而火滅不意今日於公榮見之公榮既薨母朝夕翹首如有望而弗至既而曰是終無以解吾憂也乃命工搏土肖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公榮教兄公亮如其父家政大小必關白而後行公亮出仕公榮不敢中席而坐恒若公亮之臨乎上其弟公旦亡公榮奔視遂頓仆于地良久乃蘇抱弟屍而大呼曰吾弟去吾而何之乎悲悼過甚髮為之早白撫弟遺孤逾於己所生公榮尊尊以同驥為政請于公亮建家範數十則令子姓分任諸事視其勤惰而懲勸之每旦序食堂上氣象雍肅若不聞人聲三世之間愉愉如也或者欲離間之說其分財公榮勃然變色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必吾不睦于家不敦友恭之道故爾昔張公藝尚九世義居况親昆弟乎苟計利而害義大害當不食吾餘因撫膺長慟言者赧然而退故處之人士言孝友者一則曰公榮二則曰公榮至今無間言云公榮風岸偉特善談史上下二千年治忽幾微如指諸掌聽者忘倦尊賢重傳未嘗有毫毛褻慢意平心率物好惡無所偏徇而尤好施與故舊貧窶者周之死而不能棺者給之或丁歲儉下粟估糶之青田盜阻行舟民不能鹽食公榮出所儲鹽惠宗族親鄰以及於閭井人皆德之當元之季四方用兵藩閫大吏多鉤致豪傑而布衣之士有談笑取將帥者聞公榮之賢書交至公榮笑而辭江洲行中書左丞相方承制行事賈處州路儒學教授亦辭乃築室南野而隱居焉不幸以

季子正月初二日卒壽五十又八二十一年辛丑月日薨於武川飛鳳山下禮也公榮凡三娶先配同縣王氏次東甌王氏次閩中陳氏皆簪纓大族子男子三人曰山曰崑曰曲皆好學尚義崑即末末銘者子女子三人常消王達其婿也一未行嗚呼孝者百行之根抵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唯斯道則然所以化民成俗者汲汲焉是務而莫敢忽也近代之制文臣自少卿監以上武臣自正刺史以上實錄方為立傳而能行孝友之政者雖在布帛中亦必登名與之齊行其治化微權於是亦可觀矣有若公榮之行之義豈可使其泯泯無傳哉嗚呼古之人有云位登台輔也爵列公侯也操積萬鍾也馬踰千駟也歿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此無他以其風教所關為甚重也漢雖不敏其於公榮之表而列之用以為世道之勸教曰非宜銘曰孝友之標實出降衷金石堪貫神明可通古之君子賢之出治因其美轉樸民孔易難在布衣形筆登名其意斯何出之風聲言言祝君愛親聲舍朝斯夕斯肯離膝下親既云塗殯在庭臨風泣血哀不自勝煬人弗戒欠起曲突有烟如女上不見日伏棺悲號誓與俱焚誰謂天高聽若不聞其勢方升熾不可遏不待友風雪燄隨滅家政之脩法古名門毫髮敢私唯義之所嚴布科條各授以事一門雖雖有乖殊辟書交飛君笑而嘻我有我政奚暇外馳古有篤行昭耀方策以今較之孰為優劣埃風渺瀰德色稷鋤况曰善事不忘厥初飛鳳之山林木蒼蒼勒文墓門用為世勸

烈婦李夫人墓表

王端

嗚呼是為烈婦李夫人之墓夫人夏氏諱婉常宋英國家公之裔孫九江人也年二十為南昌李氏婦又十四年當至正戊戌歲四月十六日陳友諒陷南昌夫人死之頃予詔脩元史有司以夫人死事未上亦既書其大節列于史冊徽名峻範可不朽矣會其夫宗願官王朝為國子學正與予善復請論次其言行之詳表于墓道予不敢以不文為辭李氏江西合族也在宋世擢名科躋法從者凡數禁而宗願字克正自少有才譽能振其家聲夫人之父權於朝便德懋愛夫人故以妻宗願夫人生六歲而母沒能以禮自防女工既又讀書通大義既婦李氏逮事其姑左右承順得且驩心嘗有疾朝夕奉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以孝聞平居治家之法相其夫祀祖宗款賓客舉無遺禮資性剛慧而處事遇

一門異族姻之間彌能盡婦道者必稱夫人焉及友諒之來攻城夫人度旦夕城且破讀其夫曰禍迫矣吾夫妻一母萬一不相保唯當索我并中耳俄而城陷夫人與其夫皆相失獨攜二女匿後園叢竹中寇直其所在欲驅以去夫人探懷中金珠憐之曰我不行以此遺爾不然即殺我寇得金珠輒去而離至者相屬度終不可免乃擁二女投井中井水淺不得死而水旁有礎石橫出可立乃挾二女立石上有頃婢從井上呼夫人問夫與子安在婢以訛聞對曰俱亡矣夫人大哭謂二女曰我意汝父在故忍死在此今汝父既亡我不死何待又哭曰天乎李氏何辜禍胡若是酷邪然吾幸身不汚庶無玷李氏可與吾夫相見地下矣且以後事語其女言甚悲更自投水次女繼之既而其夫至救長女

志夫人與次女皆元矣夫人時年三十四次女甫十明平己亥十一月五日村裝新建縣西嶺嶺梅岡先塋之側長女曰貞蘭適舒景南子曰擬今為國子學生嗚呼死之於人大矣惟義是歸而視死如歸雖君子獨難之况女婦乎若李夫人之死就義無難如此稱之曰烈婦曷有愧哉夫德錄美以示世勸者史氏之責也予是用重書其事以寓夫善善之意春秋之法具文以見意故亦不復為之辭

有嚴先生墓表

胡濙

翰林檢討蘇伯厚以永樂九年十一月二十有二日卒于京師官舍享年六十有四時卒命其子鑑曰吾瞑目後表于墓曰有嚴先生之墓鑑泣而問故曰吾平生無過人但以嚴自守終其身無玷錄得正而斃是曰有嚴鑑於是奉右春坊

右庶子兼翰林侍講楊公榮狀表請為之表嗚呼士之所以異於凡衆人者能脩身慎行也臨深履薄啓手啓足曾子終身之嚴也世人為士者皆知之而能履其事履之而能保其全則無幾所生矣然或疑衣冠冠凌傲偃蹇傾邪愾懷悖道傷化虧行辱身以及其親是皆曾子之罪人也若先生者豈不賢於人乎哉先生諱堉字伯厚姓蘇氏世為閩之建安人居瓊溪本姓雷氏其曾大父文叔出後於蘇子孫遂為蘇氏先生為人謹厚為儒通為教尊建之士子為名進士為達官梯：然有禮讓之風者多出先生之門也及居翰林直學國史繼備承樂大典任總裁皆能其事其居家也恩義均骨肉禮教誥子孫其居鄉黨也勇於為義豪橫者知所化服其有者有所樹立其於名教也後學官之舊規新先賢之祠

又嘗語當道發官庫以賑饑民以生者甚衆至其胸中
悠然不為物撓於外飾無表揚與人交情樂易故人皆夢
之既歿也莫不惜之銘扶柩歸將以永樂某年月日就某處
其世次履歷與夫行事之詳學士胡公具誌于幽室余故撫
其立身行己之大端用表諸墓庶幾成先生之志云

沈學士墓表

楊士奇

嗚呼此吾友翰林學士沈公之墓沈世家松江華亭大考諸
德輝嘗為郡史平反冤獄百數十人鄉稱長者姓宋氏考諸
易仕為諮議參軍無幾棄官養親而授徒里中博行倫誼集
五倫詩以教學者而甘貧樂義人誦苦節先生妣顧氏有善
德二子長即公諱慶字民則次繁字民望公天資溫雅敦實
自幼嗜學博涉經史洪武中郡邑交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

南涉萬里處難其中於然時同謫者多名人率於公文
達官重帥爭欲迎致公館下岷王具禮幣聘之既至屢進
直言若無幾辭去都督廖能知賢下士延於家益為弟子師
旦暮躬請益焉其入京師也以公偕行時

太宗皇帝初臨御命翰林舉賢才今禮部尚書江陵楊公
編脩以公名上擢翰林此方時制勅填表既草

下年分書之

上獨覽公書稱善一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之真行草胡光
大之行草驟用亨之墓八分王汝玉張用行之真楊文選之
行皆知名當世而胡解及公之書獨為
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朝廷藏秘府施四裔刻之
石傳于後世一切大制作必命公書公之書貌麗翻逸雖

矩度兼慕八分尤高古渾然渙意而日侍清宴
嘗賜二品金織衣新製易鎮公氏名塗金以賜以其弟與
子皆善書皆官之近侍父子兄弟並榮於朝古今以書選
承寵遇莫或加公書蓋公一藝耳為文章尚與致平澹雅則
不為浮靡事

上必盡誠被碩問必以正對由典籍陞檢討復陞脩撰

侍講學士奉直大夫

仁宗皇帝賜命進協正庶尹贈其考奉直大夫協正庶尹
翰林侍講學士其妣宜人平結歸葬黃賜鈔給驛傳
宣宗皇帝臨御進翰林學士奉政大夫年踰七十再上章乞
致仕賜不聽公事親孝與弟繁友愛相薦終身與人交父益
敬為人貞靜不苟附初入翰林鄉人有為大宗伯者得君有

氣勢林朝士希進者日奔走其門公以故舊獨自守未嘗
輕造問或邀公輒以禮辭士論高之問暇閉戶焚香鳴琴賦
詩以自樂人號自樂先生標宇澄澹風韻蕭散所好惟武云
書名畫古器自題其齋居曰樂琴書畫樓列花丹奇石高人

讀士至必具觴酌或吟或奕意度怡然所作詩文有真南宮
隨筆錄西清餘暇自樂藏于家年七十有八一日微疾猶
作和王行儉詹事小洞天詞明日捐館宣德甲寅十月廿二

日也訃聞

上遣禮部郎中陳謨賜祭給驛舟歸喪命有司營葬元配碩
贈宜人繼陳子二芹先十五年卒諡中書舍人陸大理右寺
副孫男二潮秀敏好學先十年卒次派女三長歸命珙餘在
室曾孫男一江奇與公同入翰林相交三十有三年最相得

其沒也盡毀之慟於妻孥終身余表墓余忍以衰朽而忘情老友執敬為之表

禮部儀制郎中史君墓表

宣德二年春突吐之復叛也守帥奏請益兵朝廷命安遠侯柳升等將七萬人往益之命兵部尚書李慶然督軍事且勅慶凡六卿之屬才且賢者舉以自助慶所舉十數人其最才且賢禮部儀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與同卧起九月入交趾賊於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粉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安鏞言於慶曰總戎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謫詐不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况璽書數戒勸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力

文獻通考卷百五十六

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數百騎獨先其副及慶等皆在後升前度橋既度橋遽壞後軍阻不得前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整兵以進聚固宿將然倉猝賊驅象赴闕聚亂聚被執寇大呼官軍降即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先是賊陷昌江等城城中如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忠等皆守節死交趾守帥知任等死事以聞皆得褒贈從升等死者守帥隔遠不明知不及聞時與安鏞同行親見其事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而有司以無官府上狀不可實故安等之節不得暴白於朝此世之所共深惜而痛悼者也一時同死者如吏部主事李宗貽等益多而安鏞之事有聞者在慶左右也兩人皆進士發身最相得

安字志靜元宰相鎮陽王天澤之後今家江西贛縣為人謹重廉正雖職務瑣瑣好學不倦而疏遠勤敏六卿爭欲為其屬尤見知於

仁廟慶垂嘉獎死時年四十鏞字林樞錢唐人重厚清介兩廕端確未嘗一比匪人而勤於學問三十年來余所識錢唐士人仕京師其所言所行表裏一由於正者其惟林樞然知之者寡矣死年三十四志靜之子取其父衣冠葬之請余為表余數聞其死時事為表之曰禮部郎中史君以忠死葬於此其曾祖憲中元河南行省都事其祖父質洪武初富州吏目其父伯允贈禮部郎中其母甘氏封太宜人配熊氏封宜人其子男四人而附見主事陳君者史君之同寮友生同志而死同節者也

故國子司業吳君墓表

楊榮

君子寓形天地間德足以師表于士類學有以兼通乎古今脩諸己者有餘而見於用者或有未盡故其既歿而哀傷追慕猶不能已於人者若于亡友國子司業吳君是也君諱溥字德潤別號古崖先世家臨川其祖潮曾大父景南號南隱傳學工文章應吳文正公嘗序其南隱吟藁大父其號楚江隱德弗耀父思清贅崇仁章氏後遂為崇仁人君生元至正癸卯四月四日少遊於鄉先生前渭南令鄧伯恭門伯恭見而奇之讀思清曰是子器宇不凡異日必能大公之門弱冠舉孝廉不就洪武丙寅邑大夫知其才賢分舉邑庠子弟負從前進士李原成治春秋文藻甚為原成稱賞家雖貧窶而志學不厭祁寒盛暑亦不少廢同輩有忌之而肆譏侮者恒

不與校而所志益堅歲庚午領江西鄉薦以疾弗果會試尋
丁外艱哀毀骨立幾至不起服闋復館學舍教授以自給衆
亦易視之獨求豐羅博士師程時分教邑卒折節與交乙亥
上憲師以試期不及遂入爲太學生嘗奉詔宣諭武臣使雲
南徂其元戎文綺之贈又以閣士伍使福輝一無毫髮之私
人皆稱其廉介其所至遇古跡名勝輒賦詩紀之累至數百
篇比還太學時太常丞張顯宗攝祭酒事嚴毅方正於諸生
中率與可獨以君爲貴而爲延譽於公卿大夫間歲庚辰試
禮部第一廷對賜進士出身擢翰林編修永樂初與備
太祖高皇帝實錄書成大沐恩資陞脩撰既又纂備永樂大
典充副總裁戊子用茶酒胡公若思薦陞國子司業居官以
樞自持必師道自任以勤率諸生每五鼓升堂講授終日危

卷五十六 三十五

坐無怠容諸生皆敬畏而心服焉
仁宗皇帝在東宮監國南京眷遇殊厚洪熙紀元首齊勅命
進階承德郎贈及考妣宣德丙午通政使陳璉奉命掌國子
監事九月三日設宴公堂君從容言笑如平時酒闌忽得風
寒昇歸私第以是夕卒享年六十有四臨終無一語及身後
事但屬治喪不用浮屠兩著述有古崖壘若干卷配鄭氏封
安人子男四人與猗與壽與年與性女二人長適應天府學
教授孫曰讓次道豐城徐士榮孫男三孫女七諸子奉極婦
獎崇仁邑治北二十里之左稿既葬十有三年與性以明經
願薦至京泣而告曰先君子務學篤行以古人自期而官止
司業弗究所施罕未及古希不肖無似又不克致位通顯以
光振先德惟先主於先君子同年登第又同日擢官翰林知

之悉者莫先生若也表諸墓道傳示永久亦莫若先生宜也
不肖敢以請嗚呼君之孝友篤行出自天性清脩苦節至老
弗替其爲詩文詞暢理明是追古作者第以不媚當道官太
學幾二十年而不獲叙遷卒之日身無以爲殮家無以爲喪
子孫無以爲衣食資而縉紳之流持乎公論者莫不爲之悼
歎也然君之志雖不獲大伸於當時而能使天下之人信君
之德操者無間於貴賤傳誦君之文章者無間於遐邇視彼
之得志一時而泯沒於身後者豈不相去遠矣哉况君之子
若孫有志問學期乎顯榮昌大以慰君於地下者又有可異
歟姑立表以俟云

關故驃騎將軍左軍都督會事贈特進榮祿大夫左
軍都督府左都督追封宣城伯衛公墓表 錢溥

卷五十六 三十六

天將靖亂必主材以擬其後君既用材必列爵以報其先皆
古今理勢之必然足爲治世勸功之典也昔我
太宗舉義之初一時豪傑響應者川委雲集若吾松衛公其
一焉然公仕至左軍都督會事而沒正統元年六月三日也
享年六十有一計聞
上深悼惜輟視朝一日賜以賻儀允歛葬卒哭祥日俱遣官
諭祭諸王百官亦各致祭又特營葬地于濟南歷城鵲華
鄉之原以其年十二月十四日而安厝焉嗚呼公之哀榮亦
至矣而論者尤謂未足以酬其報垂三十年後以厥子顯貴
誥贈公特進榮祿大夫左軍都督府左都督追封宣城伯
龍光下燭賁徹九壤精靈附鄉蒸蒸而上達於天足以昭
上之貺而暴公之志乎願既領封誥謂不及時以宣示

求父孝心 竊道馬乃來請予言以表其墓 按公諱青字

德松之華亭人曾大父諱福大父諱貴皆隱于農 諱炳始
自隴畝應元季 吳良民兵隸水軍萬戶府 歸
國朝補隊伍長公生而魁梧個儻有大畧遂代之洪武丁丑
以平海投薊州衛百戶及從靖難首獻策大寧薊州諸郡在
吾後宜先擊之以免腹背之患今我軍尚少須募民兵以壯
軍威則大事可成也

上嘉納之有白金綵段之賜尋克真定慶東昌被重傷還守
薊州塞兵奄至公謂其麾下曰彼衆我寡難以力勝宜出奇
破之乃選精騎斫其營遂軍亂因縱擊之遂遁去以奇功賞
米鈔綵段且給醫療其傷復出騎濟寧擒裨將一人遂克東
阿追敗哨馬于肥河戰小河齊眉山連戰皆捷進克泗州渡淮

阿進敗哨馬于肥河戰小河齊眉山連戰皆捷進克泗州渡淮

太宗既登極詔定功賞復陞中都留守司都指揮僉事留衛
命自河南陽武督運神木于北京庚寅扈從拜征北輕車將
軍師旋移鎮山東授保身勅開會通河檄公領沿海官軍備
倭既而召赴行在掌神機營事尋奉

勅備倭海上捕亡獲傳良等送京師有其脅從者餘八千人
庚子二月蒲臺婦唐賽兒自號佛母為亂其賊首賈鴻等
攻安丘甚急時公自海上聞之率千騎晝夜兼行至城下奮
擊敗之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十餘人皆斬之而収其孥時
城中不支使公至稍遲必陷於賊既而安遠侯柳升至公迎
謁升怒其不待已捧出之公不為屈且枷諸首惡至京師其
賊遂平

上聞之降勅切責升而遣中官賈勅勞公曰比者妖寇作
爾能奮忠勇身先士卒頃刻之間殲滅無遺雖古名將復
何加焉今特陞爾為都指揮使其事且載文廟實錄宣德
甲寅勅備倭關防相機行事所領官軍悉聽節制凡二十六
道乙卯

皇上即位次公橋勞特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賜白金綵

段公獎 忠感激凡有和病輒以奏聞至是以旱蝗災齊禱于外致疽
疫于內人勸宜還家公不聽轉劇於斯受國委任無所裨補
不能生還 關疎以畢至碩頭聞

至遣醫藥未至二日而公不起矣遠近軍民互相弔泣者屬路
不絕至有畫形設祠以奉之者蓋久有功於斯土故德於其

民之心有若是公元配夫人沈氏繼配夫人周氏李氏咸有

賢德子男十一人長順濟南衛指揮使卒次即宣城伯顯允
摠兵鎮守甘肅次顯次預次顯次顯次顯次顯次顯次顯次
顯次九人都指揮董善百戶楊宗都指揮國景指揮鄭福許
顯次九人都指揮董善百戶楊宗都指揮國景指揮鄭福許
天性凝重英朗讀書知大義勇而善謀人見之凜然居常寬
衣大帶自擬儒素奉太夫人李氏孝養備至年八十一卒公
哀毀骨立命其妻周夫人率諸子奉柩歸松江合葬先公之
兆性好施子且不喜酒然宴會必豐潔而自奉不重味禁止
軍士秋毫無犯于民出巡則自負糧食遇有訴者立馬發摘
如神無復有敢犯者且其德民之深垂恤之大而收功之速
也昔唐有李晟在德宗朝以精騎萬人破賊朱泚拜行營副

元師從王西平子懇以蔭補憲宗朝討吳元濟有功柳宗元
學作頌以美之曰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今公有子仲威西
夏克先烈他日豈無秉筆如宗元者出為公頌有子為
朝廷頌得臣乎故特表之以俟

故奉政大夫太醫院使蔣公墓表

古者世祿不世官官必任其賢也而以世非公選象春秋譏
世卿是也祿以賞其功也而不以世虧私恩矣王制詳世祿
是也苟官人以世而克濟其美若太醫院使蔣公父子繼世
以事

上也非以賢乎公諱主善號克一齋前太醫院判贈院使謚
恭靖之長子也初恭靖以累世儒醫之學祇事

列聖餘二十年醫聲大振公曰侍左右嘗聆其誨曰醫本乎

儒若素難諸書非儒不能喻其義漢張長沙論傷寒傳經在
足不在手豈淺為儒者所能知至今有潔古東垣河間宛
丘諸君子各為方論發前人所未發其後學者又各擅專門
補守攻擊抵牾莫從公曰朱氏始合諸家異同而參用之
醫道為之甚明公乃三受

名子贈
仁宗皇帝在東宮聞之數召問稱
旨凡勳戚大臣疾命治輒效
上嘗謂恭靖曰卿有子矣它日必能繼卿之任恭靖歎
上遣中貴護喪葬于應天江寧縣鳳西鄉之原其冬復遣中
貴以安輿起公賜緞金襴衣即日授御醫尋陞院判
寵賚優渥異於儕輩景泰間陞院使階奉正大夫脩政庶尹

享年七十有七而卒天順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也以明年
月某日附葬恭靖墓左有銘矣其子謙等復以賀御醫祭
狀請予表于其墓嗚呼公其賢於繼世者哉公之先在唐有
居魏州者族甚蕃大至六世祖安中金國子助教以直諫不
納遂棄去學醫謂不得行所志以及民亦必行吾術以濟民
由是以醫名家至其祖應茂自魏徙揚之儀真生慶雷揚州
路醫學教授慶雷生官元進士行樞密管勾崇明州判官入
國朝用薦為史官不起遂為蘭陽丞官生恭靖而致恭恭
賓恭靖乃渡江至句容龍潭鎮依族叔佑以居因為句容人
生四子公既顯顯第主敬主忠主孝皆以能詩聞于江左孝
友之譽罕比初娶高氏宗人府經歷節庵先生之女夫而無
子

仁宗皇帝之出宮媛三人為繼室生三子謙謙謹四女儒
士周閭衛指揮周英劉玉半良其婿也孫男一級女三公為
人端重簡諒遇事恂務適於理其操履純確老而彌篤婦
賢者亡慮千人皆慶之有道門有求療者踵至而應之亦惟
義不以利係佐有不協或構擠之公泊然不與之較近藥威
災公逮繫踰半載眾就不自安公一委於義命

上卒察而原之故公與恭靖相繼垂五六十人咸目之
為有德無一退有唯唯者書曰世選尔勞予不掩尔善
上所以用公可謂得其賢矣詩曰繼繩勿替引之公子
孫尚思承而嗣續哉予故舉公所以賢於繼世者表而著
之以有望于嗣人

衛城秦氏祖塋表

張元禎

舒城秦氏世居西山龍河之口後遷河口之西南十里許地
曰友張冲友康俗訛呼柳木又訛為有祿其遷寔自元提舉
漢卿子曰天祐者始提舉十一子得名者八天秋天爵天倫
天祥天粹天傑天叙則其長者任元廬州大使天祐於行次
六仕元由本縣丞陞六安州知州遷自元季到今江西左方
伯曰民悅已六世矣知州二子曰鵬曰壁壁入我

朝仕之奉代縣丞配元行樞密院事許榮之女李曰鳳第洪
武庚辰進士任湖廣興山知縣東留禮科署應天府陞行在
刑部郎中以言事出為衛輝府同知子三人縉紳縉綬即方伯之
父方伯為工部員外郎時舉職封以其官配陳氏封宜入方
伯由黎津榜進士拜大行人應陞郡守大叅以至今官友康
地環數里田疇山澤率秦氏之有而自提舉下數世之藏咸

金翰齋卷五

十一

在馬蓋南舒山水之佳者皆稱友康知州始遷是而亦始葬
其父提舉于是提舉葬內附以天祥天傑址則衛輝之墓又
北則知州之自營南向曰機博士曰奉化而藏也又河口之
冲曰鳳凰亦知州營以葬其母者今方伯母宜人又安厝於
故宅址最形勝慶邑如漱西如在主甯如塘曰土曰八字曰
擔水曰老毛如冲曰上頭曰何家曰臧家如山曰青龍曰老
曰曰前前曰綿地曰麻地曰石牛曰屋後曰阮家曰朱民四
前曰龍河口頂坂曰洪家灣曰劉移住溝曰縣址八欄其間
多友康支隴之分盤而秦氏諸祖妣之各以托體者也方伯
惟此地造物者以為秦氏設不然自有字宙何闕於數千百
禩而特顯于秦氏迹其自是維知州公所以貽後者弘且遠
後之人所以繫衍所以科第衣冠之繩繩不之敢本源之志

於其是具石將樹之提舉之望而屬表於予予竊以吉地神
司之天相堪輿家言之近理者嘗閱方伯家乘知知州公
當元季李璽亂締婚於樞密保障廬寧數里地俾數千萬倉
生不為魚肉動烈大矣而提舉公亦果毅負才氣玩物一不
入其奸天祥豁達有量鄉稱孝友天傑閑雅恬淡不倦於行
善朋儕慨恒周人于急奉化御史嚴其而愛民如子卒官吏
民哭之如失慈母然衛輝尤忠鯁卓卓為國家建大策十數
居官家無宿貲此其善積之稔德植之深豈淺淺者其後而
致茲善地之藏謂偶然歟後之人感仰承藉而思所以報稱
以不負造物者之私與夫知州公之貽以益昌秦氏之作亦
惟前人是念心乃心踐乃行耶乃未克極乃未至俾仁義道
德之澤弥渚而洪詩書禮樂之光弥引而熾如是云爾事方
伯之屬表也敢併丁寧之

金翰齋卷五

十一

晉

裴安仁一篇

宋

顏延年一篇

齊

謝玄暉一篇

唐

盧伯起一篇 蘇廷碩一篇 張子壽一篇

王維一篇 韓退之一篇 柳子厚一篇

白樂天一篇

宋

韓維主一篇 畢公升一篇 李邦直一篇 蘇子瞻一篇

郭正表一篇 游九言一篇

元

李元禮一篇 袁伯長一篇 許有壬一篇

國朝

王禕一篇 楊士奇二篇 胡婦二篇 陳敬宗一篇

鄒緝一篇 鐫師邵一篇

大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七 哀挽類

左長史上海李伯興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哀挽類

晉

裴安仁

潘安仁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俄龍轡兮門側嗟使時兮將休
嫂姪兮痛悼茲姑兮垂矜聞鳴雞兮戒朝威驚號兮撫
膺逝日長兮生年滋憂患衆兮觀樂歎彼遺恩兮離若歎河
廣兮宋遠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盡余哀兮祖之晨
揚明燎兮授靈輶撤房帷兮帟庭庭舉酌觴兮告永遷懷切
兮增歎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髮鬚徒

身歟若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
方何獲引身方當去去華輦兮初駕馬迴首兮旋旆風冷
兮入帷雲霏兮承蓋鳥旣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
兮遲遲導吉路兮山歸思其人兮已滅覓餘跡兮未夷昔同
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
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色里兮蕭散
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嗟潛隱兮既微將送形兮長
往委蘭房兮歎華輦窮兮朽壤中慕時兮擬標之子降兮
宅兆撫靈輶兮訣幽房棺槨兮方挺窆兮戶闔兮燈滅夜何
時兮復曉歸兮哭兮殯宮聲有上兮哀無終是乎非乎何選
趣一遇兮目中既過日兮無兆曾猶報兮弗盡既願歸兮家
道之寄心方爾輕重一矣此哀前哀之情然耳

我何無憐方莊子

宋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冊文

顏延年

倫昭機升有物有終圓精初煥方極始變胎哉世族祥發慶
膺秘儀景寶圖光玉繩昌輝在陰素明時進率禮蹈和稱詩
納順受自待年金聲鳳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約象眼是加言
觀維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傳惠問川流芳猷淵塞方江泳漢
載臨南國伊昔不造滿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釋位公
賓登履紫闥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思
才微傍綜圖史發音在詠動容成紀聖政穆宣芳樂詔理坤
則順成星軒潤飾德之所履惟深必測下節震騰上清朕側
有來齊痛思不極謂道輔仁司化莫斯象物方臻朕授告

文獻卷百五十七

二

濟太和既融淑華委世蘭殿長陰板塗施衛嗚呼哀哉
在肆妙秋即窈窕夜流唱晚月升魄八神驚引五輅遷跡
歌儲嗣哀齊別碑曉零玉墀雨四丹掖撫存悼亡感今懷昔
嗚呼哀哉南背國門北有山園僕人按節服馬顧轡過紫
蓋眇泣素軒齊感清都夷體青原色野淪語我哀悲誰來方
可述齊往駕齊接鳴呼哀哉

齊

齊敬皇后哀冊文

謝玄暉

帝唐遠宵御龍齊續在泰作劉在漢開楚肇惟淑聖元來克
今清漢表露曾少膺應變定厥祥徽音允穆光華沿此榮耀
中谷敬始絃經教先擅種層問川流神襟蘭郁先德繼光
道齊方披于佐求賢昭謁齊淑顧史私式陳詩展義厚下曰

藏往伊智十亂斯俟四教罔惑思媚諸姑貽我嬪則化自公

宮遠放南國軒輶懷光素節佇德閑予不祐慈訓卑遠方年
冲貌懷神靡依家臻寶業身嗣昌暉壽官寂遠清廟肅鳴
呼哀哉帝憑明命民神宵悅乾景外臨陰儀內缺空悲故劍
徒嗟金穴瑤瑤吳獻椿榆園設嗚呼哀哉焉相告授衣齊長
往貽厥遠圖求命是棄懷豐沛之綵綱方背神京之弘敞隨
蒼梧之不從齊導齊斷隔以同壙嗚呼哀哉陳象設於園寢
映輿鏤於松檟望承明而不入齊度清洛而南游繼池綽於
通軌齊接龍帷於造舟迴塘淑其已暮齊東川澹而不流嗚
呼哀哉藉閭宮之遠烈齊聞繼女之遐慶始協德於陳齊
終配祀而表余齊某方纏於賜衣齊哀日隆於撫鏡思寒泉之
周極方託形管於遺詠嗚呼哀哉

文獻卷百五十七

二

唐

唐高祖皇帝哀冊文

虞伯施

云覽載藉齊聖皇王立德可久應運斯昌天基崇峻帝系悠
長虹輝降祉真氣呈祥總衛朱轡能載龍常契叶棟符誕生
盾聖形雲蓋聚黃星夕映舒卷潛蹤齊源道性齊地載天昭日
暉川鏡齊履試潛岳風移俗正火德云謝齊群龍戰野豈尤耀
王良策馬齊披山齊瞻日滔天派夏陽拒黎元齊危宗社提劍創
業齊杖鐵專征風驅雲動海運天行伐謀上略制勝神齊專三
戩土復帝齊夷齊職惟上相任隆群辟六階已平四門咸闢殊
物顯命章典冊錫重介珪禮優乘石煙霞改色齊鐘管變音
觀國受命齊負齊君臨仁齊諸動植齊化感飛沉齊殷輅周冕齊迹堯
心齊削齊神齊及齊傳齊世齊藏齊金齊前齊俗未改齊遺氣阻亂沙塞齊慶齊劉伊溼

夜換應變雷動乘機電斷十角雲消三川冰泮漸以文教致
諸王道制禮和樂尊儒養老翠鳳樓梧丹魚在藻水浮玄貝
階榮朱草感加海外澤被區中要荒合軌輻輳遐通沒羽沉
浪飛輪駕風眷言釋負有懷高謝脩角標陽香同姑射起詩
禮以承天稟義方以成化事膺景福方期永年王几奄及金
滕迹迹絕五日之晨省遽于齡而上僊攀惟旅以孺慕抱劍
局以纏綿嗚呼哀哉慶奉顧託式遵遺志指珠玉而不藏即
陶甄以成器貽儉德以為警垂風聲於後嗣嗚呼哀哉永去
天邑言尊地脉背沃野之神皋越通川之清渭懷故下之前
迹春新豐之舊里旅哀靈以留思婉婉而顧指悲風急而
拱木吟平野晦而寒煙起嗚呼哀哉惟綴衣之如昨忽馳光
之莫駐垂時逝而節改歲涉新而復故野蒼蒼以日表感漂
漂而行暮感物悲於氣序銜哀路於霜露泣川水之逝波動
商山之風樹踏厚地而無感仰高天而何訴嗚呼哀哉曰聖
與今誰前誰後發吳無金石之固勛華與松喬之靈孰歷世
而長存唯令名之不朽矧玄功與至德冠列辟而為首俾
五而登三與天長而地久嗚呼哀哉

唐太宗皇帝哀冊文

褚登善

三微固社五曜垂文尤昭司牧對越唐勛旋著玄牝家傳結
雲高配于天一人有慶大行神武惟幾作聖良書自得高文
成性風表餘雄先懷反正蒼兕爰發策旗守令寂瀛壖省
關洛荒蕪妖傾地軸盜奔乾極我衣非啓霸政宏基天兵電
掃月陣風驅蚩尤泥首緘城咸誅閭閻不皮條分典與光收
秦組次焚商袂轉圜上略容光下濟從邑垂仁賓門灑惠脩

以野休兵靈臺偃革外嚴藏鏡遵河臺望望徐輪在周散
帛就日收宜如天在斯刑哀動植化美墳籍華富貴
旁垂沙場聲靈斗極威靈狼山入圍潮洛歸地東旌西
旆條支龍鄉交貢鳥服來儀大矣乘時悠哉創見文
應龍在池瀟灑飛其鄉雲呈鉤於美望幸瑤華方薦
術星飛告變凝冷氣於升年掩璿暉於離殿嗚呼哀哉
初秋飛絃罷伶驚川悠緬宮軍晏出大墜弗營元龜獻吉展
輿效駕端圭司日迫靈輶於將餞痛皇情其如失凝秋林於
廣路悲風於表衍輕柏梁而徐轉憐蘭池而從蹕輕旆
之凌遙動靈旆之蕭瑟嗚呼哀哉周營甫寢漢唐泉關穀林
搖落焉最變表立原塋芳白日遠深渚滄兮秋雲飛
而與哀傷鼎湖之不歸嗚呼哀哉嶺陵玄壤嶺山窮路盛
翻英於融委素堯門閉而日慘義庭易而雲呼嗚呼哀哉
通仰高天而攀慕嗚呼哀哉崇基永煥置業方昭遺風餘烈
天長地遠想神襟而騰茂縱史筆而揚翹龍喜蟄於日月然
有裕於唐堯嗚呼哀哉

唐太宗皇帝哀冊文

蘇廷碩

高祖興唐垂其耿光睿宗誕慶紹我明明命伊何重熙累
盜耿光伊何翊善傳聖在昔分瑞爰初剖符宅殷令典居相
宏圖宣哲相繼藝祿庸服儒踐其成式納以嘉策恭歷終泰
維更紐予從代王子事周母退象藏密冲襟釋負不為震
自得謙受權乃復尊塞而自開固推聖帝仍陟元台嗚呼
縹緲紛紜災魔馳神武電掃殘回三才談天下載登宸極順夫

吐心忘我帝力親譯修貢親賢任職樂矣已敷禮備重經
廟率祀郊丘肇種養而迎夏友以祈春靜默道和平返
智周翔泳功濟陶鈞知子惟明從吾所尚陋伊祈之莫
醫歎而將喪帝允執乎厥中皇遂崇於大上始授圖而觀
終脫徙以清臆齊必開館朝而別官問安順色資孝弘風理
極兼愛皇天公豈綴天而憑凡念成鼎而號弓嗚呼哀哉
年罕驗願是付囑屬神器其得所委靈心其何欲增推絕以
孺慕竟歷時而去俗萬邦赴而同軌六遂陳而帥屬外群悲
於縞素中不瘳於珠玉履輅迎轉龍輅戒徂寒生紫殿曉發
清節旂挽遲而從靡旃旌戀以威紆除標陽之御路指
橋嶽之幽途禮既獻而三撤神方宰而九重遠遊通冠近
歸踞因高而渭川盡見駕下而秦京稍出積私草以橫霜
指

文選卷五十七

悲松以日嗚呼哀哉與義軒之建子姒方問傳其不
猶簡冊之尊聖其多編名符而方始然後景靈華露煥揚
至德殷永思此天子之孝也天何足以知之嗚呼哀哉

惠莊太子哀冊文

張子壽

只矣有命先受之分王子弟潘衛京師亮何成惠固不肅
幽謚哉明哲誕惟神粹宣慈日聞孝友天至道則昭合跡無
自異性實生知學熟時著易徵書遠詩言禮立德必有鄰等
如不及貴而能損量固難堪方伯出鎮鄧南取斯司徒入掌
鄭武其宜義之所在政乃克施物留遺愛事著成規西夏
人東征叶下辭同軒呈改服疾瘳中路凶傳左轂寧
愁遺棄鍾鼎嗚呼哀哉昔在中妙具惟兄弟四國並
王均體遊必運騎居則同卿象承愛人始俱愛經於覽

既在持而云適屬盤豆之將格實史之禍於蕭牆
匪離隔深宮之衛常遊象人之禮焉祖謝以痛心感平生而
流涕嗚呼哀哉爰擇茂興將崇上嗣表先聖之元良申友子
之哀異紛國薄以徒謠歌文物而空備彼神儀之如在乃
悲之所著周禮從祀漢室是陪先遠日而撰吉會同盟以送
哀夜痛盡芳暗室廢庭燎殘芳曉挽備三夜而徐進將一
去而不迴嗚呼哀哉昔朱門子孫馳白驥兮駿野蒼茫
而助慘風蕭蕭而增悲離兮芳素蓋微兮芳素蓋微而
何有覽便跡以如疑面都邑兮芳素蓋微兮芳素蓋微而
之永關與昭代而長辭嗚呼哀哉清濟雖於幽安昭鴻名於
美跡將在皇諸之史豈伊諸侯之策播遺芳於蘭桂傳不朽
於金石諒紀言之在茲嘉德音之無歇嗚呼哀哉

文選卷五十七

玄宗皇帝哀冊文

王縉

天歌隋亂中原無主人歸唐德上帝是輔以聖易暴興文繼
武義冠股湯武包漢祖仰膺曆數允宅區宇惟皇得一承乾
嗣五赫哉厥初萬物斯觀景龍之際乾儀友坤不利王室持
開禍門呂危劉氏趙喙皇孫我獨扶初神期武貴上排閭闔
俯掃軒輊不驚宗廟大造黎元為而不有禮備尊乃奉睿
宗爰受寶命問安侍膳純孝至敬維城之年佐路之政一著
獻兆有靈翼聖躍馬載流水不敢驚潛龍變海池亦呈慶有
開必先與王之盛詔曰皇帝泰倦于勤往繼丕業以順兆人
解之不可其命惟新體乾之大法止之均臨之以日生之以
春寒暑節信動植知仁九族既睦四門既賓天通之聖電斷
之神求賢繼繼就利指神諫言是聽庶政必親刑措兵戢威

功德則我秋... 東美珍風雨時若... 高作樂和馬北... 武祈農藉田是... 樓甘露醴泉九... 洋溢乾坤交泰... 藝餘美帝王之... 推眉正元調律... 神良辰可賞... 餘載巡省順... 翦封於不失... 神仙速車...
落千門萬方若... 兩於震極哭... 軌畢至初... 肅機似有... 或壽星... 道方皆往... 恆武... 方安可...
應宗皇帝哀冊文
配天惟唐伊... 紀綱十朝... 齊出清...
今孤慈士

觀... 親... 震業... 需勤... 流迎... 鴻名... 侵梯... 思政... 風號... 王者... 我廻... 隱微...
同車書... 四維... 康會... 泰於... 所瑞... 不與... 其丘... 衣方... 華胡... 不流... 而...
集 296-656

山江海自流於泉下城郭取象於人間高封馬鬣水如
淵鱗有通方曾謂辭欲升芳尚華朝百靈以肅遺八駿以
問閭陵植栢芳未拱閣生昔芳已班嚴日宣而深明謁雲懷
以空還與眾感於萬并結宸悲於九關嗚呼哀哉神行無方
乾健不息物皆披於聖澤人自迷於帝力幾乎高代之行至
矣動天之德後玄壤以長存冠蓋兮而周極嗚呼哀哉

歐陽生哀辭

韓退之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屢
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林秀民通文
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字相常表為福
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聚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
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解誦書作文辭者親與之為客主之禮

文苑英華卷五十七

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翁詹詹手時獨秀出眾加
徽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歐詹詹建中貞元間余
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聞詹名問巷問詹之補於江南也
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問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
詹交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
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
歲移時則必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
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
容親疑然其德私善誼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
讀其書知其於應舉最優也十五年余以徐州從事朝正
於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詹聞余下學余為時
會詹有獄不果上觀其心詹為時下學余為時

之也嗚呼詹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
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
之心亦上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
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
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
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永仕與交子陸
虛其鄉父母之命分于舉以行友則既獲子稼實不豐以志
為養方何有牛羊事實既修今詹又死父母忻子常若
在旁命雖云短其存者長終要必死方願不永傷友朋親
視詹之遺物甚良飲食孔時方所欲無妨壽命不齊方人道之
常在側與遠方非有不同山川阻深方竟魄流行祀祭則及

文苑英華卷五十七

方勿謂不通哭泣無益方抑哀自強推生知死方以慰厚誠
嗚呼哀哉方是亦難忘

楊氏子承之哀辭

柳子厚

僕醜熙方承貞則懿文章方好循直誠耿介方又綽寬厚之
勤方行邪事皆棄方文虎豹超凌厲方馳驅道方未具方
志求通達之遠方足先窮有母歟方有弟哀號世文孔悲
方相水滔去昭曠方沉幽冥魂冥方竟難託死者靜方
生者愁子之淑方徒增憂方古長方命其慶子之生方又何
欲悲吾耳方勤吾神誰使子方淑且仁嗚呼已乎不可追終
德苦方徒何為

袁隆長源鄭通誠辭

白樂天

伊大化之無形方浩々而茫々中有禍方若機之張梁之亂

宋

仁宗皇帝表冊文

韓推主

惟天授命與天無疆藝祖以武成寧四方神宗以文萬邦一
二其由紹隆禱祭其光逮夫仁宗益熾而昌厥生之初上帝
惟祐天日之表擢石末觀色出圭璋步嚴龍虎其倬真人來
綏下元降之瑞七聖是主寢門之間惕若文武嗣訓之循
纂承丕緒左右獻后以蒙自處大運歸乾獨化陶甄進良黜

歲始草創權其仁如天其度如淵其仁伊何得之自然草秀而莖莖飛而翔尚不思傷況吾民焉惠澤之霈滂洋幅員物無不滋四十二年猶如天考化功則全其度伊何茫然莫際巨細必審默念誠偽臣在言職不知諱忌特肆訖訐衆疑狂易聖心怡然曰此忠義是也吾從過焉何戾猶如淵乎是能致治明慎庶獄極于哀矜惟法所在未嘗妄刑郡邑之吏真之詳平一矢入罪無借顯榮尊為天子以儉為貴崇尚清虛濟俗綏民向緣不懌輔臣入視殿帷蕭然茵食故敝率用緇素守無文綺衆目驚嗟上曰何喟吾之受用素止如是此民膏血焉敢妄費恭事天地孝承祖宗九見圓丘再祗合宮大禘于庙親藉于東服器精備案盛潔豐示次不御秉圭闕同必戶曉民胥偃風取士之路務存至公十二臨軒策之必

躬情髮盡得巖穴幾空有特相曰庸眇視三代吾其
比崇北胡之強西夏之獼時必以跳梁爲其貪嗜吾以威懷折
其凶銳兩皆搖尾從我羈縻一變梯航琛賁日至禮樂具修
干戈不試夫惟立嗣天下之基前世令王或率以私事不前
定囑于亂危我占獨斷挺然不疑求賢于宗唯聖是知神譔
之重其傳有歸唐社以安生靈以鳩迹其大公堯舜之爲昔
往人上必有煥炳或藥馳逐或喜征討或務宴遊或專營造
或耳聲色或死丹竈茶奕之工藝拂之歟有一于此下從而
噫吾仁宗澹無所繫曰吾好者在勤政道日必旰食惟先之
紹間時弄翰或隸或草聖帝之揮千奇萬巧去冬之暮清燕
之間再開天閣詔呼從官親作飛白侍臣縱觀心合造化生
成筆端書幅踰百大均寵

墨尚濕宸章未刊植壁斯度遽有金滕之禱綴衣遂撤徽承
玉几之言嗚呼哀哉大變之來六傾地裂四海之慟風號雨
血兆民震駭其無生百辟究呼一叩僅絕乘雲之游汗浸而
自高持須之暮芳儻仆而徒切公發前會之非常似與群臣
之叙訣嗚呼哀哉候律云靈譖告岱協元嚴屢路以方駕視羽
幢兮始前池竹搖雉車旗飾鸞鳳其朱雀之通塗指青龍之吉
山關路長兮去復去宮車晚兮不還痛徹六宮兮莫如逝
疾灑重腫兮胡可攀嗚呼哀哉嗚呼日晝昏愁陰夜積卷晴電
於丹磴湯霜波於素帶悲茄五石六州之奏塤樓殿獄前晴
萬歲之聲何聞大隧一扁幽堂主少無人間之恨空長帝所之
歡豈極嗚呼哀哉秦漢而下御訓示子民幾幾三紀總聞敷君
其間治亂以相驗否亨之不醇抑仁宗享國之久而始終太

平昔彼安敢望君之清塵生而無窮者厚其德而不息者
是惟至仁盛德與高厚之俱多萬世巍巍而不朽焉呼哀哉

宣仁聖烈皇太后哀冊文

畢公上

皇矣大宋寶命自天重明累聖降成軼宣正后在中契于坤
乾較任比姒亦逾于前有系自姜源深積厚功昭我朝方虎
是偶奄韓宅曾益昌厥後月瑞日符是與太母共鑠大母躬
義率仁居靜猶地含和如春正素自稟聰明夙興作合英祖
齊昇並曜受養神考隆功善教體道不遠惟德是徵元豐末
命帝命惟辟聽斷勉同以補天墮擁位神孫立民之極恭以
勵人儉惟化俗衣有大練舊無片玉芬蘭不出四海在信
義由中九夷思服如鑑不磨如璞不緇三事大夫正直是咨
宗藩外戚深懷惠慈人爵王官雖早不移由調處行外朝罪

文淵閣書

十四

踐池猶維臨惟正走勉服御歷更惟更是善庸遠萬方為則
為典左右皇躬如有壇宇居由範防遠次于是憲隆且昌如
天清明齋日之光治化方成憂勞亦至外若平居中清遠厲
坤軸軋以夜推月輪翩而曉墜守大化之靡恒尚斯民之為
意嗚呼哀哉珠箔低垂芳雲霧猶隔意悵髮髻蟠爐烟未銷
想仙馭以何適謝人哀而已區區萬乘號勤哀繼九霄千官縞
素兩泣東朝嗚呼哀哉人與神兮變何速秋復泰兮時以徂
懺鑄盈芳未忘於平昔他締動芳難留於須臾習六要以為
備陳六衣而沈塗嗚呼哀哉野蒼茫兮人漸遠仕徘徊兮天
欲曉迴洛澗方嗟備物之如在逾華岸兮知神遊之不返山
川已兆於真宅松栢猶凝於故苑嗚呼哀哉王昭龍鑿金藏
鑑查泉閣掩夜宮闈空晨月快同兮雖不於焉同會座開芳

惟朝於百神魚惟炬以非日鴈長飛而不春嗚呼哀哉成內
則於三朝貽素風於千祀致理之勤芳今已往大道之公芳
古如此何遠其家以為國而憂其民之猶子宜大書而作冊
俾永光於宋史嗚呼哀哉

欽聖憲肅皇后哀冊文

李邦直

我宋隆康恩漸動植遠惟暨爾生咸滋息超走磨管修官樞
職遐及四裔左社重譯維相向公梁棟宗祏連女曾孫道蒙
瑞國蚤歸王藩旋被褫看至性溫溫公儀真之消意禮學生
知自得慶壽寶慈問安斯夕執卷寒暑端莊不具尚輔神宗
贊助陪益凡厥見聞舒徐落迪十有九年晏安常豫萬邦託
慈六宮仰式約省外氏湯沐脂澤斯世不平陰德多積比茲
夏商塗山簡秋姜原大如聯袂並駕元符三祀肅執餘直王

文淵閣書

十五

月已卯變同制書魏之哲宗武成文德夫何弗若忽焉
上嗣考廟將決大策于時弼臣或藏邪惡輒進其論欲圖
黑賴我聖母沉潛剛克折之陛前氣彈語塞庭中
闕我龍德利見人蒙慶澤一指顧間長寧社稷譬
廟力鍊石補天斷龍立極冲融宇宙湯漾滌滌庶
究不釋臣嘗侍對與聞訓教曰我皇帝聖材天賜子道
政事松楊治本肅原講磨紬繹惠心博物理研幾帝堪
難乎復明辟何侯附饗始還禁國幸濟初艱後因
教告亟就安適帝拔以留懇啟廢積數請弗回惟
盡今茲事高往昔者漢馬御固多慚色其於邦
勳履仁儉示先靈則服無珠璣器無瑤碧禁戒
識言担經墳智諒儒墨諸書過眼疑微同析故

在天壤間幾世幾年復為賢相耶不然將升而為星君
為山嶽流而為海為江耶嗚呼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何此
之反常而不可明耶故余誅公以辭者蓋非一己之私傷亦
以公天下之哀而哀萬民之失所望也

林處士哀辭

袁伯長

氣清明兮受元陽德潤中兮聞以重聖太古兮儼九皇播絜
精兮瓊圃芳力未具兮志則專一筆渺兮濟巨川慨不進兮
道遠運兮晝速兮陰風旋數寔紀兮吾何慙路孔俯兮神獨
遠靈旒遷兮木葉丹儼夫人兮在空山玉蓉冠兮紫佩蘭

丁文苑哀辭

許有壬

天之生才兮亦孔之艱前不知其幾世兮後復幾年何林林
之百萬兮獨新於賢器方適用兮陶後不堅雲未雨而掃蕩
子華未實而摧殘豈猶繼之在天兮恐有翼之高駕冥冥之
中兮孰司其樞昔君之北兮歌呼水壩今君之來兮丹旌翩
翩藥膳匪良兮道路迫迫子既隔兮良友棄指我哀烏忘
兮我言曷殫西山蒼兮惟所便安玉樹森立兮澤流有原
冀伸於後兮以報其前破不可完兮逝不可旋惟生無規兮
雖歿猶存脩短有數兮吾其含撫焉華牖下兮非蟻則為九
原有知兮其然不然

朔

王處士哀辭

王禕

括蒼之山皆嶂樓廣麻屋蒼雲蜿蜒磅礴靈蓄和粹以融神
英拔精良金勁鐵礦在鑛必微垂象鼎未覆俞上下通光氣
膠葛厥生偉人居其中倚處士君產才甚微器甚豐神完志
暢維內剛直外謙沖抑遏不振匪世不用時不逢閔全葆真
以樂其天樂其窮既孝以友既信以我達家邦是亦為政豈
必智名并勇功繫古之人大丘少室將無同軌世範俗庶幾
永遠承休風期願未迄胡為一疾遽長終嗟鄉之人懷仁懷
德誰適從台雲寥々青山嶺々儀刑空嗚呼悲乎詞不多薦
哀悃

正固先生哀辭

楊士奇

惟民從道兮克善行智有弗及兮道不可明仰彼先覺兮
揭蒙發蒙嗟若先生兮昭哉博聞服仁與義兮秉忠貞稽諸
天常兮考明經言為訓式兮行儀刑濯湘流之清潔兮佩澹
蘭之芳馨瞻威鳳其五章兮何不游乎虞之陸止高岡之梧
桐兮獨雍々而時鳴雲鶴連游下田兮片鶴翔於青冥小大
胥適匪宜兮羌獨偃蹇乎林壑嗟若先生兮其誰與偕考德
而問業兮日說々兮其來止惟匠石之良兮飭隸棟以杞梓
材雖小而畢達兮于族集而猶無盡台玉不過夫磨琢兮雖
良質而焉試夫既自我成之兮固處賤而道貴嗟若先生兮
何不可以少留何為一旦兮遽風飄而雲道吁嗟失筮與龜
兮吉凶乎吾何所諒紛育瞽其避活兮又孰明夫道所由
焉俟々兮如夜遊於平先生兮委山丘望龍門兮中嘆

而增憂

周尚志哀辭

惟先祖基其數世有書詩於道于先生始其弱齡博信而貞此冠而敏學從我先覺匪用標當此吾親之思吾所得為鞠躬敢辭此族人昆弟予同一氣又敢廢義此民之飢寒輟衣與倉中心式安此民予同殫野死弗蓋時予之痛此凡民有爭一言持衡靡或不平此父道秉義永矢無二危禍不避此賤貧自持理亂弗知朝恬夕嬉此六十八年埃風盛焉儼斯不旋此彼人無良幸期樂康孰可較量此生遇上壽沒頭有後亦竟何疾此景仰幾時平弗觀斯曷予弗悲此

楊慶士哀辭

胡儼

若有人兮好脩承華冒芳西州地德美兮襲海休王韞積兮

文翰類集卷十七

不售華綵衣兮紅親余愛兮樂孔休鹿之鳴兮崇丘嗟子杵子我求漸摩兮息游繫我心兮悠迎安輿兮山之隱攀挂技兮聊淹留何校童兮賤偷逞不軌兮競父矛倏矣突兮怒孺毒淫兮仲更有吳兮草後河浪兮易能收既不余兮閱慶反繫余兮見鸞鷹條兮為祝鳩幸余鑒兮懷之歟遺骸兮棠梨園重泉兮林之蔽擲方兮採桑奉朝夕兮綢繆既同氣兮拘係指余珮兮是醺登復路兮回轉野閑寂兮將誰傳對農人兮事鋤耨徒張望兮西瞻歲暮兮不我優集鵲鳴兮鳴鵲鳴哀人生兮迫道循短教兮抑又何尤鵲今悲方詒謀鍾厥胤兮遺麻慶澤仁兮聲光流天之報施兮孰云其幽

張節婦哀辭

嗟人生之中處兮惟叔倫之是存彼幽昧以無知兮幾鳥獸之為群夫何一佳入兮爰揭之而貞獨哀衆芳之蕪穢兮競周容以逐逐物固各有遇兮安一隅於所天冀君子之惜老兮頤同穴而為應時命忽其中阨兮肆奔趨乎遠道征鴻嗷嗷以孤飛兮心抑鬱而無告余既感此離別兮耿余懷其悽愴天蒼兮而上無緣兮地監之而問極日居月諸兮五東西其出沒曾不鑒予之嬋媛兮願依曹娥之遺則雲淒以凝兮水涸寒以東歸嗚呼斯者之如斯兮吾將訊夫馮夷謝氛天之穢濁兮從湘妃以遨遊鼓朱絃於清夜兮聽離騷之吸吸已矣哉玉顏滅兮音塵絕兮聞闕兮芳魂結江流兮湯兮澹青山兮一髮望夫君兮不來寄相思於明月

林諭德哀辭

陳敬宗

嗟夫人之脩姱兮高內華而孔威珠藏淵而玉藹石兮雖弗眩而彌彰嗟芳閣於六藝兮撥百氏之奇英天孫之巧思兮織雲錦以為裳呈補察之妙製兮宣五經于明堂絢餘輝以衣被兮禮樂聚其文章石渠天祿進之而黼黻兮燁聖道之彌光託綸綍於辭命兮濟濟導於直方承恩眷期必於永久兮何遽一疾而云亡嗟公之履永年以久仙兮豈屑永乎扁倉將其術祇足以澤物子胡寧害已而弗防昔云醫之聖兮曰岐與黃塚寔繫兮方理亦茫均之稟賦兮死生其常壽命之所窮方曠能較其短長靈車搖兮在滯之陽有子哀兮方歸于故鄉接理在所當遣方情曾難忘懷哉斯人兮能不盡傷

孔氏母班宣人挽辭

二聯

懿宜入芳流真出名族云
聞範存奉甘旨芳養舅
允婦道芳和純相于家
室亦說之芳子孫惟其子
多祿致孝養芳承源芳白
之弗殫遂求歸芳九原備
德芳莫觀聽音聲芳難關
孤幼芳惻之思欲見芳無
因尚靈明不泯庶有遺芳後人

悲許生辭

天之生人胡乃不均孰賦
之才孰主其身姿之茂矣不使其
遂質之良矣不使其器未
實類之齒之方少如日始
升忽焉而化理不可憑謂善弗修
生如斯而歸于之既沒父
悲焉勝吁嗟已矣何日而平

李母邢氏哀辭

積之豐芳振汲乞之報之
萃之壽不嫌德芳容曷致
之有餘爪焚芳菲福施之於昭是
天芳我維暨之

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八吊祭目錄

宋

陸文謝一篇謝惠連一篇陶淵明二篇

顏延年一篇

唐

韓退之五篇王無功一篇獨孤至之篇宋延清二篇

張道濟二篇柳子厚五篇張子壽一篇李遐叔一篇

梁肅一篇權載之一篇柳識一篇李翱一篇

皇甫持正一篇李元賓一篇

宋

歐陽永叔三篇蘇子瞻二篇朱仲晦二篇

元

王磐一篇閻子靜一篇王構一篇姚端甫一篇

劉夢吉一篇安熙一篇虞伯生三篇楊煥然一篇

徐世隆一篇滕安上一篇呂端善一篇許約一篇

王思廉一篇李繼本二篇

國朝

蘇伯衡一篇解縉一篇楊士奇二篇揭軌一篇

胡儼二篇陳敬宗二篇劉球一篇

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八吊祭目錄

華英選大成卷第五十八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惠馬厚校正

弔祭類

晉

弔魏武帝文

陸文謝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遠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返
飛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肅威摧羣雄而雷擊舉勅敵其
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登三才之關典啓天地
之禁闢舉脩綱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
塗而耒歸太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脾濟元功於九有固
舉世之所推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浚谷

擠為山至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所研悟臨川之有
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十八實大命之所繫雖光昭於
曩載將執駕於此年惟降神之餘邈眇千載而遠期信斯武
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而夏
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輸輜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翼翌
日之六瘳彌四旬而成災愈歸塗以反旆登峭壘而竭末次
浴內而大漸指六軍曰念我伊君王之赫奕宴終古之所難
威先天而蓋世方遘海而援山厄象陰而弗濟敵何疆而不
殘每因禍以提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意嚟閉而
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求言撫西子以深念循膚體
而積歎追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以嚙齋指李
豹而湛焉氣衝襟以鳴咽涕垂睫而汎瀾遠率土以靜寐戰

大乎一棺容宏度之峻巍壯大業之允昌思君終而恤如
命臨沒而肇揚援貞吝以其悔雖在我而不掩情內顧之纏
絲恨未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歷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
婉婉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宣備物
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感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
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
形壽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微清絃而獨奏進脯備而誰嘗
懷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爵臺而慕悲貯羹目其何
望嗟嗟大德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
而懷傷

祭古冢文

謝惠連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
臨漳令亭侯朱林具厥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總後旅
版築是司窮泉為壑聚壤成基一擲既登雙棺在茲捨餘悵
憤縱鍾連而芻靈已毀塗車既摧几筵靡腐俎豆傾低盤或
梅李益或醢醢蔗傳餘節瓜表遺屏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
質幾年潛靈樂載為壽為天宰顯寧晦銘誌埋滅姓字不傳
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
齊壙不可轉漚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頽循題興念撫脩
增哀射聲書仁廣漢流渥桐骸府阿掩骼城曲仰羨古風
君改卜輪移北隍堅坐東麓壙即新榮棺仍舊木合葬非古
周公所存敬遵貴義還魂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
敬我儀樽嗚呼哀哉

附錄

祭程氏妹文

嗚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倏疎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々空
室哀々遺孤肴觴盡奠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
與爾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時尚孺嬰我年二六爾終九齡爰
從靡識撫髻相成咨爾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鮮言聞言則樂
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做我聞為善慶自己
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惟天罰兄弟索居乖隔
楚越伊我與爾有哀是切黯々高雲蕭々冬月白雲掩晨長
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尋念平昔觸事未遠書跡猶存

宋

顏延年

維有宋五年月日郴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旗舊楚
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餽羅潭騰舟汨渚局遣戶曹掾
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原君之靈蘭薰而摧玉纁則折物忌
堅芳人諱明黎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急時飛霜急節羸
辛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蘭跡徧湘干
比物荃蓀連類龍驤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揭芬實穎實
發望汨心歎瞻羅思越藉用可庶昭忠難闕

唐

韓退之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撰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後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鋌，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自自古死者非二。夫子至今有耿光，照陳辭而薦酒，亂髮髯而未亨。」

祭柳子厚文

故人素服臨新山從變桐棺以遷墳不易龍坎不及泉
無恒化于何世天道性極長仁義錄起祭非古也禮之為始
吾從其俗敢告夫子清神其歆止

祭蠶文

獨孤至之

天地不仁神明無親惟正足與若響之答敢有象恭滔天
豐稔亂國有明罰神其捨諸賊臣劉展假寵多難敢包親心
竊發蠶毒將數管于我上下神祇使東溟揚波群動昏墊皇
帝震怒按劍授鉞命我上將底天之伐於是虎牙鷹揚之
臣况予犀渠之群橫行而東我伐用張月羽雲旗以先塔行
方將歷陽陽下南陵叔京以掃建業新梟獍以曾鼓封鯨
為京觀俾萬里浪破三象靈廟今以令月吉日登駕即路是
用徽福于爾有神惟神降哀尚弔予志敢告無靡旗無絳旆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九

九

祭楊盈川文

宋延清

維大周某年月日西河宋某謹以清醪脯羞之奠敬祭于楊
子之靈曰自古皆死不朽者文北河吐液而苗生靈爰叶通契
降精于君伏道孔門遊刃諸子精微博識黃中運理屬詞比
事宗經匠史玉璣金渾風搖雲起聞人之等若在諸已受人
之恩許之以死惟子堅剛氣陵秋霜行不苟合言不苟忘大
君有命徵子文房余亦叨承隨君頡頏同趨北禁並拜東堂
志事俱得形骸兩忘載惟寒暑貧病洛陽喪馬同契老幼均
禮自君出宰南浮江海余常苦飢今日猶在之子妙年香名
早傳從來金馬風昔崇賢門庭若市餘墨如泉下世之後

而凜然死而不亡問余何傷余命薄益交喪生年之
幽顯相託痛君不嗣匪我孤誰有兄弟同心異體
哀歸葬以禮旅櫬飄零于洛之汀我之懷矣感歎入冥
之弟類子之形悼悼往心絕思存涕盈古人有言一死一生
子往矣速還傾城令子來也乃知交情惟斯是感有佳不具
果哭祭祭文在席帷席可依冰雪四滿家人哀之實往微
斷今我傷悲情動昔時予文子翰我絨我持子宅子兆我營
我思子有神鑒我言不欺我有酒子其飲之我亦引滿儻
昭神歟竟兮歸來問余此詞

祭杜學士密言文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九

十

維大唐景龍二年歲次月日考切貧外郎宋之問謹以清酌
之奠敬祭于故修文館學士杜君之靈嗚呼位曰大寶才曰
天爵辭業備而官成名聲高而命薄庶幾不終於楚相楊惟
自投於漢閣代生人而豈無人遺代而咸為運鍾唐虞崇文
寵儒國求至寶家獻靈珠後俊有主揚盧駱繼之以子跡雲
繼王也才參卿於西陟揚也終遠宰於東六廬則哀其栖山
而卧疾駱則不能保族而全軀由運然也莫以福壽自衛時
神忌也不得華實斯俱惟靈昭度越諸子言必得俊意言
通理其含潤也若和風欲騰搖露氣於春林其東馳也似涼
雨半晴懸日光於秋水眾轍同轡者擯落群心不蹤者探微
人也不幸而則亡名兮可大而不死君之栖遑自昔迷方逢
時泰才欲達聞數奇兮自傷為文母之至運應才子之明啟
按淪秀於蘭畹侍仙遊於柏梁命以著作拜之為則始期驚
於清列旋僕魅於炎荒遺旅雁兮超影羸休緇人兮居越裳

初適憶雲翻之舊鄉惟皇龍興再施法度拂洗
非遠謂曰首方過君病何病到此彌留雖爾方愈
不及兮可憂難則如醫莫識實明神獲瘳嗚呼哀哉君之
將亡其言也善余向十旬日或再展君感斯意贈言宛轉誠
金石之契密悔文章之交凌命子誠妻既懇且難自予與君
弱歲遊執文翰共許風露相挹沈第海分同窺復文房分並
入川派遞閱隙電初過昔乘運兮如此今造冥兮若何懷君
疇昔兮恨已積念君恩惠兮情倍多道之南宅困之東渠使
君孤之有餘寧我家之不足藉之流議喧喧薄俗名全每困
於鑠金身沒誰恨其埋玉空落長松千尺詎置生芻一束俾
彼庸公贈殷禮縹緲乎崔子理感情屬相親有素見覽增最

祭崔侍郎文

張道濟

維神龍三年月朔日兵部郎中負外曹良史等謹以清酌少
牢之奠敬祭故侍郎崔公之靈位以行成名以才起天臨
明代是生君子長戟高門曾堂峻址孝友仁愛衣冠標軌清
通正直省闈條理束帶立朝惟國之俊抑揚吐納金聲玉振
器不滯方神無留韻厚奉外不為假坦率內不遠真泛交而
容博好施而能均欲人規已恕已及人故者不遺其故親者
忘其親歷不泰能全其節故令名不離其身方齊六相助

弔國殇文

今為弔實凡二三子風承惠眷聯務七兵歲陽三繼分與時
積事由更練譽譽公庭申申和宴慟音微之求奄懷儀範之
不見最容止於綴足潛眉目於蒙面哀哉奈何零涕如霰絢
惟初疾以迄將亡意氣精爽乾乾自強顧瞻賓客勉之矜莊
凡不側弁余無解囊語言靜密憂公不忘猶看駿馬尚聽名
倡靡神不獲靡藥不嘗倏焉信宿魂歸渺茫歲初置酒春中
酌觴何吉凶之共域同歌哭於此堂自古及今人誰不沒豈
歎生死所嗟舍卒情途未半壯志先伐榮子歲年遺孀數月
在親親與懷舊孰不傷心而痛骨靈更易收深悲難歇尚饗
此伐兮東胡遼陽兮孤竹偏師兮覆衆在崇山兮峽谷雲

祭呂衡州溫文

柳子厚

元和六年歲次辛卯九月癸巳朔某日友人守永州司馬
盧同正負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燕

蓋之真教奉子昌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獨不
仇之生人何罪天實維之聰明正直行為君子天則必速其
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天其身吾固知者之無信
漢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乎天以
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
載紛爭或失或得俾李君兄獨取其真貫于化始與道咸極
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辟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為全
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修
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
泊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真正而為道
不謬元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
今二事相勘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為太甚理行第一尚非

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著雖然可知貪愚皆賈險
狼皆老則化光之大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施與之
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
焚裂海內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彫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
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矣復往
寒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
之義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復何為乎
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為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為
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為霆以
泄怨怒乎豈為鳳為麟為景星為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為金
為錫為主為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續其志乎為
為明神以顯其義乎不然之昭昭者其誰能之乎

抑有知乎其無之者乎
一慟腸絕嗚呼化光

楊牙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以清剛少年之質稿于軍牙之神素定百
選漢開九郡自茲編刻同于諸華大寶此亂北方若役惟是
方久稽討伐藩重怙險乳子生聚恃微威命管夷齊人黃
陋蕞實恣暴盜僅壯殺老掠嫩使臣最視洞窟以逃大惑
今皇帝受天景命敷于有仁凡百凶毒罔不震伐齊魯誼珍
趙魏顯化溥天之下咸順管理唯是瑣恥尚恣奢頑致天震
怒命底于罰官臣某欽率邦典統戎于德惟爾有裨懋揚迺
職敢告無縱詭類無創我德鐵刃鋒鋦集于尤夥鎡甲于
有成完于義難焚燒湯沐往如行禮傳人懷于安以靖萬之
隅在是舉也性欽我無作神靈念之如律令

蔡門文

蔡子城門之神惟神配陰含德司其翕開解收水沴以佐威鎮
滂雨斯降言于難麥野夫典與官守增惕諸陰既開休徵未獲
敬用駟齊以展用索納其雲氣復我川澤惟神是依式付承格

弔長弘文

有周之歲方邦國異國臣乘君則考王易為侯威強逆制兮
壽命轉幽疹蟲膠密兮肝膽為尤奸權豪貨兮忠勇以劉伊
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軀以抑高
所修兮舉手排直壓流之不慮兮堅剛以為式知死不可挽
兮明章人模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謹賊卒施快於
剝校兮恒就制乎強國松栢之斷刈兮蕭聲欣植盜驪折

華可備師儒堂。昌言我因拘捕中不行付以志諸功。
垂待恩比天倫手足之比崇祐一入友愛惟深憐眷益親。
阮派離存亡求分冀其開闢以慰嚴平誰謂凋落今唯二人。
嗚呼哀哉弟參邦屬宗元鎮海夷誰云存歿共彼有期謂天無。
親胡與善遠孺子禁絕遠奉哀惟季也呼天割我四支平生。
故人橫涕交頤寄空空原時迫與師官尊地偏禮不成儀回。
望舊邦素車遲遲尋陽地古舉自懷悲執紼流慟誰堪此時。
餘生易感況已衰羸泣薦瀟汗竟考臨之尚饗。

祭李負外文

梁肅

維大曆九年五月日朝散大夫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
孤其謹以清酌之奠系于故尚書吏部趙郡李遐叔三兄之。
靈嗚呼嗚呼昔之年接兄討論倚伏之數或尋其源當謂仁人。

百禄滋蕃如何於兄斯道其存嗚呼哀哉惟兄孝友仁恕高。
明寬裕何德之淺何才之富粹氣積中暢於四支發為斯文。
郁郁耀耀自五百年風雅陵遲假手于兄鬱為宗師乃登壇。
閣直以舉之乃列諫臣關則補之玄宗季年我狄內侮兄方。
就養拘在豺虎氣霧濛濛汗我躬甯兩作辭遠身于東帝。
日孝哉可移於忠名彰右掖跡踐南宮丘明有耻玄晏方病。
清漳閑卧樂道推命衰于大賢不停大年人之不幸天亦何。
言在昔賈生見惡絳灌王佐之用不展於漢我之方行遭世。
紛亂時塞道塞古今一貫嗚呼哀哉其以蒙蔽風水卷惠義。
均伯仲合若符契博約乎文章之間優游乎性命之際謂得。
携手相期卒歲天其夜予若則先逝嗚呼哀哉曩自朝列出。
便持節十年離別一日存歿是悲迥絕江山阻越不及。

仍執紼縗門一哀竟斷心絕恭承嘉命果收于常總帳。
在哀何可忘鞠然二孤訴彼我倉就謂遐叔與天茫茫竟兮。
歸來臨此一觴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處士穠子文

權載之

維貞元二年歲次景寅十月朔日試右金吾衛兵曹參軍權。
德輿謹以時羞之奠敬祭于故李處士十六兄之靈惟先吏。
部文德冠時天下翕然有所宗師鍾美於凡式克似之爰自。
拜極澹然清味惟我與兄世有舊歡應若墳第若芝蘭居。
易處厚中明外寬發於清源激為清瀾放懷外物清操善。
詩論不倦名教為樂迭用古義以相博約先王觀風命史陳。
詩書南之後其道日顯發楚思王風澆棄并降之義與代相。
隨國朝數公稍振舊風兄實求已服勤於此數陳麗則不野。

不史含寫佳境優游精理七發未終俄驚不起追惟前年訪。
我由拳握手開襟懇懇言孰謂此訣死生間焉今我采斯。
舊辭依然文伯既歿敬羨哀慟于歿下世微之永痛嗚呼哀。
哉派形賦命孰主張是昏闇闕首或壽或黃方直清明乃天。
乃否如何斯人才命不倖未室未仕湮以化俱志業靡申沉。
痛泉壙福善與仁胡其忽諸嘉肴在薄旨酒在壺寄此一慟。
淚澗涕濡尚饗。

弔夷齊文

柳誠

淇河之東兮首陽為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餒在其中仲隱。
胡為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寬兮奈何依兮去何止。
愛澗磯之毛薦精誠而已初先生鴻逸中州鬱伏西山顧彼。
嶽之離離歌唐虞之小選謂易暴兮文武而墨緣兮胡顏。

叱兮忘飢若有訥兮千歲之關豈不以冠裳在於上復新慶
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聖之純淑讓周之意不其然
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偏矣當昔夷羊在牧殷綱解結乾道
息坤維維維吞絳兮鬼孽王奮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清
哲於是三老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載況乎旗錫黃鳥
珪命赤鳥俱荷鉅橋之施俾申姜里之辜故能山立兩集電
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礪於武庫九驥伏轡於文途雖士
不食而兆人其蘇既而溥天周土率土同人于嗟先生述將
奚臻焉姓歸仰芳獨鬱乎方寸六合莽蕩兮終踟乎一身雖
忤時而過周終臣心而測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然非
一端市各其志若旁逢以阜厥躬應物以濟其利則焉有貞
節之規各親之事靈乎靈乎雖非典道而保生乃易為臣之

文苑英華卷五十八

不二

祭韓侍郎文

李翱

嗚呼孔氏云遠揚朱恣行益軻拒之乃壞于成戎風混華異
學魁橫兄常辯之孔道聰明建武以還文卑質衰氣義體敗
剽剝不讓儼花關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為忠動鬼神撥去其
華得其本根關合怪駭驅濁滄雲包劉越羸並武同般大經
之風絕而後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兄之仕宦罔辭于難疏
奏輒斥去而復還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作汴州
我將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乎以友譚文析道為益之
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卧室三來視我笑語
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愚言凶兄之在病則
齊其終順化以盡瘞惑于中欲別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

决裂肝胃老嘯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誤兄
行下于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
有聲不見兄喪遣使奠祭百酸撓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
呼哀哉嗚呼哀哉

祭柳柳州文

皇甫持正

嗚呼柳州秀氣孤寒弱冠游學聲華藉甚辭章文章秋濤瑞
錦吹迴蟲監王風際、連收甲科聚閣瑣品青松指紳屬目
敘杜公卿之祿若在倉庫至驥取大白易德華鍾始擅一
頤聲震梧山恨望桂水愁飲鬱、聯想悠悠、猶松竟奄荒瘴
遂絕巔峴嗚呼柳州命實在天實不必貴壽不必賢雖聖與
神無如今何自古以然相視含嗟嗟秦原即露上阜聲容
蔑然相噴增勞惟存令名日遠日去式為誠辭以佐茗醑尚饗

文苑英華卷五十八

祭韓公沒胡中文

李元賓

維唐貞元元年丙辰上款乞明天子以其言誠乃命上將仕
壇陰山而聽其誓言監察御史韓君藏筆而隨焉我上將仕
九廟之信而首盟其間以我人心為心我乘我不虞而有詭
謀我計無素成而對以宿憤故勇者死奔者追而韓君為之
拂矣嗚呼有備無患軍志也戎人安所最其許千慮一失聖
人也韓君是以為之虜天其或者將用警我非福戎也韓君
為之擒其繫命五年於茲生死不尋謂之生豈復還期謂
之死豈復還期往、淫流或曰死矣怒此是切傷歌者之心
絕國浩、窮西極濱強胡居之大視斷、流沙無波陰山無
春邊草不綠塞鴻不賓秦有長城漢有遺人死者虜鬼生者
虜臣哀夫韓君生死窮辛鬼能靈人能語君生其所君死其

所今兩寂然心餘中阻君初素役意氣西道白珪之規
可保激魯陽之勇歎典屬之老乃即於事不能盡奇從軍之
籌君固職之可疑不疑固用危矣我聖賢之刃我師倉卒
聞血殷朔陣實死者痛非論者悲夾谷之會不問仲尼素
中九月黃葉始下長風西來烈飄瓦望君申弔亦懷來者
已乎一魂時也命也

宋

祭丁元珍文

歐陽永叔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尔是故鄉
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為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
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
人毀善之言譬如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暫快

文淵閣書目

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雖然不免不
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愈光名尊四方不數載愈以君子
脩身以俟後世奸愚維營一世殆繁華之消歇嗟沒其
祀豈皆生則孤鼠死則狗彘惟一賢之不幸處千載而猶
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
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謫人之
力乃借譽於掄擢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子
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此言寄哀一奠有淚連連

祭蘇子美文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曾蟠屈
蛇虺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重車人有道之心
落震小如麻須臾更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前

子於文章雄放肆肆如有此者吁可慨嗟呼世人知
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古之堅尚
破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蓋而不見遂
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遇掩抑毀傷譬如磨鑑
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子
美來舉子觸

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後歸於無
物者朽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
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
吾不見子久矣猶能見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兀峭嶸
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

文淵閣書目

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塵露
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登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
鳴踟躕而呻吟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充藏
狐貉與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獨不見夫曩乎曠野與荒
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
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

祭歐陽公文

蘇子瞻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耆龜斯
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
譬如大川喬岳雖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
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託朝廷無所稽疑
斯文化為異端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與為善而小人

則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自出雖鱗鱗而號狐狸皆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逢及其極位而去也莫不異其復用至於請老而歸也莫不悵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昔孝公之未棄我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之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乎我先君懷寧遠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肯無狀因緣出入受教門下者十有六年於斯聞公之喪誼當爾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但恨絨辭千里以寓一哀而已蓋上以為天下勸而下以哭三

祭文與可文

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

自娛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噓也而填膺淚疾下而淋漓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為恟而誰為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豈無朋友遊其告予惟余與可匪重垂徐招之不去麾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疎之耶嗚呼哀哉孰能博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詩興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驅辱忘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計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夢相從而驚覺滿首席之濡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為不朽與有子為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有此二者也然當聞與可之言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不朽與不死者又安見云乎

祭張敬夫毀撰文

朱仲晦

嗚呼目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得已不其求其異美惟我之與兄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未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脩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蠹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猶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蓋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頌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堪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遺其心

祭文與可文

子亦見繫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間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衰乎復何心於此世也惟脩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義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酬也惟兄憐而鑒之尚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尚饗

滄州精舍告先聖文

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興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理一原曰邵口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熹以凡陋少蒙義方中扉常師晚逢有道載鐫載勒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退茲還老同好藉來落此

一丘群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冀以告虔尚其昭格降
降廷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無數今以吉日謹率諸生
恭修釋菜之禮以先師克國公顏氏師侯魯氏沂水侯孔氏
鄒國公孟氏既藻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節
邵先生領渠張先生溫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從祀尚饗
元

江南平告太廟祝文

王盤

踐祚守文雖奉已成之業繼志述事敢忘未集之勳眷靖康
亡滅之餘擅吳會膏腴之壤依憑江險壅隔星風累興問罪
之師猶守執迷之意逮戈船飛渡列戍土崩始悟前非方圖
改過遂稱臣而奉表願納地以歸朝宋王曩已於某日月來
至闕下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朔雪炎風盡書
軌混同之地商孫夏喬皆系常助祭之臣顧冲眇以何功實
祖宗之餘蔭尚祈昭監永錫休嘉

太廟火災告祭祝文

閻子靜

維大德六年歲次壬寅六月癸亥朔十二日甲戌孝曾孫嗣
天子臣某謹遣攝太尉中書六必相臣哈刺哈孫答刺罕敢
昭告于太祖聖武皇帝松松廟對越在天便殿火災震
神御聿懷懼省祗薦必恭相考以寧來格來享

得王聖奏告太廟祝文

王樸

維傳國之神器為歷代之珍符得自神臬進由意長詢以愈
言則脗合考之圖制則無差皆祖宗孚佑而致然亦祚胤隆
昌之所繫是烝是享孔惠孔時以介壽祺以流魯慶
昔黃龍薦瑞有虞肇基玄扈授圖周成襲祚誕膺景命

無微方忝嗣于徽音遠親承于鎮寶臺巨貢上良用惕然殆
大相皇元啓萬世無疆之業抑如大琮玄璧為宗闡世守之
珍靈祝之來盡知所自尚析叶兆既壽求昌
闕宮儲祉德著神儀瑞玉來歸孝孫有慶矧在嗣徽之始進
由耳目之官上以表信於神祇下以系隆於後嗣爰脩報典
思媚太姜俾熾而昌長膺敷穀
倚維瑞璽顯伏靡常麟質鳳章萬世所寶式當今日塔佑皇
圖穀旦于差告蠲致享以燕翼子於萬斯年

加謚祖宗告祀南郊祝文

姚端甫

維至大二年蒼龍已酉冬十月庚戌朔十有九日戊辰嗣皇
帝臣某臣賴上天之佑祖宗之靈得以眇末之躬託於億兆
京垓臣民之上持盈守成凡今三年身至太廟兩嘗裸將非
獨於親之愛臣家庶亦孝治可先天下而祠官讀祝於太祖
室惟曰聖武皇帝肅宗室亦惟曰景襄皇帝至世祖室則曰
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名譽之美垂無窮者多及六言顧於創
業之祖垂統之宗開我後人繼承億萬維年者稱述成
功盛德有所未盡心寔敬然謹遣太尉尚書右丞相臣某謹
致牲玉燔柴恭壇昭告昊天上帝加謚太祖曰法天啓運聖
武皇帝肅宗曰仁聖景襄皇帝伏惟闕靈居萬聽卑灼臣微
忱救我祖宗敬此嘉誅臣不勝感激戰栗之至

己卯春釋菜先聖文

劉夢吉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寥方罔執傳聖言天啓聖心程朱將
命埋晦後嗣聖賢明謂當後人承此遺澤執云剽盜資我
而文肆焉多岐執會其一徒為瞻仰有惻此心因早操狂若

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類撥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
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恍焉如失今此關隘惟我之求講學有
徒進脩有地研窮參訂亦復有書於古遺言於今學者尚有
裨益少慰此心但懼修後復循前軌惟神啓迪實有臨之

封龍書院釋菜先聖文

安熙

維大德十年歲次丙午秋七月己巳朔越翼日庚午後學安
熙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熙愚極陋總角趨庭私淑諸
人寔始聞道自茲厥後欽誦遺編近本程朱上窺思孟以求
經旨以探聖心庶竭焉頑進德脩業執云不力中道而迷悲
嘆窮廬摧頽已甚雖由病廢實亦惰偷內自省植枯落是懼
茲焉感憤避俗嚴居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涵濡應對謹行信
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有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
諸已以及於物以化於鄉或冀有成不悖於道茲洎吉日載
見祠庭旨酒蘋蘩式陳明薦尚新若神實誘其秉庶假威靈
不至太戾謹率諸生恭脩釋菜之禮用伸虔告

祭海神文

虞伯生

潮失故道犯我鹽官有司捍防民力既殫閱歷歲時靡濟茲
害浙郡多下恐就淪敗民實何辜不德在予相臣來言六脩
用孚乃救中外悉智展力相爾有神亦克受職我土既固民
生底安六府治脩報祀萬年

祭伍子胥文

爾以忠陰主潮于吳潮今為安具其沼乎爾其揚靈具訓海
若俾妥其常毋作民害既止既安民遂有生爾作明神永有
令名

祭宋學士文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瞻鄴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邑列
府卿士以遠民莫或數公生其間不靡不矜師友是求問學
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隊遺老或慙力接淵懿家藏多書俾
昔石渠下至琴奕亦取其腴博學洽聞瑰偉精瑩人無間言
公亦自信我從草茅或援起之公以賞延徽先京師干時同
朝多士濟濟公獨我友尚論其世制作討論必我與聞或辨
或同有定無諠公泰而舒我蹇蹇駿三十餘年亦多契闊公
在禁林益躋華階入曰孔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勸我慰我
亦喜優游自託其果曰易春秋曾與子諒將卒成書恐老弗
堪老不廢學唯予與爾終訂無忘庶其在子言猶在耳俄以
訃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木萎壁府星隕伊邦之瘁伊
道之閔區區深悲遠莫致之託公鄉人致茲哀辭公聞之乎
不聞之乎

祭國信使王宣撫文

楊奐然

維歲次癸卯四月丁未朔二十有一日丁卯某官某謹具清
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撫御史大夫國信使王公之靈嗚
呼兩軍之間零丁數騎江湖十年風霜萬里不知其幾往幾
來而卒至于此乎人主察其深誠天下仰其大義鬼神錄其
陰功簡策炳其高議然事之濟與否也非智力之不周或期
運之未至不然以公之行不能決和事於一言載信書於萬
世而使干戈相尋膏血塗地猶執迷而不已我公初年委身
烈祖千載一時雲龍風虎驚城駭下楚茅不來殺氣盤礴云
江煙淮義膽披露上心亦回使星南飛近車擁路歎

嘆其來暮。應對款曲。不武不怒。殷勤。非遠。諸視全夏。剖析利
害。略無假借。我不彼欺。彼不我詐。宴勞稠疊。朝繼以夜。歸奏
龍庭。君相交俞。慮後參差。或懷異圖。公為國許。人為公憂。蛟
鱷之淵。而堪再沒。公獨坦然。汝無我尤。我君我相。寧不我謀。
丁酉之冬。公過陽平。贈我雄篇。出言甚誠。兩國好合。賴子以
成。子才子名。搖動江城。適有家累。莫果其行。公實我知。我自
不能。此所以含辛茹酸。愧負于冥。也。嗚呼。哀哉。頃聞使車
淹留。沔陽。忽報江陵。坐易星霜。宵夢飛。不知在床。玉溪東
館。金碧煒煌。恍然門開。棘園堵牆。大山既裂。始知不祥。幾年
金節。昭耀南荒。一日。漆棺歸來。朔方將大限之難逃。抑生靈
之禍。未央。顧公之室。豈無靈裝。千金一揮。摩挲見根。賓客蕭
條。路人慘傷。嗚呼。哀哉。我生後公。仕及同時。人之於公。其孰

不知我之知公。獨與世而背馳。陸公何人。屈趙佗而朝漢關。

祭太保劉公文

徐世隆

維至元十一年歲次甲戌冬十二月望日。傳州路總管徐世
隆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太保劉公之靈。嗚呼。天興大
元六十餘年。王氣所鍾。有開必先。聖不獨出。聚賢從之。聖賢
相逢。千載一時。嚴。劉公首出。襄國學際天人。道冠儒釋。初
冠章甫。潛心孔氏。又學孫真。復參靈濟。其藏無盡。其境無涯。
鑒開三室。混為一象。逆知天命。早識龍顏。情好日密。話必夜
闌。如魚得水。如虎在山。易地諸葛。彌天道安道人。其形宰相。

其心誰其似之。黑衣惠琳。數精皇極。禍福能決。誰其似之。邵
君康節。詩詠高逸。方外神遊。誰其似之。碧雲湯休。字畫清勁。
筆中法具。誰其似之。黃山文儒。從王師。乘服衰年。公於是
時。蜀之章皇。堂上出奇。鄂江飛渡。公於是時。晉之杜預。天王
既尊。山人自晦。公於是時。唐之李必。相宅卜官。兩都並雄。公
於是時。周之召公。中統建元。宣撫十道。多舉名儒。親草其詔。
至元入省。命贊萬機。誓決大議。力辭以歸。上亦知公不肖。細
務止。解中書。仍居保傳。官制未定。公圖列之。朝儀未肅。公奏
閱之。方其弘化。儀形萬方。天運奪之。今也則亡。生平少疾。質
明。猶唱。開戶視之。掩書長往。天子震悼。朝臣涕淚。下至行路
靡不哀思。國事有疑。誰與諮之。民歲有災。誰與禳之。僚友有
咎。誰與救之。人之老成。寧復見之。東通趙魏。二大士曰蕭

曰劉。語量包世。出泥迹。佛老心。同孔周仁。國風欲灑。九州蕭

已先。蛇獨。餘。藏。春。我。培。桃。李。滿。君。門。身。為。師。賓。門。多。鄉。相
生。被。珠。遇。段。獲。大。藝。公。既。無。憾。我。獨。何。悲。第。老。經。管。公
知。愛。我。文。辭。許。我。典。故。視。草。輪。林。持。衡。文。衡。公。非。私。舉。我。豈
懷。恩。言。念。知。惜。往。哭。其。墳。蘭。州。孺。子。生。一。束。其。章。傷。心。老
淚。盈。掬。嗚。呼。哀。哉。尚。饗。

祭硯司葉先生文

滕安上

至元己丑十有二月某日。門生國子博士滕安上謹遣子羽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司葉先生硯公之靈。士之文章。與
世汗隆。百年以來。南北不同。惟公述作。有稽其中。學者師之。
知所適從。士之志操。與齒盛衰。一生之間。終始自違。惟公抱
負。白首不移。學者仰之。得其表裏。誠哉。東。東。東。乎。經

義之學司業成均表平忠孝之教其起之暮也固非淺之可議其去之果也又非庸之可效公之歸老猶振頽波遽云逝矣為之奈何八十雖壽在公匪多聞公易實了然不亂平生之守於此益見自公之歸夢寐見之況於來訣無復見期一官羈人送不及尸千里致奠寓哀一詞

祭魯齋先生文

呂端善

公之道在天地德在人心行義在朝廷功業在後世者章之表表如日之在天知泉之在地為門生者不當以是責陳之惟其私心之不能自己者敢以告之公之生以扶人極拯人綱為心沒而不應肯忘也今人極其立乎人綱其明乎下土茫豈無才良間有作者敢希廢成言語不通趨詣不同聞望不崇誠乎不逢猷之雖遠群呼四訐謂角而童謂唯厥惟

文淵閣書目卷五十八

二十一

使公而在猷難厥終公而已矣時能奏功維家古生於然古風稔公之教在耳蘊公之化于躬雖所賦有厚薄所得有纖穠惟公擇其尤者相之導之以陰誘其表使之默識心通視明聰聰謀嘉慮忠言行諫從則可以華國家無疆之祚惟寧求生民無疆之休惟洪則我後人于子孫亦叨居于至化之中生也望於公沒也又望於公予以見生民之心望望於公者無窮也

魯齋先生陞從祀祭文

許約

維皇慶二年六月十四日癸酉欽承綸旨以先師文正公魯齋先生列于大成至聖文宣王從祀之位門人許約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合辭而祭之曰自太極判而人文開包義作而卦畫始備物以致天下之用成器以為天下之利蓋肇乎

乾坤者惟一理盈乎宇宙者惟一氣人倫由是而明萬事以之而理至之所以王帝之所以帝百世同符有一無二迄于周衰篇生聖人有德無位遭時之屯周流天下而不我用乃獨任乎斯文明王道於已晚振綱常而再新顏魯得而得子思至孟子獨不遺其津派浪勢歷歷時之既久承繼乃家而無聞迨乎有宋寔生周子畫無極之大原為萬物之根柢扶泰山已摧之巔發千古不傳之秘淵淵河洛大暢斯旨天理之微人事之著鬼神之幽至于子朱子而大備茲者皇元我文正公與諸得於此也合衆議而有歸惟前賢之是福既縷析而毫分亦提綱而振頽畫小學之精微為後入之龜鑑言仁義本諸身言道德必由乎性動靜必循乎禮終始不忘乎敬春風萬物生我融會水盡雲蒸表裏輝映

文淵閣書目卷五十八

二十二

出而佐時也必欲底離然之知進而事君也必欲止唐虞之聖事必探乎幾先俟其久而乃應言治之所生盡天人之交勝其高入於無倫其近也不離於日用叙天工而振王綱正人心而析永命觀其運用天理而見諸行事者欲名言而奚罄耶蓋魯思之以百年紀道德之身千載繼絕學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總庶官而宅百揆明歷象以授人時創辟雍而教胄子忠言直諫氣不少衰為學孜孜老而後已蓋其所造者深所積者廣舉而措之事業著獨高乎一世非義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備者曷克爾耶宜乎聖天子念之不忘崇以魏國之封褒以文正之謚又欲嘉惠後人也乃命列于從祀之位既相其子又撫其孫猶諄諄而不置也況約等親出於門提耳之言而命之誨天地純全古人大體朝焉夕焉諄

按詩至容聲譽歟不遠伊邇 嗚呼昊天罔極之恩仰而思之
而戚焉其有既耶

祭康先生文

王思廉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王思廉 致祭于故 國子博士康先生
之靈而言曰吳楚奇材板地 諷章下蔽牛馬上摩穹蒼脩直
堅緻可操可梁斧以斯之不 待締構乎明堂渥注異種綠耳
飛黃過郤歷塊電掣龍驤以 爲大輅和鸞錡之困於益車弗
獲馳騁手退方先生之學經 筭書囊先生之才錦心綉腸視
草北門制禮奉常外而藩宣 內而管窺何施匪宜皆其所長
進用無嫌竟老國庫猶木之 不遇於匠石驪之不過於孫陽
噫嘻孰維孰執孰主孰張吾 欲問之神理茫之耆英已矣識
者嘆傷雖然有德以化其卿 有文以流其芳愈遠愈思愈久
愈光之謂不亡

祭王守敬先生文

李繼本

歲維丁卯春二月十有六日 泰郵王疎齋先生以病死于雄
是越二十有四日崇葵邑之 東其友王宗嗣榜第三甲進
士東宴李延興謹具酒饌以 文以祭之其詞曰先生稟淮海
俊逸之氣而才華挺拔手十 丈抱以洛醇正之學而識趣傑
出乎九壤攻漢魏高古之詞 而音節鬱乎其悲壯塞儀秦縱
橫之口而議論之越乎其慨 溫粹如玉璧而駉騰如駿駟
烟煥如木難之珠而密鑿如 珊瑚之網走於先生識之恨晚
其始往拜逆旅之家燕府之 左破席衡門飛雲虛幌其後相
值交臂之間荷門之曲秋風 布袂陽節秋又其後歲暮
歲過小齋而揖讓樽俎風流 襟期若寓雲南於望雲縣塔

玉於編簡登眺之餘以寄 遐想界河之渺茫即山之高爽三
閨之盤紆九源之浩蕩新 樂以嵯峨遂雄詞而奔放已而携
離閨歲凡兩將以謝塵室之 煩囂而放跡乎江海之上去冬
之杪撫理扁舟乃復過我 心懷未幾卧病神情惚恍藥
物甚良病孽滋長竟於不 聞者慘懷予者感傷識者沮喪
友道為之斯淪斯文由是 絕響紛難孰與解排骨肉無所倚
伏至道欲扣而無門正聲 欲和而誰唱雖然先生以六十翁
而抱道以死而身後文章 恆有賢嗣以紹述於既往執紼多
故人之相從下地得佳城而 寓祭宜其瞑目泉壤之中而吐
氣星辰之上金臺荒寒易水 淒淒陰風怒號愁雲蒼蒼撰蕪
詞以寓心慨音容於鬚髮以 乎哀哉尚饗

祭王冰雪文

文淵閣進士王冰雪

三十四

維歲次丁卯九月戊寅朔 之四日辛巳將仕神紀善天台
王璞遣甥應毅以清酌時 生之奠敬祭于故友冰雪先生
王君之靈曰嗚呼秦郵之 石淮海之嶼重湖連浸浴日吞
天清吟匪鍾夙產多賢幸 也七太虛武踵肩聯文輝詩采
翥翥雲雲氣運祖伏靈家幾 年神殊夜光并逝而遷有美王
君踴厲無前憑高舉立顧 眄後先少年輩經史貫穿攘
臂藝場振奏凱還老既不 酬易執改轅擲棄陳腐掇挹茂
鮮古人性情著于詩編吟 誦陶寫至樂在焉君深嗜之幾忘
食眠雅頌風騷靡不究研 六朝漢唐悉扣其玄月席風蓬雨
帽雪羈擣舞擁鼻捉快聲 有說括造化別剔山川鉅而覆載
細而蠡蠹收拾靡遺以陶 以製為清詞調高意圓欣感喜
愔厭意以傳薦剡飛騰聲譽 雲衣冠籍共推浩然管干

吳中志潔以堅人皆稱之靈鶴風聲聞過勝流喜其欲類
昨古酒鮮衣質錢古人已逝渺如飛烟文采風流庶幾在
若隱故鄉有宅一屋扁舟漁釣可以求年胡為北來道里數
千辛勤曷辭要直子究我居官舍坐客無禮揚雄寂寞蓋性
所便與君締交情篤誼全意氣相與勢利可捐君嘗見謂我
將歸旅謀兒躬耕覽社水邊運子南歸共相留連嗚呼行李
在途車載積牽駑驘白首共懷遠者虛問借我園田霧
露所嬰疾病收纏天胡不慈竟以弗痊我遂自越君已去燕
別弗執手欲弗拊棺仲思曠昔哀肅肝鳴呼雪朝杖履月
夕杯盤豪談逸興雅興清言今其已矣曷極悲酸令子克孝
枕塊旅軒返柩桑梓營度車舫大事既襄無愧九原魂亦庶
幾目瞑魂安僕身如繫抱慙守官通車痛腹聞笛與歎多
文翰類選卷五十八 三十五

無辜酒遣莫殯延何以倚觸持此篇嗚呼哀哉尚享

國朝

祭許文

孫伯衡

於戲人生一世盛衰感休雖云異境有達人而觀之均夢幻
與泡影夫得吾志也既非吾榮則失吾志也又豈吾病蓋不
以窮達而損益者惟君子所性至於人力莫能致者雖聖賢
亦歸之有命我懷先生識高才挺博聞強記承筆無競幼承
家學力追先正蘊為德性發為文章其不殊而王聖聆其
議論接其威儀孰不駭視而傾聽昔先生之未出也識者見
及門之士拘者以開蹕者以靜散者以歛情者以敏固知其
規模可以任國家之政際

聖明之龍興喜懽然於幣聘立談之間機鳴頓應謂相見之
何晚不煩以官師之職遂授斯文之柄侍經筵而領春坊奉

文翰類選卷五十八 三十六

宴閒而陪顧問對揚惟精白之心啓沃典謨之訓恩禮度
越乎尋常名聲洋溢手遠近凡其義以為實道以自殉知無
不言言無不盡不用而比不詭以御變易所謂審而冒嫉
者覆以為悼悻吹毛求其疵瑕中傷成於俄頃位甫正於辟
雍車忽道夫度崩高賴鴻澤之滂沛端歸安於鄉井丹溪幽
幽可遊可詠若將終焉浩乎無悶然無賢不肖咸謂方今之
時右文之運可旌四出招延英俊有如先生之老成宜膺求
舊之眷而冠羣公以建億胃中之畜致君民於堯舜以增光
於前人而垂裕於後胤奈何松栢之堅貞竟同蒲柳以催頹
將善類之殄瘁抑吾道之莫傾於戲天人之際消長之理蓋
先生之所夙講亦先生之所自信齊幽明於一途尚否泰
乎矣訊而祝先生之耿耿者當不隨異物而斯盡則其有生

亦既異乎衆人之爲人也肉未寒而名已泯苟能如此良
餘矣而亦可以無恨吾黨所不能釋然而相與臨死而悲
者夫豈徒懷契分於平生感死生其猶醉醒哉憐美人物之
彫然鄉學之灰冷環視餘子譬則哇哇念先不可復作雖大
道之孔顏而吾其誰與馳騁

祭汪指揮文

鮮縉

希颺懷多悲風慨飄飄轉蓬暗結夜多積塵鬱過目多驚
鴻哀人生之紆紆多飛花漸澀而墮相候而聚散多莫識其
真天地爲爐多糾錯分差百年之孔易多何衰繁之不勻
撫熙河之如昨多偶殊域之相親出連綿多坐連極月夕清
歌花晨晨過酒濃鮮而鼓瑟見霜露之鳴珂何歡不賞何賞
不俱共歸襟以逢時多聊逡巡於一隅異悲歡多頃刻浮生

文淵閣藏書五十八
三十七

死於頃更見鮮衣多此撥倏舟旋多靈車望長安多又現
歸來多蕭蕭隴山繫多此水流紆仰視多雲多增感多

祭族兄仲素文

楊士奇

維永樂七年歲次己丑七月辛未朔越二十有一日辛卯楊
士奇聞族兄仲素先生之喪已歸葬准安謹附酒東之儀令
姪之紀致奠于先生之靈而言曰嗟嗟吾兄而遽殞乎取介
之德和厚之資篤實之學溫雅之詞故世入於利勢依奔走
如渴飢獨安命而守義直處賤而宅卑應憂患以益窮恒特
卓而不移服恬素以自適全天和之熙諒於道無所枉雖
竟死其哀悲士奇昔邂逅於都蓋衣聚而夕分交書畢之
往還雖迹遠而心親詎則一日之行逾數百有德之莫通忽
喪車其東返瞻秀之州浪浪下懷其痛何如而致奠

祭陳一敬文

哀哉陳元遠此永畢耶凡世之人老期比比獨不躋下壽理
其可詰耶兄之所存和易平實兄之應務條理縝密剴切
唯耿介自執凡世之人知兄無幾兄之用世用亦未幾其間
得失曾何較計去嘯即夷夷未返竹林消搖徜徉爰得我心日
月幾何鶴書載下甫即公車倏焉殞謝哀哉陳元余悲曷舍
念余束髮相從邀嬉邀嬉伊何日書與詩三十年間出處聚
散迹聯志同斷金莫間昨晤于茲曾幾幾長會促別長頓絕
來觀平生知心逝者如彼孰計陳元湓又去此悲哉余情耿
耿何已嗚呼死生恒道全歸爲難生無遺憾沒也其安我思
陳兄我又何敢尚饗

吊恒陽太守彭京文

揭軌

吉日癸丑子將南征草木黃落霜露既零朔風蕭蕭兮
河始冰經于恒山兮敬吊先生當海宇之盛明兮卧白雲於
房陵遠天書之遠召兮延翔翔乎王京文追班馬書擅鍾王
秉爲雲之詞翰典秋官之憲章把繡衣於河南駐皂蓋於恒
陽懷落之直道兮抱皎之孤烈逢貝錦之萑斐兮情悲憤
其愈切望之剛以嬰禍兮寬饒直而罹殃苟堅白之不虧兮
豈顯沛其何傷思疇昔之侍言兮展翰墨之殷勤托縞紵以
申好兮結金蘭而相親接歡情於授繁兮重意氣於分因謂
後凋之在子兮將歲寒而爲隣豈期遽先朝露懷愴中腸寔
予行之夷猶兮橫涕淚之盈裳過西州而返轡兮望剡水而
迴航懷脫駭於舊館兮思挂劍於墓傍當宿草之不肯兮臨

祭王伯仁文

胡儼

堅而不緇作為文章五色其輝汪洋浩漭莫規其涯心體
 胖廣浩然不棄孰不以為積仁挈行固宜享乎天之報施公
 亦自託於忠信而恒存乎不欺奈何有一定非人力之所
 能移死生夜旦爾從感其美為念同儕之失侶與學子之無
 依所以使人感慨而歎教獨流芳其不泯有遺文而在茲人
 生宇內指百歲以為期豈必歌於斯而哭於斯彼荷鍾而隨
 者乃猖狂而自恣抑沉碑而歎者又欲千載之名垂今公之
 逝也能隨寓而安之嗟哉伯仁骸骨遠矣故山之陲音容邈
 矣寔勞我思幸弱孫之猶有祀歲時而不遺嗟哉伯仁死又
 何悲爰有清酌用招以辭魂其歸來兮返爾林丘歲聿云暮
 兮霜雪伊稠江流湯兮落木彫颺魂不歸來兮令我心憂
 有酒崇觴兮有肉載俎魂其歸來兮式燕以處山中之人兮
 延以待汝步明月兮長歌濯清風兮澌兮梅花發兮山色寒
 幽香凝兮夜闌魂其歸來兮佳城厚完

祭胡學士文

惟公夙鍾令美器量恢賁方與子制行期於古人卓犖之材滿
于等倫潔廉之操超軼絕塵早登科甲韋冠縉紳所謂觀國
之賓席上之珍優將玉堂出入金門所謂附鳳翼而攀龍劍論思密勿黼黻乎至治精敏勤
勞無間乎夕昕方期壽考以合

寵贈之謚表乎貞純恩榮始終古今莫並復何憾於沉賢天
不慈遺九原已矣孰不感慨而酸辛一觴永訣涕泗沾巾嗚
呼哀哉尚享。

祭順庵胡先生文

陳敬宗

維先生道德尊隆文翰鬱然其出嶽之嶽峻炳威鳳之高寒
初振餘干之鐸以訓以迪以誦以絃繼鳴華亭之琴以絃以
化民用乂安侍

讀經進講乎三帝三王之道司成太學陶鑄乎六館多士之賢然後裁

金匱之書昭袞於千載卓玉堂之

制煥綸綍於八

朝廷任用老成之日而先生方值耳順之年靈

聖恩之眷，浩與之福，而留之不可得也。於是錫金加

秋擢

青宮之賓客掛冠懸車受

丹陛以歸旋履香山之芳躅駕洛英之華軒樂哉優游遊此
靜便然求道之心老而彌篤名世之文久益有傳直欲上沂
洙泗之遠流下窮伊洛之淵源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醇學愈
博而志愈堅正期雪柏之孤秀夫何霜椿之凋焉冥之夜臺
茫茫九原顧瞻西山南浦之間吉卜馬鬣於牛眠鬱佳城
哉新阡百歲千秋先生攸安某等忝在賓末是用慨念斯

文能不盡傷屈故人之痛零痛先生之淪亡絨弊千里遙其
一觴靈其鑒茲嗚呼哀事

祭襄城伯李公文

維公靈而示三光秀鍾五嶽雄偉英邁智識卓卓風紹世勲榮
緒高爵東王珥貂器宇宏博熟玩七書知博守約通觀諸史
學益充擴公之文采九苞丹鸞公之高遠層霄獨鶴公之猛
鷲風塵鵬鸞古人功業磊落下視九品瑣觀公之
兵機不可測度出入孫吾龍韜虎畧漢之衛霍唐之李郭與
之匹休夫又何弱冠從北征蕩滌沙漠
勦鎮永平邊鄙清廓南京守備
帝命簡擢

國家根本克任委任親親百萬歲庶倍老祭民之隱求卒之

瘼訓練撫綏各遂其樂衆方仰戴

寵召赫燦

聖衷悅懌

眷遇隆渥公預謀議言論精確公道古今湧泉出壑公操三

軍駕馭龍絡號令嚴肅老氣勇躍文武大將

宜存悼懼夫何一疾遽隔冥冥

當守悼惜遺愛縹緲紳隕淚如雨之零昔在南京亦友不

薄雅歌接應浮白大嘆慨想容輝宛然如昨痛茲永訣九原

不作遙望蜀城山川悠邈緘詞寄哀莫以清酌公其有知來

歆來格

祭曾學士文

劉球

嗚呼先生生其為吾廬陵幸矣沒其為吾廬陵之不幸耶

呼傷我痛私王國容汗陸瑒喜不甚者怒不暴加先生之
量汪然而莫覓其涯矣窮博探要造詣淵極為詞章益顯

而能先生之文章粹然而成一家矣歷試藝場如金出沙卒

占大魁發聞豪奢先生之卓冠乎科目而人皆仰其光華矣

時和景明朋良賓佳彈琴論茗酌酒對花先生之高懷雅度

脫然欲友風月而侶雲霞矣是以垂眷願於

三聖嘗望瞻於美夏官五轉而不出乎詞翰之林職兩兼而

所重乎官尹之亞使其才德之盡用歲年之少假則吾忠節

之名不得專美于有宋之朝而青原之山白鷺之渚將復增

光輝於今天之下吾廬陵之有先生譬猶瓊珠之出合浦而

清澄之淵廣行之水莫不倍其聲價也嗚呼傷哉鍾楚邦之

間氣蘊輔世之良資況際此文明之運而日就乎大亡之時

乃瘵疾而弗起倏與世而永違便

天子為之深惻朝之百辟皆相吊而歎歎雖荷少春官之贈

命厚祭葬之

恩私然青原白鷺於是乎失色而影響齊家乎忠節之祠則

吾廬陵之無先生譬猶梁木摧而刻山之節盡藻之稅將

為之維持嗚呼傷哉吾儕後手先生而出各叨一職于京師

自今而往雖欲發先生之言咲觀先生之容儀知不可得

得能不攸涕而發其無窮之恩哉故特致此清酌之奠而

之以蕪陋之辭外以為斯世之失斯文也內以為廬陵之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五十九 誄目錄

魏

曹子建一篇

潘安仁四篇

宋

顏延年二篇 謝希逸一篇

梁

江總持一篇

隋

陳子良一篇

唐

柳子厚一篇 李邕琳一篇

宋

劉跂一篇

元

吳立夫一篇

國朝

謝肅一篇 王禕一篇

徐一夔一篇

黃淮一篇

鄒緝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五十九 誄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五十九

在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燕銘馮厚校正

誄類

魏

王仲宣誄

曹子建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黑身神察詰人是時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髮中零存亡分流天遂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

之祚未肯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素漢會遭陽九炎光中聯世祖撥亂受禪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公自君二祖為尤為寵食台休哉宜崇崇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有揆惟公五典克從天爵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亦葉佐時之密朝政以治出臨初位庶績咸熙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疆記治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誄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闢棋局逞巧博奕惟晉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獨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湘窮志達居鄢行鮮振冠南嶽濯濯清川潛處蓬室不干世寵我公奮銳耀武南楚荆人咸違陳我講武君乃義發等夷高尚霸功收身赤宇期言既發謀天是與是與伊何靈民明德

投戈綽却稽顙漢北我公寔嘉美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
則勳則伊何勞謙舉已憂世忘私殊略車時乃著祭酒與軍
行止筭無遺策畫無失理我王建國百司傳人君以顯舉東
機省闕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
芳風騰藹嗟被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
路寔駭風但君侍華轡輝輝王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
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辭嗣孤嗣號
慟崩摧發軔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哀風興感
行雲徘徊將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舟
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
風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感夫子金石難磨人命靡常言
凶異制此騷之人孰先隕越何痛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

晉

夏侯常侍詩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掾賢良
方正徵為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中書郎南陽相家觀之
還頃之選為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期天子以為散騎常侍
從班荆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湛疾卒

原缺第三葉

悲滿懷逝矣嗚呼哀哉

楊荊州詩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以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戴
侯榮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夫太子建國諸侯之家選賢與
能政是以和周類尚父殷憑太阿矯矯楊侯晉之爪牙忠節
克明茂績惟嘉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有未華街
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身沒名垂
先哲所難行以魏彰德以述美敢託旒旌愛作斯詩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漢始伯喬氏出楊
侯奕世丕顯允迪大猷天賦漢德龍戰未分君祖考方事
之殷鳥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外朝策名委身舊蹟端塗騰
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篤生戴侯茂德繼期養我洪緒

金龜紫綬卷五十九

四

克構堂基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多才豐
藝擅記冷開目勝毫末心筆照琅草棘兼善尺牘必珍足不
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路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
璞發種臨軒作令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
惟此大理國之憲章若其任視民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
詳聽參臯呂稱侔子張改授農政于彼野王倉盈庾億國富
兵疆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用錫土宇庶
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絃魏氏順天聖皇受烈烈楊侯
實統禁戎司管關閭清我帝宮青惠不作穆如和風謂為黎
班命彌崇崇在滄海玄化未周消滄江以流蘇氏
武時惟楊侯賦詩哀哉嗚呼哀哉

備嘗席卷南極繼繼盡神謀不惑君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負執其功讓其力不既旋施為法受黜退守丘坐杜門不出游目典墳縱心儒術初初指紳并堂入室靡事不咨無疑不質徑行身窮心逸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子美家佐楚遺言城郭史魚諫衛以尸顯政伊君臨終不忘忠敬服休林墓念在朝廷朝達歌辭夕隕其命聖王嗟悼寵贈余極諡德來勳考終定諡羣辟勸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寮屬含門赴者同哀路人增歎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進九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承諱切怛涕淚霑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家有餘音嗚呼哀哉

揚仲武誄

文苑類選卷百五十九

五

揚經子仲武策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先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如父夫家而免諸難難戴侯康侯多所誦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往歲卒於德宮里喪服周次緇縵累月有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也不幸短命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伊子之先奕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名器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

機匪直也人邦家之

子之遊閔曾未亂髮如彼危根當此國衰德之休明靡不為弱冠冠流芳雋聲清勁鬱勇惟榮爾不惟存幼棄疎遠豐安履撰錄先訓俾無隕德舊文新藝向不才肄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獨乃今日慎終如始爾休爾如實任已親子猶父不得猶子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年實同厥心日具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世湮沈嗚呼哀哉寢疾彌留守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數數同生僕懷諸舅春蘭摧芳後其華判寶挺將剖于和舍方委權輿鑿摧柯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官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庭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不繼隨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觀遺文有造有為章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零于巾龜鑑既遠痛矣揚

文苑類選卷百五十九

六

馬汧督誄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東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雅部之內屬先父未弔而結之凶又肆通焉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驟生小利便有姓流亡頓於塗炭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宵遯至大略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行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僭竊更為既已覆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少衆據十雉之城羣凶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無亮而處負戶而汲

水石將盡蘇之竭多難絕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矧以
鐵鎖機關既絕而又不升為費陳焦之麥拂手而招之松用
能薪芻不費人畜取給背理傍起歷馬長鳴凶醜駭而疑懼
乃闕地而攻子命允俊墮官壘驍騎以偵之將穿城警作
因焚積火薰之潛出熾焉父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
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聖朝嗜武進以顯赫矧以
幢蓋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數數十斛考計吏兵
以損楚之辭陳之太將軍屢抗其疏曰數固守孤城獨當羣
寇以少禦眾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毅全城而雅州從事忌
敢勲效推極小疵非所以褒并元功宜解禁禁効假援詔書
遂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政忠勇果毅率勵有方固守孤城危

宋書卷五十九

逼獲濟雖以木加不幸矣亡朕用悼焉今進贈牙門將軍印
綬祠以少牢親而有靈嘉茲寵榮然繫士之誠其庸致思
乎若乃下吏之肆其嚙害則守如之徒如之欺善抑
亦賀首之辭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可以若是悲
夫昔樂丘之戰縣黃父御魚莊公馬騶敗績黃父曰他日未
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焉有流矢在白
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曰於
郡市手劍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之諫然則忠
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
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平舊史之全敢關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知知馬未易知馬位不重西戎稍夏乃奮其
有保此所職

守兵無加衛嵬不增樂安要羣狄豺虎競逐罪惡難階時
官寺齊萬施關震驚台司聲勢沸騰墮落熾熾旌電舒戈
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慘士女號天以泣靈參而於
負尸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積貫白
日猛烈秋霜殺威可厲懦夫危壯靈恩撫循寒士挾纓蠶蠶
大羊阻眾陵寡潛隊密攻九地之下慙窮城氣若無假昔
命懸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瞻偵以瓶壺刻以長壘
歸未見鋒火以起燭薰尸滿窟梧穴以飲木百圍竭其并空
虛矚然馬生傲若有餘勇梁為礪神松為獨守不之抵歷有
鳴駒哀建威身伏斧質愆烈將獲軍喪我釋我徒歸誅
我師以生易死噲克不二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研更化
為寇糧實賴夫子思慕彌長咸使有身致命知方我雖未學

宋書卷五十九

聞之前與十世有能表是族善思人愛樹甘棠勿剪勿斁乃老
子功深遠矣內達未具諱諱蓋勘孰是勲庸而不獲免猶哉
部司其心反側斷善害能醜正惡直牧人遠迺自公退食聞
穆鷹揚言不戰而勝爾爾大勞猶爾小利若莫開懷于何不至
慨慨馬生破敵高致發憤圖國汲而猶貶嗚呼哀哉安平出
奇破齊克克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所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
吝嫉拙之輩端傾倉可賞矧云私果狄諫可頒況曰家僕別
子雙龜賈以三水功存所城身死所獄凡爾同圖心焉摧割
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
贈乃牙其門司勳班爵亦非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
哀哉

宋

陽給事誄

顏延年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故寧遠司馬、懷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少稟忠貞，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值國禍存臻，王略中絕，獨當其衝。司允繼并騎，弩北逼，警洛列營，緣成相望，層層清遠。存其猛銳，志不遠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勦寇，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仇身飛鏃，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制義，以死殉節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懷陽太守陽瓚，清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

卷五十九

門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舊勳苟有，繫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末臣家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誄其辭曰：貞不常枯，義有必甄。庾父勤君，怨在登賢，苦吏致果，題子行間，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遂傳，惟邑及氏，自溫祖陽，孤續既降，晉族弗之，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恭猛沈毅，溫敏肅良，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駢駒，配服騶衡，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凶險埋阻，澶路蒼萊，朔馬東驚，朔風南埃，路無歸，有委骸帶圖，斯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甚懷彼危，臺在滑之垠，周衛之交，鄭隄是爭，昔惟華國，今實遺孤，結關負河，榮城金析，夜學和門，書局料敵，壓難時惟，陽生涼冬，氣助塞外，草衰邊矣，撫虞棄障，祀歲鳴驥，橫厲霜，為建，我河縣，傳我洛，驚擢成林，投

馬寶，世守不替，衝攻已，而禍烈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勉呼陽，烈烈，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遺體身終，鋒枯，嗚呼哀哉！黃父，頃節，管人是志，研，數貞，晉策，收記，皇上嘉悼，思存寵異，子以贈之言，登給事，號爵紀庸，恤孤表嗣，嗚呼，義士，沒有餘善，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

夫璿玉致美，不為地陞之寶，桂樹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自歟？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亮，禹錫，殊周，漢而餘世，浸遠光靈，不屬至使，青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看路同塵，轍塗殊

卷五十九

執者多矣。豈可以昭末，萬餘，餘彼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火，其寡處，言逾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并曰：「不任蒸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勤，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繼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於是乎遠，離，哇，常，疏為供，魚，菽之祭，繼約，結，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有詔徵著作，即補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具，默，福，應，嗚呼，叔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均允德，義貴賤，何等，焉若其寬，樂，今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懷，有合，焉，典，無，忍，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

節微士其詞曰物尚特生人固介之宜伊時適局云世及嗟
乎若士望古過集離此族族幾彼名級雖親之行至自非敦
然諾之信重於布言焉深簡練員夷粹溫而而能峻博而不
繁依世尚同競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然置豈若夫子因心
適事與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顯處微片壤推風孝性義養道
必懷邦人之東桑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度量難鈞
佳遠可限長卿乘官雅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賦詩歸
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彼流舊壘其宇寂林晨煙
暮靄香煦秋陰陳書輟卷置酒結琴瑟動便躬象貧病人
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延辭辭非直也明是惟道性
紆纏糾流真漢報施執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言 胡寧
斯義接信局鴻恩順何實年在中身疾難若疾視死如歸臨

卷五十九

山若吉藥劑弗當構祠非仙儀幽告終懷和長卑嗚呼哀哉
敬述靖節式尊遺占存不願豐後無求賸有計却聘輕衰薄
致遭壤以穿旋葬而空嗚呼哀哉際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
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園和舍實盡書想非舟非駕念
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閔哲人春時布在前載
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慨然中言而發道乘連元迂風先
履身才非實榮聲有歇教音永矣誰愆余聞嗚呼哀哉仁焉
而終智焉而斃然幾既設展禽亦逝其往先生同塵往世旌
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宋孝武皇帝紀詩

謝希逸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乙亥帝崩於含嘉殿紀卿懷德

掩而遂之云不重陽而望風嗚呼哀哉天癘力降王姬下
相蕭雅於此受降國於炎叔之傷家與實而之終成朕
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鍾萬其辭曰玄丘煙煇璽降芬高唐
洪雨巫山鬱雲誕發蘭儀光啓玉座望月方燭瞻星比婺毓
德素里棲景宸軒處麗絲綸出想頻繁情詩道稱圖照言
翼訓似帷寶軌亮門綢繆史館容與經開陳風緝藻臨分
微清蕤蕤數撫律窮機躊躇冬愛悵秋睥睨展如之華寔邦
之授敬勳顯陽肅恭崇憲奉榮維約承慈以選連下正和臨
朋道怨非靈集社慶謁迎祥星璣瑞雲市女金相聯跼齊類
接焉均芳以藩以牧燭代輝梁親卿書氣觀臺告樓八頌局
和六祈縹緲徘徊總威容聲雅變杜掩綵瑞光收華紫禁嗚呼
哀哉惟軒夕改軒輅展遷離宮天運別殿寧懸靈衣虛襲組

卷五十九

帳空煙巾見餘軸更有遺絃嗚呼哀哉後氣翔兮慶羅紃白
露凝兮歲拾蘭庭樹驚兮中惟響金鉤暖兮玉座寒純孝輝
其俱毀共氣摧其同藥仰昊天之恩報怨凱風之徒榮茫昧
與善版寥餘慶慶後過于哀棘實滅性世覆泮華國虛瑞令嗚
呼哀哉題陵既肅龜筮既厝陪撤兩奠延引雙輜維慕維愛
曰子曰身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曼崇徽章而出哀同
照殊策而去城闕嗚呼哀哉經建春而右轉循閭闔而迴
旌委轡飛龍飛龍凌遲於步錯楚挽於槐風唱騷蕭於松
霧涉姑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展輶解鳳曉
咸金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重福閣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
深銷神躬二壤未散靈魄於天鴻靈乘氣芳蘭馭風德有
兮聲無窮嗚呼哀哉

梁故度支使書陳元諫

君諱義字師卿吳人也祖惠徽宋車騎府法曹行參軍
揚州別駕齊永元紹曆蕭道光謀反伏誅開以州職見奪
絳其日并命忠孝之道萃此一門義時年十四號喪殆然
衣蔬食終于身世起家著作佐郎出為永寧縣令累遷
王廬陵王法曹外兵記室入為太子洗馬掌管記中書舍人
管記如故為丹陽王參軍遷太子庶子掌管記揚州治中太子
家令領國子博士日記如故丁母憂夫人憂廬卒墓所服闋
又徙家令轉中庶子並掌管記遷中散大夫金華宮家令出
為都陽內史除尚書吏部郎秘書監領揚州大中正度支尚
書太清二年三月京師傾覆拜竄亦還鄉吳民陸黷起義兵

文獻卷百五十九
十三

攻郡擾攘之際憂憤而然春秋七十有二余避世河嶺暫之吳國石舍不容千里魚鱗陸公國士之眷惠好之深朝同衾涕夕共瓢飲契闊晤言流連晦朔日月逝矣懷古何忘賸衰能誅父願搖筆時事也還不遑別萬葉李適越未跋干戈世入仕累為物所役抒軸於懷四十餘載隋開皇九年於長安致仕懸車已洎薪水幾何但東海成田南冠永訣紫蓬山更從空想吹笛之哀馬角徒生絕望通波之水嗚呼哀哉攬涕拭觚乃為誄曰嬌苗碩茂光裔繁昌賓門穆穆然仕婦人食米命氏遐哉陸鄉四岳臺省八辟賢良分柯振華今聞令望玄猷朱韞翠弁金璫流聲世祀列讚祠堂別帶貞烈志存名教捐生徇主知死不撓暉映泉壤痛此忠孝於蹕天子積愆累

登前朝一之志。山陰書洛市。強學待問。問身為已結髮。濯纓登朝入仕。昇。逸驥逐日千里。死。宛長離。陵江迅起。托棘栖鳳。化行乳雉。平臺累陟。石崩。雙嶺陰伏。不藉芬綠。自理倚席。無譏。削胃子。驥足時務。俊民斯俟。秋實。選能。春華。備美。思媚。儲戶。遊息。求華。書記。策。擢。爵。命。增加。彈。基。擊。筑。沉。李。博。瓜。追。隨。飛。蓋。待。從。咆。笳。二儀。迴。輻。四。氣。淹。賒。離。景。遽。沉。前。星。奄。滅。撫。已。惟。舊。懷。恩。守。節。皆。推。故。臣。攀。號。聲。并。登。高。能。賦。大夫。孰。列。金。華。式。肇。更。奉。清。切。脩。竹。貞。松。含。霜。抱。雪。下。車。軒。日。求。廣。康。時。辰。坐。嘯。朗。夜。卧。波。懸。魚。化。靜。佩。擯。去。思。廣。弘。條。教。精。察。毫。釐。並。選。搜。揚。操。刀。密。勿。不。素。未。紫。傍。無。請。謁。秘。署。卑。付。人。起。忽。延。閣。細。素。校。文。遺。闕。上。妙。銘。製。譽。成。著。月。厲。行。微。序。誰。作。簡。才。讓。珠。不。拜。賜。劍。恩。來。而。白。俞。往。爾。行。義。該。金城。失。險。玉。弩。流。失。年。臻。几。杖。病。息。草。不。世。故。天。掬。臣。悲。主。辱。露。盡。朝。陽。風。驚。夜。燭。黃。鶴。超。遙。白。駒。促。事。迫。歸。魂。依然。塔。足。悠悠。世。路。辛。苦。艱。虞。尋。戈。滿。道。暴。骨。交。衢。家。無。半。菽。地。絕。飛。芻。念。君。桑。梓。零。落。凋。枯。傷。君。井。邑。哀。峙。岨。喪。亂。絕。卜。葵。在。荒。蕪。樓。空。故。友。拋。擲。遺。孤。臨。穴。外。悲。撫。相。窮。途。嗚。呼。哀。哉。為。善。宜。懼。脩。名。難。假。德。履。中。和。道。周。雅。不。朽。之。迹。非。謂。泉。下。疊。清。名。冷。冷。獨。獨。嗚。呼。哀。哉。

隋新城郡東曹掾蕭平仲誄

隋新城郡東曹掾蕭平仲誄
陳子良

鄱陽嗣王之孫定襄侯之弟五子也派清瀾於天潢分焉
於若木君降生昂宿挺質璋孝友溫恭仁慈亮有其形
而雅其神俊而明耽思研精衆藝盡人間之能事極天
下之奇才江雅貴遊獨稱領袖故可以坐觀鵞鴈俯拾
至如南山為志不能北面事人詩書自娛耻與絳灌等
有陳失馭西遷于隋而元第十人白眉斯在棠棣之詠
姜肱君子義之高其行也屬皇朝有道咸序播紳乃拜
員外郎東宮學士冀州司法參軍禮部員外郎新城郡
從班列也君莅政能官威嚴肅肅而在遺愛言成範至
綏綏之士草萊之客莫不聆嘉聲而雲萃德音而風趨
膺曩統指模王商昔稱賢智方之蔑如也適應入踐常
補台司如何靈祇藏我明哲春秋五十有五歲九年二
月十五日卒於新城郡之官舍嗚呼哀哉

十五日卒於新城郡之官舍嗚呼哀哉與夫子頗有親連
少敦莫逆既同羈旅滿室綢繆非無隙機之書尚有鍾儀之
操誰謂吉士奄茲際野遂至盛年何晚促之如此也嗚呼哀
哉昔之絕絃軫歎蘭室傷心余雖謝古人寧不悽愴是知身
及名存寔由著述既復故人景行何能派之敵以聞見乃作
誄曰

嗚呼哀哉學若高祖之流德德伴五帝道冠有王赤眉作
梗黃屋云亡有子之孫君之顯者耻為委質在行
既高居賓壇之尊生入之之盛日儀形信典聲名本實機
神電舉雅調之生也嗚呼哀哉與夫子頗有親連
少敦莫逆既同羈旅滿室綢繆非無隙機之書尚有鍾儀之
操誰謂吉士奄茲際野遂至盛年何晚促之如此也嗚呼哀
哉昔之絕絃軫歎蘭室傷心余雖謝古人寧不悽愴是知身
及名存寔由著述既復故人景行何能派之敵以聞見乃作
誄曰

隱弟兄第十人義聲咸布爰降綸綍特預銓衡龍樓振藻司
冠馳名俄居郎署昇朝擅美舍之進奏書禮水祀抑抑威儀
彬彬文史渟水既臨鄭城是面相如知傷事心惟戰周震善
政潘岳能官企彼前哲顧已非難余之望人君之從妹加以
篤款煩蒙提誨銘之在心設齒唯佩契開關隴連翩翼代余
任主簿眉山之川亟會裴君兼遇名賢花朝月夜置酒題篇
近之新城暫中累日謂君積善永保元吉不言別後忽嬰斯
疾如何清輝奄辭蘭室嗚呼哀哉承諸懿懃聞喪慟泣前悲
未盡後哀仍集白馬不追素車安及悲人世兮太促歎死生
子異路玄壤真難窮黃泉寂寂易易暮客位空而聚塵書墓
掩而生靈嗟古人兮神交念往哲兮虛通淚有竭兮心尚感
聲有止而哀無窮宿草衰兮凝秋露白楊慘兮生悲風痛遊
魂兮哀哉

魂兮哀哉
魂兮哀哉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
十四日薨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在仁惟其能可用
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其君由
道州以陟為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
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于神兩而歸余居永州在二
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北南舟楫之下上必吟嗚呼哀哉聞于
古而觀于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
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求
嗚呼君之文章宜端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

謂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
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甚重君使幸得出其什二
三巍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為第三品宜
得謚於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私為之諫以志其行其詞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繫其儀冠仁服義千櫓書
詩忠貞繼佩智勇承恭騰騰商周克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
余欺鬼神不怒妖孽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
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胙爾國維師元聖周以降德
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愛耀其
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感君達其道卓為孔直聖人有心由我
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公舒文以冀宣于事業與
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于禮司奮筆登章決科聯中
休問用張翼備有氏錯綜逾光超都諫列屬皂其裴帝珠爾
能人朕其智戒悔厥禍欵邇來侍盛選邦良難予始使君登
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壖皇威以致來總制賜甲茲即吏制
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朕奏辭云能備
君自他曹載出其技筆削自任羣儒華議正即司刑邦憲為
貳紀佞肅邪誦諫具畏遠選于道民服付焉恩疎若斯賜
如還實閉其閣而撫于家載其愉樂申以賜賦無吏迫威
不刊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華絲繭外邑我君其多始富中
我忝之華既字其畜亦藝其藝鼓斯屏公言其律既呼
教與良廢邪若績既成王用興嗟陳子微瀟言其律既呼
南竭詭詭北溢敗吏悍民先聲如失通租隱役歸誠自出
乃逸惟昔舉善盜弁于隣今我與仁化為事人

父慈而心以仁胡惟辭律既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胙爾國維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愛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感君達其道卓為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公舒文以冀宣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于禮司奮筆登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翼備有氏錯綜逾光超都諫列屬皂其裴帝珠爾能人朕其智戒悔厥禍欵邇來侍盛選邦良難予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壖皇威以致來總制賜甲茲即吏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朕奏辭云能備君自他曹載出其技筆削自任羣儒華議正即司刑邦憲為貳紀佞肅邪誦諫具畏遠選于道民服付焉恩疎若斯賜如還實閉其閣而撫于家載其愉樂申以賜賦無吏迫威不刊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華絲繭外邑我君其多始富中我忝之華既字其畜亦藝其藝鼓斯屏公言其律既呼教與良廢邪若績既成王用興嗟陳子微瀟言其律既呼南竭詭詭北溢敗吏悍民先聲如失通租隱役歸誠自出乃逸惟昔舉善盜弁于隣今我與仁化為事人

乃或嗚呼哀哉廢不食藏無積蓄為厚族姻外賄賈客恒是懸聲運義易貴僅無凶服葬非其時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與希聖為德志存致君矣詠唐虞揭茲日月以耀群愚疑生所悖怒起特殊齒舌噉噉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悲言同數倍王之罪窮以祿符秩在三品宜證王都諸生舉吏尚擁良圖微夫若懷愚行陳謬是旌是告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德先生誄 李選政

或問曰德先生者奚氏余曰南陽張姓有略其名維之其字也或曰與古誰倫可選七十子乎余曰七十子或賢或恒人方於賢原思與不齊比也或曰大哉余曰七十子親聖人之道者也維之追聖人之道者七十子得聖人種畛之際維之得聖人衣冠之潤而使獲觀聖人則麟差耕雅也或曰何咎而替余曰聖賢皆時故春秋之亂莊新惡義左丘明卜商皆替聖如夫子失司冠饑於陳蔡忠如長私謀尊王室而我死君子道消故仁賢窮維之鄰道言無歸擇亦以德間與維之同病不幸二子不以病為食不喪中明者也或曰夫如是得無誄之余誄之曰

神胡病後之人而奪先生隱隱哀夫人德甫余將嗜况

宋 王升之諱 劉政

維政和二年五月壬戌鉅野王君升之卒于京師七月丙辰

於此解州人所厚善皆曾與孤兒孟博出臨終書二條
遺余言岷不幸病且死妻弱不肖儲蓄獨資攻亦復病拘齋
然壁立則是形癯休文華帶計月有餘幼女絮帽當暑不除
乳石降下麻粥充虛長為散人燕以全軀云胡遠行旅舍
拘沉病頓劇顛倒醫巫東野後事者推遺書言無他人顧以
屬余嗚呼哀哉壯心方摧頹白日方須臾求達方昭代不
子幽壙大暮方何晨冥行方空居廢婦方嗷嗷幼子方嗷
誰與方晤歌痛狂方憂題謂君方非存君墨方猶濡謂君
非亡君墨方誰廬折芳馨方素華湛玉瀝方清醕况思君
不見攬涕淚方歎歎嗚呼哀哉幾物化之徂遷慨有生之迷
途何神爽之泰定臨驚懼而弗渝遵先志於先丘焉幽憤於
素撫庶無憾於遺託君亦不昧夫所知

文淵閣書卷五十九 十九

元

嚴陵馬君仲珙父誄

吳立夫

維元統二年月日嚴陵馬君仲珙父卒家凡歷六朝始克乘
于新亭里先人墓側我二三子追愍其遺行之不昭於時乃
作茲誄用相其哀誄曰

於數馬君厥姓維嚴是曰造父於趙城趙之既王者也善
兵爰邑馬服開國扶卿世降支劉北州籍名獲介威里融振
儒聲遐馬鉅唐重鎮治經邦揚英朝綏撫節旌懷德苗胤何
代弗榮播爾宗譜百世一尊
榮科騰英嚴歷州縣就世
從順油明廷聘

五白如錦 史昭六經卓有根

老傳後先 非經 史昭六經卓有根

建德觀百 非經 史昭六經卓有根

城否薄海內外華戎 史昭六經卓有根

別邪故我常謂多君謂道 史昭六經卓有根

蔚為秀士立辭摘藻聞者 史昭六經卓有根

欲弗據要路細爾祖德 史昭六經卓有根

大開百即充賦匪閭伊 史昭六經卓有根

馬風雨散若雲霧就玉 史昭六經卓有根

惜哉數奇得此遲暮誰 史昭六經卓有根

煙對人皆傳顯我獨傳 史昭六經卓有根

寂無聲千載一朝昇彼 史昭六經卓有根

孰儲爾神何言何默既 史昭六經卓有根

學使爾有聞焉蓋爾不 史昭六經卓有根

無生官漠自然我問元 史昭六經卓有根

家者壽智勇則顯卑污 史昭六經卓有根

劉書損斥厥有誡言念 史昭六經卓有根

攀蓋子驪州曾奉顏色 史昭六經卓有根

年德我心爾諧略我儀 史昭六經卓有根

茲社席陳薦酒肴翻倒 史昭六經卓有根

又不我即我郎于西遇 史昭六經卓有根

地我覆我翼曾是茲秋 史昭六經卓有根

陰再彼義著厥故文何 史昭六經卓有根

觀述作欣然得意... 此尤思目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再三王績白

冬正續書

杜之松

辱書知不降顧歎... 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

冬正續書

杜之松

弄誠是樂也此其... 知聞杜之松白

上吏部書

路賓王

四月一日武功... 執事易曰書不書言言不書

亦窮其瑜以吾於世寧可久居維今之別載見莫必焉... 誄

衛處士誄

王棉

維至正十四年四月九日華亭衛處士諸德嘉字立禮卒... 家眉其淑質有溫恭之德有周通之才而重自操閑不樂仕

冬正續書

杜之松

廷初左丞相公嘗見推擇... 處士生既既有爵位設若無以振其幽為善之徒將曷知

衛以國氏其宗蟬聯華亭之支由汴來遷始遷伊誰自宋建... 祿益延別駕永嘉仍有譽聞彷彿承之宜賢是生

徐慶之歸猶歎士毓秀名門厚質岐嶷淑資粹醇六藝
書百氏之言咀其英華闢其根源旁搜博覽既肆以幽不託
詞章巧為雕鑿及諸其身厥德乃完內芳以正敬而能嚴外
和而周弗徇以偏無瑕之玉匪刻匪削至和之音不遠不遠
推之于家有倫祭然孝以事親敬以奉先晨昏溫清時其旨
甘歲時祭祀哀思致虔夫婦之際閨門之間肅焉如賓執禮
不愆友于二季其愛恩鞠育從子教之成人益廣厥施以
誌宗姻又推于鄉惠澤維均進時雍肅大札大侵不遺餘力
以恤厄難揚乎其義藹乎其仁仁風義聲洋洋以傳播于邇
邦薰襲里閭維是勳士維德之純挺身操行勉勉循循不愧
于天無憚于心萬室之邑同仰觀瞻脉如著龜如邦之翰墨
類所依謂將百年像其論亡孰不痛酸嗚呼哀哉君子之德

文淵閣書卷五十九 二十二

自昔為難而況于今俗偷益優考毗成習奪利攘權不有君
子孰矯而敦嗚呼處士三代之民今則已矣休微局派詠行
謀謚古道所尊私述便獎我言用陳凡百同志尚鑒斯文

黃勳士誄

徐一夔

至正十二年十月處士暨陽黃先生諱禮字子敬年九十卒
既葬于湖州化城之原其子濟辱與余游乃據其行實而為
之誄誄曰

維黃之出肇于軒轅其後有國江漢之濱至於春秋助齊有
勳有熊疾之覆其宗種散處湖湘族類雖多爰至東京光大
而文憲賢視顏者孝視靈璣位三公現悟紀辭亦有允也
黨錮究其本碣碣其源渾渾至宋叔世有提刑君有德有烈
皂蓋朱幡維此提刑其產則閩其來于越則仲子斯實家

祖始為處人處士之生端一靖瀟詩書為宅禮義為垣云如
不流遺值不辰求科託錄海寓揚塵歎其所有靡途可適欲
嚮其身肩養老親乃棄軀翰刀筆是循慶吏之汗擗儒之仁
以濟時艱非志所存雖盡其施而裕後昆是有令子學富行
純西泠吳興克昌其門有田有廬以奉晨昏處士婆娑九十
其春德與齒隆而位弗臻此示於物翼足惟均達人知足抑
又何云惟古之道謚實行因無位有號亦誼之數我實小子
不敢瀆陳累行布辭告于多聞嗚呼處士有永其芳

苦節先生沈君誄

黃淮

維洪武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雲間途掖之士沈君翼之卒
後十二年始克棄事其友饒慶餘輩咸謂君秉忠孝之誠煎
清苦之行援古貞履恭肅例私謚苦節而尊稱曰先生於法
有誄缺而弗作聞因乃于翰林學士度春坊庶子蔡示余蓋
表爰振茂實以補其遺辭曰

制行似先惟忠惟孝大節靡渝厥德允蹈我思若人系出姬
周食采于沈昭李始侯派別支分殊方異處雲間落村莫究
端緒迨于宋元隱德用光含英飲華樹我宗枋爰有竹庭薄
發試吏犴獄是司弗求弗伎酌情灑法雪冤疏滯報施率章
用生賢嗣賢嗣伊何頤敏尚志厥名為易異之其季余聞師
訓忠孝兼致為之在我非由外至拳拳服膺罔敢或貳出遊
淮左為親而仕元政日蹙群雄鼎沸憂心孔疚食不甘味自
淮涉河至于宋衛進謁元戎投策獻計波瑛齊門取舍則異
歟裳宵征慨然長嘯南望楚庭關道梗莫通羣羊觸藩進退局
從仲尼有云君子固窮而道不墮求其可與明辯道授徒與

時逢 大明覺天群陰銷蝕... 觀顏悅懌... 子慈苑罔給... 炳煥州司文... 門謝客修辭... 仁者必壽... 惠祀典具... 曰苦節士... 神其聽之... 蒙庵先生...

蒙庵先生羅養蒙錄

鄒穎

蒙庵先生羅氏諱以明字養蒙年八十有六以永樂十年十一月某日疾終于家其仲子翰亦備撰文敬聞訃而歸將擇

日以葬而求銘於當世之名士大夫予以辨曲未學仰先生之德而嘉其壽考為進考其行以誌之曰

翁惟羅氏系自豫章在宋中葉遷于印岡支胤再分遂居同江大經應雷進士騰芳儒業相承奕世有光嗟惟先生夙有令望幼而穎敏長勤義方兵難中罹幸脫擒擄以學以耕以復其常絃誦詠吟放行江鄉篤于事親誠孝是將挾策出仕思親弗忘母病方殆宵馳于行神人來導告以其祥親疾既愈竟保無殃晚歲優游樂只鄉邦獨享高年髮白顏蒼葛巾藜杖山水相羊歌詠

聖世以樂壽康教子育孫獲杜孔城邑使致醜鄉飲拜觴大賓之位尊于序庫亦有令子科名擅場步武金門登于玉堂先生耄艾登喜壽有年伊邇實期無疆云胡大終星隕其

芒陽呼哀哉惟辨之... 祖武世德逾長詢行... 舉嘉名陳此諫章庶幾後人仰止無央

又翰題贈大成卷百五十九

今卷題贈卷百五十九

二十六

詞類選大成卷第百六十詞調目錄

陳

後主 一首

唐

李後主四首 李太白二首 溫飛卿二首 韋端已一首

宋

范希文一首 歐陽永叔一首 宋子京一首 王介甫二首

晏同叔一首 蘇子瞻五首 黃魯直二首 呂居仁一首

秦少游二首 朱希真三首 陳瑩中一首 周美成四首

汪彥章一首 辛幼安六首 韓無咎一首 沈會宗一首

張子野一首 李王一首 曾純甫一首 康伯可一首

朱仲晦三首 易方祥一首 俞允成

元

趙子昂四首 虞伯生一首 張弘範三首 蒲持之一首

曹士開二首

國朝

楊基八首 梁寅四首 張徹二首 梁鉉二首

趙景祐二首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六十詞調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六十

韋中書李伯璵約軒

紀善慈路馮厚校正

詞調類

陳

秋霽 後主

虹影侵階下兩歇長空萬里凝碧孤鶯高飛落霞相映迷狀
水鄉秋色黯然望極動水無限愁如織又聽得雲外數聲新
鴈正嘹唳○當此暗想畫閣輕拋杳然殊無音信漏聲
稀銀屏冷落那堪殘月照窓白衣帶漸寬猶阻隔此情苦
除非宋玉風流共懷傷感有誰知得

唐

浪淘沙 李後主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暖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
一餉貪歡○獨白莫凭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
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阮郎歸

東風吹水日猶山春來長是閑落蕊狼籍酒闌珊笙歌醉夢
間○春睡覺晚粧殘無人整鬢留連光景惜朱顏黃昏人
倚欄

玉樓春

晚粧初了明肌雪新綠嬌嫩魚貫列笙簫吹斷水雲閣重按
琵琶歌遍徹○翠幕深中春夢香醉拍蘭干情未切歸時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菩薩蠻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回程。長亭連短亭。

憶秦娥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霸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玉樓春

溫飛卿

家臨長信往來道。乳燕雙飛。拂煙草。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曉春雞報。籠中嬌鳥。暖猶睡。簾外落花閑不掃。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容顏鏡中老。

更漏子

玉杵香。紅蠟淚。偏照五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長衾枕寒。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一聲。空階滿到明。

小重山

常端已

一閉昭陽春又春。夜寒宮漏永。夢君恩。思陳事。暗銷魂。羅衣濕淚痕。吹吹隔重關。遠庭芳草綠。倚長門。萬般惆悵。何誰論。願情立。宮殿欲黃昏。

漁家傲

范希文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浪淘沙

歐陽永叔

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垂楊紫陌洛城東。總是當年攜手處。遊遍芳叢。聚散苦匆匆。此恨無窮。今年花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

錦纏道

宋子京

燕子呢喃。景色正韶。東園初。萬花如綺。海棠未落。鶯聲初。透柳展宮眉。翠拂行人首。向郊原踏青。恣歌携手。醉醺醺。尚尋芳酒。問牧童。遙指孤村。道杏花深處。那裏人家有。

桂枝香

王介甫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瀟瀟瀟瀟。江以練。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殘陽裏。背西風。酒旗斜矗。綠絲。白雲淡。星河驚起。圖畫難足。念自昔。豪華競逐。恨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綠。至今商女。時。尚歌後庭遺曲。

漁家傲

春意

平岸小橋千嶂抱。揉藍一水。縈花草。茅屋數間。窻窻窺塵不到。時。自有春風掃。○午枕覺來聞語鳥。歌眠似聽朝雞早。忽憶故人今總老。貪夢好。茫茫忘了邯鄲道。

玉樓春

晏同叔

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

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

水調歌頭

蘇子瞻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南鄉子

霜降水痕收。殘照碧鄰。露寒洲渚。酒力漸消。風力軟。颺。破帽多情却戀頭。詩酒若為酬。但把清樽。斷送秋光。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

念奴嬌

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蝶戀花

春事闌珊芳草歇。客裏風光。又過清明節。小院黃昏人意別。落紅處處啼鶯。咫尺江山分楚越。目斷魂銷。應是音塵絕。夢破五更心欲折。角聲吹落梅花月。

滿庭芳

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趁閒身未老。儻教戰。尋身錄。得百餘。聚散教幾。三萬六

千場。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千相妨。又何須抵死。說。論長。幸對清風皎月。苔茵展。雲幙高張。江南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

水調歌頭

黃魯直

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數。花上有黃鸝。我欲穿花尋路。直入白雲深處。浩氣展虹霓。祇恐花深裏。紅露濕人衣。坐白石。歌玉樹。拂金徽。謫仙何處無人伴。我白螺。我為靈芝仙。草不為朱唇丹臉。長。爾亦何為。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歸。

瑞鶴仙

環滁皆山也。望蔚然深秀。琅邪山也。山行六七里。有翼然泉上。醉翁亭也。翁之意也。得之心。寓之酒也。更野芳佳木。風高石出。景無窮也。游也。山肴野蔌。酒洌泉香。沸觥籌也。太守醉也。誼誼衆賓歡也。况宴之樂。非絲非竹。太守樂其樂也。問當時太守謂誰。醉翁是也。

西江月

斷送一生唯有。破除萬事無過。遠山橫黛蘸秋波。不飲傍人笑我。花病等閒瘦弱。春愁沒處遮攔。五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斜人散。

滿江紅

東里先生家何在。山陰溪曲。對一川平野。數椽茅屋。昨夜聞頭新雨。過門前流水清如玉。抱小橋。回合柳。參天搖新綠。疎籬下。叢菊。露簷外。蕭蕭竹。嘆古今。分得失。是非榮辱。信人

滿江紅

呂居仁

生歸去。好世間萬事。何時足。問此。有春醞酒。何如今朝熟。

蝶戀花 舊世

秦少游

鍾送黃鸝報曉曉。曉曉相催。世事何時了。萬苦千愁人自老。春來依舊生芳草。○忙處人多閑處少。閑處光陰。幾箇人知道。上小樓雲香香。天涯一點青山小。

千秋歲

初邊沙外城郭輕寒。影亂鶯聲碎。飄零疎酒盞。離別寬。水帶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惜昔西池會。鶯鶯同飛蓋。雙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顏改。春去也。落紅萬點愁如海。

西江月

朱希真

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不須計較苦勞心。萬事元來有命。○幸遇三杯酒美。逢一朶花新。片時歡笑且相親。明日陰晴未定。

孤鸞 早梅

日陰晴未定。

天然標格是小。萼堆紅。芳姿疑白。淡貯新粧。淺點壽陽宮額。東君想留厚意。倩年。與傳消息。昨夜前村雪裏。有一枝先拆。○念故人何處。水雲隔。縱驛使相逢。難寄春色。試問丹青。是怎生描得。曉來一番雨過。更那堪。數聲鶯啭。歸去和羹未晚。勸行人休摘。

青玉案

陳亮中

碧雲黯淡同雲繞。漸枕上。風聲峭。明透紗牕天欲曉。珠簾纔捲。美人驚報。一夜青山老。○使君命客金尊倒。正千里。瓊瑤未。經掃。欲壓江梅春信早。十分農事滿城和。氣管取來年好。

水龍吟

周美成

素肌應怯餘寒。艷陽占盡青羌地。樊川照日。靈關遮路。殘紅欲避。傳火樓臺。妬花風雨。長門深閉。亞簾攏半。濕一枝在手。偏勾引。得黃昏淚。○別有風前月底。布繁英。滿園歌吹。朱鉛退盡。潘妃却酒。脂君乍起。雪浪翻空。粉裳縞夜。不成春意。恨玉容。不見瓊英。護好與何人比。

渡江雲

晴嵐低楚甸。暖回鴈翼。陣勢起平沙。驟驚春在眼。借問何時。委曲到山家。塗香暈色。盛粉飾爭作妍華。千萬絲。陌頭楊柳。漸可藏鴉。○堪嗟清江東注。盡舸西流。指長安。日下愁宴。關風翻旗尾。潮濺烏紗。今朝正對。初弦月。傍水驛。深艤兼葭。沉恨處。時時自剔燈花。

玉燭新

溪源新蠟。後見數朵江梅。剪裁初就。暈酥破玉芳英嫩。故把春心輕漏。前村昨夜。想弄月黃昏時候。孤岸峭。疎影橫斜。淡香暗沾襟袖。○尊前賦與多才。問嶺外風光。故人知否。陽關謾闌。終不似。照水一枝清瘦。風嬌雨秀。好亂挿繁枝。盈首須信。道羌管無情。看春又奏。

玲瓏四犯

攬李天桃。是舊日潘郎親。試春艷。自別河陽。長負露房煙臉。憔悴鬢點。吳霜念想。夢魂飛亂。嘆畫欄玉砌都換。纔始有綠重見。○夜深偷展香羅薦。暗窓前。醉眠葱青。浮花浪蕊都相識。誰更曾擡眼。休問舊色舊香。但認取芳心一點。又片時一陣風雨。惡吹分散。

點絳脣

汪彥章

新月始。夜寒江靜山。嶺斗起來。樓首梅影橫。慙慙。○好。霜天開却傳。玉手。君知否。亂鴉啼後。嶺與濃如酒。

蝶戀花 元日立春

辛幼安

誰向曉窗簾綠。勝整韶華。爭上春風鬢。往日不堪重記省。為花長抱新春恨。○春未來時。先借問。脫恨開遲早。又飄零。近今歲花期消息定。只愁風雨無憑準。

沁園春 退閒

三徑初成。鶴怨猿驚。稼軒未來。甚雲山自許。平生意氣。衣冠人笑。抵死塵埃。意倦。還更身閑。要早。豈為尊羹醢。秋江上看驚鴻。鴈避駭浪。船回。○東岡更甚。茅齋好。都把軒窗臨水開。要小舟行釣。先應種柳。疎籬護竹。莫礙觀梅。秋菊堪餐。春蘭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吟久。怕君恩未許。此意徘徊。

祝英臺近 春脫

寶釵分。桃葉渡。煙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點點。飛紅都無人管。倩誰喚。流鶯聲住。○發這觀。試把花卜歸期。縱簪又重。數羅帳。燈昏。更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又不解帶將愁去。

醉江月 春恨

野棠花落。又匆匆。過了清明時節。刻地東風欺。客夢一枕。屏寒怯。曲岸持觴。垂楊立馬。此地曾經別。樓空人去。舊遊飛燕歸說。○聞道綺陌東頭。行人曾見。簾底纖纖。月。舊恨春江流不盡。新恨雲山千疊。料得明朝。尊前重見。鏡裏花難折也。應驚問。近來多少華髮。

摸魚兒 春晚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只有殷勤。畫簾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妬。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王環飛燕皆塵土。開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鵲橋仙 春行即事

著意尋春。懶便回。何如信步。兩三盃山。繞好處。行還倦。詩未成時。雨早催。○攬竹枝。更芒鞋。朱粉。野蒿開。誰家寒食。歸寧女。笑語柔桑陌上。來。

水調歌頭

韓無咎

今日我重九。莫負菊花開。試尋高處。攜手躡屐上崔嵬。放目蒼崖萬仞。雲護曉霜成陣。知我興君未。古寺倚脩竹。飛欄絕纖埃。○笑談閒。風滿座。酒盈杯。仙人跨海。休問隨處蓬萊。落日平原。西望。數角秋深。悲壯戲馬。但荒臺。細把茱萸看。一醉且徘徊。

天仙子

沈會宗

景物因人成勝。驟滿目。更無塵。可碍等閒簾幙小。關千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開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派。流水白雲長自在。

燕春臺

張子野

麗日千門。紫煙雙闕。瑤林又報春回。殿閣風微。當時云燕還來。五侯池館。屏開。芳菲未走。馬重簾。人語轉。車轍遠。近輕雷。○雕觴霞滌。醉幙雲飛。楚腰舞柳。宮面粧梅。金猊夜暖。羅帶。

衣暗裏香煤洞府人歸笙歌燈火樓臺下蓬萊猶有花上丁
清影徘徊

賀新郎

李王

篆縷銷金鼎醉沉庭陰轉午庭堂人靜芳草主孫知何處
惟有楊花糝玉枕驚春醒簾外殘紅春已透鎮無聊
帶酒厭病亂未快整○江南舊事休重省過天涯尋
消問息斷鴻難倩月兩西樓憑欄久依舊歸期未定又只恐
餅沉金井嘶騎不來銀燭暗枉教人立盡梧桐影誰伴我對
寫鏡

金人捧露盤

曾純甫

記神京繁華地舊游蹤正御溝春水溶々平康巷陌綉鞍金
勒躍青驄解衣沽酒醉絃管柳綠花紅○到如今餘霜鬢嗟

文淵閣進卷百六十一

前事夢魂中但寒煙滿目飛蓬離欄玉砌空餘三十六商宮
塞笳驚楚暮天鴈寂寞東風

風入松

康伯可

一宵風雨送春歸綠暗紅稀登樓整日無人到與誰同撚花
枝門外舊梅開也枝頭梅子酸時○玉人應是教歸期翠斂
愁眉塞鴻不到雙魚遠嘆樓前流水難西新恨欲題紅葉東
風滿院花飛

次袁機仲韻水調歌頭

朱仲晦

長記與君別丹鳳九重城歸未故里愁思悵望渺難平今夕
不知何夕得共寒潭烟艇一笑俯空明有酒徑須醉身身夢
闌情尋梅去疎竹外一枝橫與君吟弄風月端不負平生何
處東塵不到有箇江天如許爭肯換浮名只恐買山隱却夢

鍊丹成

用傅安道和朱希真梅詞韻

臨風一笑問群芳誰是真香純白獨立無朋算只有姑射山
頭仙客絕艷誰憐貞心自保與塵緣隔天然殊勝不關風
露冰雪○應笑俗李儋桃無言翻引得蜂蝶爭似黃昏
閑弄影清淺一溪霜月畫角吹殘瑤臺夢直下成休歇綠
陰青子莫教容易披折

陸括杜牧之齊山詩作水調歌頭

迥水浸雲影鳴榔欲雨飛揚聲客倚欄望翠渺烟雲塵世
難逢一笑況有紫萸黃菊堪摘滿願歸風景今朝是身世昔
人非○酬佳節須領醉即莫相違人生如寄何事苦怨尉
暉無盡今來古往多少春花秋月那面有危機與問牛山客
何必獨沾衣

文淵閣進卷百六十一

暮山溪

易耆祥

海棠枝上留得嬌容語及無幾時未並飛入東風曉宇夢回
芳草綠遍舊池塘梨花雪桃花雨畢音春離主○東郊拾翠
襟袖香飛飛絮馬嘶離離亂紅中香鹿驚歸千千酒拍興
買春閑與煙唱秦娥舞醉青樓暮

惜金門

俞允成

愁眠自斷江南紅煙樹重芳艸隔小樓山幾尺○細
草孤雲斜日一向弄晴天色無外落紅飛不得東風無氣力

元

水調歌頭 和張大經賦盆荷

趙子昂

江湖渺何許。歸興浩無邊。忽聞數聲水調。令我意悠然。莫笑
盆池咫尺。多得風煙萬頃。俯小窓前。稀疎澹紅翠。特地向
人妍。○華。○花。○十。○丈。○藕。○絲。○那。○知。○此。○中。○佳。○趣。○別。○是。○一。○壺。○天。
倒挽碧簾。山。○池。○醉。○時。○綠。○雲。○深。○處。○要。○自。○田。○田。○夢。○中。○呼。○一。○葉。○散
髮看書眠。

虞美人

趙子昂

潮生潮落何時了。斷送行人老。消沉萬古意無窮。盡在長空
澹。○鳥。○飛。○中。○海。○門。○幾。○點。○青。○山。○小。○望。○極。○煙。○波。○渺。○何。○當。○駕。○我。○以
長風。便欲乘桴浮到日華東。

應制月中仙

文淵閣藏本百本

十二

春滿皇州。見祥煙擁日。初照龍樓。花。○花。○柳。○映。○仙。○仗。○雲。○移。○金。
鼎。○香。○浮。○寶。○先生。○玉。○斧。○聽。○鳴。○鳳。○簫。○韶。○樂。○奏。○德。○與。○和。○氣。○游。○天。○生。○聖。
人。○千。○載。○希。○有。○祥。○瑞。○電。○繞。○虹。○添。○有。○雲。○成。○五。○色。○芝。○生。○三。○秀。○四。○海。
太平。致。○民。○物。○雅。○熙。○朝。○野。○歌。○謳。○十。○官。○齊。○拜。○舞。○玉。○杯。○進。○長。○生。○春。○酒。
願。○皇。○慶。○萬。○年。○天。○子。○與。○天。○齊。○壽。

應制萬年歡

蘭闥初開。正蒼。○曙。○色。○天。○上。○春。○回。○祥。○幘。○維。○人。○時。○報。○禁。○漏。○頻。○催。
九奏鈞天帝樂。御香惹千官環珮。滿。○朝。○靜。○高。○岳。○三。○呼。○萬。○歲。○聲。
震。○如。○雷。○殊。○方。○異。○域。○盡。○未。○滿。○彤。○庭。○貢。○珍。○皇。○化。○無。○外。○日。○統。○龍。○顏。
雲。○近。○絳。○闥。○蓬。○萊。○四。○海。○歡。○欣。○鼓。○舞。○聖。○德。○過。○唐。○虞。○三。○代。○年。○宴。○王。
母。○瑤。○池。○紫。○霞。○長。○進。○瓊。○杯。

無俗念

虞伯生

十年窓下見古今。成敗幾多豪傑。誰會誰能誰不濟。故紙
行明滅。亂。○葉。○西。○風。○遊。○絲。○春。○夢。○轉。○無。○休。○歇。○為。○他。○憔悴。○不。○知。○上。
甚。○千。○涉。○寒。○窗。○無。○住。○閑。○身。○盡。○虛。○空。○界。○一。○片。○中。○宵。○月。○雲。○去。○來。
無。○定。○相。○月。○亦。○本。○無。○圓。○缺。○非。○色。○非。○空。○非。○心。○非。○佛。○教。○我。○如。○何。○說。○不。
妨。○進。○步。○蟾。○蜍。○飛。○上。○銀。○闕。

本蘭花慢

題惠州武津閣

張弘範

憶。○誰。○都。○風。○物。○飛。○一。○夢。○過。○千。○年。○羨。○百。○里。○溪。○程。○兩。○行。○堤。○柳。○數。○萬。○人。
烟。○傷。○心。○舊。○家。○遺。○跡。○謾。○斜。○陽。○流。○水。○接。○長。○天。○冷。○落。○故。○祠。○香。○火。○白。○雲。
淚。○眼。○替。○然。○行。○藏。○好。○向。○故。○人。○傳。○據。○筆。○舞。○雲。○窗。○總。○斜。○斜。○秋。○風。
江。○上。○高。○臥。○南。○邊。○切。○名。○笑。○談。○讕。○語。○問。○錦。○江。○何。○必。○上。○樓。○船。○他。○日。○武。
津。○閣。○下。○春。○風。○驕。○馬。○金。○鞭。

臨江山

文淵閣藏本百本

十三

千古武陵溪上。路。○花。○流水。○潺。○可。○憐。○仙。○契。○刺。○濃。○歡。○黃。○鶴。
夢。○破。○青。○鳥。○喚。○春。○還。○同。○首。○蕭。○蕭。○渾。○不。○見。○蒼。○烟。○一。○片。○荒。○山。○玉。○人。○何。
處。○倚。○闌。○干。○紫。○簫。○明。○月。○底。○翠。○袖。○暮。○天。○寒。

浣溪沙

山掩人家水遶坡。野猿啼鳥太平歌。黃雞白酒興偏多。幸自
琴書消日月。儘教名利交風波。釣臺麟閣竟如何。

水調歌頭

中秋兩閨中示弟

蒲得之

天公何見。我。○事。○每。○相。○乘。○應。○知。○今。○夜。○秋。○半。○故。○放。○雲。○纈。○小。○庭。
嬾。○蟻。○窺。○空。○使。○騷。○人。○賞。○客。○樽。○姐。○預。○安。○排。○無。○復。○弄。○清。○影。○低。
愁。○懷。○○。○卡。○簾。○攏。○收。○綺。○席。○罷。○金。○釵。○誰。○能。○為。○我。○叩。○廣。○寒。○玉。○兔。
待。○得。○良。○辰。○美。○景。○却。○過。○淒。○風。○苦。○雨。○好。○事。○實。○難。○諧。○高。○臥。○清。○秋。
酒。○滴。○空。○階。

如斗行樂何須金谷友只消尋箇典水伴侶同醉金陵酒
五更風雨花如散問春在誰處院報道春光淨水面一雙雞
鵲數莖芹蕙無數桃花片○武陵溪上東風怨空趁漁郎
尋便拋棄已同秋後燕那知別後飄蕩、這裏重相見

清平樂四首

春水銷後綠水漸、皺減却風流添却瘦多在黃昏時候
勿商女琵琶蕭蕭、白髮烏紗金谷園中芳草玄都觀裏桃花
自從別後眉也尋常皺瘦得腰肢無可瘦又是魂消時候當
時纖手琵琶東風小兩窗紗今夜相思何處月明滿樹梨花
梅酸杏小入與春俱老一簾茶蘼開遍了能得歡娛多少陰
陰綠樹青苔都無半點塵埃寄語此中損鶴先生早晚歸來
狂歌醉舞俯仰成今古白髮蕭蕭、幾縷縷聽過江南春雨歸

未第屋三間桃花流水溪、艾何窓前種竹先生要看西山

晝夜懷金陵

梁寅

秣陵猶憶豪華地醉春風花明媚碧城綠綺樓臺然陌香生
羅綺夾十里秦淮笙歌市酒帘高曳紅搖翠油壁小輕車間
彫鞍金轡同遊放浪多才子詭詭歌如高李傲時江海狂
心懷古虹蜺雄氣歸卧雲蘆霜滿鬢十年間多少愁思春夢
繞天涯度烟波千里

木蘭花慢桃源

愛山中日月春暫去又還來望水統人家雲生窗戶岫轉峰
迴層、綠柳千樹仙舟霞散綺映樓臺世上從教桑海人閒
自有蓬萊○漁郎未必是仙才偶爾到天台喜相問相敬山
中穀藜藿裏得幾絲何便尋歸路其風波險處未心灰髮信

秦氏深隱桃枝只好移栽

醉落魄

茶蘼谷開雲一片無拘束田廬村巷經行熟無取無求
狀看倚竹○道人邀我巖石宿小槽白酒過醺醉未共
山中曲無價清歡何必論金玉

西江月

八十七年住世二三千卷文章有些古怪有些狂自許中人
以上○常樂即同貴宦多書也富田莊隱隱
聖主謝恩光歸路風清月朗

望海潮

張微

天心助國帝心圖治其材出際明時虎榜名高象冠位重
鳥臺六月霜飛親結九重知喜榮君憲副出布 呈威表

文編卷百下

十七

三年競傳風化厚民壽○盡船伐鼓揚旗正春風送暖時
旭野遲柳色迎帆花香落酒波神鼓浪先馳十日到 京畿
仰蒼龍捧駕丹鳳未儀喜動天顏寵恩重拜下彤墀

真珠簾

賀李孟都新構

李場新構華堂好山不節杭何用藻臨界市金川類蓬萊仙
島繞屋梅花都開滿喜一夜春風未早將曉聽龍猶滴錦
雞先報○人羨監宅豪華似瑤池費求母年未老玉樹芝蘭
慈竹連登少庭院詩書無俗客樽有酒玉山自倒淨掃要竹
徑開三市塵不到

滿庭芳

張微

望綺羅千門燈火上元樂事無涯說人無知
寶橋穿珠間翠奪天工簇出生花真箇是綢人心目萬口

聲謗共生

聖日萬民同樂四海一家遇清廉官府似玉無瑕說道今
宵不禁任城中箇詩人誼諱遊賞龍鳳駕扶轡歸路入烟霞

滿庭芳

江太守先任北科事

金帶紫袍朱旂皂蓋承恩曾守遐邦文章韓柳政事通鑑

黃鰲庶尚懷惠澤至今存召伯甘棠歸田後詩囊琴匣物外

日徜徉○西風涼氣爽月露秋色桂噴天香公正當此景孤

矢呈祥勝會大開洛社宴著英滿座冠裳却分付兒孫歡飲

須盡酒千觴

踏沙行

送友人還山中

趙景招

逕轉清溪花飛紅雨武陵風景知何處當年厭聽水聲寒豈

知忘却來時路○水遠人家相迷津樹晚峯江上青無數幽

人此別更多清修家歸何山中住

念奴嬌 歲暮寄青蓮

青蓮境界春去也實地落花如雪殘雨閉門深竹簾江上

鍾初歇夜鶻驚寒鴉啼有淚斷葉蕭蕭不見故人日暮遠

憐范叔○垂釣寒潭南歷三有載相傳衣冠不絕江山正

龍管聲沉煙空餘閣倚遍危欄此情無盡誰解心

欲問當時畫梁歸燕能說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六十一題跋目錄

唐

柳子厚一篇皮襲笑二篇孫樵一篇杜牧之一篇

張正言一篇司空表聖篇

宋

歐陽永叔二篇王介甫一篇辛幼安一篇黃魯直一篇

秦少游一篇曾子固一篇李文府一篇張文潜二篇

張敬夫二篇陳龍川一篇楊廷秀一篇直希元二篇

魏華父一篇程正祚

元

元裕之一篇楊煥然一篇家鉉翁一篇徒軍公履篇

劉夢吉二篇胡祜適一篇吳幼清三篇元復初一篇

李繼本三篇

宋德平一篇震伯生二篇楊道傳一篇吳古夫一篇

李繼本三篇

國朝

宋濂一篇解摺一篇楊榮二篇梁寅二篇

楊士奇四篇胡儼四篇王祥二篇陳敬宗四篇

劉尚賓一篇黃淮二篇劉球一篇鄭解二篇

陳繼四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六十一題跋目錄

左長史上海李伯興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題跋類

唐

書箕子廟碑陰

柳子厚

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何使紂惡未
終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此人事之
或然者也先生所以隱忍而不去意者有在於斯乎

題安昌侯傳

皮嚴美

安昌侯禹見時災異若上體不安常擇日黎濟露著於星宿
正衣冠筮得吉卦致其名占如有不吉禹為感慟日休讀漢

史至是未嘗不為之動心因書曰夫宰相之節以已道輔上

天地平則致於君夷狄服則致於君風教行則致於君苟天
地有災則歸於已其我屢勸則歸於已萬物有妖則歸於已
時政將弊則歸於已此真大宰輔之職也禹也為漢名相居
師傳之尊處輔弼之位見災異屢發上不能匡於君下不能
稱其職致致稱其於筮為事斯不足以為賢相之業也嗚呼
當漢帝之重禹禹之有言如師訓門人未有門人可違師之
旨也依違在位竟無所發識伊周之罪人也大凡國有災異
檜權占問之事自有司存為宰相者當提大政之綱振百司
之頹擡天下之樞而已不空以斯處位也以直論之近乎佞
以誠論之近乎偽為宰相其名儒之耻耶嗚呼漢之尊禹崇
也禹若此者即非崇師道之過矣

題叔孫通傳後

古之所謂禮不相顧樂不相洽者何哉非乎彼聖人此聖人
也此不相顧者用其功利之深淺爾不相洽者明文武之優
劣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武遞述其禮昭昭然若
酒醴爭朗百川注瀆者矣然由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公
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其
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况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
取周書孔策為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敗時無聖人苟措
其儀立其禮不為嚴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
祀宗廟也漢之既命其郊祀止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兆五
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
孫生不為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
汲汲于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為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不及
七廟臆生其制叨刊厥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
火方弭兵械難為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掃枌之儀者
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
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刻武侯碑陰

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熾矣武侯獨憤激不顧
收死灰於蜀欲燼而再熾之難乎為力哉是以國稱用武歧
雍間地不尺闕抑非智不周夫秦病弱也夫以武侯之賢
靡善其不可耶蓋嚴備隆中以天下訖不欲曲肱安穀終
女子手特驅馳死備志耶由是嚴武侯之所為殆庶幾
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是卒數萬緡緡乎去留無我

是亦非之矣史書以為短於應變真抑武侯哉抑武
早入蜀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圍之不暇鍾鄧寧能越燔
兵決勝指取耶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職武侯其
不愛劉愈明白矣其美維何力焉襄陽南陽時人不與仲毅
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會心不愧畏人不疑讀何意氣明
信之卓卓也武侯死殆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誦道遺烈廟
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
奠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書慶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杜牧之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
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
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
戰能行其法基泰為強曰彼仁義惡官也可以置之不用也
自董仲舒明言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為九曰
博而寡要繁而無功不知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以來人無
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為黃金以
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
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強擗四夷盡非自
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損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
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為梁國者以荀脯麴牲為
薦祀之禮曰佛之教性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為其奴散
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為主陰陽鬼神為之
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則
其徒不為劣其治不為僻彼四君二臣不為無知一旦不信

所是之他仍欲滅之儒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闢起是
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
欲何所依據而為其辭是楊墨翻憤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
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
者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
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杜稷壇
而不屋取異代為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
為配自天子至于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杜稷以功固
有次第豈因引孟子曰坐人以米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
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
部故書其碑陰云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文

張正言

禹成九功誕受天命祭夜一德恃于人心為他為蛇如豺如
虎既毒螫焉又吞噬焉重之以昆吾因之以末喜匹夫醜夏
多士懷殷萬方崇然九州危矣公夏侯之諄臣也以謂為臣
之禮不擇其利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知直言之賈禍國慶
時危欲其行之速也亦知諷諫之微福里迂車遠恐其効之
遲也由是犯帝座排天門諫成深心藥進苦口石可轉也示
可奪其堅貞身可殺也不可捨其忠義夫生死者必然之常
數忠義者不易之大節位卑則迹遠迹厚則恩深恩深則義
重於生全義可也迹遠則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子世卿之
族捨生即義賢哉且伊呂之過殷湯也賢與聖合之賢聖之
間相去甚近此其所以行道也夫子之逢夏桀也賢與愚合
之賢愚之間相去甚遠此其所以殺身也何若桀昧可革從

公之言則國不失夏之初君不失禹之舊股湯不能成大
伊呂不能建元勳諸侯奉於天子一姓傳於萬世驕君暴
亂國淫刑朝行斧鉞之誅夕觀市朝之變千載之下九原之
上殷人比干剖手而游耳鳴戲先王納諫而昌後王拒諫而
亡當其昌也必良勝於邪佞及其亡也邪佞勝於忠良故君
子慎於語默忠臣行於行藏豈徒然哉蓋有以也乾元歲以戎車
之殷朝于京師一覽吳子之文再明關公之義託於匠石勒
於碑陰亦猶公穀作傳之異同韓毛解詩之先後也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表聖

金之精蘊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鍾哉然則作
者為文為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愚觀
文人之為詩詩人之為文始皆繁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

文苑英華卷百一十五

故辭衡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闢者所持之鎚各異而
能濟勝以為勦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
勢若掀雷抉電撐扶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
其呼吸也其六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為道逸非無意於
深密蓋或求遠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
遠矣俾其公斯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
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敞
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
噫後之學者有編殘片詞隻句未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藉
或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
宋

讀李翱文

歐陽永叔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兩智者識其性當得
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
以謂翱持邪時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
必然以翱而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傑亦善諭人者也最
後讀幽懷然後置書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
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况延
翱一時有言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美二鳥
之先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先榮而飽則不復云矣
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聚書而雜慶子咸嘆老而嗟卑視予
心之不然兮應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
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
老嗟卑之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
翱幸不生今特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
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翱憂者又皆疏遠與翱
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
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它人使皆
不憂憂可歎也夫

書柳聖俞集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
於心歡欣惻隱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
而土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
者土之善也公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箕者廣者堵而編執
而列者何也彼篳曰篳鼓鐘磬總管千戚也又語其聲以問
之曰彼膚者濁者剛而篳者柔而易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

下而羅其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之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者亦必得於心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幾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為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心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載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幾於金石疑其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為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擊射必使工歌以卒其意而為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歟漢之辭李魏之曹劉短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王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滯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憂態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春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耶其感人之至所獨與樂同其苗裔者耶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於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幾至之者也聖俞久在路中其詩亦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然而屬之然先所請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

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素猶伯牙之琴絃乎

讀孟嘗君傳

王介甫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跋紹興親征詔草

辛幼安

使此詔見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耻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仇功今此詔與此虜猶俱存也悲夫

跋砥柱銘後

黃魯直

余觀砥柱之屹中流間賴波之東注有似乎君子士大夫立於世道之風波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不以千乘之利奪其大節則可以不為此石羞矣營丘王蕃觀復居今而好古抱質而學文可望以立不易方人不知而不愠者也故書砥柱銘以遺之

書王知載胸山雜詠後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諍於庭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林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可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千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夫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故世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人斯所養如皇春與之期鄰里與之游也營丘王知載仕宦

前子在江湖浮沈而知載已沒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
人於其詩什不遇而不怒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君
有文正公家風者邪惜乎不幸短命不得發於事業使予
信於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所以為君子者邪

書三蠲事後

秦少游

古之人有不去商紂之害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
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聖不在乎學
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憂剝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即
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聖不
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顧萬家之
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
者其人曰王蠲王蠲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
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亦不可不道也當燕人之破齊齊王走
宮也臨菑之地汶篁之疆為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居黃
金結紫綬論議公室之前者一旦狼顧鳥竄分崩四出小逃
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為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若此時
王蠲齊之布衣也積仁累行退耕於野口六甲食君之粟身
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為齊民則當死於齊
乃奮身守大節守區區之書邑以待燕人燕人亦
十里不敢近其後燕將畏蠲之賢念蠲之在而燕
也數為甘言囑之曰我將以子為將到子以書
邑蠲曰忠臣不仕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國亡矣
初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無義而生固不若
乃經其頭於木枝目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

涕曰王蠲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
相與迎襄王於宮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開城堅守人人
莫肯下燕者故昔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民
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蠲激之也始予讀史
記至此未嘗不為蠲廢書而泣以謂推蠲之志足以無憾於
天無作於人無欺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特書之晏書
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為蠲立傳其當時事
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蠲之名僅存以不失傳而不足
以暴天下其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荊卿之匹徒能噴口操臂奮
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讎而懷匕首袖鐵
椎曰日殺人以復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為
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
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為楚卿暮為
秦相不以慊於心太史公猶以其善說也而為之立傳以見
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
之學也猶以原道德附之老聃淳于髡鄒衍田駢慎到接子
環鄒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為多事而附之孟子然則世
有殺身成仁如蠲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
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
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
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乎
之乎此予所以為太史公惜也

書魏鄭公傳後

曾子固

予觀太宗常屈已以從群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亦

感知己之過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則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然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治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况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以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今當時削而棄之成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其賢且良無紆幽屬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之無傳此乃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也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諫者非歟曰焚諫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見也何則以焚其諫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諫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

公其黨之所言具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感後世非謀已之奸謀乎或曰近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哉豈非然哉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文叔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般龍之阻當秦龐之襟喉而趙魏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正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彌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地墟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為丘墟高亭

大樹煙火焚燄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慶矣余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君子一己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亂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書韓退之傳後

張六

或曰韓賞罰榮辱以勢臨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懲於其賞罰取舍於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違之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其世之所推者於德莫如好直於藝莫如文章然以直而禍則至山陽貶潮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莫尚試而憂難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其然者未

卑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後淫威與時俱亡混然無所見於世矣然每斤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勝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予曰是何足怪也昔者先王之賞罰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所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已之所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汙政其昏惑皆亂無所取衷制好惡可否於一己之私智而濟以蔽欺之姦何怪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耻歟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震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迫以高麓而後怒踊

書宋齊丘化書

齊丘偽唐謀臣其智特犬鼠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為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於清淨無為道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為智術刑名何哉夫惟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為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於恩恩生於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遺也無情之至至于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丘之道既隨而其文章頗亦高簡而可者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矣

跋西銘

張敬夫

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唯夫勝之橫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一之一者斯周流而無礙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跋太極圖說

曰太極圖周先生手授二程先生者也今二程先生之所講論答問之見於遺書者大略可睹獨未及此圖何邪以為未可遽示則聖人之微辭見於中庸易繫者先生固多所發明矣而何獨秘於此耶松應之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求其說固多本之矣試詳攷之當自可見也學者誠能從事

文淵閣書目卷六十一

於敬其積力久則夫動靜之幾將深有感於隱微之間而圖之妙可以嘿得於胸中不然縱使辨說之詳猶為無益也嗟乎先生誠通誠復之論其至矣乎聖人與天地同用通而復復而通一往一來至誠之無內外而天命之無終窮君子修之所以戒謹恐懼之嚴者正以須臾不在乎是則室其通達其復而過天命之流行故爾此非用力之深者孰能體之近歲新安朱熹嘗為圖傳其義固多得之拭復因之約以已見與同志者講焉噫言之之易蓋亦可懼也

周禮發題

陳龍川

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吾夫子蓋嘆其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功莫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世儒之論以為治至於周公而術已窮窮則不可復繼周之後必

秦吾天子蓋逆知之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宜，凡所以為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蓋至於周公，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累乎如貫珠，井井乎如書畫，周而復而盡而不汙，無復一毫之間，而人固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蓋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於八百年，諸侯既已擅立，周之王徒擁其虛器，莫然立於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何長而未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亡也。當是之時，周雖自絕於天，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術蓋未始窮也。秦徒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為周公之制盡非其所便，併與天僅存者而盡棄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亡矣。人直廢則其君豈能獨存哉？始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以為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於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也。漢高帝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簡，待寬大之意，而為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靈長，絕而復續者，幾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皆以為常。先王不易之制，弄而不講，人極之不亡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嘆，反覆推究，而真其復見天地書已非其全，而較亂不經之言，蓋如黑白之不相入，尚可致而知也。雖秦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自周之

秦以迄于今，蓋千五百餘年矣。天獨未厭於斯乎？故將與諸君參攷同異，以有待焉。

跋陸宣公集古方書 楊廷秀

陸宣公之貶也，杜門集古方書而已。或曰：「遊談者，賦或曰：窮而不怨也。」揚子曰：「宣公之心，利一六下而已矣。其用也，則醫之以奏議，其不用也，則醫之以方書。有用有不用者，宣公之身也。宣公之心，亦有有用有不用乎？」

跋周子德顯齋記 真希元

按詩實顯齋，顯謂未之秀出者也。凡世之言顯，悟顯達者，皆取諸此。上饒周君子德，以顯名其齋，而德莊少仙為之記。其志蓋將卓然自拔於世俗之表，斯亦奇矣。雖然，不可以無本也。子嘗觀諸顯之問乎？方其播殖之始，芽之茁者，粟如也。連其少長，由之發者，穀如也。積培壅之功，飽雨露之潤，歷三時之久，涼風一秋，萬頃雲低，此豈朝夕力邪？為學工夫，何以異此？勉哉周君，日從事於斯，厚養深培，以須日至之熟，則其穎之秀出也，有期矣。不然，播苗以助長，適為害道之累，周君其戒之。

跋陳慧父竹坡詩藁

昔王子猷居必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而子猷行不副名，見謂汗燭然則，子猷固愛此君，政恐此君不愛子猷耳。今竹坡君並溪而廬，種竹萬个，而有詩千篇，好風良月，長吟其間，此君有知亦當欣然為君一笑也。建人真某為作歌曰：「萬王兮蘇，清風兮滿林，有幽人兮高蹈，時擊節兮長吟。長吟兮，陸續鳳為起舞，芳為為度曲，卷此辭兮，雖知雖筆，詠兮亦足。」

題李有吾所書卿堂稿

魏華父名卿山

吾友李有吾博見強志書名之學世亦鮮及之渠陽山中為余從子今憲書卿堂稿余復與觀焉嗚呼天道至教風雨霜露接人耳目而人由之不知也聖人至德威儀容貌洋乎簡冊而人習焉不察也嗚呼小子憲有吾所以責爾者多矣往敬哉其體習踐修惟無教

題明道先生墓

程正叔

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士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平十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元

跋金國名公書

元裕之

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微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黃山書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而望之知其為風塵物表黃華書如東晉名流往來以風流自命如封胡羯末猶有蘊藉可觀閑閑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橫說豎說無非般若百有年以來以書名者多矣宇文大學叔通王禮部無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兵深州彦高待制子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為一時任南麓趙黃山趙禮部龐都運才卿史集賢李安

王都勾清卿許司諫道真為一時若党承旨正書八分以為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冰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竹溪獨見遺正如鄴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王則亦不得不為西園清夜惜也

跋趙太常擬試賦藁後

楊煥然

金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樸相尚學校自京師達於郡國專事經術教養故士大夫之學少華而多實明昌以後朝野無事侈靡成風喜歌詩故士大夫之學多華而少實上病其然也當泰和丙寅春三月二十五日萬寧宮試貢士繼兩科無慮千二百輩上躬命賦題曰日合天統侍臣初甚難之而大常卿北京趙公適充御前讀卷官獨以謂不難即日奏賦議

乃定以中選

上初八入僕時甫冠擬試庭下而帝

屋閣居前列明異者出殿繡間一紫衣人顧予起問之難易及名氏

暮出宮傳以為

長告老於燕過太常之孫承祖家得所擬賦感念存歿不能

不惘然為叙其大并以舊詩歸之謂月澹長楊曉色清天

題飛下寂無聲南

瓏紅霧重金爐縹緲

賈生者是詩少作也無可取以其紀一時之事庶附趙氏家

傳或見於後世云

題中州詩集後

家鉉翁

之治也三光五嶽之氣鍾而為一八人物其生乎上

乎齊魯汴洛之間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於四方而於道外而道學文章為世所宗功化德業被於海內雖謂之中州人物可也蓋天為斯世而生斯人氣化之全光岳之英實萃於是方豈得而私其有哉迨夫宇縣中分南北異壤而論道統之所自來必曰宗於其言文脉之所從出必曰派於其又莫非盛時人物範模憲度之所流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脉無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況於在中州者乎余嘗有見於此自燕徙而河間稍得與儒冠縉紳遊暇日獲觀遺山元子所哀中州集者百年而南北名人節士鉅儒達官所為詩與其平生出處大致皆未錄不遺而宋建炎以後銜命見留與留而得歸者其所為詩與其大節始終亦復見紀凡十卷總而名之曰中州集盛矣哉元子之

中州集

為此名也廣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於中原而視九州四海之人物猶吾同國之人生於數百年後而視數百年前人物猶吾生並世之人片言一善殘編佚詩搜訪惟恐其不能盡余於是知元子胸懷卓犖過人遠甚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籬一家爾汝視元子之宏度偉識溟滓下風奚嗚呼若元子者可謂天下士矣數百載之下必有謂予言為然者

苦張侯言行錄後

徒單公獲

嘗讀莊周書見其為養虎之說曰善養虎者當時其飢飽而達其怒心竊謂莊周出世之士當治其浮游猖狂之說乃引類取譬得用權之法余因周之說而且有所感焉士之出身以仕於時者大豈不欲得仁人君子與之共圖回天下之害哉不幸而當世道失平之日其所遭際多強悍勃惡剛斷

怒之人猶之虎也苟一旦爭是非於庭前之際是以生物全物與之彼將不勝其怒甘心以求逞則決裂之禍至矣其於國計何如耶僕因閱澹游王公所狀張君行事見其待東帥未嘗逆其盛氣得與之相終始而無敗事之失巧乎道術之士其知莊周養虎之說而達其怒心者乎士生不辰有能高蹈遠引如夷齊魯連子則無說矣審不能為是舉當以張侯行事為處身之法其無調虎以取反噬之禍撓敗國計貽世人嗤笑云

記太極圖後

劉夢吉

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於楊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謂楊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錄為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夷不能無少議論是以謂

周子為非止為神榜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為老氏之學

二十

而欲其當謬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顧籍於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攷乎潘誌之過而又不攷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為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也於乾道己丑已叙於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歸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說意頗合以誅學於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爾又八年而為圖書注釋則復云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為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攷乎此故其為說之小決於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浮屠

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舊為某氏妾故
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為淺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
子之學先天太極之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於一而其理
則未嘗不一而其理之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
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
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太極圖
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
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
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
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為陽中之陰
即陽動中之為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
夫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五坤六者也先
天之右方巽四坎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
其坎艮之為陰中之動者即陰靜中之為陽動之根者也河
圖之奇偶即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八陽皆乾兌陰皆
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
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
極圖陽變陰合而即生水火也至元丙子八月望日靜脩新
齋記

跋懷素藏真律公二帖後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而
顏頤不與焉其淵源已如此而其父已傳法於殷仲容而公
又會意如張長史今見懷素此帖所云則知公之講習於師
友者又如此嗚呼書一藝也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

帖後有文潞公呂汲公趙懿簡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
是年潞公以元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而汲公忠肅
懿簡為樞密忠肅公為御史吁亦盛矣哉後游師雄刻此
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明年已非
元祐矣宋之治亂於此焉分又所以發予之歎也此雖一帖
而有可鑒者二故併書於後以待覽者云至元丁丑七月已
亥容城劉因書

題党懷英八分書

胡祗適

文章與時高下唐不如漢漢不如三代党竹溪在金朝為第
一流方一鵠蔡邕鍾繇一何遼哉僅能得韓擇木之髣髴
耳

書李伯時九歌圖後

吳幼清

九歌者何楚巫之歌也巫以歌舞事神手舞而口歌之九歌
之目天神五人鬼二地示一俱非楚國所當祀而況問乎物
魅一又非人類所與接也然則楚巫事之而有歌何耶古蠻
荆之地中國政化之所不及先王禮教之所不行其俗好鬼
而多淫祀所由來遠矣三閭大夫不獲乎上去國而南觀淫
祀之非禮聆巫歌之不辭憤悶中託以抒情擬作九篇既有
以易其荒淫媒慢之言又借以寄吾忠愛結縈之意後世文
人之擬琴操擬樂府肇於此琴操樂府古有其名亦有其辭
而其辭鄙淺初蓋出於賤工野人之口君子不道也韓退之
作十琴操李太白諸人作樂府諸篇皆承襲舊名撰造新辭
猶屈原之九歌也太一天神也按天官書中宮有太一星非
此之謂禮記云禮本於太一莊子云主之以太一太一者天

地之始也主宰之帝故曰上皇祠在楚東故曰東皇猶秦
白帝於西時也司命亦天神也周禮所祀有司中司命註以
為星非也司命者萬物之母也有大有以周禮一為司中一
為司命中者民受中以生之中命者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之
命也東君日神也禮云春朝朝日又云王官祭日祀於東方
故曰東君雲中君雲神也周禮祀風師雨師而不言祀雲雲
師雨之屬也固宜有祀或謂楚有雲夢澤澤澤謂之雲中
夢澤謂之夢中雲中君雲澤之神考之歌辭曰日月齊光曰
龍駕帝服曰焱遠舉曰橫四海乃天雲非雲澤也湘君湘夫
以之稱黃陵廟碑楚辭辨證備矣太一尊神歌辭獨簡質而
莊重擇曰辰盛服麗潔器物備音樂以致其尊奉臣之修其
忠善以事君猶是也司命雲日言神既來而過去以况君始

卷五十一 三十三

親已而後疏之於皇英欲一見而不可得以况已欲見君納
忠而卒不答也河伯與巫既別而波迎魚騰近於古者三有
禮焉之遺風而楚之於原不如是故集註有云原豈至是而
始冀君恩之薄乎八篇並以神况君山鬼物魅耳不可以况
君也故原特變上八篇之例不作巫語而作鬼語言鬼欲親
人而人不親之以况已欲親君而君不親已也夫此歌假設
之辭與盛劇何異而唯恐引喻失當有乖尊卑之禮敬之至
也九歌之後有二篇國殤者為國死難之殤禮魂者以禮善
終之魂年十九以下死曰殤不終其天年而死亦曰殤春蘭
秋菊終古無絕四時相考之常祭也前之九歌原託以伸已
意後之二篇無所託意止為巫者禮神之辭而已蓋與九篇
不同時後人從其類而附焉此畫李伯時所作伯時畫以

世而或傳此畫若有神助然蓋其尤得意者予在洪都郡中
侯出示予既為作解題而復隱括九篇歌辭成詩一篇與
詞之意雖微不同而明原之心其超一也嗚呼千載而下能
有契於原之心者尚有昧於予之言哉李公畫手入神品楚
賢流風清凜誰遣巫陽叫帝閭為招江上歸來魂音紛
音紛柱高辰遠聽不聞伏桑初暾海橫雲二妃淚洒重華
墳司命捕物泥在釣洪纖厚薄無齊勻公無渡公無渡衝風
起蛟龍怒夜猿啼天欲雨天欲雨迷歸路歲晏山中採蘭
杜靈脩顧顧復去莫愁瑤臺神女妬坎坎鼓瑟芳蘭耻作蠻
巫小腰舞千年往事今如斯摩挲舊畫空陰神騰身輕舉一
迴首楚天萬里江湖春

書賁仲章文葉後

卷五十一 三十四

理到氣昌意精辭達如星際雲爛如風行水流文之上也初
不待俚強其言蹇澁其句怪僻其子隱晦其意而後工且奇
噫茲事微矣名於唐者二名於宋者五而已亦惟艱哉仲章
江南之英與吾郡善之袁伯長俱掌撰述于朝各能以文自
見蔚乎其交蔭炳乎其爭輝予有望焉予未京仲章將有上
京之役示予新作數十溫然粹然得典雅之體規求工好奇
而卒不工不奇者相去萬里也讀之竟喜之深書此而歸其
泰夫上有所規下有所逮正有所本旁有所參韓柳氏自陳
其所得甚悉暇日善之伯長切磋究之又必有以起予也

書邢氏賢行

晉散騎侍郎賀喬妻于氏養其夫仲兄賀羣之子率為子乳
哺鞠育同於已生使喬廣置側隙後有妾子曰蔡于亦子之

今觀大同穆氏妻邢氏子天兄之子與夫妻之子恩勤備極
二事通相類然于氏為士大夫之妻通經史能文章咸和五
年上表于朝援引古今辭義蔚然以此婦人而有賢行固其
宜也邢氏生長民間非有見聞之益敦學之功也而其賢不
減於子可不謂難能者哉嗚呼近世士大夫不能正身以御
家縱其妻悍妬無道無子而不肯子兄弟之子鉗制其夫不
令有妾阻隔其妾不令有子卒至絕嗣為不祀之鬼者吾見
多矣聞邢氏之風獨不內愧於心乎夫婦人無非無儀豈欲
善譽之聞於人而君子樂稱邢氏之賢亦將愧夫世之不賢
者也

跋盧龍趙氏族譜後

元復初

余嘗述元氏族譜四世以上不能原其所自憂悲之及觀盧

龍趙氏之譜繼之承之的然可考蓋四百許年十有三世矣

嗚呼是不徒偉人碩士豐功盛烈以永今垂亦肖子孫充
衍其世世為之譜乃能是善且大也今夫天下之人孰非大
姓之苗裔哉非大姓何以有氏於今惟其不幸而失其傳或
昧者不知所述故有不能遠知其世而為之悲者余於是譜
則然矣凡大夫士之讀是者亦豈漠然而無所感哉故夫趙
君之藏之也不但厚於其家而已也

題書學堂後

袁德平

余既梓集書法大略雖備而古人工拙則不在於此因復思
漢魏以降書雖不同大抵皆有分隸餘風故其體質高古及
至二王始復大變右軍用筆內擡而收歛故森嚴而有法度
大令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姿貞觀以後書法稍變

亦由接續六朝餘風未散至開元以後乃務重筆力
事奇崛峭會稽全師懷序至顏太師一變為方整規矩
原畫贊乃展逸少者耳下及沈初各命新體至楊李而相逮
至王著始追蹤永師遠迹二王故世所傳淳化間帖猶不失
古人意度者以出於著故也慶曆以來唯君謨持守法度眉
山豫章一掃故常米薛二蔡大出新奇雖皆有所祖襲而古
風蕩然澗渡而後思陵大萃衆美筋骨過婉吳傳朋規倣孫
過庭於媚傷妍近世姜堯章通脫脂粉一洗塵俗有如山人
隱者雞登廟廟蓋專工氣韻則有旁風急雨之失大守繩墨
則貽又手並脚之譏大要探古人之玄微極前代之功巧乃
為至妙夫古人所以窮極絕巧者以得真蹟臨摹也今去古
既遠重經夜亂真蹟愈少閣帖數行價逾金玉窮鄉學士何

由發親加以傳模之餘失真益甚今世師閭本者多尚肥美

倣絳刻者率務新奇苟記憶所遺本態呈露致使學者訛以
承訛謬以襲謬殊不知前乎千百載之先崔蔡張鍾之徒復
何所倣像而為之哉良以心融神會意達巧臻生變化於豪
端起形模於象外諸所其述咸有其由必如庖丁之目無全
牛由基之矢不虛發斯為盡善老子曰通乎一萬事畢此之
謂也雖然黃太史有言聖大夫下筆須使有萬萬卷書氣象
始無俗態不然一楷書更耳初何足云小子其尚識之

書玄玄贊後

虞伯生

人之於文也猶日月之有輝光山川之出雲雨露木之有華
實也時至氣應感遇於事物之動而發見焉無所容其私心
也而以私心乘之者則糾纏無據奇險僻漏狂妄之病有不

可勝計者焉是故天下之文鮮矣夫唯常為於不得不為因其所當為而道之無一豪故為之意撓捨乎其間則天下之至文煥然若見不可掩矣而非知道不能也何也知道則無嬰兒女婦之見而有天下後世之慮矣以其有天下後世之慮也故不得已於言而言以其無嬰兒女婦之見也故時寓於言以自適其性情一無累其客情浮氣之妄動古之人名世者槩出於此而已矣而此其所存為何在也而謂有可媚疾者非知文者也而況直乎集於所謂文者蓋常好而習之人或曰此為詞章者也於是不必言而強言之以相長於一日其自媚於中多矣且夫身之所處非深有交於物變之可憐者而又生當太平之盛從容優游於言語文字之間不亦可乎觀於玄玄贊藻而三歎焉玄玄贊藻者龍虎山高士吳君玄初所為詩文也玄初服黃冠以自隱無所營於時故無所爭於人無所礙於物爰游天下之名士詩文往來皆一時之盛者其言溫而肆清而容雜而不厭無所迫於憂患無所溺於宴安直幾於道者之為乎蓋集間之玄初嘗從雷空山先生學先生臨川人集幼時嘗得其老子莊子說而讀之未盡解也以請於吳幼清先生先生曰嘻非孺子所知也後當知之後十餘年集來京師見今翰林待制袁公伯長作空山墓銘而後歎曰嗟夫易老之相表裏久矣世之知者或寡矣孰允蹈之而措諸辭以示人者乎今又十五年思空山之高致而不可見乃於玄初焉而見其傳緒之微矣不然玄初何以能若是也集於是深有儆焉故書而識之君子庶有以諒其心也夫

題吳傳朋書及李唐山水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榜吳公傳朋所題也裴回顧瞻歎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腕屈折生瘡之態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波谷出逐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層諸公方知古法而長層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所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於即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如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嘗云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隨分贊歎且圖來者稍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畫乃直如書字正得古象形之意甚為可嘉因劉掾執卷求題為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集時目疾在告以公牘與史館曰執筆唯憑於手熟為文每事於口占非飾辭也

跋蘇氏家藏雜帖

宋誠夫

今人以行草名者多蘇伯明家藏雜帖一卷嘗試就卷中所存之鮮下困學如雲間公子玉骨橫秋富貴風流仍復度世之紹開如拙工騎馬操筆未端沉重似峭似奇如先

慰勉方以代往達公歸用之而公之精力已疲耗甫及京卒蓋和林城國家始以宣慰使治其屬子後建省常選熟威大臣以鎮重之至即吏亦優秩假寵其勞效灼灼則或階之以踐樞要然十數年來道路間可指稱者不過有王以及於公豈非以其時之所遭而易為功歟予見當今藩府望僚持文墨議論以與其長相止下每輒於盛氣不得展布其則拙辱詬罵出危語中傷之者皆是也以公敏給肅給獨能謀行政施較者若是其所樹立有足動人矣使公幸當王時東邊防利害一一為王陳之必能精訓練備新戰三三年中計稱海之粟足支並塞數歲之食然後揚聲以暢天威將薄海以北無不嚮風響應有墨子著面之足慮哉得其人而或失其時天下之事皆若是而已予讀公墓誌之碑而知其述作

卷百六十一 三十一

之意公所歷官其設施無一不可書和林之事紀載獨詳此則史氏持書之例也夫事以顯諸文以實諸事虞君之為是辭固以公之制行於古無及其業盛則其言豐其理直則其法備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矣然予區區表而出之則以其不盡用者為公悲而以其狃於宴安者為世戒因予言而興起於斯文今不敢必其無人焉耳

書張良傳

吳立夫

或謂予曰留侯之先相韓者五世而韓滅故留侯欲為韓報仇咸陽復建韓國之社稷既項羽殺韓公子成則又歸漢焉漢畫策以圖楚及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欲復立六國後韓將再封而留侯乃借前箸以籌其不可為漢計則豈獨不為韓地乎又當秦之初亡爛矣三代盛衰古法焚棄先王之

若父豈無以三代帝王之道而一言之歟此計其可憾者也予曰不然方秦之亂天下豪傑並起非大家豪姓即其宗室父兄日夜囁舌扼腕攻一城下一邑以務立其故主求以勝秦秦既滅而楚霸宰制天下立十八王又殺故韓王而改立他王韓失職矣豈不欲輔韓之故公子哉留侯之力誠有所不及者故仇楚而臣漢非實委心於漢王也又欲為韓而報楚耳撓楚權立六國三晉有生氣而韓亦必有再封之望然當楚漢之未決又立六國以聚其敵使天下游士各歸其主漢無與成功漢之勝負未可知又况項羽專制之餘山東河北九江昌邑猶有故王有不可以紛更而變易之者使韓復得而存鄭昌之死非楚意也韓其能久存乎田儼魏豹張

卷百六十一 三十一

耳陳餘之流皆不足以復存故國故寧寢聽生之謀而就漢之天下天下既定太原馬邑固已屬韓襄王之孽孫矣韓之再封又未必非留侯力也若夫楚漢用兵之後高祖自謂以馬上得天下而陸賈叔孫通皆故秦之儒生要之皆辨士非真儒留侯既以兵法決勝而素書又明黃老黃老之學簡而靖且與漢初除苛解緩之法同一意何有於儒術也孝文時雖以賈誼之通達國體精練時務絳侯灌嬰且沮為洛陽少年喜功生事孝宣亦謂俗儒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當世果有儒者亦將以是而受譏焉又未可責之留侯者也嗚呼漢承百王之弊而終不得以上繼三代帝王之隆者實一時之將相大臣使然是何獨留侯也

代跋蕭參政與鄭伯與書後

李繼本

世有受人之恩而背馳者焉可縷數矧能以其善行暴之之人哉曩賊犯閩壞參政蕭君軍處州伯與府判守政和兩君烟馬捕角之其籌畫指注多見之書問中後廢陷而參政死之今閩人猶能語其事而伯與之於參政必懷弗忍忘每一言之涕泗披面間以其遺墨裝潢成卷因顧夫何先生來京什襲而付之以求才大夫士之題詠觀其詞語慷慨肝膽披露隱然盡瘁許國意一開卷間想其英風景烈凜凜如生是參政雖死猶不死也自非伯與之賢願茲遺墨數值亂離得不與土苴腐敗耶幸或存之亦無浸於塵編蠹指之中耳今之寶之於家而復暴之於世期以不泯夫人之善焉崇古道也然伯與在政和時特與處為隣壤而有輯睦之好耳初非受恩於參政者也其相與之誼猶死生以之彼有受人之恩而背馳者聞其風獨不賴此耶烏乎習俗一類古道靡矣若兩君者其肯一時之才傑而不為世變之所移者乎至其忠誼之節炳炳如青天白日群君屢贊之不重書也今年夏求何先生出處卷微題時大暑如焚筆硯久屢諾之再旬求違作雨後秋氣滿襟頗有清趣乃擬作者棄唾題其楮尾如此至正丁未七月望

題鄧孝文所藏墨梅

大素鍾其質大和全其氣回生意於萬物之始涵造化於一陽之際風霜同其縞潔江山助其靈異雅浮庾嶺乃其寓也金鼎玉堂乃其遇也東封大夫淇園君子乃其平生之契也宋廣平詩料和靖詩烏足以彷彿其一二也獨慕夫昔之

以見太極謂問諸先天之伏羲氏也

題獨菴外集後

浮屠氏之學寓乎空寂泊乎清淨端身廣大而不浮出乎生滅而弗始始終乎性善而不事於交與務非假諸語言文字而為學也今年夏初訪獨菴禪師於廣善文室時宿雨方霽清風自松下來襟抱為之灑朗師出其文一編示予其言簡淡而高深讀之神思飄逸而精微然欲盡綜核古今人之製刊落其凡近而較轍夫冠絕諸非徒作也予因請於師曰浮屠人冲虛而無外渾涵而無際雖生乎想而會之於無心萬一泥滯乎中而放之於無垠誰有生乎想而會之於無心萬變乎前而昇之於無間師之學蓋自得其得而非積盛致然也師何汲汲於文辭為哉古之作者著之六經而散之九流百氏與天文律曆山經地誌下至稗官小說紛紛籍籍汗牛而充棟天地一糟粕也苟或窮日力而繙閱焉貫穿上下而淬礪焉鏤肺肝針心劇目以耗其精魄焉吾懼其瀆濁吾性海冥迷吾法界非學也知吾祖師言佛非由語言文字性在是耳師何汲汲於文辭為哉師雖然而笑曰世徒知有言之言著之文辭而不無無言之言默契乎道妙知雖至寡刻之為文之境出而不知不得已而有言之文之獨得也故天不言而日月之照臨雲漢之昭回皆文也聖人不言而道德之光輝經緯天地皆文也故能言之士以其不言之文其精華而矜耀乎篇帙其始也運乎冲漠之虛而窮乎決弄之野其終也超乎筆墨畦徑之外而實萬象呈露之中不教暢而究其旨歸不階梯而闢乎堂奧不繪繡而顯其文

不官微而能獲其聲其多也聯綿累續而莫有紀極其簡小
一轉語而三千大千盡其極極此之謂不言之言也予聞其
說前復於師曰師之文出有而入無予何庸置喙其間哉予
將納其言而絕其言矣予獨念師不鄙謂予而能以文事引
掖予也因觀其獨卷外集題其樂而歸之師

國朝

文獻卷百六十一

跋葛慶龍九日詩

宋濂

江乘沈文督道士打草書九日登高古詩一卷謁余詩後不
著氏名但題越臺洞主四字道士悵然曰吾愛此卷甚見當
世鉅儒多叩之鮮有知者聞公素稱該洽願有以識焉予惡
足以語此頗記謝先生言越臺洞主名慶龍姓葛氏廬山人
久居越中能為詩詩務出不經人道語甚者鉤棘不可句每
客諸公貴人諸公貴人燕樂方樂或為具紙無問生熟連
十餘慶龍睥睨其間酒酣落筆颯颯不自止皆鵬舉海
起無際然為人簡躁喜面道人過壹有所忤即發洩無留
非知其磊落無他腸多疏之性嗜聞音樂又不甚解居一
離懸樂玉琴鈴辟後自揚青楓之聞目坐聽鼓有聲至

熟窮墮乃鼎晚尤落魄依王主簿居初越臺有石洞樵獵
者必祝以為有神慶龍悅之刻已像洞前自稱為飛筆仙人
越臺洞主死之日遺言王主簿我死當葬我葬我必於是洞
且用儀衛鼓吹為墓使樵獵視我如祝山神慶龍初為浮屠
中更衣道士服晚又入儒人實測其意出語頗涉玄怪恍惚
不可辨君子謂其為詩之仙鬼云今觀此卷所作雖雜於幽
澁而其奇氣橫發直欲騎日月薄大清視爭工於組織綢緞
間者不翅鍊轡之於蟲蛇有如慶龍何可少也何其少也余
故備道謝語書而歸之使知慶龍亦非蓬蓬學童可及則
其不為慶龍者又可得耶

跋蘇文忠公書

解

書之為藝非他藝比也歷世聖賢重之蓋宜人文施治化述
六經應萬事經天緯地不離外此至百千萬年日用而不可
闕者豈他技藝之能比哉是故自周禮作書數三皇五帝無
不在於書者世遠不解得見其迹古文尚書與世傳石刻亦
彷彿其萬一皆非想矣若夫周人著書孔子為人作題而
大字觀廟里林前碑延陵季子墓石可見矣漢晉唐宋帝三
皆學書漢光武帝章帝晉武帝元帝唐太宗宋太宗高宗其尤
也當時臣庶多能書者如虞張芝鍾元常王逸少歐虞褚薛
蘇黃米蔡其尤也其志工於書者豈啻為人觀美哉蓋天之
文與地之文人之文一也景星卿雲人皆仰之精金美玉
皆寶之德惠之書見於吐哺之且不暇何以垂世傳遠哉余
嘗思世之不能書者不自咎其拙惡而以書為末技執鵠口
也蘇文公大節表著文章妙天下其書師顏魯公規榜漢

筋骨隱映古意渾成中藏至巧如周鼎秦鐘使人可愛而
以破愚起懦於千有載之下余既就學古人書於文忠公此
紙玩之不啻琅函書之所進他日安知不與古人並傳哉余
姑識此為之兆云

書王右軍寫經換鵝書後

楊榮

世傳山陰道士多白鵝王右軍愛之道士揣知其意乃曰能
為書道德經當與群相贈右軍欣然書之龍鵝而去後人至
今以為美談此圖不知畫者名氏然筆意精到觀右軍授毫
揮洒意氣自若與夫旁觀者注視歆豔之態皆造神妙誠非
近世畫者所能及嗟夫人惟無欲則人不獨授其所好右軍
文章政事貴重當時而性尚清高使其淡然無所好則山陰
道士烏得以寫經為之惟其有欲鵝之心於是道士得以授
其所好哉千載之下論者雖尚其事而亦不能不為右軍惜
也

書赤壁圖後

右監察御史江志堅所藏赤壁圖不見畫者名氏然布置有
法筆意精妙殊非近時畫師所及誠可愛哉志堅既裝潢成
卷復求中書舍人程南雲隸古宋廷輝楷書東坡前後赤壁
賦以係于後且請予識之惟東坡以文章擅名當代傳誦
於天下後世如此賦尤為奇崛讀之鏘然若振千鈞大呂
之音令人擊節歎賞而又得圖畫之工字書之妙皆可為
墨之珍翫矣志堅其寶之

書楊仲弘詩序後

梁寅

范太史撰楊仲弘詩序以為替仲弘海內之交好唯已深知

之然則士之伸於知己其存固有賴焉而既歿之名尤為有
賴也是序因杜微君之請而作故親書以遺之微君既卒其
門生張廉敬得之壬辰兵起漂流民間友人蕭璠又得之寅
幸親焉因識其後歲丙午秋梁寅書

跋宋平金露布文

右平金露布文一通宋忠恕荆湖制置司屬官程君之所
撰也夫宋之平金義舉也故為露布者其理順其辭正而子
孫寶藏之者足以為忠義之勸或曰其時之士論以為當金
人之肆毒離宜復也而不能復及與金和矣則離不必復也
而反欲復之是為得為義舉哉余以為不然夫和非義也後
反之則為義矣且宋之安危不係於金之和不和元既興則
與金和以拒元固危也不與和而助元以滅之亦危也其危
一也則寧徇於義故曰滅金義舉也程君名萬家鏡之樂平
寶藏是文者君之五世孫椿字元齡

跋趙子昂書東坡定惠院海棠詩後

楊士奇
定惠院在黃州海棠在院東小山之上公初謫黃每歲花盛
時必携客載酒往游公未去黃而園已易主然至于今讀此
詩者如親游其處物因人而傳信哉評者謂此詩海棠千歲
所無此紙又趙文敏公所書豈非二妙而宋學士梁石門表
然人望皆有題焉可寶也已

書宋高宗手詔後

右宋思陵賜呂忠穆公順浩手詔一道公九世孫今福建按
察使事公之所藏也并前官江西時嘗倉卒失焉後二十有
年復求得之間以示諸親紹興五年所賜蓋紹興三年

公歷左僕射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告台州五年起知
潭州兼帥即此詔所命也是年夏岳武穆平湖寇揚公此命
當不初平公之後公至潭道大早究心荒政盡力拯濟所全
甚衆而明年冬遂改浙西安撫制置大使判臨安府在潭
其歲而已大以公平生愛君愛國之切而此詔詞旨深厚誠
要義應可為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然公之大忠在於
力排和議以圖恢復之續以雪君父之耻而當時文武大臣
斷斷同公此志者如李張韓岳諸公可為衆矣然卒不勝以
勝一逆檜之邪致宋終以不振嗚呼天下國家以衆君子興
之而不足以一小人敗之而有餘此聖人於坤之初六所以
深致大復霜之戒也歟三復感歎志其後以歸之

題夏必保家藏麥舟圖

先儒論人當於其氣象文正公所存藹然物我之無間豈
非仁者氣象哉豈蓋有父風者也麥舟之事此其端耳豈
夫使范氏父子志得盡施諸當時斯民之被福何如哉

題歐陽先生墨跡後

右晦庵先生書小宛詩夙興夜寐四大字今其部尚書錢塘
方公之所藏也先生上承周孔道統之傳故凡一言皆將為
天下後世之法而亦皆本於聖人之經此四言與易之自福
不息書之無逸同理蓋人無貴賤大小未有不由斯理而能
有成至於為子為臣其宜務於此加切故曰夙興夜寐無忝
爾所生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公為國大臣不辭勞
之隆二親具慶躋耄期之壽為一國大臣不辭勞
寶此書者其將佩古人之於言

下之約臣子者乎此公之所勉也因其拜觀此卷謹識
而歸之

書胡忠簡公家書後

胡儼

右宋廬陵胡忠簡公澹庵先生手書一通在新州時寄其兄
之書也公十一世孫今翰林院侍讀光出以示儼且屬題其
後古人尺牘若魏晉諸賢書無不翰墨流芳金石者世多有之
君子知愛之矣至於此書非徒愛之則必為之起敬者重公
平生之忠義也當宋南渡國勢微弱秦檜用之王倫使虜
主和議誤國有識者皆知其非然檜有出口排之懼嬰禍也
間或論其非計明復讎之義檜則不未嘗指斥檜等以勵其
根株公獨奮然抗疏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包羞忍耻以求活
危言論論毅然於朝廷之上義聲直氣凜乎千百載之下至

文淵閣書目本一三十九

今讀之令人竦然蓋公于時知愛君父豈畏檜等知有國家
豈計死生禍福也哉先正有云故廬陵若欲陽文也公揚志
襄公胡忠簡公文丞相皆有宋國之元氣也自公之貶金人
以千金構其疏得之大驚遂沮師由此而言公之於宋豈非
元氣乎身雖連貶而國體存焉父尊則公亦何惜於貶哉今
去公之世二百餘年矣而此書尚存友愛之義骨肉之情諒
然乎言意之表未嘗有一毫悲苦流落之態非樂天知命者
不能也他人觀之且知所重况公之子孫乎宜乎光大之於
此書奉、不忘也光大以清材雅量居禁林觀其志行豈尋
常涯分之可拘哉嘗與儼誦公新州及望海臺詩慷慨擊節
飄然有凌雲之氣稱公之賢子孫也故併書之

時苗留讀圖後

右時苗留犢圖一方相傳為具興處選所畫也凡圖之人
七皆不知為何人獨耕而中揖者意其必苗也按苗漢建安
中為壽春令用犢牛引車歲餘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其父
老曰此爾土所生也其爭大略如此為政之道莫先於薦廉
則公公則明明則法度脩而君子之流譽者亦本於此若暮
夜之辭金懸魚以絕饋餽生塵而受一錢者皆章章在人耳
自獨苗之事傳於圖畫豈以其尤異乎哉雖然胡威有云威
清畏人不知威父清畏人知由此而言則苗之留犢可也其
不留犢亦可也今監察御史始與陳德文昔為荆之枝江令
有惠愛在民去之日民以此圖為獻其所守可知矣然余意
德文之去枝江也必無犢可留而獨留其惠則夫恃以不忘
者不在乎圖也

書柴望傳後

朋友之交合以義者也人莫不有義知而行之行而盡其道
者惟君子為然世之人相結託若膠漆相歡相好若飲醇醪
意氣相傾無間於平居之日者易至於涉患難而死生能致
其力盡其義於不報之地者難余讀柴望傳得其為人望能
盡交義於其友金觀觀死及其母妻之喪皆不克葬望力率
以葬之俾獲歸附先人之塋觀雖死將不悲其不幸於地下
而望之為人亦君子乎因題其傳之後信乎可以為世勸
矣

書袁廷玉傳後

今之貴富賤貧吉凶壽夭智愚賢不肖果有相乎禹之亂湯
之偏其陶之割爪伊尹之無負周周公之錫福仲尼之當俱

廷玉非耶果無相乎公孫穀豐下而有後伯石越椒俱
然其氏周亞夫鄧通之不食衛青班超之必侯見諸史傳
班之矣荀卿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
心不勝術斯可以論聖賢矣其他囿於二氣五行而盡性踐
形之功或昧焉或缺焉或未至焉則貴富賤貧吉凶壽夭智
愚賢不肖之徵亦豈外於相邪故唐舉曰公管輅袁天綱之
徒皆能以其術取名當時流聲後世此其人豈倖也哉四明
袁廷玉甫其先南昌人世業儒至廷玉以相術顯余官翰林
時廷玉擢太常丞嘗見其貌清古而氣剛毅有君子之風今
退休于家其子忠徹為中書舍人乃持九靈山人戴良所撰
甫傳示余而求題嗚呼廷玉術之神其見諸傳者詳且核矣
然其言曰每占人吉凶即知其心之善惡輒念之為之反覆

跋玉枕蘭亭帖

化導期轉禍以為福人不畏義理而畏禍患因廷玉之言格
心改行者甚眾然歟若然君子之用心也昔嚴君平隱於卜
筮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
因勢導之以善千載之下求之廷玉其有合哉使占者能如
廷玉言棄咎而從義誠於理道有裨焉嗚呼傳以術論之其
可乎

跋玉枕蘭亭帖

王禧

蘭亭帖自唐以後分二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為唐臨本其
一出於歐陽率更更定武本若玉枕本則河南始縮為小
體或謂率更亦嘗為之宋景定間賈氏移國凡蘭亭遺刻之
在世者鮮不資其玩好此本後有右軍小像且題曰秋聖珍
玩其賈氏所重刻者耶

跋圮上進履圖

右張子方圮上進履圖按黃石公記黃石鎮星之精也黃
星色石者星質也而太史公班孟堅皆謂學若多言無鬼神
如良所見老父予書亦異矣豈可謂非天乎蓋真以黃石公
為鬼神也與昌黎韓子以桃源為神仙何異哉蜀山蘇公曰
黃石公古之隱君子也是可以祛千載之惑矣

跋南山圖後

休寧戴君庭芳生不及見其父而其父南山隱居之所釣游
之遺境故存乃圖而著之蓋庶幾以時披覽若有所見焉耳
然則可見者圖而所不可見者果圖所能盡乎記曰致愛則
存致愁則著君豈有得於斯乎嗚呼雲烟卷舒草木榮悴圖
之所著即境之所存也吾知使君以及君之子孫目擊心惟
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者斯圖實其兆矣而徒翰墨之工而已
乎

題九歌東皇太乙以下諸神卷

陳敬宗

九歌楚主閭大夫屈平所作自東皇太乙以下諸神宋龍眠
居士李公麟畫也今太常丞戴公其裝潢成卷徵予識之夫
平之盡忠於楚也其志可與日月爭光懷王信上官靳尚之
讒而見疏襄王又聽子蘭之譖而見逐平至沅湘之間因更
定巫覡事神之樂歌以寓其忠君愛國不忘之本意真一感
悟有旋輪之望焉而一片不復遂至懷憤投汨而死悲夫三
閭以被讒放逐不以怨誹而悃悃慕慕之誠至死而益切嗟
天世之載高位食厚祿諛佞固窮而終身不知圖報者觀是
圖也能不頽厚而怛怛哉圖之妙世固無與比者而戴公珩

歲之其所重則又不專在於妙不妙也知是說者可以見戴
公之心矣

題鮮學士草書

學士鮮先生草書其筆勢超忽揮霍如蛇驚電掣其下咬
阪其清曠散逸如秋鶴唳空雲隱威海仙冠羽衣乘風御氣
於太虛之表然其筆意皆不與手書唐人規矩法度之外誠
一代之名筆也昔蘇子瞻評書以蔡君謨為第一筆余
亦敢以子瞻之評君謨者評先生於今日也爾馬都尉趙公
素精定論不知以予之言為然否歟

題敬宗圖卷

有坐之器敬宗圖卷之器也其意則專在乎執中秉正與持
滿之有美焉敬宗卿成陽之執中用中益之滿招損禹之
不自滿曾子孟子皆子之正心正道正誼皆是矣易言天道
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蓋君子自滿之謂也滿則過中失正不合古先聖之道
是以虧之變之害之而惡者焉孔子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
功被天下守之以謙勇力蓋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
謙此持滿之要言也便能守此而不失焉則豈有傾覆之患
哉將益之福之而得不一之慶矣長興錢宗義氏家藏有坐
之圖託大理少卿楊公為予言識之且曰宗義之為人智而
若愚敏而若拙勇而若怯實而若貧又且能謙而不爭嗟天
宗義其有得乎古先聖賢之遺訓矣係富貴於德久保祖宗
世業於無窮端有兆於今日嗟夫宗義其將與國益松
垂翁所作亦致喻警衆垂訓後人之遺意固不在乎筆意之

三不工也宗義勉乎哉

跋草蟲卷後

右設色草蟲畫一幅。繖長廿有餘尺。蟬蝶蜂蟻蚺蜥蛙蝸
蛭。沙鷄。螳螂。蝸牛之屬。凡若干果。蔬。竹。石。金。龜。碧。草。又相與
映帶。紛錯於其間。筆意精到。工奪妙化。綸。超。搏。蠢。動。麗。蔚
。態。與。含。靈。秉。性。者。無。異。使。得。氣。以。充。之。決。非。繖。素。間。所。蓄
物也。何其精絕之至哉。凡畫有入目即厭。不欲再觀者。筆終
意淺故耳。此畫愈玩愈佳。久益不厭。茲其所以為難得也。但
首尾皆無題識。所記識見不博。莫辨為誰之筆。亦一欠事。稽
之歷世草蟲之作。自晉顧野王迄元曾達臣。不過十有餘人。
雖皆名筆。然亦未敢冒記其名。大抵唐人五代畫。綃。絹。厚。宋
綃。輕。細。此畫以綃素觀之。或宣和間畫院藝學所作。亦未敢
以為誠然也。今襄城伯李公蓄是畫甚久。嘗請予題于其後。
公文武兼資。博雅君子也。賞識明鑑。必得其人。敬為書此以
質之。

書孟左司文集後

劉尚賓

余讀太原孟左司已亥文集集中書林等銘詩其辭莊重典雅綿密繁麗有三百篇楚茨梁山嵒高烝民之風又讀蔡澤說范雎客又說蔡澤等篇真得戰國機權策士關節彼貪夫徇利烈士徇名精炎於中方且膠固於功名形勢度此言一入耳立見水釋而瓦解又讀學圃記常安託義貓記等篇則眉目心思舉止言笑絕類柳子厚賓之河東集中殆不可及夫儒者必能為文而古文不易得其人慕尚古之道者則為古文所謂古文者載其所行之古道今觀孟左司其間

醇故為文古。文古而又品格高本北方之學者故聲昔洪吐
燕南士之清新故神情秀發可以名為一家之言矣元有天
下文章大槩三變如劉秉忠長江大河規摹闊畧靜脩變化
蟬蛻許仲平聖賢心胷諄々王道蘆疎齋姚牧菴苛核糾紮
此國初文氣也馬伯庸宋誠夫袁伯長諸人鋪張盛大援据
端確此中朝文氣也若夫恣意馳騁發散在外汗漫漫濫無
壯激之勢者則虞離公揭文貞近代之文氣也文章與國家
同其盛衰之運文氣既索然而天下國家之氣亦復蕭條不
振日趨於茗之華何草不黃之暮景矣然孟左司已亥文集
乃又出虞揭之後囿於氣中而不與一氣俱變化而漸微者
其故何也今天命我

邦家棄義禮不用紹復古先哲王之大業是致左司轅還而

南如楚有材而晉用之俾復韶濩之音以鳴文物之盛宮商相宣金石交作動盪乎中土列郡攸揚乎江右諸州以究雄文之象之實惟學至於知天者然吾此言而不謂之妄也當時轉而還于南方者二人猶有一人為誰舒守余廷心也廷心文古而純用清氣清氣易以瀟故濫先隕越命也夫

跋晦庵朱先生吟室二字刻本

黄淮

古者仁人君子於先世手澤珍重愛護而不忍忽棄者豈徒然哉蓋欲因之以想見其休光懿範而起夫景慕之心焉耳毗陵朱紹善繼實徽國文公晦庵先生遺齋常求其先生列本吟室二字裝潢成卷謁明公題識什襲珍藏以爲家寶是亦古仁人君子之心乎哉先生以間世英傑接洙泗源洛道學之統緒發微探賸以開示來世至於書學小道亦必

究其端倪嘗以顏魯公忠貞亮直力做其筆法至於融會而化自成一派元秋潤王公嘗評之曰道義精華之氣渾、顯自理窟中流出又曰道義之氣、鬱、散於文字間可謂善於形容者矣所書吟室真蹟雖不可見即刻本而詳玩之又見其稜然方勁氣象溢於筆鋒之外如龍翔鳳舞提之者莫不欣欣然起敬善繼為之嗣胤宜其愛重而不敢忽也予又聞善繼襟度間雅雅好吟咏嘗同其弟善慶縵鼓吹續編則其於吟室也信不虛矣若夫詩法之正變與夫作詩之矩矱國子祭酒胡公叙述已詳故略

題翠屏先生自製挽詩後

僕在太學時維楊仲瀛石公為博士編輯其先師翠屏張先生詩鏤板既成分惠一帙受而讀之如見先生高風雅裁肅

然起敬宣德庚戌秋病家居先生之嫡孫典教溫之平陽間

來惠訪出示其乃祖自製挽詩蓋先生在洪武初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安南故事而歸卒于道此詩乃其絕筆也詩僅五十六字而忠孝慈愛清廉敬畏昭然具見字雖草具而圓勁飄逸如鸞鶴翔舞非其平昔養之有素浩然正大之氣至死不餒其能若是乎古之人亦多有自著挽詩皆成於閒暇寓意以騁其詞惟陶靖節祭挽二篇並出於屬綴之際先儒謂自孔子曳杖之歌曾子易箦之言繼之者惟靖節一人愚謂靖節沒千餘年踵其後者翠屏殆不多見也烏乎連城之壁夜光之珠世人皆知寶而愛之然而貴者可以勢求強者可以力致富者可以財購先生絕筆求以勢致以力購以財不可復得豈非張氏之至寶乎其當什襲珍藏以貽後世賢子

時一披閱得不感發而興起乎哉

跋宋賜楊忠襄公田制後

劉球

宋楊忠襄公九世孫尚炳來京師示余以紹興五年尚書省下吉州賜其家食田公牒而忠襄公死節與宋朝勸卹恩禮大略可見當建炎末金人陷建康守郡者皆降獨通判楊公義不屈厲脅之以威不屈誘之以富貴不屈卒厲聲罵虜以激其怒而死之其為忠也烈矣高宗中興贈公為朝奉大夫謚為忠襄廟以祀之收其二子而祿之又詔有司給田二百畝食其家其報之也何其厚哉夫忠固臣子所當盡而朝廷勸忠之禮亦不可不厚焉宋能厚之故自紹興至德祐百有餘年偏處江南一隅漫創之地以控金元數千百郡陸梁之衆而人心不去雖大社已屋而抗敵守死節之臣猶奮然連袂而起或者以為此皆朝廷厚於勸忠之禮有以感激其然也不亦信乎然則有國家而不知勸忠義以勵臣節殆不可也是歷迄今將三百年尚不失為楊氏子孫舊物亦可見忠臣之寡世有人矣故謹跋而歸之尚炳云

跋金諭德北征詩集

鄭緯

右北征詩一卷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君勿攷所作也永樂八年春

聖天子以北虜為邊患親御六師以討伐之勿攷以禁近之臣預從行出居庸嶺然山道與和北抵腦朐河之上既族師遂由應昌關平而還也所歷涉山川大漠之遠軍容之盛戰伐克勝之感皆見之於詩通二百五首錄以示予予讀之嗚呼盛矣此蓋不特有以見夫

天賦之遠震響乎異秋而賦咏之美雄詞健句鏗門

又足以補揚乎

聖德而發揮其才氣况其所職居密片之地典司制命承

清光於咫尺親日月之光華又有密省所不達則其述作

恒乎其異於人也然則異時欲知

國家之威德而觀當時之榮遇於此豈不有考乎

跋石鼓文

右石鼓文并音訓在令此京國子監先聖廟門內始余

欲求之而未知鼓之所在永樂七年來北京乃見之於此

欲摹拓其文未暇及而歸後四年扈從再至又明年始摹得

之深加愛惜乃令工人裝潢成卷并錄其詩歐陽公

王順伯跋尾于後以藏于家蓋自宣王至今二千二百六十

餘年矣而猶存此刻信物之奇古莫有先於此者然考其文

之所存則其漫滅剥落已十之八九當歐陽公為集古錄時

尚存四百五十六字後二百二十八年當元後至元已外國

子司業潘迪為音訓時所存猶三百九十九字當時已惜其

剥落之甚又後七十有六年至今永樂十二年甲午則僅餘

二百七十八字矣就二百七十八字中昏缺難辨字或存半

體証以音訓而後可識者又九十八字蓋其歲月益深則磨

滅益甚加以摹拓推擊之多其不能無損缺亦理勢然也昔

王順伯居宋南渡後不獲見此鼓而甚貴其文以為難得况

至于今又二百餘年其可寶貴當何如也故并述其年歲之

久近其文之多寡使後半今者得以此參考若其時世之

物遷徙之歲月辨說之同異順伯論之詳矣此不復著

書言行錄

才德

竹里本之類耳世愛之而繪其形者不少何哉以其操節抗

勁不與草木類也君子操節抗勁而不類常流者何獨不見

愛於人者直道其難行矣余觀是圖寧為此而不為彼也

書勸書圖後

陸於勢者而思退智哉危於位者而思進愚哉不愚不智而

以人所不趨者以行其智賢哉與其賢則吾於是圖有議也

封事

以天下之心為心讀文正公之言而知其有憂以國家之耻

為憂讀忠簡公之言而知其無愧無愧者義有憂者仁君子

仁義而已矣李綱書之其志有在豈直為書法之妙為哉

書太子少傅楊公聚奎堂卷後

夫丈夫之為大臣者頃刻不忘致君為堯舜之道與其僚類

會聚休職之時亦未嘗舍斯道而道也少傅西江楊公顏

太手少傅處安楊公燕息之所曰聚奎堂記之以文而又諫

歌於朝之大夫士二公之志可見矣五星聚奎其占為文明

在天象者如此公日與諸元老聚語於斯而欲佐

太子為堯舜致文明之治於今日者為已任則諸公之會而

足擬乎天象矣况其文之文乎文明者皆輝昭雲漢振發道

德而為盛世之文者哉於乎文乎經天緯地之文章雙伊傳

周召之為也公職其職事其事思慕之心蓋亦有寓於聚奎

矣堂成之歲宣德丁未時大比天下之士山東馬愉策為第

一第次之清庵謝建又次之

者甚衆詩曰濟多士文王以寧是又有所徵矣

題東山遺稿後

正直

東山遺稿一卷番易戴仲才先生所著也先生學博而行端識高而才廣早辭徵辟雅好林泉當

國朝文運大興氣化隆盛之日以其所蘊發為詞章本乎性情該乎物理不雕不琢出乎自然有古詩人之遺意非世俗好奇喜新競為纖巧以絢耀耳目可比也予初與先生之孫今湖廣參政并相好繼又識德清教諭昂而先生曾孫瑞又取進士入翰林從予遊今去為南京吏部主事三人之文學政事皆表然有名于世予固知必有啓之者今按是卷因先生之言而察其所存蓋所謂隱君子也詩書之澤德誼之慶足以啓佑後人宜其諸孫之多賢也先生平昔所作甚富咸久散逸兩遺者此而已瑞取刻諸梓以傳而或者以少為病夫春陽發舒萬物榮茂無不可愛然即其一花一葉而觀之亦足以知化工之妙蓋不必多也予按先生之詩亦云瑞求予題其後故題而歸之

跋郭汾陽輕騎見虜圖

童軒

郭汾陽勲業見於唐史之書者屢矣獨輕騎見虜一事尤為將者所難說者謂蜀壽亭侯解白馬之圍可與並論吁是則然矣但所異者壽亭以力汾陽以信然力者可以服人而不可以感人信則排難解紛化暴柔遠固無不可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予觀此圖益信

書村田樂圖

意劉曹公建彰以所藏村田樂圖一卷示余索詩余觀之

之民老少婦子相聚醉飽而喜歌舞而樂殆自黃虞時之外所未聞也方今

聖天子在上用賢圖治許政不作人謂太平有象非此圖歟因賦詩曰擊鼓吹竽醉飽喜滿村民物自熙熙太平有象堪圖畫不似青苗助後時煩奇無虎到村墟慶桑麻樂有餘舞我蹲踞還鼓我不知何地是華胥二絕鄙俚殊甚不足以續康衢擊壤之謠歸之曹公卿以備觀風省之采擇也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六十二雜著目錄

漢

賈山 一篇枚舉 一篇班孟堅二篇東方曼倩

魏

曹子建 一篇

晉

張景陽 一篇

唐

太宗 一篇姚元之三篇柳子厚六篇韓退之六篇

元次山五篇李習之二篇李義山一篇皇甫持正一篇

陳黯 一篇皮襲美一篇陸魯望二篇程晏二篇

沈顏 一篇舒元興二篇林簡言一篇楊夔一篇

司空表聖 一篇段成式一篇王禹偁一篇羅昭諤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六十二雜著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六十二

左長史上海李伯璣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雜著類

漢

至言 賈山 顧川人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情秦以爲論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希衣章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踐數重寶百姓任罷補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橫耳而聽夫大諱天下禍應者陳勝是也秦末徒知此也秦滅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雜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掩宮室之耀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焉焉爲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舉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精樹以青漆爲馳道之限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焉焉爲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鑄其內焚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遊上成山林爲秦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家而託焉焉秦以然然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爲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實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

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愛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不能生焉。江皋河澗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閔龍逢箕子比干之取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此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笑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乃况於綏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帝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廢人謗。其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醕。祝饌在前祝饌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粥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若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若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不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誅其怨也。有者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其民之不滿三月什一之稅猶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須

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不能勝其求。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碌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紂紂廣德以為子孫其業無過三四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々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々無窮然身死幾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媚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諫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々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致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賜其小斂大斂已訖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衣未斂不飲酒食肉夫平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此

曰盡禮矣服法服容貌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竭
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聖
念恩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崇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
方正之士天下皆訢之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
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
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殿射獵日再三出臣恐朝
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
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藏外徭衛卒止歲貢
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
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子不事賜天下男子
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
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

曲園章白鷺。孔鳥鵲。鸛鶴。鴝鵒。翠鬣紫樓。蛟龍。德牧。
群鳴陽魚騰躍。雀翼振鱗波濤。簞羹曼草芳苓。女桑河柳之
兼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栢桐并間極留美成材衆芳芬鬱
亂於五風從容荷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
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饌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
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
娃閭姬傳子之徒雜裾垂翳目窈心與掄流波雜柱若蒙清
塵被蘭澤嫵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
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
之馬駕飛軫之輿乘壯駿之乘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
雕弓游淑乎雲林周馳乎蘭皋節節乎江潭掩青蘋游清風
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大馬之才困野之足

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情驚焉遂馬鳴鑼魚跨麋角養游擊
免蹈踐康鹿汗流沫墜宛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
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
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具火薄天兵車雷運涯旗偃蹇羽旄
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傲墨黃傳觀望之有圻純粹全犧
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澤
煙雲闇冥兕虎並作殺武孔猛袒楊身薄白刃礪磬予戲交
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擡顙肆若爲牧人席旨酒嘉肴羞包
膾炙以御賓登痛觸並起勸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是
信之色形于金石高歌陳嘯萬歲無數此真太子之所喜
能彊起而游乎太子曰僕是願從直恐忿諸大夫累可

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
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
到則邱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戰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
溫汾者所滌汨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盡形其所以然也
恍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兮忽兮恍兮恍兮慄兮慄兮
兮恍兮恍兮慄兮慄兮南望平東海虹洞兮蒼天極處乎
崖溪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泊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
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縈往而不來臨朱汨而遠逝兮中虛煩
而益急莫離散而發矇兮內存心而自持於是操築甬中灑
練五藏澹澈手足頽濯舉商捕奔恬念輸瀉漚漚兮分決狐疑
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塗病常疾猶將伸軀起臂發聲披
聲而觀望之也況直眇小須愈醒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
解惑不足以及言也六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
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
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行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麻
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小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帷蓋
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
也飄焉如輕車之動其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颯前後駱驛
顧兮矄兮矄兮矄兮將壁壘重堅香雜似軍行旬隱旬隱車盤
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傍則磅礴鬱鬱關闕突上擊下律有
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賄賂衝衝窮迫通渠岸出追遇者
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茲軒谷兮 自幾街故橋
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凌赤岸驚世 獵奔似雷
奮厥武如振如怒泚泚泚泚狀如奔馬混兮鹿 聲如雷鼓

屋脊清升喻此侯彼振合戰於藉之口焉不及飛魚
翅獸不及芝紛三翼之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獲野
平夷西畔險之戲之崩壞波洩決勝乃罷漸泊潏潏披揚不
橫暴之極魚鱉失勢顛倒偃側沈沈之濤清伏連延神物怪疑不
可勝言直使人陪焉迴闌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
疆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
之上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揚朱墨翟便蜺詹何之倫使之
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等之萬不失
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
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恣然汗出霍然病已
典引并序 班孟堅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延年展隆鄒顒等召詣
雲龍門小黃門趙宜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
贊語中寧有非邪臣等對曰此贊賈誼過秦篇言向使子嬰
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
臣入問本問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豁耶臣具對素聞知狀
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
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誇行無節但有
浮華之詞不周於用至于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
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細微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
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家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
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
典而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

詠雲門者難為首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其多。竊作典引一
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樂於發憤懣覺悟童蒙光
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陋頓首
頓首曰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燭之煥有沈而與有浮而清
沈浮交錯族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同于草昧玄混之
中踰繩越契符篆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
開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正其書猶可得而
脩也亞斯之世通變神化禹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
龍翼而炳詩典讓以冠德卓綽者貴崇乎陶唐陶唐全胤而
神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與禹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延
歸功元首特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元龍之災孽懸
象閣而恒文耶吳倫數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臺使綴學立制

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執繁燭其聖明之式雖早
變衡且密勿之輔比茲補矣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時至
氣動乃龍見淵躍揚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
電曜胡越莽分尚不泄其謀然後欽若上下恭輯群后正位
虞宗有子德不台淵穆之讓廉範師矢敦奮揚之容蓋以膺
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聯運舊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
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詰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
纖之度其願可探也並開述於一贊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
民以方伯統牧棄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民之
不恪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鎬臺遂自北而南虎蟠其師革滅天
邑是故誼士華而不款武稱未盡護有惠德不其然與亦猶
於穆倚闕翕純儼繹以崇嚴祖才殷肅宗配帝發祥流慶

越天地者為非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執範更有常審言行
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之聖漢魏之唐基派側其
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
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
亡回而不泯故胡璣而不順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
不興鋪開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
入三光外運運元內需豪壯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
威我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元乃
始慶鞏勞績兢之業之貶成抑之不取論制作至於遷正黜
色賓監之事與揚寓內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
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意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爰爾而
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

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綏寧之惠深燭燄懸沈肅祗祥神
之禮備是以采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園縶
文皓質於郊升黃輝采麟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者
於茂樹若乃嘉穀靈章奇獸神禽應圖合謀祥極瑞者朝
夕炯收日月邦畿卓犖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周姬有素雉朱
鳥玄牡黃髮之象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之異哉
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
覆以懿鑠豈其為身而有顯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愆旅力
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騰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夫圖書
亮章天祐也孔繇先命聖學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古丁辰
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因定以和神各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
明文故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心瞻前顧後豈清廟肅穆

天命也。伊考自遠古乃降矣。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而假素問光度而遺華。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垂精造神。苞舉藝文。訪群儒。俞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淵源。儲藏仁義之林。數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感群后之謙。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緝萬嗣。揚洪輝。奮景炎。遠風播芳烈。久而逾新。用而不竭。汪乎丕天之太律。其時能旦之哉。唐武皇帝。武皇帝。武皇帝。

卷八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變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成功。不得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之遠。孔席不暇。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捨者昔人之上務。著者前烈之餘。

卷九

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絃冕之服。遠英華。湛道德。寶龍虎之文。積矣。卒不能據首尾。奮翼振振。拔淪塗。騰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藉。下無所據。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緬以年歲。然而器不買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摘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道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安。興之榮。燭未仰天庭。而觀白日也。曩者王途無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驚。於是七雄號關。分裂諸夏。龍戰虎爭。許說之徒。風馳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亦飛景附雲。煜其間者。豈不可勝載。當此之時。獨巧磨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

卷十

飛一矢而殲千金。震卿以顧盼而捐。即夫嗽發後曲。感可之聲。合之律。度。商。而不可。聽者非。知。皆多。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移風易俗。非迂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後人。合之術。人散之亡。命。漂。浮。羈。旅。馳。待。商。執。挾。三。術。以。鑄。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隨。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敵。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而。顛。覆。禍。不。盈。臂。禍。溢。於。甘。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說。辯。以。激。君。臣。行。詐。以。賣。國。說。難。既。道。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其。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涵。埴。羣。穢。夷。險。安。危。鄧。綰。結。恢。皇。綱。基。隆。於。義。義。施。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泝。洽。玄。德。稟。仰。大。猷。投。附。葉。著。靈。猶。草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藉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觀。欲從整敷而度高卑。泰山懷沈澁而則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軼斯之倫。裴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蒙身行道。輔世成名。可遂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魯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岳周望。兆動於渭濱。齊魯。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張皆侯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漢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大。皆及時君之門。關先聖之靈。與。陳。子。術。義。之。場。休。息。

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然之用樂教養
所其用雖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任如環所欲必得功若
五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過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
窺天以蠡測海以挺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
聲者哉猶是觀之譬由鼃駒之襲狗狐豚之呌虎至則靡耳
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
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魏

七啓八首

曹子建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颺離俗澄神定靈輕綠傲貴與物
無營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乎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
傾於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起野之驅乘追風之興經

文選類集卷百六十一

迎涉山出城入乎決渚之野遂召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
激水石高岑背洞溪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潛穴
倚峻崖而嬉游志飄飄焉恍恍焉似若俠六合而臨九州若
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樂葛藟而登阨巖
而立順風而攝曰子聞君子不遜俗而遺名智士不肯世而
滅勲今吾子弃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願廢人
事之紀經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求之思乎何所規
之不遇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嘻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渾
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之可跡必窮於芒元
氣雖知其終名號我身位累我躬竊慕於人之以忘仰老莊
之遺風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

玉音

鏡機子曰芳孤精粹霜雪露英玄熊素膚肥豢腰肌蟬翼之
割剖纖析微累如蠶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鷄
斤鷄珠翠之珍寒芳之巢龜膽西海之飛鱗雁江東之潛
鼉男漢南之鳴鵲綠以芳酸甘和既醇玄真適鹹尊收調辛
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東
伏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彈微則苦發叩宮則甘生於是
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神可以娛
賜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子甘藟藟

文選類集卷百六十一

未暇此食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
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
斬刃九旋之冕散耀垂金華組之纓從風紛紜佩則結綠懸
寶之妙微特采照爛流景揚輝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
鳥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微解若霜經佩綢繆或彫或錯薰以
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閑步周旋馳耀南威爲之解頤西施爲
之巧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
毛褐未暇此服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僕將爲吾子駕雲
龍之飛駒飾玉輅之繁轡垂死虹之長綬抗招搖之華旌捷
歸之矢乘繁弱之弓忽矚景而輕驚過奔驥而超遺風於足

磯頭谷寒榛數平夷緣山置置彌野張網下無滿跡上無
飛鳥集獸也然後會圍狝徒雲布武騎霽散丹旌耀野戈
皓軒霄曳文狐捷校兔指鷗鷺拂振驚當軌見籍值足遇
飛軒電逝獸隨輪轉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擊柱輕
暑搜林索險探薄窮隄騰山赴壑風厲發舉機不虛發由必
飲羽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呼闕之獸非牙奮羣志在觸
突猛氣不情乃使北宮東郭之疇生抽豹尾分裂猛有形不
抗手骨不隱拳批熊掌拉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
獸如陵飛翻成雲於是鹹鍾鳴鼓收旌旌掃頑網縱網羅掠
迴邁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
志方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手玄微子曰余樂
恬靜未暇此觀也

文選卷百二十一 十八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皓軒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
觀形軒紫柱文榱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溫房則冬服絺
絺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綠雲飛陛陵虛癭跳流星仰觀八
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繁巧神怪變名異形班輸
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為之失睛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
榮熙天曜日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翮陵高鱗甲隱深於是
逍遙暇豫忽若忘歸乃使任三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沈水
繳弋飛落鸞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采菱華濯水
弄珠蚌戲鰲人諷漢廣之所詠觀游女於水濱
殺之織羅
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
有奸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為誰脩宴婉絕兮我心
愁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子耽巖穴

未暇此居也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道通開宮情放志蕩滌樂未終
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拂北里之流聲紛陽阿之妙曲爾
御文軒臨洞庭琴瑟交揮左簾右笙鍾鼓俱振簫管齊鳴
後姦人乃被文毅之華往振輕綺之飄飄戴金搖之熠燿揚
翠羽之雙翹揮流芳之華飛文歷般般最煥綰紛長裾隨風悲歌
入雲踰捷若飛蹈虛步蹀躞凌躍超驪蟬揮霍翔爾鴻羽
秋鳬沒縱輕體以迅以迅道形而不逮飛聲激塵衣虛厲
才捷若神形難為象於是為歡未厭白日西頽散樂變神
步中闈玄眉弛兮金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形嬌服兮揚幽
若紅顏宜笑睇昭流花時與吾子携手同行踐飛除即閑芳
華燭爛燭悽悽張動朱簾發清商

文選卷百二十二 十九

鏡機子曰此乃游觀一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
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
志雲際凌轡詣侯驤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
虹蜺吾子君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子亮
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賢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玄化參
神與靈合契惠澤播公黎由威靈震乎無外超隆平於殷周
踵義皇而齊秦顯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
濱無洗耳之士喬治之累居之民是以後又來仕觀國之
舉不遺才進各異方諸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正流
之華談經孔氏之舊章散榮移風國富民康神應休鑒
嘉祥故甘露紛而晨降嘉生示而舒光觀游龍於神淵

馬高岡此霸道之

卡黃懼聲數之未廣承其

陶歌之秋而昌望所以後論而此也吾子為太和之民不欲

仕陶唐之世乎於是玄微子懷袂而興曰韓哉言乎近者吾

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後懷乎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莅國

覽盈虛之正義知頤素之迷感今予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

服從子而歸

晉

七命八音

張景陽

冲漠公子含華隱隱

乎衆妙絕景乎大荒

大夫聞而造焉乃勅

風雖堅冰之津旌拂

而無塵臨重油而擲

居也時嶠幽蕭蕭

前尋竹疎草蔭其

起而麗天於是登絕

曰蓋聞聖人不卷道

名於玉牒殺則勒洪

有生之靈滅炎之義

游汀瀟短羽之棲

性之至嫺窮地而游

屈轂之解解疏鶴之

外雖在不敏敢聽嘉

大夫曰寒山之樹出自太具含黃鍾以吐餘機蒼蒼而

既乃瓊嶠峻峻金岸峭峭左當風谷右臨雲錦上無陵

巢下無窮之隱嵒嵒峻峻者龍招嶠嶠三春之滋露

秋之鳴騶雲雪為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

而先凋於是攏雲梯陟嶂嶂翦翦雲之陽柯剖大呂之陰

營近斷其機伶倫均其聲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

清繞梁是遠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啟中黃之少宮

收之變尚君乃龍火西躡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

旅懷土之徒流官雁之鳴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流

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奏綠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

之朝落卓也舒之夕缺紫蓋之瞬慄慄老為之鳴咽王

拂纓而傾耳六馬虛天而仰林北蓋音曲之至妙子豈

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亦不能也

大夫曰蘭宮秘宇彤雲綺綺雲屏爛汗墮壁青葱

旋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國以萬雉之壘爾乃曉樹

出中天翠觀青彫閣霞連長翼雲飛壁壁陰山

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頽素炳煥粉拱嵯峨陰虬負

阿錯以瑤英樓以金華方疏含秀圓井吐葩重殿

對規幽堂畫密明室朗朗集蜺飛而生風天蟄動

目厭常玩體惟惟惟惟今而難勝時娛觀於林

臨丹台華草錦繁飛飛是燭陽是金條秋華

承意意歡仰折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

壇爾乃浮三翼戲中此

翻於未

吹孤竹村雲和洲客鳴雁南之由榜人葵采葵之歌
東島舟兮爲水嬉臨芳洲兮後雲芝樂以忘戚憐以卒時節
夜爲日華歲爲期此蓋雲君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
夕勁密華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
整戎剛建雲臺啓雄芒駕紅陽之飛鸞鷹唐公之驕驕屯羽
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爾乃布飛騰張脩陵黃岑挂青
纒畫長豎以爲限常流給以爲關既乃內無疏疎外無漏跡
叩鉦數校舉旌旌旌獲殺金機馳鳴鎗剛豪落勁騶車騎
驚駢武齊轍倉忽揮霍雲迴風列聲動響飛形移景發舉之
林疎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離地穴乃有圖文之狎班題之

文苑英華卷六十二

從鼓鬣風生怒目電騰口激霜刀足撥飛鋒跳林蹶石扣
幽叢於是飛黃奮銳賈石逞伎處封侯價馮豕壯地騰控
鷹句爪摧鋒牙捍瀾漫復獲傾倒擊頭驚挂山僵路掩澤
蔽爲毛林隱爲丹旌於是撤圍圍卷布驚虞之數獸林
衡計鮮論最犒勳恩馬軸有驅連鑣酒駕方軒十節電
萬燄星繁陸草霞流膏絲合厭芳煙極樂離迴節而旋
亦田游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爲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陽飢歐冶洲營耶絲之饒赤山之精銷劍至頭
僕越鍛成乃鍊乃鑄萬鍊千鍊豐隆惟飛廉翽於神器化
成陽文陰綬流脂星連浮彩藍發光如散電貫如耀雲霜
水凝冰刃露形冠象曹名身巨開壯鄭則三軍白首磨
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鴻陸麗并助助以爲工絕重

田而稱利去爾而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
震辟燭光駭風胡價兼三卿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
去吳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
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奉風此蓋希世之神
莊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騁逸態超越稟氣靈淵受精皎月眸黑照
玄采紺發沐如揮紅汗如振血素青不能識其衆乃方埋不
能觀其若滅爾乃山雲野踐朝霧赴春衢整秋御吐踊騰騰
麟起龍若若出戰奔視林戰赴氣盛怒聲飛電駭志陵九州
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前未移再踐千里爾乃踰
天垠越地隔過汗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跡陽鳥爲之
顛羽夸父爲之投策斯蓋天下之傷棄子豈從我而御之乎

文苑英華卷六十二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泰瑗山之禾唐搜捕其根農帝嘗其華爾乃
六禽殊珍四膳異有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巢炎鼎庖子揮
刀味重九沸和兼勺藥晨晨露露霜霜鷄黃雀園按星鳳方丈
華鏤封熊之躡翰音之踞鷄脾狸脣髮象白靈淵之龜萊
黃之鮐丹穴之鵠玄豹之胎輝以秋播醕以春梅接以商王
之箸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鱗出自九溪積尾丹鯢紫翼青
鬚爾乃命文辭飛霜鏤紅肌綺散素屑雪雪曼子之豪不能
廁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繁者既閑亦有寒差商山之
果漢皇之接折龍眼之房割椰子之殼芳旨萬選承意代奏
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蟾蜍星流飛華并接玄石嘗其味
儀氏進其法傾壺一朝可以流酒千日單醪投川可使三軍

大夫曰蓋有霄之馳皇風也金華炫微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存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卑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煥炳帝載緝熙運氣以樂宣德以語教清於雲官之世治鵬乎鳥紀之時王猷四塞孟夏盛寧丹冥設烽青微釋警却馬於糞軍之轅銳德於昆吳之鼎群萌反素時文載郁耕父推畔魚豎讓陸樵夫恥危冠之飾豐臺笑矩後之服六合時當薤之蕩玄邨恭歌黃髮擊壤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豹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莫不駸奔摺額委質重譯于時昆岐感惠無思不揚荒戲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之鳥鳴鳳在林驟於黃帝之園有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萬物烟煴天地交泰義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常帶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摺紳濟濟軒冕謁謁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襖我以荻家之屋田游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聞皇風載馳時聖道溥舉實爲秋摘藻爲春下有可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尋後塵

金鏡 太宗

集 296—744

必廢遺之之功鴻鵠沉沉定無陵空之効若使各令志不
其其故古人云欲備大厦者先擇匠然後棟材為國家者先
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以大材為棟梁以小材為榱桷
所有中尺寸之木無棄此善治木者也非獨屋者有棟梁國
家亦然大德為宰相亦國家之棟梁也予思三代以來君好
仁人必從之在上留心臺榭奇巧之人必至致精造獵馳騁
之人遠臻存意管絃舞樂多進降懷沙儼然斯來塞切直
之路為忠者必少開誦諫之直為佞者必多古人云君猶器
也民猶水也方圓任於器不在於水以此而言足為永誠夫
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師於鄉子文王學於號
咎聖人且猶若此何況於凡人者乎治主思賢若農夫之望
歲指后求才若旱苗之思雨亂君疾勝已如讎視不肖如子
懷之中必曰王莽偽行仁義之道有始無終孫皓權
施恩惠之風有初無末二子猶膠船之泛巨浪毀在不遠若
驚馬之奔千里則其將至古人云升不盛石小智不可謀大
巧謀不如拙誠信非謬矣有明主有剛主高祖攝衣於鄉生
比干剖心於紂殷湯則留情於伊尹能達則被戮於夏桀
楚莊昭陽而懷愛武侯罷朝而合喜周主護短而永遇明主
思短而長善祖高祖殷湯仰其德行道若陰陽調四時之法
令均萬民樂則麒麟呈其祥其祥非麒麟之類乎觀
夏桀商辛嗟其時惡之甚猶時令不行而寒火序則麒麟
毒蟲蝦為害夏桀商辛豈非猛獸之備乎子以此觀之豈非
天道之數也雖曰天時抑亦人事成湯之世有七年之旱剪
爪為犧千里降雨太戊之時求穀生朝懼而修德遂使十有

六國市譚而來此豈非人事者也或云為君難或云為
人君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權用人之才用人之力何為
成何求不得此言之實易論之實難何者輕陵天地衆精
其妖忽慢神靈風雨應其暴是以帝乙有雷震之禍殷紂致
飛砂之災多營池觀遠求異寶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蠶織田
荒業廢兆族凋殘見其飢寒不為之哀觀其勞苦不為之感
苦民之君山非治民之主也薄賦輕徭百姓家給上無暴令
之徵下有謳歌之詠屈一身之欲樂四海之民愛國之主也
樂民之君也此其所以為難也且用人之道又為未易已之
所謂賢者必盡善衆之所謂聖者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為失
才知惡不黜則為禍始又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綽
優於大國之老子產善為小邦之相絳侯才訥卒安劉氏之
宗齊夫利己不任上林之令拾短取長然後為笑夫人劉宗
之情各異曲直之性不同今古奔馳貴賤不等為上之尊
下豈均上則正國寧家志存崇禮下則承顏悅色正存敬恭
虞舜孝也不為慈親所安曾參仁也不為宣尼所善孔子曰
子從令者不得為孝臣苟順者不得為忠如斯之例不可不
察也逆主耳而復道戮孔懷以安國周公是也順上心而安
身隨君情以投子易牙是也棄己之命安君之身紀信是也
挾國謀事以報私讐袁盎是也子身而執節孤直而自毀
原是也外顯和睦之端內懷湯火之意宰貺是也忠諫之
以此觀之豈為永鏡白起為秦平趙乃被昭王所殺亞夫之
七國之亂卒為景帝所誅文種設策滅越而自戕越王所殺
皆謂其為國除患而禍乃是其君之罪也

如越高韓信懸布陳師之機自其... 祖失於存功之能光武獲於置將之妙臣安君社稷之固君
處臣危亡之地豈是相酬之道也為天下之君處萬民之
安可易乎背道違禮非唯損己乃為害人之所笑卑身辱
實為君子又為庸夫之所譏越品進官其類必為深怨偏與
人語眾望以為曲私任使賢良則謂偶得委仗庸夫則言愚
闇言數則謂太繁辭寡則謂道薄恣情恣意則朝野戰慄留
心寬恕則法令不行民樂則官苦官樂則民勞四海之內莫
非王土要荒為枝葉畿內乃本根古人皮之不存毛將安傳
當使本固根深委之內相而伊尹傅說人所希逢至如鎮積
冰之塞守飛雪之遷而魏尚李牧當今罕遇遣人遠撫則着
繼而不忍慙而不遣則枝葉落而不存二宜之間致心何所

冰壺誠

姚元

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以貞廉能守其
節凡今之人就列稱官當官以剝削為務在上以財賄為
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必曝其鱗故君子謹
榮不憂辭滿為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等彼清貧
泉隱酌泉龍恭致水席皮流憤縹袍空裏雖清畏人垣而
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難儻廉勤之節塞貪航之
水壺是對則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執秤誠

執鏡誠

聖人為衡四方取則志守公平體兼正直用於天官...
得行於里閭紛競以息故北西以對左右以持秤物低昂不
差毫釐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存信去
詐以公滅私無偏無黨君子似之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
之師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怨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
仰人皆其向我之所教人皆其效心苟至公人將大同心能
執一政乃無失嗟爾多士欽哉勉旃庶以觀則國矣佩弦

秦樓明鏡鑒有餘曠色自凝曉光能洞微飾以鑿組匣以珠
璣龍遠池則鳥臨月飛傍入四隣中延萬象濟物攸博利人
斯廣握在帝心則宇宙融朗懸珠誇目則翹楚瞻仰且明不
匿瑕君子是苑不疲屢照君子是效嗟爾在職為代作則刑
不可濫政不可賊凡今之人鮮務為德紛綸媚媚泊沒忠貞
當須如鏡之明斷可以平如鏡之潔斷可以決政當後來無
忝前指

貞符

柳子厚

孰稱古初卦蒙倥侗而無爭厥派以訛越乃奮擊幽怒震動
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唯人之初摠而山林之而群霜
雪風雨雷電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削
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
焉而爭睽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制者決群殺者凡
兵良者殺披藉之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
往為重險阻用彌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

者奪社是有聖人焉曰黃帝造其兵車交臂乎其內一統其
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
四嶽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才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
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太公乃克建
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為也以非德不替故
尼父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
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
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真永祀後之妖淫豈
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
為符斯皆譎譎闊誕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
克懷于有德登能庸賢濯瘴寒以夢以熙茲三為符也而
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詡于無知之

文選卷之六十一 三十一

民增以開廣神胎殿繞踊俾東之泰山石間作大號謂之
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成効率奮驚逆其後有賢帝曰光
武克經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危
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議為也積大
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焉跨九垓以為鑪鑿以毒燎燭以
虐燭其人沸涌灼爛號呼騰踊莫有敢止於是太聖乃之
降霖雨濤濤湧湧為清氣踈為冷風人乃潸然休然
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祿所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
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折抵擗奔之轉
徙之害不遇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澤用祗于元
奮祖呼犒迎義謹勅六合至于麾下大道豪據隨命
義威殄戮威隆無劉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

于唐虞陶範歌頌、和寧帝庸威懷惟人之為敬其厥賦
歲于下是謂豐國細為義稟欽發謹防歲丁大侵人以有年
簡于厥刑不殘而慈是謂嚴威小厲而支大生而寧惟祗
敬用底于理凡其所欲不調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
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王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
取理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
唐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子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
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匹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又
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離大宋之
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犂死秦惡在
其為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龐大保人斯無疆
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祗告于德之休帝曰謏哉乃無休祥

文選卷之六十一 三十一

之奏究貞符之與思德之所未太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
理以敬于人事其詩曰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
將之仁函于膚刀莫畢屠澤燄于龔沸炎以辭殄厥凶德乃
歐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々相寧以嬉賦微而咸
厚我糗糧刑輕以清俾我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
于理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惠于已拱之戴之神其祐爾
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聖靈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
於於北視粟子南幅西東祗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開
聖祝皇之壽與地咸久肩從祝之心誠篤之戶協人同道以
之俾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
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聖靈無疆厥符
臨江之序

臨江之人收得麋鹿膏之文門群犬垂涎揚尾皆求其人然
恒之自是日抱就犬者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大
皆如人意麋鹿稍大忘已之馴也以爲大良我友抵觸僅小
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者然時炎其舌三年磨出門
見犬在道甚衆多欲與爲戲犬大見而喜且怒其殺食之狼
藉道上靡至死終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
龐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
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
覺無異態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
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彼且耳因跳踉大闢
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尤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
向不出其伎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異日拘忌特甚以爲已生歲直丁子鼠子仲也因
愛鼠不畜猫犬禁僮勿擊鼠倉庫廩廚悉以終鼠不問由是
鼠相告皆來其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無完衣飲
食大率鼠之餘也晝聚而與人並行夜則竊獨暴其聲萬
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
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其後
五六猶闔門徹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
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恒也哉

起廢錄

抑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避于愚溪之上溪上聚老
壯齒十有一人謾是以進列植以慶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
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答曰誰也曰東
祠暨浮園中既病額之駒曰若是何哉曰此乃浮園道者都
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爲律以勅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
且優游登浮園有師道少而病雙目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
服輿曳求嘗及人友匿愧恐殊甚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
去始學者與女釋者俱無所師遂相與出登浮園以爲師
隨之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驅彼以其衣漢以其旗心
惕疾視引且翼之登浮園不浹已凡師數百生日饋飲食時
獻巾帨洋々也舉莫敢踰其制中既病額之駒額之病亦且
十年色玄不尤無異後磁然大耳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
斥棄異卑恒少食屏立擯辱掣頓異其垂首披其懸涎屬地
凡廐之馬無肯爲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莅吾邦屏棄
群駒舟以沂江將至無以爲乘廐人咸曰病額駒大而不尤
可秣飾焉他馬已棘痺挾無可當吾刺史者於是衆牽駒上
燥土大廐下薦之席縻之絲浴剔蚤鬚剔惡除瘰癧以雕胡
秣以香其銜具鱗纖鑒金文羈絡以和鈴纓以朱綬或膏其
鬣或刺其脰御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獲石立之水涯幢旗
前羅紅蓋後隨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腰震奮過驥當
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雙將何以教
我鰥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是軼疾風鼻知膾香腹
溢儒書口盈靈章包今統百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
若登芝庭顧之猶有遺也知人不識敢以其感竊賸之先十

先生笑且答曰：「更過矣。彼之病病乎？更與類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過過其無耳。今朝廷消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群談，角智列坐，爭英拔雄，發輝揮唱，雷聲若育，德少者馳聲，中角羈貫，非則則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辭，倚縣多會不得逞，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病病伏焉，豈望足涎類之可望哉？」史之言過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鰲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振振而渡為先生病焉。」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統之以強六國，既除，龍乃亡。晉敗夢，鄆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滅，孟死，滅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幸以危知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

韓退之

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祇益為禡。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於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思伊莖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讀荀

韓退之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後，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于時，君紿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

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于荀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其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寫子詩書為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為錄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夫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衛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矣。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東帶執効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教於言乎？夫教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板臉之勢，故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賓，資實以鈎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職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教若夫狂惑，愈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諛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尚懼而慎，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諛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張公。』

其慎歟愈曰公者吾若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
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贊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
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顧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瞞
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知諛者之說也雖有諛者百
入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
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諛者之効也詩曰取彼諛人投畀
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諛疾而
甚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諛
始疑而終信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結遠則有
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
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感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
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六

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誣諛
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諛人者孰敢進而爲諛哉雖進而
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
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
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
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教宰相又教
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諛言果不行

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焉可得邪吾觀李生在
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
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於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處持節
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都道洋若抑亦左右前後有

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衆言而公
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意聞而知之矣李生南
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
充其所欲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役爭於
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
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是愛
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
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
之

本政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數古先遂一時之術
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天下可爲也彼
之政仁矣反於諛此之政教矣矣於忠何爲我其周授乎曰
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遠古之
初暴孽情飾深志枝辭琢正紛紜糾射以亂民和以導民亂
鳴呼道之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第一端施一令民莫
不徘徊然非美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者將過十里及門而復
後雖矻矻決不可驕原其始固有啓之者出問於師曰古之
君天下者化之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於漸也易之示
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海其有作者知教化之
所繇廢抑詭恠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管爾
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一於天子不維守土地

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輸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棧。而外施窗扉。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高鑄。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為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立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閑。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執育之不戒。童子之抗。魯鷄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貓相乳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啾啾。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支而若救之。銜其一。置於其懷。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也。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真。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之子。弟之難。如也。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非此類也。夫愈時獲幸於北平王。客有問

王之德者。愈以是對。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孫。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因叙之。為貓相乳說云。

出規

元次山

元子門人外將出遊三年。又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諸曰。外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敵。寡過之可用。有始賀拜。假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主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客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擊參遊。讒者或刑。或免。外將之身。如大逆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視大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外將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謹不言。雖手三木。鐵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偕絕。汝若思為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顯顯之機。如下麻栗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對。將為戒乎。

處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竟將何為。對曰。雲山幸不來。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矣。復受危。我舒吾曰。元子其過謬乎。其太矯也。吾歎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身以顯行。設機以剽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俛而謝之。勝許夫。父元子聞不應。舒吾之說。乃曰。嗟嗟。

元子少辟官印何不日使吾得處如山林
將然而以子為飾言咸智退身設機何不日如
多長盜權為象汗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侵之者乎元子
謝不及季川問曰終終不復二論就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
言則自是言達則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
有非至若聞之也哉

戲規

元子友高士雲立之巔戲牧兒曰爾為牧歌當不責爾愚牧
兒去乃為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元子啼不止召其父而
止之元子友真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嗟次山苛戲小兒
俾為戲焉而象寬之彼牧兒望次山猶僂隸不敢干其至及
苟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讐斯豈慎德也歟吾聞君子不苟戲
戲則必易於元子報真卿曰於戲吾獨立于空山之上
戲則必易於元子報真卿曰於戲吾獨立于空山之上
及名利相奪禍福相侵至有象戮辱者焉得不因苛戲以
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真卿吾當以戲為規

心規

元子病瘳歸于商餘之中以酒自肆有醉歌夫公聞之
元子之酒歌之歌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亦然何樂
亦然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
樂然亦何樂然我曰我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
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曰
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手行在間日不防人記耳不

隨人聽口不隨人語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頃刻為塞
爾有戚身亡家之禍傷汗毀辱之患生焉雖王公大人亦不
能自主口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熟耶

時規

乾元已亥漫變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書有
醇酒時得一醉醉中更誕曰願窮天下鳥獸重魚以充殺者
之心願窮天下之耐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數
曰子何思不盡耶何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
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賦稅屠殘者乎何不曰願
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家使
人民免飢寒勞苦者乎更聞公言而書之授於學者用為
時規

截冠雄雞志

李習之

雞至零口北有畜雞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飲
而又狎乎人雞甚樂之遂擲粟投于地而呼之有一雄雞人
截其冠貌若營辟望我而先求見粟而長鳴如命其眾雞眾
雞聞而曹奔於粟既來而皆惡截冠雄雞而擊之而曳之而
逐出之已而競逐啄其粟日之暮又二十一其群栖于楹之
梁截冠雄雞又來如慕信將登千梁其極焉而仰望焉而旋望
焉而小鳴焉而大鳴焉而延頸陸陸其聲甚悲焉而遂去焉
至于庭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栖其對頭
異之曰雞會于家者也被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命侶義也
截冠雄雞是也彼眾雞得非幸其所呼而來邪又奚為既
而共惡所呼者而迫之耶豈不食其利背其惠耶豈不長

其見食命侶之一德耶且何殺極而不使傷其群耶或告曰
截冠雄鷄客鷄也乎里東鄰夫曰陳氏之鷄焉死其雌而陳
氏寓之于我群焉勇且善鬪家之六雄鷄勿敢獨校焉且其
曹惡之而不與其食及捫焉夫雖善鬪且勇亦不勝其眾
而常孤遊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不長鳴命侶焉彼眾鷄雖
類其召召既至反逐之昔日亦猶是焉截冠雄雞雖不見答
然而其跡未曾變移焉雖既聞之惘然感而遂傷曰禽鳥微
物也其中亦有獨稟精氣義而介焉者客鷄義勇超于群
皆妬焉尚不與雋焉況在人乎况况在朋友乎况况在親戚
乎况况在鄉黨乎况况在朝廷乎况况由是觀天地之間鬼神
禽獸萬物變動情狀其可以逃乎吾心既傷之遂忘之特用
警子且可以作鑒于世之人

去佛齋

佛法之滌派于中國也六百餘年矣始于漢浸淫于魏晉宋
之間而瀾漫於梁蕭代薄奉之以及于茲蓋後漢氏無辨而
排之者遂使戎狄之術行于中華故吉凶之禮謬亂其不盡
於戎禮也無幾矣且楊氏之述夜儀豈不以禮法還禮衣冠
士大夫與庶人委巷無別為是而欲糾之以禮者邪是宜合于
禮者存禮者辨而去之安得專已心而言也若懼特俗之
怒已耶則楊氏之儀據于古而佛于俗者多矣置而勿言則猶
可也既論之而書以為儀檢聖人之道則禍流于將來也無窮
矣佛法之所言者列御寇後周言所詳矣其餘則皆戎狄之道
也使佛生于中國則其為作也必異於此况驅中國之人與
行其術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存有所廢死有所歸生

物有遺害之有節自侯幾至于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革
故可使天下舉而行之無弊者此聖人之遺所謂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朋友而養之以道德仁義之謂也愚力不足而已
向使天下之人力足盡脩身毒國之術六七十歲之後雖事
百年者亦盡矣天行乎上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
富獸禽鳥魚鼈蛇蟲之類而止爾況必不可使舉而行之者
耶夫不可使天下舉而行之者則非聖人之道也故其徒也
不蠶而衣裘其弗稱而飲食充安者不作校物以養已者至
于幾千百萬公推是而凍餒者幾何人可知矣於是樂樓殿
官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鉄以形之乳良人男女以居之鉅
室象而傾官廳而豪華而房弗加也是豈不出于百姓之財
力歟昔者禹之治水害也三過其門而不入手胼足胝鑿九
河疏濟洛導漢浹決淮江而入於海人之弗為蛟龍食也禹
實使然德為聖人功據大禍立為天子而傳曰非飲食惡衣
服卑宮室土階高三尺其異於彼也如是此昭昭然其大者
也詳而言之其可窮乎故惑之者溺於其教而排之者不知
其心雖辨而當不能使其徒無譁而勸來者故使其徒若彼
之熾也有位者信吾說而誘之其君子可以理服其小人可
以令禁其俗之化也非難矣然則不知其心無害為君子而
溺於其教者以夷狄之風而變乎諸華禍之大者也其不為
戒也幸矣昔者司士黃告於子游曰請襲於床子游曰諾將
子聞之曰冰於井氏專以禮許人之襲於床失禮之細者
也猶不可況舉身毒之術亂聖人之禮而欲以傳於後乎
議非賢人事

世以為辭讓其國辭讓其天下者為賢此絕不知賢入事者
能讓其國辭讓其天下是不肯取者耳湯放時非無臣也然
其卒佐湯有陞師之役鳴條之戰竟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
武放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武有牧野之誓而旗之懸果何
人哉非大公望不可也伊尹之讓放湯中地太公望之讓太
頭開天則商周之命其集乎故伊尹之讓夏桀歸太公望之
發揚蹈厲當此時雖有伊尹不讓也百太頭百
闕天太公望亦不讓也故曰讓非賢入事

分明

皇肅待正

天下之是非賢人不應於道一於分不定於所為新謂人
君子小人是也孰謂分君子小人之別是也故君子矣為
之無不是彼誠小人矣動而之非故君子指人之過為惡
與人之善為樂言已之光美擬於堯禹參於天地為昌言
順則為周公變則為伊尹其心定矣其端一矣雖萬殊百化
一於君子而已所謂差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
之小人者不然其過人為毀譽其譽人為比周言已之光美
為誇夸變則為毀譽則為偽其心定矣其端一矣雖萬殊百
化一於小人而已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余故曰天下是非
繫於人不難於述一於分不定於所為橫天地絕古今人之
清曲者二而已

詰鳳

陳黈

嘗得揚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將
欲伸之以為聖追時其劇素美新則有異乎是雄仕漢遇新
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又乃為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

鳳固若是耶果若是則鳳遇繡繡而猶獨翔其間耶君子
仕也所以行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棄之不臣
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興亡之理臣效之以行其道苟畏其
威愛其死則可接簪高謝以明其節詎有苟福貪生苟非節
詎廣引素過以喻惡德則是捨其簪逆也與古之持願急死
名節者持而勵也雖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為誣鳳也哉
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其時即噫
言之不思有如是耶或曰古人臨危制變亦權道也雄知華
之不可臣也故矯為其辭始務脫禍是亦權也何過之深歟
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
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臣也乃去之
曾不聞矯為其辭以求庸於魯仲尼日月其德人之不侔

讀司馬法

皮襲美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
下之民從而帝之木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魏尚權
子於利刃之下爭于土於百戰之內由士為諸侯由諸侯
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
是編之為術術愈精而殺人愈多法愈二而害物益其
其亦不仁矣哉之類不敢惜死者一學刑次貪卑
之於君猶子也何異父欲殺其子然
威後喻以刑
是有是者雖

治家子言

陸魯望

武王既伐殷紂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
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鋒範矣又將易之不知其
所業故泣吾且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秉耒耜者
一墾不敢起吾父易之為工器為官室為臺榭後其售益倍
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為兵器會諸侯以殷師旅戰
陣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鐵斬獨天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
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也于觀農事治家子
復祖之舊

蠶化

摘之蠶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黑然類蠶而青鬚葉仰

李商隱集卷六十一 四十六

蠶如飢食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振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
驁一旦視之變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化為胡蝶矣力力
拘拘其翎未舒體黑纖纖分朱間黃腹填而繭絲纖纖且長久
醉方寤羸枝不揚又明日往則繭滿風露蟬綠草樹皆空翅
輕翮然而去或隱隱隱或留留繭繭而軒軒繭繭而紛拂甚可
愛也頃更犯蠶網而膠之引絲環纏牢若控若人雖甚憐不
可解而綴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也不朋
而游類聚也無噉而取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為蠶之蠶後不
見觸蠶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君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福也
名位大羽化也封畧大簾簾也苟戒德亡公崇淳飾儆榮其
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為大蠶網而膠之乎觀
吾之蠶化者可以惕也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夢

帝見王嬙美召壽畫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為官
中夷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官中之夷者遷於胡庭是臣使
亂國之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蘭天獻美女於紂而免
西伯齊遺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問由余是
豈曰避其惡者而之善者哉之耶陛下以為美者是能亂陛
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為美者是不
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我臣間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
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為陛下遷亂耳惡
可以為美為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誣其貨
哉

窮達志

李商隱集卷六十一 四十七

君子寧小窮而大達小人寧小達而大窮小者人之役大者
人之道也孟子論帝王之道於諸侯諸侯志我言則夫之
豈不以小窮而大達為衡哉論帝王之道也亦伯泰伯寢於
是軼乃易之以霸強之術而苟容之豈不謂之達乎大窮歟
君子不患乎無才患乎不知窮達之理也孟子大達盜跖
而達盜跖者也衛鞅大窮捨心而達盜跖者也亦不知窮
以問鞅鞅指之曰盜跖而強去也知盜跖之強而達之者
若導盜路而速盜蹊也

諛國

沈頌

知佞之諛諛忠不知佞之諛諛國故人君弗為善也則彼
誠佞耶予不過寵一臣彼誠忠耶予不過黜一臣夫命
有天下豈少若人乎奈何嗚呼心而不知寵一佞而黜一

舒元璽

玉筋篆志

秦丞相與蘇秦領繒文爲玉筍簾體尚太古謂古無入當時讀書者皆輪伏之故技乎能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三閭氏更入姓無有出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以終絕故獲之以趙郡李氏子陽冰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不聞外將躬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與秦李斯相見可謂能不孤天意矣當時臨讀書者亦皆輪伏之日謂之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哉有伯業並直見上大以字寶瑞吾唐矣不然何綿更姓氏而窺莫經入於道不致篆而識其點畫常有

林簡言

東隅橋有賈食於道者其舍之庭有槐焉舊時舒柯不
翠若不與他槐等其舍既陋主人獨以槐為飾當于夏日則
卒風則涼雖高天屋諒無愁憾是以但南走北步者秉者
息有於斯槐駕於斯亦忘舍之陋長慶元年簡言去廊得息其
下觀主人德槐之意亦高臺大屋者也洎二年去夏陽則槐新
矣屋既陋槐且為薪遂進他舍因問其故曰其與隣俱買食
者也其以槐故利蕪子隣隣有善作鴉鳴者每伺宵晦輒登
樹鴉鳴凡側于樹若小若大莫不惴然懼悚以為鬼物之在
槐也不日而至也又私於巫者揮於鬼語槐不去鴉不息主
人有母者且瘞瘡槐及母遂取巫者語後亦以穢寶致困簡
言曰假為鴉鳴成樹殃家甚於真鴉非聽之誤耶然屈平騷
謬非不利於楚也斬尚一鴉鳴而三閭放揚策訂謬非不利

於漢也樊豐一鴉鳴而太尉死求之於古主人亦不為其愚

止妬

楊夔

梁武平齊盡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頗娼於目俄為知后所
察勳山皆有隔抑揚其憤悲殆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
官嘗讀山海經云以鶴鵠為膳可以瘳其事使不忌世下蓋
試諸梁武從之知如之後妬滅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言
曰願陛下廣蓋諸以適賜群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有才狹私
者不妬其貴公獨者不妒其清貧者不忌其無俾其惡去勝
忌前皆知羊心亦助化之一端也帝深其言將詔廣人廣捕
之會方崇內典誠故放生其誠遂獲

後雨神

司空表聖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刺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得雨

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為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苗穀
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恡其施
以愁疲民是神忌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
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惠於己是神攘天之德也
推怨何以為義利腥膻之饋何以為仁忌天下之事何以為
敬茂是數者何以為神假曰非吾所得顯然知民之情而不
時請於上是亦徒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護民
不可久侮竊為神危之奈何

毀

段成式

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指數於衆人人得而防之今之非人
也有張其所達嚙賊而憂之人不得而防也豈雕刻機持有
淫巧乎言非有乎

諷訄

王藹

禮法不可斯湏而去有以禮法而為災忠信不可斯湏而去
有以忠信而為禍禮法非災人之端忠信非禍人之本理或
有害則禮法忠信為禍人之萌狂瞽人之所惡也効之則恐
不及其真荒謬人之所取也履之則恐不自其性狂瞽誠可
惡也荒謬誠可恥也臨難而保全則在瞽荒謬為藏身之藝
禮法忠信直也狂瞽荒謬詐也以之保全則直不如詐之功
嗚呼三皇之前無所用五帝之後無所不用

英雄之言

羅昭諫

物之所以有輪蹄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冠履
為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不恒其性耳視
玉帛而取者則曰牽於饑餓視家國而取者則曰救彼塗炭

牽其寒餓者無海而書矣救彼塗炭者則以百姓心為心而
西劉則曰若宜如是整藉則曰可取而代噫彼必無退讓之
心貞廉之節蓋以視其所菲受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為英雄
者猶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為人之所覲者鮮矣

文翰類選卷六十二

文翰類選卷六十二

又翰類選大成卷第百六十三雜著目錄

宋

柳仲塗一篇秋明遠一篇丁公言一篇歐陽永升一篇

劉原父二篇孫復明一篇司馬君實一篇賈同二篇

王介甫二篇高升一篇蘇子瞻二篇劉道原一篇

龔鼎臣一篇

元

元裕之一篇劉夢吉一篇袁伯常一篇吳立夫一篇

國朝

劉基二篇宋濂二篇王禕一篇解損二篇

徐一夔一篇張徵一篇胡儼一篇楊士奇一篇

丘霽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六十三雜著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六十三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

紀筆慈谿馮厚校正

雜著類

宋

時鑑 柳仲塗

族盛卑邑邦大下國達道致殃于命取亡居夷鄰德慶險近
賊蜀難通輒吳莫容勦肅萬群蕪穰倒關象路圍矢蛟斃
穀已蠶織曷存蟻微何奔虎猛恃力逼死罔逸隼驚誠捷懷
餌受縶小人為美君子是恥所失若塵其治如釣寧之帝復
喪乃必覆習禮可式觀兵竟慙慙禍會慈生過街忘成
朋悌心見情以畏卒清苟悅爰萃謹政防乱慎行避惠咏工
不補積滯非汚求綉往也愚昧智識昭昭事著利合動從平
原庶野馳車走馬高浪深淵有鮑有鱣保爾攸宜晉樂在特
刊文無窮作誠永終

敗論

神明逸

吳道字雲交為兒童時不逐嬉戲而心樂於善暇日或與日
而坐或昂目而望若有思於學也然不幸生於隴西其地
僻界西戎生民尚佛與鬼遁若冥行於莽蒼絕跡之境無所
索其途又日親其父兄所習尚者惟浮屠之學於是化為浮
屠氏而後其法焉然資識穎異於其教獨能挾指端緒窺
疵隙又傍觀列聖之書見仁義禮樂忠孝人倫之美君臣父
子夫婦宗廟之儀則羞前之為而自歎曰吾誰何異夫什
蛙耳於是褫去浮屠之服而加冠中從縉紳之列而開

書異

丁公言

陳化元年許夏果五月乙外震而雷大風拔木屋瓦悉飄人
以為神龍所經雖駭而不異士同其時大夫曰然呼可憫也
秋書災異於其國其國之君庸之誠有流變則方訪諸史
其政事貶往而脩米以應天之變以承天之戒是天不虛
人有誠應也今則不然都諸侯之位災異為之則曰非吾上
也其天王庸之又曰在吾治內吾將聞之示吾不政也
又止之民命繫之部邑倚之事有義則曰吾之力及之

則曰係邦國之曆數在人主之脩復也。忌人言而耶言於人，曷見其訪卜史也。斷曆數而推之於人主，曷見其顧政事也。人君得聞之而審之以與損而應之，斯可矣。矧又畏而不使聞之乎。語曰：迅雷風烈必變，畏天怒也。况若此之異邪。苟為政者見而不顧，則蒼生何恃哉。天之警戒，何示於仲尼書之於經，蓋垂訓也。况自之乎。豈觀書者不取古乎。為政者聽達天乎。嗚呼，欲其理者慎求諸。

州名急就章序

歐陽永叔

叙曰：古者史掌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字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為急就章者，漢世有之。其源蓋出於小學之流。昔顏福為史游序之，詳矣。余為學士兼職史官，官不坐書居多暇日，每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間。

急就章序

三

曰：戲集州名急就章一篇以示兒女書庶幾賢於博學。

別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年，難具陳。皇家再統天下，定疆界，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宜或昇吏治或竊摩九域，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記疑文，差字析極精微，若美輔焉。過商孤音無比，隱律梓泗，劬陝洛幽，駢聲相附，可知類求，則有幾綏。隨果質橋，滑連越和，何羅連三，前叶其四，讀何乃有瓜沙嘉。已鳳龍雍宋，歐峽合疊，溜資思師化雅華，美辭盡永到。昂頤不宜吃訥，又如保邵道趙，權郵信潤，晉慎片五聲而一。韻柳壽，按寶看湊，憲充漢簡，萬演海仙，解泰泰，後欽，時金深。林黔蜀，濮福睦，後睦乃六律而同音七言，惟一自澤，就石盆。德壁八音，相望廣象，相聞，句絳，轉當，有句開，葉台，際，句，產。

雷梅句，澄樸莫利句，齊前費句，句，鄭定孟句，慶應靜勝句，廉憚僭南句，嵐鹽甘句，句，至於許，汝葵厥句，夢普潞叙句，句，魏惠桂貴句，遠貝瑞，舊會句，言，過，半九難宣句，口，於是有岳，鄂毫薄洛句，莫改，期，靡拓句，石，秋，齊池新句，施伊，西夷溪句，濠曹饒昭韶句，潮遼交洮，牢，句，印，通龍洪，蓬蒙句，豈同戎，忠松籠句，十二連綿，溫安延，丹端句，宣擅驪蘭潘田，戀句，湖蘇，舒滁廬渝瀘句，梧蒲徐，廊扶，儒，隅句，抗揚江黃句，常漳康，裴句，溫春句，筠辰文，循句，銀雲勤，嶢句，抗揚江黃句，常漳康，裴句，房坊商滄句，洋昌，漢長句，十六，皆，并，青瀛登，成明句，衡彭英，瑣，邢名句，涇寧，昇榮，橫，藤句，汀興，營，平庭澄，均，吟，二，聯章，斷句，不能遽數，真定，淵源句，以諱不舉，若乃有疑，似同音異字，則有，陵靈原，哀府，撫乾，凌，濱，賓，融，容，洪，全泉，繡秀，易翼，渠，衡，歸。

急就章序

四

為龔恭汴，辭涼，梁，祁，收，都，單，宿，肅，磁，慈，維，維，峯，封，暨，豐，沂，宜，又儀乃一號而三之。音或不同，如之，劍環，恩順，鎮，霸，真，雄，又音文之，兩同，至於太平，韓林，萬安，平琴，武安，洮陽，新，洮，建，康，二名，雖美，遠小，不彰，若監，若軍，四十有六，保之，信安，廣，信，安，肅，鎮，戎，保，安，哥，嵐，火，山，順，安，寧，化，實，控，三，邊，其，餘，瑣，皆，不，足，言，偶，逢，不，錄，以，文，句，難，發，不，得，增，入，也。

續謚法

劉原父

神化無方曰尼，先覺任重曰契，保而不作曰彭，信而好古曰彭，隱居求志曰夷，仁義居賢曰，不，幸，短，命，曰，淵，和，而，不，汙，曰，惠，下，愚，智，通，時，曰，俞，子，進，退，寡，過，曰，環，王，伯，恭，儉，好，禮，曰，嬰，操，清，淨，無，為，曰，冉，楚，期，稱，道，曰，睦，惠，而，多，愛，曰，僖，好，直，而，不，撓，曰，肝，壯，壯，爵，守，節，曰，札，得，居，敬，行，簡，曰，雍，孝，友。

時格曰竊尚德慎言曰進善事人母曰參使能造命曰貢財
在約思純曰憲荀悅藝敏給曰志平義勇而知義曰由尉文舉文學
博識曰商野容貌矜莊曰張曉信道輕仕曰開融不得
中庸曰哲黯言合聖人曰若瑤慎威儀曰華公有德疾憂
曰冉伯知德中庸曰伋思昭道名言曰軻隱居放言曰選陸
反性敦禮曰况熾兼愛尚賢曰君德上同遵儉曰程璞救攻上
關曰鉏鉏獨善為我曰居操子忘己言日出曰周璠絮白不污
曰皓四言行軌物曰舒仲簡易名之聞曰向守死善道曰騰
騷譚思寡欲曰雄雄審音知化曰曠巧應絕倫曰衡璠平達
教知來曰輅輅博物多愛曰遷言史實錄曰遷

楚人和氏得玉璞荆山之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

之。王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誰而則其左是，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誰而則其右是。武王薨，成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於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曰：天下之則者多矣，何子之怨也？對曰：玉非怨已之則也，哀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氏而名之，以誑也。王使人治其璞，果得寶玉。故命曰和氏之璧。此世世稱和氏璧，知寶而又甚悲其不幸也。吾意善知寶者不然，彼天之生一玉也，有常質，居上不待人為益。在下不損，以為此人主之所貪也。雖全而鬻之，猶今一不免其身。其不知寶也，甚至至於刖而後哀之，其不過也甚矣。昔使和寶之，則若勿刖，則若勿使和哀之，則若勿使非所明而明之，其則也猶幸周人得寶，此之謂藏之。

已八百有餘歲矣周襄宋太丘之一社亡而萬入于泗水之中秦始皇滅周恥不得其器於是下七曰使萬人沒水求焉不獲而後止楚有良弓號之曰大不傳世之寶也齊與晉越聞之皆欲得之與兵而圍之夫與六者一有破軍殺將之禍下有折交離親之辱然而不計者冀之所存則不憚以安為危以存為亡彼人之所求而非求於人也試使一人負弓之秦一人挾弓之晉則不敢以冀百金之償豈獨寶哉雖道亦然今使天下之賢士有道之君子共抱其義祗飾其辭不擇趣向不度可否號呼於人主之側以冀萬一焉甚者殺身捐生其次刑戮流亡終無與任其責者則吳起逐於魯而韓非死於秦其欲將與說難為之禍也此二君之過也然而世獨謂和為不幸繆矣夫謂和之不幸則失其理而和之自謂貞又

非其名。所謂貞者必審於難重之際。潔辱之分。和不哀其身。而哀其王。忘兩重而徇兩輕。美空刀之自官。易牙之殺其子。世主所以厚疑也。吾未知其貞。以爲貴在乎賤。爲遠在乎近。爲大在乎小。古之君子不外於己。而內人不厚於人而薄身。倡而後應。引而後動。舞闔於淵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傅說築於巖險之下。太公釣於渭水之上。及其大行也。名甚白。居甚安。功甚信。此其難哉。世俗之患也。遠矣。無它。人主者求之也。

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噫卿大夫以四郊多壘為辱然則仁義不行禮樂不作

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興，人倫之所由正，捨其本則何所
於？噫，儒者之辱始於戰國，揚朱墨翟亂之於前，申不害韓
非之於後，漢魏而下，則又甚焉。佛老之徒，橫乎中國，彼以死
生禍福虛無報應為事，千萬其端，紕我生民絕滅仁義，以塞
天下之耳，屏棄禮樂，以塗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蒙賢察，懼
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之若彼也，莫不爭奉而競趨之。觀其相
與為群，紛擾上下，周乎天下，於其教與儒齊驅並駕，峙而
為三，吁，可怪也。且夫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彼則去
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滅夫婦之義，以之為國，則亂矣；以之
使人，則詐矣。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為心，則已；若以為心，則得
不鳴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與人爭，習小有所不勝，則尚以
為辱，矧彼以夷狄諸子之法，亂我聖人之教，耶其為辱也大

文獻類纂卷一百一十一

七

孔聖聖賢不生，怪亂不平，故揚墨起而孟子闢之，申韓出而
楊雄距之。佛老盛而韓文公排之，微三子則天下之人胥而
為夷狄矣。惜夫三子道有餘而志不克就，力乏去而用不克
施，若使其志克就，其用克施，則交夷蘊崇絕其根本矣。嗚呼
後之輩甫其冠，縫掖其衣，不知其辱而反，及而尊之者多矣。
得而不為罪人乎？由漢魏而下，追于茲千餘歲，其源流既深，其
本既固，不得其位，不剪其類，其將奈何？其將奈何？故作儒辱

讀玄

司馬君實

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揚子之自序，稱玄為
及班固為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皆
利然，尚不能明易，又知玄何益？」後人用覆瓿也。然玄而
不應，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

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
謂玄之善如揚子所云也。余亦私怪揚子不贊易而別為一
易之道，其於天人之蘊備矣。揚子豈有以加之，而更為一書
且不知其焉而用之故，亦不謂揚子宜為玄也。及長，學易苦
其幽與難知，以為玄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
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峽，埤道滄海者必沿於江，漢祿頽元
後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致而望也。於是求之
積年，乃得觀之初，則渾渾洋洋，曼曼略略，不可入廼，研精易慮，屏人
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闕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
嘆曰：「嗚呼，揚子真大儒者邪！孔子既沒，學聖人之道者，誰揚
子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
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為

文獻類纂卷一百一十一

八

一剖其根本，示人兩出，胎育萬物而兼為之母，若地履之而
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雖有善者，其幾
以易此矣。考之於湯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
不行窮之於天地之末，而玄不可以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
不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察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恃，藉
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為得己之心矣。乃知玄者
所以贊易也，非別為書以與易競也。何歆固知之，淺而過
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揚不遵易而自為之制，安在
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為？曰：夫敗者
所以為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以異？執書者所以為
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網而使弋者為之助乎？子之
求道而勝矣，且揚子作法言，所以辨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

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
子玄之移易亦然大履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爲
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辯之不若衆書辯之之爲明也學者能
專精於易誠足美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爲之階也子將升天
而廢其階乎先儒爲玄解者多矣然揚子爲文既多訓詁指
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余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揚
子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終且學焉

賈荀 賈同

荀況死舊矣其言存於書亦聖人仁義禮樂之談也然其作
非十二子篇則它踴躍半首之陳仲史鮑次之墨翟宋鉏又
次之慎到田駢又次之惠施鄒析又次之而子思孟軻亦未
其數爲十二焉而各序其道在下謂子思孟軻則曰略法先

王而不知其統然而才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

五行其僻遠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不解案飾其辭而

祇敬之曰此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講
師皆儒雅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
爲茲厚于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又序其後以爲道之
正者曰仲尼子弓之義以務爲十二子之說如是而天下之
害除仁人之事畢矣其處于思孟軻也何如是之無謂乎今
禮記中庸之篇存者子思之述也今孟子十四篇者孟軻之
述也其言道則孔氏而下未有似之者也今以荀之書比之
而又出其後則庶幾學之未能似之微得也其體矣故唐韓
愈但憊之揚子雲而已今反其若是吾其自其無謂也又上
十二子爲六儒者咸是道而言之也則子弓者亦道均也

豈有聖人如仲尼而獨言不垂于後世事不顯于當時
何仲尼之德未嘗稱之而祇滅若是乎此又甚無謂也且
仲尼之道孟軻學而行之言謂未有能出之者也而荀亦
以學仲尼之道而反以孟比十子爲十二而復云云此所謂
貴堯而非舜者也荀非舜則堯亦未足信矣而曰仲尼子
者吾不知子弓者何如人也而荀謂仲尼者何如人也噫吾
觀此是吾不信荀也故作責荀以示來者

禁焚死

傳曰孝子事死如事生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
亦孝乎父母既歿斂手足形旋槨慎護戒聲奉屍如生斯之
謂事死身體髮膚無有毀傷以沒于地斯之謂歸全古今連
禮也夫生而或毀傷之雖不仁猶有爲也死而後毀傷之則

其不仁不亦甚矣故曰君子慎終此之謂禮噫今之多焚

死者何哉禮曰斬宮公有焚其先人之槨廬三日哭夫宮
之與廬舍猶然況自執火而焚其屍者乎惡不容于誅矣
縱不仁之子棄其屍于中野使烏鴞狐狸食之不猶愈乎
殘之者歟閭閻既以爲俗而漸淪于士大夫之家亦多爲
或以守職微遠死于千里之外而不肖子孫不能護其
以歸柩于先祖之塋域故焚之以苟其便易嗚呼先王制
士大夫奉以立身推以化民如之何其苟便易而棄之也豈
獨棄禮哉抑亦舉其親而棄之也設不幸道遠而食未能
而歸買地而祭之廬而守之俟其久也負骨而歸不亦可乎
父或者以惡疾而死俗云有瘡瘡其後者而焚之斯則既
仁矣又惑之甚者也脩短命疾病生乎身豈有例哉如

云先世積殃遺于孫則雖焚之無益也。振其由蓋始自秦之教。西域之胡俗也。夫聖王御世制禮樂而浹仁義使天下密如四夷嚮化如之何使夷俗之法敗先王之禮經邪。天下以不仁邪請禁。

閔晉

王介甫

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可亦明也。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怪之乎。下蓋其習之久也。則至我我賊父母而無以為不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先王之道不講乎天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說。非一日之積也。而小人之說其為不可不皆義賊父母之易明也。先王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正觀之行其庶矣惜乎其臣有罪焉作閔晉。

取材

夫工人之為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輪度其材幹然後致力。寡而用功得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選其賢能。練其名實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為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勉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與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沿革然後施之職事。則以

綴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為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為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贊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至相戒曰涉獵可為也。誣豔可尚也。於政事何為哉。守經者曰傳寫可為也。誦習可勤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勗其子弟師長勗其門人相為浮豔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兩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當權之職位歷之仕塗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惡能以詳平政舉綴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之哉。是必准之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

文獻通考卷百三十一

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嚴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出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尚各傳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寫為能然後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鑒灼于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辭逸而就勞哉。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脩矣。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鄉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議亦無取矣。

望歲 高升

高子以民待饑而望歲或曰吾聞之君子之治民也不患貧

而患不安是故九年洪水無害堯之為聖七載大旱無
之為明也對曰堯湯水旱不可以遇於今之世也遇於今之
世則難也古之人一夫不耕則必受其饑一婦不織則必受
其寒三年耕者有一年之儲穀之於饒而民不以為暴施之
於不足而官有羨穀士農工商各安其業以相資生事有不
當民務者皆禁而不行今則不然耕織之民以力不足或入
於工商鬻褐卒夫天下無數皆農所為也而未之禁工商之
民乘法凌遲或雜於士也入於農者萬無一焉是則耕織之
民日耗而甘食鮮衣者日寡耕織之民日耗則田荒而桑枯
矣田荒而桑枯則雖勤而利薄矣甘食鮮衣者日豐則分爭
之不足分爭之不足則其斂於民也無時以荒田枯桑給無
時之歛雖急猶將無獲也其有官守者其名出於士也其實

文選卷六十三 十三

在工商也執人之法劫民之財不恤其有亡曰富國家者我
也我其能剝削以悅於上是非商也執畏人之威奪人之力不
恤其老疾幼弱曰勤王事者我也我其能曲巧以盡民力是非
工也執及其取賞也苟未如意則非其上曰我功倍矣我勞
多矣而賞不至雖有禹稷周召何以得盡心也嗚呼水誠害
也而可為罔罟以漁旱誠災也而可為澆澆以田信力為之
半法而輸之民且安焉暴虐之吏過於水旱遠矣雖有良田
不得而耕雖有條桑不得而養膏雨和風蓬蒿之茂也蓬蒿
茂而豺狼寇盜聚焉豺狼寇盜不熟人民不足以止其貪上
有無時之求中有所制曲巧之政下有豺狼寇盜之害民何
所措其手足是故古之凶歲民無兼色今之有年不免饑
災眾歛之吏可聞而不可見一之必有悅人之心可誅而不

可賞賞之必有天下之志何以言之外無私於民似清也
是可悅也內以取君之心其貪無狀也是可亂也彼窮民而
實府庫者猶刻鵠以灌其腰腹其未滿而首隨其堯湯水
旱不可以遇於今也遇於今之世則難也

漢書 蘇子瞻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示以為寶象物以飾之非所以使民遠
不若也武王遷之洛蓋以見災於伯夷齊矣乃周之盛
也禹為宗廟之美觀已及其衰也為周之惠有不可勝言
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
鼎之為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始問其輕重大小
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然恐三鼎之垂
而墜已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

文選卷六十三 十四

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
人莫知所適與得焉者未嘗存周而不為者必碎之此九鼎
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
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神之神妖以為亂也秦始皇漢武
帝乃始萬夫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何異

孫通不能致二生

軾以謂孫通通制禮雖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時施宜有補於
世曾二生非之其言未必皆當通以謂不知時變亦宜矣然
謹按楊子法言昔齊魯有大臣失其名或曰其大也
曰孫通欲制君臣之儀聘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
由此觀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然後可以托六尺之孤
可以寄百里之命若與時上一人隨人俛仰雖或一時

何足謂之大臣為社稷之衛哉

自訟 劉道原名題

平生有二十失仇易下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違時操持少斷吟而無功高自標直操倫勝已疾惡太甚不卸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不移求備於人不卸怨怒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片誠不品藻不掩人過惡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已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誠不知止任性不避既論議多議論機械行已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衆毀譽事非禍由受太過以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盲大而智小如謀而論論劇談而不辨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離齟齬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強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闇識而強料事非法家而一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為人所勝事未嘗不悔它日侯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述醫 龔鼎臣

周官醫官養萬民之志 病者不可治也唯久不治不治以死未見其始疾而不可治者也巴楚之他信巫鬼實自古而然常氣相洽致癘疫之苦率以為天時被是疾非醫藥所致故請禱鬼神無少服鷄豚鵝鴨薦唯恐不豐迨其不自則莫不自咎事鬼神之未至或幸愈乃曰由禱之勤也薦之數也不然焉能與天時抗乎治之不早其疾氣毒日相重灼一家之人皆至乎

親友之厚百步之外不敢望其門廬以至得病之家懼相遷除子畏其父婦避其夫若富財之人尚得一巫覡守之其窮困者獨僵卧呻吟一室而已如是則不特絕醫藥之饋其飲食之給蓋亦闕如是以致死者未嘗不十八九而民終不悟余嘗於人其患非它孫覲師之勝醫時耳嗚呼覲者豈能必勝諸醫哉其所勝之者蓋世俗之人易以邪惑也夫疾病千諸內神鬼冥諸外良藥所以治內也今不務除疾於內而專求外福之來及其甚也其存恤訊問之宜不復相通不其謬歟夫稼茂田曠為螟蟻所害唯能悉除螟蟻則稼之秀可實也家畜高資而盜入其門主人操刀持挺或殺或捕則資之厚可全也人之身亦然冒陰陽之氣無遇癘疫當得醫者察聲視色按脈授藥使離諸腹心肝腸然後其體可平若不醫之

文淵閣書目卷一百一十六

用局莫不除螟蟻而望稼穡之實不驅盜賊而求家資之全決不可得矧惟國家重醫藥之書取為事要先朝編輯名方頒布天下郡國其間述時疫之狀實為纖悉又慶曆中范文正公建言俾自京師以逮四方舉醫之人皆聚而講習以精其術其熱庸謬校生靈俾然為治道之助而世俗固識朝廷仁愛之意如此而後戒邪誕而天性命愚實憫之今已戒醫博士日與醫之役考神農子儀扁鵲秦和之術一會於岐伯俞附之道以正紕邪以誠消妄庶可治之疾不終害人亦濟民之一事也而慮巴賈之俗尚淫祀之鬼故刻詞以告嘉祐七年七月二十日述

故物譜

元裕之

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

本為多畫有李沔許郭諸人高品就中其後六篇最為超
先大夫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貴宣和內府物也銅碌兩
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
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研皆有大錢一天祐六堅重緻密
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
壁間得存兵退子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
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等尚千餘冊
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
三鄉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
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往在
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

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

之如曰書買其甚處稱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
志之今雖散亡其綴續裝裱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付度之知吾子孫却後當以
知吾今日之為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
反為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奪遺管敗後惻然懷者皆
也李文饒志于泉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
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玄之愛玩王
之固護非不為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為大有力者負
趨我躬之不可必矣我後之歸我子以為不然三代鼎
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而不曰永用耳則曰子
孫永寶用豈為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
其不能必為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

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為逆旅形骸為外物雖聖哲之能事
不滿一笑者况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辨矣
道不同不相為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飽而忘食以游於方
之外雖眇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俗物以致
用守器以為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即空
以遺累矯情以趨達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譜

讀藥書漫記二條

劉高吉

人秉是氣以為五臟百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亦流通其
聲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若泯然然其在我
同其類者固已胞焉而相合異其類者固已悖然而相戾
其人之身亦不得而自知也如飲藥者以枯木腐骨蕩為齏
粉相錯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其原一也故

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

先儒謂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之金味辛金
之纏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脉苦火也似氣
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通也
推而言之其吉凶之於善惡亦類也
天生此一世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于已而無待於
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
萊更以治氣魚蟹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腐香於羊泊石毒
而生於山蓋不能不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
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
將降亂必生狂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
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

七觀

不亦常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魚鱗先生納榮

思謂象以理明妖由人興守諄法清寧却走馬于郊謝重

譚之雉陋三春之茅煦陶舒大不言而歲成無營

而事貞夫子不云乎一致而百慮其是之謂乎郢大夫曰汎

觀博聞代道彌頂頤耳以快其臨

越公孫曰學普尼父惟祖豆是擊擊刺坐作因民以教蒐苗

獮狩車徒平究厥全圖八表同德四絡交軌月露風丘水

天桂海馳心望雲請命欽塞千應坐環八屯山列羽林繡經

飛騎鼓笳然而樂成者難與圖事守文者不足語智嘗聞之

兵農同封耕戰同功魚鱗鴈行敵吳我敢當府散籍移萬姓

派離強帥拉脇外寇憐肌卒不可任支後王鑒觀法日以繁

虎者罷者恆者廢者駢頭引吮食來而嬉開門納兵百郡是

師何草廬高吟崎嶇難耕何杜氏之子傳群孔深而緩帶以

征射以容觀劔以氣言批亢擣虜吳知其陽折衝獻難莫窮

其畔至若握玄圖視龜文縱橫起止與易象相表裡者驟語

之吾懼大夫之辣胎也大夫曰兵者不祥之器未効此知也

越公孫曰炳靈心君關乾闥坤情聲相宣立度出均昭鴻

藻綰縹緲是存敢先論楚材而言之濶乎形畏垢而將蕭也

霏乎睫承露而欲訴也荒蹊斷香燐滅波而疑聚也纖文

揚微攬芳菲而雜組也少焉商飈驟鳴金石琤琮逐虎搏兕

轉鵬鏖鷹寄春蒼於一瞬乘扶搖以孤征終緩轡以就日惜

倏淪乎西傾噫悲何為哉古有嚴君之上抱奇挾幽游芳澤

林憩寒凍流澹乎其若遺窈兮其若留鉤盤助之為回旋虛

北谷之為獻酬核三疊而墮淚鶴九轉而凝愁鉤玄探微迄

無終窮瑤席敷張高歌慨慷語初歷而終放託餘韻於宮商

具刺紛若蠶蠅則若蠶不蠶其末明厥視遺珠抱疑探
篋積毀然此特人文之經緯政治之用體也三聖述作包何
總洛二儀生於心萬化制乎神運之而莫親拒之而莫存疑
者遊者愕者困者惑子而子而子沈思遺物形難超子
激迴颺子而而寥子縱雲卿子愴子儒先從我招子郭大夫
曰始吾見公孫夜就若不更寒梯石避辱靡精搞神何斷斷
然也今知子矣永譽慶矣吾與翰先生猶得此士小年大
年猶以為朝暮也

讀唐太宗帝範

吳立夫

初唐太宗帝範一卷十有二篇太宗嘗手撰以教太子五代
衰亂書有錄而遺闕暨今上征雲南裴夷始出以獻而舊十
有二篇復完予聞古今欲治之主不出此書必立為治天下

之法使其後嗣子孫有以世守之而不致失墜不幸而一旦
昏庸懦弱之君或繼其後亦得有以扶持焉藉不至於甚亂
而僅存此雖三代聖人制基垂統立經陳紀而務欲定為法
度典章者然亦不過數傳則已自其先祖之訓賊國敗家
接踵而有夏之太康商之帝甲武乙周之幽厲宜若無異於
漢唐之季世然猶幸賴其法度典章之炳然播於宗廟布在
有司賢聖之君復有赫然而振起者有此具也自是以來漢
承秦亂而高祖立漢家之法唐受隋亂而太宗設唐室之制
嗚呼漢法遠矣蓋惟唐制傳之未久而天下多事夷狄侵凌
藩鎮跋扈盜賊相挺而起莫之能禁此其故何哉當隋氏大
壞太宗始銳然盡舉天下於盜手即議立國法飾朝章誠
欲創其基業於前而特垂其統緒於後使後嗣子孫得以繼

續而行且將有情於此而不害於無所守者是故職官之
定以常員師徒之備設以府衛用以授田則口分世業之
均度以斂財役民則田租庸調之制不紊自古者聖賢
之道不作而一切霸強苟簡之術用太宗乃能慨然庶幾乎
先王仁義之意而務成貞觀二十餘年治平之功自漢以來
可謂古今欲治不世出之主矣然而太宗每知太子之仁孝
慈懦恐不足以任國而僅述古昔聖賢之遺訓帝王之常法
強而教之謂為帝範及至太子即位嘗不幾時內則惑於嬖
后外則斥逐賢相則夫天下國家紛紜變故之迭至曾不可
以思患而預防者卒至於易姓改號殺戮宗姓而後已然猶
幸其有所扶持焉藉且不至於盡亂而僅存者賴有法也惜
乎當時太宗立法之際身教則從言教則詔每求其所以致

然者其法度典章之中或不能自免其瑕纇間隱之可議
書有之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佐啓戎後人咸以
正門缺太宗之為治無乃文謨武烈一本於正又能無缺者
豈或猶有可憾者耶何則太宗親之宮內蓋因隋氏高麗喪
師之後而得之何其即位北威突厥薛延陀西制高昌徙其
種人編置沿邊州郡而蕩然無有世世漢內外之防及其晚年
又且東征高麗瀕死而弗已足雖高宗之慈懦猶難其故深
異乎漢孝元之議罷珠崖者降及武世而明皇繼之君臣宴
安遊隙數動至竭天下之兵委之西北付以藩臣中國空虛
大盜承之而遽起由是天下多故諸藩鎮鉅室契丹深入河
北吐蕃回鶻連陷秦隴震驚都邑此皆上項日城而吾
室之彌令所及曾不遑遑而後已哉

任師徒之備授田之法飲則役民之制大抵悉收於其舊此豈非當是邊境用兵之或過遠致募延於中國而不少熄哉然以唐之子孫昏庸懦弱或危或微不絕若纒是雖太宗之法守之有未盡替得以扶持焉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誠求其所以致是亦由太宗平日貪勝好名之過瑕與間隙嘗有以先開其源而漸熾其禍是則太宗前者包括四海指麾群衆適足以為當今屈已和親敗軍卻境之效不可救已天然故唐之一代天下之致治莫如太宗天下之致亂亦或自於太宗而後世議者不之覺也嗚呼予觀太宗之志嘗欲法三代欲行周禮遂絀封禪之說而專用魏徵之仁義貞觀之治夫豈近世所可遽及使其當時立法之際而其身之所行者一本於正無復可議則雖三代聖人創基垂統立經陳紀之道何異於是然而太宗終以不能企及者是亦貪勝好名之一過也詎不信夫

國朝

愍鬼言

劉基

歲次玄枵律中林鍾北山起雲南溟來風土潤溽暑蒸鬱結而為虹岑峯先生獨處不憚筋骸肉緩體倦志饒形神枯瘁精氣消鑠賴乎岸塌澆爾水泐口不能言心意迷惘或或泯若有求而不得龍門子使賈生診之賈生曰異哉乎先生之疾病也若陽非陽若陰非陰浸淫之候浮忽沉其來無蹤其去無迹吐之不出下之不泄汗之不液針不能刺艾不能灼其在丹元之宮英靈之室乎龍門子恠而伺于其寢是夕也玄雲性來月色黯黯淒風吹衣陰氣肅穆城之率之恍若有物入自壁隙閃閃魔之啼妖嬈肝脾欲若滅而沒如有形質龍門子使保兒招而問之曰女何祥也吳蒼賦形至靈維人游魂為變歸鬼伸神女其神耶將德是也其貌血食福善禍淫正直聰明享于克誠胡不召而自至蹈鐵藥而英德馨其鬼也耶形氣殊途幽顯異致女身安寓女神曷寄冥乎漢乎非我族類胡為來哉吁可畏乎憎於人也於是其物蛻蛻而前踞踞而却睚眦談談而載載而鳴而致詞曰我愁鬼也生于昧瞶之野而長于僻厄之鄉其無朋其動無常其去無方飢無以為食渴無以為漿風雨飄灑無以為居霜雪凌冽無以為衣裳恒懷以憫之惻惻其如傷或乃噫氣成城噓憂為陣當有蒙之中者軍之巫陽見而哀之為我請于上帝上帝乃詔彼繇雷啟中命巫陽賜我六窮之符使游人間帝命若曰惟鬼無依將人是依王公大人積德為基運身福宏女不可窺倚頓陶朱大

地後儀守門女不可干達人大觀知命不憂與上之其志女
不可投起武夫無所畏懼大膽如瓜見女必怒而若
載柔載纖纖荷沾黏則不女燭代昔下氣如膏如暗鳴涕
泗則不女忌女性自擇無有差近既得女所順與之愛我乃
再拜稽首受命以還求同志以為依歸父笑未幾得也問
嘗乘子之虛入子之室歷相群公下逮僕夫莫不笑語嬉
步履舒喜色著于眉宇精神滿於身軀諦所尚之鑒柘知
不可以與俱於是逡巡却立更足欲逝微風入耳忽聞聲
委靡呻吟嘆緩微應迫而視之得一人焉華髮半素發言遲
滯舉趾局促頗乎若將獲之墻瘼乎若不食之饒而愛薰
膚潤橋木憂容不羈瘴氣可掬伺而公其岑峯先生也於是
因彭矯以見先生於宵緣先生果憐而收我舍我於靈府之
中食我以丹田之瓊漿飲我以華池之芳泉方期與我出處
以終其天年而四子大驚亟呼左右挺劍擊之其思然而
消乃命賈生發囊傾瓢作大濟以投之岑峯先生汗流汗出
焯然而知詰旦魂返魄定歸神氣氣筋骨植立不知病之
去體也

蘿山雜言

宋

瀛自居青蘿山山深無采者報日玩天人之理久之似覺利
有所得作蘿山雜言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六月並行四時並行沛然若震
淵然若潛渾然若無隅然若弗窮然若不可形拘則
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唯其弗知是以極微唯其窮是
有終

至虛至靈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探之不見其所履一或
觸焉縹乎幸也炎乎熱也奔乎馳弗息也苟不以畏
為君而欲懲之斬之橫之押之苞之涵之是猶教技學禮也
不亦左乎

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留音聲故聰全舌
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忘其味忘之謂
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則為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新入之機不同其機確其履確
其機求其履昧其甚哉其機也人以文視經斯經已善察
機者其以質視經乎

經緯辨乃政之分純純識乃政之一是故聖人馴而弗
擾靖而弗逸明而弗察動而弗煩弗擾故民舒弗逸故民寧
弗察故民寬弗煩故民裕四者有失則天下受其害

守正莫過于一故弗貳弗貳則明明則神神則無不通天
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學貴一

天下一物也譬之千金焉獲能舉之力不獲若則或壓焉或
償焉甚可畏也然則舉天下有要乎曰有德以懷之刑以威
之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氣血相峙榮衰相茂勢也亦
理也君子欲盡絕小人得乎哉

鳥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去其齒天地生物尚有不能而
况衆人乎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有所不足
行過刃者必避食逢鵠者必舍惟害已也麗色蔽劔厚味腊
毒則弗之察愚矣

弱不能以獨寧四國合一精兵當不下三百餘萬
東大國亦必驅其眾西向敵國是見諸侯並起其雄者之志
益暴又必急趨持武關君雖有甘二之喻其去豹而敵一牛
不至而狼藉不止也率竊為君危之其言者又以昭夫德
也苟無其德雖得之必亡之昔夏之盛也實金九牧鑄鼎象
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無
有昏德焉遷于商商紂暴虐焉遷于周周德雖衰天命未降
君尚可力求之邪楚莊之強君之所聞也因伐陸渾之戎遂
來問焉之重輕王孫滿一言却之輒使首莫敢吐氣者豈力
有不足哉誠畏負不義之名也君世有功於天王今其所為
可不如蠻荆之長乎為君之計莫若告于眾曰寡人不敏昧
厥君之大分帥尔有眾欲觀焉于周周之大夫弗以寡人為

不敏也然喻之寡人雖至愚亦已藏之中心矣尔眾宜解
甲綽戈從寡人寡人幸至於廟當舉解自前復告于太史書
之以旌寡人之過君能如此則改過不吝之成湯又見於今
日也君德孰加焉秦君聞之然謝顏率曰子之言良是也
即日罷兵西還呂周為也故借周天子立論

為說者曰秦師求焉之事雖急使率以是大義折之秦德基
必能退師初不待陳臣思將兵以救之也既不能然後以八
十一萬人輓馬誑齊率真小人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豈獨
率一人之為然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

文評
於乎以余觀平有元一代之文其亦可謂盛矣當至元大德
之同時則柳城姚文公之文振其始及至正以終

歐陽文公之文嚴其終即兩文公之文而觀之則一代文章
之盛衰可見矣蓋嘗評之 之文如泰山之雲觸石而起
帝出聲見翁翁發轅而震 丁電助其威聲曾不崇朝雨及
天下萬物被其潤澤者莫不昭蘇而發育焉歐陽之文如滄
溟之濤浩翰無際長風四至而洶湧山立天兵固象蛟龍之
屬因舞其間及乎風止浪息百怪沈冥則巨艘大舶一息千
里矣嗟乎二公之文若是豈非一代之雄於文者乎宜其節
惠勅名資特謚為文千載公議孰得而誣之是故唐三百年
得謚為文者惟韓子為合理若李翱權德輿則不足言矣宋
三百年得謚為文者惟王荆公朱微公為稱情若楊億蘇洵
則有可議者矣獨有元日年之間姚歐相望而兩文之謚始
終有作吾無間然矣謂之為盛豈非然哉歐陽公之孫字公

輔好學而有文公遺集公之遺文為若干卷符圖之不朽庶幾
世其家業而不墮者矣公輔今擢僉陝西按察司事將行徵
子言為別子固有志於文者也因舉所嘗評兩公之文者言
諸簡以為贈世有知言者其必謂余言為有微也哉

學書法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大要須臨古人墨迹相直
間架扭破管書破方有工夫張芝臨池學書也水盡黑鍾
丞相入抱犢山十年不盡黑子昂曰公十年不下樓
子山平章每日坐衙罷馬一千字繞進膳唐太宗皇帝簡拔
馬上書字夜半起犯燭學蘭亭記大字須識間架古人以帶
濡水學書於切或書於几几石皆隨

評書
評書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術故自義獻而下世無善書者惟智永能窮家法書學中興至唐而盛宋家三百年惟蘇米麻幾元惟趙子昂一人皆以賢所以絕出流輩吾中間亦稍聞筆法於詹希原惜乎工夫未及草草度時誠切自愧無耳永樂丙戌六月十八日書

弼刑

徐一夢

杭人有徐其姓而彌靜隱處士者素以療醫為業且善醫骨杖傷有被管杖傷者輒趨處士請療療輒愈其術用藥云齊孫為膏以傳于其傷被傷者云藥力所及快若神仙家所謂玄霜紺雪者或曰人而受管杖傷蓋得罪於王法者也使含苦茹毒呻吟日夜可也今而療之易呻吟為悅豫法斯靈矣其術雖奇王法不與也余解之曰罪有重輕管杖之設蓋以符式通議者也法多欲使過誤者立於無過之地是以有管杖之刑以耻辱之使知自創又非棄之也漢宣帝刑且下獄室懼風厲殺人知過誤爭然則處士之術有萬死之功矣奚不與也吾既解或人且嘉處士得擇術之道幸其說授之

龍頭

張微

麟族之長瑞世之雄現頭角於天表非身於雲中非雷澤之梭非葛陂之節唯乾陽之可象為中之休在或潛或躍無定蹤雲舟之方恒相從一朝霖雨下萬物人方知其為真龍

虞文靖公知人

胡儼

元史虞文靖公傳拔馬伯庸為九州人其伯庸選公言馬伯庸公以其小材不可且言其人必不令終伯庸甚不樂

草詔事退歸伯庸實倡導之也後龔殿果如公言人服其智余又嘗聞熊伯幾先生言初危太樸以文學徵起聲名播乎朝野士君子皆想望其風采諸門人問於文靖公曰太樸事業當何如公曰太樸入京之後其辭多誇事非所敢知復曰必求其入其舍關乎時闕名未甚著門人曰何以知之公曰集於闕文字見之後闕竟以忠義顯乃知前輩觀人自有定鑒

抱灌子錄

楊士奇

抱灌子閩人所居丹山碧水之間與老圃隣習圃之業治五畝之地為十數畦襟蔣疏菰不蔓非葵蔓菁瓜瓠之屬悉具日行畦間視害苗者輒去之以旦去蟲日中去草暮則抱甕以灌率為常故雖鍾鼎抱灌子所恃恒熟蓋為之不厭于勞也然非專以自給有欲取者聽不拒唯不得傷其本耳人恒遇其抱甕灌也彌之曰抱灌子雖業圃手一編太嘗釋稍暇坐膝傍箕踞誦聲琅琅時起而曳杖行歌陶元亮田園之詩或自為詞以歌曰灌畦東西方灌畦北南吾任吾力兮聊佚其心我思古人兮丈人漢陰又曰戴星以灌兮戴日以鋤聊任吾力兮焉知其助哉思古人兮仲尼飯蔬絀有自得之意會實與詔下縣令丞庶知抱灌子賢薦之朝嘗與稽古述作之事矣已而擢復官即又擢天官即東舉松夫嘗出而避匿焉孰視其狀頽曰此殆非趨榮急利者也嘗有知者曰此抱灌子也道其平生歷歷松夫就而與之語抱灌子若問問之他日又避匿焉問及魯隱公以宋二百餘年主霸之得也抱灌子振目而辭曰皆不失聖人之旨松夫笑然

曰抱灌子昌為不終嘿。邪抱灌子曰吾亦謂子之嘿。奚所裨益也。時抱灌子益有志於退。耘大閒而竊歎曰抱灌牛其志尚可以激薄俗而用世者必重得志尚之士。鄒孟氏曰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然吾欲挽留之不得。又竊自嘆。欲從之而義不可也。蓋悵悵不已。而念抱灌子之事。不可以派故輒錄記之。抱灌子陳氏福名。耘大廬陵楊某云。

鰮魚志

丘霽

成化己丑四月甲寅余赴黃州之

命。舟次維揚鄉人事。饒于此者有款曲留間。市鰮魚為饌。祭生長東。遠聞魚之美而未見者數十年。况得饌而食乎。於是呼庖人。割盆筮烹之以獻。二親既而舉筋食美。信奇味也。因詢諸揚人求魚所從來。并所得魚之故。揚人告曰魚出於

海歲每四月初。逐潮。游揚子江而上。漁人候期取之。馳獻于

君。次方市諸人。過此月則不出也。故稱為鰮魚焉。凡漁人漁也。或鯉或鮓。或鮓或鮓。清慶混居。雖吞噬而無所避。流潦下。雖渾濁而無所嫌。及冒暑之獲者。靡不張鱗奮鬣。顛倒頓路。有狼狽失據之狀。必至折鱗充翼。而後已。此魚不然。群行類止。不雜異已之魚。中江泳游。不入溝港之水。漁人網而獲之。惜身不惜死。順命不貪生。入網不少動。故鱗鱗完味鮮美。特異它魚也。余聞之愕然曰。匪直異乎它魚。而特異乎眾物。且備眾善焉。以時而出。吾人之盛器于身。待時而動者。似也不混處它魚。吾人之親君子。遠小人者。似也。中江泳游。吾人之候禮門。遵義路。似也。至若惜愛鱗鱗。入網不動。豈不有類吾人守身為大。全歸為免乎。其苟求干進之徒。不擇是非。雜

原缺

文翰類選大成後序

文籍之生尚矣。粵自風氣大開。人文宣朗。有一代之興。則有一代之文章。沿革雖殊。體制或異。固莫非道之所寓也。天下之廣。自世之遠。其間材抱道吐辭為文。出言成章者。彬出輩出。固不可以數計也。其所著作。紛紛籍籍。雖窮年歷歲。亦未能徧觀而盡

文翰類選大成序

閱哉。肆惟我

賢王清明在躬。游心文翰。卓然有見于

此。乃召臣伯璵。臣厚

命之曰。予觀古今載籍。有如文選。歷代備矣。而迄于齊梁之世。文粹文鑑。文類纂述詳矣。而止為一代之書。以及光熹英華。文章類選等集。或有詩而缺於文。或有文而畧於詩。未獲見

歷代諸體之全况載籍浩繁不易檢閱可發舊所藏名人諸集及今所聞見者詳加採選序代分類編梓成書諸體悉備名曰文翰類選大成庶便觀覽臣等奉命朝兢夕惕謹用文選為之準始自唐虞至我

聖明之世凡文章詞翰有關於世道政教之大人情物理之微理明辭達足示

奏稿選本成序

二

勸戒者則錄之雖其人未必賢而著作不悖於道者亦採之蓋不以人廢言故也此特據其所見者爾其所未見者莫從而得之掛一漏萬誠可憾已哀輯有年定為六十四類總一百六十三卷寫完進覽

賢王不秘是編即倩工鋟梓與學者共嘉惠之心猗歟盛小既會

原缺

題文翰類選大成後

古人謂文章百世不朽之盛事盛事者何哉道其也文不載道惟工何益哉吾王以古今文翰皆光猷英華昭華道攸寓也然方興之廣應世之久聖賢君子所成之書宏瀚浩博未易以涯涘窺慮四方好學之士欲觀之弗克徧乃命左長史臣李伯興臣厚日於

書堂檢閱上自唐虞迄于

國朝詩賦詞章援據采覽編纂決擇舉綱撮要若夫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理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山川谿谷鳥獸草木名物凡有見於作者則錄之其所述無補於人倫世道而或佛老詭恠侈言蔓辭并所未見者則不敢取各以類歸繕寫成帙倩工鋟梓以廣其傳

與學者共猗歟休哉嗟夫雲錦之繁
集五采不足以成其文大樂之和非集
八音不足以成其終是書之輯非集聖
賢君子所作為是謂之大成邪此吾
王文翰類選大成所由作一皆本乎
太平之世

國家光徽氣完所欽也夫文以載道不根
於道而務文翰所謂輪轅飾而人弗庸

豈盛事乎此文翰之成所以為道也歟

顧予昧瞢安敢與脩幸

命校末惴惴朝夕共事然於文翰之繁

鏤刻之謬殆有明珠魚目之混陶陰亥

卯之訛不能無所愧也尚冀賢人君子

教正之

成化九年十月吉旦脩職郎

淮府紀善臣馮厚敬書

跋文翰類選大成書後

左長史臣林祥敬睹吾

賢王所製文翰類選大成序文謹

拜手稽首而言曰甚矣我

王祇承

祖宗德意命纂是書其嘉惠臣士之

恩至渥也題曰文翰類選大成者

蓋取古今群書載道之文有

於世教者錄之總若干卷合工

銀梓以傳臣伏讀

睿序有云若夫選擇而增損之者

有俟天後之君子是又吾

賢王體道謙冲之盛心也後之君

子誠能知吾

王之所纂述為經世之具藏世之
文重為校勘繕為刊刻以廣其
傳以示諸後俾文是道者殆與
典謨訓誥相為表裏與日月而
並明與天地同悠久上不負
睿恩嘉惠之意下不負士大夫君
子之用心也謹書卷末以俟

弘治辛酉秋九月九日

淮府長史司左長史

奉政大夫脩正庶尹臣林祥敬跋

文翰類選大成一百六十三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李伯璣馮原同編伯璣上海人官淮王府長史
原慈谿人官淮王府紀善是書即奉淮王之命作
也前有淮王序自稱西江顧仙按明史仁宗子淮
靖王瞻墀以永樂二十二年封宣德四年就藩饒
州瞻墀子康王祁銓以正統十一年嗣封此書作
於成化宏治間則所稱顧仙者即祁銓也其書總
錄前代及明人詩分體編次每體之中各以時代
為次採綴頗詳然愛博而無所持擇往往乖誤如
以梁劉琨為晉劉琨以班婕妤詩為漢官怨以阮
籍咏懷為咏歌以宋楊傑為不知爵里皆疎舛之
甚者至於李白詩中收入李赤詩又以吳隱之為
唐人與李義山同編尤為顛舛